

拿破仑全传（中）

心制造新式武器，暗杀波拿巴。经悉心研究、反复试验，他终于制成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这种炸弹内装6—7斤上等炸药和一支无把枪管；板机外露，上系细绳；人在远处操纵发火，子弹打在炸药上引起爆炸。

为安全可靠起见，一日深夜，谢瓦里埃在郊外僻静处对炸弹进行最后一次试验。只见他站在600米处，拉动绳索，炸弹顷刻间爆炸，附近的模拟马车被炸得飞上了天。谢瓦里埃兴奋无比，对同伙说道：“波拿巴此次必死无疑。我还有窒息弹一枚，到时一齐使用，不怕第一执政不死。”

众人清扫场地，不留丝毫痕迹，商议一番后决定：

11月8日装扮成木材商，驾着装有炸弹的柴车离开巴黎，埋伏在马尔梅松路旁，待第一执政车队驶近，推出马车，远距离扣动扳机，同时投掷窒息弹，把波拿巴送上西天。

11月7日晚上，谢瓦里埃睡在同伙家中。刚入梦乡，忽听得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睡眼惺忪，借着月光瞥见几条人影破门而入，正欲起身抵抗，双手早已被铐了起来。警察接着搜查房间，起获了枪支弹药、定时炸弹。

富歇警务部的眼线又立了大功。

尽管证据确凿，谢瓦里埃却矢口否认，说这是军事炸弹，本想献给政府，其他人守口如瓶。富歇本不想加害昔日的战友，装模作样审讯一番后，便把他关入了丹普尔监狱。

在雅各宾分子挺而走险、图谋暗杀的同时，保王党人也开始粉墨登场，扬起了充满血腥的匕首。

拿破仑执掌政权尽管也遭到过保王党人的反对，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曾给流亡在外的迟早会把王冠重新戴在路易十六兄弟，现已被放逐的普罗旺斯伯爵的头上。

普罗旺斯伯爵曾亲笔致函拿破仑，表明了他“把国主还给法国”，恢复波旁王朝的愿望。路易十八的来函全文如下：

“无论他们明显的行为是什么，像您这样的人，先生，是决不至于感到惊惶的。您接受了显要的职位，我为此感谢您。您比任何人都更明瞭保证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幸福所必须的力量和权力。从法兰西自身的暴力拯救法兰西，您就会满足我内心的首要愿望。把国王还给法国，后世子孙定将祝祷您身后之名。您对于我的国家永远是最需要的，决不能解除要职，那是对我的家庭和我本人的恩德。

路易

拿破仑收到此函甚为激动，他虽然一再宣称他同王公一类人不打交道，他还是考虑了是否答复路易十八的倡议。

约瑟芬和奥但丝是真心实意的保王派，她们也希望复辟。她们不相信新政权会持续多久，她们希望看到波拿巴用他的官职换取由王朝授予的大贵族的封号，她们不断提出暗示和请求，波拿巴笑了；他称奥坦丝是他的小旺代，但是后来，他生气了：

“这些鬼女人疯了！圣日尔曼镇搅昏了她们的头……”

后来，拿破仑曾对布里埃纳说：

“波旁派分子如果以为我是充当蒙克这个角色的人，乔治·蒙克，一手策划查理二世复辟的英国将领就大大自欺了。”

事情搁置下来，来函被放在了桌上。

在此期间，路易十八又寄来封信。全文如下：

“将军，您要知道，您享有我的尊敬已久。如果您怀疑我的谢意，提出您需要的酬劳并确定您朋辈的酬劳。至于我的原则，我是个法国人。我生性仁慈，出于理性的吩咐，我会更为仁慈。不，洛迪、卡斯蒂里恩、阿尔科拉等地的战胜者，意大利和埃及的攻占者，决不至于徒爱虚名而不要真正的荣耀。但是您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我们可以保证法兰西的荣誉。我说我们，因为我需要波拿巴的帮助，而他没有我也将一事无成。将军，全欧洲正在观望您。荣誉在恭候您，我又是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的百姓恢复和平。

路易

收到路易十八来函的几天后，拿破仑与布里埃纳在马尔梅松的花园散步。他兴致勃勃与布里埃纳探讨了路易十八的提议及其后果。

他说：“我妻子同您谈到过波旁王族的事吗？”

“没有，司令。”

“但是你同她谈话时，倾向于她的意见。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向往他们回来？他们回来对你无利，你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他们的。你的级别还不够高，不用奢望任何重要职位。你跟随他们永远也当不成什么。不错，由于德·香朋纳先生的援引，你曾被任命为驻斯图加特公使馆秘书，但要是没有发生变化，你会在那里或者还要低的职位上蹲一辈子。你见过在国王手下单凭功绩提升的人么？”

“司令”，布里埃纳说，“在这点上我很同意您的意见。我在波旁王室底下从未得过任何好处，无论是赠与，或是职位，或是恩惠；我也没有不自量力到自以为会被提升到什么显要职位。但我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整个法兰西。我相信您有生之日能够一直执掌政权，可是您没有孩子，而且可以十分肯定，约瑟芬永远也不会为您生育子女。您不在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会落得什么结果、您常对我说，您的弟兄们都不——”

说到这里，拿破仑打断布里埃纳：“啊，这点你说对了；要是我活不到30年来做完我的工作，我死后你们会有长久的内战：我几个弟兄对法兰西不合适，你知道他们，于是几个最能干的将领之间会有剧烈的较量，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取得我的位置。”

“既然如此，司令，那您为什么不尽力消弭您预见到的这些祸患呢？”

“你以为我从未想到那些吗？可是充分估量一下我这方面的种种难处吧。如果实现复辟，那些曾经投票赞成处死国王的人，那些在革命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国家领土，以及12年来做的大量事情，都将怎么办呢？你以为不会有逆流吗？”

“司令，难道还要我唤起您的记忆，路易十八在他的来函中不是保证您所担忧的一切都不至于发生吗？我知道您会如何回答，但从您的地位看，想要什么条件还不是在您吗？在您要求的条件下答应他们所求于您的吧。不须着急。三年或者四年，您能在此期间建立适合法国需要的各项制度以造福法国。风俗与习惯的力量会给那些制度以力量，使之不易被摧毁，即使怀有这种企图也不会成功。”

拿破仑说：“波旁王族会认为，据此他们已经重新占有了他们祖传的产业，可以任意处置。再神圣的预约，再确凿的诺言，遇上强力都将化为乌有。只有傻瓜才相信这些。我的主意已定，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吧；可是我知道这些女流怎样折磨你，——让她们去管她们编织的事，由我来管我自己的事

吧！”

第一执政过了些时候才觉得有必要答复这封这么高贵庄严的信了。他想向布里埃纳口授一函。布里埃纳求他注意国王来函全是亲笔，他也以为亲自作复较为合适。于是他写了下函：（1800年9月7日）

“殿下：我已收到您的来函，感谢您说到我时表现的宽宏态度。”

“您不应该想要回到法国，您要回法国必须踩过十万死尸。”

“为法兰西的安宁和幸福而牺牲您的利益吧，历史会公正对待您的。”

“我对您家族的不幸并非无动于衷，而且将乐于获悉您不乏能对您退隐生活的平静有所贡献的一切。”

波拿巴

他这些泛泛用语没有许下任何诺言，连字面上都没有。他的权力日益增长，地位日益巩固，在他看来波旁王室的机会也日益减少。从收到国王第一封信到第一执政作复，其间相隔7个月。

保王党人失望了，也几乎绝望了。他们只有幻想用波拿巴的血来铺垫波旁王朝复辟的道路了。

二、圣尼凯斯街的爆炸案

拿破仑的马车刚过去，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只装满炸药的大木桶在拿破仑与约瑟芬的马车之间爆炸了……

被流放的130人名单中找不到爆炸凶手，但拿破仑仿佛从霍霍磨刀声中，看见了即将举起的匕首……

卡杜达尔现在资金富足，有英国人的资助，也有抢劫来的不义之财；西部地区朱安党人抢劫活动又多起来了。卡杜达尔派了几个人到巴黎谋杀波拿巴。

在契拉基和阿雷纳的阴谋案发生后三个月，保王党徒就在巴黎制造了骇人的雪月三日谋刺事件。

法兰西共和9年雪月3日（公元1800年12月21日）巴黎歌剧院安排演出海登的作品《创世纪》，第一执政宣布，携全家人去欣赏这部杰出的歌剧。

事先得到消息的保王党人决定在拿破仑去歌剧院的途中下手。

雪月三日下午四时许，日头西斜，余辉中一匹黝黝的老黑马拉着一辆双轮破篷车缓缓前进，赶车的三个人都穿着蓝色罩衫，其中有一个瘦弱的小伙子，个子很矮，面颊细长，显出开朗快活的样子，长鼻子长得有点像“小军号”，牵着马笼头在前面走着。另一个身材修长，步子迈得十分气派，面颊瘦削。半眯着两只近视眼，边走边察看把货物盖得严严实实的篷布，每当车子的颠簸把篷布搅乱时，他便精心搭好。第三个是矮个胖子，褐色的皮肤，眼窝深陷，全神贯注，紧紧跟着车子，寻视路上遇到的石子。当他发现大小合适的石块时，便塞进车里。他的同伴赶忙盖好篷布，惟恐别人会发现什么似的，显然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他们穿过克雷利大街，又走过胜利广场，最后消失在通往卡卢赛尔广场的居民街道里。

这三人就是卡杜达尔派来的凶手。

矮胖子名叫圣雷让，瘦子叫卡邦，大个子是利莫埃朗。

圣雷让原是卡杜达尔手下的海军上尉，32岁，身高1.39米，个头不大。利莫埃朗，原是贵族，参加叛乱已达10年，浑号“保五千将”，32岁，身高1.7米，鹰钩鼻子，目光严峻，一头“提图斯式”金黄头发，身材瘦削，风度翩翩。卡邦是利莫埃朗的仆人，43岁，身高1.6米，塌鼻子，目光凶狠，额有伤疤，满头金发，叛乱期间曾驾驶军舰、行医，多次被捕入狱，每次又以查无实据而获释。

这次活动，他们得到了英国的资助，英国政府曾派人运来了一桶畿尼（英国旧金币）。

事先，他们已进行了精心准备。

密谋分子在梅斯雷街杂粮商店花200法郎买了一辆小车，一匹马。然后穿上大褂，驾车到蒙布朗街，找桶匠让在车上装上木桶，周围扎以铁箍。又驾车到圣德尼门，卸下木桶，拿到一密室里装上炸药、铁弹、烟火等物，搬上了马车。圣雷让、利莫埃朗还预先购买了枪支，圣雷让又派人改装了谢瓦里埃的定时炸弹。卡卢赛尔广场并不宽阔，一片旧式高层房屋把广场挤得十分狭小，几条弯弯曲曲的胡同伸展开去，把广场和杜伊勒里宫连接起来，拿破仑就住在宫里。

圣尼凯斯街是由利舍里厄大街延伸出来的一条小街。歌剧院坐落在利舍里厄街上。圣尼凯斯大街是波拿巴去歌剧院的必由之路。

6时，三个人到达圣尼凯斯大街后，稍稍休息了一下，并相互交谈了几句。利莫埃朗径自走到街道拐角处，从那儿可以瞥见王宫。夜幕已经降临，王宫的所有窗户都亮着灯。卡邦察看着街道，寻找一处能停放车子的昏暗角落。圣雷让小心谨慎地从篷布缝里把石块卸在地上，堆成一堆。利莫埃朗似乎是这辆神秘车子的头头，他考察完毕后，三个人便聚在一起。

卡邦惴惴不安，问道：“消息可靠吗？不要白等了！”

利莫埃朗瞪了他一眼，答道：“绝对可靠！内线说波拿巴今晚必去剧院无疑。”

卡邦又自言自语道：“今晚是圣诞夜，上边怎么选择这个时候……”

说着用手在胸前面了个十字，祈求上帝保佑。

三人精心布置，格外小心，以防事情败露。

不过，并没有人注意到他。街道上热闹非凡，过往行人和当地百姓都忙着准备过半夜餐节。这一古老的传统节日，在7年前令人遗憾地被废除了，今年幸好刚刚予以恢复。拐角房屋的一层和二层是阿波隆咖啡馆，里边座无虚席，漂亮的女招待向每个人递送着动人的目光。加工西裤的铺子前面，一个年轻女子在做针线活，旁边摇篮里睡着婴儿。奥迈兹帽店里，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穿着格子土布裙，显得十分高兴。无论是维特丽假发店，布什纳服装店，还是勒博特尔钟表店，阿尔迈特酒店，到处都是对生活感到心满意足的人……三个保王分子策划着阴谋，但在如何安置这烈性炸药的节骨眼上出现了分歧。

利莫埃朗对圣雷让咬了一阵耳朵，说是到十字路口望风，一旦看见第一执政的车队驶来就发出暗号。利莫埃朗走后，圣雷让叫卡邦留下，自己离开片刻。他怕引信点燃后马受惊而误了大事，因此想去找一替死鬼看住马车。他走到塞纳河边，东张西望，瞥见两个卖面包女孩。其中一个女孩大约14岁，面黄饥瘦，衣衫褴褛，头扎方巾。

“先生，面包要哦？”小姑娘瞪着大眼，兜生意。

“多少钱一个？”圣雷让问道。

“不贵，一个苏，夹心的。”女孩答道。

“一天能挣多少？”圣雷让假惺惺地问道。

“挣不了多少钱。”姑娘答道。

“玛丽·珀索尔。”

“我说珀索尔，有一件美差你干不干？”

“先生，什么事？”

“到前面街上替我看管一辆马车，报酬12个苏。”

“12个苏！真的，先生？”

“大人怎能哄骗小孩，来，跟我走吧！”

天真的珀索尔兴冲冲地提起篮子，尾随着来人，心里暗自忖道：“12个苏，我得卖一天的面包哩！妈妈见了一定高兴。”圣雷让把小女孩领到马车旁，对卡邦说道：“有我们二人足够了，您可以走了！”说完从卡邦手里接过鞭子，交给珀索尔。

“牵住马缰，别让马动！”珀索尔点头答应。

头朝着墙。这样，路面的三分之一就被大车阻塞了。卡邦从篷布里卸下的石块堆在地上，堵住了马路的另一侧。女孩遵命照看马匹，不让马移动一下。其实黑马早已睡着了，四条腿软弱无力地勉强支撑着身躯，脑袋低低地垂下，耷拉在车辕中间。

这一切引起了街上店主们的好奇心。三个陌生人走来走去，他们照看的篷车在等待什么？篷车停在昏暗角落里，人们辨认不出看车的孩子是谁。是化妆的男孩，还是一个小姑娘，或是一个矮个子农民？小女孩呆在马头旁边，玩弄着马鞭来消磨时间。有个人注意到“这些怪人”中的一个，不时地走到杜伊勒里宫的栅栏墙，再回到马车旁，绕车转一圈，同女孩说几句话，好像是让她耐心等待。

那天晚上有雾，天阴沉沉的，行人都匆匆忙忙地赶着路。

杜伊勒里宫灯火通明。

那天晚上，拿破仑与夫人约瑟芬、女儿、拉普将军、德洛里斯托将军、拉纳将军、贝尔蒂埃将军一起共进晚餐。第一执政同往常一样很快地吃罢晚饭，在军官们簇拥下离开了桌子，拉普将军没有起来，仍陪着约瑟芬夫人和奥坦丝小姐吃饭。

第一执政王定好是要去看《创世纪》的，吃完饭后靠着壁炉角上坐着，好像不想走的样子。奥坦丝和她的母亲已经梳妆打扮好。约瑟芬移步走到丈夫面前，微启樱桃小嘴，说道：“将军，该起程了！”

拿破仑半卧在沙发上，双眼紧闭，一声不吭。约瑟芬轻轻地推了他一把。

“我睡意正浓，不想去了！”波拿已睡眼惺忪望着妻子说道。“既然如此，我也只得割爱了！”约瑟芬心疼丈夫，只得顺从。

可是奥坦丝不干，嘴里嘟嘟囔囔；卡罗利娜则在一旁煽风点火。拿破仑执拗不过，说道：“不要吵了，我去就是了！”

7时左右，拿破仑与贝尔蒂埃、拉纳和洛里斯托一同登上了马车，向歌剧院驶来。

快到8点时，街上的行人更多了，因为附近隆格维尔旅馆举办音乐会。突然，从杜伊勒里宫方向传来一阵车轮压过石路的响声。圣尼凯斯大街上顿

时沸腾起来，大家呼叫着，行人停下脚步，临街的窗户一扇扇打开了，人们一个个探出身子，高叫着：“他在那里！”是的，波拿巴的车队过来了：四辆四轮华丽马车飞驰而来。走在前面的是卫队，青一色的彪形骑马大汉，快步疾驰地进了圣尼凯斯大街，第一辆马车紧紧尾随在后面。人们似乎透过黯淡的玻璃窗，看到一位面孔严肃的英雄端坐在里面，并由三名将军陪伴着。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切好以一阵旋风席卷而过。有人高呼：“波拿已万岁！”

小女孩躲到墙边，紧贴着墙壁，凝视着这队英俊骑士，吓得目瞪口呆。站在姑娘旁边的圣雷让，疯狂地翻动了一下篷布下面的东西，便慌忙躲到远处……

突然，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震撼大地，令人生畏。紧接着一道耀眼的光芒一闪即逝。随后，就是石块、玻璃碎片、砖头、瓦片和泥块，像一场稠密的冰雹铺天盖地般地溅落下来。霎时间，喊声震天，恐怖笼罩着街头，有痛苦的吼叫声，有焦灼的呼救声。卫队的彪形大汉们手持光闪闪的大刀，像猛虎一样在拥挤的人群中扑来扑去。几匹马喷着鼻息，紧向后靠，互相碰撞在一起，滑倒或跌在地上。

这种嘈杂和恐慌的局面持续近二十秒钟……拿破仑的坐车飞驰而去，消失在远方。另外三辆车停在街道入口处。

人群熙熙攘攘，四处逃奔。有些爱看热闹的人，不顾骚动，想弄清究竟出了什么事……

丧命的人躺在街头，受伤的人艰难地爬着，呻吟着。阿波隆咖啡馆的女招待，西裤店的妇女和孩子，身穿土布裙、笑容盈盈的漂亮姑娘，以及其他一些刚才还是那么高高兴兴的人，都被炸得血肉模糊，漆黑一团，奇形怪状。

那个牵马的小女孩被炸得尸体横飞，只剩下一团光秃秃的肉落在血泊之中。小孩的脸血淋淋的，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头顶被炸开了，胳膊炸飞了，一只落在30米之外，另一只落在对面房檐上。女孩照看的黑马，只剩下头和一半前胸，前胸上还挂着一截塞满草的颈圈。那辆篷车呢，什么都没了，只剩下一个轮子和车轴残片，这还是以后在隆格维尔旅馆屋顶上找到的。

三个凶手并未丧生，他们早就躲藏起来了。

但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暗杀拿破仑的阴谋又落空了。负责望哨的利莫埃朗后来斥责圣雷让，说他自作聪明，不等前面发出信号就点燃了引信。

拿破仑死里逃生，虚惊一场，这回，是马车夫救了他的命。

其实，当他们来到圣尼凯斯大街中央时，为马车开道的卫队骑兵已经发现了横在马路上的马车。卫兵与车队相隔20米左右，利莫埃朗只见卫兵不见车队，当然不能过早发出信号。卫兵纵马向圣雷让冲来，斥责道：“马车为何挡道？”说完用刀背猛砍马屁股，迫使马车后撤，疏通了道路，卫兵继续前进，导火线在徐徐燃烧，正是在这时候，圣雷让丢下马车、姑娘溜之大吉的。

而正当卫队长命令将手推车推到右侧房檐下时，第一执政的车队风驰电掣般地来了。车夫是位高手，今日略带醉意，驾车来到圣尼凯斯街，见道路狭窄，便勒住缰绳，猛场鞭，车队如疾箭般地从马车边一闪而过。刚驶过10余米，忽听得轰隆一声，炸弹爆炸了。执政官的马车被气浪掀翻在地，个个叫苦不迭。波拿巴睡意全无，探头问道：“有人受伤吗？”“没有！”副官答道。

“剧院！”他无动于衷地命令道。

当时，人们看到第一执政马车上的玻璃全都被震碎了。后来，有人说在这次爆炸中，杜伊勒里宫的全部玻璃被震碎，好几间屋子倒塌；所有房屋以及附近街道的一些建筑都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些碎片甚至飞落到执政官康巴塞雷斯的公馆里。

值得庆幸的是，本该紧随第一执政的马车的车辆均落在后边很远的地方，因为波拿巴夫人在晚饭后准备去歌剧院时让人回房取了块披肩，拉普将军开玩笑说披肩的颜色不好看，请她另选一条。波拿巴夫人为这块披肩辩护，对将军说，他对服装的审美如同她袭击一个棱堡一样笨拙。这场友好的争辩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从不等人的第一执政登上马车就出发了。如果第一执政的马车夫不那么着急，哪怕是拖延两秒钟，他的主人就完蛋了。同样，如果波拿巴夫人急着追赶其丈夫，那么她和她和随行人员统统都会呜呼哀哉。多亏她耽搁了片刻，才救了自己的条一命，也救了女儿、她的小姑子缪拉夫人和陪同她们的所有人的命。

载着这些夫人的那辆马车没有跟第一执政的车走，当发生爆炸时，它正穿过卡卢塞尔广场，车上的玻璃都被震破。奥坦丝小姐的脸被玻璃碎片轻轻划伤；怀孕的卡罗利娜·缪拉夫人十分害怕，最后被送回城堡，这次事故对她腹内婴儿的健康影响极大。有人说阿希尔·缪拉亲王至今仍常常犯癫痫，或许与这次爆炸有关。

约瑟芬遭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当时几乎昏了过去，声嘶力竭地喊道：“这是要波拿巴的命！”

后来，卫兵前来禀报道：“夫人，第一执政安然无恙，现已到达剧院。将军请夫人速速回宫，免遭不测。”“不，我不能丢下波拿巴！”约瑟芬热泪盈眶，命令车夫继续前进。

在歌剧院，人们议论纷纷，说有人要杀执政王，刚刚炸坏了巴黎一个区。

歌剧院内坐无虚席，人声鼎沸，人们纷纷议论着刚才的爆炸声，不少人在担忧他们的第一执政王的生命安危，也有一些人在暗自笑着等待拿破仑身亡的消息。

大街上更是成了开水的锅。行人们被爆炸声震得头晕脑胀，不知所措。不少幸免的行人们更如惊弓之鸟，纷纷逃窜。救火的、医院的来来回回，警察们则赶紧包围住现场，详细盘察周围目击者。当场炸死了20人，伤60多人。

而此时的拿破仑却镇定自若地走进了歌剧院内，安详地坐到了他的包厢内。歌剧院的观众看到拿破仑安然无恙的走了进来，一时间全体齐立，欢呼着：“第一执政王万岁！”

拿破仑看着泪水汪汪的约瑟芬责问道：“怎么了？这种样子成何体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朱诺贴近他的耳边，向他汇报了爆炸声是因要谋杀他而起。

“多么残暴”，他用一种失望的口气说，“就仅仅为了干掉一个人，却使这么多人死于非命！”

他终于坐了下来。喧闹声随之平息下来，执政王打了一个手势，清唱剧《创世纪》开演。波拿巴没看完。他很快离开了剧院，回到了杜伊勒里宫。

在这以前，他一直若无其事，极力控制着自己。但一到家里，便火冒三丈。毫无疑问，他断言是共和党人新的谋杀事件。

这回，拿破仑对富歇大为不满，因为他负责的警务部事先没有任何消息。

事实上雪月三日谋刺案发生之前，富歇利用掌握的眼线，始终密切注意着保王党分子的动向。

自卡杜达尔见过拿破仑后，他的一举一动就在富歇的注视之下。卡杜达尔与同党纳维尔密谋在马尔梅松乡问别墅的路上刺杀拿破仑；后又一同赴英国，向英政府和普罗旺斯伯爵请命，定下里应外合的刺杀计划，并得到英国内阁的批准；又秘密遣回法国，收集残部，部署落实。这一切富歇都了如指掌。并于5月间，曾向拿破仑汇报王党的密谋。这一次，王党分子汲取上次教训，派人打入警察组织，揪出了内部的奸细，拉到野外毙了。富歇再派探子潜入，后者窃取情报后竟在大白天回圣父街汇报，返回时便被悄悄地干掉了。原来，警务部早就受到了王党分子的监视。

富歇失去了眼线，两眼漆黑一片。

富歇在出事地点看后，便匆匆忙忙赶回了杜伊勒里宫。宫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挤满了政府官员。吕西安、塔列朗等人幸灾乐祸，想乘机给他们的政敌富歇以致命一击。

在一楼的大厅里，部长们，将军们，官员们正成堆成伙地在那里等着，拿破仑大步流星走进客厅，揸袖捋臂，怒吼道：

“这是雅各宾派想暗杀我！他们是些九月分子，他们是浑身污秽不堪的地痞恶棍，他们同历届政府公开分庭抗礼。若不能迫使他们就范，就必须把他们粉碎！……”

他的嗓门，通常比较低沉，但很激昂，越来越高，后来变得响亮，有时候收尾时都嘶哑了。在感情冲动的时刻，他的科西嘉口音暴露无遗。

富歇在他面前站着，他那双死人般眼睛没有屈服，他冷言冷语地断定这是保王党人的阴谋。

塔列朗，尤其是罗德雷，严词斥责富歇的警务部，因为一般人都认为富歇与恐怖分子有牵连。如果这些传闻之词是可靠的话，塔列朗会在24小时内处决富歇。

但是波拿巴宁愿把这两个当代最干练而又最不可靠的阴谋家留下来，以便他们互相牵制对方的行动。

他对富歇本人早有戒心，但对富歇的警察机构却很赞赏。富歇无论何时何地，总表现出远见卓识，积极主动，对事物洞察入微。

他灵活机敏，对各种各样的人物及其怪癖都了若指掌，精明程度令人生畏。执政没有几天，他的耳目侦探已遍布各个角落，对他感恩戴德之人也大有人在。

塔列朗是另一个部的首脑，一旦觉得有必要接近自己的同僚时，便一改趾高气昂的神态，对他甜言蜜语。此人从小虚弱，他只顾自己的享乐和利益，他曾是旧主教，背叛了上帝和自己的信仰。他目中无人，蔑视一切，当然不包括自己，尽管他是腐化堕落的典范。

他的本性是君主主义者，受的又是君主政体的教育，他推动波拿巴巩固专制政体，而富歇却要波拿巴沿着革命的道路走下去。

波拿巴自有主张，坚持自己的路线，他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学，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索性照他们的意见办。不管论意志，论干劲，论品行，他很可以认为比他们高过一头，在这个以挥金如土为特征的慷慨的时代里，他的品行是鹤立鸡群。这两个人现在对他举足轻重，而且永远不可等闲视之。他们都比他年纪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当他还是他们的部属的时候，他就

深知他们身居要津，非小可之辈。在雾月 18 日政变中，他们曾强有力地帮助过他，若无他们的捧场，政变根本不可能成功。最后，他们曾对他面授机宜，使他学会了如何处理各种事务。很可能他们欠他的人情债不多，而他欠他们的则要多得多，他对他们多保护少挑剔。这就是他对他们的照顾，对他们的宽容。

富歇请求给他八天时间，将凶手捉拿归案。

拿破仑对富歇持保留态度。但他还是决心对雅各宾分子进行制裁。因为他认为这是消除反波拿巴体制的无政府主义者集团的大好时机。

一天以后，当参议院将要提出特别公诉时，波拿巴再次进行干预，说诉之于法庭的行动大迟缓了，大受限制了；对如此卑劣的罪行必须进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的行动：

“血是必须流的：无辜的人死了多少，就如数枪决那些罪犯——大约 15 或 20 人吧；此外还应放逐 200 人，以便使共和国从这里获益，变得更为纯洁。”

这一政策此时就公开执行了。在通常情况下唯命是听的法兰西参议院中，这时也有几名参政官表示反对这种简单的做法，但并无效果。罗德雷、布莱，甚至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本人现在也看到，他们在试图改变波拿巴的打算这一点上面，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参议院中的两派很快决定，应当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来审判嫌疑分子和“放逐”危险人物，政府应把这个决定通知元老院、立法院和保民院。

同时，官方《通报》不厌其详地叙述所谓无政府主义的种种图谋不轨的行动，以此来精心制造舆论。巴黎的其他报纸也渲染道：“红色幽灵倘若出现，屠杀、混乱、贫困、恐惧势必随之而来，人民就要陷入深渊。”关在丹普尔狱中的雅各宾分子顿时成了众矢之的。

事发 3 天后，阿雷纳、塞拉希等人过堂受审，翌年初被判处死刑，随即在断头台上就刑。定时炸弹之父谢瓦里埃当然不能幸免。

但后来，许多人都转过来相信富歇的话：暴行是保王党人受英国人唆使干的。

波拿巴本人在此事发生六天后。也倾向于这种看法。尽管如此，在 1801 年元旦举行的一次参议院全体会议上，他还是拿出了“130 名扰乱治安的歹徒”名单，意欲立即惩处。

他说：“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手持匕首的，但人们知道他们会霍霍磨刀，并拿起匕首。”

参议院拒绝对放逐表态，它声言这是一个“政府措施”。1 月 5 日又作为“有助于维护宪法的一项措施”提请元老院批准这一行动，元老院给予的特别决定写道：

“此提案旨在保卫国家利益，与共和八年宪法不悖，同意批准。”

根据 1801 年 1 月 5 日法命，多达 130 个著名的雅各宾分子“在共和国欧洲领土之外的地方被置于特别监视之下”——这句冠冕堂皇的话，其实的是要他们在法属圭亚那或塞舌尔群岛的荒野里去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

在 130 名被逐的人中有舒迪厄和两名前议员塔洛和德特雷姆，波拿巴一直没有饶恕他们在雾月 19 日所进行的激烈抗议。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家，如被称为“美国人”的富尼埃、罗西尼奥尔和勒佩尔蒂埃。富歇用拖延

时间的方法从中救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

26人直到1804年才被送往圭亚那，68人在1801年以后被运往塞舌尔群岛；有一半以上的人在流放中死去。此外，其他的共和党人大批受到监视。同时，富歇也逮捕了大约100名保王党人，有的被判刑坐牢，有的未经审判就拘留起来。

不久，富歇的警务部破了案。

而恰恰是卷进这场阴谋的那个无辜的女孩，为警方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个可怜的女孩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人们无不为之激愤。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永远找不到这三个凶手。

当时的警务大臣富歇，首先想搞清这可怜的女孩子的身分，但她的肢体已无法辨认，连她的衣服碎片都未找到。于是，他下令要尽快弄清为坏蛋“献身”的这个不知姓名的女孩是谁家的孩子。

出事的第三天，巴克大街的小面包商——寡妇珀索尔来到市政厅，寻找她的小女儿玛丽娜，女儿从谋杀事件发生的那天晚上就没回家，她叙述道：这个孩子14岁，红色头发，大宽鼻子，斜眼，脸上有明显的小麻子，身穿蓝白条粗布裙和灰色紧身毛短上衣，头上系块蓝手绢。女孩平时在街上卖小面包，恰好在那天晚上，有人派她到这边来干事。

富歇带一名机警的法官，按照这条模糊不清的线索开始了最神秘的、障碍重重的调查。大家经常谈起，富歇派出最精干的人搜遍巴黎，寻找布列塔尼保王分子。

富歇还命人按照搬进警务部院内的马车残骸的情况，写了告示贴出去：

“兹有雌性栗色马一匹，臀、胁部色浅，马鬣磨损，马尾如扫帚，狐狸鼻，耳背、马背及两侧有白色印记，高1.5米，有知马主人者，必有重赏。”

一时间，巴黎马贩子纷纷前来辨认。12月26日，粮食饲料商朗贝尔来到院子里，一眼认出了眼前的死马、笼头、鞍辔、颈圈等。他说道：“12月20日，一名商贩模样的人买去这匹马，翌日“又来到商店购买于草、燕麦。”

“此人特征？”富歇问道。

“唔，约40多岁，额有刀疤。”朗贝尔竭力回忆道。

“额有刀疤！对，就是他快拿档案卡片来！”富歇命令道。

卡片取来了，上面有卡邦的画像，朗贝尔凑上去一瞧，大叫道：“就是此人！”不久，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为炸药桶箍圈的桶匠、为马钉掌的马蹄匠、卖衣服给凶犯的旧货商……根据这些人的揭发，富歇掌握了密谋的来龙去脉，确认主犯是圣雷让、利莫埃朗、卡邦，后台则是卡杜达尔。

巴黎警察厅悬赏2000金路易捉拿凶犯。

不久，富歇在圣马丁街310号卡邦的姐姐瓦隆夫人家逮捕了卡邦。卡邦供出了圣雷让。在圣雷让处，警察搜出了重要的物证：他与卡杜达尔之间的来往信件。卡杜达尔在信中命他立即举事。他则汇报了圣尼凯斯街事件的经过。利莫埃朗不久摆脱了警察的追捕，相传到了意大利。未婚妻以为他已不在人世，出家当了修女。利莫埃朗闻讯后万念俱息，搭船来到加拿大，后辗转转到美国，不久任查尔斯顿修道院院长。

1814年，拿破仑下台，路易十八重新执政，他欣喜若狂，大叫“国王万岁！”后变卖在法国的财产，捐修教堂，1826年死于异乡。

审判卡邦、圣雷让那天琅索尔寡妇出现在刑事法庭的大厅里，哭得像泪人，全场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寄予无限同情。在焦虑的静默中，母亲回答了

庭长的问题：“向陪审员说明你知道的事实。”

“我一无所知。只是好几个人都对我说，我的女儿去圣尼凯斯大街照看一辆车，人家给了她12个苏……”。

“他们领着你的姑娘见了见你吗？”

“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领她见过我弟弟。”

“你没有听说他们已经分头去哪儿了吗？”

“没有。”

不幸的女人被带下去了，全场以同情眼光目送着她。两个保王党人被判处死刑。当他们被送上格莱维断头台时，仍遭到人群的叫骂和诅咒，这是出于对琅索尔的缅怀。

1801年4月21日，卡邦和圣雷让身穿拭君者罪犯的红囚衣，被押往格雷夫广场，走上了断头台。

事实上，从谋杀拿破仑那天夜里起，富歇就已排除了雅各宾派作案的可能性，他一直把责任归咎于“英国金币”。

当所谓的雅各宾党人遭到指控时，富歇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无辜。

在杜伊勒里宫，富歇曾多次向布里埃纳宣称，他确信起先被控的那些人是无辜的。但是他不敢把这个意见告知波拿巴。布里埃纳时常把他的意见告诉波拿巴，可是因为缺乏证据，他得意洋洋地回答布里埃纳：“罢了！罢了！富歇总是爱这样。何况这是无关紧要的。无论如何我也要驱逐他们。保王党人中如果发现这种罪行，他们也要受到惩处。”

真正的罪犯终于受到了审判。

但是他们的处决却对被流放的雅各宾派人士的判决毫无影响。在被流放到圭亚那和塞舌尔群岛的许多人当中，后来只有不到20人得以生还。

圣尼凯斯大街爆炸案到此宣告终结。

波拿巴在阴谋分子策划的暗杀事件中，虽屡遭危难，危在旦夕，但也在迎面刺来的冷枪暗箭中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波拿巴已对阴谋所采取的将计就计，利用并击破阴谋活动的对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策略。他对阿雷纳及雪月事件的处理表明，他现在不露声色却坚决取消了派别平衡政策，而代之以另一政策——粉碎极端共和主义者，同时提高所有可能赞成或容忍他建立个人统治的人们的地位。

三、阴谋中的阴谋

保王党人、雅各宾分子及英国军官联合策划了19世纪最出名的阴谋劫杀案，而拿破仑竟戏剧性地将他们玩于股掌之上，成了前台木偶的后台牵线人。

听说要外决当甘公爵，约瑟芬恳求丈夫说：“将军，请你手下留情，不要沾上波旁家族的鲜血！”

拿破仑虽然复函路易十八，规劝路易十八放弃复辟念头，否则要踩着10万尸体而返云云。但流亡英国的波旁家族一直没有死心。一直在寻机策划推翻拿破仑。

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耽搁得越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少。他们曾长期怀着这样的希望：拿破仑与教皇达成的教务专约，以及他采取的反对革命的其它措施预示他有恢复波旁王朝的意图。但是，1803年2月，普罗旺斯

伯爵接到了一些建议，从而说明波拿巴从未打算扮演蒙克将军的角色。

这位流亡国外的伯爵当时住在华沙，第一执政颇有礼貌地，但又十分坚决地敦促他代表他自己和王室的其它成员，表示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一切权利；作为交换条件，他将得到 200 万法郎的年金。竟然想让他沦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年金领取者这样一种意见本身就触犯了他作为一个波旁王族的自豪感，因而激起他作了下面这个有力的答复：

“作为圣路易的子孙，我将努力仿效他的榜样，即使被俘，也将自爱自重。作为法朗索瓦一世的后裔，我至少希望能像他那样说，‘我已失去一切，但仍保持了荣誉。’”

对于这个声明，阿图瓦伯爵、他的儿子贝里公爵、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两位孔代王族，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孔代王族年轻一代的当甘公爵，于 1803 年 3 月 22 日从巴登选侯国的埃登海姆城写来的信中也表示了同样的忠心。人们在读到这封同拿破仑对抗的最后书信时不会想到：不出一年，写这封信的人即将葬身于万森城堡的护城壕中。

波旁王族的回答余音未绝，英法两国之间又爆发了战争，这使流亡伦敦的法国保王党人希望倍增。他们过敏地幻想法国军队和人民都愿意跪倒在路易十八的脚下。普罗旺斯伯爵这位未来的国王自己却没有这种幻想。他住在寒冷而寂寞的华沙，如实地注视着当时的局势，准备等到有朝一日，拿破仑过于自信的野心终于迫使整个欧洲联合起来反对他。

在人们向普罗旺斯伯爵说明伦敦的激进保王分子的计划以图取得他的支持的时候，他巧妙地引了两行诗来回避这种令人为难的试探：

“若要得到人们的赞同，任何计划首先总要成功。”

这个小心谨慎的答复使得他当时住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弟弟十分瞧不起他，认为他既然如此软弱无能就不值得再给予信任了。确实，这位后来将成为法王查理十世的阿图瓦伯爵，生性就不是遇事拖延等待的人；连逃亡国外的种种不幸都不能使他那顽固不化的脑筋稍带有一点起码的审慎之心。但是物以类聚，这位鲁莽成性的伯爵在流亡期间身边聚集了法国保王党中一批最敢拼命的亡命之徒。

为了波旁王朝能重新返回法国，在保王党分子的系列冒险失败之后，阿图瓦伯爵决定再行举事。

进行这样一件阴谋，需要有头脑冷静、手段狡猾、下手不留情的人来干，而在这方面波旁王公们所唯一能牢牢依靠的实干家，确实只有卡杜达尔这位勇敢的布列塔尼人了。诚然，皮什格鲁在伦敦附近居住，但他除了年高望重的老孔代公爵以外，很少与其他的法国流亡分子见面。迪穆里埃也住在伦敦，但他的名声由于 1793 年的叛卖行径而在法国遭到普遍的唾弃，因此无法用他。不过，虚张声势之辈却有的是，他们可以在法国境内做些准备工作，甚至如果时运凑合的话，也许会自己动手。于是，一小群法国保王党人，在英国议员温德姆这位狂热的保王分子的赞助下，还在 1802 年年终之前就已开始商量“干掉”波拿巴的计划了。

这次阴谋的目的原非暗杀，而是乘拿破仑外出之时制服他的警卫人员，生擒他本人。然后用快马兼程强行把他押至北部海岸，迅速送往英国。但是，尽管阴谋策划者们为了使他们要干的事显得体面一些，把它称做绑架，毫无疑问他们存心想干的乃是谋杀。

在英国驻慕尼黑大使德雷克的文件中，有一处暗示：保王党人的使者们

最初应该只说是要抓住第一执政并将其押解出境。

英国政府卷入了这次阴谋。出钱资助并参与了具体的谋划。保王党秘书皮塞的文件，以及英国外交部与内政部的档案，都有有关方面的证据。

英国外交部档案（法国部分，第 70 卷）存有一封由流亡的波旁王族的秘书，罗尔男爵致外交部常务次官哈蒙德先生的信件，1803 年 8 月 30 日发自伦敦，内容是请哈蒙德前往贝克街 46 号阿图瓦伯爵府邪会晤。在该府邪讨论的问题并非全属和平性质，这一点 1803 年 10 月 24 日的长篇备忘录可以表明。

在这个备忘录中，阿图瓦伯爵回顾了“那个卑鄙的冒险家”

（指波拿巴）的发迹过程，以证明他目前的地位岌岌可危摇摇欲坠。最后，阿图瓦列举了想要推翻拿破仑的人——莫罗、雷尼埃、贝尔纳多特、西蒙、马塞纳、拉纳和费利诺；西哀那斯、卡尔诺、谢尼埃、富歇、巴拉斯、塔利昂、勒贝尔、拉马格和让·德·布里。其他人不会“短兵相接”地攻击拿破仑，但是不喜欢他的称霸。

上述两个文件证明，英国政府对波旁王族的密谋是知情的。

另一份注明“1803 年 11 月 18 日于伦敦”的文件，证明英国政府是积极参与的。

这是一份“已经出发或准备出发”的法国保王党军官名单；上面的人都受英国政府津贴：两人是每日 6 先令，5 人是每日四先令，9 人是每日两先令。其中之一就是若阿基姆·卡杜达尔。名单是由弗里丁拟定并签署的——弗里丁是皮什格鲁经常使用的一个化名。

同一笔迹写的还有一份名单，上载“我请求对其预支一年津贴的保王党军官”的名字——5 位将军，13 名上校，17 名少校和 19 名上尉。要求支付的薪俸总数达 3110 英镑 15 先令。

在莫罗被捕后，外交部政务官阿巴恩诺特先生致阿瑟·佩吉特写的信（日期为 1804 年 3 月 12 日）里提到：

“我们为重建波旁王朝所作的一切美好计划的可悲结局：……自然，我们为可怜的莫罗的安全十分担忧。”

当然，暗中纵容这一密谋的，可能不是有相当地位的主管官员，而是外交、陆军、海军诸部那些头脑发热的年轻官员。

杜卡达尔于 1803 年 8 月 23 日离开了伦敦，前往法国去执行这一阴谋。

而事实上，这个后来被证明是那些阴谋策划者玩火自焚，害人反害己的计划的一切细节，拿破仑竟都瞭如指掌。拿破仑派出的奸细，梅埃·德拉图什，窃取了这一阴谋活动的自始至终的全部情报。

酝酿“干掉”拿破仑的计划之初，保王党的两名爪牙，一个到法国不久就遭逮捕。看来，这两人的幼稚轻信，使法国当局想到可以派一名奸细打进去，以便把法国流亡分子连同英国官员和雅各宾派的将军们也一网打尽。

派遣奸细，从来都是欧洲大陆诸国政府喜欢使用的手段，但是像梅埃·德拉图什这样高明的奸细却并不多见。

他在 1792 年 9 月的大屠杀中充当过凶手，在恐怖时期充当了雅各宾派的奸细，后被波拿巴列为舒安分子雪月暴行替罪羊的雅各宾分子之一而被流放在外。

正当梅埃在放逐中百般无聊时，他接到了他妻子的一封来信说，如果他愿意为执政府效劳的话，就可以获得赦免。他立即表示同意，并商定：他假

装拥护王朝复辟，设法钻进住在伦敦的法国流亡分子当中，了解他们的秘密并充当他们与巴黎的心怀不满的共和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人。

策划这件事的人，是前警务部长富歇。此人近来已被波拿巴解除了他所肆意滥用的侦讯权力。他的职权已分别交给大法官兼司法部长雷尼埃和掌管法国内部安全事务的参政官雷阿尔。这两人没有富歇的那套本领，而且起初并不知道梅埃在伦敦干些什么。

拿破仑支持富歇的秘密计划。在拿破仑的颌首默许下，富歇对策划阴谋的流亡分子，英国官员和法国将军布下了罗网。在法国将军中几乎经常有人有所不满；波拿巴声称曾破获一件阴谋，即有 12 名将军企图瓜分割据法国而只给他留下巴黎及其周围地区。如果这事属实，波拿巴却始终未加以利用。实际上，在这伙不满分子中，如莫罗、贝尔纳多特、奥热罗、麦克唐纳等人，他只对莫罗的敌意有所畏惧。

这位取得霍恩林登之战胜利的名将如今住在巴黎附近，闭门谢客，郁郁寡欢；他拒绝登执政府之门并蔑视那些穿上朝服的人们。他公开嘲笑教务专约；而在荣誉军团成立之后，他在他的狗的脖子上也戴上了勋章缓带。

拿破仑对这种嘲弄十分生气，他甚至打算向莫罗提出挑战要同他在布伦树林决斗。挑战书当然并没有发出。这两位军人表面上装作是和解了；但拿破仑暗地里仍然对他不满，因为莫罗的直言无讳的共和主义态度博得了军队中一大部分人和巴黎那些对政府不满的人齐声赞扬。

现在，如果煽起一件雅各宾派同保王党合伙的阴谋并把英国官员牵连进去，那就保险可以毁掉莫罗，同时又使法国保王党和英国政府陷于混乱。莫罗在搞政治阴谋方面是出名地无能，这一点拿破仑深有体会。

拿破仑正是使用了被当时欧洲各国所惯用阴谋与反阴谋的手法，巧妙地挫败了这一阴谋。

梅埃首先来到格恩西，赢得了总督多伊尔将军的信任；凭了多伊尔的推荐，他会晤了住在伦敦的法国流亡分子，并拜见了霍克斯伯里勋爵与国务次官哈蒙德先生和约克先生。他发现，要使法国流亡分子想入非非，简直易如反掌：对于他建议把极端保王派与极端共和主义者这两个不可调和的派联合起来一事，这些人趋之若鹜。拿破仑的政权依靠的是法国农民的支持，亦即法国国民的主本的支持；他们立即商定用左右的两翼的联合行动来包围消灭法国主体所支持的政权。

拿破仑的奸细，梅埃·德拉图什，在伦敦使法国保王党和一些英国低级官员中了圈套之后，又到欧洲大陆去欺骗对他轻信不疑的英国使节们，他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梅埃访问了慕尼黑，伪称是为了与英国使节商量安排保王党密谋的准备工作。这位英国使节有一个十分荣耀的名字：弗朗西斯·德雷克，他是个狂热的阻谋策划者，与法国流亡分子有着密切联系。梅埃的种种花招骗取了他的大力支持：他对这个奸细又给钱，又提供了一份化名密码，甚至把隐显墨水的处方都交给了他。梅埃得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就前往巴黎，给出钱贿赂他的使节寄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报告，而把情况报告了警察部门。然后，经拿破仑口授，他给大使提供了使英国政府和纳尔逊大上其当的情报。

英国驻维也纳大使斯图尔特也落入了同样的圈套。一个法国间谍向他提出一项有引诱性的建议：可以提供从每份寄往或发自维也纳的法国文件中得到的情报。斯图尔特刚刚接受了这一建议，这个人就在法国大使的要求下遭

到逮捕，他的文件受到搜查。这次没有发现牵连斯图尔特的材料；因此，他没有像德雷克那样声名狼藉地丢官。

这样，正当保王党人阴谋推翻拿破仑之时，他却通过他的问谍给那些笨拙地向他的堡垒逼进的敌人埋下地雷，并作好准备在他们挤满坑道，即将发起总攻之时把他们炸个粉身碎骨。

保王党人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除派卡杜达尔外，又挑选了皮什格鲁同去法国举事。

皮什格鲁就学于教会学校，擅长数理化，曾在布里埃纳军校执教，说起来，与波拿巴还有一面之交哩。

1783年，他投笔从戎，升为中士。巴士底狱失陷后，他倒向雅各宾派，获将军衔，在阿尔萨斯、比利时、荷兰战役中所向披靡，被国民公会誉为“祖国的救星”。督政府后期，他开始秘密联络路易十八。

不久，皮什格鲁弃军从政，1797年入五百人院，出任主席，公开为波旁王朝摇旗呐喊。

1797年9月4日，督政府发动果月18日政变，逮捕反对派首领。皮什格鲁因部将莫罗告密而身陷囹圄，接着发配圭亚那，不久驾独木舟逃至伦敦。

卡杜达尔于1803年8月23日离开伦敦，在离迪埃普不远的一处走私者出没之地比维尔上了岸。从那里，他到了巴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力图招募可靠的伙伴。

英国的计划是生擒波拿巴，押到伦敦，然后发配圣赫勒拿岛。卡杜达尔心里明白：在马尔梅松途中拦截执政车队，必将遭到对方卫兵乃至波拿巴本人的拼死抵抗，生擒很少可能，因此作好了击毙“弑君者”的思想准备。在巴黎5个月，他一面恭候皮什格鲁的到来，一面加紧侦察地形，训练敢死队员。

不管他们的具体目标究竟是什么，总之拿破仑及其警察对之是了解的。1803年11月1日，拿破仑对雷尼埃写道：

“你切不可急于进行逮捕；等到布置这件事的人（指梅埃）提供了全部情况，我们将和他一起拟出计划，那时再看该怎么办。我要他给德雷克去信；为了使德雷克相信他，可说：在采取那个重大行动之前，他（指梅埃）认为他能够设法从第一执政密室的桌上偷到他有关巨大远征计划的亲笔原稿，以及其他的一切重要文件。”

拿破仑完全清楚，等到这一密谋完全成熟时，其结果将远远不是抓住几个舒安分子而已。他必须等到莫罗也被牵连在内时再下手。

翌年，1804年1月11日，皮什格鲁一行6人顺着卡杜达尔的航迹横渡英吉利海峡，谁知行不多久，风暴骤起，小艇漂流了5天才于16日夜到达目的地。皮什格鲁率先攀登，1刻钟后到达顶端。树林里闪出一人影，击掌三下，问道：“来者可是皮什格鲁将军？”听声音很熟，皮什格鲁喜出望外，上前答道：“正是。您是卡杜达尔将军？”双方拥抱，互庆登陆成功。

“坠下为何不来？”卡杜达尔问道。

“坠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命我等先行筹划，见机行事。”皮什格鲁答道。

“坠下前怕狼后怕虎，裹足不前，大事岂能成功？”卡杜达尔叹道。

“将军切莫气馁，我在军中尚有关系。”皮什格鲁劝慰道。

“谁？”卡杜达尔问道。

“莫罗。”皮什格鲁答道。

“您去找他？”卡杜达尔惊道。

“正是。”皮什格鲁答道，“如今大敌当前，我岂能拘泥于宿怨旧仇？若能说服他率兵哗变，推翻执政府便不成问题。”

“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碰碰运气吧！”卡杜达尔表示同意。

后来，有史家评论说：法国流亡分子选择了皮什格鲁做向莫罗进行试探的人，这是他们表现出唯一有点头脑的一件事。正是皮什格鲁在1793年战役中给莫罗开辟了前程，可是他在后来似乎却由于莫罗将军翻脸不认人而吃了大亏。因此，要与霍恩林登之战的胜利者联系，有谁能比皮什格鲁更合适呢？

一位名叫达维德的教士和拉若莱将军，安排了一次同莫罗的会晤。于是在皮什格鲁到达法国之后不久，这两位军人就在他们二人曾经多次受到过赞扬的巴黎偷偷地紧握双手。

1月28日，夜幕深沉，大地静溢，明月悬空，街上空无一人。莫罗身披大氅，头戴圆帽，手拄拐杖，走出大门，来到马德莱娜大街，抬头望去，只见隐蔽处停着一辆马车。皮什格鲁见莫罗信守诺言，准时赴约，不禁大喜，忙跳下马车，朝来人走去。卡杜达尔则留在车内警戒。

莫罗目光犀利，看得真切，一眼就认出了老战友，正要上前招呼却瞥见了车内的卡杜达尔，不禁纳闷起来：“原计划中并无此人，想必有问题。想到这里，转身便走。皮什格鲁赶上一步，低声叫道：“将军难道不认识我了？”莫罗无奈，回转身来施礼，双方共叙战斗友谊、别后情景。皮什格鲁竭力恭维莫罗，说道：“将军功盖天下，如今却在波拿巴之下……”接着单刀直入，说此行目的在推翻波拿巴，要求通力合作，许诺事成之后必有重酬。莫罗居功自傲，从不把波拿巴放在眼里，皮什格鲁的一番言语正中下怀，当即同意里应外合，根除暴君。

但是莫罗不肯与乔治·卡杜达尔有任何往来。当皮什格鲁提起推翻波拿巴，恢复波旁王朝的时候，莫罗坚决地警告他说，“你们对波拿巴干什么都能成，可就是别想叫我去把一个波旁王族弄出来取代他的位置。”

莫罗坚持这一决断，从未动摇。但是他虽然审慎周到，留有余地，却仍然未能免祸。当时已有几个嫌疑犯被囚禁在诺曼底。按照拿破仑的示意，其中五人被判处死刑希望以此迫使他们招供。

他们之中最后的一人（叫做克雷尔），终于在2月使狱吏们达到了目的：他不仅交代了乔治·卡杜达尔在巴黎的住处，还供认其他阴谋分子（包括一位法国王公）打算在比维尔登陆，以及卡杜达尔等人会见莫罗的情况。现在，阴谋接近成熟；反阴谋也是如此。

波拿巴召集属下商量对策。出席会议的有：第二执政康巴塞雷斯、第三执政勒布伦、外交部长塔列朗、司法部长雷尼埃，甚至还有前警务部长、元老院议员富歇。与会者听取了事态介绍，同意逮捕卡杜达尔、皮什格鲁，至于如何处置莫罗，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不少人认为，只凭一面之词就予以逮捕，甚至严惩，恐怕不能服人，而且有可能惊动心怀不满的贝尔纳多特，怕引起连锁反应。

但拿破仑已下决心逮捕莫罗。

一天早上，雷米扎夫人在约瑟芬的房间里看到拿破仑。他坐在壁炉边，正把小拿破仑抱在自己的膝上玩，小拿破仑就是奥坦丝和路易的第一个儿子。他想估计一下他决定逮捕莫罗可以在公众中引起什么样的反应，遂向这

位年轻女人宣布了自己的决定。雷米扎夫人吓了一跳。

“这样会引起纷纷议论，”波拿巴冷静他说。“人们肯定要说我妒忌莫罗，免不了会说我图报复，泄私愤之类成千种无聊的话……我，嫉妒莫罗？……我只要求与他精诚合作相安无事。诚然，我一点也不怕他，首先，我谁都不怕，而莫罗就更不在话下了。我早就警告过他，有人要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他起身走向他的妻子，约瑟芬眼睛已经哭红了，他用手托起她的下巴：

“你哭了，约瑟芬，可为什么呀？你害怕了吗？”

“不，但我不乐意人家说三道四。”

“你要怎么办呢？……我没有丝毫个人的怨恨，没有任何报私仇的意愿，在逮捕莫罗之前，我已反复思考过。我完全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给他时间逃之夭夭，但这样一来，人们就可能说，我不敢公开审判他。我有证据驳得他哑口无言，他是有罪的，我就是政府。这一切都会很容易通过的。”

2月15日上午，莫罗从他在格罗波阿的乡间别墅去巴黎的途中被捕了。继莫罗被捕后，皮什格鲁也被抓到了。

这件事的成功使拿破仑颇为得意，他希望抓住阿图瓦伯爵本人，立即把他最忠实而狡猾的一名部下，统率特别宪兵队的萨瓦里，派往那座峭壁——比维尔。萨瓦里进行了恰当的化装，又从一个走私者处了解到了保王党人的信号，于是他急切地等候他的猎物波旁伯爵的到来。当赖特上尉的船驶入视线时，他使出浑身解数模仿“请登陆”的信号，但是无法诱使船员们靠岸。萨瓦里的努力一无所获，随即返回巴黎——正好赶上了参与谋害当甘公爵。

与此同时，警察当局在追踪皮什格鲁和乔治·卡杜达尔。在2月的最后一天，这位将军在一个朋友的家中过夜时，由于朋友的出卖而被捕。然而，乔治·卡杜达尔是在关闭了巴黎城门之后并进行了挨户搜查捕获的。并且他还进行了拼命的抵抗（3月9日）。紧接着，逮捕了波利尼亚克兄弟二人和里维埃侯爵。

至此，拿破仑与敌人斗智获得了全胜。他深知自己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我其实一点风险都没有冒”，他对梅尔齐写道，“因为警察当局一直注视着所有这些阴谋活动。使我欣慰的是，我对安插在这个庞大机构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使我感到有不满之处。莫罗是完全孤立的。”

但是，就在这一胜利时刻，正当全法兰西对保王党的行刺、英国的收买和莫罗的背叛义愤填膺之时，第一执政又急忙着手另一件大事（这件事虽然使他获得了皇冠，但却在他的皇袍上溅上了无辜者的鲜血）。

这件大事，便是轰动全法国的当甘公爵之死。

在对卡杜达尔的审讯中，当甘公爵被牵连到这起阴谋里。

卡杜达尔被捕后，被关在丹普尔监狱。

巴黎警察厅厅长杜布瓦连夜提审。

“你是卡杜达尔？”杜布瓦照例问道。

“正是。”卡杜达尔毫不隐瞒。

“上次圣尼凯斯案是你策划？”厅长问道。

“不是，我一向反对牺牲无辜百姓的生命。”卡杜达尔断然否认。

“那么，你潜返法国的目的何在？”厅长追问道。

“刺杀暴君波拿巴，解放法兰西，恢复王政！”卡杜达尔直截了当答道。

“同党？”杜布瓦追根刨底。

“就我一人。我在此恭候亲王驾到，然后才采取行动，但他至今未来。”卡杜达尔一人承担责任，拒不交待与皮什格鲁、莫罗的关系。

“由亲王批准并下达命令？”杜布瓦紧追不舍。

“正是如此，法官先生！”卡杜达尔答道。

司法部长得知审讯结果后，急忙进宫晋见第一执政，汇报道：“将军，卡杜达尔说是有一位亲王要到法国来……”

“哪位亲王？”波拿巴吃了一惊，问道。

“卡杜达尔坚不吐实。”雷尼埃答道。

“哼，不说我也知道！”波拿巴自信他说道。

“谁？”雷尼埃问道。

“当甘公爵！”波拿巴咬牙切齿，从牙缝里进出了这几个字。

这当甘公爵生于1772年7月14日，为法国波旁公爵独生子。路易十六身首异处后，他成为王党叛乱军队首领之一，与共和国作战，如今蛰居莱茵河彼岸巴登大公爵。卡杜达尔所说的亲王并非指他，然而，波拿巴出于对波旁家族的成见，想当然地认定是当甘公爵无疑。

而且，对卡杜达尔的仆人的审讯，也使拿破仑做出这样的推测。

卡杜达尔的仆人供称，有一个神秘人物经常到他主人家来，他进门时不仅卡杜达尔自己而且连波利尼亚克兄弟和里维埃都总是站起来迎接。这使拿破仑确信是当甘公爵在指挥这一阴谋。

当甘公爵住在离莱茵河不远的巴登大公爵的埃登海姆，他自从孔代军团解散以来，一直和夏洛特·德·罗昂公主安静地交往相伴，据说已与她结了婚。他的生活相当单调；公主的妩媚，狩猎的快乐，一小批法国流亡分子的交往，以及偶尔秘密到斯特拉斯堡去看场戏，这些是他的主要乐事，后来他却由于奥俄两国不久将会对拿破仑宣战而满怀希望。有消息说他曾不自检点，化装深入法国境内；但是他愤怒地否认此事。他的其它信件也证明，他并不是卡杜达尔—皮什格鲁阴谋案的同谋犯。

然而，拿破仑的间谍所提供的情报似乎表明他与此事是有牵连的。其中主要的间谍就是梅埃，他在2月底曾在埃登海姆活动，并且打听到这位公爵常常一连多日在外不归。

拿破仑于3月1日得到这一消息，他下令进行最周密的调查。一名间谍报告说，这位年轻公爵与迪穆里埃将军有来往。实际上，这位将军在伦敦，那个间谍把一个名叫杜默里的无害老头说成是那位将军。

当拿破仑看到迪穆里埃的名字与年轻的公爵列在一起时，他怒不可遏。

“我难道要像一只狗似地在街上给打死吗？为什么不早点提醒我他们聚集在埃登海姆？谋刺我的人难道是什么不可侵犯的神灵吗？他们想在肉体上干掉我，我要以牙还牙！”

于是他痛责雷阿尔和塔列朗两人玩忽职守，竟然没有告诉他这些卖国贼和刺客麇集在莱茵河两岸。逮捕乔治·卡杜达尔和对他的一个仆人的审讯，这些都有助于证实拿破仑的推测：当甘公爵和迪穆里埃才是谋害他的阴谋的真正主使人，而乔治·卡杜达尔只不过是他们的工具。

拿破仑决心抓住公爵和迪穆里埃。他们居住在德意志土地上，这一点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塔列朗保证他可以很快说服巴登选侯对这次侵犯他的领土的行为不加过问。

于是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塔列朗、雷阿尔和富歇建议

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勒布伦谈到这种侵犯中立国领土的行为会激起公愤，但是还是屈从了第一执政的意志。只有弑君者康巴塞雷斯坚决反对这件必然会使用法国与德意志和俄国发生冲突的暴行。

执政王怒斥康巴塞雷斯：

“您已经变成了袒护波旁家族的吝啬鬼，连他们的一滴血都不敢沾！”

他怒气冲天，来得极为突然，神经质的怒火烧得他两眼发黑，导致他不问青红皂白，造成了冤案：

“波旁分子想像打狗一样把我打倒，我们走着瞧吧。”

拿破仑不顾他的反对发出了命令，然后前往马尔梅松，在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幽境里住下来，几乎与世隔绝。命令则交给奥德内尔将军和科兰古将军去执行，他们安排了对巴登的入侵；命令还交给了现任巴黎司令官的缪拉及忠心耿耿。从无异言的萨瓦里和雷阿尔。

对公爵的逮捕，完成得很巧妙。军队与宪兵悄悄地在斯特拉斯堡集中；先派出了密探去查明地势。当3月15日的曙光开始照亮东方的天空时，30名法国人包围了当甘的住处。当甘生性急躁，本想进行抵抗，但是在一位友人的劝告下默默无言地投降了。他被带到了斯特拉斯堡，随后押至巴黎东南的万森城堡。3月20日晚，万森堡一切就绪，准备接纳当甘。所有的安排都严加保密。给这个犯人取了一个化名叫普莱西，连这个城堡的司令官阿雷尔都不知道他的身分。

他在暴怒之中，决然要于出一样子，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他一不做，二不体，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所有的叛徒和谋杀分子统统埋葬掉，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约瑟芬哀求他适可而止，但没有用：

“你简直是一个孩子，你对政治一窍不通。”

由于约瑟芬责备他选择科兰古去执行任务，科兰古一家曾为孔代家族效劳过，波拿已脱口而出说了一句强硬的话：

“我不知道他的来历，他就是孔代家的人，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因此只会更加死心塌地为我效劳。”

最主要的是，当甘将由军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来审讯：采取即决裁判形式，不得上诉，而普通法院则审理迟缓，并且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诚然，元老院刚刚决定，凡是谋害第一执政人身安全的案件，一概中止使用陪审团进行审讯——这是鉴于要对莫罗起诉而采取的做法。但是，仅仅是确保定罪还不够，拿破仑决心使他的敌人丧胆，而给予迅雷不及掩耳的秘密打击就可以做到这点。

当他决定采取军法审判时，他仍然认为当甘是迪穆里埃的同谋；后来在3月17日星期六很晚的时候，这一误会得到了澄清，但他仍坚持实现自己的目的，无意改变。甚至连3月18日复活节礼拜天他在杜伊勒里宫礼拜堂隆重进行的大弥撒，也没有使他动摇半分。

在回到马尔梅松的路上，约瑟芬对雷米扎夫人承认她担心波拿巴决心已下，不可更改：“我已尽力而为，但恐怕他已拿定主意了。”在公园里，当塔列朗和波拿巴在一起时，约瑟芬和约瑟夫又一次去找波拿巴。在走近时，约瑟芬说，“我怕那个瘸子”，于是约瑟夫把这位外长引开了。

约瑟芬实际上也是王党分子，闻讯丈夫要处决当甘公爵，恳求道：“将军，请你手下留情，不要沾上波旁家族的鲜血！”

“妇道人家不要过问政治！”波拿巴斥责道，“此举出于无奈，若不严

怨，反对派就会竞相效仿，届时局势越发不好收拾，更多人的脑袋就要落地。”

晚上，约瑟芬再次为当甘公爵求情，波拿巴甚为不满，不耐烦地吼道：“走开，你是个幼稚的人，你不懂政治！”

约瑟芬大夫所望，她离开他说道：

“波拿巴，假如你叫人杀了你抓来的囚犯，你自己也将同我的可怜的丈夫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处决，而我呢，这次是陪着你受刑……”

翌日，富歇来到了马尔梅松，波拿巴正在花园里散步。

“呵，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波拿巴打趣道。

“将军，处决当甘公爵如无确凿证据怕引起轩然大波。”富歇开门见山道。

“证据？波旁分子、危险的敌人，这就是证据！”波拿巴耸耸肩，反驳道。

“将军，须有正当理由才能平息舆论。”富歇毫不退让。

“诸位不是常说我是法国的蒙克，要复辟波旁王朝吗？如今我要借当甘公爵的脑袋来表明心迹。”波拿巴越说越气，吼道：“我的血难道如此卑贱、不值钱？波旁分子的血就那么纯正、高贵？我可以饶恕莫罗，但落人我手中的亲王休想得到我的宽恕！”

对当甘公爵的审讯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3月20日，拿破仑拟定了审讯犯人的问题单子。他现在改变了起诉的理由。在全部11个问题中，只有最后三个涉及了公爵与卡杜达尔阴谋的牵连。

这时他已在公爵的文件中找到了说明公爵在目前进行的战争中曾向英国政府表示愿意为之效劳的证据，以及他希望能够参加未来的大陆战争的证据；但却没有任何能够说明他同卡杜达尔阴谋有牵连的材料。

当甘公爵曾分别写信给祖父孔代亲王和英国驻法大使。他对祖父说道：“我在边境附近待命殊为必要，一旦波拿巴去世，形势就会骤变。”给英国大使的信说道：“我愿为英王陛下效劳，统帅联军，与法兰西暴君决一死战。”两封信表明：当甘公爵确实反对波拿巴，但只是想在战场上见个高低，而不愿借用匕首进行暗杀。

这些文件肯定使他大失所望；毫无疑问，正是因为如此，他在3月19日审查了这些文件之后，才命令雷阿尔“与德马雷一起，秘密审查这些文件。必须防止谈论从这些文件发现罪状是多是少。”无疑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些文件以及这次军法审讯的案卷都从档案中抽走了。

拿破仑要处决当甘公爵了。

莱蒂齐亚也得知了拿破仑要杀当甘亲王的事。她在一天晚上，来到了德茜蕾的家。德茜蕾不知道莱蒂齐亚晚上来访她，是要告诉她什么事。

莱蒂齐亚道：“如果他杀了亲王，会因此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全法国都会感到遗憾。现在他一意孤行，谁的话都不入耳。我思来想去，唯有你在他心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你一定要阻止他，你要赶快去，明天就要宣布处决了。如果真的处决了当甘亲王恐怕会使反对波拿巴的人群起而攻之，那波拿巴就会遭到恶果呀！”

德茜蕾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在拿破仑与她分手后，莱蒂齐亚对此表示过愤慨，且多次安慰看望她。她对不起莱蒂齐亚是怀有一种敬慕之心的，凭她年高体弱夜晚亲临，是不该拒绝的。而且如果真的处决当甘亲王，恐怕最不利最被动的要算拿破仑了。

德茜蕾心中十分不愿意拿破仑有什么不测遭遇的，尽管他辜负过她的一腔真情。

她决定当晚就去见拿破仑。

当德茜蕾到达拿破仑那里时，已是深夜 11 点了。拿破仑当时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

德茜蕾站在门口，看着拿破仑正皱眉疾书，她的心中不由一股爱怜袭上。

拿破仑抬起头来，高兴地吻了吻德茜蕾的手道：“实在没有想到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把帽子摘下来吧。”

此时的拿破仑温柔体贴，全然不像一位王者。德茜蕾把帽子送到他的手中，竟有一种回到从前的温馨感觉。

拿破仑轻轻地抚了抚德茜蕾卷曲的长发，喃喃地道：“欧仁妮，你越来越漂亮了。你怎么不常来看我？看到你我的心情会好上一天的。”

德茜蕾的眼眶内盈满了泪水。她又想起了马赛的那个雨夜。

过了一会儿，拿破仑又问：“小欧仁妮，这么晚了，除了看看我还有什么吗？”拿破仑明白纯洁的德茜蕾，决不会在深夜独自看望他的。而这也正是拿破仑敬重她的地方。

德茜蕾从回忆中拉回思绪，把莱蒂齐亚告诉她的话，如数向拿破仑讲了出来。

拿破仑骤然放开了德茜蕾，在屋内急速地踱了几步，然后站在德茜蕾的面前，换上一副严峻的面孔，沉声说道：“太太，你的要求太过份了。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危险因素存在于我的周围。如果是因为这事，你尽可不来看我！”

拿破仑说完，一挥手，就又坐在了办公桌前。过了一会儿，他抬头看看，德茜蕾没有走，却正在一旁暗自垂泪。他不由地怜爱顿生，又起身走到德茜蕾面前柔声道：“小欧仁妮，吓着你了吧。别哭了，你不同于别的女人，政治你不懂得，你只是一位纯真、可爱的孩子。好了，我告诉你吧，是法国人民让我这么办的。人民需要我来做他们的君王，我不能让波旁王室分子制造麻烦，而且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别梦想再坐上法国国王的宝座！除了我谁也不行！”德茜蕾失望而又焦灼地回到了家中。

贝尔纳多特听到德茜蕾说拿破仑要当皇帝的話，一夜没有入眠。

召集组成军事法庭的军官这一任务，派给了缪拉。当这位坦率、诚实的军人接到命令时，他嚷嚷道，“什么？难道想玷污我的军人名誉！我决不允许！他要是想这么干的话，他就自己去任命他们好了！”

然而，另一道更为强硬的命令迫使他不得不去完成这项令人憎恨的任务。被召集起来的巴黎卫戍部队的七名高级军官，奉命在作出判决之前不得分散。七人中为首的是于兰将军，这位法国革命早期的英雄之一，在袭击巴士底狱时曾显示了极大的勇敢，却使自己的晚年笼罩在执行午夜谋杀的阴森恐怖之中。

最后，萨瓦里刚从比维尔返回巴黎，由于没有抓住来自海上的登陆者，被通知前往万森去执行判决。

3月20日晚，当甘亲王被带到万森城堡一个军事法庭，半夜对他进行审讯。萨瓦里已经得到波拿巴的直接命令，当时也在场。命令要求：“一切必须在当夜了结，判处死刑，不容任何怀疑，必须立即执行。”

这7名军官到那时为止，对他们的任务一无所知，对军法审讯也全然不

懂。对犯人的审问，异常简短。问了他的姓名，出生地与出生日期，是否曾对法国作战，是否领取英国的金钱。对于最后这两个问题，当甘作了明确的肯定回答，并说他是希望参加新的对法战争的。

他的答复与初审时一样，在初审结束时他曾提出书面的紧急要求，希望拿破仑本人能亲自接见他。

法庭打算同意他的这一请求；但是，站在于兰身后的萨瓦里立即宣布这样做是不合适的，法官们只有一个机会可以解脱自己的困境，即促使公爵撤销他的请求，但公爵坚决拒绝这样做。当于兰警告说他的处境十分危险时，他回答说他知道这一点，因此希望与第一执政会晤。

于是法庭作出判决：“判处该犯死刑。”看来，于兰对这样拙劣的定罪办法感到羞愧，正要给波拿巴写信，要求依已判罪的犯人的请求见他一次。这时，萨瓦里把他手里的笔夺去，说，“你的工作已经完了，现在是我的事了。”

公爵立即被押到城堡的护城壕里，只有几支火把照着这出阴沉悲剧的收场。他要求找一位教士来作祷告，但未获准。于是，他低下头作祷告，接着抬起他那一表堂堂的脸看着兵士们，要求他们不要打偏了，随后心部中枪，倒地死去，城堡司令官已根据前一天收到的命令让人在附近掘好了一座坟坑；尸体被扔入坑内，就这样草草掩埋了以军功出名的孔代家族的最后一棵根苗。

12年后，当甘的亲友们起出了他的骸骨，迁葬于城堡的礼拜堂里。但是即使到那时，一般人对这桩骇人听闻的罪行的内情仍然不完全了解。

那天晚上和夜里，波拿巴已在马尔梅松，行为古怪。约瑟夫，接着是康巴塞雷斯，都请求他赦免当甘亲王。约瑟芬和奥但丝双双扑倒在他的脚下苦苦哀求。卡罗利娜甚至都哭了。但拿破仑无动于衷，一点也不松口。晚饭吃得闷闷不乐，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他试着想使气氛活跃一点，但无济于事。他用完饭来到沙龙，一屁股坐到地上，逗弄小拿破仑玩。他瞅了瞅德·雷米扎夫人，唐突问道：

“为什么您不涂口红？您脸色惨白。”

少妇向他道歉，她忘记化妆了。拿破仑哈哈大笑：

“可你是绝不会忘记涂脂抹粉的，你，约瑟芬！”

他又补充道：

“女人有两样东西最好看：一是口红，二是眼泪。”

过一会儿他还下了一盘棋。他的棋下得一塌糊涂，有时候，都不看棋子走了没有。德·雷米扎夫人是他的对手，对他听之任之，不加干涉。看棋的人一个个缄默无言。他便哼哼唧唧地哼起阿齐尔的小调：

“你刚才有胆量来暗杀我，可我，也有魄力……”

雷米扎夫人惊讶地抬起头来。他微微一笑。她以为他已准备好出人意料的宽宏场面。事实上，波拿巴虽然没有承认，他确有回心转意，但他派了一名特使，火速去见雷阿尔，命令他首先“就某几个主要问题”审问当甘公爵。但亲王劫数已到，未能幸免。无疑是塔列朗和富歇施加了影响，命令未能如实执行。雷阿尔后来说，人们没有及时把他叫醒。然而，平日反应迟钝的宪兵萨瓦里，这次却匆匆忙忙按拿破仑给他的手令行事。不幸的当甘亲王就在波拿巴动了赦罪之心之时，饮弹身亡了。

第二天早上8时，萨瓦里回到马尔梅松。第一执政王正在办公室临窗伏

案。萨瓦尔报告说一切都办妥了。波拿巴听了惊愕不已，锋利的目光狠狠地盯住萨瓦里，咄咄逼人：

“这里头有些事我不明白，”波拿巴说，“军事法庭对当甘公爵的供词提出看法，这点我并不吃惊……但最后对这一供词，只有在经过雷阿尔亲自审讯过他之后，才可以作出判决，才能算作有效啊……”

萨瓦里回答说，雷阿尔当时根本没有在万森露面。第一执政王不由一震，不满之情立刻表现出来。他又说：

“这里面有些已超出了我的要求……这是罪过啊，毫无意义。”

他挥手把萨瓦里打发走了，颓然地呆在那里。梅纳瓦尔看见他回到书房，双手反剪在背后。他该明白了，雷阿尔，已经卖身投靠塔列朗，玩弄了他，他也应当明白，雾月政变那一班人都想通过这次谋杀来损坏他的威信，并永远地把他掌握在手里。

波拿巴下令把雷阿尔召回，雷阿尔来了。波拿巴恢复了平静，隐住了神色。他冷冷地要雷阿尔从头报告事情的经过。他一动不动地听着雷阿尔歪曲辩解，不动声色他说：

“干得不错，”

他说完，拿起自己的帽子，回到自己的房间，几乎一整天闭门谢客。

处决当甘公爵，即使在那样的多事之秋，也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所引起的震惊，其程度之深，可以从雷米扎夫人等人内心的悲痛里看出来，而这些人直到那时是一直把波拿巴看作当代的英雄与国家的救星的。

他的母亲和妻子约瑟芬都强烈地斥责他。他母亲说这是桩永远无法洗刷干净的暴行，是他听从了那些急于盾污他的名声的敌人所出的主意。

拿破仑一言不发，自己关在房里思索这些可怕的话，毫无疑问，正是这些话后来促使拿破仑抓住塔列朗在这出悲剧中所起的作用，把他狠狠地大骂了一顿。

约瑟芬在见到布里埃纳时，也表现出极大的悲愤。

布里埃纳前不久因涉及贪污案而去职，他得知当甘公爵去世的消息后甚为惊愕，决定去马尔梅松找约瑟芬问个究竟。

“布里埃纳，”约瑟芬惊叫道，“多么吓人！多么野蛮！谁也不能责怪我，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他根本不听。我抓住他的衣服，跪倒在他的脚下，他却粗暴地推开我，吼叫道，‘管你屁事！’仁慈的上帝啊！我们会落得个怎样的结果？”

“波拿巴要当皇帝，必然要除掉这个眼中钉。”布里埃纳怒道。

“当皇帝也不能无缘无故杀人！”约瑟芬气愤他说道，“可怜的当甘公爵！您看，这是他临死前托人带给我的他的面像和一绺头发，谁见了不落泪！”

这时，许多已经开始靠拢拿破仑的保王党人，对这件事都表示愤怒。夏托勃里昂出任法国驻伐累共和国的使节，正要动身，听到这件事后，立即提出了辞呈，并暗中采取了反对拿破仑的态度。

这正是这一切不为飞黄腾达的前程所迷惑，也不受拿破仑的恩遇所骗的保王党分子都采取的态度。甚至拿破仑的许多友人也对这种科西嘉式的族间仇杀大胆地表示震惊。有一句据说是富歇说的妙语（这看来很像，实际上很可能是弄错了），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些老辣无情的上流人士的普遍看法：“这件事比犯罪还要糟——这是绝大错误！”

对杀当甘公爵一事，拿破仑在他成为废帝后写的遗嘱中仍有记叙。

在这篇遗嘱中，拿破仑对先前归罪于他的大臣们轻信口供或用心恶毒的种种说法，一概撇开而自己承担了处决当甘公爵的全部责任：

“在阿图瓦伯爵自己承认在巴黎养了 60 名刺客之时，我下令逮捕并判决了当甘公爵，因为这是法国人民的安全、利益与荣誉所必需的。我如果再处于类似的情况下，还会照样行事的。”

对卡达社尔、皮什格鲁和莫罗以及其他被告的审判，一直拖延到拿破仑加冕称帝后才举行。

在此之前，他们都被关在丹普尔监狱，皮什格鲁被捕之后 40 天，即 4 月 6 日的早晨，被发现死在监狱地牢中。

皮什格鲁是被人出卖而被捕获的。警官们找不到他的躲藏地点，就以 10 万克朗诱使给他提供隐蔽场所的一个老朋友交出了他。这个家伙当场描述了皮什格鲁藏身的房间，警察根据他的告发，利用假造的钥匙，在床上抓到了这位攻占荷兰的将军。

皮什格鲁被捕在 2 月 22 日晚间。

他经过十次审讯，可是一点没有供认，也没有牵连任何人，但是他的全部供词使人料想，他一定是在审讯时大胆而公开他讲出来的。他说：“我在各位法官面前的发言是符合真情和我国的利益的。”

人们默默地，然而又是几乎完全一致地，认为这是拿破仑的鹰犬们干下的勾当。尽管在当甘事件之后作出这种判断是很自然的，但是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诚然，尸体上留下了不象是自杀的痕迹，但是囚禁在附近囚室中的卡杜达尔却没有听见格斗的声音。象皮什格鲁这么强壮的人，不大会那么轻地被攻击他的人所制服。因此，更可能是：这位征服过荷兰的将军由于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心灰意冷，又不愿遭受公开审讯的耻辱，便自行结束了已注定要毁灭的生命。

皮什格鲁刚死就告知了其他囚犯；他们既然全都认识他，谁也不信他是自杀——他们当时该是多么恐惧！

对待莫罗不像对其他囚犯那样严厉。确实，即便宽待也不见得太平，因为他甚至在狱中也受到士兵的崇拜和尊敬。连守卫他的也不例外。巴黎普遍相信，只要莫罗胆敢向看守他的士兵发一声号令，那狱警队伍会立刻组成一支荣誉卫队，随时准备执行为保障这位在霍亨林登战胜的将军的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或许正因为他受到尊敬的对待，对于朝夕可见妻儿也尚满意，同时也因为他坚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他才似乎冷漠地顺从地忍受一切。

拿破仑称帝之后约十天，即 5 月 28 日，审讯开始。巴黎的轰动情况是以前任何同类事件中都没有的。

审讯开始之日，司法官各通道人群簇拥得水泄不通的状况简直难以想象。审讯历时 12 天，拥挤状况持续了 12 天，通过判决那天格外拥挤。第一流人士无不亟愿到场。

审讯过程中迫使人们注意的最显眼的事实有二——其一是庭长对待囚犯的粗暴态度；另一是莫罗的无辜。但是莫罗在最狡猾最巧妙的审问中，从未暴露任何破绽。十分明显，他表现出对在伦敦策划的全部阴谋诡计一概不知。事实上，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人们没发现他同其余犯人有何牵连，诉讼中听取证词的 39 名证人中几乎没有一个认识他。他自己供称，被告人中他一个不识，也全没见过。他的外表同他的内心一样平静，他坐在庭上好象一个为好奇而出场的人，不象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

有一次开庭时发生了一件事，几乎产生了闪电的效果。莫罗的挚友勒古布将军带着一个幼童突然闯入法庭，他把孩子举起来感情激动地放声高呼：——“士兵们，看看你们将军的孩子！”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得在场的士兵全体起立，不约而同地伸出双臂，这时，群众中喝彩声连连响起。人们对昔日的将军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

宣判前一天开庭时，整个大庭都看到的波利尼亚克弟兄竟相表现的慷慨友爱之情，更是深深地感动了大家。尤为感动人的是哥哥在供称他是独自外出，又是在白天，不像迫切要躲避的阴谋分子之后，又增加的一段崇高言词——“现在我仅有一个希望，当宝剑高悬在我们头顶，危及被告中数人的生存时，希望你们即使不念我弟弟的无辜，也请姑念他的年幼而赦免他，让你们报复的全部重压都落在我身上吧。”

第二天，死刑判决宣布之前，茹耳·特·波利尼亚克先生向全庭致词说：“昨天我为我哥哥的发言深深感动，以致没能顾到作正式答复。可是现在我既已完全平静下来，我向诸位先生恳求，不要考虑他为我着想的要求。我对这事提出相反的、更加公允的意见，如果我们当中必须有一个成为牺牲者，如果还来得及，救救他吧；——把他还给他眼泪汪汪的妻子吧；我是独身汉。我同他一样能够从容赴死，——我太年轻，还未及尝到生活的乐趣，不会为失去这种乐趣而惋惜。”“不，不”，他哥哥喊道，“你的一生刚刚开始，应该受刑的是我。”

上午8时法庭成员退往会议室。审讯开始以来，听众不仅没有减少，反似日渐增加，这天上午虽然一时还不会宣判，没有一个离开，生怕重新开庭时挤不进来。

通过死刑判决的有乔治·卡杜达尔、布维·特·洛齐厄、鲁西容、罗歇耳、阿尔蒙·特·波力奈、夏耳·道西厄、特·里维埃、路易·杜各、彼各、拉若莱、罗吉、哥斯特-圣-难维多、台维耳、加耶、若约、布班、勒默西厄、让·卡杜达尔、勒朗和默里耳；而茹耳·特·波力奈、勒里当、莫罗将军、罗兰和伊赛仅仅各判处两年监禁。

审判以后，全场骇然，消息迅即传遍巴黎。

最初，拿破仑觉得对莫罗判决过于宽容。他生气了，但很快就平心静气下来，而且显得格外仁慈。他的军事上的对手拍卖完自己的财产后出发去了美洲。皇帝用警察基金把他的财产高价收买下来；他把巴黎大厦赐予贝纳多特，赐给贝尔蒂埃格罗斯布瓦庄园。

特别法庭判决以后，皇帝的妹夫、巴黎总督缪拉马上求见，恳求他赦免全体囚犯，因为他看出，在他登基之初，赦免他们给他增添的荣耀要比处死他们对于帝业增添的安全为多。但是他并未请求个别赦免任何人。

约瑟芬和雷米扎夫人也曾苦苦哀求拿破仑手下留情，求他赦免已经交给行刑队的阿尔蒙·特·波利尼亚克。他开始拒绝接见被判处死刑的罪人的妻子。

“我一点也不想见她……保王党年轻的后代不乏蠢蠢欲动之徒，若不给予沉重的教训，他们还会不断卷土重来。”

由于雷米扎夫人一再恳求，皇帝答道：

“对这些人，您能得到什么好处是吗？要是他们是您的亲戚，您这样要求还有情可原。”

他把她们一个个支走了。但又有一些人出面干预，如德·蒙泰松老太太，

当年波拿巴在布里埃纳军校上学时，她曾给他颁发过奖金，而且对他始终寄予极大的信赖；还有就是塔列朗也出面说情。拿破仑态度软了下来。他在城堡的长廊上见了德·波利尼亚克夫人，她扑倒在他的脚下。她十分漂亮，哭成泪人似的。拿破仑感动了，把她扶了起来：

“夫人”，他说，“您的丈夫是要我的命的。既然如此，我可以宽恕他。”

不过，他又补充一句，语气苦涩：

“他们都是罪大恶极，这些亲王们对忠心耿耿为他们效力的人非但不与他们共患难，却要危害他们的生命。”

尽管他同意赦免一些人，但他不愿大开恩泽，他减轻了六个罪犯的刑罚。获得皇恩特赦的有布维·特·洛齐厄、鲁西容、特·里维埃、罗歇耳、阿·特·波力奈、道西厄、拉若莱和阿芒、加耶。

判决于6月25日执行，即对特赦的人宣布之后两天。

乔治知道谣传他已获赦免，请求先死，以便让同伴知道他并没有脱离他们而苟活。

卡社达尔的遗体被一个医生制成了标本，藏于实验室内。波旁王朝复辟后，他的尸骨重又厚葬。

搞阴谋的人从来没有失败得象这次这么惨，也从来没有像这样完全落入敌人圈套中的。

巴黎的街谈巷议有一句妙语，风趣地概括了这些人所搞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带来的结果：“他们来到法国是想给它一位国王，而结果却给了它一位皇帝。”

第十五章 称帝

一、举国驯服

一起起鲜血淋漓的暗杀阴谋终于将拿破仑送上了皇帝的宝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荣誉，十年前还要靠共和国救济度日的波拿巴家族却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内讧……

拿破仑说：“要使我成为暴君，只需要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家族采取的反对行动。”

当拿破仑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元老院的那份厚礼而成为终身执政起，他就开始思考如何成为皇帝的问题了。他向约瑟夫谈过他的打算。他说：“我一直打算建立世袭制度来结束革命；不过，我曾以为总要过个五六年，才能采取这一步。”

但是，事态的发展使他一帆风顺。对英国的仇恨，对雅各宾派暴行的恐惧，对保王党派人要杀害他的阴谋的愤慨，甚至连处决当甘一事，都对帝国的建立起促进作用。虽然各派的温和人士谴责杀害当甘，雅各宾派的残余分子却为此叫好。

他们原来一直担心第一执政将会扮演蒙克将军的角色。照他们从坏的方面去忖度，杜伊勒里宫的富丽堂皇和惹人厌恶的教务专约，都不过是复辟波旁王朝的序幕，而一旦实现复辟，即将实行僧侣统治、什一税和封建制度。如今，万森城堡的枪杀事件终于可怕地揭示了拿破仑内心深处的野心。于是，他们叫道：“他是咱们自己人。”

对于一个讲求实利的上流社会说来，法国革命这一伟大事件已演变成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土地投资联合企业组织，而波拿巴现在将成为它唯一的和永久的董事长。在那些要求实行世袭统治的请愿书中，之所以这样奇怪地常提到《社会契约论》，其内里原因即在于。雅各宾分子除了少数真正的忠实信徒外，特别善于玩弄揉合两个极端的把戏。

现在又钻营得宠、官运亨通的富歇，在处决当甘才过了7天之后，便吁请元老院建立世袭政权，因为这是结束谋刺拿破仑阴谋的唯一办法；其理由是：按照这位雅各宾派的投机分子的说法，如果建立了世袭制度，暗杀阴谋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即使他们杀害了一个人，他们也必然不能粉碎整个世袭政权。

经过这样巧妙的启发之后，要求建立世袭统治的呼吁书和请愿书，便开始从法国各地纷至沓来。重建法国这一伟业，本身当然就是要求全国人民表示感激的充分理由。最近民法典的颁布和物质繁荣的恢复，更给拿破仑增添了光彩。由于他恢复了许多方面的利益而没有使某一方面不得其所，因此他可以既真实又风趣地要求得到皇冠，作为对他的恰如其分的报答。

元老院在富歇明目张胆的号召及私下里的暗示下，都明白，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于是元老院率先提供了要求拿破仑登基做法国人民的皇帝，并且像模像样他说这是人民的呼声，是为了法国和平安定局面的世代长久。

元老院实在也大过分了；它竟然对拿破仑这样称颂：“您正在创建一个崭新的时代，但您应该使这个时代万世长存；因为，不能持久的光辉，是毫无意义的。”当年制媚波斯总督的希腊人，还不至于像这帮受津贴的拍马屁的人那样丧失人格；这些人虽然经历过1789年的日子，却对其意义一无所

知。

议会各院经过过去 4 年的严格整顿之后，如今几乎全体一致地投票赞成建立拿破仑皇朝了。立法院正值休会期间，没有召开。元老院在听取了富翁的用意明显的暗示以后，指定一些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关于建立世袭统治的问题，并将结果作出报告，然后静候事态的发展。

事情主要是在参政院的几次秘密会议上决定的；在会上，康巴塞雷斯、梅兰和蒂博多发表了一些反对意见。不过，既然在公开的会议上反对者缄口不言，支持者竞相献媚，那么私下的抗议又有什么用呢？

保民院也做出反应。4 月 23 日，一位名叫居雷的默默无闻的议员在保民院提议采纳世袭的原则。

开头他历数了制宪议会以来的历届政府时期泛滥法国的种种弊端，末后说：“因此我提议，把我们的愿望实为全国的愿望转达给参议院，其目标：第一，宣布目前的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为皇帝，在帝号下继续担任法兰西共和国元首；第二，宣布皇帝尊位由他的家族世袭；第三，我国各项制度中至今仅具轮廓的，应予明确规定。”

只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反对这个提议，那就是卡尔诺。居雷与卡尔诺的对抗，也许会使当时那些卑鄙的自命为民众自由的卫士们，一下想起在罗马帝国的文艺垃圾中闪烁发光的名句：

“群神支持胜利者，但伽圆却与失败者在一起。”

保民院当即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准备提出报告：结果当然是有利于波拿巴家族的。元老院投票的情况相同：只有三名议员，其中包括布卢瓦的主教格雷古瓦，投了反对票。西哀耶斯和朗热内未出席。

在平民已是如此奴颜婢膝的时候，那个唯一不可或缺的大人物就可以随意采用任何称号了。拿破仑起初装做拿不定主意：大总督的称号是不是比皇帝的称号更为合适呢？在关于这个话题的多次会议中，有一次，米奥·德·默利托主张保持“执政”这个问题，因为它既有气派，又有纯朴的共和主义色彩。但是人们很快看到，只有皇帝这个称号才能满足拿破仑的野心和法国人对盛大排场的爱好。

拿破仑在约瑟夫的提议下，决定用拿破仑一世为帝号。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帝号离奇古怪，但拿破仑却认为这个帝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喜欢其响亮而别致。

1804 年 5 月 18 日，元老院决定授予波拿巴“法兰西人皇帝”尊称，经公民表决，以 3572329 票对 2569 票通过。康巴塞雷斯率众进宫朝驾，波拿巴身穿戎装，如同大理石般毫无表情。约瑟芬神情激动，热泪盈眶。康巴塞雷斯深鞠一躬，说道：“陛下，为了法兰西的荣誉和幸福，元老院恭请拿破仑即刻登基为法兰西人皇帝。”话音刚落，整个大厅山呼“万岁！”与此同时，巴黎城礼炮齐鸣。共和国从此灭亡，新帝国诞生了！

拿破仑这个从科西嘉出来的年轻人，经过自己的奋斗，终于继法国的 50 位国王之后，被封为了世袭国王。

帝国即已成立，就必须有一套附属物。于是，亲王、帝国大勋爵、元帅、侍从官和扈从等应运而生。

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得到了大选帝侯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从神圣罗马帝国借用来的，如今用于一个皇帝已经指定而皇位规定世袭的帝国，确实有点奇怪。路易被封为大司马。他们是法兰西亲王，皇室殿下。

原先的同僚，第二、三执政。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则分别被封为有职无权的帝国大法官与帝国大司库。

还有两个显要职位，首席国务大臣和海军元帅，则分别留给拿破仑的非亲生子欧仁·博阿尔内和妹夫缪拉。

新帝国的上述六名显赫人物将不对任何人负责，也不得予以撤换；他们和皇帝一起组成帝国的御前会议。

富歇因为在建立帝制中斡旋有功，拿破仑又恢复他在警务部的官职。

对于较为次要的人物，新帝国也封给次要的官职。

拿破仑的舅父费什红衣主教当上了司祭官；贝尔蒂埃为狩猎总管；塔列朗为侍从长；迪罗克为宫廷总管；而科兰古则为御厩总管——在人们看来，他接受这一官衔就说明他完全参与了杀害当甘公爵的阴谋。那些渴望向上爬的贵族、弑君者、将军、股票投机商每升迁一步，巴黎就哄动一次；而那高踞中央、光彩夺目的群星，则是那个科西嘉家族，他们十年前还靠着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周济度日。

然后拿破仑又开始对帝国的基石军队大加赏封，以便能够在未来的统治中，牢牢地掌握与控制军队。

称帝的第二天拿破仑授予了他的麾下 18 员军官为帝国元帅头衔，其中现役 14 名：贝尔蒂埃、缪拉、马塞纳、奥热罗、拉纳、儒尔当、内伊、苏尔特、布律纳、达武、贝西埃尔、蒙塞、莫蒂埃和贝尔纳多特。还有两个元帅军衔留待奖励未来的战功；四位年老的将军，勒费弗尔、塞律里埃、佩里尼翁和克勒曼（后者是丽尔米之战的英雄），得到了名誉元帅的称号。

现设元帅中最老的是贝尔蒂埃，51 岁，而最年轻的是年仅 34 岁的达武元帅。

元帅的头衔使得他们每年多得了 1600 镑的津贴。

晋级仪式在荣军院举行。是日，元帅们一律身穿镶金蓝制服。拿破仑穿一身深绿色制服来到大厅，发表圣训道：“你们要竭尽全力为法兰西效忠，永远不要忘记人权！”“我们保证！”众元帅答道。

贝尔纳多特，虽然总有雅各宾派的嫌疑，并且由于他的加斯孔人和摩尔人的混合血统所产生的野心勃勃而使人不大放心，现在也因为他是约瑟夫·波拿巴的连襟而得到应有的礼遇。拿破仑把原来属于莫罗的巴黎府第赐给了他。莫罗在巴黎附近的格罗斯布瓦庄园则奖给了忠心耿耿的贝尔蒂埃。奥热罗由于不受督政府的重用，早已不那么热衷于雅各宾主义，现在正在布勒斯特训练一支小小的法国部队和爱尔兰志愿兵。然而，由法军的精华所组成的大军却交给拿破仑可以完全信赖的达武、苏尔特和内伊等人去指挥。

第二流的将领们也获得了适当的奖赏。但是，人们立刻注意到：像絮歇、古维翁、圣西尔和麦克唐纳这样坚定而直言不讳的共和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才干与军功都远远超过许多元帅，却被排斥在元帅之外，圣西尔当时在塔兰托，麦克唐纳在被迫出使哥本哈根之后，奉召回国时受到了极为冷淡的接待。

其它得罪过杜伊勒里宫的将军们经过一段“外交放逐”以后都被驯服了。拉纳出使里斯本，布律纳出使君士但丁堡，都学会了一点外交手腕，也学会了对国家元首的顺从，因而重新获得了拿破仑的宠信。

上述种种安排，表现出拿破仑处理问题时惊人的远见与细心。尤其是对军队的笼络与控制，使他在帝国建立之后，便能轻而易举地稳走住局势。

当时，某些地方，如梅斯，曾发生过一些骚乱，一些心怀不满的将领和

军队曾经抗议过帝国的建立和对莫罗的起诉。对帝国浮华的排场也表示过相当的不满。但是指挥官采取了措施之后，秩序很快就恢复了。因此，在建立帝制和以叛国罪对莫罗提出起诉的整个过程中，甚至连仍然热爱共和制的广大士兵们也没有一个人放过一枪。

拿破仑可以松口气了。

这位领取 2500 万法郎皇室费的皇帝，除了获得除他私人庄园之外的皇室领地的全部收益外，还享有在建立宫廷和管理皇族事务方面的自由处理权。

然而，到了这个时间，拿破仑实在差不多可以说，他的主要敌人只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了，帝位继承问题已重新引起并激化了拿破仑皇帝的亲属们的全部激烈情绪。

作为世袭帝王，他必须确定继承人。

“世袭”一直总是“长子继承权”的同义语，然而拿破仑无子，他自己甚至也不是家庭的长子，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外乎留在罗马帝国时代那样，让皇帝保留指定自己的继承人的权利。

事实上，波拿巴保有认领嗣子的权利，但他却拒绝给那些可能继承他皇位的人这一权利。即使如此，他还是极为忠于他的一族的，而不愿意全然摒弃他们。

拿破仑想把继承权授予路易和奥但丝生的小拿破仑，他对小拿破仑百般宠爱。

但拿破仑必须首先征得兄弟们的同意，让他们放弃继承权。约瑟夫一向以老来自居，岂能同意：

“我要么得到全部，要么什么都不要”，约瑟夫对他的亲朋好友说。“一旦需要，我将与西哀那斯，甚至莫罗联合，与法国境内留下的所有爱国者以及爱好自由的朋友们联合起来，我要挣脱如此残暴、欺人太甚的专制。”

波拿巴也遭到路易一家的反对，路易已有些神经失常，同可怜的奥但丝过着郁郁寡欢、疑神疑鬼的日子。约瑟夫提醒路易“外面议论他儿子是拿破仑所生的风言风语。”路易经约瑟夫挑拨唆使，跳出来反对拿破仑。路易咒骂他哥哥野心勃勃，甚至盼他早死为快，拿破仑死了，他家幸甚，法兰西幸甚。

“不行”，路易对拿破仑说，“我决不要即将由我们继承的君主政体，绝不会在我儿子面前俯首听命，我宁愿离开法国，宁可把我儿子带走，我倒要看看你们敢不敢公然从他父亲手里把一个儿子夺走。”

布里埃纳后来回忆说：拿破仑自己也风闻了小拿破仑是他所生的谣传。

莫罗被捕而尚未开审的时候，即 1804 年 3 月 8 日早 8 点，第一执政接见了布里埃纳，这并非出于布里埃纳的请求。他问了几个极关紧要的问题，如布里埃纳的问题，如布里埃纳在做什么，有无需要他帮助之处，并保证说他忘不了布里埃纳，又说了一些关于阴谋案的含糊看法，然后，他突然转换话题说：

“另外，听说有着我同奥但丝有暧昧关系的流言还在继续，关于她头一个孩子的最可恨的谣言也在流传。当时我以为，这些流言蜚语之盛行是因为公众不愿意我断绝子嗣。你离开我以后还继续听到那一类话吗？”

“是的，将军，常常听到。我真没想到这种坏话会流传至今。”布里埃纳回答说。

“想起来真叫人害怕！你知道真相，你什么都见到了，什么都听到了，

再细小的事也瞒不过你；她爱上迪罗克时你正是她的心腹。因此我希望，如果你写到关于我的事时，要洗清这种不名誉的谣言。我不愿这种话随同我的名字传给子孙后代。我拜托你了。你总不会相信这种难听的丑话吧？”

“不相信，将军，从不相信。”布里埃纳非常诚恳。

于是他又对布里埃纳谈到奥但丝的种种生活情况，她平时待人接物以及婚后的变化。“结果并不符合我愿望，他俩的结合并不幸福。我感到难过，不仅因为他俩都是我亲近的人，这也似乎证实了那帮家伙关于我同她的亲密关系的不名誉丑闻。”

布里埃纳还就他对奥但丝的印象，谈了对有关谣言的看法。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博阿尔纳小姐对第一执政感到敬畏，向他说话时就禁不住打颤。她从不请求他帮什么忙，有事相求也总是向我提出。我说话也无效时才说是她请求的。‘小傻瓜，’波拿巴说，‘她怎么不自己来求我？她怕我吗？’拿破仑对她只有父爱，别无其他。他同她母亲结婚后，爱她如同亲生女儿。我目睹他们的私生活至少有三年之久。我断言，我从未见到一点可以引疑心的事，也从未见到不正当的亲密关系的丝毫痕迹。这些谣言只能说是对名人品性的恶意中伤，使人不加思索便会轻易相信的那类中伤。我坦白地宣告，在他告知我之前，我早已知道有这种可恶的指控，我若有丝毫这种怀疑，当然要揭露——但那不是事实。他已去世，对他的回忆只应限于真正发生过的事，无论好事坏事，公正的史家不能把这种责难当作对他的指控！”

看来，对路易和约瑟夫的厉声抗议，皇帝与约瑟芬只好勉强让步。

吕西安从意大利回来，拿破仑与他的谈判十分艰难。倘若他的孩子们被排斥在外，他不会接受进入继承圈：

“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们，我们是一个整体。”

拿破仑同吕西安彻底闹翻了。半夜，他回到约瑟芬身边，一屁股坐在一张扶手椅上，垂头丧气，愁眉不展：

“只得这么干了”，拿破仑叫道，“我刚同吕西安闹破裂了，我把他赶走，不许他再来见我！”

约瑟芬心中暗喜，便却假惺惺地婉言劝慰他一番：

“你苦口婆心为他说话呢……”

波拿巴起身，双手把约瑟芬抱在怀里，头靠在她的肩上。

“碰上这些死顽固”，他喃喃道，“竟然反对这一利害关天的大事，真难办呀。我只得单枪匹马，一意孤行了……那好吧，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而你呢，约瑟芬，我不论遇到什么麻烦，你都可以使我得到安慰。”

两天后，吕西安返回意大利，尽管贝尔纳多特反复劝他留下：

“要反抗，不要走！人一走，全盘棋就输啦。”

约瑟夫、路易都反对把他们的继承权让给小拿破仑。他们是想由自己来充当继承人。

最后，还是拿破仑让步了。他只好暂时放弃让侄子小拿破仑作继承人的选择。最后决定，拿破仑如若没有亲生的或认领的后嗣，那么继承人就是约瑟夫，约瑟夫之后即是路易。约瑟夫将作为大选帝侯，路易作为大司马，两人都是法兰西亲王，皇室殿下。他们从这一特权中可得一百万收入，再加上薪金和赠礼，收入不下200万。拿破仑向来大手大脚，慷慨大方，他为路易在塞吕蒂街买了一座宫殿，在圣勒买了一座大庄园。约瑟夫则住在圣奥诺雷镇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里。

由于吕西安和热罗姆的婚姻问题和反叛行动，两个人被排斥在帝侯体系之外。至于拿破仑的妹妹们开始只得空头衔。虽然，皇位继承人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拿破仑看来接受了与约瑟夫和路易的和解，并按照元老院的建议把他们列入了继承人名单。然而，他仍然保留把路易之子收为养子，从而使其有可能优先继承的权利。这让卡罗利娜姐妹们非常怨恨。朱丽和奥但丝由于丈夫都封了亲王，她们倒变成了殿下。卡罗利娜愤愤不平地对奥坦丝说：

“怎么，你的孩子反倒可以当王子，可以作为法兰西王国的继承者，而我的孩子，他们的表兄弟姐妹却什么也不是，我无论如何咽不下这不公平！……”

她尤其怨恨拿破仑处处表现出对奥但丝的儿子偏爱。有一天，第一执政王抱着小拿破仑，当着全家的面说：

“小子，你知道吗，你有朝一日可能当上国王？”

缪拉猛然抬起长着卷边的头。他的大儿子阿希勒就在他的身边。

“那么阿希勒呢？”缪拉单刀直入地问执政王。

“阿希勒？”波拿巴答道：“嘿！阿希勒肯定可以当个好兵波拿巴俯身亲着他的小宠儿，故意煽动起身边的炉火，自得其乐，他补充道：

“我无论如何得劝告你，我可怜的孩子，要是你想活下去的话，千万不要接受你的表兄妹给你送来的饭菜。”

这句俏皮话，缪拉和卡罗利娜说怎么也难以忘掉。

事情似没有完全了结。在权力与地位的问题上，拿破仑与约瑟夫之间还是经常发生争执。

他们两个都有科西嘉人尊重长子的天性；拿破仑一直在许多方面迁就他哥哥。但是现在他明显地表现出：在国家大事上他决不容许别人的丝毫干涉。

约瑟夫除了在外交方面的贡献，也确实没有表现出什么突出才能，足以使他超群出众，随着拿破仑趁着扑朔迷离的风云际遇而扶摇直上。拿破仑是个压抑不住的天才；而约瑟夫则是个有教养、有才能的人物，他的主要喜好是文学、谈情说爱和贪图安逸，只有触犯到他的自尊心时才是例外，这时，他会大动肝火，甚至连他那刚愎自用的二弟似乎也得让他三分。吕西安、路易以至年轻的热罗姆全有这种倔强的自尊心，即使对拿破仑也敢于顶撞。

拿破仑决心使他的兄弟们退居次要地位，但他们却认为皇朝的建立，主要应归功于他们在雾月政变中或政变后所作的种种努力，因此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

可是拿破仑看到，像这样是不可能创建一个皇朝的。正如他坦率地对罗德雷说的，一个皇朝，只有当有了在宫廷中培养出来的继承人时，才能在法国扎下深根：“我从来不认为我的兄弟们是权力的天然继承人；我只认为他们适宜于防止少数人的作恶为患而已。”

约瑟夫对这种态度深为不满。他是帝国的一位亲王，又是大选帝侯；但他很快发现，这仅仅意味着有时主持一个元老院的会议罢了，因此他就故意搞点使这位专制君主火冒三丈的、唱反调的小动作。因为想使他的哥哥离开巴黎，皇帝早已建议他投身军界，因为他如果对军队一无所知，皇帝是不能把他包括在继承人之列，并使著名的元帅受他指挥的。约瑟夫迫于无奈，只好接受一个团的团长职务，并以36岁的年纪，到布伦附近去受军事训练。

这出滑稽剧的后果，将来有一天证明是十分不幸的。在维多科亚之战惨败后，拿破仑肯定后悔不迭，宁愿约瑟夫一直在元老院的讲坛上自由活动而

不该让他去插手军事。

在这场争夺继承人的吵闹声中，约瑟芬的处境非常尴尬难堪。也使他焦虑不安。

当拿破仑身穿军装走过街头，人们不断向他欢呼，雀跃着把鲜花缀在他的脚下。约瑟芬尽管在元老院接受了封给她的皇后的桂冠，但这与拿破仑的日渐冷漠相比，又有什么用呢。她并不希罕，她甚至把它看作不祥之兆。这位轻浮浅薄的女人一下子被捧上了天，顿觉头晕目眩，气都喘不过来了。她感到害怕。

从元老院回来后，她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只见自己的孩子。

约瑟芬已经感到，她的新生活的四下光芒瞬将晦暗，因为离婚是不可避免的，据悉拿破仑已经三度几乎决定下来了。约瑟芬已经没有希望再生孩子。

据富歇《回忆录》的编纂者谈到，她竟然想用找一个孩子暗中顶替的荒唐做法，富歇早已准备对她这一手进行嘲笑了。不管这种传说是真是假，她肯定会对拿破仑和她自己的女儿奥但丝（路易·波拿巴之妻）全力施加影响，想把奥但丝的儿子定为直系第一继承人。并且得到了拿破仑的赞同。

约瑟芬知道，拿破仑的兄弟们还在酝酿帝制时起，便劝说他离婚另娶。

吕西安在那个时期虽然一贯装作对于权力不屑一顾，却不断地为把权力集中到他哥哥之手而大卖手力，他认为要使他的意图成功，三件事是必不可少的，即世袭大位，离婚和帝国政府。

他的建议，不仅得到了约瑟夫等人的赞同，就连拿破仑本人为了即将建立的帝国的长远考虑，也不是不为之心动。

一次，约瑟芬眼泪汪汪，充满忧伤地对布里埃纳说：“吕西安怎么是这么个人！我的朋友，你不知道他竟对我说了些什么无耻的话！‘你要去温泉’，他说，‘你得同别人生个孩子，因为你同他生不了孩子。’你想想我听到这样的主意有多么气愤。——他又说，‘要是你不想要，或者不可能的话，波拿巴势必同别的女人生个孩子，而你必须收养他，因为总得有个继位的嗣子。你要知道，这是为你好。’‘什么，先生！’我答道，‘你以为国家能听任一个私生子来统治吗？吕西安！吕西安！你要毁掉你哥哥！多么可怕哪！要是有人以为我听了你这丑恶建议而不感到惊骇，那我就是个贱人！你的想法是恶毒的，你的话是吓人的！’那么，夫人，”他答道，‘对此我只能说：我实在为你惋惜！’”

约瑟芬向布里埃纳叙述这事时，止不住地一直在抽泣。

后来，虽然拿破仑在这样困难的处境里表现了他对妻子的关怀和恩爱，不顾他的兄弟们的劝说而坚决把离婚一事撇在一边，命运似乎却注定他非离婚不可，因为皇后曾寄予无穷希望的那个小男孩，后来在 1807 年不幸夭折了。

可怜的约瑟芬只得听天由命了。

拿破仑刚从争夺继承人的争吵中喘了口气，他的家族成员又给他制造了麻烦。他们妒忌约瑟芬，在拿破仑面前挖苦贬损她，甚至建议不应给约瑟芬加冕，这样拿破仑非常生气。

约瑟芬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她知道整个波拿巴家族没有一个人对她友善。这除了她的一双儿女颇在拿破仑面前得宠外，主要是由于自己放浪形骸、肆意挥霍的结果。虽然目前她收敛了，但拿破仑对她已是日渐情薄，而且随着他权力的不断膨胀，其武断专横也与日俱增。

拿破仑被元老院授予“法兰西人皇帝”的当天，波拿巴家族成员便热闹得像开了锅。

从元老院回来后，约瑟芬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

晚宴前，人们在沙龙里等待皇帝的到来，迪罗克现在是宫廷总管，他一个个唱名，通告出席晚宴人的头衔，其中有约瑟夫大皇帝侯、路易大司马、以及他们的妻子。

快到6点钟，拿破仑露面了，他按照每个人不同的身分——致意。他容光焕发。约瑟芬仪态自如。皇帝的兄弟们似乎心满意足；欧仁无拘无束，同往常一样开玩笑。缪拉，早上同其他17位将军一起被提升为元帅，但他嫌官职卑微，缄口不言，神色焦虑不安。

卡罗利娜在吃饭期间，多次听到拿破仑称奥但丝为“路易亲王夫人”，禁不住伤心落泪，她大杯大杯地喝水来强制自己的感情，但她怎么也止不住哭泣。

她那么漂亮，那么年轻，穿着玫瑰绸缎，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埃利莎，比卡罗利娜能自我控制，她板着面孔，眼神强硬，故意对宫廷贵夫人们装出高傲的气派和神态。拿破仑不时看她们几眼，微微一笑，狡黠的神情带有几分恶意。

这一天，他什么话也没说。但第二天，只剩下一家自己人吃饭时，预料到的场面终于爆炸开了。

卡罗利娜殷勤地递给拿破仑一块餐巾，然后怯怯地问：

“拿破仑，约瑟芬是皇后了么？奥但丝是亲王夫人了么？”

拿破仑擦擦嘴，自然而又轻松地道：

“当然，这还用问么？而且到加冕的那一天，你，埃利莎，还有奥但丝，朱丽，都在约瑟芬后边提裙边好不好？”

“不好！”卡罗利娜一听她要为那位荡妇提裙子，不由涨红了脸，气恼地道：

“你的确有非凡的本领。可以把一位旧王族的荡妇勾引到床上，而且还要给她加冕成皇后，但为什么却对姓波拿巴的人如此刻薄，不仅把波拿巴们冷落到帝系之外，而且还要羞辱波拿巴们为一个风骚的女人提臭裙子，你不觉得太过分了么？”

拿破仑听到如此刻薄的话，显然被激怒了，他站起身，把餐巾往桌上一摔，冷冷地道：“你们听着，你们以为我是从夏尔·波拿巴手中接过的皇位吗？以为我窃取了你们的继承权吗？”

卡罗利娜听到这话，半天咽不下一口气，一瞪眼，昏倒了在餐桌旁。

埃利莎见卡罗利娜昏倒了，也不由提高声音道：

“你是皇帝了，你有权力把我们打入冷宫，你可以像赶吕西安那样，把我赶出法国，我也拒绝给一位不知羞耻的伯爵遗孀提什么裙子！”

约瑟夫站起身来，调和地道：“不要这样，朱丽和奥坦丝不是也没有拒绝么？她们可是一个王妃，一个公主。”

埃利莎气愤地道：“什么王妃，什么公主！一个是商人的女儿，一个不过是……”

埃利莎还没说完，一眼瞅见了约瑟芬换好夜礼服走了进来，便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

约瑟芬仪态万千地款款走到拿破仑面前，轻轻地问：“亲爱的，这是怎

么了？”

拿破仑头一扭，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约瑟夫在一旁有些幸灾乐祸。他有些恨拿破仑的家长作风，而且支使他如同奴仆，并不尊重他在波拿巴家族的长子地位。恰恰他又不肯违抗拿破仑半点，怕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他自己认为很苛薄的恩惠。现在他看到约瑟芬出来了，他马上感到要有好戏看了。

今天，两个妹妹做急先锋，打头阵了，他可以吹起进攻号角了。于是，他微笑对着约瑟芬道：“是这么回事，刚才——”。

约瑟夫的话没说下去，约瑟芬便马上打断了，她亲热地坐到已经清醒过来的卡罗利娜面前，把手挽住卡罗利娜的肩头。卡罗利娜嫌恶地抖抖肩，摆脱了约瑟芬。约瑟芬怔了一下，马上又把手搭了上去，柔柔地道：

“波拿巴一直有个打算，想分封你们为御妹公主呢，是不是这样的，亲爱的？”说着她又把头转向了拿破仑。

拿破仑刚才已看见了约瑟芬的举止，他这时真有些敬佩约瑟芬优雅宽厚的心肠了。尽管他没有立刻考虑清楚约瑟芬此时宽容的语言有多少伪装的水分，但他已经明白了约瑟芬显然是想息事宁人，和缓波拿巴家族内部的矛盾。他不由地用爱怜的目光看了看约瑟芬，当即点头道：

“是的，只是我还没有告诉她们。明天我就准备在通告中写上授予皇帝的妹妹享用殿下这个尊称。”

埃利莎和卡罗利娜惊喜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走到拿破仑面前，一边亲吻着拿破仑，一边喃喃地道：“谢谢皇帝陛下！”同时用眼睛把谢意也洒向了在一旁微笑的约瑟芬。

约瑟芬刚才在外边已经听到了餐桌旁的谈话。但她明白她是孤立的，她现在不能得罪拿破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她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拉拢拿破仑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所以，她掩住心底的凄切之感，演了一出慈祥贤美的精采戏。

拿破仑一边拍拍妹妹们的脸蛋儿，一边笑着道：“好了，好了。我们还是骨肉，怎能相互伤害。约瑟夫、路易同样如此嘛。”

为调和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拿破仑尽量让他们都得到利益，获得最大的满足。当然，他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爱他们。

莱蒂齐亚夫人后来也同样尊称“殿下”。她名列前排，但居约瑟芬之后。人们称她为太后。她们都得到优厚的待遇。只有波利娜例外，她嫁给卡米尔·博尔盖泽亲王，已经成了富豪。埃利莎仅她一个人1804年就领取了70万法郎。蠢夫巴乔基也被封为元老。欧仁为了继续当兵，拒绝当侍从长，开始好像被遗忘掉。但不久，他的继父就任命他为轻骑兵上将，即帝国大军官，薪俸极为可观。

拿破仑对他自己家人的恩惠与教训并没有缓和他与自家兄弟姐妹的积恨。

在1804年的春、夏二季，约瑟夫居然提议说在即将举行的加冕典礼上不应给约瑟芬加冕，这样有损约瑟夫自己的利益，拿破仑勃然大怒。约瑟夫怎么居然议论他的权利和他的利益来了？是谁赢得权力的？谁应该享受权力？权力是他拿破仑的禁脔，看他约瑟夫胆敢动动它！元老院或参议院可以反对他十年，他也不会因此而成为暴君的。“要使我成为暴君，只需要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家族采取反对行动。”

一个星期天早上，皇帝在同约瑟夫的亲朋好友罗德雷谈话中，对约瑟夫
的无稽之谈吹了一阵冷风。他对罗德雷讲话，像连珠炮火一样猛烈：

“约瑟夫是我童年的朋友。任何时候我都不愿意他有埋怨我的地方……
但是，必须面对现实。约瑟夫并不是注定要他来统治的……我步步高升是打
出来的，干出来的；他只能靠出身给他安排什么地位就安居那个地位……约
瑟夫自以为能够指挥军队；如果他果真有军事天才，他就应干我于过的事情。
繆拉的孩子阿希勒争先恐后上前线已初露锋芒，打开了视野……”

他轻轻地打了罗德雷一个耳光，他激动地大声嚷起来：

“我以为您是我的朋友，没料到您满脑子坏水，哼？”

接着，他又激动起来：

“约瑟夫想要什么呢？他期待什么呢？……他不想当亲王。他是不是希
望，国家给他两百万法郎，是为了让他穿上燕尾服，戴上圆礼帽，在巴黎的
大街小巷游来逛去？我牺牲了个人的一切玩乐才成为我今天的样子……他难
道企图同我争夺权力？我可是风雨不动安如山……”

罗德雷尽量想让他消消气。他肯定约瑟夫是有病的。

“权力可不会使我生病，我，相反，它却让我心宽体胖。我比任何时候
都壮实……约瑟夫胆敢同我谈他的权力和利益，这等于在伤害我的最敏感
的地方……这就好比是对一位情夫说他夺了他的情妇……我的情妇，就是政
权。我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为的就是夺取政权；我费尽心机，绞尽脑汁，
就是为了不让人从我手中夺走政权，有人觊觎我的政权我就感到痛苦……我
对约瑟夫报以一丝冷笑，但他竟想掠夺我的情妇！……”

他的全家都妒忌约瑟芬，妒忌欧仁，妒忌奥但丝，他都听烦了：

“我的妻子有宝石，有借债，不就是这些嘛。欧仁还不到两万镑的收入。
我喜欢这些孩子，因为他们总是争着让我高兴……约瑟夫大的女儿们还不知道
大家已经叫我皇帝，她们仍然叫我执政王。她们以为我打了她们的娘，而小
拿破仑呢，他从精兵良将面前走过，还会喊：‘拿破仑万岁！’（儿语）我
喜欢奥但丝，是的，我爱她：她和她兄弟总是站在我这边，甚至当他们的妈
妈为某个姑娘或几个可怜的同类女人而生气的時候，他们都说母亲不应该。
他们对她说：‘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一个年轻人，你错了；他已经够痛苦的
了；他对我们够好的了！’……”

有人来通知拿破仑，大家等着他做弥撒。罗德雷同拿破仑关起门来，听
他谈话，已有将近两个小时。皇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大步地走来走去，双手
插在礼服燕尾下，他跟他认为是可靠的人才这么滔滔不绝地谈话，才这样开
诚布公、和盘托出，既有英明的远见卓识，也有错党的痴心妄想；既有不可
动摇的意志，也有令人难忘的回顺；既表现了他百折不挠的毅力，也暴露了
他的狭窄心胸。他是在谈心，这是一颗领袖的心，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
是一颗人心。

“我的妻子只希望当几天皇后，……我从来没有盲目地爱过她。我让她
当皇后，这是出于公正。我尤其是一个公正的人……她一直是他们虐待的对
象。最近她甚至卑躬屈节向约瑟夫赔礼道歉。是的，她将受到加冕！她将受
到加冕，为此我付出了 20 万人的代价。

他让罗德雷负责将此谈话转告约瑟夫。他概括地指出：

“只有预见到不幸沦为少数派的情况下，他才会应召作我的继承人。倘
若他的妻子给他生上男孩，我可能更喜欢他的孩子而放弃路易的小子，可惜

他的妻子没有比我的妻子多生一个男孩，但我要选择表现出最有才能的人……不管我有没有孩子，事业总要进行下去。凯撒、排特烈大帝都没有孩子……”

但是他的家族并没有采取行动。同其余的兄弟们（除了吕西安）一样，约瑟夫在关键时刻让了步。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威胁说，如果他的妻子被迫在加冕典礼上为约瑟芬提裙裾，他就辞去大选帝侯之职，并注到德意志去。皇帝随即通知他：他要么作为帝国的第一名臣属，循规蹈矩，要么退隐为民，如若进行反抗，那就会被粉碎。对这一番话约瑟夫无可辩驳，于是让步了。为了顾全他和他妻子的面子，典礼程序单的措辞作了修改：他的妻子将要为约瑟芬扶披风，而不是为她提裙裾。

家族的事务与矛盾虽然让拿破仑感到头疼疲倦，但事无巨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得到了解决。因为他是法兰西的皇帝。

二、拿破仑得到了那一小瓶圣油

加冕典礼上，拿破仑恭迎圣彼德的后继人庇护地的圣驾光临……拉法叶特笑着对拿破仑说：“将军，老实说，你主要是想得到那小瓶圣油！”

教皇正要给皇帝加冕，拿破仑轻轻作了个手势，要他走开……他凭赤手空拳赢来的皇冠完完全全是属于他拿破仑一个人的。

尽管元老院已将皇帝的头衔戴在了他头上，但拿破仑并不满足，他要承继查理大帝的伟业，成为雄霸整个欧洲的皇帝。为此，他要举行一个令整个欧洲瞩目的完美无缺的盛大加冕典礼。

皇帝的加冕典礼定于12月2日举行。

之前，关于加冕的法律手续和加冕仪式的准备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酝酿筹划着。

7月拿破仑视察集结在布伦的军队。

拿破仑经过短暂的逗留而离开布伦以后，便去了埃克斯-拉-夏佩勒；在这个城市里埋葬着查理大帝的遗骸，而据维克多·雨果的某些诗句所描写，查理五世还曾在这里跪下祈祷以求获得这位中世纪英雄的英灵启示。

拿破仑也来到了这里，不过并没有带着祈求的心情罢了。因为当人们把伟大的死者的臂骨赠给约瑟芬的时候，连她也骄傲地回答道，她不愿使这座城市失去这一珍贵的遗物，特别是因为她所倚靠的臂膀是和查理大帝的臂膀同样伟大的。

但这位中世纪君主的徽章和佩剑如今却运到了巴黎，给加冕典礼增添了思古的幽情，只有这样才使这一典礼格外增色，不落俗套。这也暗示了拿破仑效仿查理大帝的野心。

已经约定约瑟芬和皇帝在比利时相会。他从布伦军营地前去比利时，在拉肯城堡同皇后会合。城堡事先已经皇帝下令修葺，新近是更装饰得富丽堂皇。

皇帝沿莱茵河畔的城镇继续他的旅程。他首先停留的是亚琛城，穿城三个主教区，沿途视察了科隆和因逃亡分子而闻名于世的科布伦茨，抵达麦茨，他在这里留驻的特殊意义是首次试探同教廷谈判，以便劝诱教皇前来法国为新皇帝加冕，以教会的批准和支持来巩固他的权力。拿破仑这次旅程历时3

个月，10月间才回到圣克卢。

他回来后，派了戈发雷利出使罗马，使命是试探教廷，劝说教皇圣上驾临巴黎在拿破仑加冕时封以帝号。

自麦茨留驻后，杜伊勒里皇宫与梵蒂冈之间的谈判就一直在进行。拿破仑请求，实际上是要求教皇亲自参加加冕典礼。

庇护七世想到要给谋害当甘公爵的人加冕，心里便满不舒服；不过他却是身不由己了。拿破仑巧妙地暗示，如果教皇亲临巴黎圣母院的话，教会将会得到好处的。看来，这使他丢掉了原来的顾虑，还引起了他希望收回他的属地的北部。然而，他后来却在许多方面大失所望。教会获得的好处只不过是在即将举行的加冕仪式中，宗教仪式的作用得到显示一番的机会，而不是教皇所希望得到的实际利益。

但是，对拿破仑说来，得到了圣油和教皇的祝福，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做，他才有希望使保王党人不再怀念他们从未加冕的流亡国王。

尽管宗教在他似乎仅仅是一种虚伪的感觉，而非基于深思熟虑的信仰。虽然如此，他对教会的威力还是相信的——不是说他的政府有危险，而是对大多数人民有影响，他认为，教会和他的权力相结合是影响人民舆论的恰当手段，是使人民束缚于一个因教皇政权的庄严标准而合法化的政府的附加纽带。

当时，拉法叶特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点。他笑着对拿破仑说：“将军，老实说吧，你主要是想得到那小瓶圣油！”对这番俏皮话，拿破仑矢口否认。

这小瓶圣油现在已快到手了。

戈发雷利出使成功，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决定赴巴黎，为拿破仑皇帝涂油加冕。

拿破仑十分高兴，下令教皇在其途径法国领土的旅程中，各地都须以最隆重的礼仪接驾。他则前往枫丹白露宫迎候圣文。

各地为恭侯大驾，兴师动众。教皇赴巴黎，成为当时轰动整个法国的新闻；

教皇一片声势浩大。同来的有七名红衣主教，四名教区主教，两名一级教士，四名高级神职人员，三名秘密布道牧师，两名典礼官，两名指挥卫队的罗马王子以及。总监、秘书、医生、信使、卫官和跟班等总共60余人。

他们抵达枫丹白露的最后一站是奈姆斯城。

基罗尔特市长为恭大驾，忙得不可开交。11月23日又逢星期五小斋日，事情就更复杂了，因为那天只能向如此众多的高级教会人员准备素菜，而且还要象个样子。要调动68匹驿站的马，以替换拉轿车的马。要管理好前来围观尊贵客人的群众，使之保持肃静，秩序井然，不发生任何骚乱和动荡。还要做好一系列准备工作，如维修路面，装备国民卫队，筹备家俱，装饰教堂，背熟讲话稿，安装照明设备，清除旧时城防大炮上的铁锈，搭架凯旋门，加快工程进度以使桥梁在教皇的快车抵达之前竣工，并为教皇首次通过举行壮丽的庆典。要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奈姆斯市长仅有6天工夫。

然而，他干得十分出色。素菜菜单是由市政府顾问戈达夫纳先生制定，然后在巴黎订做的，破费浩大。

基罗尔待后来获悉，教皇车队因在兰斯·功·布尔和里昂各耽搁一天，到达奈姆斯的日期推迟到24日晚上，只有晚餐，并且过夜。

人们以德报怨，在狂热和兴奋中度过了 23、24 日两天。好奇的人群像无数条小溪，从四面八方奔向小城，汇集成人的海洋，把小城灌得满满登登，因为人们唯恐一过限定的时间就不能进城了。

星期六，24 日凌晨三点钟，副市长，治安法官和神甫在当地全体公职人员和神甫人员的陪同下，列队奔赴市镇边界蒙塔吉公路等候圣父的到来。国民卫队组成一道人墙，把浩浩荡荡的人流阻挡在后面。

夜幕降临了，油灯和蜡烛都点燃了，丰盛的饭菜也摆在餐桌上了。这时，一名信使出现在大路上……霎时人声鼎沸，紧接着则是一片失望的感叹声。信使告诉人们，教皇四点钟到达蒙塔吉，想在那里休息和过夜。第二天，即 25 日星期天，教皇只是穿过奈姆斯城……于是，人们踏上返回城里的路，是那么的驯服，毫无怨言。人们熄灭灯火，第三次把晚餐收藏在储藏室里。

翌日拂晓以前，人们重新行动起来。7 点钟，全市居民在市长的率领下又聚集在大路上，周围地区的老百姓也赶来了，人群扩大了上百倍。

9 点整，教皇的马拉轿车出现了。这是一辆漂亮而结实的轿车，由 6 匹马拉着，只有一个“垫料舒适的座椅，扶手上放着一个大盒子，内有圣父用的鼻烟盒、念珠、带耶稣像的十字架及日课经”。

礼炮响了，钟声响了，锣鼓响了，人群跪了下来。

马车在桥头停下，市长迎上前去，讲了几句话，教皇以善良动人的样子回答了几句。随后，车队继续前进，到了教堂，庇护七世走下车，站在四名教士支撑的华盖下。

因在蒙塔吉已经做过弥撒，圣父在这里稍事停留，仅祈祷了几分钟就走出了教堂。十字架作前导，公职人员、高级教士、神职人员以及公务人员殿后，教后居中，徒步穿过圣·让广场，最后来到几乎位于教堂对面的下榻处。这里三天前就已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时，人群高呼：“庇护七世万岁！”“拿破仑一世万岁！”所有人都跪在这个矮个子、黑头发、态度谦和，笑容可掬的老头儿面前。

尽管时钟刚刚响过 9 点半，大家就入席开晚餐了。为好好品尝一下戈达纳顾问构思出来的著名素食，人们已经等了将近一周了，何况星期天又增加了火腿和馅饼。菜单是根据欧仁·杜丽松的一篇详细说明而如法炮制的：“大菱蛋、馅饼、尾食、面包”。

教皇单独在一张桌子上用餐，这是例行教规，绝不可破例。上了 12 瓶普通甜酒、12 瓶勃昆第葡萄酒、6 瓶沃尔乃酒、5 瓶勃良第名贵红葡萄酒、6 瓶女依酒、两瓶马拉加麝香葡萄酒、4 瓶希腊马尔鸟西葡萄酒、两瓶巴卡雷酒、4 瓶苦艾酒。

庇护七世嘴唇在一杯水中湿润了一下，坐了两分钟，便离席返回房间，宣称午餐味道香美，十分可口。

随从主教们却不知羞怯地豪饮起法兰西名酒。毫无疑问，他们是赞同教皇对这顿美餐的评价的。早有人听见他们频频称道：“越来越好……”

10 点半举行招待会，所有人都可出席，只要大厅容纳得下。招待会后，礼炮轰鸣、锣鼓咚咚，圣父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轿车，向枫丹白露方向驶去。半小时过后，四下雾气朦胧，夹杂着阴冷的雨水。车子奔进一片树林，经过布龙村时，农民们跪在门槛上迎候。不久，车子又驶进一片光秃秃的树林，欢迎的人群列队站在大道两旁，形成壮观、隆重而华丽的场面。

在圣·埃莱姆交叉路口——林中宽阔的圆形广场，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会

晤。一群猎人带着 50 条猎犬等在路口，见车队过来，其中一位离开人群。他身着猎装，足蹬靴子，还上着马刺，他就是皇帝拿破仑。

拿破仑为了使教皇与自己的会见不致于有任何使人尴尬的仪式，便将会面地点安排在枫丹白露与奈姆斯之间的路上，作为在一天的狩猎中途偶然发生的事情。

教皇的车停了下来，马弁把车的左边门帘掀开。拿破仑坐在猎马上，纹丝不动，离教皇的只有数步来远。

慈祥的老教皇在寒冷的初冬长途跋涉，感到十分疲倦，正斜躺在马车里，突然惊愣地看到了他的东道主的一行随从人员。这个对照无论在哪方面都非常突出。

皇帝的身体现已十分壮实，说明他异常健康，精力充沛：他的脸颊有点泛红，这是由于他刚刚打过猎，也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当时局面的主宰；他骑在马上姿态比站立时分外威风，因为他的腿短。他全副狩猎服装，策马前来，简直就是胜利力量的化身。

教后身穿白长袍，足登白色丝履，给人以和平慈祥的印象；只不过在他那清癯的脸上宛然可见长期操劳圣职的痕迹。

圣父见此情景，意识到自己必须下车了。但看到路面泥泞，穿着雪白丝鞋的脚怎好着地呢，不免又犹豫了片刻。

为了表明新凯撒至高无上，当教皇在适当的距离站好后，拿破仑才起身下马，向年迈的教皇走去，站在泥泞中，同他拥抱。

这时，停在旁边的御辇前进了几步，“好像是出于赶车人的疏忽”。为了躲避车马，圣父和皇帝下意识地分开，各自向后退了几步，车子正好在两人中间通过，嘎然而停了下来。瞬息间两扇车门敞开，皇帝从右门上了车，坐上右而座位。一名军官彬彬有礼地将庇护七世引向右边门上车。教皇未察觉有什么恶作剧，于是上车坐在第二个位子上，直到枫丹白露。这种天真的做法，看来像是孩子们在做游戏，其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甚至需要走多少步都是预先计算好的”。这样就一下子解决了礼仪上谁先谁后的麻烦问题。

有人说，导演这一趣味喜剧的人，是不久前成为罗维果地区公爵的萨瓦里。

后来，随从拿破仑迎接教皇的拉普对布里埃纳说：

“你想想那出有趣的喜剧是怎样演出的吧。皇帝和教皇拥抱够了之后，跨上同一辆马车，为使他俩处于平等地位，他们要同时各从一门进入。那全是事先决定了的；但进早餐时皇帝却在算计如何设法表面上不露痕迹地赶到教皇右侧，结果一切如愿。至于教皇”，拉普说，“我得承认我从未见过比庇护七世面貌更加和善。风度更加可敬的人。”

教皇和皇帝在枫丹白露宫晤谈后，28 日凌晨两点，车队从枫丹白露出发，晚 6 点抵达巴黎。

在清冷的秋夜里，教皇和皇帝乘坐的驿站马车飞快奔驰，抵达跑马场的时间是晚 7 点差 10 分，车子停在花神楼廊柱下。关于圣父到达的消息，官方报界未做任何透露。唯一采取的措施是命令全体卫队在兵营持枪等命，不得擅自离开。

教皇下榻杜伊勒里宫的花神殿。由于悉心照料，使教皇寝殿的布置和陈设同他在罗马的常驻地蒙特卡罗宫一模一样，就连家具都一样。

为教皇准备的住处位于杜伊勒里宫中花神楼二层，面对花园与河流。路

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夫人曾在那里一直住到 1792 年 8 月 10 日。兰巴尔夫人曾经住在花神楼的一层，现在由教皇安排他的随行人员居住。二层很大，一间候见厅，一间餐厅，一个小教堂，一间小客厅，御厅，卧室，办公室，浴室，更衣室，在底层与二楼之间还有 56 个房间备用。

大主教，忏悔神父、教廷总管、侍卫长、侍从兼司酒官、秘书、医生、厨师等人亦在宫中居住。其他红衣主教和高级神职人员，都安排住在旅馆。

教皇驾临巴黎引起了异乎寻常的轰动。

因为在这个首都，仅仅四年之前，所有圣坛都被推翻，少数虔信者不得不秘密祈祷，的确，哪有比在这里看到教会的首脑更令人感到出奇的事呢。教皇成了公众致敬和普遍好奇的对象。

29 日，早 7 点整，巴黎所有的钟与巴黎圣母院的巨钟一道响了起来，阵阵钟声宣告了圣父的到来。居民们闻声而动，立即跑出屋子，从远近市郊的大街小巷向杜伊勒里宫汇集，各个路口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

天亮了，宽阔的花园、平屋顶上，码头和桥上，到处都是密集的人群。尽管拥挤不堪，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人们还是向圣父大声欢呼着。

这时，从杜伊勒里宫花园到花神楼，响起一片叫喊声：“圣父！圣父！”窗子开了，年迈的圣人出现在阳台上。他全身雪白，白色毛呢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平纹细白布紧身上衣，镶着白色花边，效果奇特”。长裤也是白色花呢的。一见到他那令人敬畏的神态，人群立即静了下来，数以万计的人跪在地上。……天大的好奇心顷刻化为无限的崇拜，有些人哭起来，有些人捶打胸脯。庇护七世抬起手，慢慢地划着十字。

朝拜的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白天教皇不得不在窗口出现 20 次之多。皇帝周围的人赞叹他说：“基督教国家的领袖竟如此泰然自若地支持眼前这种古怪的情景。”人流不断涌到平屋顶上，花坛上，以及皇家桥上。人们还挤在贩卖念珠和圣牌的商人周围，吵吵嚷嚷。

弥漫在整个巴黎上空的虔诚、热忱与无可言说的激动，让拿破仑感到惊讶与不安。是像人们说的嫉妒吗？巴黎人民在欢迎圣父本人的时候，无意识地显现出对一个坚不可摧、永恒不变的政权的欢迎，这使从旧政权脱颖而出的拿破仑政权显得是那么脆弱和不稳。难道拿破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吗？是的，拿破仑确实作了某些安排，使教皇陛下不得不拒绝信徒们的过分狂热的要求。有关加冕筹备工作的报道充斥了各个报纸的版面，对有关教皇的报道突然精简下来。久经世故的教皇见此情景，便加倍地谨慎起来。

天还没亮，教皇就起床了，在 10 点钟之前他一直在做祈祷。皇帝内侍维利、皇宫诏书长吕塞以及御厩总监社罗斯纳尔在旁边服侍。鉴于无法解除市民的好奇心，决定定时打开花神楼厅门。花神楼和陈列馆之间有一条长廊相连，观看的人群可进到长廊里，庇护七世时而在那里出现。一天，汇集的人很多，教皇沿着长廊走去，抬起手为人们祝福，巴黎市民们贪婪地等待圣父的祝福。这时，教皇瞥见躲在后排的一个人，以阴沉、嘲讽的神色凝视着虔诚热忱的人群。教皇断定这是个死不悔改的雅各宾党人，便走到他身边，温和他说：“先生，头不要转过去，一个老人的祝福永远不会带来不幸。”这句话说得很有分寸，又十分贴切，立刻引起共鸣。这句话使教皇更得人心，其效果并不亚于教皇进行这次流放式的旅行。在此期间，皇帝对教皇一直是满腹狐疑，深怀醋意。

圣父已经察觉到这一点，为了不再刺激皇帝的嫉妒心理，教皇便闭门不

出了。

教皇是个简朴的老头，平时总是头戴白色呢帽。拿破仑赐给他一顶价值 18 万法朗的三重冕，是从奥古斯特金银商那里买来的。这顶冕上镶着 2637 颗珠宝，重 358 克拉。仅仅那个十字上便有 267 颗东方红宝石，68 颗巴黎绿宝石，10 颗蓝宝石，2174 颗珍珠。对于教皇的生活，拿破仑派人予以悉心关照。每天向庇护七世厨房提供的内就达 160 公斤。根据圣·安娜大街的家禽商人比安乃的记录，情况是这样的：霜月 8 日，24 只大母鸡；9 日：24 只鸽子；11 日：48 只肥云雀；14 日：12 只金鹤。霜月 7 日，大厨师杜曼买了 4 个牛胸，4 个脑子，4 条大鳗鱼，两条中等鳗鱼，8 条鲤鱼，4 条鲈鱼，6 条大鳕鱼，一公斤蘑菇，一条蹲鱼，4 条比目鱼，一筐胡瓜鱼，24 个牡蛎，一些鲷鱼和鲜鱼。霜月 8 日还为“教皇陛下”在布尔东店里买了 25 个大圣德梨，25 个大克里桑梨，4 品脱奶油，二品脱牛奶，6 块黄油面包，6 棵菊芭，6 个甜菜头，两棵离芭，两百个栗子，25 个卡利维苹果，以及 6 捆蔬菜。宫廷面包师霜月为“教皇陛下”烤 1000 个小面包，320 个 4 斤一个的面包，两百个二斤一个的面包，80 个咖啡面包，55 个 3 斤一个的面包，7 个软面包。

这样堆积食品是罕见的，而教皇胃口有限，午餐是吃生菜，晚餐是吃几匙面条，一杯桔子露水。纳弗·德·伯旁·尚大街食品杂货店商人吉埃的发票让人们能了解一些教皇的饮食规律，单子如下：意大利面条，巴马干酪，鲁昂苹果冻，以及杏仁桔子露。

教皇的到来，巴黎空前少有的热情，都让人们自然地意识到那个令巴黎欢腾，让世界震惊的重大日子即将来临了。

整个宫廷活像一个大蜂窝，嗡嗡嗡嗡忙得团团乱转，不可开交。为亲王、公主宫殿命名啦，要确定仪式的优先座次啦，要拟定仪仗队列的先后次序啦……达维德在加冕礼仪名册上已经草拟了许多加冕大典用的方案图表，对主要角色的姿态都有明确规定。他同伊扎贝一起讨论服装设计。一大群男女缝纫工人忙着量体裁衣，缝缉绿补，绣花滚边。拿破仑亲自督阵，样样要他过目，一切由他拍板。他指定约瑟芬的丽服华饰，在巴黎圣母院已经排练过多次。在杜伊勒里宫里，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来回走台，以保万无一失。伊扎贝用上百个小腊人拟像，标明皇帝、皇后、波拿巴家族和达宫显贵们的态势和他们应居的礼宾行列。

皇帝还派人从科西嘉把他的教女福斯蒂纳·波莉和她的妈妈卡米姬·伊拉里专程请到巴黎。善良的妇女如今浑身上下焕然一新，堂而皇之地出入杜伊勒里皇宫。她一点也不紧张拘谨，用方言土语聊天，打开话闸就滔滔不绝。拿破仑还私下让教皇接见了她。他要留她在巴黎玩三个月，直到给她 12 万法郎的土地和葡萄园之后才让她走，其中就有著名的斯波扎塔葡萄园，拿破仑小时常去那里收摘葡萄。波拿巴家在阿雅克修的住宅拿破仑把它送给了外祖父母家，即拉莫利诺家族，以此作为条件，拉莫利诺家族必须把自己的房屋让给卡米姬奶妈家住。

加冕前夕，各国贵宾也已云集巴黎。整个巴黎的兴趣完全集中在了第二天的大典仪式上了。

就在这时，皇后约瑟芬又在百忙之中添了个小插曲。

就在枫丹白露，约瑟芬向教皇吐露了她内心的隐忧：她没有在教堂里正式举行过宗教结婚仪式。直到现在，皇帝一再拒绝她的再三请求……

同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婚礼一样，拿破仑与约瑟芬的婚礼也未能在教堂里

得到祝福。这种不合常规的行为过去丝毫没使约瑟芬感到痛苦，因为她的丈夫只不过是波拿巴。而现在，波拿巴是皇帝了，约瑟芬自己又感日益失宠，皇后地位岌岌可危。她是想以补行宗教婚礼这一举措，取得教皇的支持，以维护既得的利益，使她作为妻子的地位在各个方面得到保障。

约瑟芬自从她到意大利起，对教皇就想方设法巧妙地表示敬重，在精神上赢得了教皇的支持，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个重要手段以加强她的“地位”。庇护七世看到约瑟芬一丝不苟的认真忧虑。他同意为皇帝和皇后补行婚仪，并叫她放心：

“请放心吧，我的孩子”，他说，“我们会作出安排的。”

教皇立即与皇帝谈及此事，宣称他要绝对恪守教会最严厉的信条，如果强迫他为没在上帝面前结合的一对夫妻涂圣油，还不如将他祭神。他坚持除非立即举行宗教婚礼，否则将不能举行加冕礼。

拿破仑听后气得暴跳如雷。大骂了约瑟芬一通。

然而，这恰是举行加冕盛典的前夕，蜡烛全部点燃了，四周摆满了鲜花，应邀的欧洲各国代表正在途中，推迟庆典的日期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否则将受世人耻笑。

虽然拿破仑感到受到玩弄，约瑟芬强逼他就范。但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宗教婚姻，就举行不了加冕礼。现在万事准备就绪，已经到了最后的节骨眼时刻。为了避免闹出大笑话，他只得屈服了。

12月1日早晨，就在约瑟芬屋里设起祭坛。由于庇护七世的特许，当场没有证婚人参加，红衣主教费什为皇帝和皇后结了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除了必不可少的一些人在场外，没有其他见证人。拿破仑满面怒容，约瑟芬激动万分。同一天，约瑟芬让费什给她发了法婚证。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坐在五彩缤纷的华丽马车里，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向人群微笑着。谁也不会想到他们早上刚刚履行结婚仪式。对他们来说，这一天成了家庭生活中最可怕的一幕，堪为世间夫妇之罕事。

不过，这场吵闹谁不知道。在杜伊勒里宫里，人们脑子里装满了许多其他他要操心的事，要考虑自己的服装和充当的角色。

现在，拿破仑对妻子不能色严声厉了，两人身上被一条新的神圣的绳索捆绑在一起。他现在正处于百感交集、心潮澎湃的时刻，每逢这样的时刻，什么事情都办。她呢，她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喜形于色，眉飞色舞。皇帝亲手为她试戴皇后的皇冠，明天，她同对法兰西接受加冕。她向朱诺夫人谈起此事不由热泪盈眶。她看他心情如此愉快，有意消释前嫌，试探着让他对吕西安缓和态度。但他又动了肝火，她不敢再多嘴多舌了。吕西安也好，坚决站在失宠儿子一边的莱蒂齐亚太太也好，都决不会来参加加冕大典。太后没有出席加冕典礼使拿破仑丢了不少脸，他要人们把她忘记，但他命令达维德在他的加冕礼仪册上给她标出显赫席位，至少这样可以蒙编子孙后代吧。

12月2日清晨，天还没有亮，杜伊勒里宫就沸腾了，那里的人们几乎两夜没有合眼了。跑马场的行人早已注意到，从底层拱廊到屋顶天窗，正面所有窗子都闪着灯光，周围一片漆黑，令人想起那段恐怖的岁月，就好像国民公会在召开常任理事会。到处是兴奋、激动和不安。

这一夜，宫中几乎没有人睡觉，宫中理发美容师太少，人们等着，争着。有几位夫人就在扶手椅上睡着了，天一破晓，皇家銮驾和仪仗队要通过的街道，以及沿途的临街窗户，尽管是隆冬季节，但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山人

海，都想先睹为快。

皇上却起得晚了，到了8点钟才下床。贡斯当为他穿衣：镶金白丝袜，白丝绒套裤，白丝绒上衣，金丝钱刺绣的紫红丝绒礼服，绣有月桂花纹，布满蜜蜂花饰，镶嵌有钻石领扣的紫红色服1装如此奇特，如此华贵，他穿在身上很不自在，他咒骂起献这些华服的人：

“瞧这多美呀，混蛋先生”，他掐了掐仆人的耳朵，“不过我们将来得看看帐单。”

他来到约瑟芬房里，她都准备好了，很漂亮，亭亭玉立于浓妆华服的宫廷贵妇们之中。她戴着发圈，发型像路易十四时代的，她穿着连衣长裙，披着绣有金银间纹的白缎宫廷披风。她浑身珠光宝气，光彩照人。虽然她已有41岁，但她善于自我打扮，其手艺之高明，竟使自己变回妙龄。她雍容华贵，美貌压倒群芳，尽管妯娌姑姑个个也浓妆艳抹，但与她对照，难免相形见绌，黯淡无光，她们内心的酸醋味翻滚上来，溢于言表。

那么教皇呢，他仍然是在凌晨四点起床做祈祷。按原计划圣父要在八点离开花神楼，前往巴黎圣母院，但出于一个奇特的原因，临要出发了，又耽搁了一会儿。

在罗马，当教皇离开梵蒂冈去教堂举行宗教仪式时，要让一名随身侍从骑在一头骡子上，手举一个大十字架，先走一步。法国没人知道这个习惯作法，杜伊勒里宫的典礼官也不晓得，只是在即将出发的时候才获悉这个习俗。尽管向随身侍从说了许多好话，可是他不肯通融一下，非要按照教皇的礼仪办事不可。杜伊勒里宫的全体驯马师只得四出搜寻，幸好找到一头还算干净的骡子。赶忙给骡子系上饰带，手持十字架的摄影师骑到骡子背上，神情镇定地穿过街道。码头沿路，成千上万的人跪在那里，但当他们看到这种稀奇古怪、出入意料的场面时，还是止不住笑了。

教皇离开杜伊勒里宫已经九点了。

近10点钟，教皇的高级华丽马车来到克鲁丽特大街。教皇的马车由8匹灰色大马拉着，车上装着皇帝赐的镀金青铜三重冕。在克鲁瓦特大街上矗立着一幢高楼，它原是一个教堂，由于时局的需要现油漆一新，改作通往大教堂的过厅，又宽又长好似一道披上节目盛装的长廊；原来的祭坛不见了，换上了座倚；原来的管风琴台也不见了，以前在管风琴台下面还摆着御座。庇护七世下车后立即走进宽廊，坐在早为他安置的座椅上，并开始祈祷，等候皇帝驾到。

圣母院正门前，拥挤着人山人海的巴黎市民，围成一圈。6个扔弹兵，加上骑兵队竭力协助以维持秩序。

大教堂的门清晨6时起已开放，教堂内部仍有人在赶做着未完备的装饰。门外由两排国家警卫队阻止一班好奇的市民试图入内。

警察总监阻止一切去圣母院的车辆前进，所有虔诚的绅士、贵妇等必须步行至圣母院。同时只有参加加冕游行享有特权，准外衣留在大教堂内，故而这班被邀请的贵宾，只好穿着华贵单薄绸衫裙，下车步行至大教堂。幸而这时正巧来了一群红旗法官，他们看见受冻的美丽夫人们，顿生怜惜之心，将长袍分盖着她们并护送进入大教堂。旁边看热闹的市民不约而同的哄然大笑。

教皇在教堂等了足足两个小时。

对跪在那里的人来说，两个小时是太长了，他们跪在大殿两边高高的台

阶上，一动不动，就像演戏一样，没多一会儿，就累得精疲力竭了。宽大的教堂里阴冷阴冷地，女士们赤裸着臂膀，承受着极大的痛苦，因为宗教礼规是不允许她们在这个时候搭放任何披肩的。据说，圣父也忍受着低气温的残酷折磨，由于疏忽，忘记为他准备一个脚炉。这样令人难忍的安排更使他显得是一个“屈从的受难者”，从仪式开始到结束，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教皇离开杜伊勒里宫足足两小时后，皇帝皇后才走出杜伊勒里宫。

众人拥簇下的皇帝皇后，服装华丽，光彩照人。

为了给典礼罩上豪华隆重的气派，凡是金钱与艺术能做到的事都做到了。新任典礼官德·塞居尔先生的意见，和投奔新帝国的其他贵族们的建议，拿破仑都用他管理法国那种孜孜不倦的精神，一一详加研究。

皇帝和皇后加冕时所穿的皇袍，耗费了 112.3 万法郎，而皇帝皇后的冠冕所花的钱还要多得多。

结果，制成的服装华丽无比；皇帝穿着金丝刺绣的法国红天鹅绒上衣，身披以蜜蜂绣花为饰的短披风，带着镶嵌钻石的荣誉勋章的硬领。在大主教宫，他穿上了镶有大量貂皮的紫红色天鹅绒长袍，额头上则戴着伟大征服者所应有的桂冠。他的佩剑的柄上，著名的皮特钻石闪闪发光，这颗钻石曾使英国政治家皮特的家财猛增，而落到法国报政手里，如今又给法国独裁者的加冕典礼增添光彩。

皇后由于她的婚姻现在已不会解除而满面春风，容光焕发。她雍容华贵，宛若妙龄，观者无不为之倾倒，她穿着一身白缎长袍，镶有金银丝边，并点缀着洒洒落落的金色蜜蜂；她腰间和双肩闪烁着钻石，额头上戴着用最名贵的珍珠钻石镶嵌的华冠，价值在百万法郎以上。

皇帝皇后登金銮驾，这是一辆四轮豪华马车，镶金镀银，光亮如镜，铺有白天鹅软垫，顶上雕有戴皇冠的帝国之鹰。约瑟夫和路易坐在前排长条软席上。

全宫上下个个丽装华服，光彩夺目，乘坐着富丽的马车，车队紧跟着銮驾，由骑着高头大马的英俊骑兵护卫。

銮驾和仪仗队缓缓绕过尼凯斯街和圣奥诺雷街——正是在这些街上，波拿已在葡月事变那天开始崭露头角——再经过新桥，到达古老庄严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

所经街道都铺了沙，两边由兵士筑成通道人墙，一路钟鼓齐鸣，礼炮轰隆，圣乐高奏，50 万观众山呼海誓之声不绝于耳。天气虽有些寒冷，但太阳渐渐拨开迷雾顿时金光万道，灿烂辉煌。

中午，礼炮响了，前一天早就准备好的巨钟也敲响了。

这时，皇帝到达的消息传到大教堂，皇家随从人员在那里列队迎驾。

新凯撒终出现在祭坛上，宫廷大臣和佩带军衔的帝国高级军官走在前面。皇帝身穿红色天鹅绒大袍，饰着金星和白鼬皮饰带，共重 80 斤，用料 58 米。皇帝矮小的身材怎么能经得住这样笨重他的头上。皇帝的脸色异常苍白，“确实激动万分”，他的眼神显得严峻，有点发窘。

皇帝向天主教教皇走去，教皇和颜悦色正等着他，拿破仑冷不防回转身对着他的哥哥，想到当年的穷光蛋由于他的光荣建树而青云直上，不禁感慨万端，孩子气般地对他喃喃说道：

“约瑟夫，要是我们的父亲看到我们有今天该有多美妙！”

已经等候多时，全身发冷的教皇，立刻准备好了举行加冕之礼。

4 个小时使人精疲力尽的繁琐仪式。管风琴和大提琴不断演奏着意大利作曲家巴埃尔和法国作曲家勒聚厄尔的合唱曲。

首先，教皇给皇帝和皇后额上涂上圣油；然后在做弥撒的适当时刻，他给他们的皇冠、戒指和披风祝福，关于每件物品所象征的美德与力量都念了传统的祷词。但是，当他正要给皇帝加冕的时候，拿破仑对他轻轻作了手势要他走开，然后用自己的双手给自己戴上了皇冠。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人们起了一阵哄动，有的同情老教皇面子难堪，有的则钦佩这这位伟大统帅具有“高尚而正当的自豪感”，因为他认为他凭赤手空拳赢来的皇冠完完全全是属于他一个人的。随后，皇帝及其随从缓缓地回到教堂中殿的中央，那里设了一个高高的御座。

接着，皇帝走下阶梯，走向约瑟芬，她正双膝跪地，双掌相合，他以尊严的姿态把轻巧的皇冠套在她的头上，这顶皇冠，把这位被暴风骤雨打倒过的女人，这位受尽家庭怨恨而岌岌可危的女人，一瞬间变成了历史第一位法兰西的皇后了。

加冕典礼上也发生了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使那些重视琐事的人行为惊骇与讥嘲。

堂皇盛大的銮驾和仪仗队正要启行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看来是由于这部新车上下左右都很富丽堂皇，拿破仑和约瑟芬一上去就坐错了位置，即坐到了规定为约瑟夫和路易坐的座位上。这个差错马上改正了，还引起一些嬉笑；不过，迷信的人却以为这是个不吉之兆。

经过教堂时，皇帝要叫红衣主教费什，但没叫出声，却用权杖敲了敲他的后背。这出乎意料的举止让周围的人惊讶不已。

后来，人们注意到：皇帝与皇后在走上御座台阶时，由于皇袍和裙裾太重而几乎倒栽下来。这令人担心的一刹那是因为替她“扶披风的人”有意或无意疏忽所造成的。约瑟芬在御座华盖下同她的姐妹们发生了口角。这些人嫉妒心重，脸都变得发青了。皇后上台时，公主们甩掉原来手拉着的袍子，使她差点儿因负重而向后跌倒。

埃利莎、波莱特、卡罗利娜是故意提前松手的，皇后差一点就大出洋相，皇帝几句尖刻的话立即把她们斥退下去，这些公主殿下们，十年来一贯不怕家丑外扬，这回在皇哥的警告下一个个低下了头。

另外，门被挤坏了，有人夸大为“祭坛闹剧”。

这些预料不到的事情，虽然被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掌握，并添油加醋地加以夸张。其实只是一些为礼仪忌讳的小缺陷，而且，所有这些不足之处都被富丽堂皇的仪式和伟大人物的气魄所淹没。

返回杜伊勒里宫已经 7 点钟了。所经过的大街和凯旋门灯火通明，如同白昼。教皇坚持履行完毕教堂神甫的职责，在皇帝走后一刻钟才离开巴黎圣母院。他在那里整整呆了 8 个小时！晚上，他还必须出席盛宴。康萨尔维在宴席上注意到，教皇仅“坐在第三席位上”。翌日，他又恢复了原来样子，丝毫不讲排场，态度谨慎小心。

当天晚上，皇帝皇后单独用御膳。全巴黎灯火通明，街谈巷议无不谈论他们。拿破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他希望约瑟芬保住皇冠。她的恩宠，她的优雅，她给人留下的难忘印象，他都对她一一作了最甜美、最温柔的称颂。她心花怒放。此时此刻，她无疑是爱他的，就像她过去从来没有爱过他一样……

皇帝皇后晚饭后接见宫廷人员，他们是在宫里迪罗克家吃的晚宴。他走向妇女们，用罕有的亲切可爱的口气恭维她们：

“夫人们，你们这么楚楚动人，大概是为了我吧。”

但是，不一会他回到御寝，贡斯当为他脱衣服，他的脸阴沉下来。贴身仆人听他自言自语。

“这一切传给谁呢？……”

这场世界瞩目的盛大典礼拉上了帷幕。但人们注意到，巴黎民众中的革命情绪并未完全消逝。只是如今仅以嘲笑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

在举行加冕典礼的前一天夜里，巴黎墙贴出了海报，宣布说：法国革命的最大一次演出——为一个贫穷的科西嘉家族义演。

而在加冕典礼后，又有人问道：为什么新御座上没有金穗带？回答是：因为它沾满了鲜血。

雅各宾分子与保王党人仅能开开这类玩笑而已。当臣仆气味十足的立法院主席丰塔内公开将“您的臣属”这一字眼用于立法院时，在那些原先指望新帝国会带有共和主义色彩的人们中间激起一阵愤怒，但是不久也就消失了。

也许除卡尔诺以外，再没有一个法国人像居住在维也纳的天才作曲家那样具有大丈夫气概地提出抗议了。这位作曲家曾创作了《英雄交响乐》，并以宏伟的共和主义气魄，言简意赅地题上“贝多芬献给波拿巴”的题字。当这位音乐大师听说他以往崇拜的英雄如今已戴了皇冠时，他破口大骂这个叛徒和暴君，并把他的献词撕了个粉碎。多年之后，他把这一不朽杰作题为：纪念一位伟人。即后来的《英雄交响曲》贝多芬于1798年结识法兰西新任驻奥地利大使贝尔纳多特，成为德茜蕾家的座上客，言谈之间的对拿破仑颇为推崇。后不幸听觉衰退，但创作热情未减，撰写了《升E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热情奏鸣曲》等交响曲，并创作了《第三交响曲》，准备献给心中的普罗米修斯——拿破仑。

1806年，普鲁士军队败于拿破仑手下，贝多芬叹息道：“可惜我不像懂音乐那样懂得战争艺术，否则我将会打败他！”

这时的教皇，已经完成了要求他做的一切。满以为可以得到善意的补偿，于是腼腆地提出要求，希望把法国的阿维农和意大利的博洛涅以及费拉尔归还给他。可是，皇帝却置若罔闻。但其他方面，皇帝还是仁慈的。他赠给教皇的礼物价值连城，除了价值18万法郎的三重冕外，还赠送一套作弥撒用的金器，但教皇未能受用。因为这套金器当时尚未完工，后来也未送给教皇，却于1801年送给了圣·丹尼斯。每位红衣主教收到一件饰花紧袖法衣，价值一万法郎。送给服侍人员和仆人的钻石价值22万法郎。至于散发的鼻烟盒，就更无法统计了。伊札贝车间的艺人都在忙着画皇帝袖珍半身像，彼安奈金镜商为此准备的金盒子堆积如山，供人随便散发。

然而，圣父显得并不满意，尽管他善于忍耐和屈从，并做到始终如一，但告别时不免有些。“冷淡”。三月底，拿破仑告辞了教皇，动身去意大利。皇帝走后一个月教皇才离开巴黎。市民对教皇的露面丝毫未感到厌倦，总是满腔热情地欢呼，无限虔诚地跪拜。再说，他深居简出，只是去教堂时才离开花神楼。他的生活总是那样简朴，祈祷、小斋，仅仅如此而已。他温和、谦逊、节制和朴实，侍从们无不赞叹。

直到四月底，教皇才离开法国。8年以后，他又返回法国。这次他是作

为他曾以上帝名义加冕的人的俘虏，由骑兵护送而来的。

第十六章 皇帝生活

一、美丽的迪夏泰尔夫人

仁慈的教皇在约瑟芬的额头涂满了圣油，却抹不去使她坐卧不安的嫉妒……当她将全部的妒火倾泄在美丽的迪夏泰尔夫人那雪白的胴体上时，恼羞成怒的拿破仑大叫：“……我受够了，我要摆脱这样的枷锁！……”

约瑟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光彩照人，她已成为至尊的法兰西皇后。巴黎的贵妇个个仰慕欣羨，甚至连许多王后都叹慕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气。

然而，有一个人却让她焚心、忧虑，让她感到了皇后宝座下嘎嘎作响的震动。

那就是皇帝。

皇帝与美艳的贵妇们眉目传情，暗中幽会，这让她像纯情少女一样醋意十足，她难以摆脱使她坐卧不安的嫉妒。

做了皇帝的拿破仑，在生活中拥有了许多女性。她们像花锦簇一般，点缀着皇帝本已十分耀眼夺目的生活。

但在拿破仑心目中，德茜蕾的位置是没有能替代的。在他的加冕典礼上，他也没有忘记给他这位初恋的情人以比其他尊贵的妇人更尊贵的位置。

加冕典礼事关重大，事先都进行了彩排。

当时，约瑟夫负责指挥加冕典礼，礼仪教师在旁协助细节。

一天，众人正在排练。拿破仑观看了皇后加冕仪式的预演。

当时拿破仑轻松地对卡罗利娜道：

“对了，加冕那天，还可以让德茜蕾来在约瑟芬身后托手帕。噢，记着让她穿浅兰色绸衣。”

当卡罗利娜把这个消息告诉德茜蕾时，德茜蕾却沉入了痛苦的回忆。

德茜蕾依稀记得，在巴黎的那个雨夜，她就是身着一件蓝色晚服，闯进塔里昂夫人家里，把酒杯摔在了约瑟芬脚下，并冲出屋门的。她不知道拿破仑这个提议想对她的纯情执著再次回味呢，还是更加深深地刺伤她的从来不曾愈合的心创。

她干干地笑了几声，对卡罗利娜道：“别人都穿粉红色的，我穿蓝色合适吗？”

卡罗利娜诡诈地挤挤眼道：“拿破仑说穿蓝色衣服的你最美。他悄悄对我说，他一直不能忘记你的。”

晚上，德茜蕾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贝尔纳多特。

贝尔纳多特气忿地道：“他分明是想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你依然在深深地爱着他！”

德茜蕾安慰丈夫道：“你怎么想这么多。这又不是我们情愿的，现在谁又能违抗他呢？你难道不知道我跟奥斯卡有多爱你吗？丈夫和儿子对我来说，比我的生命还珍贵。不如这样吧，我佯称有病，不能参加不行么？”

贝尔纳多特亲了亲妻子。他知道妻子是位端庄贤惠的贞洁女人。他点头了。

但拿破仑并没有忘记这件事，不久，他派御医来探望德茜蕾。

御医诊视了德茜蕾一番后，笑道：“夫人身体很好嘛，托手帕没问题。”

德茜蕾忧郁地看着御医道：

“ 如果我不能胜任呢？ ”

御医依然笑着道：“ 谁都知道夫人是位贤顺的人，不会做出有损贝尔纳多特元帅不利的事情，不是这样吗，夫人？ ”

德茜蕾垂下了头。她自然听出了御医话内的锋芒，她点头答应了。

当天晚上，德茜蕾正安慰着丈夫时，一位仆人手捧一个精美小包送到了她的手中。

她颤抖着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个精巧的红色皮匣子，皮匣子里面，是一个小金盒，金盒里面放着 98 枚金币和一封信，信中写道：

“ 贝尔纳多特夫人：你在马赛给我的资助，那是我通向今天的第一步。今天，我要偿付那 98 法郎。十分感谢。拿破仑 ”

贝尔纳多特暴跳如雷，大声叫道：“ 他竟敢送给你金币！他要干什么！羞辱我吗？ ”

德茜蕾眼里盈满了泪水。一个女人是难能忘记自己的初恋的，但同样难能在这个局面下不让丈夫嫉妒的。

她搂住了大夫的发抖的身躯，缓缓道来：“ 你真傻，他的婚姻不幸福，该嫉妒的是他，他就是不想让我们忘记他，你果然耿耿于怀。你看不到院外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么？富歇时刻在惦记着我们做出点违反他的事来，你真想吗？只要我们美满地生活，做点让步又怕什么，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你要记住这一点——永远是你纯洁的小妻子。 ”

后来，贝尔纳多特在妻子柔软的臂弯中睡去了，而德茜蕾却一夜未眠。

她知道拿破仑可以对一万个人残忍暴虐，对她则除了不能娶她外，再也不会会有其他伤害的。她知道自己忘不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同样在心底给她留下了一块绿洲。

所以在后来拿破仑加冕后，她又背着丈夫，帮了拿破仑一次。

那是因为莱蒂齐亚不能忘记拿破仑对吕西安的刻薄，没有出席拿破仑的加冕仪式。拿破仑对此很是恼火。德茜蕾得知这一点后，便在朱丽的一个宴会上，巧妙地把莱蒂齐亚请到了一个密室。其实，莱蒂齐亚一向喜爱她的。

在舞会开始后，德茜蕾优雅地走到拿破仑的面前，轻轻地道：“ 陛下，可以请步舞吗？ ”

拿破仑笑了，他站起身，搂住德茜蕾的纤腰道：“ 夫人，我不胜荣幸。 ”

拿破仑一边旋转着，一边在德茜蕾耳边喃喃道：“ 小欧仁妮，你永远都是这么漂亮。这么清纯。你现在还好吗？还想听我吹的《马赛曲》么？ ”

说着，拿破仑真就轻轻地吹起了口哨。

《马赛曲》！德茜蕾心里永远忘不掉的曲子。这是她和拿破仑的《马赛曲》！那个雨夜里，拿破仑——当时还叫波拿巴，把大衣脱下来，裹住她裸赤的双脚，那情景已像烙印，深深地雕刻在德茜蕾心底了。她美丽的眼睛溢满了泪水，不由自己地淌到了颊上。

拿破仑停止了吹口哨，悄悄地道：“ 小欧仁妮，别哭，我有能力使你获得一切——除了我。你千万别不快乐，那会令我心痛的。 ”

德茜蕾把思绪拉到现在。是呀，她不能获得他，他是属于别人的了。

她摇了摇头道：“ 我能跟你单独耽一会儿么？ ”

“ 当然 ”，拿破仑顽皮地笑笑，用手指在德茜蕾腰间轻按了一下道：“ 连仆人不让听吗？ ”

德茜蕾仿佛又看到了年轻时期的拿破仑，不由破涕为笑道：“不能，要单独的。”

“好好！只要小欧仁妮笑了，一切都好。”

德茜蕾把拿破仑带到了密室门口，推开门道：“不是我想单独与你会面，而是另一个人。”说完，把拿破仑推进了屋子，反手又关上门，自己又回到了舞会。

就在那间密室里，拿破仑拥抱了自己的母亲莱蒂齐亚，而且与母亲融洽在了一起。拿破仑非常敬爱自己的母亲，能在一个很合适的环境与母亲重新和好，是他非常想的。

德茜蕾做到了这一切。德茜蕾不记前嫌，一如既往地善待他，帮助他。由此令拿破仑十分敬重她，同时也给了德茜蕾极大的恩惠。这恩惠除了金钱外，对她丈夫的诸多违反旨意行为，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并且亲封贝尔纳多特为汉诺威总督，圆了贝尔纳多特想自己拥有一片国土的梦。

赢得了至高无上权力的拿破仑，也赢得了无数美艳绝伦的女人。她们像敬仰上帝一样崇拜他，挚爱他，同时也爱着他的金钱。称帝之后，拿破仑在宫中又开始放纵自己了。

7月14日，拿破仑在巴黎荣军院颁发荣誉勋位十字勋章，荣誉勋位团是最近新建起来的。

那一天，皇后穿着布满银星的玫瑰色罗纱长裙同皇帝一起来的，优雅超群，楚楚动人，随行人员在她光彩之下，一个个黯然失色，无地自容了。嗣后，皇后即取水路去埃克斯一拉一夏佩勒。拿破仑则返回布伦，在整整一个月内，他马不停蹄，车不歇轴，忙于视察各港口和海岸炮台。而后到埃克斯与约瑟芬会合。德国的亲王们一个个都来参拜皇帝皇后，为他们在莱茵区的劳苦功高的旅行洗尘。这时候，拿破仑又节外生枝，闹出了一出昙花一现的风流韵事。

德·沃代夫人，由马尔梅松前房东勒库特·德·康特勒的推荐，被任命为宫廷贵妇，后来成了约瑟芬的朋友，此次她奉命陪皇后到埃克斯。由于前世姻缘作美，她成了一个大美人，满脑子点子，而且好惹是生非。旅途中宴请频繁，天天都是盛大节日，德·沃代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令人心醉神迷，成了吸引皇帝目光的头号美人，她施展魅力居然不费吹灰之力。拿破仑平日与女人在一起颇觉拘谨，对她的主动进取十分敏感。他同她开玩笑，对她稍添亲热。便趁机大肆撩拨。

回到巴黎后，她竟敢当着皇后的面放肆，使约瑟芬睁大了眼睛。更有甚者，她越发贪婪、苛求。这正是拿破仑厌恶的怪脾气。从杜伊勒里宫到奥特伊文人区，德·沃代夫人以宠妃自居，大摆阔气，大捞油水，应邀来访的人大摇大摆地求见她。

她很快债台高筑。她不仅卖弄风骚，而且好争风吃醋。拿破仑两次支付了她递给他的帐单。但由于德·沃代夫人再次求见，拿破仑已识破她的用意，便命令迪罗克回绝了她：

“我没有这么多钱，也没有这么容易上当，购买如此昂贵的东西，市场如此广大，她可以找到五花八门的东西。”

拿破仑说：“多谢德·沃代夫人对我的好意，从此别提德·沃代夫人的名字。”

德·沃代宫廷贵妇于是采取并不很高明的生财之道，以自杀相威胁，事

先则把要自杀的决定写进一封感人的信里，并有意让皇帝知道，皇帝连忙派拉普火速赶到奥特伊文人区。皇帝的侍卫官气喘吁吁赶到那里一看，只见她正同男朋友们围坐一桌，脚踩绿色地毯，海阔天空瞎扯一气呢。拉普回来禀告皇上，拿破仑当即撤销了她的贵妇资格，禁止她在杜伊勒里宫抛头露面。

德·沃代夫人何许人也？不过是一个匆匆女过客，一道飘忽而至的阴云。在拿破仑的心目中，早已另萌新欢，日益倾心于另一位佳人，这可能是自第一次意大利战役以来最使拿破仑倾倒的美女。

迪夏泰尔夫人正当 20 芳龄。她极尽风流艳丽，可谓天香国色。身段苗条，一头金发，鹰嘴鼻子，稀有的蓝眼睛，肩、腕、髓、踝、腰身，曲线娇柔婉转，媚态动人。她头脑灵敏，文采绮丽。她能歌善舞，不亚于真正的演员，弹得一手好竖琴。她善于逢场作戏，引人注目，也善于倾听对方讲话，善于耐心等待。还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印象。她外表开放而内心却很严肃，表面温柔而实质却很坚强。她能见风使舵，参与阴谋诡计，也能厚颜无耻进行造谣中伤。作为女人，她同宫廷中所有的女流一样。女人们要保持自己的地位，捍卫自己的利益，就得不择手段。

她出身平民百姓，幸而养成上流社会彬彬有礼的习惯。而且，她懂得人情世故，她的这种本能比良好习惯更能感召你，让您就范。

她的丈夫迪夏泰尔先生，身兼国家参事和造册总管，颇得拿破仑器重。他的职责平淡无奇，工作默默无闻，但却于得异常出色，服务极其周到。他是帝国行政机构框架的铸造者之一。但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工作劳累，他对情欲已渐渐冷漠了。同一个如此年轻妻子在一起，他简直成了一个小老头，而且几乎成了老老头了。

拿破仑从执政府后期就开始同她亲近了。在圣克卢宫，执政曾在那里邀请过迪夏泰尔一家。贡斯当叙述说，为了骗过约瑟芬的疑心，波拿巴待全宫廷入睡之后，才与他的女朋友相会。

“他小心翼翼地到了偷偷摸摸的程度，为了穿过两间套间的通道，他穿着睡裤，连鞋子，甚至拖鞋都不穿。”

有一次，贡斯当等到天已破晓，可他主子还没来。他怕丑事败露闹出一场风波，便去叫迪夏泰尔夫人的贴身女当心。五分钟后波拿巴来了，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发现约瑟芬的一个使女在十字走廊上窥视这里的动静。贡斯当立即上去警告这位好管闲事的女人，要是她走漏一点风声，就立即把她赶出去。

为了防止其他意外，执政让仆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附近的寡妇街租了一栋房子，他与迪夏泰尔夫人经常在那里幽会。

帝国成立之后，宫内增添职事；拿破仑册封迪夏泰尔夫人成为八个新的后宫贵妇之一。这样，迪夏泰尔见她就更方便了。

少妇迪夏泰尔夫人没有陪同去莱茵区旅行，但皇帝一回巴黎，对她亲密如故，而且益发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在他们第一次于毗邻皇帝办公室的小密室里幽会以后，拿破仑和迪夏泰尔夫人立刻感到，他们天生就是能在床上默契行事的一对，于是，他们尽情享受那其中的甘美……

约瑟芬刚开始时一无所知，这时她正处于新的惶恐之中，因为拿破仑的家庭对加冕典礼上约瑟芬的加冕仪式持反对意见，约瑟夫大声反对，甚至宣称有必要离婚。尽管拿破仑极不耐烦地拒绝了 this 建议，约瑟芬还是着实受

惊不小。而且，她原先甚至认为她的儿子欧仁爱这个女人，并且对她关怀备至；认为这个女人也爱着她的儿子。当时，她显出自己是个善良的母亲，对迪夏泰尔夫人表现得十分友好，逢人便夸奖她的品质。

直到拿破仑及宫廷里的人到枫丹白露迎接教皇时为止，约瑟芬一直存在着这一幻觉。然而到了枫丹白露，她发现皇帝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变化。拿破仑对后宫贵妇很温存、很亲切、甚至有些风流。这底下是不是掩藏着什么私情呢？

约瑟芬的怀疑首先落在内伊夫人身上，她严厉地对待她，高傲地望着她，不跟她说话。这位元帅夫人在遭到康庞寄宿学校时的朋友奥但丝的斥责时，为自己的清白辩护。的确，皇帝似乎注重到她，但只对她说些无动于衷的话。况且，她害怕皇帝，只是简单地回答他的话语。

她把奥但丝的探索引到迪夏泰尔夫人身上，这时，母女俩才如梦初醒。迪洛克对迪夏泰尔夫人毕恭毕敬；拿破仑积极参加妻子举行的招待会，那是因为这些招待会能为拿破仑提供与那位宫廷贵妇单独见面的机会。每当轮到迪夏泰尔夫人陪同约瑟芬去看戏时，拿破仑才到剧场里来与皇后呆在一起。如果拿破仑坐在桌前玩牌，他几乎总是指定马雷夫人、迪夏泰尔夫人和雷米扎夫人与自己一拨。约瑟芬坐在沙龙的另一头，同几位达官贵人漫不经心地聊天；她痛苦地望着皇帝。皇帝滔滔不绝地讲着话，好像很高兴。

这些花招激怒了约瑟芬，尽管她的女儿和雷米扎夫人一再劝告她要小心从事，她不久之后还是在圣克卢轻举妄动，险些毁了自己。

拿破仑住在底层的那套朝向花园的房间里，套间的楼上，像在杜伊勒里宫一样，他为自己准备了几个房间，他禁止任何人走上通向这几间屋子的楼梯。

一天早上，皇后下楼来到聚会的沙龙。

当她在沙龙里被一群人簇拥着的时候，她发现迪夏泰尔夫人悄悄地溜了出去。十分钟后见她还没有回来，皇后气得直发抖。她转过身对德·雷米扎夫人说。

“我要去澄清我的猜疑。你和其他人就待在这里。如果有人问起我来，你就说皇帝把我叫去了。”

一刻钟后，她哭丧着脸，踉踉跄跄地跑了回来，让德·雷米扎夫人一起去她的房间，她凄惨地大叫了一声：

“一切都完了。”说着，她随手关上了房门。“我的预见完全被证实了。我去皇帝的办公室找他，可连人影都没有。于是我蹬上了通往那个密室的暗梯，发现门被锁着。我把耳朵贴在锁眼上，听到了拿破仑和迪夏泰尔夫人的声音，便拼命地敲打着房门并自报着姓名。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弄得他们狼狈极了。过了好一会，房门才打开，里面只有他们俩人，乱糟糟的，一切都明白了。我也知道当时应该冷静些，但根本不可能，我破口大骂，迪夏泰尔夫人开始哭了。拿破仑气得发疯，我差一点没有逃脱他的辱骂。直到此刻，我浑身仍在哆嗦，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

德·雷米扎夫人记起了皇帝对她说的那番慷慨激昂的话，于是想给约瑟芬出个好主意。

“你现在赶快回到陛下那儿去”，她说。“尽可能用你的温情来平息他的怒气。”

皇后顺从了。

德·雷米扎自以为处事得当，便回到了沙龙，看见了仍未完全平静的迪夏泰尔夫人，她刚刚进屋。

正在这时，一阵怒吼声打断客人们的谈话。只听到皇帝在大发雷霆，皇后则嚎陶大哭。各种撞击声、耳光声、以及家具和玻璃的破裂声仿佛是在向宾客们宣告，酝酿了几个星期的这出戏总算隆重地揭开了帷幕。

迪夏泰尔夫人脸色铁青地站起身，唤来她的马车，启程回了巴黎。而其他人则迟迟不肯离去，为耳闻目睹了这场可对儿孙们细细描述的丑闻而暗自庆幸。

在上述事件发生之后，宫廷上下沸腾起来了。大家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缪拉夫妇袒护着迪夏泰尔夫人，雷米扎夫妇站在皇后一边，梅尔夫人则两边讨好，皇帝的姐妹更是毫无顾忌地散布着谣言。整个宫廷一时陷入议论是非之中，各种流言蜚语纷至沓来。亲王们四处探听，侯爵夫人们像看家婆似地搬弄是非，元帅们整天论长道短……拿破仑本人为了去砸碎皇后房里的花瓶，甚至还放弃了进攻英国的计划……

当皇帝稍微平静一些后，他走到还在抽泣的约瑟芬面前。

“你不仅妒嫉，还监视我，我受够了。我要摆脱这样的枷锁，从今以后，听取从政治上着想的劝告：娶一个能给我生儿育女的女人。”他说完这番话后，就离开了约瑟芬。并派人命令欧仁回来料理他母亲离宫的事宜。

当欧仁来到拿破仑面前时，拿破仑对他宣布了离婚的决定，还笨拙地谈到“赔偿”的问题。欧仁听到这个决定时的表现，确实像个勇敢的男子汉。

“当这样的灾难降临到他母亲的头上时，他不接受任何东西。母亲退隐时，他要跟着母亲，那怕是回到马提尼克岛去；为了安慰母亲，他将牺牲一切。”

皇帝不动声色地、恶狠狠地听着他说，然后一声不吭地把他打发走了。

大家都以为约瑟芬这下完了，所以她的朋友中没有一个人敢为她说话，连奥但丝也不吭声了。奥但丝的丈夫对她很不公正，母亲要是离婚，就等于解放了她。她几乎也希望母亲离婚了。

奥坦丝对来巴黎告诉她这件事的雷米扎夫人说：我也不能干预此事，因为我的丈夫确实禁止我采取任何行动。我的母亲太失策了，她将失去皇后的金冠；不过，至少，她可以得到休息了。啊，请相信我！还有更加不幸的女人呢！

雷米扎夫人不敢追问这个暗示指的是什么，因为奥坦丝从来不诉苦，也不愿别人为自己打抱不平。

“此外”，奥坦丝补充道，“倘若这件事有调解的可能，那就只有我母亲用温情和眼泪对波拿巴施加影响。必须让他们自己去解决，我们避免介入他们的争吵。我劝您不要去圣克卢，何况迪夏泰尔夫人点了您的名，认为您进行了挑唆。”

可怜的奥坦丝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她是明智的。经过各种各样的考验，她成熟了。

果然，约瑟芬的忧伤情绪，默默顺从，平息了拿破仑的怒气，他感到后悔，然而，使他后悔的更重要原因，也许是波拿巴一家欣喜若狂的劲儿，他们到处散布说，把这个克里奥尔女人赶走是他们多年来不懈努力的结果。他们这样糟蹋约瑟芬，激怒了拿破仑，使他又站到约瑟芬的一边。天平的轻重两端一下子换了个位置：他不离婚了。

“怎么能因为我成了大人物，就把这个善良的女人赶走呢？”拿破仑对

罗德雷说，“如果我入狱或流放，她会跟我共同患难的。难道我飞黄腾达了，就把她赶走？不，我不能这么做。我有一颗人心，我不是母老虎。她将来去后世，我可以再结婚，会有孩子的。但是，我不忍让她遭受不幸。”

一天晚上，拿破仑把约瑟芬搂在怀里，对她说，一切都变了，他要把她留下。可是离婚对他确实有利。

“然而”他说，“我没有能力下最后的决心，如果你显得过于悲哀，如果你对我一味顺从，我就觉得我永远没有勇气迫使你离开我……”

教皇终于决定来法国了，所以拿破仑说完这番话后，就请约瑟芬准备好参加加冕仪式。她将和拿破仑一起加冕，加冕就意味着她“得救”。她此时此刻一定高兴得发抖……终于，她松了口气，可以松弛一下，可以不必过分担心地考虑将来了。由教皇加冕成为法国的皇后，谁能使她从即将登上的顶峰上掉下来呢？

然而在这场混乱中，迪夏泰尔夫人占了上风。为了同她重温旧梦，皇帝简直像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做出许多荒唐事来。一天晚上，他在迪罗克的伴随下同她一块在维里叶散步，突然听到一个过路人的脚步声。他担心同情妇幽会的丑闻又会传出去，便赶紧朝着不远处的一堵墙奔去，爬过墙跳进了一座花园。“他从高高的围墙往下跳，”奥坦丝说，“真不怕摔断了筋骨。”

加冕典礼之后，一连几天全是庆祝活动。在战神广场举行的庆典上，皇帝向部队颁发了带鹰饰的勋章；在歌剧院的庆典上，元帅们为皇帝和皇后举行了舞会；此外，还在元老院、立法会议所在地、国防部、市政府举行了庆祝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拿破仑不怎么遮掩他对迪夏泰尔夫人的关切，他与约瑟芬又开始了纠葛。

一天晚上，在一次有各国君主参加的大型宴会。为了打消皇后的疑虑，拿破仑对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亲近和殷勤，这反而引起了皇后的警觉。

她一言不语，用眼角的余光窥视着人，揣测着隐藏在这般温情背后的意图。然而，拿破仑甚至亲自从侍从的手中接过盛满食品的盘子，放在她的面前。

她惊呆了，不自然地笑了笑以示谢意。”然后起身走到沙龙的一个角落里坐下，细细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她清楚，”德弗尔说，“如此温柔的表现只不过是一种掩饰淫欲的屏障，用不了多久，拿破仑就会在一条撩人的裙子周围转悠了……”

她一点儿也没弄错。皇帝自以为摆脱了约瑟芬，便站起身来转了一圈，然后在朱诺夫人和迪夏泰尔夫人中间停住脚步。迪夏泰尔夫人正伸出手去接一个盛满橄榄果的盘子。

皇后戒备地瞪着眼睛，看到拿破仑抓过盘子递给一个女伴说：

“您晚上不应吃橄榄，这有损于您的健康。”

随后，他向领座的女宾俯下身去：

“您呢，朱诺夫人，您不吃橄榄？您做得对。您没有学迪夏泰尔夫人的样就做得更对啦，因为她的一切都是无法模仿的。”

他含情脉脉他说着这些话，那目光看得迪夏泰尔夫人的脸都红了。她垂下细腻的眼睑，没有吭声。尽管皇后什么也没听见，她依然猜到了一切。她没有明智地不予理会。她非得问问朱诺夫人。

于是，第二天便邀请朱诺夫人一起吃午饭。

“皇帝昨天晚上看上去情绪不错，他是不是在和你谈起你的西班牙之

行？”

“是的，夫人。他和我谈到了我的衣着，和作为一个上等法国女人所应有的责任。这种事皇帝陛下以前好象不太关心。”

皇后又装着温不经心地问到：

“那么和迪夏泰尔夫人呢？也在谈论女人的梳妆吗？”

“不，夫人。他对她说……让我想想看……说晚上不应吃橄榄忽然，约瑟芬尖声嚷着：

“既然他给她忠告，那么也应当告诉她，长着这么一个长鼻子，还装罗克斯拉娜（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二世的宠妃）真是可笑！

说罢，她激动地朝壁炉台走去，气冲冲地拿起一本詹里斯夫人刚刚出版的描写拉瓦里埃小姐的小说。

她把小说递给朱诺夫人，说：“这是一本使所有骨瘦如柴的金发女郎入迷的坏书，她们自以为都是天生的宠儿！总会有办法对付她们的……”

在饭桌上，约瑟芬时而诉苦怨，时而咬牙切齿，时而又大声地拟定复仇计划。

朱诺夫人享用了一顿倒胃的午餐。

在吃甜食时，约瑟芬突然哭了起来。

她呜咽着：“我想起了皇帝十几天前去我的房间找我……我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他既温柔又热烈，简直象个痴情的中尉接着，她还不知羞耻地把拿破仑和她一起在床上干的事细细描述了一番。朱诺夫人先是膛目结舌，转而又专心致志地记下了每段情节，以便能在里斯本沙龙里大出风头……”

这次，雷米扎夫人仍然试图消除约瑟芬的妒意，但是白费力气。皇后让她写了一封由她口授的言辞恶毒的匿名信，这位后宫贵妇后来烧掉了此信；但声称已把信寄出。皇后派人监视皇帝晚上常去的寡妇街那所金屋藏娇的房子。她为了侦探，不惜屈尊利用仆人和商贩。

约瑟芬又开始对皇帝大哭大闹。她宣称要禁止迪夏泰尔夫人进入自己的房间。

拿破仑知道此事后，非常恼火地把德·雷米扎夫人召去。

“她对我们俩人都都不信任，并在监视着我们。我简直时刻处于她的密探包围之中，你为什么不能制止她呢？这等于是给她助了一臂之力。你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就拿你问罪。”

德·雷米扎低下了头，他继续说：

“我知道皇后认为我在恋爱，有了一个宠妃。可实际错了！爱情和我这样的人没有缘分！政治左右了我的一切，在我的内心里不存在丝毫对女人的占有欲。她们葬送了亨利4世和路易14。我的职责远远比那些公子哥儿们重大。今天的法国人决不会容忍他们的君主流连往返于烟花柳巷，以及为情妇们封号晋爵。”

尽管拿破仑有所抵制，但他依然受到聪颖、精明的迪夏泰尔夫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吸引。

2月底，拿破仑和他的妻子、情妇及宫女在马尔梅松逗留了几天。他在那里更是目中无人，毫不遮掩，放肆到了极点。女眷们穿着袒胸露臂的衣裙，都快冻僵了。可是皇帝虽然非常伯冷，倒似乎并无寒意。他不顾旁人议论，接连好几个小时同迪夏泰尔夫人在花园里散步；萨瓦里夫人有时伴随他们。约瑟芬从自己的房间里看着他们在小径上走过。她再也不敢抱怨，但她忧郁

的神情、明显地表露了她内心深深的痛苦。但她宁愿相信皇帝对她说的“这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并刻记“你越找麻烦就越激起我的思念，你要是不予理会，持续的时间反而更短。”

但不久，皇帝对迪夏泰尔的兴趣渐渐减弱了。这一方面是被约瑟芬的痛苦所打动，正象他所说，他不能长期忍受“拉长的面孔和充泪的眼睛。”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感到迪夏泰尔夫人野心勃勃。他不堪忍受由别人来指使他的行动。

“我真正的情妇”，他曾说过。“是权力。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征服了她，别说让人将她夺走，就是有谁不怀好意地瞟她一眼，我也会觉得无比的心疼。”

弗雷德里克·马松说“拿破仑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人想占据他手中的权力”。不过，迪夏泰尔夫人很精明，她摸透了他的性格，从不开口索取任何东西。

她苦费心计，甚至拒绝了情夫的礼物。

一天，拿破仑派人给她送去他的肖像和光彩夺目的钻石。她把肖像留下，却将钻石退了回去，“感到这样似乎大见外了。”

这种无私的胸怀使皇帝大为感动，因而差一点上了她的圈套。

首先，他任命迪夏泰尔夫人为宫中女官，“尽管她的身分与此极不相符，她的家庭也和拿破仑家族无任何沾亲带故的关系。”其次调他还时常专心致志地聆听她的一些意见。正是靠着迪夏泰尔夫人在拿破仑耳边的吹风，纓拉——她的保护人，才得以晋升为亲王大元帅成为尊贵的殿下……

然而，拿破仑总算看清了他的情妇的计谋。

“她想”他有一天说道，“和我平起平坐，我照常给她写情书，然后让迪罗克向她宣读，因为我无意看到它们象其他君主的情书一样被印发及用来造谣。”

当拿破仑证实他的情妇欲成为“宠妃”和他共享皇权时，便决定同她分道扬镳。他为此使用的方法极令人惊奇：向约瑟芬求援。德·雷米扎说道，“拿破仑承认他确实误入情网，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他感到有人想驾驭他。他坦白，迪夏泰尔夫人向他提出了很多坏主意；接着，他又对皇后许下了动听的诺言，并祈求她帮助割断已使他厌倦了的情丝。……”

委托妻子出面来摆脱情妇的主意简直是太荒谬了，可约瑟芬却对此毫不介意。

“皇后”，德·雷米扎夫人说：“一点儿也不记旧仇。拿破仑的回心转意对于她来说是公正的，当她看到危险的障碍已经除去，怒气便也随之消失了。摆脱了忧虑的皇后显得雍容大度，对皇帝丝毫不严厉，而是像往常一样轻易地原谅了他。”

“她不愿让这件事闹大，并向丈夫保证，如果他改变对迪夏泰尔夫人的态度，那么她也作出相应的让步，尽可能把那个女人留下，将这件让世人耻笑的丑闻遮掩起来。”

皇后随即把宫女叫去，心平气和地向她宣布，她丈夫从此再也不想上她的床榻了。

“至于你，”她补充道：“假如不再用你那放肆的举止去引诱他的话，我将不胜感激。皇帝要我向你转告，他对你自以为很拿手的调情逗乐的举止也不再感兴趣了。”

迪夏泰尔夫人没有争辩。“她表现得”，德·雷米扎夫人说，“镇定自若，冷静地回答说不值得被授予这番警告。她在一双炙人的目光面前不卑不亢，那冷静沉着的姿态说明，她对那刚刚断绝的情分并不吝惜。”

至于拿破仑，他对此事的态度再次表现得缺乏涵养，让我们来听听德·雷米扎的叙述：

“皇帝生怕沾上遭迪夏泰尔夫人冷落之嫌，因而有意识地让人相信，他在这场爱情纠葛中一直占有主动。他对迪夏泰尔夫人甚至取消了起码了礼节，不再理睬她。每逢谈起她时也显得轻描淡写。他直率得近乎露骨，对自己朝三暮四的爱情丝毫不加掩饰。他为曾经坠入她的情网而感到羞愧，因为这等于承认他一度屈服于超越自身的力量。”

迪夏泰尔夫人为此十分伤心，但是她一直没有责怪他。他不是主子吗？她崇拜他，一直爱着他……不久之后，皇帝就被她的胸怀所感动，他想方设法请求原谅。他们又重叙旧好，晚上，拿破仑依然穿着市民的服装、戴着市民的帽子，乘坐由塞扎尔驾驶的、没有徽盾标记的马车私访好家。

一次，皇帝在纓拉和贡斯当的陪同下又微服夜游。他在那个少妇身边呆了那么长时间，以致坐在车里的两位心腹在百无聊赖之际，担心起来；他们怕人有暗害皇帝。皇帝的生命安全经常受到威胁，所以有可能怀疑落入了圈套。后来，纓拉看到天色已明，实在忍耐不住，就跳下车去。他刚抓起敲门锤，门就开了。拿破仑走了出来，吃了一惊。纓拉道了歉，说出了他的担忧。

“真幼稚！”皇帝说，“你们有什么可担心呢？无论我在哪儿，同在家里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交往相当隐秘，不让约瑟芬知道。迪夏泰尔夫人对那些优厚的待遇仍然不屑一顾，她不接受拿破仑的任何赏赐，连钻石都不收。她的丈夫为皇帝尽忠效力，皇帝后来按照他的才干提升了他；迪夏泰尔夫人甚至没有为此谢恩。在失宠的时候，如同在得幸的时候一样，她总是以自己的风采与美貌给杜伊勒里宫增色生辉。她不是拿破仑最宠爱的情人，但她是他有理由最器重的女性之一。

二、塔列朗口袋里的女人

塔列朗为皇帝牵针引线，他口袋里有无数女人的名单，他却偏偏选中了一位歌女的女儿……

皇帝与加萨尼夫人正在皇帝专为情妇预备的小密室里幽会……皇后说，“贡斯当，让我进去看看。”

1805年4月1日，皇帝启程前往米兰去接受意大利国王的头衔。约瑟芬想出去散心，也是担心皇帝值此机会寻求别恋，所以一再恳求，终于获准一同前往。但后来，意大利之行还是带给她许多痛苦。

皇帝在枫丹白露与皇后暂时分手，启程先去布里埃纳故地重游。他现在已登峰造极，但他仍兴致勃勃地重温度过童年时代的地方，他在这里经常感到郁郁不乐，而且孤苦伶仃。他在城堡里受到德·布里埃纳夫人的接待。这位夫人吩咐不休，令人腻烦，她曾经多次要求恩典，从未遭到拒绝。皇帝和她一同在花园内散步。从前，学生们只有在圣路易节时才能进入花园。随后举行晚宴，皇帝穿着盛装入席，一开始似乎有些不自然。不过，餐厅总管将调味汁撒在桌上，又溅到拿破仑身上，德·布里埃纳夫人深表歉意，她的客

人却开怀大笑起来。于是，晚宴就活跃起来了。皇帝显得轻松自然，和蔼可亲。

他周围的一切引起了多少回忆！他如今的地位与过去有霄壤之别，这就使他不禁回首往事。次日天一亮，他在德·布里埃纳夫人的侄子、他现在的马夫卡尼齐的陪同下，参观了已成废墟的米尼姆学校。他把修道院，他过去经常胳膊底下夹着书从这里走过的椴树小径、教室和寝室的旧址指给随行的军官们看……他原想重建这所学校，但又想到这可能耗资大多。他失望了，跨上马，在田野上、矮树林中狂奔；让自己陶醉在奔驰的欢乐和纯净的空气中。这次出游期间，据贡斯当说——他无疑在叙述中添枝加叶了——拿破仑在树林中又找到了那间茅屋。从前，那位善良的马格利特老太太就在这里卖牛奶给学生们喝。德·布里埃纳夫人对皇帝说，老太太还活着。皇帝下了马，走进那位农妇家里。

“您好，马格利特大妈”，拿破仑对她说，“您不想看看皇帝吗？”

“当然想看啰，我的好心先生”，老太太回答道：“我真想看看他。我正要把这篮子鸡蛋送给布里埃纳夫人，然后我就呆在城堡里，有机会悄悄地看到皇帝……我现在不能象从前他和同学们一起到这儿来的时候那样，清楚地看到他了。那时，他不是皇帝，不过也一样，他已经指挥别的孩子啦……”

“怎么，马格利特大妈，您还没忘了小波拿巴？”

“忘了？先生……我不过是个乡下女人，不过，我那时就说过，这年轻人会走运的。”

这时，拿破仑走到阳光底下，告诉可怜的老太太，他就是波拿巴。她跪倒在皇帝脚下，皇帝扶她起来。

“说真的，马格利特大妈，我的胃口还像小学生那样。您没有什么给我吃的吗？”

老太太哆哆嗦嗦，晕头转向；她手忙脚乱，什么也没找到；最后还是给皇帝吃了鸡蛋和牛奶。吃完饭后，皇帝送给她满满一包金币：

“再见了，马格利特大妈，我永远不会把您忘掉。”

这段轶闻，贡斯当无疑添油加醋了。

拿破仑重新上马飞奔。仅3小时，他就跑了60公里，直到科兰古鸣枪提醒他时刻已到，并指明方位，他听到枪响才折回布里埃纳，他的马精疲力竭，鼻孔都流血了。

皇帝要求德·布里埃纳夫人把这片土地卖给他。老太太固执地拒绝了。

“布里埃纳，这里有我的多少东西……”拿破仑对她说。她有气无力地回答：

“可对我来说，陛下，这是我的一切。”

拿破仑只好作罢。

在离开布里埃纳之前，他看了看这片辽阔的田野：

“这个平原，”他说，“可能是一个大好战场。”

9年以后，这个平原果然成了拿破仑浴血奋战的最后战场之一，成了悲天惨目的血流战场之一。

拿破仑在都灵不远的斯蒂皮尼日逗留了十天，而后往亚历山大港，又从亚历山大港折回马伦哥。他在马伦哥战场上检阅了他的部队，他的着装，经过一番奇特的讲究，穿的是当年他在这里指挥打仗穿的那套服装，他让人专程从巴黎送来。蓝色长大衣，后身垂着燕尾，破旧不堪，有些地方都被蛀虫

咬出洞洞，头上戴着当年戴的旧帽子，积满灰尘，已经发黑了。腰间佩带着共和国将军的马刀。人们以为，他自己也仿佛回到了 1800 年。他在部队面前，激动地提到德塞的名字。

皇帝进入米兰，下榻于蒙扎宫。5 月 5 日，他被封为意大利国王。约瑟芬出席了盛典，但没有被封为王后。她又感到有点不快。

拿破仑任命欧仁为意大利总督，他觉得这就对约瑟芬不错了。

对这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来说，这确实是个极好的开端。然而，约瑟芬从此将与儿子分离，她对此感到惋惜。这时，拿破仑对她说了几句酸苦的话语：

“倘若你的孩子不在眼前就如此难受，那么想想我受到多大的痛苦吧，我看到你对他们的眷恋，我更加痛苦地感到没有孩子的不幸！”

拿破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让欧仁治理意大利。他想把权力交给约瑟夫，然后再交给路易的儿子小拿破仑。他遇到一些阻力，况且感到这两位兄弟有野心，就放弃了这一计划。他随后想起吕西安，他母亲催促他同吕西安言归于好。吕西安巴不得当个亲王、甚至国王。但是他热恋着自己的妻子，因为他一直希望妻子能被家庭接受。由费什出面的谈判中断了……

“让他把我忘掉吧，就象我将把他忘掉一样”，皇帝对他的舅父说，“叫他别给我写信了，让他等待着某个刺客的匕首结果我的生命的时刻到来吧；那时候，他就将从性格软弱的人那里得到出于我的性格和不信任永远拒绝给他的东西……”

拿破仑声明他是出于“他的人民的利益和他的政治利益”考虑的，这是徒劳的表白，他的思想上有另外一种东西。对吕西安一种根深蒂固的积恨和不信任在作怪，虽然他不能否定吕西安为他立下的汗马功劳，其劳苦功高他是一清二楚的。他仍然爱着吕西安。因为在他身上，血统的联系是不会轻易解除的，但他怕吕西安的野心，他对吕西安反复掂量过，他可能成为他的对手。

他于是孤注一掷，把宝压到欧仁身上，这引起波拿巴一家的愤慨，然而他们还是忍气吞声地把怒火噎了回去。

约瑟芬尽管为儿子得到厚重的赏封而高兴，但一想到拿破仑的话，内心便涌起阵阵的忧郁。

随后，约瑟芬陪同拿破仑巡视了意大利的许多城市。途中，拿破仑又心血来潮地闹了一出与宫女的艳闻。

宫女们为了能爬上皇帝的床榻，任凭拿破仑对她们嘲笑辱骂。她们反而还觉得这是好的预兆，至少主人向她们开了金口。

拿破仑对待宫女们是非常放肆。当他想见她们的时候，便把她们召集在一间会客厅里，像士兵一样排好队。一名侍从手里拿着份名单提前点名，然后命令道：

“无论谁也不许以任何理由动来动去！”

这时，门打开了，卫兵高声呼喊：“皇帝陛下驾到！”

拿破仑吹着口哨走了进来，嘲弄般地视察着这批穿着裙子的士兵。他走到每个女人面前都停住脚步，提一些应向士兵提出的问题，然后再粗鲁地评价一番：

“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了？有几个孩子？啊，是你呀！……上帝呀，居然会有人对我说起长得漂亮！……”

在一位 23 岁的年轻女子面前，他冲着她的微笑做着鬼脸，说：

“你大概不知道，你已是风烛残年了吧！”

还有一次，他贴着一个刚入中年的宫女耳朵嚷道：

“像你这样的年纪，已没有多少日子好活了……”

当来到白诺伯爵的女儿面前，他揶揄着：

“啊，对不起，看到你那只大鼻子，我就该认出你来了。你真不愧为你的大鼻子父亲的女儿。”

一天，一个目击者记下了斯汤达为我们留下的那段对话：

“‘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女子脸色绯红，

“‘啊！真的，这是一个很美的名字。’

“‘这是一个守本份的公民。’

“‘不！这是一个伟人！’

“说完，他朝德·孟德斯鸠旁边的一个女人转过身去：

“‘这个女人真笨！……’”

尽管拿破仑时不时地取笑、戏弄一些宫女，以为消遣，但一位叫拉科斯特特的宫女，却得到了他的青睐。

拉科斯特特是新任命为约瑟芬朗读书报的宫女，这次，约瑟芬把她也带到了米兰。

这是一位纤弱的金发女郎，身材窈窕，容貌娇嫩。朗读宫嫔确实是个闲职，因为约瑟芬几乎从来不让别人给她念书，她自己也难得看书。姑娘绰约的风姿和贫寒的家境感动了皇后，才被收留下来。在旅途中，宫内扈从甚少，这位姑娘就很容易得到了拿破仑的青睐。开始在斯蒂皮尼齐城堡，后来在米兰，皇帝就对她有了好感。

这位拉科斯特特小姐对拿破仑百依百顺，而且极会撒娇，使得拿破仑宛如又回到了青春年少时期。他时常蒙住眼睛，跟这位拉科斯特特小姐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位乖巧的小姐常先是故作惊讶地被拿破仑捉住，而后则被拿破仑重重地抛到床上……

有一段时间，拿破仑怕引起约瑟芬注意，常常到晚上约瑟芬睡下后，赤脚从走廊进入拉科斯特特小姐的卧房。而且过问在门外站岗的哨兵：“你看到了什么？”

哨兵立道：“陛下，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拿破仑从迪夏泰尔夫人那里领略了成熟女人的妩媚与丰腴，在拉科斯特特小姐这里享乐到了青春少女的娇羞乖恬。

闹剧欲演欲烈，直到有一天，拿破仑忍不住在晚饭后，当着诸多人的面赠送给了拉科斯特特小姐一枚钻石戒指。

约瑟芬当时哭得似个泪人般，冲到了自己的卧室里。

接连两个星期，约瑟芬时而大吵大闹，时而嚎陶大哭，时而又掩面位诉，弄得拿破仑心烦意乱，终于答应同拉科斯特特分手。

“你想让她走开！对，让她远远离开这儿！不过我有几个条件，首先，要等她婶婶从巴黎来接她回去。其次，你要以你的名义举行一次宴会，为她饯行。”

在等待姑娘的婶婶从巴黎来接她的这段时间里，皇帝要求让她出席皇后举行的聚会，这样，她的失宠就不会引人注目，她的名誉也得到了维护。不过，一个普普通通的朗读宫嫔出席皇后的聚会，这大胆地违犯了礼仪。然而，

约瑟芬还是同意了。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把拉科斯特打发走。从那以后，宫殿里贴出了告示，禁止淑女们走出内宫，家丑不可外扬。

拉科斯特总算得到了报应。一天，拉科斯特小姐在婶婶的陪伴下，登上了四轮马车，启程回巴黎。两个女人痛哭流涕，车轮每转动一圈都如同是从她们的心上辗过似的。她们曾幻想过的锦绣前程随着车轮的转动迅速消失了。她们的前途未卜。

拿破仑很快就忘了拉科斯特小姐，不过，他赏了她很多钱。后来她嫁给一位银行家，生活幸福，成了贤妻良母，再也没到宫廷里来过。

加冕仪式结束后，拿破仑心想，作为法国皇帝和意大利国王，身边起码得有两个宠妃陪伴着，不幸的是眼下则形单影只。

他在随同来意大利的侍女中扫了一眼，没有发现一个中意的。看来只有在他乡寻觅了。

为了庆祝利古里亚共和国和法兰西帝国的联盟，热那亚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活动。拿破仑自然不会错过此良机，找一个漂亮的情妇。利古里亚国君也有些愿望，这样能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若想讨好拿破仑，便一定要投其所好。热那亚人殷勤主动地把城里最漂亮的女人挑选出来，集中到一起。

容貌出众是能够入选的唯一条件。因此入选者中，从雍容华贵的贵妇到出身低微的女佣，从女商贩到女戏子，各个阶层的女人都有。

在她们中间，有一个女人格外招人注目，风姿绰约，艳压群芳。

她的名字叫卡尔多塔·加萨妮。

阿维里隆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一生中还未见过如此端庄、俊秀的女人。她的身上充满了难以言状的诱惑力。即使一个女人从她身边走过，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停留在她的身上。她的脸蛋让人越看越感觉是一种美的享受，越惊叹大自然的精工鬼斧。她的眼睛流露着天使般的柔情，她的目光令人无比神往。她像块磁铁，吸引着众人的视线，尽管她的身体较脸蛋稍稍逊色，显得略为胖了一点，但也还是极其窈窕的……”

塔列朗口袋里装满了难以计数的女人们的名单，然而唯独认准了这个女人，竭力向皇帝推荐。

拿破仑听着听着，眼里迅速闪射出强烈的欲火。他在房里来回走动，吹起一首战争歌曲，不时地向这位外交官提出有关卡尔多塔的问题，仔细得简直像个解剖师：

“她的胸脯丰满吗？手腕可粗？大腿如何？臀围多少？脸盘是否圆？”

塔列朗准确无误地对此一一作了回答，严谨认真的神态犹如一个大教堂里的导游……

一副完整的肖像渐渐在脑海中形成了，皇帝加快了走动的步履。他兴奋异常，像一只发情的老鼠，眼里充满了血丝。骤然，他停住脚步，急不可待地命令道：

“快去把她给我带来！”

塔列朗谦卑地咧了咧嘴：

“最好等上几天，陛下。”

“为什么？”

“因为加萨妮夫人刚刚投入了一个男人的怀抱，他们似乎有些。难舍难

分.....”

“一个法国人吗？”

“是的，陛下。”

“他叫什么名字？”

“好像叫德·迪亚尔特，陛下.....”

拿破仑顿时哑口无言。突然，他满脸涨得通红，抓起一个花瓶摔在塔列朗的脚下，碎片四溅。塔列朗木然不知所措.....

这已是皇帝第二次极为不快地发现，他的侍从与自己垂涎的女人同床共枕了。

拿破仑愤怒至极，竟扔下一切公务，立即拟定了一项夺回意中人的计划。而正在这时，巴黎方面送来了一份急件，说英国佬有对法宣战的企图。因此，他只得被迫放弃了这场争风吃醋的情斗，准备立刻赶回法国，不过，为了今后能从容地完成上述计划，拿破仑又作出一项招人们私下议论的决策：他把卡尔多塔·加萨妮安排在约瑟芬身边做书女，以填补德·拉·科斯特小姐留下的空缺。这项任命显然过于生硬，因为这位热那亚美人对法语一窍不通。况且，皇后对读书已毫无兴致了。

曾有人不无揶揄地写道：

“皇帝一心只想和书女共温爱情故事，所以她是否懂得法语与此无关要紧。她说意大利语，他也会说.....意大利语本身就是一种谈情说爱的语言：他们之间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到了6月份，经拿破仑同意，拿破仑先行一步，提前登上马车，朝着圣克卢方向疾驰而去，一个星期后便抵达目的地。8天后，加萨妮夫人也来到了皇宫。德·迪亚尔特暗自庆幸，心想皇帝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好人。

然而，他很快便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一天上午，拿破仑把他唤去，委派给他一项外交使命，并要求不得有误和即刻出发。未等这位侍从醒悟过来，最高统帅冷冰冰地说道：

“有人说你失宠了，看来这种猜测不无根据。”，说完，他站起身，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晃动了一下矮小的身体。“此刻，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卡尔多塔的身旁。可怜的德·迪亚尔特垂头丧气地退出了房间。

当天晚上，拿破仑便让加萨妮夫人来到一间他专为情妇们预备的小卧室。

多疑的约瑟芬很快便发觉了丈夫新的不轨，气得直哆嗦。她想当场捉奸，让拿破仑难堪。

贡斯当后来回忆了这件事：

“一天，皇帝陛下又同这个女人在那间小卧室里幽会。他命令我守在他的房间里，对所有来访者，当然也包括皇后在内，说他在密室里同一位部长磋商国家大事，任何人不得打扰。

“幽会地点是在德·布里安夫人曾住过的卧室里。这间屋子的楼梯直通陛下的卧室，隐蔽得很巧妙。除了楼梯外，还有一个不易视见的秘密入口，加萨妮夫人就从那儿溜进去。那天，他们刚掩上房门，皇后跟着就走进了陛下的卧室，问我；他的丈夫去哪儿了。

“‘夫人，皇帝陛下现在很忙，他正在与一位部长先生在密室里会谈。’

“‘贡斯当，让我进去看看。’

“‘这恐怕不行，夫人。陛下命令我不得让任何人进去打扰他。’

“皇后很不快，转身便离开了。半小时后，她又回来，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也只得重复一遍同样的回答。看到皇后那沮丧的神情，我感到过意不去。可作为皇帝的臣仆，我爱莫能助。

“当天晚上在卧室里，皇帝威严他说，皇后是从我这儿得知，她来找他时，他正在与一个女人厮混。我自信地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

“‘但愿如此。’陛下又用平时那种和蔼可亲的语气对我说。

@@‘我了解你，知道你为人谨慎。可要让我发现你在撒谎的话，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说完，他换上一件乳白色的睡袍，又匆匆去找那位卧床已待的女人……”

拿破仑与加萨妮夫人的往来，大约保持了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幽会相隔的时间总是很长。

皇帝与加萨妮之间的勾搭，使得约瑟芬醋劲大发。拿破仑忙于应付，结果弄得心烦意乱。一天清晨，他索性离开巴黎。去了布伦。在那儿，他的16万大军正翘首以待，盼望强大的法军舰队尽快起航，好让他们早日踏上英国领土。

法国各个港口和沿河两岸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人们夜以继日地赶造着平底船、炮艇和驳船，决心远征英国。

在巴黎，遵照皇帝旨意建造的80艘快艇已于6月份交付使用。它们于塞纳河下水启航，途经加来海峡，一直驶至勒阿弗尔。全副武装的骑兵和炮兵们日夜警戒，以防止敌人对军舰的突袭。

从卢瓦尔河到纪龙德河，从夏朗德河到阿图尔河，到处停泊着各种类型的小舰队。当拿破仑抵达布伦时，大约已有1000只驳船正整装待发。

皇帝为能重新置身于这种战鼓雷鸣的气氛之中而大为振奋。他神采飞扬，步履轻快。8个月以来虚伪、狡诈的宫廷生活已使他厌烦了。只见他席地而坐阅着地图，又同士兵们一起谈笑风生。时而像科西嘉教徒似的指天发誓，时而又对当地的女人评头论足。言语里虽偶尔流露出丝丝温情，却不乏刚健之气魄。

一次偶然的会使他对布伦女人产生了兴趣。

8月底，一座长期压抑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应该承认，军营里的16万士兵对城里的女人们早已垂涎三尺了。而她们呢，也都盼望着自己有朝一日能遭到某一炮兵或步兵猝不及防的暴力袭击。

当部队开进布伦时，连那些最守规矩的良家妇女们也都趴在阳台上狂呼乱叫。对于这种疯狂的激情，无疑不能仅仅用爱国主义来解释。看到这一个个威武剽悍的士兵，那些女人们顿时觉得胸中的欲火腾腾而起、她们开始幻想着那见不得人的勾当，幻想着自己在大街上被人施暴了……

可一个星期过去了，皇帝麾下的士兵没有一个去撩女人们的裙子。几个情窦已开的少女终于按捺不住强烈的欲望，在军营四周蹀达起来了。

倒霉的是，那些随军厨娘们把她们当成了卖淫的骚货、下贱的婊子和擦水管的女人，粗暴地把她们赶跑了。

姑娘们被那些脏话骂得满脸通红，赶紧逃回家中，再也不敢遛达了。几天后，又跑来了几位妇女。她们总是找些鸡毛蒜皮的借口接近军营。其中有一位居然和一名士兵搭上了腔。不过，当他们刚刚说了几句，一个厨娘妻子便又冲出帐篷，朝着这个胆大的布伦女人扑去，吓得她丧魂落魄，逃之夭夭。

上述消息不胫而走。即刻，全城都知道了军营中有 200 名“女兵”妻子一同守护着这 16 万个男人，唯恐他们让外面的女人拐走。

每天晚上，她们都在各自的帐篷里等待着士兵们到来。他们一群群拥进各个帐篷，尽情地寻欢作乐。春天里，那些正值盛年的妇女们，有时每人一天得接待 30 名士兵。她们精力充沛，感情温柔，每个人的胸膛里都跳动着一颗“法国女人娇小而又无畏的心脏……”

然而，就在 8 月的一个夜晚，全城谣言突起，人们都在交头接耳地传说着，一个布伦女人终于让一名炮兵强奸了。俄顷间，有 200 名妇女自发地组织起来，走向军营去嘲笑那些可恶的厨娘们。听到这一体阵富有节奏的挖苦声，厨娘们勃然大怒地冲出帐篷，和布伦女人厮打起来。

这场战争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小时后，当士兵们拉开这群女斗士们时，“战场”上已满目狼藉：有 80 个妇女打落了牙齿，17 个被掐得半死不活，5 个鼻青眼肿，还有两个衣服被扒得一干二净，赤身裸体地展示在众目睽睽之下。

而拿破仑，当他得到这一悲剧时，竟但然地一笑了之。这套玩艺儿，宫廷里的妇女们早已让他领教过了。

皇帝和士兵们在一起苦熬了一星期。很快又对这种整天粗茶淡饭、毫无乐趣的生活感到乏味了。他想起了留在巴黎的那些窈窕淑女们，觉得自己的床榻太空落了。一天上午，他对缪拉吐露了心中的苦闷：

“自从来布伦后，我天天见到的都是些胡子拉碴的面孔，太无聊了。”

元帅对此心领神会，他朗朗大笑道：

“我刚刚认识了一个日内瓦女人。她不但漂亮，修养也很好。她渴望着您的接见。”

一丝亮光掠过拿破仑无神的眼睛。

“她长得什么模样？”

缪拉不愧为皇帝的臣子。当他把这盘美味佳肴进奉给皇帝时，自己早已品尝过了。他了如指掌地把她的迷人之处一对拿破仑描述。当天晚上，皇帝情绪极佳，即派康斯坦但去找那个日内瓦女人。当她来到皇帝跟前时，脸上漾起绯红的彩云。

“有人对我说起你长得漂亮”，拿破仑说，“看来他犯了欺君之罪，显而易见，你长得太美了。”

这句话感动得她热泪盈眶。拿破仑便赶忙宽衣解带，为她压惊。

至凌晨三点，为了表现自己是个品行端正的君主，以及准备开始为法国操劳，他派人把她送回家中。而自己却又梦想着约瑟芬而安然入睡了。

在布伦逗留的以后一段时期中，拿破仑热血沸腾，每天都要衷情地去拜望那位日内瓦美人。遗憾的是，为我们叙述拿破仑轶事的康斯坦但，这回却未记下她的尊姓大名。

对自己的放荡行为，拿破仑自有解释。这理由是他日前与约瑟芬仍没有一男半女。他对自己是否有生育能力很是怀疑，而约瑟芬又常用这个问题，暗示着给他一些困扰。他曾对一位属下心腹道：

“我膝下无子，这是我一生的痛苦。我非常清楚，只有当我有了孩子之后，我的地位才能得到保障。我一旦离开人世，兄弟中谁也没有继位的能力。一切都已经开始，但什么也没有完成。天知道以后将会怎么样！”

而约瑟芬何尝不感到同样的困扰？何尝不想有一丝波拿巴族的血脉以巩

固她已日渐岌岌可危的皇后位置？拥簇在皇帝周围的美女艳妇，让她发疯，发狂，但她更担心的是有朝一日她将被取而代之。

从意大利回来后，约瑟芬听从了科尔维扎医生的劝说，来到普隆比埃尔沐浴温泉。她渴望这里的温泉水能像圣水一样，洗礼她的身躯，使她脱胎换骨。而像科尔维扎所说的，使她的生育能力得以恢复。

她渴盼会发生这一奇迹。

三、皇帝的起居生活

拿破仑是个奇人，从睁开眼睛的一刻起，他就像只上足了发条的钟转个不停。他每天工作 18 个小时。

走近拿破仑会发现，他头上的圣光不再耀眼，他一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

世人眼中的拿破仑，无疑是一个至尊无上，高深莫测，神秘无比，叱咤风云的伟人。他的为人、爱好、习惯吸引着无数人的好奇心，引起了无限的兴趣与遐思。而走近拿破仑，才会发现皇帝一样是有血有肉，热情奔放的凡人。

拿破仑，在帝国曙光初照、旭日东升时期，也正是他精力旺盛、才华横溢的时候。他身体很好，只是时有不适，闹点感冒伤风，嗓音嘶哑，长点小疖子，并有轻度风湿，这些毛病到后来就老患成疾了。布尔里埃纳当时就已经发现，拿破仑用手按住右腹侧，有时是在晚上，他解开背心纽扣，趴在椅子扶手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最近这些年，他已经发福，但尚未肥胖。他的四肢、脸庞都长了肉。

他原来茶褐色的皮肤变白了，颧颊也不那么突出，长的圆润了，眼眶也不那么深陷了，浑身的瘦骨不见了。与他执政时的相貌相比，判若两人。

现在，他仪表堂堂，时常显得宁静和安详，宛若古代大理石雕像的和颜悦色。他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的的生辉，锐利的目光可以把人看透，仿佛可以钻进别人的心灵深处，似乎可以同诗人的梦想融为一体，也可以同赌徒的诡计打成一片。当他微笑的时候，笑得青春洋溢，笑得纯真坦诚，此时的他就像沐浴着晨曦。

皇帝的嘴长得很漂亮，上下匀称的嘴唇微微抿合。生气时紧闭起来。他的牙齿长得不那么齐，但洁白如玉，称得上是一口好牙，随从从未听他说过牙疼。他的鼻子像希腊人的一样，直鼻梁高高隆起，相当端正，他的嗅觉极为灵敏。

他的脑袋很大，他有一个习惯，总是叫人在他的帽子里塞点棉花，然后让人在卧室里先戴上几天，把棉花压平再给他戴。皇帝的两只脚也十分纤瘦，总是先让看管衣柜的约瑟夫·林登将鞋子穿上一阵变软了才给他穿，林登的脚同皇帝的一样大。

皇帝脖子较短，两肩下缩，胸脯宽阔。

皇帝的两只手很好看，指甲很匀称整齐，所以他很注意修剪指甲。但他也常常啃指甲，当然不是使劲地咬，而是一种表达不耐烦或不安心理的方式。

在很长时间的或者说在一连数小时的工作和思索时，他有一种特殊的癖好，这是神经质的动作，他一生始终保持着这个习惯。这个动作就是频繁而迅速地耸着右肩，不知道他有这个习惯的人有时会认为这是表示不满和非难

的动作，因此往往会不安地寻思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惹恼了他。至于他自己，他可不往这方面想，而且依然不由自主地一下一下重复着那个动作。

一个十分奇怪的特点是，皇帝从未感到过心跳，他常常跟贡斯当和御医科维扎尔谈起这一点。他还不止一次地拉着他们的手放到他的胸口，要他们证实这个奇怪的特点。他们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脏的搏动。

在拿破仑的身上，有一种磁性般的吸引人的磁力，吸引着所有与他接近的人们。

这些人，有的是同他一起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如拉纳、卡法雷利、朱诺、迪罗克、马尔蒙；也有经验丰富、老奸巨猾的长者，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也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像富歇、塔列朗、康巴塞雷斯一类人物。拿破仑的声音使他们情不自禁地俯首听命。可能是因为他当领袖的天才，他想方设法施展魅力去吸引人。他该随便时尽量随便，该决断时当机立断，该温和时也有甜言蜜语。有他拿破仑在场，人们就忘掉了自己，就不得不对他让步。但拿破仑一走，身体离远了，魔力消失了，每个人如梦初醒，又开始打起自己的算盘。

他以几何学家的程序来安排他的日常生活。不管他是在巴黎，还是在圣克卢，还是在枫丹白露，还是在马尔梅松，他的生活习惯始终如一，即使是在行军打仗，其主要生活习惯照样不变。在他的别墅、府邸、行宫，他都要求同杜伊勒里宫一样分配房间，摆设同样的家具。他整理书籍的方式不论何时何地都一个样。他手下直接使用的人没有离开过他。他这样自我解嘲。

他讨厌对周围的人频繁调动，为了维持对他们的使用，常常对他们的过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部长大臣如此，对将军元帅如此，对私人奴仆也是如此。而且，他对私人奴仆，表现得尤其随便，毫无架子，也毫无顾忌，因为他晓得，同他们在一起，没有必要考虑他当皇帝的身份地位，没有必要掌握举止的分寸，不必像社交场合那样打官腔。仆人、门房、家童，他对他们大发过雷霆，严厉斥责过，有时用词十分刻薄，但他也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家庭。他们很快就把他的坏脾气忘掉了，但自己也若无其事。要是他讲了不公道的话，做了不公道的事，他马上补充一句友爱的话，言归干好，并往往赐予一份厚礼。

早上，他让人在6时半到7时之间把他叫醒。他睡是很深沉，通常不做梦。他所到之处，只要他愿意，就有本事眯一会儿，解乏养神。他说醒就醒，睁开眼总是高高兴兴，问贡斯当天气是否晴朗。

在时候他对贡斯当抱怨自己气色不好。当他的面色真的不好时，贡斯当就照直说不好，但当他的脸色并不坏时，贡斯当就不同意他的抱怨。这时皇帝就拽他的耳朵，笑着叫他“大傻子”。他常常承认抱怨气色不好是骗贡斯当玩儿的，其实他身体很好。

然后就同他开玩笑，逗弄他玩，非要他讲讲宫中的传闻轶事不可。皇帝常以打听东家长西家短的嚼舌、阴谋诡计的私通以及奴仆之间的争吵为乐趣。

他让打开窗户，因为，作为太阳的儿子，他喜欢早上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晨光。他起床时总哼着一曲他心爱的小调，如《摩纳哥》、《马布鲁克》之类，穿着睡袍，头上裹着马德拉斯鲜艳的头巾，小口小口地品尝一杯热茶，或是桔花饮料。然后就洗澡，他要求水热。

此时，格纳瓦尔给他读信件和法国的报纸。他很少不洗热水澡，因为他

发现，热水澡是治便秘的良方，而他经常便秘：要是不洗澡，他便坐在火炉旁让人读信，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看信，然后向秘书口授回信或对所念信件的看法。他看完一封，就随便地往地板上扔一封，扔得乱七八糟，最后由秘书一一捡起，整理好后放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

皇帝早晨有时也看一点新出版的书和小说。当哪一本书引起他的反感时，他就把书扔入火炉里烧掉。当然被烧掉的书并不都是蹩脚货。

接着，他的首席御医科尔维扎，或者是日常外科医生伊万进门来。拿破仑很喜欢科尔维扎。他往往用滑稽可笑的话来欢迎他，御医却不慌不忙地回答。

“您来了，江湖医生。今天，您要杀掉许多人吧？”

“不多，陛下。”科尔维扎笑着说，装出诡诈的神色。科尔维扎长得膀大腰圆，头发和两鬓都斑白了，下巴都埋进上衣的襟领里。

拿破仑拿医术开他的玩笑，断定医术就是臆测的一种艺术，他才不信这一套呢。他严格按照御医规定许可的剂量吸用毒品，而且有不小的瘾头，御医既要爱惜他的健康，心肠又很软。拿破仑有时还冷不防地向他提出一些极其严肃的问题：

“什么是生命？什么时候我们得到生命？我们又是一是怎样得到生命力？所有这些都与神秘是不是一回事？”

科尔维扎尽量回答他的提问，往往很有见地。拿破仑揪了揪他的耳朵笑了，并开始刮脸。

皇帝一边说话，一边刮脸。他常常忘记自己还只刮了半边脸。贡斯当随时都提醒他，他便笑着把另半边脸刮完。日常外科大夫伊万先生跟科尔维扎一样也经常听到皇帝批评或贬低医术的玩笑。此类争论是极其有趣的。在争论中皇帝显得十分高兴和健谈。当他没有实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他竟然会凭空杜撰，因此，医生们有时就会不信他的话。

在贡斯当教会他自己刮脸之前总由贡斯当给他刮胡子。当皇帝养成刮脸的习惯后，他一上来先对着挂在窗上的镜子看，他紧挨着镜子，擦肥皂时很使劲，弄得窗子、镜子、窗帘和他自己身上都落满了皂沫。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几位仆人在一起商定，让鲁斯唐给陛下举着镜子。皇帝刮完半侧脸后，便转身将另半侧对着光。这时鲁斯唐或从左边走到右边去，或从右边走到左边去给他照镜子，这要视皇帝先从哪半边刮起而定。侍从则随时将他的梳妆用具放到他的手头。刮好胡子后，皇帝开始洗脸和洗手，仔细地修剪指甲，然后贡斯当给他脱去法兰绒背心和衬衣，用极其柔软的丝绒刷子轻轻地擦他的上身。接下来给他抹花露水，皇帝要用许多香水，因为他天天要擦身，每次都要抹香水。这是他在埃及养成的习惯，他觉得这样擦洗很舒服，效果也确实不错。

“使劲一点”，拿破仑对贡斯当常常这么说，“再使劲点，就像在驴背上搓一样。”

他对内人，经常赤身裸体，丝毫不感到羞耻，就像古希腊人一样。贴身仆人为他穿衣，穿鞋袜，法兰绒背心，精细布衬衣，白丝袜，金扣鞋子或镶银小靴，白克什米尔短套裤，同样料子的西服背心，上面挂着荣誉勋位勋章带，近卫军轻骑兵上校礼服，草绿呢料，大翻领，大红领饰。

拿破仑自1801年至今一直穿这套军服，那一年，他是在莫尔特丰泰娜他哥哥的别墅里看到的这套军服，它叠放在一张扶手椅上。

“我想试穿一下。”拿破仑说，“它真漂亮，这件衣服。我没见过比这更漂亮的服装了，除非是我那套炮兵军礼服。”

炮兵军装，是他最宝贵的服装，自然是首屈一指……就这么梳妆打扮一番之后，侍从再给他递上手帕、烟壶和一个玳瑁小盒，里面装着切得很细的、加了茴香的甘草片。人们由此可以看到，皇帝从头到脚都由别人给他穿戴，自己从不动手，像孩子一样全靠人家给他打扮。侍从给他穿衣服时，他考虑着自己的琐事。

有人说皇帝吸鼻烟很勤，说他为了取烟方便，他干脆将鼻烟放在专门制作的皮坎肩的口袋里。

但贡斯当说皇帝历来是从烟壶中取烟的。他虽然消耗很多鼻烟，但实际上用得不多。他将一撮鼻烟凑近鼻孔，只是轻轻地闻一下，然后将烟弹掉。的确，他所在的地方，地上落满了鼻烟，可是按理必然会粘上这种东西的手帕上却很少有烟末。尽管他的手帕是白色细麻布做的，但也看不出有一丝烟迹来，因此看不出主人是个老烟鬼。

他常常只是打开烟壶，将它在鼻子下来回晃动几下，闻一闻烟味就满足了。他的烟壶很小，呈卵形，由两片粘合而成，质地为黑色玳瑁，镀之以金，饰有金质或银质浮雕和纹理。他还有圆形烟壶，但是，由于打开这种烟壶时需要两只手，而且有时烟壶或壶盖会不小心跌落地面，因此他不喜欢圆形烟壶。他的烟末磨得相当粗，往往是几种烟末混着用。

在圣克卢宫内，他还拿烟末喂羚羊取乐。羚羊很爱吃鼻烟。尽管这些动物在大家看来脾性十分孤僻，但它们却毫不害怕地靠近陛下。

皇帝仅有一次突然心血来潮抽起烟斗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波斯大使馈赠给拿破仑一枚极其精致的东方风格的烟斗。一天，他突然想抽一下烟斗，便让人给他准备好。火点着后凑近烟斗，只要吸几口就可以使烟丝点着。但是他的方法不对头，他怎么也未能抽着。他的嘴巴只是一张一合，根本不吸气。最后他大声喊道：“嗨见鬼！这样抽没有个完。”贡斯当告诉他方法不对，并教他应该怎么吸。可是皇帝始终打哈欠一样嘴巴一张一合。眼见得自己的努力毫无结果，最后厌烦地要贡斯当把烟点着。贡斯当把烟抽着后递给了他。他刚抽了一口，不知道如何吐出嘴里的烟雾，鼓起嘴巴让烟在嘴里转了几下，烟雾进了嗓子，从鼻孔和眼窝里钻了出来。

当他换过气来以后，对贡斯当大喊大叫。

“快给我拿走这个！”倒霉的东西！啊！邈邈的东西！我恶心。”他不停地咒骂着。

他整整难受了一个小时，后头再也没有抽这玩意儿。

“这种习惯只能使懒鬼解闷。”他逢人便这样讲。

皇帝对衣着不太讲究，只要求两点：布料要细软，穿着要方便。

皇帝的上衣和长裤始终是用白色克什米尔短绒呢料加工制作的。他每天早晨换一套衣服。这种衣服只洗三四次就不穿了。他离开卧室两个小时后，裤子上常常落下不少墨水迹，这是因为他老在裤子上擦羽毛笔的缘故。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桌子上甩他的笔，溅得到处都是墨水。不过，他早晨穿上的衣服白天是不换的，因此一整天就这样带着许多墨水斑点。

他从来只穿白丝袜。他的鞋极其细软，里面衬着丝绸。靴子里面也填着白色绒织物。当他感到哪一条腿痒痒时，他就用另一只脚上的鞋跟或靴跟去蹭，这样就会使布满墨水迹的裤子更脏。

同样是由于皇帝恪守自己的老习惯的缘故，在帝制初期，他一直穿军事学校鞋匠制作的鞋。这位鞋匠一直按老尺寸给陛下做鞋，始终没有重新量一下新的尺码。因此，陛下的皮鞋和靴总是不太合脚，样子也不漂亮。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穿的是尖头皮鞋。经过贡斯当的努力，鞋匠总算按流行的式样为他做了几双鸭嘴式皮鞋。皇帝原先的尺码已经大小了，他同意请人为他量新的尺寸。贡斯当立即跑到鞋匠家：这是位纯朴的彪形汉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制鞋业。他虽然为皇帝做过鞋，但从未见过皇上，一听说请他去见皇帝，他简直愣了，头也晕了。他怎敢去见皇上呢？

他该穿什么衣服呢？贡斯当鼓励他，让他穿一件法国式黑色礼服，下面穿长裤，佩宝剑，戴顶帽子，等等。他就如此这般地打扮一番，进了社伊勒里宫。走进陛下的房间时，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十分窘迫地站在那里。

“是你在军事学校给我制鞋的吗？”皇帝先开口问道。

“不是，皇帝和国王陛下，那是我父亲。”

“为什么他不来？”

“皇帝和国王陛下，因为他已去世。”

“我的鞋你要我付多少钱？”

“皇帝和国王陛下，付 18 法郎。”

“好贵啊。”

“皇帝和国王陛下，如果您愿意的话，还可以付更多的钱。”

皇帝听了这样蠢的话笑得直不起腰。接下来就是量尺寸。陛下的哈哈大笑把这位可怜的人弄得手足失措。当他腋下夹着帽子向皇帝走过去的时候，他像鸡啄米似地连连鞠躬，宝剑不慎被夹在两腿之间折成两截，把他绊倒，手掌和膝盖着地。他狼狈不堪，引得陛下又是一阵大笑。最后，忠厚的鞋匠解下断剑，给皇帝量完尺寸，连声道歉着退了出去。

皇帝的内衣都是用十分漂亮的布料制做的，上面都绣着一个戴有皇冠的 N 字母。

星期日和节假日，他穿步兵制服。他成了“侍从的人”，像一个孩子一样任凭仆人为他更衣。

他轻轻地吹着口哨，或者同候客室里等他的迪罗克、梅纳瓦尔或某个心腹讲话，并让进屋里来。

9 时，铃响了，他来到沙龙，开始了星期天。亲王们，红衣主教们，大臣们，高级将领们都穿着光彩夺目的礼服在大厅恭候圣驾。皇帝挨个儿问话，同每一个人谈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其实说不上是真正的交谈。提问三言两语，回答简明扼要，下达圣旨干脆利落。转了一圈后皇帝向诸位稍示致意，左右便让位退下，皇上要开始接见来客。他站在壁炉前，伸出脚跟烤火。就是在大热天，炉子也是烧着的。拿破仑接见求见者。他从来不伸手握来访者的手。他神态威严，眼睛盯住来访者，加上天赋的柔中有刚的表情，倾听着来访者的陈述，往往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表示，来人讲完了，他扬扬手就让他退出去。

“在我的身上，有两种不同的人格”，他对罗德雷说：“一种是有头脑的人，一种是有心肠的人。”

“不要以为我与众不同，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

其实，我这个人够好的；但自我少年时代起，我就强制心弦不作声，因此，在我身上，心弦弹不出悦耳动听的乐声。”

他在自我夸耀。然而，他比他自己标榜的还要感情丰富，比他自己以为的还要神经过敏。他极容易冲动，外界对他无不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当他要威慑对方时，他有时故意大发雷霆，但最经常的是坦率的勃然大怒，出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粗暴。他恼怒起来，面部肌肉抽搐，举动失去常态，有时甚至当场昏厥过去，以至于被他的敌人说成狂人、疯子。他责骂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妹妹，责骂过奥但丝，把欧仁当仆从对待。

有时候，他对贝尔蒂埃，这位忠心耿耿的军事合作者，表示凌辱性的蔑视。他严辞斥责过塔列朗，对富歇大发雷霆，对马雷破口大骂，把雷尼埃、德克雷、乃至康巴塞雷斯骂得狗血喷头；他曾一气之下，把约瑟芬和奥但丝的衣裙撕了个稀巴烂，就是因为这些衣裙是用英国细布做的；他推倒桌椅，砸碎东西。所有这些细节都说明他是一个人，一个外缠内迫、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常常失去平衡的人。但火山爆发之后，他很快就后悔不迭。转眼工夫就心平气和下来，承认自己的过失，用恩宠温柔或一句妙语来弥补圆场。

“这表面上很凶、实际上我并不那么坏”，他后来对科兰古说了心里话，“因为我发现，法国人总是恨不得把您捧在手上美餐一顿。法国人缺乏的正是严肃，因而，就极有必要强迫他们严肃。人们觉得我严厉，甚至冷酷。那再好不过了，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瞧，科兰古，我是人啊。不管有些人怎么说，我也有五脏六腑，也有一颗心，但这是一颗帝王的心。我不会怜悯一位公爵夫人的眼泪，但我却为人民的痛苦所动心。我要各国人民幸福，法兰西人更加幸福，我若再活十年，到处将是一片太平富裕景象。难道您也以为我不喜欢让别人高兴吗？一张心满意足的面孔，我看了心里也很好受，但我不能不控制感情的自然流露，因为人们会滥用我的自然感情。”

他的真正的好心，可以通过他极度慷慨大方的仗义疏财、馈赠好施的行为中大放异彩。凡是他的老朋友，凡是在他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在科西嘉也好，在由里埃纳也好，在瓦朗斯也好，在土伦也好，他曾感到满意的人，他们都从拿破仑那里得到了地位、名誉、头衔、生活费。

他为破了产的德·马比夫夫人重建产业，把她的儿子接来当传令官，在他结婚的时候，送给他一座富丽堂皇的公馆。马比夫的女儿得到丰厚的嫁妆，她同一位逃亡贵族结婚，尽管此人持保王党观点，拿破仑还是任命他为上校。布施波尔一家，即原科西嘉总督的孩子们，也都得到他的报答，一个个心满意足。德·塞居尔元帅曾于1784年在拿破仑“贵族学员”毕业证书上签过字，现在也得到丰厚的回报。当他来面谢第一执政王时，第一执政王破例为他送行直到台阶。执政卫队排成队，击战鼓为他行持枪礼，而这位旧王朝的老兵，受到早被遗忘了的殊荣，激动得脸色煞白，踉踉跄跄，差一点要晕过去。克拉利奥一家也享受年金。领取年金的还有德·日涅主教，他谢绝了里昂总主教的头衔，现在当了圣德尼的议事司铎和帝国的伯爵，而他自己事先毫无所求。

由于他年事已高，身体虚弱，已不能履行职责，拿破仑便对他说：

“我免除您的一切义务。我给您这15000镑的固定年金，只是奖励您的教务会议和感激您的崇高品德。”

迪皮伊神甫，拿破仑的布里埃纳军校的教师，他曾修改过拿破仑的《科西嘉历史》一稿，后来是马尔梅松图书馆的管理员。贝尔通，后来是兰斯公立中学的校长，多梅龙则是学习总监。帕特罗神甫，生活上多灾多难，也得到救济……

布里埃纳的书法老师，由迪罗克引见拿破仑。一见面，拿破仑就同他开玩笑：

“您的臭学生在此！我向您致敬。”

他得到的生活费也不比他人少。

德·蒙泰松夫人，在布里埃纳为他颁发过奖金，现在得到“亡夫遗产”16万法郎。拉普拉斯，军校毕业考试的主考官，埃及战役的战友，现在当上了内政大臣，后来他不称职，改为元老院元老，受封伯爵，元老院主任秘书。德·科隆比埃小姐，现在是布雷索夫人，当年的拉费尔团中尉没有把她忘记。她当了太后的宫廷贵妇，她的丈夫也被任命为森林总管。更为动人的是，拿破仑赠给她一枚密画戒指，画着一个年轻小伙子身体前倾，在一颗樱桃树下，向一位年轻姑娘扔樱桃，姑娘则张开围裙接着。

拿破仑也没有忘记瓦朗斯的房东布老小姐。他把她从贫困中拉了出来，任命她的兄弟为巴黎证券经纪人。

蒙塔利韦，被第一执政王叫到马尔梅松，详细地询问了他们昔日的老朋友们的情况。波拿巴向他打听一位小酒店老板娘的消息，当年，他们不时成帮结伙到她店里欢聚。蒙塔利韦肯定她还活着。

“我担心”，执政王说，“当时我在她店里喝咖啡，恐怕并不是每杯都付足了钱。这是50个金路易，您让她拿去，就说是我送的。”

蒙塔利韦开始被任命为行政长官、总监，后来受封大臣和帝国伯爵。拿破仑后来一直把他当朋友对待。

有一天，皇帝无端出语伤人，蒙塔利韦一气之下想辞去大臣职务。拿破仑连忙道歉：

“我亲爱的蒙塔利韦”，拿破仑抓住他的双手说，“刚才发生的事我们把它忘掉吧，好吗？您留下来同我在一起吧。”

拿破仑的同学和战友们都因他而富有起来。德·马齐斯成了家具总管和侍从，他的兄弟掌管彩票，是个大财东。洛里斯通，成了将军和大使。拉里布瓦齐埃尔和索尔比埃尔，是炮兵总监。维拉索，任加尔省省长。布贝尔的寡妇，当了奥坦丝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埃社维尔，当了全权公使，他曾上了逃亡贵族的名册，后来从名册中勾销后，得以回到法国，当他早期站在文武百官之中，拿破仑只看他一眼。后来只剩下他们俩，拿破仑附着他的耳朵：

“你好，骑士，从哪里归来？你不是早就逃亡了吗？”

埃社维尔嗫嚅着表示道歉。拿破仑笑了起来：

“你撒谎……我看你搞外交肯定不错。”

拿破仑便让他当了外交官。

奥松炮校校长泰伊将军曾慧眼识英雄，当时就很器重拿破仑，尽管现在已经衰老不堪，但还是当了梅斯城防司令，而陆军军需官诺丹成了阅兵监察。迪戈米埃一家不断得到关照。无能的卡尔托也竟然被任命为万塞纳的统治者，并兼掌管彩票发行，“他当时在土伦前线。”这句话出自拿破仑之口，总是意味着恩惠。富歇、马尔蒙、维构托后来都受封元帅和公爵。朱诺也自封为阿布朗泰斯公爵，皇帝御批予以认可，只是因为他过于放荡，没能当上元帅。成了寡妇并陷入贫困的前国民公会议员蒂罗的夫人，也得到相当可观的生活年金。

至于蓬泰库朗，当年是他把拿破仑叫到救国委员会测绘局任职，将拿破仑从失望中挽救出来，波拿巴在当执政王之初就派人把蓬泰库朗叫来：

“您现在是元老院议员。”波拿巴开门见山。

“您想赐予我的恩德是不可能的，”前国民公会议员回答说。“我只有36岁，元老可得到40岁才行。”

“好吧，您可以当布鲁塞尔行政长官，或你觉得合适的某个大城市的行政长官，但您得记住，您是元老院议员，到了岁数您就来走马上任。我想可以向您表明，我没有忘记您对我做过好事。”

过不久，蓬泰库朗手头拮据，窘迫到不得不变卖祖传土地的地步，他开始不敢求见皇上，但最终还是壮着胆去了。拿破仑知道后，神色严重地说：

“您落到这般田地有多少时间了？”

“3个月了，陛下。”

“那好吧。这是3个月的损失……今天，您就到司库那里，在我文职帐单上开支，他会交给您损失的10万埃居。”

艾劳战役之后，正当俄罗斯战争全面展开之时，拿破仑听说他在埃及的战友贝托莱缺钱花。他当即给他写信，送给他15万法郎，“趁此机会聊表此心，不成敬意。”

就连拿破仑的敌手也得到了意料不到的好处。前督政戈伊埃出任总领事。卡尔诺，自从帝国立国以来，一直公开郑重地持反对立场。拿破仑让他享受大臣的待遇，领取1万法郎的退休金，外加一大笔“将军薪金的欠款”。巧妙的借口而已，目的是不伤卡尔诺的自尊心。

那些曾对拿破仑造成痛苦的人并没有受到他的报复而遭殃。前部长奥布里，曾革除拿破仑在炮兵的职务，他的遗孀照例享领年金。勒图尔纳，过去曾撤过拿破仑的职，反被拿破仑任命为卢瓦尔省省长，后来任审计法院推事之职。

在拿破仑看来，对于并非世袭而登帝位的人来说，尤以宽大为怀、慈悲慷慨为本，他必须给人实惠方能根深叶茂，这倒是事实。但他也往往因此大手大脚，没有个控制数目，尽管他对自己节约开支，有时候甚至叫人想起他母亲的吝啬，但他喜欢开恩布施，以周济赏赐为乐事。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感恩戴德，总是把上门谢恩之人急忙打发走，仿佛故意抵制激动之情。他同他人一样，感情太容易激动了；但他高人一头，感情上也要与众不同。

对他的元帅、将军、高级官员、大臣们，更是慷慨大方，赏赐无量。他们的年俸，他们从皇家金库那里得到的额外奖赏，与拿破仑兄弟姐妹们的堆金积玉的巨万开支不相上下。拉扎尔、朱诺和拉普，总是钱不够花，他们便向拿破仑诉放荡荒唐之苦，拿破仑每次都为他们还清了债务。

他们都有了豪华的公馆、别墅，个个都是百万富豪，甚至包括那些与他分庭抗礼的人。贝尔纳多特，几乎总是公开与他为敌；克拉拉克将军，曾为督政府充当暗探，监视过拿破仑的行动；达武，在埃及尽出坏主意；马塞纳侵吞军饷简直是江洋大盗；苏尔特，无法无天，生活之阔气，亲王们都望尘莫及，可与帝王比高低。还有康巴塞雷斯，塔列朗，富歇，勒布伦也不例外；罗德雷，马雷，达律，奢华程度虽稍低一等，但都享尽荣华富贵。

拿破仑要求他们要有高门鼎贵的豪华气派，这样不仅可以使他的统治大放异彩，向欧洲炫耀帝国繁荣昌盛，而且还可以使法国的工业、商业、人民生活从中得益，进而使全国物阜民丰，欣欣向荣。

会见、接见，一般只限一小时，尽管如此，往往超过时间，使双方疲惫不堪。中饭早已备好，一等再等，只得重热。皇帝叫人告诉里面，他马上就

要用餐，人们便侍候他一个人吃饭，就在接见厅里，在一张桃花心木的独脚圆桌上。

一位宫殿侍卫长官站在他的身旁，宫廷厨师迪南为拿破仑忙饭菜。皇帝吃得很快，也不讲究卫生。他用手抓起面包，沾点汤汁，溅得衣服上尽是污点。他毫不讲究菜谱的顺序，先吃烤肉，后吃主菜前的小吃，再用甜食。他最爱吃的菜是善前烧子鸡，菜名叫“马伦哥烧鸡”；他也喜欢吃排骨，烤羊排，油炸鱼，各种菜豆，各色意大利面条。他对面包的质量要求很高。他担心发胖，经常不敢吃饱。

“先生”，拿破仑对厨师说，“您瞧，您让我吃得太多了。我不喜欢这样。这使我不舒服。我只要您给我做两道菜就够了。”

有时候，他对迪南发脾气，但又马上奉承几句加以安慰：

“啊，迪南，您当我的宫廷厨师比我当皇帝还快活！”

他喝点尚贝尔坦掺水红葡萄酒。他对名菜外行，对名酒也不见得内行。

有一次，奥热罗应拿破仑之邀，在布伦军营内同他一起进餐，拿破仑问奥热罗这酒味道如何，奥热罗毫不客气地回答他说：

“还有比这更好的酒呢。”

每顿饭后，拿破仑总要喝一杯咖啡。

皇帝用餐的速度极快，吃饭的时间往往只要十一二分钟。当他用完晚饭后，他就站起来进入自家的客厅。可是约瑟芬皇后仍坐在桌旁，示意客人们不要急着走。不过，有几次她也跟陛下一起离去，这时宫女们可以在自己的房里吃到想吃的东西。

有一天，欧仁亲王紧跟着皇帝离开餐桌，皇帝立即回过头来对他说：“欧仁，这样你不是来不及吃饭了吗？”亲王回答说：“请原谅，我已吃过了。”其他客人感到欧仁提前用饭的做法不是多余的。这种情况存在于执政时期以前，后来，皇帝就跟皇后两个人在一起用餐了，就是他担任第一执政时已是这样。他还常常邀请侍从轮流跟他一起吃饭，侍从们都十分高兴地接受他的厚意。

他吃饭常常这样匆匆忙忙，草草了事，闹得肠胃功能紊乱，不时发生呕吐。这时候，他一头趴在地毯上，喘着气发出痛苦的呻吟，因为他忍受不了身体的病痛，人们马上把皇后叫来，皇后照料他，让他喝几口冲剂。

有时候，他让人把奥但丝、卡罗利娜、埃利莎的孩子们带来同他一起吃饭。他对小拿破仑的宠爱之情尤为强烈。他把小拿破仑抱在膝上，让他像小鸟一样在盘子里自由觅食。皇帝哄着他，一颗豆一颗豆地喂他，弄得孩子满嘴汤汁。孩子高兴得很。小拿破仑的兄弟拿破仑——夏尔，则显得缺乏耐性。

有一天，皇帝设法让他转过脸去，悄悄把他的鸡蛋拿走。他抓起一把刀子，喊了起来：“还我鸡蛋，要不我宰了你！”

“怎么，小坏蛋，你要杀你的伯父？”

孩子又重复了刚才那句话：

“还我鸡蛋，要不我宰了你！”

拿破仑连忙把鸡蛋放回盘里，说：“你将来准是了不起的大男子汉。”

皇帝又让他喝一口咖啡。小家伙尝到苦头，立刻翻脸吐了出来。

“嘿，你的教育还不到家，”皇帝说，“因为你还不会装模作样。”

阿希勒·缪拉，长得又有劲，又漂亮，但经受不住别人的逗弄。

一天，拿破仑当着怒气冲冲的卡罗利娜的面，狠狠地揪着小顽皮的耳朵，

小家伙立即扑向皇帝，大喊：

“您是坏蛋，大坏蛋！”

拿破仑娜·巴乔基，虽只有5岁，言行举止却有大人的模样。皇帝当着好多人的面数落她：

“小姐，我听说出了丑事。夜里您在床上撒尿。”

小姑娘霍地站了起来，打量着皇帝：

“伯伯，要是您尽讲蠢话，我可要走了。”

皇帝乐不可支，逢人就讲这段故事。

拿破仑只是在短暂的轻松娱乐的时刻接见自己的私人朋友、作家和艺术家：诺尔马、达维德、伊扎贝、蒙日、阿尔诺、丰塔内、德农。

塔尔马，是皇帝的患难之交，总是受到优先的接待。几乎每星期，不是在杜伊勒里宫就是在圣克卢宫，塔尔马要在拿破仑那里呆上一个小时左右。他给皇帝带来内幕新闻，剧坛轶闻，皇帝听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皇帝对他扮演的角色也当面提前建议，同他讨论表演艺术。

有一回，塔尔马在《庞培之死》中主演凯撒，皇帝便对他发了一通议论：

“您那样指手划脚也不嫌累！”皇帝对塔尔马说，“帝王们没有这么滥用动作，他们知道，一个手势即是一道命令，一个眼神即可置人于死地。”

“因此，他们珍惜自己的一举一动，不轻易吹胡子瞪眼睛……还有一句台词，您说得不够传神，表达得太直露了：

“‘让我去掌管那等于无耻的宝座……’”

“凯撒在那种场合不会说他心里想说的后。别让凯撒像布鲁图那样说话。当布鲁图说他心目中的国王都是可怕的，那则是可信的；但让凯撒说那样的话就不可信了。要注意这个区别。”

塔尔马遵照皇帝旨意改进了演出，不久，皇帝在枫丹白露看塔尔马主演同样的角色，声称他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凯撒。

拿破仑坦诚地赞赏他的老朋友。何况，他一向尊重人才：

“您可知道”，拿破仑对雷米扎夫人说，“一个人才，不管是哪种人才，是一种真正的威力，我那次接见塔尔马不脱帽以示恭敬，对不对？”

塔尔马是个挥金如土的人，经常捉襟见肘，处境狼狈。没等演员向皇上开口，拿破仑不厌其烦地为他付清欠债。前后不下几百万。

经常上门的还有御用画家们，首先是达维德，拿破仑看上了这位为他的统治歌功德的画家。

他一丝不苟地检查《加冕礼》油画的草图，有时候让伊扎贝，热拉尔，为他画速写。

卡诺瓦终于得到皇帝的允许，多次让皇上摆好姿势，一次就是一刻钟，为他雕一座巨型塑像，艺术构思是：皇帝像古代人那样裸体，右手托着长翅膀的胜利女神。拿破仑有些不耐烦：

“还要摆姿势，我的天，这真叫人讨厌。”

卡诺瓦浇铸了一尊希腊塑像，作为雕像模型献给拿破仑，拿破仑把它放在办公室里，十五天未给回音。他对塑像并不满意，觉得它过于赤裸，不过还是批准卡诺瓦雕刻皇帝的大理石像。

他对伊扎贝一向很好，但比起执政时期，态度严肃多了，登上帝位以后，他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把手搭在肩膀。”他对过去的老知心朋友常常爱这样干。迪罗克，朱诺，马尔早已习惯他这种动作。拉纳则不让他拍肩膀。

他同皇上单独在一起时，称皇帝为“你”。拿破仑不喜欢这种没大没小的随便，但还是忍住性子默认了。

来往的还有贝托莱、蒙热，他们来是谈论科学上的事。皇帝和德农探讨如何丰富博物馆，约艺术家们创作。还有丰塔内，他是拿破仑得意的建筑师，他献上凯旋门、宫殿、庙宇等修建计划，陈述他的装饰意见。还有巴尔比埃，优秀的图书管理员，文学界的新闻轶事他了若指掌。

虽然拿破仑不欣赏文学人士，尽管他信不过他们，但对其中“致力于积极事情的人”却颇为重视，对出版的一切东西他都要掌握，不论是德·斯塔埃尔夫人的著作，还是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或是内波米塞纳·勒海尔西埃的平庸之作，他都不肯放过。

他辞别了造访者，通过小楼梯先下到约瑟芬房里待一会儿，然后才回办公室。皇后同左右宫廷贵妇们一起吃完饭后，打一盘短时间的台球，然后又坐到某一架地毯织机前练练功，以保持优美的姿态。皇帝驾到，打乱了贵妇们的谈话，逗弄一会儿约瑟芬，同德·拉罗施富科夫人亲热亲热，或同德·雷米扎夫人闹一阵别扭，谈梳妆打扮，论时髦风尚，打听圣日尔曼郊区喋喋不休的牢骚话，他这时平易近人，随和温厚。蓦地，他收敛起笑容，眼睛走了神，他突然想起许多事情等着他办。他二话没说，三步并作两步登上楼梯。

皇帝的办公室原是路易 14 的妻子、玛丽——泰雷兹王后的房子。四面墙几乎被四个大书橱和一个高镜柜所盖满，高柜里放满常用的文具和文件档案。办公室只在角上开了一个窗子，全靠它来采光。窗洞口摆着皇帝的秘书梅纳瓦尔的办公桌，他背朝花园坐着，一张桃花心木做的镶着铜边的大办公桌占据房间正中位置。

扶手椅古香古色，用克什米尔绿色短绒铺底加深了颜色。罩布墨斑点点，因为拿破仑就像用衣服擦羽毛笔一样，经常用罩单擦笔，两只扶手被他用小折刀划得尽是刀痕，皇帝只有在签字时才坐在上面。

平时，他坐在靠壁炉右边的一张椭圆形双人沙发上，沙发边上有一独脚小圆桌，日常信件公文都放在小圆桌上。他把身上的佩剑解下往椅子上一搁，把帽子脱掉往椅子上一扔，一言不发地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咬咬手指甲，摇晃着脚丫子。

有时候，他闭上眼睛，苦思冥想，那么入神，人们也许以为他睡着了。

“我苦思冥想”，一天，他对罗德雷讲了心里话，“别看我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可以应付一切事变，实际上，在这之前，我什么事情也不干，集中精力久久地进行思索，我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在别人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况下，我所言所论，所作所为，并非有天才突然暗中启示我，而是我三思而后言，三思而后行。我无论何时何地都在工作，吃晚宴也好，在剧场也一样，夜里，我一醒来就工作。”而且，这种反复的思考并非灵机一动，毫不费神：“当我思考的时候”，他说，“我绞尽脑汁，呕心沥血。那种痛苦就象女人第一次生孩子一样。”

不一会，他豁然开朗，站起来，先是慢慢地踱来踱去，接着突然加快步伐，开始向梅纳瓦尔口授圣旨。他几乎从不推翻重来，几乎从不重复。往往，为了强调他的思想，习惯地扯扯袖饰。有时候他吸点鼻烟，弄得背心上到处都是，他吸鼻烟，与其说是爱好，倒不如说是一种怪癖。他的秘书用羽毛笔飞快地把他口授的主要句子，关键词语记下来，然后整理出全文。

他工作需要使用的一应用具、文件就在他的手边。他的旁边就是测绘局，

可以随时向他提供准备战争或梦想组建欧洲所需要的军事地形图和地图集。他的档案得到认真仔细的整理。他要人把经办的事情简明扼要的摘录在大页纸上，分好几个栏目，事事如此，一日一清，毫不含糊。一切都分门别类，整理得有条不紊。他身上一直带着一份财产清单，他把条目高度浓缩成几行。在盒子里，则用卡片整理好本国军队和外国军队的实力情况。他深入检查各项事务，从大局到细节都通盘考虑，遇事果断决定，通情达理，考虑总要符合公共利益。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一律由他批阅，字迹几乎认不出来，唯有梅纳瓦尔能看懂，至少可以翻译出来。各项预算他亲自修订、削减、裁免，在这方面，都由他亲自确定数目。他还要为《箴言报》写文章，起草报告和声明。作为灵魂的政治家，他知道，对如此神经过敏的一国人民，斟酌字句是何等重要。他出于本能，用语简短、有力，而且新颖，只消几笔就能勾勒出事实的轮廓，镇住人们的思想。“我的所作所为，旨在影响民族的想象力，”他对沃尔内说，“我一旦失去这一本领，我将毫无用处，那就是另外一个人来取代我了。”

梅纳瓦尔，就像过去的布尔里埃纳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过着一种难以想象的紧张生活。

拿破仑没完没了地口授圣旨，他低着头没完没了地作记录，皇帝离开办公室，留下不计其数的思想业已明确的草稿，梅纳瓦尔必须一张一张整理誊清，有时一连两天不能回家看看，换洗一下衣服。有时候，皇帝的侍卫官代理他的秘书工作，也被弄得焦头烂额，精疲力竭。拿破仑对他的合作者要求严厉而且苛刻。他认为他有权这么要求他们，因为他的工作量比他们还大。在战场上，他写信给约瑟芬：“我声明我是主人的奴隶中的奴隶；我的主人没有心肠，这个主人，就是事物的本质。”他的副手，都像他一样，一个个都累垮了，他们必须为公共福利牺牲一切。

他风趣地说：“我要他当大臣的人，四年后尿都撒不出来。”他这样想并不是没有原因，他本人就因为过于勤奋，每每废寝忘食，致使得了撒尿困难症，他已经开始感到痛苦了。

某些时候，他处于不能定神的状态，当然这时日很罕见的。他仿佛得了麻痹症。他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同梅纳瓦尔聊天，躺在沙发上眯一会儿，又站起来，拿一本书，翻一翻，高声朗读一页。倘若他觉得书写得很糟糕，或者令人生厌，他便把书扔进火里。

于是，他带上迪洛克或一名侍卫官，在巴黎市内溜达，看看正在兴建中的宏伟建筑物，要不就逛大街，看橱窗。还有几次，他索性去打猎。

他马上技术很差。如果没有别人的特别关心，如果为他准备的不是训练良好的马，那么他是不可能稳坐马背上的。他自己并不知道人家如此谨慎地照料他：为皇帝准备的马在荣幸地成为陛下的坐骑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人们让这些马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准动一动：鞭子猛烈地抽打马头和马耳朵；在马身旁敲锣打鼓；对着马耳朵开枪和放烟火；在马的眼前晃动各色旗帜；把沉重的物件——有时候是羊或猪——扔到马的腿中间。马在跑得最快（皇帝喜欢的就是这种速度）的时候要能够骤然站住。最后交到皇帝手里的是一匹匹经过千锤百炼的马。陛下的马厩管理人员雅尔丹老爹出色地完成了上述艰巨的任务，因而皇上十分器重他。

陛下十分重视他的马，要求为他选择最漂亮的马为坐骑。

他阅兵时，骑的是一匹阿拉伯马，它是一匹罕见的生性好战的良马，别

看它休息时其貌不扬，但只要听到战鼓擂响，军号嘹亮，便会豪迈地腾跃而起，四蹄击地生烟，只要皇帝骑在鞍上，它更是耀武扬威，不愧是全军最漂亮的战马了。

在拿破仑看来，打猎是帝王必修之道，便对他来说，尤其是一次消耗体力的机会。他曾在朗布伊埃为追逐一只鹿度过了一天，他对鹿是追而不捕。他肩上持枪水平不佳，胳膊常常弄得发肿。

他勤奋的生活里有这点空隙是很不寻常的，平时，他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直到夜晚。晚饭按规定是六时送上。约瑟芬准时在饭厅里等他。她精心打扮，袒胸露肩，浑身珠光宝气。她总是浓妆艳抹，但皇帝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似有若无。她同守候在身边的宫廷贵妇聊天，耐心等待着。7点到了，8点过了，9点响了，拿破仑还没来，他忘了晚饭，可谁也不敢冒险去叫他。在厨房里，每隔一刻钟便上叉烧一只子鸡，以便拿破仑一到就能端上一只刚烤好的烧鸡。

有一天，他11点钟才下来，厨房就这样一连烧了23只鸡。皇帝终于来了，连衣服都没换。他像行家那样，欣赏贵妇们的穿着打扮，或恭维一通，或批评几句，把手伸给约瑟芬，双双进入饭厅，饭厅的桌子已经收拾好了。在杜伊勒里宫，皇帝和皇后几乎天天是面对面吃饭。在圣克卢，在贡比涅，或在枫丹白露，则指定邀请下面几个人：宫廷值班侍卫官，往往加一位陪皇后的贵妇，一位大臣或一名将军。用餐时间很短，约瑟芬不比皇帝讲究美食。

拿破仑甚至很惊奇，竟然要用一刻钟时间来催人忙杂务。

就在这时候，迪罗克来向他报告一天发生的事件。侍卫长官、传令官们给他送来急件。拿破仑一一读过。

这时刻，他也让翻译读外国报纸，浏览抨击性文章。他同约瑟芬说不上几句话。皇后坐在皇帝的对面，完全进入自己的角色，满面笑容，端庄持重，热情洋溢，千方百计讨好皇帝，对他的脾气她已摸透了。

现在，皇帝起身，由宫廷侍卫官引路，回到他的沙龙里，皇后即给他端上咖啡。然后，约瑟芬就下到自己的沙龙里，三天两头她召集一些联谊活动。皇后缓步逐个欢迎她的客人，对每个人都讲两句亲热的话。然后，她开始玩惠斯特牌对，或者玩一盘双六棋。贵妇们一个个挺着高耸裸露的酥胸，穿着缎子或波纹绸长裙，发型典雅，美若天仙，她们坐下来做游戏，或三五成堆，低声交谈。文武男宾则倒了楣，军人全副“武装”，着装一丝不苟；非军人也一律“法式”穿戴，衣冠楚楚。他们一个个站在灯火辉煌之下，全身金光闪耀，鲜艳夺目。

过了一小时或两小时，拿破仑下来了。

“皇帝驾到！”

全体起立，人们听到有力而急促的步伐。他径直向前走着，略微欠身向那些向他低头致敬的人物表示回礼。他上前一个一个接见，大摇大摆，一只手插在燕尾服下。将军、大臣、公主、公爵夫人，不论是德高望重的名门，还是初建新功的新贵，当这位如此普通的轻装小军官走近自己时，无不感到心情紧张，聚精会神地准备好“是，陛下！”或“不，陛下！”的答辞，他们回答皇上提问，音响效果总是恰到好处。

执政府时期充满信任和欢乐的夜晚一去不复返了。皇上再也不开玩笑，再也不讲鬼怪故事，再也不像在马尔梅松那样玩21点了。他要他的宫廷保持“无可指责的举止。”

“我们已不再处于亲热而轻浮的时代，”他反复强调这句话。“务必认真严肃。”

这个宫廷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人感到矫揉造作，装模作样，它就这样变得死气沉沉、故作高做了。虚套浮礼、繁文褥节使平民出身的前督政府官员和将军们一个个象冰雕一样板着脸孔，致使保王派贵族对他们投以讽刺挖苦的目光。就是拿破仑本人对这一套虚礼也并不感到自在。他从小地位卑微受到的教养故态复萌了过去他同妇女在一起总有点拘谨，现在跟她们很不客气甚至十分粗鲁。

有时候，他因此受到反唇相讥，可他似乎对此并不耿耿于怀。

“好哇，夫人”，他对逃亡回国的德·弗勒里公爵夫人说，他知道她是轻浮女人，“您还是总喜欢男人吗？”

“那是呀，陛下”，她回答说，“不过，当他们有礼貌的时候我才喜欢。”

雷尼奥·德·圣让当热利夫人，正当风华正茂的28岁，是帝国宫廷里美人之一，拿破仑对她颇为欣赏，有一天晚上，他突然冒出一句：

“你知道您老得厉害吗，雷尼奥夫人？”

有时候，他口气婉转得多。洛尔·朱诺从葡萄牙回到法国，他就很和善很纯朴地欢迎她：

“好哇，朱诺夫人，可捞到到处游山逛水的机会。瞧您现在屈膝礼行得多地道。不错吧，约瑟芬？她脸色很好，是不是？可不是小姑娘了，是大使夫人了……”

朱诺夫人满面春风。阿拉伯人那种面部表情大为改观，她显得美丽多了。

拿破仑又转一圈，便上自己的办公室。不过，他让人在杜伊勒里宫修建了舞台，若有演出，总是根据塔尔马的推荐，出席观看表演。在马雷肖家大厅或皇后那里举办音乐会，他也去听，他尤其喜欢声乐。他甚至授勋给“铁王冠”失势的歌唱家克雷桑蒂尼，引起不怀好意的人的嘲笑。

有一天，拉格拉西妮对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们笨拙地进行反驳：

“那又怎么样，难道你们忘了他的外伤？”

他还陪着约瑟芬到歌剧院或法兰西剧院，还有费多剧场观看一、两场戏。他越来越少出席他的兄弟姐妹和达官显贵们举办的节日晚会。出席这样的晚会，由于不是在皇宫里，可以不拘礼仪，可以尽情去玩，特别是举办化装舞会的时候。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他已经答应出席一个晚会，倘若临走之前他埋头在他的文件堆里，他会把出席晚会的事忘掉。德克雷举办的一次舞会就发生过这样的事。

皇帝打算10点钟出席舞会。他抓紧时间，约戈丹8点到他的办公室，同他一起审查预算。半夜，送来一张皇后的便条，告诉他人们正在等皇帝光临，并称舞会热闹极了。

“一会儿就走”，拿破仑说，“告诉皇后，我正同财政大臣一起工作。我们马上就去。”

过了一会，又来了提醒参加舞会的事。

他手里正拿着羽毛笔在修改数字。挂钟刚敲，他突然抬起头来。

“刚才打几点了？”

“三点了，陛下。”

“啊，仁慈的上帝！我们去参加舞会太迟了。您看怎么办？”

“陛下，我也这么想。”

“那我们就各奔自己的床。”

戈丹刚走，他赶到门口对他说：

“好吧，许多人以为我们是吃喝玩乐过日子呢，就像东方人说的那样，没事就吃果子酱！……晚安，大臣！……”

皇帝的就寝时间很不固定，有时晚间 10 点或 11 点就上床了，但通常的情况是熬夜到凌晨 2 点、3 点，甚至 4 点后才睡觉。

为了工作方便，也为了更自由地闹点心血来潮的新花样，他已经不同约瑟芬同床睡觉了。但他还是不时到她那儿去。他穿着睡衣，由贡斯当举着蜡烛在前面引路，下到皇后的内寝。皇后看皇帝来了，浑身美滋滋的。皇帝每光临一夜，便是她小小的胜利。第二天，她搓摩着一双嫩手逢人就说。

“我今天起晚了，呶，你瞧，昨晚波拿巴来同我一起过夜了。”

遇上这样的日子，她谈笑风生，满面春风，这是求她赏赐和恩典的好时候。“她不会使任何人扫兴”，贡斯当写道：“人们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

平时，只要一进寝宫，他就很快脱完衣服，因为脱下的每一件衣服都是随便扔的：衣服狼藉一地，宽腰带扔在地毯上，怀表滚落在床上，帽子扔在某个柜子上。总之，他脱下的所有衣物都是随手扔的。

假如他心情很愉快，他就大声地叫贡斯当：“喂！喔唉！喔唉！”

要是他不高兴，他就这样喊贡斯当：“先生！贡斯当先生！”

他已经养成了匆匆忙忙脱衣服的习惯，因此等贡斯当应声跑入寝室时，已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需递他一块马德拉斯布头巾就完事了，接着给他点上通宵不灭的暗灯，这盏镀金的烛灯有灯罩，这样室内的光线可以更少些。他迅速躺倒在床上，除了大热天，他的床早就用长柄暖床炉烘得暖洋洋的。从一个镀金香炉里溢出阵阵清香：芦荟树脂、琥珀、安息香、香醋等。拿破仑讨厌关门闭窗的闷味，更讨厌人体的臭汗味。约瑟芬之所以一直讨他喜欢，是因为她极善于保养玉体，又白又嫩的皮肤有鲜香味。他心血来潮迷恋上的一个女人，倘若身上有某种难闻的气味，或相反滥用香水，便会很快失去诱惑他的魅力。

当他不能立刻入睡时，便叫人找来一名秘书或约瑟芬皇后，给他读点什么，皇后念得最好，他最喜欢听她读。她不仅声调娓娓动听，使他飘飘欲仙，而且还配有各种手势，引人入胜。

他的所有房间里几乎一年到头都要生火，他极其怕冷。当他想入睡时，贡斯当就取走室内的火，然后回到自己的卧室去。贡斯当的寝室在陛下的楼上，鲁斯唐和一位值班侍从则睡在紧挨皇帝卧室的小客厅里。侍从日夜为他的浴室准备热水，因为皇帝白天和黑夜常常会忽然想起要洗个澡。每天早晨和晚上皇帝起身和睡觉时医生伊万先生都要来看他。

皇帝在深更半夜召见秘书官甚至大臣，那是常有的事。1806 年，在他逗留华沙期间，一天午夜过后，塔列朗亲王殿下接到御旨，他立即去见陛下，跟皇帝谈了很久。那晚一直工作到深夜，陛下累极了就呼呼入睡了。塔列朗亲王在退出寝宫前生怕吵醒了皇帝，又怕陛下突然醒来叫住他继续谈下去，于是环顾四周，看见旁边有一张舒适的长沙发，他便倒在上面睡着了。

陛下的秘书梅纳瓦尔只想等大臣退走后才去睡觉，因为塔列朗先生走后皇帝可能需要他，因此他十分着急地等待这次漫长的召见赶快结束。

那天晚上贡斯当的心情不太好，因为在取走陛下室内的火之前他是不能舒舒服服地睡觉的。梅内瓦尔先生无数次地跑来问他塔列朗亲王是否已经离

去。贡斯当回答他说：“他还在，我可以肯定他还在，不过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

最后贡斯当请梅纳瓦尔留下来看着入口处开着的那个门，贡斯当自己跑到皇帝寝室另一个出口处外的一个过道里守着。他们商定，谁先看见塔列朗亲王离去，谁就立即告诉另一个人。钟敲响了凌晨2点，然后是3点、4点……谁也不从室内出来；陛下寝室内一点动静也没有。贡斯当实在耐不住了，便轻轻地将门推开一条缝，十分容易惊醒的陛下被贡斯当吵醒。

“谁在那里？怎么啦？是谁？”他大声问道。

贡斯当赶紧回答，说他以为塔列朗亲王已经离去，想进去取走陛下用的火。

“塔列朗！塔列朗！”陛下高声喊道。

当他看见塔列朗醒来时，冲着他大喊。

“好啊，我想你一定是睡着了！怎么，坏蛋，你竟在我这里睡觉！啊！啊！”

贡斯当退出来，没有取走室内的火。他俩又开始谈起来。梅纳瓦尔和贡斯当一直等到清晨5点，他俩的密谈才结束。

有时候，熟睡三四个小时之后，他起床，披上睡袍，穿上一条长裤，回到他的桌上。是他头脑最清楚、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他如果要写点什么，就让人把可怜的梅纳瓦尔叫醒。于是，他在屋里踱来踱去，开始口授圣旨。夜间吃点夜宵，直到天蒙蒙亮时他才把秘书放走。

“您怎么了，梅纳瓦尔？您站着睡觉？”

他笑咪咪地打量着年轻人红肿的双眼和消瘦的面庞，在他身上击一掌，把他叫醒。而后，他回到自己屋里，昏昏沉沉眯一两个小时。据罗德雷证明，拿破仑经常像这样一天工作18个小时。

拿破仑的一天常常都是这么度过的。

第十七章 战端重启

一、拿破仑的胃口

拿破仑的胃口是如此之好，他一口气连续吞下了意大利、瑞士、荷兰，又对汉诺威和马耳他大流口水。

面对拿破仑咄咄逼人的攻势，整个欧洲也为之颤抖……

拿破仑的胃口一向很好，尽管每天他都要从事繁重的工作，他的身体却明显地发胖了。

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对权力的胃口远远超过奶酪和面包，这一点早在《亚眠和约》尚未签订以前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正当约瑟夫与康华里代表自己的国家为马耳他等问题进行讨价还价时，拿破仑便开始谋划对意大利的兼并计划。

法国在马伦哥战役和霍恩林登战役获胜以后，奥地利所同意的和平条款规定：奥地利正式承认西沙尔平、利古里亚、黑尔维谢与巴达维亚等共和国，但其中有一条明确规定，这些共和国不是附属于法国而是享有独立地位的。然而这只是痴心妄想！这些共和国仍然处于法国的监护之下，而它们的要塞也仍然在法军手中。

拿破仑指示塔列朗将西沙尔平的一些议员贵族们召到了里昂进行“协商”，以便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国宪法。

当他们这一“良好”意愿顺利实现后不久，他立即和约瑟芬在一些著名人物的陪同下，于1月11日到达里昂，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尽管天气严寒，后来又突然开冻，还是举行了一系列光彩夺目的宴会、游行和招待会。新近由英舰运送回国的“法国埃及方面军”的几个营，列队接受了他们的统帅的检阅。

会议提出由法国人担任这个共和国总统时，意大利的一些代表提出了抗议，就在这时，里昂卫戍部队的一些军官出现在大厅里，并迫使争吵双方保持肃静。尽管如此，30人委员会的大多数还是选出了梅尔齐伯爵担任总统。但是他谢绝了这一荣誉。他意味深长的提出，如果要他为国家效劳的话，委员会最好还是确定波拿巴将军为他们的元首。在照此办理之后，波拿巴立即任命梅尔齐伯爵为副总统。

当意大利人的总统，主宰他们的命运这本是拿破仑的既定计划。如愿以偿后，他用意大利语对这些意大利代表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训示：

“……曾经有人力图肢解你们；法国的保护获得了胜利；你们在吕内维尔得到了承认。你们的疆土比以往扩大了五分之一，你们现在更强大，更巩固，更有希望了。你们由六个不同国家组成，现在就要在一部对于你们的社会与物质状况最好的宪法之下联合起来……我为选拔你们国家的主要官员时，完全不考虑党派或地区的因素。至于总统一职，我在你们当中还没有找到一个人在公众舆论中享有足够的威望，能超脱地方感情，对国家作过重大的贡献，足以将此职务委任予他……你们的人民还只有地方乡土感情；现在必须将它提高为民族感情了。

根据他最后这句十分堂皇而富有预见的说法，“意大利”一词就用以代替了“西沙尔平”。于是，在当时的欧洲地图上，自从中世纪以来，这还是

第一次重新出现这个引起外交家的嘲笑但却启发了 19 世纪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名字。即使波拿巴在其它方面一事无成，他在意大利这个半岛上，把四分五裂的各族人民导向共同奋斗，共同生活，就凭这一点，他也应该享受不朽的荣誉。

解决了西沙尔平问题之后，拿破仑很快又实施其计划的第二步。他成功地在利古里亚共和国制造了混乱，并使这个共和国“自愿”地请求他去调解。于是他修改了它的宪法，并派去了总督。

虽然这些行为曾引起了英国的抗议，但拿破仑还是决定实施他对意大利的第三步兼并计划。

1802 年 9 月 21 日，法国元老院发布一道法令将皮埃蒙特并入法国，这一重要地区因东部并于意大利共和国已有所缩小，五个月来一直作为法国的一个军区由一位法国将军临时管辖。如今把它并入法国就使得恢复萨伏王室的希望完全归于破灭。

皮埃蒙特被并吞后一个月，巴马也遭兼并。这个公国的继承人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婿，他已被授予伊特鲁利亚国王的尊号。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为了换取在欧洲的这一势力扩张，把整个路易斯安那出让给法国。可是第一执政仍继续在巴马驻扎军队，并且在老公爵于 1802 年 10 月去世时将巴马和它的属地并入了法兰西共和国。

法国在地中海的制海权，由于兼并厄尔巴岛及其优良海港波托费拉约而得到保障。厄尔巴派出三位代表来到巴黎拜见他们的新统治者。陆军部长立即奉命殷勤接待，设宴欢迎，给予每人三千法郎，并暗示他们在谒见波拿巴时可以略述厄尔岛人民乐于和法国联合之意。这位擅长装模作样表演的大师就通过这种巧妙的排演把厄尔巴岛在 1802 年 8 月并入了法国。

然而，拿破仑似乎对这些成果并不重视，他的眼睛早已从亚平宁转向了南德意志，在那里第一个目标就是瑞士。

几乎 3 个世纪以来，瑞士分为 13 个特性不同、宪法迥异的州。中央各州，或称森林各州，仍然保持了古老的条顿族风俗召开各自的人民大会来决定事情，每位户主出席大会都是全副武装。在瑞士邦联的其它地方所形成的惯例就不那样令人称羨，特别是富庶的平原地区是在富裕市民家族的世袭控制之下。当时并没有一部宪法能把这些州有效地统一起来。每一个州都自称拥的行政主权而几乎不受邦联议会的任何限制。除了这些主权州外，还有一些地位极不明确的加盟州，其中有日内瓦、巴塞尔、比恩、圣加仑、阿尔萨斯的古老帝国城市牟罗兹、格里宗三地、纳夏泰尔公国和罗纳河上的伐累。最后还有从属地区：阿尔高、图尔高、提契诺、活州等等，这些地区都受各州统治者的不同程度的统治。这就是古老的瑞士邦联。

对于瑞士这个各州与各区的杂乱组合，法国革命带来了强大影响。当沃州人民于 1798 年奋起摆脱伯尔尼的枷锁时，法军应起义者之请侵入瑞士，镇压了中央各州的勇敢反抗，并把瑞士的主要财库劫掠一空。随着劫掠者而来的推售宪法者，他们立即把最地道的法国式的、几何学般条理分明的民主制度强加给瑞士，主权州、加盟州和从属地区的区别统统被取消，黑尔维谢被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唯一的例外是伐累将取得独立，而日内瓦与牟罗兹则并入法国。

然而，对这个复杂的国家来讲，1798 年宪法只有依靠驻在这个国家的法军的支持才能存在下去。在 1800 和 1801 年这整整两年中，政治上拉锯战的

局势每隔几个月就有变化：先是有利于寡头派（或称联邦派），后又有利于和他们对立的统一派。

吕内维尔和约承认瑞士人有权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政体。于是，一些瑞士代表带着伯尔尼议会刚刚拟订出的宪法草案去到巴黎，希望第一执政同意这些条文并撤走法国驻军。

派至巴黎的代表塔普费尔原本希望拿破仑会支持有强烈民主倾向的统一派，但他很快便失望了。在拿破仑制定的 1801 年 5 月新联邦的盟约里。瑞士共分为 17 个州；尽管瑞士官方代表希望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波拿巴还是给了各州当局很大的权力。

在伯尔尼，占议会多数的统一派很快就要对他的建议进行修正，他们认为这些建议充满了缺陷与矛盾；而联邦派则尽力要维持原议。到了 10 月份，联邦派在法国大使与法军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他们解散了议会，撤销了议会新近通过的修正案；他们的得势还使寡头派党魁雷丁取得了联邦主席（即最高长官）的职位。

但联邦派的胜利不久便丧失了。当他们的首领们 1802 年的复活节离开伯尔尼时，主张民主制的统一派发动了另一次（也是第四次）政变，又颁布了一部宪法。民主派在伯尔尼的胜利使得整个问题激化。他们举行了瑞士的第一次公民投票以诉诸人民，这是著名的公民复决的先驱。

但投票的结果却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公民投票的结果十分明确：赞成新宪法的有 72453 票，而反对的有 92423 票。

伯尔尼的领导人丝毫不为所动，反而采用第一执政为“保证”荷兰的自由所发明的手法，宣布根本没有参加投票的 167172 名成年选民均应算是赞成新制度的。这一借口的荒诞不经，很快就被揭露出来了。瑞士人对营私舞弊的竞选、鬼鬼崇崇的革命和一纸空文的盟约都受够了，他们立即举行了武装反抗。

中央政府的军队从伯尔尼开拔去平定方兴未艾的动乱，但在皮拉都斯山脚下与苏黎世城下连遭挫败。联邦派的叛乱越来越大，黑尔维谢当局被迫从伯尔尼撤到洛桑，并计划经过日内瓦湖逃向萨伏依。这时，拿破仑的副官拉普将军于 10 月 15 日抵达，带来一个专横强制的宣言。

事实上，民主派的新宪法势必会带来混乱，这一点，拿破仑早有预见，他不止一次地向斯塔普费尔嘲笑这个法律。但他并没有立即予以干涉，他在等待最有利的时机。

终于 9 月的最后一天，他向瑞士人发表了一项公告，宣布他现在撤销不干涉瑞士政局的决定，并命令联邦派的当局与军队立即解散，由各州派遣代表来巴黎，在他的调停下处理他们的事务。同时，他要瑞士人继续保持这样的希望：他们的国家是处境危急，但是很快就会得救了。拉普把同样的命令带到了洛桑和伯尔尼，而内伊则率领早已集结在边境的法国大军进入了瑞士。

这种明目张胆破坏瑞士独立、不顾吕内维尔条约有关保证的行动，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愤怒。可是奥地利由于对普鲁士在德意志的扩张深为恐惧而对此不提抗议；实际仁，它还因为让法国在瑞士放手干而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好处。柏林王室当时慑于法国的势力，正乐于为虎作帐，还向法国的第一执政透露了瑞士联邦派私下向普鲁士求助一事。沙皇无疑是受了他与法国签订的关于德意志事务的协议影响和他原来的师傅瑞士人拉阿尔普的劝告，因此他

对联邦派也未予声援。只有英国为瑞士的独立事业作出了努力。

英国政府这时便派遣了一个名叫穆尔的人作为英国代表去和各州首脑会谈。如果他断定有可能成功地进行反抗，英国政府就垫付金钱并允诺给予积极支援。英国政府无疑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与法国公开决裂。伦敦当时立即发出命令不得再归还任何法国或荷兰殖民地。穆尔到达康斯坦茨后发现瑞士人决定屈服，遂立即返回英国。英国大臣们看到法国在瑞士确立霸权感到愤怒而沮丧，然而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拿破仑的行径，只好下令说那些归还法国和荷兰殖民地的规定仍应生效。

当瑞士的代表们来到巴黎，他们发现除了按照拿破仑的意志行事之外，几乎别无选择。

这位法国和欧洲的主宰，是那樣的令人生畏，他甚至威胁代表们说“我告诉你们，我宁可牺牲 10 万人也不让英国干涉你们的内政。如果英国内阁为你们说一句话，那你们就一切都完了，我将把你们和法国合并起来。如果英国朝廷稍稍暗示一下他们怕我会成为你们的联邦主席，那我就当你们的联邦主席。”

但有的时候，他的发言又显得和蔼可亲，条理清楚，让人不自觉地顺着他的思路去思考行事。他对代表们说，他是作为一个了解并热爱氏族制度的科西嘉人和山里人发言的。他准确地概括了法兰西人民和瑞士人民的不同特点：瑞士需要分州给予各自以区域性自由。法国需要统一制，瑞士需要联邦制，法国人摒弃联邦制，因为这有损于他们的威力与荣誉；但是瑞士人并不企求荣誉，他们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安定平静和默默无闻”。不仅如此，一个过惯田园生活的纯朴民族必须有广泛的区域性权利，这是他们调剂单调生活的主要方式。民主是森林诸州不可缺的需要；但是城镇贵族们也不必惧怕参政权的扩大会给他们的权势，因为以田园耕作为业的人民总是依靠豪门大族而不是依靠民选议会，所以还是让这些议会在比较广泛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吧！

当一位代表反对伯尔尼的奥帕兰德归属于伯尔尼时，他的反驳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才智多么敏锐：

“你们在哪里卖你们的牛和奶酪？”

“在伯尔尼。”

“你们从哪里买粮食、布匹和铁器？”

“从伯尔尼。”

“那好！卖，在伯尔尼；买，也在伯尔尼。所以你们就属于伯尔尼。”

这个回答是说明他的精明的实用主义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他正是用这种精明的实用主义非常成功地反对了封建割据的混乱和君主制度的传统。

在上述一系列工作完成后，拿破仑于 1803 年 2 月 19 日颁布了“调停令”，这一条例建立了瑞士联邦，把瑞士总共分成 19 个州，原先的从属地区在取得了州的地位与特权。森林诸州保持了它们古老的人民大会，而各市镇州，如伯尔尼、苏黎世、巴塞尔，则获准把它们的旧制度与民主惯例揉合在一起。

与驯服的欧洲大陆相比，高傲的不列颠主人们却显得野性难驯。尽管它们代表康华里先生签订了那个令这个国家多少有点感到不太体面的《亚眠条约》。但它们政府现在却决定采取转较为强硬的办法政策以挽回面子。

早在这个条约还未最后批准时，两国便因为各种问题而相互指责。

争执所涉及的问题有的是琐碎小事，有的则十分重要，如两国间的贸易

往来问题。英国政府在议和时忽略了恢复两国之间贸易关系取得书面保证；而第一执政也许是受到雅各宾派的保护贸易主义理论的影响，也许是企图对英国施加压力以索取更多的让步，因而决定最大限度地限制对英贸易。

不久，英国政府就向法国提出抗议说：“英国商品与工业品输入法国遭到了严格的禁止，英国船只进入法国港口也受到极为苛刻的限制”；但是，抗议尽管抗议，英国还是看到：伯明翰的五金器皿和库存日多的棉、毛织品都不能向法国及其附属国，以及刚刚交还法国的殖民地出口，这使英国感到屈辱。

英国拒绝驱逐波旁王族出境，使拿破仑更坚持这种禁止对英贸易的政策。他不接受英国的如下解释，即英国并不正式承认波旁王族的地位，若把他们驱逐出境，则不能不损害英国款待、庇护之权。

他还愤怒地抗议在伦敦出版的法国流亡者刊物对他所作的人身攻击。其中攻击最刻毒的是佩尔蒂埃的报纸《集纳报》，它已经受到英国政府的斥责。但拿破仑却在官方的《通报》上大作文章，猛烈的回击，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更不能听从他的指挥。

这一场在英吉利海峡两边激烈进行的笔墨官司，有增无减。英国刊物指控拿破仑对欧洲大陆事务的独裁专制，而充斥《通报》上的反击文章，其文句之简短、犀利，只能是出自拿破仑之手。本来法国官方刊物向以语调沉闷、四平八稳为其特点，如今《通报》却把英国政府的政策与北非海盗的手段，和弥尔敦笔下的魔鬼的伎俩相比，这使欧洲的几个朝廷都大为惊讶。尽管如此，英国政府还是以诽谤罪将佩尔蒂埃提交法院并定了罪，这一行动当时在巴黎产生了极好的印象。

尽管报刊文章和贸易限制挑起两国人民的恶感，但毕竟还不是打仗的原因，更严重的事情快要到来了。

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勋爵在即将前去巴黎赴任时得到的正式训令，清楚他说明了1802年秋季英法关系的情况。

惠特沃思曾担任驻俄大使，是一位有名的倔汉，如果选择一位较随和的人物，很可能在杜伊勒里宫消除一些谈判上的纠葛；但是阿丁顿内阁鉴于已试过康华里的温和厚道而毫无效果，自然就要挑选一个以沉着坚定不屈不挠著称的人去担任这个职务了。

这位倔强的使臣临行又接到了英王的指令，指示他“绝不放弃英国过问欧洲大陆事务的权利，只要在他看来这是为英国自己领土的利益或为整个欧洲的利益所必需的。”训令接着援引了一份法国公文，证明法国承认：它在欧洲每取得一个重要进展，英国就有权要求一定的补偿。

在惠特沃思赴巴黎之前，法、英两国政府已经互相提出一些尖锐的抗议。拿破仑对那些关于他干涉邻国的抗议的反驳说：要求履行“全部亚眠条约，别无其他”。对此，霍克斯伯里的回答是：恢复“签订亚眠条约时欧洲大陆的状况，别无其他”。对此，拿破仑又进行还击；他声称法军已撤离塔兰托，瑞士是要求他进行调停的，德意志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新鲜的问题，而英国既然六个月前不坚持它要过问欧洲大陆的事务，就能任意反悔，出尔反尔。

拿破仑要求英国人履行《亚眠条约》，主要是指将荷属好望角和其他殖民地归还给荷兰，同时英国军队撤出马耳他。但英国人却认为好望角等地只能归还给独立的荷兰，其前提就是法军必须撤出荷兰。

由于拿破仑拒绝从荷兰撤军，并继续控制那个不幸的国家，显然好望角

很快就会不让英国船只进入，因此，英国人便继续占领好望角。

按《亚眠条约》规定，马耳他应交由圣约翰骑士团，而英、法、俄等为其庇护国。但沙皇亚历山大对此并不满意。

这位年轻沙皇，有意振作，却又摇摆不定。他不象他那不幸的父亲那样感情冲动、喜怒无常，而受瑞士民主派拉阿尔普的谆谆教诲，向往1789年法国的崇高理想。然而，作为保罗一世的儿子，他是难以摆脱历代沙皇拓土开疆的传统本性的。他那明朗的蓝色眼睛，优美而魁伟的身材，眉高额阔，双唇紧闭，所有这些都给人以精神充沛之感。他体格健壮了又喜欢耀武扬威，这似乎会促使他去完成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土耳其未竟之业，并借多瑙河的滔滔波浪荡涤因无意中参与了拭父阴谋而至今不能忘却的悔恨之情。

他既爱自由，又爱宣威国外。这时，正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秉性十分优柔寡断，这有损其高尚的品格，并使他不止一次屈从别人的专横意志，或者为诱人的计划所诓骗。他是俄罗斯历史的两面神，一面要面对社会、政治改革的巨大问题，另一面又一再暗自遥望土耳其首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而有所不舍。

现在，拿破仑便以土耳其为诱饵，诱使沙皇在马耳他问题上反对英国。这的确曾使年轻的亚历山大一度上钩，但当他听到皮埃蒙特和巴马已遭兼并，而拿破仑竟然拒绝给予撒丁国王一块比锡那纳大一点的地方。这种言而无信地行为使沙皇深为痛切。

拿破仑这时却还想引诱他加入瓜分土耳其的勾当，提出由法国取得默里厄半岛，而土耳其在欧洲的其它领土可分予撒丁国王维克多·埃曼努埃尔一世和法国的波旁王族。

他坚决不干，他不愿看到法国人占领默里厄，因为法国人可以从默里厄使土耳其彻底陷于混乱，从而夺取君士但丁堡。他看出拿破仑给他设下的圈套，于是通知英国大使沃伦海军上将说，英国最好继续保持马耳他。

与此同时，虽然拿破仑在欧洲与东方的前景异常乐观，西半球的地平线上却令人不安地笼罩着阴云。法军在圣多明各岛上惨遭挫折的消息在1803年的头一个星期传到了巴黎；随后不久，又传来消息说美利坚合众国群情激昂，决心抵制法国攫取路易斯安那。如果他坚持实现其夺取路易斯安那的计划，他将挑起与美国的战争而把它赶入英国的怀抱。他的政治头脑，使他本能地避免了这种下策；他决定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

从新大陆的大草原退却是如此缺乏英雄气概，因此就必须向尼罗河及印度河西岸采取进取姿态来加以掩盖。他在一个方面退却时，总是向另一个方面发动辉煌夺目的牵制战来以作掩护的；只有这样他才能牢牢吸引住法国人的想象力，并控制住动荡不定的首都。

1月30日，《通报》全文发表了塞巴斯蒂亚尼上校访问阿尔及尔、埃及、叙利亚和爱奥尼亚群岛等地的充满火药味的报告。

塞巴斯蒂亚尼报告的正式发表，在法国引起了一番轰动。然而，它在唐宁街引起的震动却比在法国要大得多，因为它正式表明法国有意与英国为敌。英国政府立即指示其驻法大使惠特沃思，必须坚持保有马耳他；并指示他抗议法国发表这样一个文件，同时宣布乔治三世“在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以前，不能对有关马耳他问题作进一步的商谈”。

但拿破仑却向惠特沃思提出了英、法共同瓜分世界的建议，他问道，“海上的霸王与陆上的主宰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统治世界？”

当惠特沃思勋爵有机会开口时，只是向拿破仑明确表示塞巴斯蒂亚尼关于埃及的言论在英国引起的震惊。这一下触犯了第一执政。他坚持说，和与战的问题取决于英国是否撤离马耳他。英国大使这时指出了法国势力在大陆上的扩张，但是毫无作用。拿破仑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想你指的是皮埃蒙特和瑞士吧；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根本无权在此时此刻谈论这些问题。”惠特沃思勋爵看到拿破仑已经发火，便转了话题。

现在，唐宁街的老爷们终于明白了，英国获得和平的条件就是这样一些：它必须承认法国有权仲裁一切邻国的事务；它不得提出在地中海取得补偿；它还必须容忍别人正式向他宣布：英国是无法独自与法国作斗争的。

高傲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些欺人太甚的条件。英王 1803 年 3 月 8 日对议会的演说。鉴于法国的军事准备及其第一执政新近致立法院咨文的无端挑衅，英国内阁要求组织民兵并增加一万名海军。

英国的这一扩军行为，深深地激怒了拿破仑，他召见了惠特沃思勋爵，大发雷霆，这位可怜的勋爵记录了这次并不愉快的召见。

“‘原来你们决心要打仗了’。‘不，第一执政’，我回答说，‘我们十分懂得和平的可贵’，‘那么，为什么要这样扩军呢？这些警戒措施是针对谁的呢？我在法国各港口没有一艘战列舰；但是如果你们想扩军，我也会扩军；如果你们想打仗，我也会奉陪。你们尽管可以消灭法国，但决不能吓倒法国。’我说：‘我们两者都不想做；我们想和法国友好相处。’‘那么，你们就必须尊重条约’，他回答道：‘不尊重条约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他们要为此对整个欧洲承担责任。’他太激动了，不宜再继续这番谈话，因此我没作答复，他就走回他的房间，口里还重复着他最后那句话。”

此时的英国还想提出一些条件以换取和平。这些条件包括：马耳他仍留在英国手中，英国赔偿骑士团因此而遭受的一切财产损失；法军撤出荷兰与瑞士；确定厄尔巴岛为法国所有，英国承认伊特鲁利亚国王；此外，如果“为撒丁国王和意大利作出令其满意的安排”，那末英国也将对意大利共和国与利古里亚共和国给予承认。

但拿破仑却坚持英国必须放弃马耳他，别无商量。这时，塔列朗和约瑟夫都力图劝拿破仑改变主意，但毫无成效。

现在，整个问题的要害确实在于：英国除了保留直布罗陀与拉姆佩杜扎两地外，是否要被逐出地中海，无能为力地看着法国把科孚岛、默里厄半岛、埃及，以及马耳他本身一一夺走，从而把地中海变为法国的内湖呢，还是应该对经地中海通向东方的交通线保持某种控制呢。

惠特沃思勋爵坦率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焦点；约瑟夫·波拿巴同样坦率地承认了这点；塔列朗也认为如此。因此，拿破仑拒绝承认英国有权有效地保护它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利益，却一味要求一字不易地履行早已被他预谋的行动所破坏了的亚眠条约，其维护持久和平的愿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事态发展迅速激化。4 月 23 日，英国政府通知它的驻法大使；在他收到目前的谈判条件后七天内如果仍然得不到法国的同意，他就离开巴黎。

拿破仑对最近事态的变化既感到惊讶又极为生气。他原来预料阿丁顿首相会因胆怯而顺从，结果却遇到了坚决的抵制。现在他又提出请沙皇出来在争执双方之间斡旋。

斡旋的结果，是拿破仑同意英国保有马耳他 3 至 4 年，但英国却坚持至

少应为 10 年。

英国政府显然自制。在 5 月 1 日的外交招待会上（这次惠特沃思勋爵明知是避不出席），他激烈地痛斥了英国政府的所作所为。由于他们打算攻击的对象英国大使不在场，他感到烦躁。他回到圣克卢宫，口述了下面这封给塔朗的耐人寻味的信：

“我希望你 [与惠特沃思勋爵] 的会谈不致变为清谈闲聊。你要表现出冷淡、含蓄、甚至有些傲气。如果 [英国] 照会包括最后通牒一词，就让他感到这个词意味着战争；如果照会中没有这个词，就设法让他加上这个词，告诉他必须让我们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境地，我们对这种令人焦灼的状态已感厌烦……会谈结束时，可稍放缓和些，约他在给他的政府写报告前再来一次。”

然而这种仔细认真的排演并无效验：冷漠倔强的英国大使不上甜言蜜语的当。他在 5 月 2 日，即他提出最后通牒后的第七天，便派人去取他的护照。不过，他没立刻动身。他应法国政府的紧急请求，推迟了行期，以便听取法国对英国最后通牒的答复。

但是这一答复并没有什么新东西，5 月 11 日在圣克卢宫进行的会议上，经过长时期的激烈讨论，除约瑟夫·波拿巴和塔列朗外，全体与会者都投票拒绝接受英国的要求。

5 月 12 日，惠特沃思勋爵离开巴黎，并于 5 月 17 日渡过多佛尔海峡，翌日即发出了宣战书。

二、渡海远征的系列狂想曲

正当拿破仑兴致勃勃地将整个欧洲大陆当作一桌丰盛晚餐，逐一品尝时，英国人却很不知趣地将一些又臭又硬的石头掺了进来。

拿破仑策划了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渡海远征计划，他说：“我根本没有考虑如何返回法国，而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攻占英国首都将会引起的震动上。”

英国人竟敢迫不及待地率先宣战，这是拿破仑无论如何都不愿看到的。本来，他暂时还不准备同英国交战。虽然，现在他已取得了与查里曼大帝相仿的成就，但他并不怎么满意。他最倾慕的伟大并不是查里曼，而是那个不仅在欧洲，而且还在世界建立了无可争议的霸权的亚历山大大帝。

在成为第一执政以前，他曾在埃及和叙利亚的沙漠中为这一梦想而奋斗过。他并不怎么看重他在阿克城下的失败，因为那时他还远远未能主宰法国。

但现在他已真正地主宰了法国和欧洲，他有条件实现这一梦想。这需要几年时间使法国的海军恢复元气。为赢得时间，他曾诱使英国人签订了《亚眠条约》。但现在英国人已不再上当，他们决心以战争来保卫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这使拿破仑十分恼火。

就在英国人宣战后的四天，拿破仑发布了一道令人震惊的命令，内称：由于英国快速舰在布列塔尼沿海夺走了两艘法国商船，因此一切在法的英国人，凡是年龄在 18 岁至 60 岁之间的，都一律作为战俘而加以扣押。这一闻所未闻的措施使大约一万名英国人遭到长期关押。

既然战端已启，刺鼻的血腥自然会扑面而来。但首先并不是交战双方的直接冲突，而在夹在双方中间那些可怜的左右为难的小国。

荷兰头一个倒霉，拿破仑强迫它参加法国一方，他告诉海军的德凯恩将军，“现在看来，我们与英国打仗而不把荷兰卷入，已是不可能的。”因此，荷兰又一次被夹在海陆两霸之间遭受折磨，一面把大批人力财力献给拿破仑，一面又把船只、外贸和殖民地丢失给海上霸主——英国。

那不勒斯的遭遇同样不幸。尽管沙皇呼吁尊重那不勒斯的中立，这个王国却立即为法将圣西尔所占领。他的部队原来据守在意大利半岛“脚跟”上的主要阵地。为了给这一撕毁佛罗伦萨条约的行径制造理由，法国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既然英国据有了马耳他，为保持均势计，法国自应占领这些地方，直至英国退出马耳他为止。

那不勒斯国王及其有勇气但无定见的王后夏洛特，本来或许会屈服于法国的威迫利诱；但是主持那不勒斯政府的却是一个英国人，阿克顿将军，他的聪明才智和坚强意志获得他们的尊重和信赖。对于法国大使的威胁，他回答说，法国是强国而那不勒斯是弱国；武力可以推翻这个王朝，但是无论什么东西也不能使那不勒斯违背它对英国的中立态度。

汉诺威也落入了拿破仑手中。莫蒂埃率领 25000 名法军迅速占领该地，并迫使剑桥公爵作有条件的投降。对汉诺威选侯国的占领不仅使法国国库节省了维持一支大军的开销，还可以遏阻普鲁士朝廷对汉诺威的凯觐，并且使英国船舰不能进入易北河与威悉河，这是拿破仑长期向往的目标。

甚至在战端重启之前，拿破仑已经意味深长地提醒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说，西班牙的海军每况愈下，兵工厂与造船厂形同虚设：“但是英国并没有打吨，它总是虎视眈眈，而在它夺取了全世界的殖民地与贸易之前，它是决不会罢手的。”

当拿破仑以 8 万法军压境，威胁查理四世和戈多伊解散西班牙民兵，并每年纳贡 7200 万法郎时，马德里朝廷不得不马上屈服。特别当拿破仑露骨地威胁说，如果继续抗命，便要揭露戈多伊与王后的私通时，西班牙的屈服就更加不成问题了。因此，西班牙承诺如数缴纳贡金（为 1796 年条约规定数额的两倍以上），促进法国贸易的利益，并对葡萄牙施加压力。到年终，里斯本朝廷迫于法、西两国的压力，同意每月向这个欧洲大陆的主宰缴纳一百万法郎以换取中立地位。

与此同时，第一执政以不倦的精力投入到彻底打垮他的劲敌英国的斗争中。他要法国、荷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所有造船厂加紧建造海军舰艇；卫护瑟堡港锚地的防波大堤加紧兴修；从塞纳河口到莱茵河口全部海岸线，用马尔蒙的生动辞句来说，变成了“铜墙铁壁的海岸”，每一个港湾都挤满了准备入侵英国的小型船艇。

从易北河、威悉河、斯凯尔特河、松姆河和塞纳河的两岸——甚至一直到巴黎——都响起了造船工人为加强准备入侵英国制造平底船队而挥舞锤斧的叮 声。

部队重新改编，其中 5 万人苏尔特统率，驻于布伦港，3 万人由内伊统率，驻于埃塔普勒，另有 3 万人由达武统率驻于布鲁日。这些部队经常操练，并经受风吹日晒雨淋的锻炼，形成未来的“大军”的坚强核心。就是这支“大军”后来如摧枯拉朽一般击溃了俄国和奥地利最精锐的部队。对所有这么多方面的工作——编制与操练部队，改善港口与海岸防御工事，建造舰艇、试验其性能、以至上船和登陆的动作——第一执政都不时亲临视察，以示鼓励和鞭策，因为虽然他所煽起的对背信弃义的英国进行的战争的狂热，本身就

创造了许多奇迹，但是总不如这位主帅亲临视察使得人们工作倍感奋发，并勇于创造。

这次视察使他对安特卫普倍感兴趣。安特卫普处于斯凯尔特河可以通航的河口，恰好与泰晤士河遥遥相对，正是伦敦的天然对头。于是拿破仑鼓励安特卫普贸易发展，并下令修建一座可以容纳 25 艘战舰及相应数目的快速舰和中型炮艇的船坞。安特卫普应成为北海的巨大贸易中心和海军中心。他要使安特卫普成为“一支瞄准英国心脏的上了膛的手枪”。

战争狂热在英法两国都达到了顶点。法国各城镇和各郡纷纷捐建炮舰和主力艇。在英国，社会知名人士都争着承担装备和维持各志愿兵团队。曾经一度歌颂法国革命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这时用下面的诗句写出了英国人的御敌精神：

“再也不谈判了！英国人已万众一心；
肯特团的战士，全国都支持你们；
不战胜毋宁死！”

英国在一个方面享有明显的优势。它在拿破仑的计划成熟之前就已宣战，因而掌握了制海权，即使法国、荷兰和意大利北部的海军力量全部加在一起，它也足对付。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内，圣卢西亚岛和多巴哥岛向英国舰队投降；还未到年底，伯比斯、德梅腊腊、埃塞奎博，以及几乎全部驻圣多明各的法军，都已投降英国。

英国在英吉利海峡的海军优势现在充分显示其作用。快速巡洋舰日夜在海峡上警戒，一遇法国船只离港即行追击。但主要的努力还在于封锁敌方船舰。纳尔逊虽然多病，而且当时海上常有大风浪，仍然在土伦港外严密注视着法国海军的活动。康华里海军上将统率另一支舰队通常超过 15 艘战列舰和几艘较小军舰，游戈于布勒斯特沿海。6 艘快速巡洋舰和若干较小的舰艇保卫着爱尔兰沿海。6 艘主力舰和 23 艘较小的舰艇在基思勋爵统率下驻于英国东南部沿海作为中央后备队，关于敌方海岸动静的一切情报都用传令艇迅速传递到这里。

英国主要海军力量的情况：共计大小不等的军舰 469 艘和武装船只 700 余艘。

英国正规军与民兵总数达 18 万人；义勇军总数为 41 万人，其中有 12 万人是用梭标之类武装起来的。

尽管英国的陆军微不足道，但它的海上优势却十分明显。在对西海岸视察之后，拿破仑进一步修订了侵英计划。他拟以布伦和埃塔普勒为主要出发港。另外，在布伦以北的安布里陶斯和温麦尔再建造两个辅助港。他拟建 4 个前进基地，每个容纳一个军：在乌得勒支为马尔蒙军，在布鲁日为达武军，在圣奥梅尔为苏尔特军，在蒙特勒伊为内伊军。他拟在布勒斯特建第五个基地，屯集奥热罗军，以便在爱尔兰作辅助登陆；还拟在北海和海峡的所有港口建造 2000 艘登陆艇，并分别集中于上述四个基地内，由在布伦的布律克斯海军中将指挥。

这些登陆艇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炮舰载 30 名船员和 90 名士兵

第二类炮艇载 25 名船员和 55 名士兵

第三类驳船载 10 名船员和 66 名士兵

他们以师为建制，每师 20 艘，每艘配备一门或几门 24 磅炮。

部队经常演练装载和卸载动作，而且所有的军人都要学会划船。

这时，拿破仑在布伦营建了一支庞大的平底船队，他希望将它们作为进攻英国的主要海上力量。11 月，他视察了这只船队，并于 23 日写信给海军将官冈托姆说，他在北部沿海很快就会有 1300 艘平底船，可载运 10 万人，而荷兰船队又可载运 6 万人。“你认为这可以把我军送到英国海岸吗？我们只消有 8 小时黑夜的掩护，就可以决定世界的命运了。”

但他的海军将领们却恳切忠告他千万不要指望浅水平底船在大海上可以战胜敌人。尽管这些平底炮艇在沿海航行时曾击退英国巡洋舰，但这是由于它们不敢开入浅海。这并不等于说：在海峡中心，远离海防炮火的掩护，而起伏的波涛又使这些没有龙骨的船上的炮火几乎失去效用，还能指望这些平底船取得同样的胜利了。

面对内行的海军将领们的种种争辩，拿破仑至少在 1803 年年底，已经放弃了最初一个愚妄的方案。由于这个方案，他曾被巴黎的俏皮鬼起了个绰号叫做“海峡的唐吉诃德”。

现在，他不得不考虑为这只几乎不设防的平底船队寻找护航力量。12 月 7 日，他写信给土伦军港司令官冈托姆，催促他加紧建造他承担的九艘战列舰和五艘快速舰，并告诉他估计可以确保对英吉利海峡暂时控制的海军联合行动各种方案纲要，其中只有两种要在这里一提：

1. “土伦分舰队将于雪月 20 日（1804 年 1 月 10 日）启航，到达加的斯（或里斯本）附近海面，在那里将见到罗什福尔分舰队，丁要靠岸，而在布列斯特与索尔林格群岛之间继续前进，到拉奥格角稍停靠一下，并于 48 小时内驶过布伦港外，然后继续开到斯凯尔特河口（在那里取得桅杆、索具和一切需用物品）——或者可以开到瑟堡。

2. “罗什福尔分舰队将于雪月 20 日启航，于雨月 20 日到达土伦。联合舰队将于风月出发，并于芽月抵达布伦港外——这已相当晚了。无论如何，赴埃远征军将掩护上伦分舰队出发。务必做到诱使纳尔逊先开往亚历山大港。”

这些方案显示了拿破仑的长处，也暴露了他的短处。他看到了法国对其四条海岸线都具有位居中央的有利地位，现在他所进行的一切海军调动与政治部署都是为了诱使纳尔逊向土伦以东驶去，以便将法国舰队集中于英吉利海峡。

为此目的，他通知土伦的军官说他们的目的地乃是塔兰托和默里厄半岛。他还把部队派往塔兰托，并在科孚岛、默里厄半岛和埃及不断进行法国的阴谋活动。也正是为此目的，他命令那个狡诈的间谍梅埃告诉德雷克：土伦舰队将运载 4 万法军去默里厄，而布列斯特舰队及其 200 名训练有素的爱尔兰军官，则是专门准备入侵爱尔兰的。

但是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很快使得上述联合行动方案不能不有所改变。1803 的最后几天，拿破仑听说英国即将进攻马提尼克，当即写信给冈托姆，要他赶快派遣舰队司令拉图什·特雷维尔率领土伦舰队前往援救那个重要岛屿，而对所载运的部队指挥官塞尔沃尼，则要说这次远征的目的地乃是默里厄半岛。以便间谍们把这项情况报告给纳尔逊。

然而，执拗的纳尔逊并没有上当，他仍守在土伦港外，寸步不离，以至

拉图什·特雷维尔的土伦舰队难以移动半步。

于是拿破仑原定的在 1804 年 2—3 月间入侵英国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但是平息了 2 月阴谋并完成加冕典礼后，拿破仑又热心地投入入侵英国的准备。

这次他决定让拉图什·特雷维尔拥有 10 艘战列舰和 4 艘快速舰的舰队冲出土伦港，并与当时在加的斯的一艘法国战舰会合，前往解救被科林伍德封锁于罗什福尔的五艘战列舰与四艘快速舰，然后疾驶过英吉利海峡，护送平底船队渡海。

然而，特雷维尔这位善战的海军将领刚接到命令不久，便于 8 月 20 日去世了。曾在尼罗河惨遭失败的维尔纳夫被任命为舰队司令，而拿破仑决定进一步扩大他这一冒险计划。

9 月 29 日，拿破仑重新调整了他的入侵计划。他将派出三支远征部队：第一支将保证法属西印度群岛的安全；第二支将收复这些海域里的荷属殖民地并增援仍在圣多明各部分地区坚持抵抗的海军；第三支的目标则是西非和圣赫勒拿岛。他显然想在非洲、美洲、以及亚洲水域同时发动攻击以迷惑英国。

当英国海军去追踪这些法国舰队时，冈托姆指挥的布勒斯特舰队将对爱尔兰发动进攻。他将逃出康华里的封锁，经过不见陆影的大海，把部队载往拉夫·斯维利登岸。这批部队兵力有 18000 人，由勇将奥热罗统率。冈托姆在把他们留在爱尔兰发动革命以后，将前往英吉利海峡，暂留在瑟堡待命，然后再驶往布伦，护送船队渡海。如果天气不允许这样做（因为 1 月份气候往往不好），那么，他就改赴特塞尔岛，会合那里的 7 艘荷兰战舰与载有 25000 名部队的运输船只，然后回头顺着英吉利海峡，开往爱尔兰拿破仑满以为冈托姆的行动总有一项会取得圆满成功。他说：“不论我在爱尔兰有 3 万或者 4 万兵力，也不论我是否能在英格兰和爱尔兰登陆，这场战争的胜利都是属于我们的了。”

但不幸的是，冈托姆未能逃过康华里的封锁。仍然被困在布勒斯特。米西埃西从罗什福尔逃出，驶往西印度群岛，蹂躏了一些地方，然后返航了。他吃掉了一颗卒子，又回到了原位。”维尔纳夫趁纳尔逊在撒丁岛躲避强劲西风之际，溜出了上伦港（1805 年 1 月 19 日）。这次风风暴似乎会重振这位福将的名声，却很快暴露了他的舰队和水兵的弱点。由于长年缺乏远海作战经验，对海洋风暴多少有些陌生的水兵大量晕船，他不得不再次驶回土伦，于是又被纳尔逊牢牢地封锁在港内。

但这时，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冲突，却最终使西班牙于 1804 年 12 月 12 日对英国宣战。拿破仑抓住这一时机，1805 年 1 月 4 日，他与西班牙签订了一项条约，使西班牙的海军力量补充到法国、荷兰和北意大利方面来。

西班牙答应向法国提供 25 至 29 艘战列舰以代替原应提供的军费补助金，并在 3 月底之前可以全部交出。拿破仑则同意保证西班牙领地的完整并为西班牙收复特立尼达。

法西联盟使法国方面所掌握的海军数量与英国已旗鼓相当，甚至还略占优势。因此 1805 年 3 月 2 日，拿破仑向维尔纳夫和冈托姆发布命令，命令冈托姆在完成预计的会师之后担任总指挥，并给予他大部分的作战主动权。命令要求冈托姆率领布列斯特舰队，在躲开封锁港口的英舰之后，首先开往费罗尔，拿捕港外的英舰，并在得到停泊该港的法、西战舰的增援后，横渡大西

洋到马提尼克岛，在预定的集合地点会师。与此同时，维尔纳夫率领下的土伦舰队则驶往加的斯，与西班牙军舰会合后开往西印度群岛。然后，会合在一起的庞大舰队将全速返回布伦；拿破仑预计，舰队可望于6月10日至7月10日之间到达该港。

土伦舰队和加的斯舰队安然离去，驶往西印度群岛，于是纳尔逊经东方最后一瞥之后，即启航尾追。6月4日，这两支敌对舰队的距离仅为一百哩。维尔纳夫在安提瓜岛海面听说纳尔逊已经如此接近，立即决定返回欧洲。他将舰上的士兵大部运抵该岛、登陆并捕获了一支由14艘商船组成的英国商船队之后，便执行刚刚收到的拿破仑的命令，驶往费罗尔。该命令叫他在该港会合15艘同盟国的战舰，扬帆直驶布勒斯特，解救冈托姆出港。

在这场以大西洋为棋盘，用世界帝国作赌注的规模巨大的战争角逐中，胜负之数，此时竟然还是各操一半。维尔纳夫福星高照，但冈托姆却是流年不利。

维尔纳夫在西印度群岛成功地躲开了纳尔逊，然而这位追踪者终究看出了敌方返回欧洲的计划，立即派出一艘快速双桅船前去报告英国海军部，因此，海军部于7月8日便得知确实情况，比拿破仑还要早12天。这位法兰西皇帝直到7月20日才从英国报纸上看到，他的舰队正在返航。他心里满怀希望：维尔纳夫现在将会集合他在比斯开湾的舰队，以压倒优势的舰队出现于布伦港外；因为按照拿破仑的估计，即使维尔纳夫不去布勒斯特，而让封锁者与被封锁者在那里僵持，他仍然会比任何可能派来迎击他的英国舰队至少多16艘舰艇。

然而，由于英国海军部已得到了纳尔逊的报告，它便立即采取了一切防范措施，现在纳尔逊正逼近葡萄牙海岸，康华里已迅速得到增援，统率28艘战列舰在布列斯特海面，而考尔德则在菲尼斯特雷角率领一支由15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等待维尔纳夫到来。

当维尔纳夫接近西班牙的西北部时，他所指挥的20艘战列舰遭遇到了—支既无法压倒又无法摆脱的舰队。7月22日于浓雾中展开了海战，对于法西联合舰队不利；在雾气益浓、夜色降临时，两军不得不脱离战斗，但在此之前，已有两艘西班牙战列舰向考尔德下旗投降。7月23日，维尔纳夫似乎即将逼近敌舰，但是考尔德所率舰队却于24日向北开走。这时，法国舰队由于无法到达费罗尔，便开入了维哥湾。

为逆风所阻，暂时运气不佳的纳尔逊，曾率舰队开往直布罗陀，发现法国舰队并未通过该海峡，于是全速循原路向北折回。有确凿材料证明：纳尔逊迅速返回西班牙沿海使得巴黎官方十分沮丧。塔列朗在1805年8月2日致拿破仑的信中写道，“这次英国舰队出人意料的会师，无疑使得一切入侵方案暂时都不可行了。”

拿破仑于8月3日到达布伦，在那里检阅了队列长达9英里的军队。他看到的景象确实可以鼓起他的必胜信心。他有理由希望维尔纳夫即将进入英吉利海峡。迟至8月8日他才收到维尔纳夫与考尔德交战的消息，并竭力把这次海战自吹为打败了英国。因此他相信，维尔纳夫将会按照他7月26日命令的精神驶向加的斯，会合当地其他法、西舰只，然后率领一支拥有大约60艘战列舰的巨大舰队返回费罗尔与布列斯特。

这一段日子，拿破仑一直在布伦的悬崖峭壁间踱步，或者沿着海滩心神不定的策马奔驰。他极目西望，一心要看到他的庞大舰队出现于天边。可是，

在这一片天边，再也不会点点出现维尔纳夫舰队的帆篷；此时此刻，它们正在加的斯港内卷帆待命。

维尔纳夫由于撤退到加的斯港，历来受到无穷无尽的责骂。其实，维尔纳夫也是有苦难言。他从一艘丹麦商船那里听说康华里率领 25 艘军舰出现在北方——后来才知道这是假的——于是他掉转航向，乘风甫下。他料想不到他的行动对入侵英国的计划竟会产生这样灾难性的后果。

当拿破仑听说维尔纳夫已躲到加的斯港时，他暴跳如雷，当着陆军总监达律的面，象表演独角戏一样，大骂维尔纳夫违反命令，“好一支海军，好一个海军将领！一切牺牲都白费啦！我的希望全完蛋了！——达律，你坐下来写……”——据说，拿破仑当扬拟出他的作战方案，其结果是以后在乌耳姆和奥斯特里茨的大捷。

准备了一年多的入侵英国的计划就此搁置了。事实上，对这一计划，许多法国、荷兰有经验的海军将领都认为并无实现的把握。但拿破仑却认为入侵英国，进驻伦敦将成为他个人的荣誉抬升至无与伦比的高峰。他于赴圣赫勒拿岛途中说过，“我那时是孤注一掷，根本没考虑如何返回法国，而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攻占英国首都将会引起的震动上。”

拿破仑的意志的百折不回，从来鄙弃“不可能”这个词——照他的说法，这“只是在庸人的字典里才有的”。他感到英国是妨害他实现宏图的唯一障碍，因此，为了粉碎英国的力量，他不但准备向它最强悍的海员们，而且向它的天然屏障——狂风恶浪——发出挑战。

拿破仑此人，和准备入侵英伦那个时机，在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绝不能按照庸人的推理来予以判断。此举与他的威信攸关。他在北部诸港作了庞大的准备工作，发誓要发挥这些准备工作的作用，因此，假使他的错综复杂的部署一一顺利实现，他肯定会袭击伦敦。只有在他找到某种象样的借口时，才会同意放弃这一冒险的。

维尔纳夫退往加的斯，这就给拿破仑提供了这样的借口。法国公从舆论，由于不知道拿破仑在这问题上最后指示，而仅仅知道一些明显的事实，因此把入侵计划失败的整个责任全部推到这位倒霉的海军将领头上。于是，拿破仑毫不脸红，自信必胜，为执行另一个使人向往的计划，即通过征服欧陆来战胜英国，而挥师东指。

三、后院里的火终于烧起来了

当拿破仑的渡海远征的系列狂想曲达到高潮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后院的火终于烧起来了。

亚历山大沙皇实在不能忍受拿破仑那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他气愤他说：“他要战争，好，那就打吧！”

早在对英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拿破仑就知道要实现渡海作战计划，维持欧洲的现状是必要的。他把欧洲大陆看作自家的后院，但现在英国人却用他们得天独厚的金钱引诱那些并不大驯服的欧洲君主们。后院的火终于烧起来了。

事实上，早在拿破仑同英国决裂的时候，俄国、瑞典和奥地利看到拿破仑在对待意大利共和国、荷兰、瑞士以及在剥夺德意志天主教会僧侣诸侯的领地方面所采用的高压手段，已对他怀着敌意，不过当时还是敢怒而不敢言。

奥地利在首相科本伯爵执政时，正在奉行一项有失尊严的驯服政策；驻维也纳的瑞典大使称之为“畏惧与希望的政策——既畏惧法国势力，又希望取得法国欢心。”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战战兢兢，严守中立。即使法国占领了汉诺威，威胁着普鲁士在德意志北部的势力，也还是这样。沙皇亚历山大当时正忙于对付国内问题。

只有瑞典国王敢于表露对这个法国第一执政的憎恶。

1803年秋天，古斯塔夫斯四世断然拒绝拿破仑关于建立法瑞联盟的建议。虽然他在建议中提出，到时候把挪威给予瑞典作为战利品，并给瑞典参加对英作战的每艘战舰以补助金，以此作为诱饵，但瑞典国王也不上钩。

1804年，当亚历山大沙皇听到处决当甘公爵的消息以后，立刻怒火中烧。他有乐于保护小邦的包打天下气概，特辛条约又委以確保德意志体系之责，尤其是对处决当甘公爵这一罪行的震动，促使他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时，俄国朝廷立即表示哀悼，亚历山大向德意志的帝国议会和法国政府表示他对这一暴行的愤慨。

面对沙皇的抗议，拿破仑表现得不屑一顾，他指示塔列朗答复说，关于当甘事件，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自卫。俄国的抗议“使他要问：当英国密谋策划暗杀保罗一世的时候，如果你知道出谋定计的人就在离[俄国]边境一里路的地方，难道不尽一切努力去把他们抓住？”

从来就没有一技毒箭比这更巧妙地射中敌人盔甲的薄弱点。由于这位沙皇曾参与杀父的阴谋，本来心中有鬼，这一恶毒的讥讽深深刺伤了他。而过去公布保罗的死因是突然中风，他对这一侮辱无法还击，就更加恼火。唯一的回答是与拿破仑断绝一切外交关系。这事发生在1804年夏天。

但是，奥地利由于胆怯，未能改变中立态度。实际上，弗兰西斯二世和科本发现，拿破仑需要别人承认其新的皇帝称号，他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来达到在哈布斯堡家族世袭领地跟着改变称号的目的。弗兰西斯对神圣罗马帝国选帝这个虚衔早已厌倦。累根斯堡和法兰克福失了光彩的虚有其表的排场，是查理大帝帝国唯一的余辉。承认他为选帝的乱哄哄的小邦，根本不理这个幽灵般帝国的诏令。

在那个尔虞我诈、巧取豪夺的时代，经营一个能经久的住所，不是胜于这个古老废墟么？那些世袭领地岂不是更能经得起急风暴雨的安身之处吗？无疑地是这些想法促使弗兰西斯二世给自己加上奥地利世袭皇帝这个称号（1804年8月11日）。宣布改变称号的文告中，援引“上世纪俄国朝廷和法国新君的先例。”

与奥地利的态度相似，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统治着1000万臣民，可以调集24.8万欧洲最训练有素的军队，他的财政收入较弗里德里希大王时期更充裕。但可惜今天的普鲁士早已失去过去那种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它当时采取的政策的特点是软弱无力、优柔寡断。

1804年秋天，当普鲁士国王知道法军在10月24日夜里抓走英国驻汉堡使臣乔治·朗博尔德爵士并解往巴黎时，他曾一度受到刺激而有所行动。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下萨克森的监护者。这次侵犯下萨克森的行动，激起了柏林的愤怒。普鲁士国王立即写信给拿破仑，要求恢复英国使臣的自由，借以证明他对普鲁士的“友谊和尊重……是既往关系的肯定，和今后关系不变的保证。”

拿破仑对这个要求表示了安抚之意说，虽然英国经常侵犯中立国的权

利，英国特务正阴谋杀害他本人，但乔治爵士即将予以释放。

第二年春天，拿破仑把七枚金鹰荣誉勋章赠予柏林朝廷，柏林朝廷也以七枚著名的普鲁士黑鹰勋章回赠。这件事却使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四世退回了普鲁士的黑鹰勋章，声明他不能承认“拿破仑之流”也有资格佩带骑士和宗教之类的勋章。这一来拿破仑的目的却达到了：古斯塔夫斯四世作为显要成员的任何同盟，普鲁士都被排斥在外。

因此，组织第三次反法同盟的主要步骤就由瑞典、英国和俄国来实行了。

1804年初，古斯塔夫斯建议组织一个一些国家的同盟。英国皮特内阁一上台，圣彼得堡与伦敦之间就开始交换关于组织同盟的建议。皮特与外交大臣哈罗比伯爵在1804年6月26日的照会中提出重要建议，希望俄国、英国、奥地利、瑞典，可能的话还有普鲁士，能够结合在一起。

古斯塔夫斯和亚历山大的通过俄国的外交使节向皮特提出一个欧洲政治体系的计划，主张各国应该保持独立，并应享有“根据人类神圣权利而建立”的制度。为此目的，沙皇决意遏制拿破仑的权力，迫使法国退回到从前的疆界内，并确保欧洲的和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即均势原则。

皮特和哈罗比伯爵同意了这些建议之后，英、俄两国就在1804年底讨论细节问题。他们提出：同盟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单独媾和；英国（据诺沃西尔佐夫说）不仅必须自己出兵，而且必须提供补助金，使各国能动员其有生力量。

对英俄等国的结盟活动，拿破仑怒不可遏，他对警务大臣富歇发出的指示：“要绘制漫画——一个英国人手拿钱包，乞求各国接受他的钱，这是整个事情的实质，应该这样来指导舆论。”

不管拿破仑怎样讥讽欧洲那些贪婪的君主，反法同盟还是初步拟定了他们的计划。荷兰、瑞士和意大利要从“法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要加强实力，以便今后能够阻挡外来的侵略；撒丁国王要恢复他在大陆的领地，还要得到利古里亚（热那亚）共和国。在一切主要问题上，英国政府与沙皇的意见完全一致。皮特坚持需要有一套国际法，来保证欧洲今后不再受强暴掠夺之害。

面对即将组成的反法同盟，拿破仑极力施展各种手段，以图使其胎死腹中。1805年1月2日，拿破仑向乔治三世提出和平建议。有些人看不出这只是拿破仑用来刺探反法同盟各国谈判情况的手段，便以为他真的渴望和平。

英王乔治三世于1月15日向议会致词作为答复后，拿破仑进行刺探的目的无疑是达到了。乔治三世说，他不能撇开目前正在和英国秘密商谈的各国，特别是俄国皇帝，来接受拿破仑的建议。

事实上，英俄此时在谈判中也陷入了僵局。沙皇坚持要英国让出马耳他岛，并且放松对海军逃兵的严厉缉捕权。皮特内阁表示反对。因为马耳他是保护地中海各国唯一可以利用的地方，是防止法国侵略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唯一保证。至于上中立国船只搜查逃兵则是为了防止英国海军力量的削弱。

1805年4月11日，虽然两国间的订约谈判已到最后阶段，却几乎濒于破裂。直到7月，在对英国仍要保有马耳他这个问题载明了沙皇的严肃抗议之后，该条约终于得到批准，成为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基础。

反法同盟各国的目标是把法军逐出德意志北部，保证荷兰共和国和瑞士共和国的独立，并使撒丁国王在皮埃蒙特复位。除英国的兵力外，计划动员

50 万人。英国同意给予它的盟国参加战斗的每 10 万兵员每年 125 万镑的补助金，以弥补英国兵力不足。此外，它们还约定战争结束后召开欧洲会议，力求更切实地制定国际法的各项原则，和确立一种同盟体系。

拿破仑对这次反法同盟的态度怎样？当然他不愿费力气去求得同沙皇和解。事实上，他对俄国的行动几乎是公开挑衅的。他明知亚历山大对恢复撒丁国王的领土很感兴趣，却建议说这位不幸的国王应得到爱奥尼亚群岛和马耳他岛，借以补偿其损失；他知道俄国把科学岛视为己有，却也作类似的建议。沙皇对这个建议不屑一答。拿破仑还派特使向波斯国王提议结盟，以遏止俄国在里海沿岸地区的扩张。

另一方面，他千方百计去引诱普鲁士，早在 7 月底，就秘密答应给它汉诺威。他对奥地利也暂时采取怀柔政策。这的确是必要的，因为维也纳朝廷已于 1804 年 11 月 6 日和俄国订了一个密约：如果拿破仑在意大利再搞侵略。或威胁土耳其帝国的任何部分，就对拿破仑作战。不过这的确是防卫性的。弗兰西斯只希望拿破仑的野心的矛头不要指向他。假如拿破仑对他手下留情，他无疑是会坚守和平的。

拿破仑对奥地利朝廷暂时迁就，甚至对当时提出的意大利改变地位问题也是如此。1805 年 1 月 1 日，他写信给弗兰西斯，说如果约瑟夫·波拿巴放弃对法国皇位的要求，他准备宣布约瑟夫为意大利国王；这样使法国意大利两个政府分开，符合吕内维尔条约的要求。

约瑟夫根本不愿接受伦巴第的王冠；他先已表示对国王这个讨厌的称号有意见，到 1 月 27 日便最后声明拒绝。于是拿破仑建议路易·波拿巴为自己的儿子留下那个王位。路易一向妒忌心重，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即燃起他心中的妒火；经过一场剧烈的争吵，拿破仑把他这个弟弟赶出房外。

拿破仑的发怒可能是装出来的。有一次，他指着自己的下巴说，他的怒火实际上只有那么高。他兄弟的拒绝，是早在意料中的。不管怎样，他现在决定自兼意大利国王，而派他的非亲生子欧仁·博阿尔内为意大利总督。

奥地利惊讶地发现，尽管拿破仑信誓旦旦地宣称这是意大利自己的选择，而且千方百计地让奥地利人相信他担任意大利国王是对奥地利的一种不失友好的举措。但奥地利人看到 1805 年夏季拿破仑在意大利表演后，一切幻想都破灭了。

在这一年初夏，拿破仑在意大利检阅其模拟马伦哥战役的盛大军容；他在米兰大教堂给自己加冕，场面盛大，极尽艺术铺张之能事，用的是旧日伦巴第诸王的铁王冠，念的是传统的加冕辞：“上帝所赐，谁敢触犯，灾难临之”；加上他把利古里亚共和国并入法兰西帝国版图。这一来，奥地利的弗兰西斯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些咄咄逼人的挑战，终于开始武装。

甚至到这时，沙皇亚历山大也很不愿意打仗。他已派诺沃西尔佐夫取道柏林前往巴黎，希望和拿破仑达成协议；但拿破仑兼并热那亚的消息，断绝了沙皇想妥协的最后希望。“此人是贪得无厌的”，沙皇气愤他说，“他的野心毫无止境；他是世界的大害；他要战争；好，那就打吧，愈快愈好。”沙皇立刻下令停止一切谈判。

7 月 10 日，诺沃西尔佐夫对普鲁士外交大臣豪格维茨的继任者哈登贝格男爵声明，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已超过沙皇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并立即退回法国给他的护照，哈登贝格在把护照转给法国驻柏林大使时，表示普鲁士君主对这非常有益的谈判中途破裂深感遗憾。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柏林的忍

耐也差不多到了尽头。

对奥地利和沙皇俄国的敌对行动，拿破仑并不特别在意。在意大利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回法国。

7月5日，拿破仑由都灵出发，经过85个小时，到达枫丹白露，然后去圣克卢，略作停留，前往布伦港。8月22日，他在布伦听到奥地利继续备战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又传来维尔纳夫已返回加的斯的消息。他怒不可遏，毅然对这个命运攸关的问题作出了决断。

他当下告诉塔列朗他的新政策的轮廓说：这回他将以最诚恳的态度再一次向普鲁士提出给予汉诺威，作为它协力对付新的反法同盟的代价，这个新的法普联盟也许可以扼杀反法同盟于诞生之际，至少可以瘫痪奥地利。因此他派宠幸的副官迪罗克将军前往柏林去游说普鲁士国王，说普鲁士与法国联盟可使欧洲避免一场战祸。

进攻英国没有可能了，但他仍相信自己在陆上会重新赢得胜利。他坚定他说：

“在海上，我可能会失败，但绝不会是在陆上。而且，我可以趁反法同盟那套破烂机器还没有准备好就先发制人。那帮帝王既无活力，又少决断。我绝不害怕那老朽的欧洲。”

回到巴黎后，他又巧妙地掩饰了他远征英国这一计划的失败，他告诉巴黎的人们，他在布伦的渡海准备事实上只是一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妙计，他对参议院说：布伦备战活动的巨大费用是完全值得的，因为这使他“比一切敌人都足足提前20天作好准备……必须找到一个借口来征召和调集部队而不致惊动大陆各国；攻打英国的计划就给我提供了这个借口。”

在这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完全被蒙蔽了。他们以为拿破仑正埋头准备海军的出征，据此他们订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用以对付力量薄弱、头脑简单的敌人虽然很好，但如果对手是一条准备猛扑过来的盘结巨蟒，那就非常危险。

现在，拿破仑就是这样一头巨蟒，他利用奥地利的迟钝，迅速调整了他的布署，驻扎在西海岸的数十万法军转体180°，以黑云压顶之势扑向东方，拿破仑知道，在那里他注定要赢得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胜利。

第十八章 征服奥地利

一、“不幸的麦克在此”

当拿破仑的 20 万大军奇迹般地从西海岸转移到奥军前线时，麦克，这位自负而又愚蠢的奥军主帅发现自己除了投降之外，已别无活路……

面对列成纵队垂头丧气的奥地利降军，狂热的法军将士骄傲地宣称：“我们皇上创造了新的战争艺术，不用武器，而是用我们的双腿来作战！”

尽管英、俄、奥、瑞等国为组织反法同盟费尽了心力，但拿破仑起初并未十分在意。他知道奥地利因屡战屡败，要重振旗鼓尚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沙皇俄国的军队则要从遥远的波得堡和莫斯科征调，他决心要抓住这一空闲，为他们渡海计划做最后的努力。

因此，当 8 月 9 日，奥、英、俄三国为了防止法国主宰欧洲而结成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当时正和他庞大的侵英舰队一起呆在布伦，其大军团已经作好了上船的准备，只等维尔纳夫和冈托姆的联合舰队扫清多佛尔海峡便渡海远征。不过，他已意识到在其后方正在蕴酿一场战乱。7 月 31 日，他写信给他的外交部长塔列朗说。

我从意大利获得的情报都说明必有一战，其实奥地利人对此毫不隐讳，请准备一份致奥地利大使科本兹的照会，在适当的时候交给他。该照会应写得娓娓动听、人情入理。

拿破仑仍急于先对英国发动一次致命打击，再对付其大陆上的敌人。但 8 月 9 日他获悉维尔纳夫的舰队刚从西印度群岛返回便于 7 月 22 日在费罗尔港附近为考尔德所拦截，而冈托姆根本就未曾离开布列斯特。他发动入侵的希望开始幻灭。8 月 12 日，他写信给塔列朗说：

请告诉奥地利大使科本兹，我在等待他的答复。如果得不到答复，我将进入瑞士并撤除我在海峡沿岸兵营。不允许拖延搪塞，不允许在蒂罗尔有任何外军，奥军必须返回他们原来的驻地，否则，我就要开战。

这本身就是一个狡诈的骗局，因为它企图使奥军相信法军将从意大利方向发起主攻。次日，他写信给康巴塞雷斯说：

奥地利正在武装，而我希望它解除武装。如果它不按我的意愿去做，我将率 20 万大军登门进行一次令它长时间都难以忘怀的访问。奥地利欲与我方战简直是发疯。现在欧洲还没有哪支军队能与我匹敌。

不过，他依旧没有离开布伦，他仍希望他的舰队在最后时刻会突然出现。最后，一直到 8 月 23 日，他才完全放弃侵英计划，并决定在俄国援军赶到之前先进攻奥地利。那天他写信给塔列朗说：

我越考虑欧洲局势，越迫切感到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到 4 月份，我就会发现在波兰有 10 万领英国薪饷的俄国军队，在马耳他有 15000 到两万英军，在科半岛也会有 15000 俄军。到那时，我们的情况就危急了。

事实上，渡海计划此时已成为泡影，他不得不转过头来应付来自后院的敌人了。

一个中路突破，直取维也纳的计划已初步形成了，当时通往奥地利首都的战略走廊一共有两条：一条是多瑙河谷，另一条是波河河谷。拿破仑在 1796 年和 1797 年的战役中，曾成功地取道波河河谷进军维也纳。而 1800 年马伦

哥之战击败梅拉斯也是在这条河谷之中进行的。

奥地利人就是认为拿破仑会再次选择这河谷作为战场，于是，他们准备只用 59000 人进战巴伐利亚，而把主力约 92000 人投入意大利，进攻明乔河上的法军要塞。为了护卫这几支军队的侧翼，奥地利在提罗耳驻有 34000 人。但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其他地区，除未经训练的新兵外，只有兵力总共不到 2 万人。但为预防万一，奥地利人还在因河一线即奥地利与巴伐利亚边境集结了另外一支 6 万人的部队，由涉世未深的费迪南德大公指挥。费迪南德大公年方 24 岁，不过其参谋长却是 53 岁的老将麦克。

奥地利人明白这一场秋季战役要靠俄军的支援取胜。他们期待俄军可能在 10 月 20 日以前到达因河两岸，而预计法军则要再晚 20 天才能到达多瑙河。奥地利的作战意图是在多瑙河打防御战，而在意大利则作最猛烈的进攻。

这就是维也纳的方案，主要是在查理大公的影响下炮制的。他担任意大利方面军的统帅，多瑙河方面军的统帅则委给费迪南德大公和新任军需大臣麦克。麦克这位军人在奥地利一向享有盛名，也许因为他是唯一没有吃过什么大败仗的将军。

在 1797 年的灾难中，麦可似乎是唯一能够将功补过的人。因他“才智过人”使奥地利国务大臣图古特妒之若狂，因而不得充任统帅。他当然是勇敢的，但思想方法上经常先人为主；他属于以不伦瑞克公爵为首的“迂回战略”的军事学派。现在，在 1805 年的战役中，他即以据守一个主控阵地为既定目标而开始作战。费兰西斯皇帝和麦克已在原来薄弱的乌尔姆要塞和伊勒河一线，选定这样一个阵地。奥军现开始向这些有利地点移动。

头一件事，是要把巴伐利亚选侯争取过来。维也纳朝廷力图说服或迫使他参加同盟，向他提出正式建议（9 月 3 日至 6 日）。他拖延了一两天，然后抓住机会逃往维尔次堡要塞。麦克当即渡过美因河，企图截断巴伐利亚军通往该要塞的去路，但没有成功。因此，这位奥军统帅继续向乌尔姆前进，于 9 月中到达。他不满足于据守这个前进阵地，而把前哨推进到黑林山的各主要隘路；其他团队则据守伊勒河河谷和加强梅明根要塞。

假如他的兵力在数量上和拿破仑相当，这无疑是的战略。当时黑林山是法国和南德意志之间的天然屏障；美因河实际上已成了一条法国的河流，奥军只有守住黑林山脉的各个隘口，才有希望庇护施瓦本，使敌人不能从阿尔萨斯方面侵入。

但麦克忽略了两个重要的情况。在俄军还未来到的时候，他的兵力太单薄了，难以据守这个深入敌人势力范围内的前进阵地，因为这时巴伐利亚和其他南德意志诸邦都听从拿破仑的召唤，站到法国一边。而且，一看地图便可知道，这个阵地的北面过于暴露，易受袭击。乌尔姆和伊勒河一线对西南方来说，是坚强的防御线；但在北面，这个阵地却毫无掩蔽，可以从美茵河谷、内卡河谷和阿尔特米尔河谷迂回过去，这几条道路都可能把入侵者引到乌尔姆东面的地区来。

奥地利人的这些布置，在拿破仑看来可谓正中下怀。他本来决心实施中路突破的战略，而奥地利却在中路派出了一只偏师。现在他的问题是如何将西海岸的法军主力调过来，并将查理大公的 9 万多大军拖在意大利。他必须争取时间，赶在俄军到来之前打败麦克。

本着分秒必争的原则，他于当天，即 8 月 23 日，决定实行 500 英里强行军，把整个大军团 176000 人从海峡沿岸转移到多瑙河这边来。同时还已退

休的 47 岁的马塞纳元帅也请了出来，要他指挥 65000 人的意大利军团，以在维罗纳战线对抗查理大公。

拿破仑思维敏捷，实施其计划不浪费一分钟。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不仅是军事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为确保普鲁士在未来的战争中持中立立场，他于 8 月 24 日派他的宫廷大总管迪罗克将军前往柏林，与普鲁士国王就一项密约进行谈判。作为交换条件，他愿意将刚兼并的汉诺威割让给普鲁士。接着，他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已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三位选侯以及黑森—达姆斯塔特的伯爵，对他们威胁利诱，要求他们与之结盟，他们勉强接受了他的要求。

这样，他就获得了利用他们的领土作战的权利，而且还为自己的军队弄到了 4 万援军。其中只有巴伐利亚的 25000 人尚有一定的战斗力。

处理完外交领域事务的当天，拿破仑就要求贝尔蒂塔命令 5 个独立骑兵师（21000 人）向莱茵河平行开进，扼守该河从纽夫布里沙赫到斯特拉斯堡之间的渡口。这些师将构成大军团的前卫。次日，他派其妹夫缪拉亲王，以“包尔蒙”上校的假名，对已拉丁纳、巴伐利亚和黑森林作一次快速侦察，并就道路状况和河川的宽度提出报告。缪拉拟于 9 月 11 日回到斯特拉斯堡，届时，他将暂行代理大军团总指挥，皇帝到达后再统领骑兵军。

第一军（贝尔纳多特）两个步兵师（每师九个营）一个轻骑兵师 15000 人

第二军（马尔蒙）三个步兵师一个轻骑兵师 2 万人

第三军（达武）三个步兵师一个轻骑兵师 25000 人

第四军（苏尔特）三个步兵师一个轻骑兵师 28000 人

第五军（拉纳）三个步兵师一个轻骑兵师 26000 人

第六军（内伊）三个步兵师一个轻骑兵师 21000 人

第七军（奥热罗）两个步兵师 14000 人

近卫军（贝西埃尔）一个步兵师一个轻骑兵团 6000 人

骑兵军（缪拉）五个骑兵师 21000 人

共计：20 个步兵师，11 个骑兵师，286 门野战炮，17.6 万人。

调集到备前进港的登陆船只都已全部集中到布伦港；由前线各团第三营组成的一支佯攻部队在布津纳元帅指挥下，留在原有营地以阻遏英军。9 月 4 日，皇帝离开布伦前往马尔梅松。大军团已经出发。除奥热罗军外，其他各军到 9 月 26 日均已抵达莱茵河前线。

这支庞大的军队的饮食供应给后方勤务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每人出发时仅携带了四天的干粮。此后，各单位应在他们途经之地征收粮秣给养，幸亏这些地方都十分富饶，而且正好秋收刚刚结束。

正当拿破仑争分夺秒地调集他的打击力量时，反法同盟各国正在耗散他们的力量。

俄国一支派遣军，以科罕为基地，和英国一支远征军，以马耳他为基地，准备联合攻击意大利南部的圣西尔元帅，扰乱其后方而迫使他投降。这个计划，由于拿破仑迫使那不勒斯大使签订一个协定，从而成为空中楼阁。9 月 21 日，塔列朗诱使该大使保证那不勒斯王加立，不容许一切交战人员留驻。结果圣西尔的军队撤出，成为在明乔河的马塞纳元帅所欢迎的援军。

拿破仑在汉诺威方面的行动也同样巧妙。在那里，反法同盟各国计划作声势浩大的进军。一支俄国、瑞典联军（古斯塔无斯很想担任这支联军的统

帅)准备从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的斯特拉尔松要塞进入汉诺威,在得到英吉利一汉诺威军团的充实后便要把法军从尼德装运区逐出去。

但诸如对指挥权的争执却推迟了进军的日程,而此时拿破仑深知决定战争胜负不在意大利南部或埃姆斯河两岸的牵制线,而在集结大量兵力突击多瑙河一线。他撤出汉诺威的法军,只保留南部的哈默林要塞,以便在俄军到达前,压垮奥地利征调拼凑而来的队伍。一句话,反法同盟各国象百臂巨人那样,企图从各方面包围拿破仑,而拿破仑却准备在它的要害给予一击。

奥地利的计划是想抢在法军前头占领施瓦本;这一着的显著成功使麦克以为胜算在乎,便洋洋得意。他在乌尔姆广泛地构筑了外围工事以加强那个古老的要塞,把战线往南远伸到梅明根,并信赖俄军不用等到法国的雄鹰军旗飘荡于多法河上游而早就会来到。但当时俄军的前卫尚未到达上奥地利的林茨,一直到10月10日才出现在因河两岸。

9月13日,拿破仑还在巴黎,他获悉奥军在10日渡过了美因河并已侵入巴伐利亚。其盟友巴伐利亚选侯约瑟夫已从慕尼黑撤至维尔茨堡,并在那里与贝尔纳多特军取得了联系。

贝尔纳多特是在9月2日在他的汉诺威驻地拔营出动的,开始向美因河前进,这是关键的一着。黑森-卡塞尔选侯现在站到拿破仑一边,因此贝尔纳多特所属部队的行军丝毫未遇抵抗,在9月13日便到达维尔茨堡。在那里,巴伐利亚选侯欢迎这位元帅,并以两万军队支持他。马尔蒙也在那里与他会师。

一周后,缪拉报告说,奥军正逼近乌尔姆并沿伊勒河一线构筑工事,该河正好在这个要塞区与多瑙河汇合。这个消息真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如在乌尔姆下方越过多瑙河,那么拿破仑就能插入奥军和俄军之间,同时还可以切断他们与维也纳之间最便捷的交通线。他有手的两个军(拉纳和内伊)本来奉命向乌尔姆进军,现又奉命取道斯图加特和路德维希堡向海登海姆和甘德尔芬根(分别位于乌尔姆以北和东北)进军以探明敌军北翼的位置。第1、2、3军则继续向东南前进,在因戈尔施塔特和多瑙沃尔特之间渡过多瑙河,然后向慕尼黑和奥格斯堡推进。这样,他们就将横跨奥军主要交通线的两侧并把奥军与即将到达的俄军隔开。

此时大军团正以每天15英里的速度向莱茵河一线前进,因此拿破仑现在也就有点时间处理诸如海上战略方面的一些事情。9月13日,他写了一篇冗长而又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备忘录,题为“我创建布仑舰队的目的”。

在最终放弃了侵英计划之后,他于14日又给维尔纳夫下达了一项新的指示。当时,维尔纳夫指挥着法国的主力舰队,拥有法国和西班牙大型战舰32艘,但被英国海军封锁在加的斯。维尔纳夫奉命冲破封锁进入地中海,在卡塔吉纳与另一支西班牙海军中队会合后,驶往那不勒斯,把法国的援军送到那里登陆,尔后再回到土伦整修。这一灾难性的命令结果使维尔纳夫的舰队一个月后被纳尔逊全歼于特拉法加。然而,由于对维尔纳夫已丧失信心,次日他又命令维尔纳夫把指挥权移交给罗西里将军,而罗西里刚到达马德里就听到维尔纳夫全军复没的消息。

为了迷惑奥地利,拿破仑直到9月23日仍在圣克卢或巴黎逗留。在他停留期间,元老院发出告示,下令从1806年1月1日起,废除革命历,恢复格里历。接着,拿破仑动身前往斯特拉斯堡,假装要通过黑林山各隘口向麦克的正面防线发动主攻。为了让麦克将军信以为真,缪拉奉命派骑兵出没于麦

克前哨据守的各个隘口，但避免与之激战。这样可使其他军团有时间潜入敌后。这时，麦克己得知法军与巴伐利亚军即将在维尔次堡会合，但他认为这只是威胁波希米亚。

因此，他仍然按兵不动，满足于派一团骑兵观察贝尔纳多特的动静。但不论是他，还是他那名义上的统帅费迪南德大公都判断不出真实情况。他们过分依赖俄军的支援，竟把比较英明的查理大公从意大利派来的一些团队遣回；只把来自提罗耳的 11000 人调到施瓦本去。这支军队分别把守从英戈耳施塔特到乌尔姆之间多瑙河上的各座桥梁。

10 月 7 日，奥军的部署如下，金迈尔指挥的 18000 人守住英戈耳施塔特、诺伊堡、多瑙沃尔特、京次堡和其他较小的据点，麦克所部 35000 人驻在乌尔姆和伊勒河沿线。连同其他到达的分遣队，奥军总数达 7 万人以上。拿破仑在这条漫长而分散的战线上，拥有的兵力远占优势。为了争取时间，给乌尔姆奥军以毁灭性打击，拿破仑不顾普鲁士曾宣布严守中立，命令贝尔纳多特军团通过普鲁士的安斯巴赫侯国，向前推进。并下令贝尔纳多特“提出许多对普鲁士有利的保证，作出种种友好和尊重的表示，然后迅速通过它的国土，硬说此外别无其他办法了。”因此贝尔纳多特就满口遗憾和抱歉，而命令他的队伍从敢怒而不敢言的普鲁士军面前通过。

弗里德里希·威廉正是在一个关键时刻听到法军侵犯普鲁士领土的消息的。那时沙皇向柏林递交一份最后通牒性质的文件，说即令会使普鲁士背弃欧洲独立的事业，俄军也必须从普属波兰通过。经此一激，普鲁士国王改变了一向无所作为的态度，回答说：如果沙皇这样做，将促使法普结盟以抵抗入侵者。正在这里，消息传来：亚历山大声明想在普鲁士东部做的事，拿破仑实际已在安斯巴赫做了。这使普王感情上发生非常急剧的变化，有一阵子，他宣布要驱逐迪罗克，向拿破仑宣战，来洗雪这一耻辱。但最后他召开了内阁会议，并邀请沙皇前来柏林。

与此同时，贝尔纳多特军团在完成了行军以后，就被派往东南方面拦截俄军的先头部队；给堵截麦克退回奥地利的法军留下充份的回旋余地。这一着可以和波拿巴先挺进米兰，然后力擒梅拉斯的做法相比。这两次都表明他希望后侧留有广阔余地，然后围捕猎物。

10 月 6 日，苏尔特和拉纳军团在缪拉的强大骑兵协同下，于多瑙沃尔特突破奥军的多瑙河防线，并在右岸建立巩固阵地。然后，密集的法军越过渡口深入麦克后方，像潮水般向南方和西南方的奥军阵地背后推进。内伊军团则向前挺进，夺取多瑙河上的一些主要桥梁。

拿破仑本人是 9 月 24 日清晨离开巴黎的，两天之后到达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找到了他的近卫军。

1805 年 10 月 1 日，拿破仑从斯特拉斯堡出发，他内心十分激动。行前，他拥吻了轻声哭泣的约瑟芬，又拥抱了塔列朗。

“与世上最心爱的两个人分离，这实在太痛苦了。”拿破仑说道。

他有时感情极易冲动，随之而至的便是精神的恍惚。泪水渐渐充满双眼，他忍不住吐了。众人连忙扶他坐下，让他喝了几口洁花饮料。他慢慢冷静了下来，揩于双眼，命令备好车子。他出发了。

此后，他便把他的大本营依次移向路德维希堡、格蒙德、阿伦和诺德林根，并于 10 月 8 日，在多瑙沃尔特渡过多瑙河。

至此，整个大军团都到达或者渡过了该河。法军现已稳稳当地横跨在

奥军交通线的两侧，所以尽管战斗还未打响，法军实际上已赢得了这次战役。

奥军其实是由麦克指挥的，年轻的费迪南德大公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麦克现已陷入一种绝望的境地，他从未料到法军竟如此神速地包围了他的右翼，但他仍然向西面对伊勒河，期待着法军从这个方向出现。在其右翼，金迈尔军正守卫着乌尔姆和多瑙沃尔特之间的多瑙河。

麦克的情报经常来得迟慢，但他对战局的发展还不是茫无所知，要害在于他对情报的错误判断。10月6日，他向维也纳报告说；敌军似乎准备攻击他的交通线。

10月7日，他听到多瑙沃尔特失守，他把这说成是没有人认为可能发生的不幸事件。

这时，费迪南德大公极力主张有必要立刻向慕尼黑撤退，并朝东向京次堡开拔。但麦克仍置若罔闻。

10月8日，缪拉在马尔蒙和苏尔特两个军的支援下，把金迈尔朝南逐往慕尼黑方向。然后，转而向西，在韦尔廷根（位于多、瑙沃尔特西南15英里）与奥劳伯格指挥的一个拥有20营兵力的加强师遭遇，该师是奉麦克派遣增援金迈尔的。缪拉立即发起攻击，结果打退了这支部队，俘敌3800人。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接着追击金迈尔，于10月12日进入慕尼黑，在瓦塞堡把金迈尔撵过了美因河，使其遭受严重损失。

麦克率领的五万人现被压缩到乌尔姆附近，大章鱼的触手正步步向他进逼。拿破仑命令马尔蒙的第二军南进奥格斯堡，然后再向西进占俯控乌尔姆之南的伊勒河的山脊上。达武的第三军则奉命移向东南的达豪（位于慕尼黑西北十四英里）充作预备队，一旦俄军到达就支援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苏尔特的第四军奉命穿过奥格斯堡南进，直抵兰茨贝格的莱西河谷；然后再转身西进梅明根，渡过伊勒河并切断乌尔姆与南部的交通线。拉纳的第五军和内伊的第六军则沿多瑙河两岸向西挺进乌尔姆。至此，对乌尔姆已构成合围之势。

拿破仑知道，他只要一收网，麦克就完蛋了，但他也知道俄军正穿过摩拉维亚前进，一两周内即可到达慕尼黑。为了集中精力处理这一新情况，他于10月12日委派他的妹夫缪拉指挥一个特遣队去乌尔姆完成歼灭麦克的任务。缪拉除了自己的骑兵军外，还加强了拉纳和内伊两个军。内伊和拉纳两军分别从多瑙河左右两岸围攻这个陷入绝境的要塞。拿破仑在12日从奥格斯堡发给缪拉的最后指示表明他对作战细节无一不是深思熟虑的：

缪拉亲王：苏尔特元帅已于昨日中午进抵兰茨贝格。今天，他正向梅明根前进，但一直要到明天很晚的时候才能到达那里。我的意思是，如果敌人坚守既有阵地并准备迎战的话，那么，方不应在明天而应在后天进攻，以便苏尔特军3万人可能参战。他将迂回并攻击敌之右翼，这一机动将确保我们取得决定性的成功。此时，你应在亚尔贝克对面，在尽可能接近你的战线的地方架设一座跨越多盾河的桥梁，以便在亚尔贝克的内伊军与我方其余兵力连为一体。……命令你的将领们检查武器弹药，并召回所有护送辎重的人员。一切辎重车辆都应送出布尔高以外，停放在田野中以保持主要道路畅通无阻。确定骑兵和各步兵军弹药补给点的位置，并使每个点上都有充足而未遭雨水淋湿的弹药。同时，还要为每一个军确定其主要的急救站。我所指的并非野战医院，因为那些医院必须保持半英里以内的距离随前线部队跟进。这不是一个小冲突或遭遇战，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敌人的数量也许比你想

象的要多得多，其成功与否事关重大。

届时，我将亲临指挥。请把我的指挥所设在你认为最合适的地点。我将于明天到达那里。

除了这种明确的指示外，拿破仑还训斥了他的妹夫，因为此人在上次的报告中连发文地点、日期或时间都没有写——“这简直岂有此理”。但缪拉毕竟不是贝尔蒂埃。

当天，拿破仑还给已抵达兰茨贝格的苏尔特下达了下述命令：

决战时刻到了。命令你的骑兵和乘骑炮兵向梅明根推进，你务必率你的先头师于上午9时前到达那里，到后立即向该地发起攻击，并限于明天内渡过伊勒河。……争取夺取位于基尔孟兹的那座桥梁。……与在魏森霍恩的缪拉亲王取得联系。……敌军的士气极其低落。我正派马尔蒙军去克龙巴赫，他将于明天到达伊勒河。……击败敌人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是决不能让一个人跑掉。

如果明智地执行拿破仑的命令，是不会有漏网的。遗憾的是拿破仑所信赖的缪拉元帅不堪当此重任。缪拉虽然是一员骑兵猛将，但却缺乏战略头脑。与皇帝的指示相反，他命令在多瑙河左岸古兹堡附近的内伊军渡至河右岸（即南岸），这就给乌尔姆要塞的东北面留下了一个空隙。奥军侥幸的是内伊仅将该军的部分兵力调到了南岸，但这种部分调动为奥军让开了一条退路。麦克利用这个空子命令魏尼克军2万人保护费迪南德大公向东北逃走。

在亚贝克，内伊的一个师与奥军发生激战，俘虏奥军3000人。而魏尼克经朗根劳、海登海姆和内尔希海姆突围而去，事实上正好穿越法军的交通线。拿破仑派缪拉的骑兵追击，终于于18日在诺德林根附近将其包围，魏居尼被迫率8000人投降。费迪南德大公置乌尔姆战役的指挥之责于不顾，率几百名骑兵经纽伦堡逃到了波希米亚。

麦克的另一个师在斯潘根指挥下试图向南突围，但在梅明根为苏尔特所拦截，苏尔特俘敌五千并缴获大炮10门。杰拉齐赫军6000余人则早在合围之前就向南逃到了福拉尔贝格。

看来，围歼麦克的最后决战时刻已经到来。

10月13日，他向全军发布了一个冗长而又夸夸其谈的公告，他预言最后决战次于次日发生：

军人们，一个月前我们在海峡沿岸扎营对付英国，但是一个邪恶的同盟迫使我们飞到了莱茵河。……要不是你们眼前的这个敌人，我们今天就已经在伦敦了，我们就已经洗雪长达6个世纪的耻辱并恢复海上自由了。

军人们，明天将是一个比马仑哥大捷辉煌百倍的日子，敌人已被置于马仑哥战役同样的境地。你们在这次会战中的丰功伟绩定将流芳百世。

而此时的麦克却仍然为一些假情报搞得昏头涨脑，无法正确判断形势。

10月13日，他从拿破仑派来的间谍那里得到情报，说英军已在布伦登登陆，法国已暴发革命。一个喜欢听报喜不报忧的消息而不顾事实真假的人，对上述情报容易轻信。麦克立即作出判断，认为苏尔特、缪拉、拉纳、马尔蒙和内伊在他后方的活动，只是企图夺路逃回阿尔萨斯的绝望挣扎。因此他死守防线，不认真扫荡北路的敌人，却派兵增援梅明根。

10月14日，他又得到其他消息：梅明根已被苏尔特包围；内伊在埃尔欣根打得很出色，冲过多瑙河，击溃那里的奥军，并从东北面威胁乌尔姆。

其他法军正从东南进迫。但麦克仍然视而不见，以幻想代替事实，把敌人描绘为绝望的挣扎，不认为是猎人收网。

缪拉的蠢举使奥军占领了埃尔欣根（位于乌尔姆东北 6 英里）附近的多瑙河大桥。该村有一座巍峨的修道院，俯控着宽阔的河谷。

15000 奥军配备 40 门大炮据守于此。

10 月 14 日晨，内伊以无比的英勇向这个险要的抵抗中心发起进攻，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拿下了这个据点并俘获了 3000 守军和 20 门大炮，其余的敌人退守乌尔姆，至此，乌尔姆被围得水泄不通。

现在，内伊已在埃尔欣根站稳脚跟，其先头部队正在进达这个陷入绝境的城堡；缪拉和拉纳在北岸掩护；马尔蒙在南岸，苏尔特在更南的地方，切断麦克向提罗耳的退路。

麦克终于恍然大悟。即使到这个时候，他还不许别人说一个“降”字，但他又一次失望。内伊攻克了乌尔姆北面的米夏埃尔斯贝格这个奥军指望据守的阵地。

10 月 16 日，拿破仑炮轰乌尔姆并向麦克招降，同时威胁说，奥军拒绝投降，就会落到雅法土耳其守军那样的下场。拿破仑其实非常急于结束战斗，因为这时他的给养已经完全用光了。

10 月 17 日，麦克这位倒霉的统帅同意了有条件投降的条件，即如果 6 天内能够帮助解围的奥俄联军不来，他的军队就出城放下武器。后来法军修改了这些条件，婉言劝诱这个逃不出包围圈的人在 20 日出降，条件是内伊军团在乌尔姆前沿留驻到 25 日。麦克答应了敌人这个狡猾的条件，这是麦克最后一次背叛了他的国家和丧失了军人的尊严。这一妥协立即使法国其他军团得以腾出手来，在其他战线发动进攻，而这个时候，对奥、俄、普来说每一天的时间都是宝贵的。

10 月 20 日，法国皇帝拿破仑率领一批才能出众的幕僚，后面跟着铜墙铁壁似的近卫军，八个纵队列阵两仙，接受败军的投降。败军的统帅走在前面，痛苦地低着头，捧剑献给胜利者。说：“不幸的麦克在此”。然后 3 万步兵和 3000 骑兵列队来到米夏埃尔斯山麓，在拿破仑面前放下武器。奥军有些人怒形于色，多数人无精打采，其他的人扔掉武器，显得有轻松之感。

老天爷也好像有意为拿破仑的胜利增添光辉，原来连日乌云遮天，大雨倾盆，而现在却秋高气爽，阳光灿烂，照得环山的法军容光焕发，而山坡下败军的漫长行列则阴影森森。这一景象使法军激动万分。在 9 月的炎日风沙和近几天来大雨、泥泞中急行军的疲劳，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热烈向领袖欢呼，他的英明决策取得了战争史上空前的大胜利。他们说：“我们的皇上创造了真的战争艺术，不用武器，而用我们的双腿来作战。”

这时，其他奥地利军队都被追击歼灭。只有少数从梅明根逃到提罗耳。

法军在这一战役中也有 500 人阵亡，1000 人受伤，大部分是内伊军在亚贝克和埃尔欣根中损失的。

这是拿破仑个人战争史上迄今最为辉煌的一页。他以极小的代价给予奥地利的中路大军以毁灭性打击，完全实现了预定的中路突破直取维也纳的战略意图。

现在，他决定实施第二步计划“迫使奥地利投降。”

二、“奥斯特里茨太阳”

12月2日是拿破仑日历上最著名的日子，这是他称帝加冕的日子，也是他在奥斯特里茨三皇会战中一举击溃俄、奥联军的日子。

很多年后，他的侄子——那位建立拿破仑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三世曾热烈欢呼“奥斯特里茨太阳”。然而那一天，奥斯特里茨战场的刀林弹雨和冲天血气却赶走了冬日里太阳那仅有的一点温情……

乌尔姆的惨败结束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的第一幕。准备仓促，计划轻率，再加上麦克自作聪明，以幻想代替现实这些因素使反法同盟各国坐失战机，一败涂地。查理大公由于马塞纳的顽强抵抗，受到挫折，立即从意大利被召回保卫维也纳。最糟的是，柏林朝廷现在还迟迟不动兵马。

尽管命运之神在大陆对拿破仑诸多恩赐，可是在海上她却给他很大的挫折。当他从乌尔姆赶往因河前线，准备把战火燃烧到奥地利的时候，他获悉法国海军被击溃了。

特拉发加海战发生在麦克的军队走出乌尔姆的第二天。这是19世纪最大的海战。这次海战发生于拿破仑派遣舰队出援在意大利的法军的时候。拿破仑准备以海军将官罗西里代替维尔纳夫统率这次出征。

维尔纳夫这位将被罢免的倒霉海军将官预料到这一点，企图以果敢的一举来挽回他的命运。他率领舰队出海，结果就是特拉发加战役。

维尔纳夫在特拉发加一役比在7月22日那次冲突中，肯定条件更为有利。许多病员留在陆上，舰上人员经过休息和补充，加上已用适航可用的舰艇换西班牙那些最差的舰艇。尽管敌人总共只有27艘主力舰，他的33艘主力舰却丧失了18艘。

尽管这次海战几乎彻底摧毁了他那多少有点不切实际的渡海远征计划，也着实让他悲伤了一阵，但他很快便又全力投入了对奥、俄的战争去了。

拿破仑虽歼灭了麦克的主力，但如要达到其下一个目标占领维也纳，他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首先，他通往奥地利首都的进路为金迈尔军所阻遏。金迈尔有两万人，同时还得到库图佐夫3万俄军的增援。

这些兵力正扼守着因河下游及其支流萨尔察赫河一线。在因河的后面还有多瑙河右岸的一系列支流，如特劳恩河、恩斯河和伊布斯河。

这些河流给奥方提供了良好的防御阵地而且难以迂回。杰拉齐赫师的6000人自乌尔姆南逃后，已与蒂罗尔的奥军会合。由于法军继续东进，其交通线势必延长，因而也就会暴露在南面敌军的攻击之下。在威尼西亚，由查理大公统率的一支强大的奥军，眼下暂时为马塞纳的意大利军团所牵制。后者于10月28日在维罗纳以东的卡尔蒂罗山脊向意大利军团发起攻击，激战中，双方各伤亡6000人。当查理大公听说麦克在乌尔姆惨败的消息后，立即北撤救援维也纳，但他已来不及阻止拿破仑的进军了。

第二支俄军由巴克斯霍夫登将军指挥正经由摩拉维亚前进，所以拿破仑当即决定立刻下手，必须抢在俄军和查理大公之前进入维也纳。

此外，由于普鲁士的态度变得日益敌对，这就构成了威胁他的另一个危险。大军团在10月26日即乌尔姆投降后一周开始东进。次日，缪拉的骑兵仅遇轻微抵抗就渡过了因河，这样布劳瑙要塞连同其中储存的大批补给品和弹药都完好无损地落入法军之手。随缪拉跟进的是达武的第三军、苏尔特的第四军和拉纳的第五军。在右翼，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于10月30日进入萨尔茨堡，10月31日，在兰姆巴赫展开一场后卫战后又渡过了特劳恩河。此

时，天气变得十分寒冷，地面已为积雪所覆盖。

11月2日，俄军在恩斯河打了一场激烈的后卫战，但次日，库图佐夫却继续后撤。6日，拿破仑又组建了一个新军即第八军，由莫蒂埃元帅指挥，内含一个骑兵师和两个步兵师。该军奉命过河抵达林兹附近多瑙河左岸以构成一个左侧卫，内伊的第六军和马尔蒙的第二军已被派往因斯布鲁克和累欧本担任右侧卫，而奥热罗的第七军则在交通线上担任后卫。

至此，拿破仑为一切不测事件都作好了准备。

库图佐夫见维也纳已陷入绝境，遂决定于11月9日在冒顿渡过多瑙河，并向东北撤至摩拉维亚以便与此时已到达奥洛穆茨的第二支俄军会合。库图佐夫在冒顿摧毁多瑙河上的桥梁后，于11月11日在杜恩斯但峡谷伏击了莫蒂埃的一个师并几乎将其全歼。

其后，他又在霍兰布隆附近打了一场艰苦的后卫战，然后经克雷姆斯撤至跨越摩拉维亚边界的兹诺伊莫。

此时，法军在多瑙河右岸的进军却势如破竹。

11月13日，缪拉的前卫抵达维也纳城郊。然而，这是违背拿破仑的命令的，因为他早就告诉缪拉应渡过多瑙河追击库图佐夫。他言词尖刻地训斥他的妹夫道：

我不能批准你的行军命令。你一个劲乱冲乱闯像个疯子，根本就不按我给你的命令办事。俄军并没有掩护维也纳，而是在克雷姆斯渡过了多瑙河。你既不了解敌人的计划又不考我的意图，就把我的军队困在维也纳一隅之地。但你是接到了我通过贝尔蒂埃给你下达的命令的，该命令要求你咬住俄军，紧迫不舍。而你却莫名其妙地朝相反的方向实施强行军追击敌军。我感到你的行为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你按我的命令行事，那么莫蒂埃军也不至于暴露在俄军面前而受到严重的损失。……你为了获得首先进入维也纳的虚荣，竟耽误了我两天时间。荣誉仅在那些充满危险的地方才能赢得，进入一座毫无防御的都城有何荣誉可言？

11月14日，拿破仑进入维也纳并将其大本营设在宏伟壮丽的肖恩布鲁因宫。奥皇及其朝臣则逃到了摩拉维亚的首都布尔诺。一周后，奥皇与沙皇亚历山大在此会晤。维也纳有25万人口，因此，贯穿长途跋涉的法军可能在那里获得充裕的补给。拿破仑命令不必从法国国内输送枪炮弹药，因为他在奥地利军火库里已经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正当法军以神奇的进军速度进占奥地利首都时，反法同盟的君主们却仍在不慌不忙地按照从前的计划布置自己的军队。

按照盟约，亚历山大本应派54000人支援奥地利，但实际上只派了46000人，其中还抽出8000人到波多尼亚去监视土耳其的备战活动。那时，土耳其受到法国的挑动，已起来反对俄国。

亚历山大之所以没有全军出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普鲁士的政策意向不明。这个军事强国直到10月中旬仍然坚持中立。这种中立，颇有点威胁的味道。

普鲁士国王那样的表现，看来也还是有点道理的。他担心代表波兰势力的沙皇宠臣恰尔托雷斯基对沙皇施加影响，认为俄国要求有权假道普属波兰是居心叵测，想夺取这一片领土。

由于拿破仑侵犯安斯巴赫，亚历山大在波茨坦谈判时又作了一番坦率的表白，普鲁士曾一度改变犹豫不决的态度。但是，普鲁士前些时候满腹狐疑，

诸多延误，使奥地利的计划受挫。假如拿破仑当时宽限一个星期，或者俄军能够加速推进，早一个星期到达，巴伐利亚的局势也许已经整个改观，普鲁士也会拔剑出鞘，对法国开战，洗雪在安斯已赫所受的耻辱。

10月10日，哈登贝格通知奥地利大使梅特涅，说弗里德里希·威廉即将声明站在同盟国一边。但直到10月25日，还没有什么行动。那一天，亚历山大到达波茨坦，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乌尔姆的奥军投降了。

但这一不幸的消息并没有使普鲁士政府改变决心，它终于在11月3日同俄、奥两国签订了波茨坦条约。弗里德里希·威廉答应以普鲁士的武力为后盾，进行调停。如果拿破仑拒绝，他就加入反法同盟。普鲁士提出的要求如下：以伦巴第、利古里亚和巴马赔偿撒丁国王；那不勒斯、荷兰、德意志、瑞士独立；以明乔河为奥地利在意大利半岛的边界。

当时商定，派一位特使向拿破仑提出这些条件，并要在出发后一个月内，带回明确的答复，在这段时间内，18万普鲁士军队做好准备，以威胁拿破仑的侧翼和后方。亚历山大还私下答应对乔治三世施加影响，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战争结束后取得汉诺威，而目前则由英国按常例资助普鲁士和它的萨克森盟邦。

但这个波茨坦条约的细节，很难说每一点都是出于诚意的。要英国资助普鲁士而又放弃汉诺威，这已是异想天开了。至于以武力为后盾来进行调停，普鲁士的具体做法又是留了几条后路的。乌尔姆的奥军投降后，要恢复势均力敌的局势，必须采取迅速而强有力的行动，可是普鲁士竟然要求拖延一个月才加以解决。不但如此，这个重要使命却交给了众所周知的亲法派人物豪格维茨去完成，而他又拖了十天才动身。

就在这位普鲁士使者一拖再拖，极不情愿地离开柏林的当天，拿破仑已进驻了维也纳。

拿破仑决定乘严冬未至和查理大公尚未从意大利前线赶回之机，毫不迟疑地深入摩拉维亚追歼逃敌。所以，他命令缪拉、拉纳和苏尔特三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达武被派往普雷斯堡抵御从东面来的危险。贝尔纳多特被派往布德维斯去监视西面的费迪南德大公，而莫蒂埃则留守维也纳。在这些兵力调遣完毕后，大军团的实力明显地减弱了。

拿破仑看到他的元帅们劲头不足，心里十分焦躁。

11月15日，他斥责贝尔纳多特说：

朕对于你在拉纳和苏尔特元帅离维也纳只有两天行程的地方发生战斗时按兵不动以致一个人也没有渡过多瑙河深为不满。朕期望，待朕派去的参谋返回汇报时，你会告诉他说你全军都已过河，而且正在追击俄军并正在用刺刀戳他们的屁股。

同一天，缪拉又作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使拿破仑勃然大怒。缪拉的前卫受到巴格拉吉昂亲王师的牵制，该师当时在摩拉维亚边界以南15英里的荷拉布仑附近据守一个后卫阵地，缪拉便自作聪明地向俄军指挥官提出休战，允许他安然无虞地撤入摩拉维亚，而自己则坐等法军步兵到来。俄军当然求之不得欣然同意，撤到了兹奈姆。这件事使拿破仑怒不可遏，他痛斥缪拉说：

我简单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达我对你的恼怒。你仅是我的一名前卫指挥官，没有我的命令根本无权作出休战安排，你毁弃了我的胜利果实。命你立即停止休战，向敌人进军。告诉那位在协定上签字的俄国将军说他无权这样做，只有沙皇才有这种权利。

但是缪拉很快将功补过，他以自己的机智和勇敢夺得了多瑙河上唯一一座大桥。

这条大河在快到维也纳地方就分成几条水道，最大的一条水道在城北流过。上游的木桥已被俄军后卫部队烧了，只剩下维也纳城外的桥梁，所以拿破仑非常重视，要尽可能把桥梁拿下来。这个任务，交给了缪拉和拉纳。

急干将功补过的缪拉同拉纳、贝特朗和一位工兵军官来到桥头，装作要和奥军商谈的样子。当时法、奥正在谈判非正式的停战协定，还未达成。这几位法国元帅事先把乌迪诺将军的掷弹兵突击队布置在丛林后面。这些丛林沿着南岸一带，而通往桥头那段道路部分地遮蔽了。这支部队战斗素质优良，不愧为名将之师。

缪拉等四人把桥南端的木板路障推倒，一直往前走。在那里站岗的一个奥国骑兵放了一枪，就策马飞奔主桥。缪拉等四人继续前进，向对面的负责指挥的军官喊话，作出要商谈的姿态，阻止对方点燃桥下的炸药，说停战协定如果不是已经签订，也快要达成了，对方可以放心。

到达桥北端，他们把这套话又说了一遍，要求会见司令官。趁对方守桥部队正在犹豫的时候，乌迪诺的突击队快步开上来了。奥军一看，又准备炸桥。缪拉等人再次极力劝阻，说和平协定实际上等于签订了。

当突击队一过了桥，到达北岸，缪拉等人就扯下了假面具。法军后续部队迅速涌到。奥军错过了时机，要想桥不落入法军手中，已经不可能了。缪拉和拉纳这次主动用这样的手段，没有遭到抵抗，就使法军通过桥梁到达北岸。

此后，事态发展加快，库图佐夫已撤至布尔诺。11月17日，拿破仑在兹南姆设大本营。次日，他收到了有关特拉法加海战的消息，他写信给海军部长说：

我已收到了你有关加的斯港外海战的报告。等收到你更详细的报告后我再就此事发表具体意见。同时，我郑重告诉你，这件事对我既定的海上突袭行动毫无影响。令人气愤的是这些行动未能在此事之前准备就绪，必须立刻行动，不得再行拖延。

11月19日，俄军后卫撤出了布尔诺，缪拉随即进入，在那里发现了60门火炮和大批弹药。次日，拿破仑进入布尔诺，而奥皇则撤至奥尔莫茨。在布尔诺以东13英里处，有一个名叫奥斯特里茨的小村，约4000奥军骑兵在小村前面的高地上挡住了缪拉的去路。

奥皇此时已被撵到了最边远的国境线上，他派了两位全权使臣去谒见拿破仑，讨论议和条件。拿破仑却把他们送往维也纳，要他们去和塔列朗商谈，并声明其主要条件是把威尼斯并入意大利王国。

把这些使节送回维也纳，只不过是拿破仑故意拖延的一个手段而已，因为他决心要在与奥地利议和之前，彻底击败俄军。

由于不断向摩拉维亚撤退，又没想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如此不堪一击，再加上缺乏补给，所以亚历山大心情沉重。这一点，从他11月19日在奥尔莫茨写给普鲁士国王的信可以看出。信中说：“我们的处境非常严重。我们几乎是单独抗击法军，他们紧跟在我们后面追击。至于奥地利军队，他们已不存在。……如果你的军队向前推进，整个局势立刻就会改观。”

但几天后，有27000俄军开到，其中包括近卫军，沙皇又由心灰意冷转为信心百倍。他那小心谨慎的司令官库图佐夫极力主张采取费比乌斯式的拖

延和后退政策，这个主张他再也不愿听了。

虽然，这位感情冲动的年青专制君主明知费里德里希·威廉坚持原来的决定，非到12月15日不出兵，而且只有到那时才能指望查理大公率领一支大军到达维也纳城下，但他对于要求审慎行事感到厌烦，不予理睬。库图佐夫和施瓦岑贝格极力陈述拖延和撤退的必要性，但完全无效。沙皇亚历山大反而更多地听从那些青年军官的冒进主张，于是发布了向布尔诺进军的命令。

这时拿破仑在布尔诺。他已料到敌方沉不住气了，于是把军队往后撤，故意迎合亚历山大的心情，诱敌决战。他清楚地看到，立即作战是有利的。当时，谨慎的奥皇弗朗西斯再次要求停战，拿破仑单凭这一点，就深信以速战为止。奥皇的停战倡议来得及时，拿破仑抓住这一点，就足以吓倒即将到来的普鲁士特使。

11月25日，拿破仑派其侍卫长萨瓦里将军打着休战旗前往奥尔莫茨，向年轻的沙皇亚历山大递交一封伪善的国书。然而，此行的真正目的是窥探敌方各军的位置。通过这次侦察，拿破仑对俄奥联军的意图有了清晰的了解。

在此以前，拿破仑还从来没有就战术程序向部队发布命令的习惯，因为业已有标准的法军战斗训练，完全适应与奥军进行的战斗。

然而现在，他们要对付的却是俄国人，俄军在突击行动中往往成密集纵队，挥午刺刀而较少发挥火力。这是传统的俄国打法，源于苏沃洛夫的教条。为了在肉搏之前先摧毁俄军的密集队形，拿破仑认为法军步兵应最大限度的发挥火力，同时还应保持坚强的团结以对付俄军的冲击。11月26日，贝尔蒂埃向备军军长下达了下述指示：

皇上要我转告诸位元帅，在对付俄国人时只要有可能，请采取以下战斗序列：

每个旅的第一团应成横队展开，第二团则保持密集的连纵队。第二团的第一营在右，位于第一团第一营的后方。第二团的第二营在左，位于第一团第二营的后方。炮兵置于前面两个营之间的间隙中，在两翼也应布置若干炮兵。如某师有五个团，则第五团应留作预备队，置于后部一百码处。在每旅后面，都应有一个骑兵中队或至少一支骑兵队，以便在敌人溃败时穿过间隙实施追击，并对付哥萨克骑兵。

采用这种战斗序列，你们既能以展开火力痛击敌人，又可以保持密集纵队应付敌之突击。

拿破仑此时为决战进行兵力的最后集中。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原在波希米亚与费迪南德大公的18000人对峙，现已被召回，他的任务则由符雷德的巴伐利亚军接替；达武的第3军也从普雷斯堡被召回。莫蒂埃的第8军仍留守维也纳。

截至11月30日止，法军已在布尔诺集结了65000人；而与之对抗的俄奥联军则达82000人，其中俄军52000人，奥军3万人，分别由俄皇亚历山大和奥皇弗朗西斯亲自指挥。

11月29日，拿破仑还接见了前来调停的普鲁士使节，并与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他哄骗这位亲法的豪格维茨，说他大致接受普鲁士提出的建议，但有两个条件：一条是普鲁士不能允许当时在汉诺威的同盟军进犯荷兰；另一条是受普军包围的哈默林要塞的法军，要得到粮食供应。这两条要求，豪格维茨都接受了，并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作保证。这是越权行为，

普鲁士国王后来不得不加以否认。

普鲁士政府派他去原是为了压一压拿破仑，使其野心不能得逞，他却忽略了普鲁士的利益，上了拿破仑的当。

这位特使同拿破仑会见之后，回到住所。科兰古随后赶来警告他，说马上就要打仗，对他可能有危险，还说拿破仑要他去维也纳，同塔列朗商量两国大事。马匹和护送人员都准备好了，豪格维茨于是出发。在11月30日到达维也纳，这才察觉塔列朗奉了严令，净拿一些闲话应酬他，此外什么也不谈。虽然当时15万普鲁士和萨克森军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袭击法军的交通线，但是这样一拖再拖，普鲁士军队到底如何行动这个首要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拿破仑在11月30日给塔列朗的信，暴露了当时他内心的忧虑。这的确是可怕的危急关头。正面敌人的兵力占了优势；而在法军两翼，费迪南德和查理两大公又咄咄逼人，颇有使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奋起之势。还有两支普鲁士大军也跃跃欲试，准备袭击法军后方。

虽然，拿破仑以哄骗手段暂时稳住了普鲁士，但他还是希望速战速决，孤注一掷，用猛攻一击来决胜，为求速战，他假装气馁，把军队从奥斯特里茨撤退到戈尔德巴赫河一线，事先他派了萨瓦里将军去见沙皇，建议短期休战。

休战这个词此刻意味着欺诈。何况萨瓦里双手沾满当甘公爵的鲜血，派这个人去谈休战，本身就是侮辱对方。因此，亚历山大对这位特使的接待是极其冷淡的。沙皇派多尔戈鲁基亲王回访。这位亲王是青年主战派的领袖，当时很得宠。他骄傲地向法国皇帝声明，他的皇上要求欧洲独立，还说了许多，其中提到荷兰必须获得自由，比利时必须并入荷兰。

拿破仑听了这个建议，觉得很可笑。他回答说，俄国现在应该考虑自己在土耳其那边的利益。这个回答使沙皇深信：拿破仑一定是觉得深入敌境，形势危险，害怕打仗。他不知道对手还有实力。

现在，奥地利将军魏罗特尔的建议引起了沙皇的兴趣。魏罗特尔认为：驻扎在普拉岑山南麓的俄军左翼大力推进，就会迫使拿破仑布置在科贝尔尼茨与佐克尔尼茨两村间的右翼后退，那条延伸到施拉帕尼茨以外很长的战线，就会全部崩溃。这一着如果成功，不仅是赢了一仗，而且整个战役的胜利也成了定局，因为可能断绝法国人来自南面的补给，把我们赶到民穷财尽的奥尔莫乌茨一带。

魏罗特尔这个计划使沙皇着了迷，却引起了老将库图佐夫的忧惧。

12月1日午夜过后，魏罗特尔向俄奥两国将军详细说明了这个计划。中军雄踞中央大山普拉岑山，下有村庄掩护，沙皇不用担心。对右翼即北面一翼，他更少注意，因为这一翼稳固地据守着一些村庄，而且骑兵和炮兵都很强。同盟军五分之二兵力在左翼，用来对付拿破仑的薄弱而分散的右翼，沙皇指望轻易取胜，从而解决战斗。集结如此大的兵力在那边，削弱了中段，这是危险的，库图佐夫看到了这一点，他愁绪满怀，默不作声。

拿破仑已经猜透了他们的秘密，并在作战命令中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部下，说敌人包抄他的右翼，正好暴露侧翼给他打。

12月1日，拿破仑将全军沿一条叫作戈尔德巴赫的沼泽小河的右岸向东展开，其正面宽6英里。该阵地位于布尔诺以东6英里处并且在布尔诺镇和奥斯特里茨村的中途。法军阵线的左翼有一隆起的圆丘可为倚托，正好在布

尔诺—奥斯特里茨大道的北边，法国人称之为桑屯；法军的右翼位于特尔尼茨的正南，有一连串冰冻的湖泊和戈尔德巴赫河流注的沼泽地可为护卫。不过，法军的中部却在一个地形起伏的高地的俯控之下，俄奥联军以普拉岑村为中心据守于此。

法军阵地的左段，在桑屯圆丘与蓬托维茨之间，由拉纳的第5军和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扼守；缪拉的骑兵军，乌迪诺的掷弹兵师和贝西埃尔指挥的近卫军则在其后充任预备队。拿破仑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它正好在大道南边，离前线1英里左右。不过，从高丘上，他可以看到戈尔德巴赫河谷和对岸的普拉岑高地。

法军防线的右段，从蓬托维茨沿戈尔德巴赫一直延伸到索科尼茨和特尔马茨，由苏尔特的第4军防守，其防线宽达3英里，兵力远较单薄。在特尔尼茨以西4英里的雷吉恩修道院有达武的第3军充任预备队，而那里根本看不到敌人。

同一天，拿破仑向全军发布了下述公告：

军人们，你们面前的俄军正准备替在乌尔姆战败的奥军复仇。他们正是你们在霍拉布伦所击败的那些部队，现在却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所占据的阵地坚不可摧，如果敌人企图迂回我军右翼，就势必将其侧翼暴露在我们的面前。……

这次胜利将结束我们的战役，我们可以住进冬季营房过冬，并将得的国内新建军团的增援。到那时，我所致力赢得的和平就将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你们和我自己了。

12月1日天黑之后，拿破仑骑马沿着整个前线巡视了野营部队。他注意了敌军的营火集中在普拉岑高地的后面和利塔瓦河谷。这进一步证实了他的预测，即敌人将试图迂回其右翼。

当他穿过军营时，士兵们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火光欢迎他。他们一时冲动，不约而同地从所住的粗陋茅棚上扯下麦秆，绑在长竿上点燃起来，高高举起，一面向那个穿灰衣的矮个子跳舞致敬，一面高呼：“今天是加冕一周年。皇帝万岁！”那个伟大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军队崇拜英雄的火光照红了天空。成千上万人的欢呼声，响彻霜天层云。俄军那时正推进他们的左翼，心想法军毕竟会坚守阵地打一下的，但也有人把火光看作是拿破仑即将再次退却的信号。

在士兵们狂热情绪感染下，拿破仑身披大衣，进行了战前动员：“各位将士！以前的战斗中已经证实了你们是无与伦比的战士，你们一向是法兰西最勇敢、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人。今天面对的敌人骄横无比，他们小看了你们的永往直前。你们今天一定会以闪电的速度和雷霆的威力来打败敌人的，对不对？”

“对！”

“一定打败敌人！”

“皇帝万岁！”

一时间，士兵们欢呼雷动。他们此刻已感觉不到皇帝与原来将军的称呼有何不同了，只觉得他们的统帅是战无不胜的。

有一位曾跟随他胜过马伦哥一仗的老兵走出队列，虔诚地犹如对着圣人道：

“陛下今日只坐在营房里等我们的胜利消息吧。您将高兴地看到，这次

胜利是我们送给皇帝陛下的加冕一周年的最好贺礼！”

拿破仑的眼睛有些潮湿了。他走到老兵面前，替他正了正军帽，不无感慨地道：“你们是我生命的支撑。你们的每个胜利都带给了我极大的快乐，带给了法兰西无尚的荣誉，”说着，他又拍拍老兵的肩膀道：

“仔细进攻，注意保护自己。要知道，我把你们都珍惜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损失到谁，我都会痛心的。”

拿破仑的一席出自肺腑的话，使无数将士们都屏住了呼吸，激动的胸膛起伏。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在默念着：能为如此慈爱、如此伟大的人而战，死又何憾！

在充满英雄崇拜的狂热中，法军很快度过了战前的一夜，迎来了12月2日的拂晓。

12月2日可以说是拿破仑日历上是著名的日子：这是他加冕的日子，是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日子，而且一代人以后又是另一个拿破仑选定发动政变的日子。他的侄儿——那位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后来也欢呼“奥斯特里茨的太阳”。但此刻这个太阳所照临的景象，远不同于后来侄儿借伯父的光辉来渲染一番的场面。暗淡的阳光透过层层浓雾，照在73000名决心挤死取胜的法军脸上，也照在正以密集队形向戈尔德巴赫河冰封的沼泽推进的灰衣俄军和白衣奥军的身上，在他们前面投下奇形怪状的阴影。

奥俄联军的行动是拂晓前开始的，他们分为6个纵队：北面的两个纵队由已格拉吉昂亲王和列克敦斯但亲王指挥，他们横跨布尔诺—奥斯特里茨大道两侧，负责攻击由拉纳的第5军和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据守的法军阵线的北段。在这两个纵队之后充当预备队的是康斯坦丁大公指挥的沙俄近卫军。

在中部，柯罗华特的奥军25000人负责进攻柯贝尼茨的苏尔特军。联军的主攻方向在普拉岑高地以南，承担这一任务的计3个纵队共33000人，由俄将布霍夫登指挥。他们负责进攻戈尔德巴赫河畔的苏尔特军的南段，该处现为莱格朗师所据守。

起初，同盟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金迈尔的骑兵清除了特尔尼茨村和村前一片平川上的法军。但是，弗里昂那个师由西面赶到，扭转了局面，把第一批进攻的敌人从村里赶走。可是，敌军继续进逼，总共29个营，达武的官兵尽管英勇顽强，竭力奋战，也保不住这个据点。其实也没有保住的必要。拿破仑的计划就是让同盟军的左翼在这边自陷危境，他却在普拉岑山南麓敌方左翼与中段之间给予歼灭性的打击。

为此，他要求达武在法军中锋把俄军从高地逼出来以前，采用防御战术。达武意志顽强，临危不乱，这种本事使他非常适合担负这个任务。在那个高地的对面和附近，拿破仑部署了苏尔特和贝尔纳多特两个军团，并以乌迪诺的突击队和近卫军为后援。同这样强大的兵力对峙的俄军中军，由于大量向特尔尼茨分兵，已被削弱；但由于占了有利地势，主将库图佐夫又很有经验，所以还是很强的。

库图佐夫为人谨慎，决定按兵不动，等到最后一刻。沙皇因为要保证包抄运动中队伍首尾相联，于是迫不及待地下令要他前进。俄军刚一下山，过了普拉岑，就遭到猛烈攻击。

上午7时30分左右，谷地的浓雾开始消散，阳光透了过来。拿破仑从他的指挥所观察到普拉岑高地现在完全无人占领。他命令苏尔特率旺达姆师和圣希莱师去夺取这个要点。他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完成了任务。这样，

拿破仑便在联军的两翼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

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知道这一片高地很重要，便把大部分后备部队调了上来。不久，旺达姆和圣伊莱尔两个师的人压回来了。

他们的部队竭尽全力，才顶住大群密集、咆哮而来的俄军。在那里展开拉锯战达两小时之久。蒂埃博后来在他的著作中怪拿破仑当时对这场靠士兵的勇气和力量较量的苦战支援不够，又责难苏尔特麻木不仁。

但是，法国皇帝当时是在等待两翼战况的发展。在往北一点的平原上，正在进行一场激战，各个兵种都参加了。那边的同盟军起初得势，奥地利骑兵无愧于昔日的威名。但拉纳兵团的步兵，在架设于一座圆锥形小山头上的重炮支持下，很快就遏止了敌人的冲锋。

法国骑兵由缪拉和克勒曼两人指挥，战斗序列大致上和英国骑兵在滑铁卢战役相同，既能支持步兵方阵，又能从方阵间的空隙冲出去追击。这只骑兵很快就向同盟军的密集的方阵进行有力的冲击。最后，拉纳和缪拉全面推进，把敌军已在动摇的阵线打垮，把他们赶回小市镇奥斯特里茨。

这样，到了中午，战线就移到利培瓦河沿岸。只有在特尔尼茨村外，同盟军插进了长长的一条楔形阵地，看来好象是成功了。

少皇马上发现这一翼完全是孤立的，他不得不力求同它保持接触。同盟军作战计划的缺点现在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使他感到痛心。

由于拿破仑在内线，敌人则分散在一条不规则的弧线上，因而他能够增援处于困境的右翼。达武在那边正顶不住，慢慢后退。迪罗克率领一部分近卫军赶到，于是双方又势均力敌。贝尔纳多特军团的一部分也及时赶到，这就加强了法军的中锋。这位元帅派遣了一个师去普拉岑高地北面的山坡，因为他断定拿破仑要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打击，需要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

的确，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拼命要夺回普拉岑山。俄军四次冲向法军中军，也曾取得一瞬间的胜利。这次战争中最著名的骑兵战，就是在这里打的。

俄国近卫军骑的是最好的战马，他们刚刚歼灭了旺达姆两个营的时候，拉普率领法国近卫军的轻骑兵飞驰前来救援。双方的精锐骑兵迎头相撞，猛烈冲击，结果俄军阵势大乱。俄军再投入几个骑兵连，重整旗鼓，反扑过来，打败了法军，眼看就要得胜，却给贝西埃尔率领的法国近卫军重骑兵从侧翼冲来，这下子俄军的步骑队伍全给赶入后面的山谷去了。

拿破仑稳定了自己的中军以后，派苏尔特军团顺着高地的西南横岭下去，进攻同盟军左翼的侧面和背后。这个出其不意的袭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军欢呼胜利，顺着山坡扫荡下去，在戈尔德巴赫河两岸截断了敌方几个营。同盟军另外几个营被击溃，向布尔诺方面逃窜，大部分被赶到特尔尼茨湖。在这里，同盟军陷入绝境。少数人逃到了两湖之间的狭窄沼泽地带，但许多成群密集的军队，只好从上头那个结冰的湖面走过，此外就无路可逃了。有些地方，湖冰还经得住逃兵走过；但有些地方由于他们争先恐后地乱挤，或由于法军从高地炮轰，冰层破碎，大群的人就葬身湖底了。连战胜者在这种惨状面前也呆住了。

为人类天性说句公道话，有许多人还设法援救快要淹死的敌人哩。其中有个年青的马尔博，他游到一块浮冰上，把一个俄国军官救上岸来。这个高尚的行为受到拿破仑的赞扬。

皇帝去法军伤亡枕藉的战场视察，指示就地抢救伤员或撤回后方。这样，

就很得体地结束了光荣胜利的一天。他好像满足于赢得的胜利，对乘胜追击敌人不太关心。事实上，自从马尔巴勒在布伦赫姆切断法兰西—巴伐利亚联军以来，这次三皇之战要算是一场最可怖，结局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了。

法军以 65000 人参战，伤亡 8800 人。奥俄联军参战人数达 82000 人，结果伤亡 12200 人，另有 15000 人被俘，133 门火炮为法军掳获。

奥斯特里茨之战是拿破仑的军事杰作。其用兵，无论在战略方面还是在战术方面，都是无懈可击的，而其反击的时机也选择得恰到好处。昔日在弥哥所犯过的错误，这次一个也没有重演。

由于在数量上明显地处于劣势，他便引诱敌人进攻其坚强的防御阵地；此后，当敌人犯了放弃中央高地的严重错误时，他立即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敌人的两翼隔开。事先，他曾详细地侦察过地形，知道敌方的兵力部署并精确地预测了他们的计划。难能可贵的是，尽管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仍能保持适当的预备队以左右战局并实施追击。

奥斯特里茨的胜利之日，正好是拿破仑加冕为法国皇帝一周年的纪念日，这次胜利使他赢得了欧洲第一名将的桂冠。在全德意志，这次战役被称为“三皇会战”。但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这位法国皇帝显然都凌驾于奥俄二皇之上。

看来，拿破仑主宰欧洲的命运似乎已决定了，现在，他要做的便是等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上门乞和。

就在奥斯特里茨决战当晚，沙皇亚历山大和奥皇弗兰西斯连夜向东逃走。两人心照不宣：这场战役算完了。弗兰西斯当晚就建议休战。两天后，拿破仑同意停战（于 12 月 6 日签字），条件是弗兰西斯要俄军撤走，并且绝对不许普鲁士军队进入他的领土。此外还要哈布斯堡王室领地提供一亿法郎的赔款。第二天，亚历山大答应立即撤出俄军，弗兰西斯于是开始与拿破仑和谈。这就违反了第三次反法同盟条约，因为条约规定不得单独媾和。

现在拿破仑要做的正是乘战胜的东风，以外交手段瓦解这个讨厌的同盟。

首先，拿破仑要惩罚在战争中试图要加入这个同盟的普鲁士。这个国家在他应付俄奥联军时，已派军队进入了汉诺威，而且已动员了 10 余万军队准备在 12 月 15 日在他的侧翼进行致命一击。

当然，拿破仑知道，这个国家的国王并不是那种富有进取心的英主。他派来的特使豪格维茨，向来以法国的朋友的姿态出现。在一切公开场合，他总是佩着法国“荣誉勋章”缓带。正当东西两方军队在普拉岑山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的时候，他竭力要使法国外交大臣相信：普鲁士军队进入汉诺威，只是为了在北德意志维持和平；俄国军队既已穿过普鲁士领土，法国军队当然同样可以这样做；弗里德里希·威廉反对任何英国军队踏入汉诺威，那个地区事实上已属法国；至于波茨坦条约，那根本不是什么条约，只不过是表明“普鲁士愿意斡旋调停，没有任何敌对意图。”难怪塔列朗写信报告拿破仑说：“我对豪格维茨先生非常满意。”

因此，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闪电一击而摧毁第三次反法同盟以前，就已经赢得了对普鲁士的外交胜利。豪格维茨于 12 月 13 日在肖恩布鲁恩与拿破仑会谈时，首先转致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奥斯特里茨之捷的祝贺。拿破仑用讽刺的口吻问他，假如那次战役的结果不同，他是否还会提到他的君王的友谊。

这一问，搞得那位特使很窘。接着，拿破仑又拿波茨坦条约一事叱责他一顿，然后就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汉诺威选侯国划归普鲁士，交换条件相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只要普鲁士把安斯巴赫划归巴伐利亚，把克累和纳夏泰尔划归法国。普鲁士所失的是一些边远地区，所得的却是它垂涎已久的大片土地。这个耀眼迷人的提议以及接着提出的其他建议，使那位特使头晕目眩。拿破仑还提议缔结攻守同盟，法、普两国互相保证彼此的领土安全，包括预计将来要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获得的领土的安全；柏林朝廷也要维护土耳其的独立。

这些就是拿破仑专横独断地要求豪格维茨于几小时内签字同意的条件。而那个代表普鲁士向法国下最后通牒的使臣，也就于12月15日在这个肖恩布鲁恩条约上签了字。这样一来，妄想充当欧洲仲裁者的普鲁士，又堕落到它原来受法国豢养的仆从地位了。

豪格维茨带回的这个消息，使普鲁士国王大为震惊。国王给他的接待非常冷淡。弗里德里希·威廉是个老实人，他寻求和平、繁荣和人民的福利，现在却发现摆在自己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打仗，要么就忍受国耻。

奥斯特里茨战败，已经使奥地利政府陷入失望的深渊。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高尔勋爵说，他看过弗兰西斯皇帝写给拿破仑的几封信的抄本，“措词卑屈，有失大国君主的身分”，而拿破仑的回信则语气傲慢，假慈悲一番，并要求割让哈布斯堡王朝在威尼西亚和施瓦本的领土。

科本兹和奥地利其他大臣们也跟着连声哀叹，意气消沉，甚至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以前，普鲁士快要拔刀相助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他们派人向拿破仑提出媾和，其实当时应该拿破仑来求和才是。奥斯特里茨战役以后，尤其是12月6日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他们只好听凭征服者摆布。

拿破仑也知道这一点。他摸清了柏林朝廷的内中弱点以后，就转过来毫不留情地严酷逼迫哈布斯堡王朝。他要夺去奥地利在施瓦本和提罗耳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在宰割威尼斯时夺得的那一部分土地。奥地利的全权代表们力争无效。他们想不接受这些苛刻条件，恳求保留提罗耳和达尔马提亚，并指出他们的国土经过战火摧残，不可能筹集一亿法郎。他们还要求把汉诺威划归一位奥地利大公。

塔朗朗极力主张把汉诺威交给奥地利，认为这对瓦解俄奥同盟有利，但拿破仑不予考虑。因为当时他正向豪格维茨提出要把好几个选侯国送给普鲁士。替那不勒斯朝廷说的好话，他更是一个字也听不进去，因为那不勒斯的行使他很气愤。奥地利使臣们费尽唇舌，最后拿破仑只答应把战争赔款减到四千万法郎。

最后列入《普莱斯堡和约》（1805年12月26日）的条款可以归纳如下：奥地利承认拿破仑在意大利新近获得的领土和所作的主权变更，并把威尼西亚、伊斯的利亚和达尔马提亚的奥属部分割让给他；同时承认拿破仑加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两选侯的国王称号，他们并不因称号改变而失去“德意志邦联”的成员的资格；把哈布斯堡王室分散在施瓦本的领土，割让给这两位君主和巴登选侯（现称大公）；而巴伐利亚还取得提罗耳和福腊耳贝格；为了稍微弥补奥地利的重大损失，把萨尔斯堡给它。

《普莱斯堡和约》使拿破仑的权力上升到路易十四从来不曾梦想过的高度。然而他的至尊地位，说得再好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条款不那么苛刻，他本来可以把奥地利拉过来结成联盟，断绝它同英国的友谊，但他偏要踩在奥

地利的脖子上，使它怀恨在心，无法和解。

本来他的外交大臣塔列朗曾建议将汉诺威交给奥地利，因为汉诺威这个繁华的商业口岸一定会吸引奥地利这个极其缺乏港口的帝国的全部注意，而正当英国以大量黄金倒进维也纳已经空虚的国库时，听到哈布斯堡的使臣们索取汉诺威，他该多么高兴。这就有办法了，肯定可以使英奥两国卷入一场纷争，至少纠缠一代人之久。

同时，还要诱使奥地利向巴尔干半岛扩张，以引发俄奥冲突，但拿破仑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这时的拿破仑已决定推行大陆封锁政策，这是他在远征埃及以前提出了对付英国的三项办法之一。另两种办法即切断英国的殖民地贸易生活方式，海运及其本土，他都已做了失败的尝试，现在只剩下这一办法了。

要实现这些梦想，就必须扩展他的海岸体系，征服或安抚沿海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鲁士和俄国。奥地利的海外贸易是微不足道的，很容易从属地威尼斯和达尔马提亚加以控制。对于志在征服英国的拿破仑来说，奥地利是友是敌，似乎无关重要。他宁愿把这个现在几乎完全困处内陆的国家压下去，而加强同普鲁士的联盟，只要后者排斥英国货。

同一原因，使拿破仑希望与俄国联盟。只有取得俄国和普鲁士的协助，他才能使英国无法进入波罗的海。为此，他把汉诺威预定给普鲁士，把多瑙河各公国预定给沙皇。对于大陆封锁制度的创立者来说，自然要作这样的抉择，但从大陆政治的角度看，这样对待奥地利是个严重错误。奥地利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他所施加的可怕压力，却使它们达到从来未有的团结。不到4年功夫，这个征服者就有理由后悔不该把哈布斯堡王朝逼到要拼命的地步。

三、“我不能再让亲属默默无闻”

拿破仑说：“我不能再让亲属默默无闻。谁不愿跟着我高升，从此就不再是我家的人。我是在缔造一个御世称王的家族，附属于我的联盟体系。”

与此同时，巴黎却传出了拿破仑与约瑟芬侄女的绯闻……

与奥地利的和约达成后，拿破仑并没有马上返回巴黎，现在他正热心地提高南德意一些小朝廷的地位，以巩固他在这里的统治。

奥斯特里茨战役后不久，巴伐利亚选侯在出猎时接到法国信使送来的一封致“巴伐利亚及施瓦本国王陛下”的信。这封信发出之前六天，已经通过迪罗克正式提出，请那位选侯把女儿奥古斯塔嫁给欧仁·博阿尔内。这门亲事在10月份就商量过，奥斯特里茨之捷使它成了定局。

但是欧仁与巴伐利亚国王之女的婚姻并没有使相关的人都赞同。

巴伐利亚国王对这种联姻颇为恼怒，他讥讽地说：

“拿破仑肯定把我当作窝囊废而认为我的女儿丑陋无比。殊不知奥古斯特美貌无双，并与巴拿王子相亲相爱。”

但面对拿破仑继子的“下娶”，自然也不敢有一点明显的违背举动，而且还得千恩万谢。

其实，拿破仑曾见过这位奥古斯特公主，而且认为她非常美丽。拿破仑主张这次婚姻除了对欧仁的真切关怀外，其政治因素也包括其中的。

这一年除夕，拿破仑到达慕尼黑，就把最后的细节安排妥当。给新郎的

通知非常简洁：“我已抵慕尼黑。安排了你和奥古斯塔公主的婚事，并已予宣布。今晨公主来见我，谈了很久。她很漂亮。附杯子带领，上有公主像；但她比像好看得多。”

新郎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婚礼当即在慕尼黑举行。为了亲临同累世宗室联姻的盛典，拿破仑推迟了回法国的日期。

而缪拉和他的妻子却不愿参加婚礼。缪拉不甘心见到欧仁在他面前出人头地，因为这场辉煌的战役是在他的指挥下取胜的。他对欧仁被授与意大利总督一职而感到忿忿不平。而他的妻子则认为上述联姻不般配。她的家族让他人占了便宜，在回国的途中，她开诚布公地对奥坦丝谈了她的看法。她说，早在慕尼黑的时候，就曾建议皇帝和约瑟芬离婚，而娶奥古斯特为妻。因为这位女子对他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可皇帝陛下的旨意是不容违背的。

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妇在举行完仪式之后，便离开巴伐利亚，作为意大利总督和总督夫人前往米兰就职。

与此同时，他又安排了热罗姆·波拿巴和符腾堡公主卡特琳娜的婚事，这回办得可没有那么迅速。原因之一是当事者既属波拿巴本家，拿破仑认为有必要试探一下，看他听话到什么程度。可是，热罗姆这时候已经驯眼了。他已经抛弃了佩特森小姐，拖了一年半，终于遵从兄长之命，使施瓦本和法国的关系得以加强。

在回到巴黎后，他又安排了斯特法妮与巴登大公国世子的婚事。

斯特法妮·德·博阿尔内是约瑟芬的侄女，原来一直由一位英国妇女巴斯太太收养。拿破仑出于让约瑟芬高兴，把她交给康庞大大教育。原来本想让欧仁与她结成夫妻，后因欧仁娶了巴伐利亚国王的女儿，于是就决定让她嫁给查理了，拿破仑把斯特法妮接到了杜伊勒里宫中，把她的住房按排在与约瑟芬毗连，以便受到宫廷生活的教育，准备适时举行婚礼。芳龄 17 岁的姑娘斯特法妮肌肤白皙，身姿婀娜，堪称绝世佳人，她生性欢快，很快成了皇家的爱女，尤受约瑟芬的宠爱。她为皇帝带来了愉快与欢乐。斯特法妮把皇帝当作自己亲爱的叔父，而皇帝感到了青年人给他的幸福，甘心情愿，任凭她撒娇淘气，以致皇后都疑心他俩之间发生了见不得人的事，打心眼里希望斯特法妮快快离去。拿破仑的妹妹都愤愤地注视着这位闯入皇家的少女。这一新的艳事将如何发展？她们的地位将不会受到损害？在刚刚建立的宫廷里，相互之间的争斗往往比任何时候都要激烈。

拿破仑的妹妹一有机会，便把斯特法妮排斥在外，贬低她，而她则报之以戏谑、尖刻的语言，极力自卫。卡罗利娜最易动怒，常常破口大骂。在一次晚会上，大家正恭候着拿破仑驾临，可卡罗利娜突然命令德·博阿尔内小姐站起来，指名道姓地令她不得坐在皇上的公主妹妹面前。斯特法妮服从了，可这一次的侮辱是当着众人的面，太过分了，她痛苦地哭泣起来。皇帝驾到后，看到她挂着泪水，不禁感到诧异，便问她为何伤心落泪。皇后轻描淡写地禀报了卡罗利娜如何傲慢不逊。

“噢，就为这点事？”拿破仑道，“那么，你就坐在我的膝盖上吧，这样就不妨碍任何人了。”

卡罗利娜不便发作，都快气死了。整个晚会上，皇帝没有同她说一句话。为了制服妹妹，他决定收养斯特法妮。翌日，礼仪大师塞居伊尼伯爵便收到了这样一份字据：

我们立意：我们的女儿斯特法妮·拿破仑公主享有她所应该享受的一切

特权，在各种聚会场合，无论是庆典还是餐桌上，她都得坐在我们身边：在我们不在的情况下，她的位子应在皇后的右侧。”

皇帝之女，其地位显然高于任何其他公主！元老院和国家的所有高级机构分别向她道贺。拿破仑亲自过问她的嫁妆，姑娘如入仙境，直到未婚夫出现的那一天，方才大梦初醒。

哎，查理竟是这般呆头呆脑，笨拙迟钝。他既不善说话，又不善微笑。无比的胆怯心理使他冷若冰霜，缄口无言。斯特法妮很快对他产生了厌恶。她和女友们一起讥讽他。可是，出于对皇帝的惧怕或某种野心，她还是嫁给了他。这是一樁令人赞叹的婚姻。整个巴黎张灯结彩，载歌载舞。可在洞房之夜，当查理想步入斯特法妮的房间时，她却把他拒之门外。为了更安全起见，她让在寄宿学校时的同学纳利·布儒瓦与自己同居一室。

拿破仑和约瑟芬多次责备她，但白费口舌。整整八天，无论在杜伊勒里宫还是在马尔梅松，她都拒不从命。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可爱些，王子把头发改成了提图斯式，但也无济于事，斯特法妮照旧嘲弄他。每天夜里，可怜儿总是吃闭门羹，不得不在一张扶手椅上昏昏入睡。

拿破仑开始还耐心相劝，最后气急了。他强拉斯特法妮随丈夫去卡尔斯鲁赫。他心想，总得让任性的她改改脾气。公主避而不谈丈夫，在给皇帝的信中充满怨气：“我的心飞往了法兰西，仿佛就在您的身旁，我还很高兴，因为我还有心在尽力医治自己的不幸。”

拿破仑十分严肃地给她回信说：“要与选侯和睦相处，他是您的父亲。要像您丈夫爱您那样爱您的丈夫。”就这样，她在信中抱怨，他在信中教训，斯特法妮最后屈从了。她被迫接受了查理，成了大公夫人。她过着时刻被人监视的痛苦不堪的德国公主生活。她丈夫年纪轻轻就不幸被毒死。他们的儿子也无端成了一次宫廷悲剧的牺牲品，被人从摇篮里劫走，最后成了可怜无依的加斯巴尔·奥泽尔……

拿破仑让斯特法妮下嫁巴登大公世子当然可以平息巴黎上流社会中关于他与这位年轻貌美的侄女之间的种种绯闻，但这对斯特法妮来讲却是如此的不幸。这位内心充溢浪漫幻想的少女，也许已将这位皇叔作为自己未来白马王子的生活原型，来编织未来生活的浪漫曲了，但查理这位世子的闯入彻底击碎了她那充满诗情画意的梦境，一桩为政治目的而达成的婚姻注定了她一生的不幸。

1806年初，拿破仑大可以因为做媒人取得辉煌成就而自鸣得意。然而，他对婚姻之神的事情到底不如对战神和财神的事情那么关切，他盼望回巴黎解决财政问题。他又焦急地等待着把波旁王室赶出那不勒斯的消息；为此已从维也纳发出了几道紧急诏令。他在施瓦岑区几个首府逗留不多久，就启程回巴黎，1月26日午夜微服入京。他离开了125天，其间俘虏或消灭了两支军队，给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以致命的打击，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势力，还在德意志体系中建立了两个拿破仑式的土国，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然而，他好像一无成就那样，全部希望和心思都寄于未来，当时就召集他那些财政顾问在早上8点钟开会。他们对他的胜利表示祝贺，他连理都不大理。“我们有更严重的问题要处理，”他说：“看来对国家的最大危险不是在奥地利，让我们听一听国库部大臣的报告吧。”

拿破仑正在一面整顿财政，一面压制报纸编辑的时候，收到了他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得胜的消息。在那个地区，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曾经使他大为

恼火。费迪南四世和卡罗莉娜王后当初签了一项协定，订明让圣西尔军团和平撤出，那不勒斯王国则严守中立。后来他们却又欢迎一支2万人的英俄联军进入首都，还把这支军队以及所有那不勒斯军队的指挥权一并交给莱西将军。

尽管莱西这支军队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是牵制和削弱了马赛纳北进的兵力；但是，波旁王室违反中立的行为刺痛了拿破仑。在维也纳的时候，哈布斯堡王室曾经战战兢兢地为他们说情，拿破仑不听。普莱斯堡和约一签订，他就发表公报，宣称圣西尔正向那不勒斯进军，要将公然侵犯人们视为神圣的那个罪恶妇人，从王后的宝座上推下来。法国宁愿打30年仗也不能饶恕她这种罪大恶极的背信弃义行为。那不勒斯王后现已被废黜。让她到伦敦去，同德雷克、斯潘塞一史密斯、泰勒和威克姆等人勾结，组织一个用隐显墨水互通情报搞阴谋的集团。

约瑟夫·波拿巴向那不勒斯大举进犯。1月13日，国王、王后及其宫廷下属出奔巴勒莫。奥俄军队也乘船开往马耳他和科率。那不勒斯有一个要塞——加埃塔坚守至7月中，其余各处的波旁王朝军队却不难收拾。

拿破仑征服了那不勒斯，就有可能推广试行波拿巴体系的国王联盟。1月28日，他在杜伊勒里宫接见当时已受任为约瑟夫的行政官之一的米奥·德·默利托，表明了他的意图：准备让约瑟夫当那不勒斯国王，如果他爽爽快快地接受这个荣誉的话。否则，皇帝就收养一个儿子——像收养欧仁那样——立为国王。“我并非一定要有妻子才有继承人的。我大笔一挥，孩子就有了。”可是约瑟夫也得表明自己堪当这个荣誉。他要不辞劳苦，负点伤，那怕断一条腿也行。

“看看我吧。最近的征战、动乱、奔波，使我胖起来了。我相信如果所有的国王都联合起来反对我，我会变得大腹便便，弄到十分可笑。……我的话你听见了。我不能再让亲属默默无闻。谁不愿意跟着我高升，从此就不是我家的人。我是在缔造一个御世称王的家族，附属于我的联盟体系。”

这个威胁果然起了作用，约瑟夫根据拿破仑的敕令，宣告为那不勒斯国王。“驾驭要严。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在那里要控制全局。”这就是拿破仑给哥哥的忠告。这个和善的哥哥，大摇大摆地率师南下，得意了一阵之后，便奉命要去征服西西里。推翻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得罪了承担保护之责的沙皇，这也没什么关系。

拿破仑似乎一心要显示威权，凌逼亚历山大；他以意大利的爵位滥封给手下的元帅和大臣。塔列朗成了本尼凡托亲王；贝尔纳多特成了蓬特一科沃亲王（蓬特和科沃都是那不勒斯境内原属教皇的两处飞地）。既封爵又授土。这些王公大人和他们的后代有了这大片领地（死后不得分封），便可以大摆排场，大肆挥霍，以显新贵。尤其如此的是拿破仑同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交易得来归他赏赐的两个爵位。多亏两位国王为人随和，贝格和克累弗大公国赏给缪拉，积极可靠的贝尔蒂埃则获赐纳夏泰尔亲王领地，以及一笔与王公显贵身分真正相称的财富。

到现在为止，欧洲旧的权力体系已被节节胜利的拿破仑摧毁，一个以波拿巴家族为主的新体制正在形成之中。

在回巴黎后，拿破仑也尽量做到与约瑟芬和平相处，因为此刻的约瑟芬尽管人老珠黄，又不生育，但她毕竟乖觉得像一只猫咪，在拿破仑无端生气时，她多默默不语，不做争辩，当拿破仑高兴时，她又会撒娇献媚，柔顺听

话。所以，拿破仑在与奥军争战其间也给约瑟芬写下了不少颇有温度的信。其中几封是这样写的：

“大战役就要开始了。符腾堡和巴登的军队已同我的部队合并。我处境有利，身体极佳。我爱你。致奥但丝以亲切的问候。

“不费吹灰之力，我摧毁了奥地利军队。俘虏6万人，缴获120门大炮，90多面军旗，30多个将领。……我只损失了15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轻伤。……

我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相聚时刻的到来。

再见，亲爱的朋友，我身体相当好，非常希望拥抱您。”

“我正在强行军。气候非常寒冷，大地积雪盈尺。真有点艰苦。

好在不缺木柴，因为我们一直在森林里。

军事进展非常顺利，敌人一定比我焦急得多。

很希望得到你的消息，知道你无忧无虑。

再见，我的爱妻。我要睡觉了。”

“奥斯特里茨战役是我进行的所有战事中最辉煌的一仗，缴获军旗45面；大炮150多门；俄国近卫军的骑兵团旗数面；活捉将军20名；俘虏3万；毙敌2万。战争景象真凄惨恐怖！

亚历山大皇帝失望已极，逃回俄国去了。

昨天在宿营地我见到奥地利皇帝，谈了两小时。我们商定尽快缔结和约。

这一下，欧洲大陆终于得以休息。希望整个世界都能平静，只要英国人不与我们为敌。

我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相聚时刻的到来。

再见，亲爱的朋友，我身体相当好，非常希望拥抱您。”

“许久没有收到你的音信了。

难道说巴登、斯图加特和慕尼黑的盛典使她们忘掉了生活在污泥、雨水里，浴血奋战的可怜的士兵了吗？

不日我将去维也纳，准备缔结和约。俄国人已经撤退，逃往远方。他们输得很惨，狼狽万状地败回俄国。

很想能回到你身边。”

然而，他与约瑟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

拿破仑凭着丈夫们惯用的一招，往往在欺骗皇后之时，对她最为关心。他往往在这时对她挥霍金钱视而不见。对她的受宠者慷慨相助。他婚外的艳遇越多，欺骗的手法便越高明。

迪夏泰尔太大的独霸地位丧失后，卡罗利娜·缪拉便设法为皇帝寻觅另一位宠儿。这样，她就可凭此与约瑟芬抗衡，稳固自己的地位。她对自己的大公夫人地位还不满足，一心想如朱丽、奥但丝那样，有朝一日当上皇后。拿破仑从奥斯特里茨归来，马上去看望卡罗利娜，卡罗利娜让皇帝注意上了她手下的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是昔日在康庞太太家的女伴，名叫埃莱奥纳尔·德尼埃尔。

埃莱奥纳尔·德尼埃尔是拉布莱涅人，据说是《法布拉斯》的作者卢韦·德·库弗雷的女儿。她糊涂一时，嫁给了一个骗子热韦尔。热韦尔自称是帝国军官，可婚后两个月便被识破，逮捕法办。埃莱奥尔一边等待离婚的判决，一边向卡罗利娜求援。卡罗利娜把她接到了自己身边，先让她负责通报来客，后又专门让她自己朗读文学作品。拿破仑的妹妹虽然野心勃勃，如塔列朗所说，会不惜让“一位美人儿肩上扛着克伦威尔的脑袋”，但她对朋

友还是毫无二心的，并喜欢让人接受她的救助。再说，埃莱奥纳尔确也美貌非凡，惹人喜爱。她芳龄 19，修长的身材，细细的腰身，五官端正，一头棕发，长着两只迷人的乌黑闪亮的眼睛，那婷婷的姿态，爽朗的笑声，真是可爱。她从小受风雅的母亲的教育，但性喜自由，无拘无束，一心只想出人头地。

拿破仑觉得她正合自己的情趣，差人向她透露心思。她很快让步。皇帝先在杜伊勒里宫那间小巧玲戏的御室里接待了她。然而，埃莱奥纳尔非同一般女人，并不对他难舍难分。在她看来，这种关系只不过是皇上一时心烦而想求欢所致，日后虽然能得到巨大的物质补偿，并无爱情可言。她私下说过，在御室里，她常趁皇帝不留心，把座钟拨快半小时。拿破仑公务缠身，时间很紧，每每享受了乐趣之后，便依依不舍地看着钟面叹息道：

“时间又到了！”

他无奈赶紧去处理国务，让埃莱奥纳尔一人穿上衣服，独自离去，而埃莱奥纳尔为自己缩短了幽会时间感到庆幸。

埃莱奥纳尔离婚不久，很快有了身孕。她把消息告诉了皇上，可皇上一时还表示怀疑。他通过富歇得知纓拉曾向这位美人大献过殷勤。不过，迪罗克还是奉旨把她安置到了胜利街的一座漂亮的府邸里，拿破仑也设法常去与她幽会。1806 年 12 月 13 日，她生一男婴，取名莱昂，其出生证明中写道：“其母为埃莱奥纳尔·德尼埃尔小姐，年 20，有年金投入，其父不明。”

消息传到了皇帝耳中，他当时正在普勒斯杜克，指挥与俄军的激战。尽管他的心思全用在战事上，但他内心还是感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终于得子了！……看来，科维扎尔、约瑟芬、他的弟兄和他自己全都错了！他完全有能力生儿育女，帝国后继有人。一个崭新的世界仿佛向他展开。此时此刻，他想起了约瑟芬曾向他许下的“欺诈之言”：要是他有朝一日得了私生子，那她就认他为自己的亲生子，皇位的当然继承人。可是，拿破仑远离法国，再说，埃莱奥纳尔也还不一定贸然介入这样重要的秘密交易。皇帝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

尽管他对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父亲有几分怀疑，可他从波兰回来见到孩子后，这几分怀疑立即就烟消云散了。孩子漂亮结实，脑袋、嘴已和眼睛长得和他一模一样。拿破仑把孩子抱在怀里，抚摸着。婴儿托给了阿希勒·纓拉的奶妈卢瓦太太。从此，拿破仑一有空暇便去看望，并为孩子设立了 3 万法郎的年金。此后，他又多次赠款提高年金。

埃莱奥纳尔不慎办了一桩蠢事，葬送了自己的前程。有一天，她和母亲来到朝廷所在地枫丹白露，径直去皇帝的御室，要求贡斯当禀报皇上。拿破仑觉得她过分胆大，近乎失礼，便差内侍回话，不经他允许，埃莱奥纳尔不得进入御室，并令她立即离开枫丹白露。从此，皇帝再也没有见到她的面。少妇很快得到了自慰。她带着一大笔财产（50 万法郎），一年后嫁给了奥吉埃中尉。军官在俄国大溃退中途牺牲后，她又改嫁，与巴伐利亚的卢克堡伯爵结婚。她的一生动荡多变，最后死于第二帝国的末期。拿破仑深怕小菜昂的母亲过分轻桃，对他照顾不周，便给孩子找了一个监护人，即德·莫维埃尔男爵，男爵是梅纳瓦尔的岳父大人，他有时带着小菜昂去杜伊勒里中圣克卢宫。

1806 至 1807 年间先后与普鲁士和俄国的交战吓坏了约瑟芬。她似乎本能地感到了交战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可能落在拿破仑的头上，而且还可能

有害于她。皇帝诙谐地给她说些宽心话。她害怕什么？她已经有了女儿，有了外孙和外孙女，而且捷报频传。拿破仑从柏林写信告诉她，说他已经宽恕了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当场捕获的普鲁士首都柏林市长哈茨费尔德亲王。信中写道：“你的来信收悉，信中好像对我说女人的坏话感到气恼。确实，我打心眼憎恨那些不择手段耍阴谋的女人。我只习惯与善良、温柔和随和的妇人相处，我只爱这样的女性，倘若她们姑息我，这不是我的过错，那是你的过错。噢，就说为人善良、易动感情的哈茨费尔德夫人吧。我对她就十分关心。当我为她打开她丈夫的信时，她嚎陶哭，异常难过而又幼稚他说：‘啊！这确实确实是他的字迹！’她越往下看，心灵越遭受摧残，使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几分怜悯之心。我对她说：‘唉，太太，就把这封信扔到火里烧了吧，这样，我就再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惩罚您丈夫了。’她烧毁了信件，脸上显出了十分幸福的神色。此后，她丈夫便安然无恙，然而就在两个小时之前，他的性命还捏在我的手中……”

约瑟芬对这场战争的担心并没有错。她确实发现拿破仑的思想与心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波兰，拿破仑获得了第二次爱情生活，它不像年轻时代那样充满激情，相比之下显得要更稳重，更隐秘，然而，这次爱情生活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灵魂，影响了他的政治，影响了他的命运。

在巴黎的日子里，拿破仑并没有忘记他的另一位弟弟吕西安。

拿破仑心里没有忘记吕西安在雾月政变中作出的非凡贡献。只因他违旨抗婚，才呕气赶走了他。现在拿破仑看到兄弟姐妹们个个得封，心满意足地去生活了，他想起了吕西安。

吕西安是一位具有学者型性格的人。他酷爱文学诗话，读过许多书。他曾在雾月政变时，潇洒地在法兰西政坛徜徉了一阵子。但他又是一位感情丰富、情绪波动起伏颇大的人。当初因与富歇等人分歧较大，加之又深爱上了银行家的女儿，才远离拿破仑旅居意大利的。他对拿破仑一直是怀着崇敬之心的，尤其是拿破仑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知识都令他折服。但他对拿破仑不满的是拿破仑日渐增长的武断偏激。他与妻子在意大利的日子过得安怡、舒适又优闲，平日里，清晨起床后到花园中散步，午饭后陪妻子聊天小憩，晚上则潜心阅读名著书籍。如果不是拿破仑招他返国，他会一直这么过下去的。

当他走进拿破仑的办公室时，拿破仑正在桌前伏案疾书。

他静候了一会儿，才轻声道：

“陛下，我遵从你的旨意回来了。”

拿破仑从桌上抬起头来，看到吕西安站在一旁，马上高兴了起来，拥抱着吕西安道：“吕西安，你好吗？许久不见，真是想你。”

吕西安看着较前稍胖一些的拿破仑，也有点激动地道：“你胖了些，也自了些，但眼睛依然充满锐气，仿佛钻到了每一个人的心脏。”

拿破仑笑了起来，招呼吕西安坐下道：“真的吗？我就不知是否能钻进你的心脏。怎么？你还爱你妻子吗？”

“非常爱，而且会一直爱下去。”吕西安对这个问题非常敏感。他很恼怒当时拿破仑对他婚姻的百般阻挠。

拿破仑不快地道：“吕西安，你的妻子是你违背我的命令娶的，不能算是正常的婚姻。”

“为什么？我们也是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拿破仑更不快地道：“吕西安！整个欧洲的人都没有如此同我讲话的。”

我不承认这个婚姻，你快些离婚。”拿破仑说着，把吕西安拉到地图前，接着道：“如果你离了婚，我可以让你在喜欢的地方做国王，可能让你富有快乐地生活。”

吕西安摆脱掉拿破仑的手，一字一句他说：“我一直都在快乐地生活。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决不离婚。正如同当初你娶约瑟芬时，大家反对，你不也是自做主张地结婚了吗？”

拿破仑的脸气得涨红了。已经很久没有人这样跟他讲话了。更没人敢用指责的口吻来提及他对自己婚姻的选择。他大声叫道：“我是皇帝！我有权决定这一切！”

吕西安冷静地看了拿破仑一眼道：“是的，你有权力，因为你是皇帝。你有权把我赶出法国，也同样有权下令杀死我。但我也有权对自己说，我爱我的妻子，我将永远与她在一起。”

说完，扭身走出房门。

拿破仑气得无法描绘。但他不能做有伤于吕西安的举动，因为他不忍心，也不想以此有损自己的形象，同样他不想伤害母亲——母亲非常疼爱吕西安。

所以在吕西安返回意大利之前，他又招见了吕西安，表示已对他婚姻观的无奈，并祝他在异国生活愉快。

吕西安知道拿破仑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了。他也让皇帝陛下注意身体，并把德茜蕾的一切告诉了拿破仑。

吕西安道，“你还是在忙碌中抽点时间想想德茜蕾吧。这是一位多么善良、纯贞的姑娘。贝尔纳多特在外征战未归，她带着孩子孤寂苦痛，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们夫妻团圆呢？”

“做法兰西元帅的妻子就要有牺牲”，拿破仑心中对贝尔纳多特的不满在各方面已近饱和了，而吕西安还在劝着让他们夫妻团聚。

“你还是宽厚一些才与你的气度相配。况且你忍心看着德茜蕾一直这么形单影孤？”

拿破仑在吕西安走后陷入了沉思。

在巴黎的这段时间内，拿破仑为了庆祝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辉煌胜利，下令建造“凯旋柱”。这个凯旋柱经过约五年的修筑，终于在1810年建成。该柱是用拿破仑从战场上缴获的敌方大炮炮身熔铸而成的，高约44米，直径有3米多。柱身上精细地雕刻了螺旋形状的花纹，角上装饰着4只展翅飞翔的雄鹰，与拿破仑手中的玉釜相得益彰。柱子的顶端雕有拿破仑叱咤风云的像。

但拿破仑感到自己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胜利还不能与亚里山大一世征服东方的伟业相比，为了让自己的光辉能够盖过这位几乎后无来者的古代英雄，拿破仑还必须继续征服普鲁士和沙皇俄国。

第十九章 进军普鲁士

一、神圣罗马帝国的丧钟

当拿破仑大军直指莱茵河东岸时，那些古老神圣罗马帝国的残存幽灵惶恐万状，就像在九泉之下，哀痛之声吓得结结巴巴的希腊亡魂看见罗马神话中伟大的伊尼斯气宇轩昂地降临一样……

莱茵邦联的成立敲响了这个“既非神圣，亦非罗马，亦非帝国”古老帝国的丧钟，却终于迫使普鲁士为荣誉而拔出了它那锈钝的长剑……

奥俄联军在奥斯特里茨战败之后，欧洲大陆暂时沉寂下来，进入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期。在上次战役中，拿破仑之所以急于使普鲁士保持中立，是因为15万普鲁士大军一旦加入奥俄联军的行列，势必使他面临一种十分严峻的局面。贝尔纳多特进军多瑙河期间，未经允许即穿越了普鲁士的安斯巴赫公国曾使普鲁士当局甚为愤慨，几乎导致普鲁士参战，仅由于拿破仑贿以汉诺威才勉强无事。

当然，假拿破仑之手将汉诺威割让给普鲁士是不合法的，但这一割让已为普法条约所确认；该条约是奥斯特里茨之战结束后14天，拿破仑与豪格维茨伯爵在肖恩布鲁恩宫签订的。

1806年1月3日，在柏林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决定对已经同拿破仑缔结的肖恩布鲁恩条约作苛些修改。议定的主要变动如下：原来拿破仑提出，领土的割让要立即无条件地实行，现在改为全面和平之后才生效。在这之前，弗里德里希·威廉决定暂时占领汉诺威，同时向法国保证北德意志平安无事。

为了使拿破仑同意这些新条件而派去的特使，恰恰是当日在肖恩布鲁恩见到皇帝就诚惶诚恐的那个人，豪格维茨伯爵于1月14日启程，取道慕尼黑前往巴黎。可是，柏林朝廷还没有收到他的任何确实消息，凭着法国大使拉福雷斯特的几句花言巧语，早就以为拿破仑的允诺是肯定无疑的了。

于是，普鲁士政府在1月24日决定让军队解除战备，并从弗兰科尼亚撤兵，因为这样每天可以节省10万塔莱尔。从来行事荒唐，莫过于此。普鲁士军队撤退和复员的消息一公布，在巴伐利亚和弗兰科尼亚的法军就开始推进，另一些法国军队同时涌过来因河，这些行动来势汹汹，而普鲁士朝廷却装作若无其事，暗地里向乔治三世提出一项重新安排领土的建议，力求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汉诺威。

拿破仑对普鲁士这样修改肖恩布鲁恩条约，并不像那个自以为看准了的豪格维茨所深信不疑所指望的那样，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起初，塔列朗百般拖延，不让豪格维茨见到皇帝，显然是希望拉福雷斯特在柏林巧施馅饼，会使普鲁士遣散军队。

直到普鲁士走了这自取灭亡的一着巴黎知道后，皇帝才在2月6日接见豪格维茨。拿破仑心中有数、如今普鲁士只好任他为所欲为，他的口气就不同了。他先来几句甜言蜜语，对豪格维茨在肖恩布鲁恩谈判中所表现的才干恭维一番：

“假如和你谈判的是别人而不是我自己的话，我一定会认为他是给你收买了；可是，让我坦白告诉你，那个条约归功于你的才智和品德。当时在我看来，你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政治家，赢得了不朽的光荣。”

接着，活锋一转，他又说，在那次会见之前，他本来已经决定对普鲁士开战；只是由于豪格维茨的劝说，他才提出同它和好，并且赠予汉诺威。那末，为什么那个条约在柏林遭到那样的非议呢？为什么法国大使遭到冷遇呢？为什么哈登贝格得宠？为什么国王没有革退那个英军走狗？皇帝怒气冲冲，越来越凶地质问。这时候特使想插进去打断他的话，可是插话被压住冲掉了。皇帝滔滔不绝他说下去。既然普鲁士对该条约并未无条件地予以批准，它就是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在它的土地上还有俄国和英国的军队。

豪格维茨这时候再插嘴，说这些军队正在撤离，普鲁士正向汉诺威大举进军。拿破仑又大发雷霆，指责普鲁士有何权利如此执行并未批准的条约。如果普鲁士军队进入汉诺威，他的军队就马上占领安斯巴赫，克累弗和纳夏泰尔。假如弗里德里希·威廉真想拿到汉诺威，可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过，为了避免立刻打起来，他还是允许豪格维茨去同培列朗面谈。

这位外交大臣虽然不动声色，可也和暴跳如雷的皇帝一样危险。塔列朗并非普鲁士的朋友，他早就知道拿破仑决心要促使英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于是依计行事，出一把力，给霍亨索伦王朝拆台。

普鲁士特使现在才恍然大悟，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孤立无援，面前这个苛刻的债主正在追索更多的贡品，否则便要普鲁士的命。其实，拿破仑皇帝的恐吓有几分是假装的，等豪格维茨怕得要死，几乎什么都肯答应时，拿破仑就提到真正要害之点，要将德意志北海沿岸全部封闭，不得与英国贸易。添上这一苛刻条款，才把汉诺威送给普鲁士。

豪格维茨将这一消息带回了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虽内心十分忿怒，但他明白要是不接受拿破仑的条件，就得几乎单枪匹马地同拿破仑公开对抗。

他不是一个勇敢的国王，于是，他不但在这一点上作了让步，甚至还顺从拿破仑的意旨，疏远了哈登贝格。不过他没有将哈登贝格革退，个性很强的路易莎王后是哈登贝格的朋友，所以不能那样做。但是，哈登贝格不再掌握外交了，他让位给豪格维茨，并获准无限期休假。

这样的卑怯懦弱，对法国唯命是从，使群情大为激愤。柏林守备部队的军官晚上在喻登贝格这位爱国政治家窗下大唱颂歌；而豪格维茨的窗于则两次被人砸得粉碎。

当安斯巴赫人民苦苦消求不要把他们交给巴伐利亚，却眼巴巴地看着法国不等普鲁士同意割让便立刻占领了他们的邦国；当北德意志人发觉普鲁士取得汉诺威，所付出的代价是要同英国打仗，把他们自己的贸易搞垮；当人们看到弗里德里希·威廉和豪格维茨把普鲁士雄鹰弄得翎羽垂头，不敢同法兰西公鸡搏斗；这时候，耻辱和义愤的心情一涌而起，简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也就是这个时候，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初次就和平问题交换了意见。1806年春，欧洲经过了14年几乎连续不断的战争，似乎有希望得到安宁，至少在大陆上罢兵。法国已经不是雅各宾党人当权，在拿破仑统治下，它很快就向各个君主国看齐了，目前要解决的只是疆界和均势问题。沙皇兴兵动武的热情，在遭到奥斯特里茨一役的挫败之后，已经烟消云散。而巩固在格伦维尔—福克斯新内阁的领导下，政策强烈地倾向和平。

于是，英国向塔列朗做出了和平试探，塔列朗立即向福克斯保证，法国皇帝是愿意和平的，不久以前，他对立法院宣告可以按照亚眠和约的条件讲

和。但双方的几次接触并没产生真正的有成效的结果。

当俄国派奥布利尔出使巴黎时，福克斯立即要求法国方面释放亚尔默思勋爵——他是仍在法国受拘禁的几百名巩固人之一——让他立刻前往巴黎，同塔列朗进行初步商讨。这个要求得到接受，受囚禁者于是脱离凡尔登俘虏拘留所，6月初在巴黎见到那位因新封为本尼凡托亲王而趾高气扬的大臣。

但英国很快便发现，现在争取和平所付出的代价是他们所难以忍受的。虽然法国人同意将汉诺威归还给英国，但却要求由法国能够占领西西里岛。而它原来的伙伴俄国人几乎已变成了一个随风摆的芦苇。

正当三国使节在巴黎讨价时，拿破仑又在南德意志导演了一场结束神圣罗马帝国政治风暴。

7月17日，签订的莱茵邦联文件就是结束这个“既非神圣，亦非罗马，亦非帝国”的古老幽灵的死刑执行令。

当时，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只在明义上存在，一些列土割据的诸侯还要装模作样地选举皇帝，但这一个皇帝却只有在那些没落的古老贵族面前才多少有点威风。皇帝加冕则无非是披上几件褴褛不堪的袍服，在一群无盈寸之土的王公大人面前炫耀一番罢了。帝国议会的事务，大抵是调停诸王公使臣的要求，决定谁坐红布席位，谁坐不那么尊贵的绿布席位，或者是在御宴时安排如何进献传统规定的37盘肴撰，派一位威斯特伐利亚的使臣捧最后一盘。

拿破仑进犯来因河彼岸，使这些旧世道衰败后残存的幽灵惶恐万状，就象在九泉之下、哀痛之下吓得结结巴巴的希腊亡魂看见传说中罗马人祖先伊尼斯气宇轩昂地降临一样。1806年8月1日，法国革命的继承者通知累根斯堡的帝国议会，说他以及德意志南部和中部各邦都不复承认这个古老帝国的存在了；这时候发出的几声微弱的抗议，还不如阿迦门农那些胆战心惊的战友们声嘶力竭的叫喊，帝国议会本身则啾若寒蝉。皇帝弗兰西斯二世立刻宣告逊位，所有选侯和邦君无须对他效忠，从此他就退缩在奥地利帝国疆域之内。

就这样，一度光辉普照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明灯，残辉暗淡，闪了几下就熄灭了。800年圣诞节，教皇利奥在圣彼得教堂祷告天主赐福查理大帝，神权和政权于是颇为玄妙地合而为一。由此点燃起来的明灯，如今给一个超过法兰克人的国家的首领一脚踩翻，这个首领企图独霸的地区，同那位中世纪英雄的版图一样辽阔。因为当年臣属查理大帝的德意志疆域，如今大部分已归拿破仑这个来因邦联的保护者掌握。

拿破仑强令新近结盟的15位王公接受一部宪法，那些受命维护古老帝国的人们没有一个开口抗议。

这15位王公包括南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以及首席国务大臣达尔贝格（现称邦君之长）、贝格大公、黑森—达姆斯塔特大伯爵（现称大公）、后手骚家族的两位亲王和七位小邦之主。有些地方废除了日耳曼法律，改行拿破仑法典。法国这些邦缔结了紧密的攻守同盟，它们要提供总数63000人的军队听从保护者调遣。

德意志生活中，深受艺术家和诗人们欣赏的千奇百怪的古风，从此大部丧失，但也大有所得。林堡—斯蒂鲁姆伯爵再无法在鲁尔河谷显示他那支只有一名上校、6名其他军官、两名兵卒的军队的威风了，他所有的一切，连

同他本人，如今都归纒拉控制。这些小得可怜的军队既不存在，代之而起的全国性大军就隐约在望了。韦茨拉尔的帝国律师们，再也不能靠长年包揽词讼而自肥了，如今按拿破仑的方式，司法简便。施瓦本的农民，如今不那么担心庄稼受附近城堡里大老爷养的鹿群糟蹋了，因为法国革命精神的传播，荡涤了旧的狩猎法，消除了它往日造成的种种恐怖。

直到今天，德意志的爱国者也不能不承认，推行改革的第一次动力，不管当时动机如何值得怀疑，做法如何横暴，毕竟是出自这位新查理大帝。

轻易地处理了莱茵邦联问题，拿破仑又面临了新的政策选择。是抓住这个机会作一点点及时的让步，让这个国家惊魂暂定呢，还是因为三分之一的德意志已落入自己手里，就把他们逼得更凶呢？何去何从，这问题又摆在他的面前了。

跟英国签订永久性和约的唯一障碍，是西西里岛和汉诺威。

拿破仑一心想拿下西西里，将波旁王室中那位那不勒斯国王和他那美丽而倔强的王后赶到欧洲去乞讨过活。但防守西西里岛的英军准备先发制人，使法军不能一举登上海岛。约翰·斯图尔特爵士于是率领五千英军，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圣欧菲米亚湾登陆。1806年7月4日，雷尼埃带着7000法军，满怀必胜信心进击英军。他的精锐部队抵挡不住英军猛烈的刺刀冲锋，不到半个钟头便全军溃退，半数伤亡，遗尸遍野。

卡拉布里亚人紧接着到处起义，斯图尔特又攻克了勒佐、科托纳和其他一些城市，夺取了法军为进攻西西里岛而积聚的大量军需和40门大炮。法军以突然袭击一举攻陷西西里岛的希望于是化为泡影。

就在这个当儿，马塞纳终于迫使加埃塔要塞投降，随即率领法国大军南下。英军和波旁王室的军队于是又登舰逃回西西里岛，听凭法国征服者屠杀卡拉布里亚那些勇猛的农民和绿林豪杰。可是迈达之战到底不是白打的。西西里岛从此就安全了，英军多多少少恢复了往日的声威，圣彼得堡和伦敦也觉得抗击拿破仑是大有希望的了。

讲和是很难的，除非交战国一方溃败了，或者双方都已精疲力尽。可是无论英国也好，法国也好，都还没有到这个地点。英国在海上捷报频传，拿破仑在大陆上屡破同盟军。1月，英国夺取了荷兰人的好望角；2月，圣多明各的法军向詹姆斯·达克沃思爵士投降；3月，沃伦海军将官把冒险家利努瓦打得一败涂地；7月初，一支英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夺得了大量财宝，虽然不久便被迫撤退。英国取得了这些胜利，福克斯当然就硬起来了。

拿破仑的最后让步是：波旁王室丢了西西里岛之后，可以领有巴利阿里群岛，并由西班牙供养；俄国可以保有科率岛（它早已在那里了）；英国可以从普鲁士拿回汉诺威，并保有马耳他、好望角、多巴哥和边境内三个原属法国的城市。其实，除了汉诺威，所有这些地方早已在英国掌握中。至于西西里岛，拿破仑却寸步不让。所以，到了10月6日，谈判中断了。

西西里岛是英方和拿破仑谈判的绊脚石，汉诺威则是普法战争的主要原因。在巴黎谈判时，亚尔默思勋爵私下通知普鲁士大使卢凯西尼，说塔列朗已经答应把汉诺威归还乔治三世。当时柏林正在竭力跟法国维持友好关系。7月这个消息传到柏林，普鲁士大臣们便惶惶不安。

甚至在这消息传来之前，维持友好关系也是够费劲的了。纒拉进占他那新近领受的贝格公国的时候，挥兵进入埃森和韦尔登这些旧教会领地。普鲁士一向把这些地方看作是自己的，所以坚强不屈的爱国将军布吕歇尔马上率兵

入境，扯下了缪拉的告示，吹起军号，打起军鼓，把普鲁士的鹰旗重新挂起来。

好不容易才避免了一场冲突，这全靠弗里德里希·威廉好说话，他召回普军，把问题提交法学家们解决。可是当缪拉以贝格大公的身份致书普王，抗议布吕歇尔的行动，并指示使用不太客气的“我的兄弟”这个称呼的时候，连普王也不免冒火。

这时法国大军正跨过莱茵河，在威塞尔建造浮桥。看见这些，布吕歇尔和士兵们怒火中烧。假如他们知道威塞尔这个军事重地，北德意志的锁钥，已静悄悄地被定为法军驻防的城市，他们很可能逼着普王干起来。

就在此地，来因邦联成立了，这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和豪格维茨大为震惊。虽然拿破仑也曾说，废除旧帝国对普鲁士有利，他们两位并不完全放心。可是拿破仑一提出，普鲁士可以成立北德意志邦联，他们便欣然接受，并主动跟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这两个最重要的邦商量。最初几天还太平无事，普王甚至提出想给自己加上“普鲁士皇帝”这个尊号。萨克森选侯冷言冷语劝阻了他。

到了8月初，消息传到柏林来，说拿破仑用一些帝国骑士的领土和富耳达公国（当时属于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戚奥伦治亲王）作为钓饵，引诱黑森-卡塞尔选侯加入莱茵邦联，这时普王的空中楼阁便烟消云散了。不但如此，德累斯顿朝廷眼看法军在图林根调动频繁，对萨克森威胁很大，因而对于什么北德意志邦联也认为无济干事了。

尽管如此，普王和豪格维茨还是自我安慰，认为拿破仑对待普鲁士是一片好心的，倒是英国一直在竭力离间普法两个盟国的关系，而且，“要取得伟大成就，不可能没有一点摩擦”。法国大使拉福雷斯特原先已经骗得普鲁士解散军队，现在又极力助长普王和豪格维茨对法国的幻想。塔列朗叫他在柏林放空气说：“如果法国肯答应把汉诺威归还英国的话，本来可以同英国达成和议，就像同俄国达成和议一样”。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法国外交部起草一个条约，其中订明把汉诺威归还乔治三世，拿破仑也同意这一点。普鲁士大使卢凯西尼从亚尔默思勋爵和法国人士方面听到了一点风声，于7月28日写了一个报告发回柏林。这对于柏林那些乐观主义者有如晴天霹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柏林朝廷刚刚发了一个指示，要卢凯西尼表示对拿破仑无限信任。两件公文，一来一往，刚好错过了，外交上有时就是有这种奇事。本来信任拿破仑的普王，这下子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前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一切摩擦都是出于拿破仑的指使。

普王又看错了。其实当时缪拉和法军中象他那样感情冲动的人，都巴不得同普鲁士较量一下，是拿破仑把他们压住的。

拿破仑此时更关注意大利半岛南端的战争，他并不太看得起那位优柔寡断的普鲁士国王。他看错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性格了，也不知道普鲁士王后有多么大的力量，能够点燃起爱国主义的熊熊烈火。

路易莎王后这时30岁，正当盛年，雍容华贵的仪表显出纯洁高尚的品格。她是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一位破落王公的女儿。她在少女时期的生活极其简朴。后来，她的风姿赢得了普鲁士王储的欢心，才脱离原来的处境。她初到柏林，就以很有风度的行为表明她为人慈爱。当时有一群身穿洁白的小孩来欢迎她，诵诗致意，她抱起领头的一个，吻了一下。在场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年轻贵夫人看不顺眼，一般市民却很高兴。

路易莎比较端庄朴实，不象先前奥地利皇后玛丽亚·特里莎的那个女儿那么活泼。在危机爆发之前，她是不怎么干预政治的。甚至到灾祸临头，和她思想共鸣的爱国政治家恳求普王撤掉豪格维茨的时候，她还是把这些请求压下了。按她的本性是要说的，但是，想到妻子应该服从丈夫，她又不说了。这使他们大失所望。直到这个时候，她只是作为一个让人倾倒的高贵女人而产生影响。普王生性狭隘，拘执小节，因而往往引起不愉快的事情。她在这当中起了缓和的作用，并涤荡了普鲁士朝廷过去那种粗鲁习气。而在后来那黑暗的日子里，她的信心和热情给遭到躁躏的人民灌注了新的力量。而且，尽管别的一切都破灭了，普鲁士国王和王后仍然给人们作出一个家庭生活纯洁的范例。而纯洁的家庭生活，是条顿族首要的根深蒂固的风尚。

普国大臣哈登贝格的《回忆录》表明普鲁士王后当时是不声不响地支持爱国事业的。弗里德里希·威廉8月8日写给沙皇的信，就带有点妇人对法国皇帝的愤懑的语气。他一一诉说了拿破仑给他吃的苦头之后，接着写道：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如果他干得出这样丑恶的不讲信义的事，那末，请陛下确信，他和我之间的问题，不仅在于汉诺威，而是在于他已经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对我开战。他不想在他身旁有其他强国……恳请陛下告诉我，我能否希望得到贵国军队的救援，能否一旦遭到侵略时指望他们。”

亚历山大回信给予鼓舞，劝他同英国和瑞典解决分歧，并且保证帮助他。普王于是在9月6日回信说，已经把流向北海方面的河流重新对英国船只开放，希望从伦敦求得和平与财政援助。最后写道：

“在这期间，波拿巴没有打扰我。他不仅没有要求对我国军备问题作任何解释，甚至禁止他的大臣提供或接受任何解释。似乎应该由我采取主动了。我的军队正在全面出动，使这个时刻早日到来。”

普鲁士原本以为拿破仑没有戒备，于是继续备战。为了赢得时间，召回了卢凯西尼，另外派一个使臣去拖长解释的时间，这种伎俩骗不了拿破仑。

他在9月3日听说俄国有意把战争打下去，感到很惊讶。他立刻就看出要成立新的反法同盟的苗头，于是集中精力安抚奥地利，并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挑起争端。但他还试图安抚普鲁士。

拿破仑后来在圣赫勒拿岛上对奥马拉说，打垮奥地利之后，在他心目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建立东方帝国这件事。但是，他就是那么个性格，不能作必要的让步。他对卢凯西尼说过：“我必须按几何线那样严格地推行我的政策。”如果英军愿意把西西里让给波拿巴家族的人，它可以拥有汉诺威和几处殖民地。至于普鲁士，它可以吞并半打邻近的小王公的土地。

1806年夏季，拿破仑欧洲政策的要点就是这些。当他的建议遭到拒绝的时候，他对法国财政大臣莫利昂表示的惊讶很可能是真的。

普鲁士一再坚持要法国军队全部撤出德意志。拿破仑在这一点上不肯让步，除非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解散他的军队。但是，如果普王这样做，就要在人民的心目中再次丧失威信。他甚至可能因此而遭到废黜。当时德意志正因为巴伐利亚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怒火中烧。

纽伦堡有一个书商，名叫帕尔姆，曾经出售一本没有署名的题为《深受屈辱的德意志》的小册子，此事经法国军官查明属实。这不是一本鼓吹革命的书。这位可敬的书商被军事当局逮捕时，他还以为是搞错了。没有搞错，

是拿破仑下令，要杀一做百，以制止德意志爱国刊物的出售，因此，帕尔姆被押往布劳。这个奥地利城镇当时在法军占领之下。经军事法庭审判，他在8月5日被枪决了。

这一暴行激起的义愤，使德意志全境沸腾起来。德意志的民族情绪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烧得更旺。弗里德里希·威廉和拿破仑要作任何妥协和解就倍加困难了。拿破仑原来实行了一些改革，目的在于安抚市民阶级，现在这个市民阶级却把他看成一个暴君。而当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求法军撤走时，这位国王就变成了差不多是维护整个德意志的斗士。

不幸的是，国王不肯任用人们认为可以信赖的大臣。如果让哈登贝格替代豪格维茨，人们就会相信宝剑既已出鞘，再也不会乖乖地插回去了。为了实现这个人事更动，人们作过很大的努力，但却遭到了国王的拒绝，使人感到灰心。

英国首相格伦维尔相当晚才派出莫佩思勋爵去普鲁士安排结盟的事。但莫佩思必须首先取得普鲁士的庄严保证，确定汉诺威归还英国。那位使臣也算来得及时，快要到达普鲁士的司令部时，正好碰上从那拿逃出的人群，结果给这滚滚洪流冲跑了。俄国呢，它等普鲁士派一位军官来圣彼得堡商定协同作战的计划，可是等到那个军官来了，却是什么计划也没有。这个同盟国如此昏庸无能，加上土耳其又采取敌对态度，沙皇因此感到很窘困，不肯立刻出兵去普鲁士支援。

弗里德里希·威廉既没有得到俄奥两国军队的协助，也没有得到伦敦补助的军费来加强战争准备，就在图林根的高地决战，生死存亡，尽在此一举。当然，他得到了萨克森和魏玛的支持，但这只给他这方面的兵力增加了21000人。

为了尊严和荣誉，普鲁士终于拔出了它那把锈钝的长剑，一场血与火；生与死的大搏斗即将拉开帷幕了……

二、又是拂晓日出时

拿破仑喜欢拂晓日出时的晨晖。在意大利北部沼泽、在奥斯特里茨盆地，他都从那遥远的地平线下喷射而出的晨晖中感悟到了属于他自己生命所应有的辉煌……

又是拂晓日出时，拿破仑在那拿平原再一次指挥了命运悠关的决战。

8月9日，普王已进行全国总动员。决心不惜一战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8月25日，他召采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军团，分别由不伦瑞克公爵和霍恩洛厄亲王指挥，另有一个独立军由吕歇尔将军指挥，总司令由71岁的不伦瑞克公爵（1735—1806年，七年战争中战功卓著，为普鲁士元帅）担任。

次日，普军及其盟友萨克森的军队从容不迫地向南运动；9月底时，他们已在靠近普鲁士南部边境的一条70英里长的防线上集结完毕，全军分成三个集团：

右吕歇尔军（3个师）25000人艾森纳赫

中不伦瑞克军团（6个师）58000人哥达—埃尔富尔

左霍恩洛厄军团（5个师）47000人那拿—萨尔费尔德

共计13万人

霍恩洛厄（2 万名萨克森的军队也在他的指挥之下）已将陶恩青军推进到施勒兹和霍夫，以保护其左侧翼。奥军的全部集结都是在丛林密布的图林根山林和弗兰肯山林的遮掩下进行的。那道长 80 英里，高达千米的山高构成了北边的易北河盆地与南边的美因河左侧支流之间的分水岭。图林根山是埃尔茨山脉向西的延伸部分，它将萨克森和波西米亚分隔开来。

此时，拿破仑并不认为普王真的敢开战。8 月中旬，他还在考虑把大军团的大部分从德意志撤走的问题。7 月 20 日，俄国代表已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8 月 6 日，他写信给正在布劳瑙密切注视奥军的苏尔特说：

对俄和约以及我与英国人正在进行的谈判都使我深信一切都会很快地平静下来，而目前所进行的这些军事行动必将继之以持久的平和。

8 月 17 日，他写信给代他指挥德意志驻军的贝尔蒂埃说：

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调回大军团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有关德意志的疑虑已经完全澄清。你也许会宣布大军团即将行动，但实际上，在我得知对俄和约批准之前，我是无意把布劳瑙交还给奥地利人的。

此时，应停止一切战争准备，不要再让部队渡过莱茵河，所有人员都要作好返回法国的准备。

但是，9 月 3 日，拿破仑获悉沙皇 8 月 24 日已拒绝批准 7 月 20 日签订的条约，所以，他又打消了准备让军队返回法国的念头。不过，次日，他又给他的两个军长内伊和达武，批了三周的假，因为他俩的夫人都快临产了。贝尔蒂埃也被告之可以返回巴黎休假。

9 月 5 日，拿破仑收到了普军正向其南部边界移动的情报，于是立即征召 1806 年度的 5 万新兵和 3 万后备军。当天，他写信给贝尔蒂埃说：

欧洲事态的新变化迫使我认真地考虑我军的处境。

他指示贝尔蒂埃派工兵军官去侦察班贝格至柏林的道路，并要求大军团各军作好准备在 8 天之内在班贝格—拜罗伊特地区集结，拿破仑指示：

我的意图是，8 天之内，所有各军都应在克罗纳赫以远集结。我估计从班贝格边界的集结地到柏林大约有 10 天的行程，……我想知道萨勒河和埃尔斯特河在格拉的情况。……易北河在维滕贝格处的渡口情况又怎样？德累斯顿、托尔高和马格德堡等镇的设防情况如何？将在慕尼黑和德累斯顿所能弄到的最好的地图都收集一起来。派情报官去德累斯顿和柏林弄清普军此次调动和集结的真、实意图。你在搜信情报时务必非常慎重，因为我尚无意与柏林为敌；我之所以要这方面的详细情报，主要是以防不测。我以为马格德堡是班贝格与柏林之间的唯一要塞。

不出一周，他就了解到普军意在一战，他在 9 月 10 日写信对贝尔蒂埃说：

普军的行动依然十分奇怪。是得教训教训他们。明天我就把我的马先送走。近日内即命令近卫军出发。如果情报证实普军的确发疯了，我将直接前往维尔茨堡或班贝格。

他命令其御厩总管科兰古将其八匹马和所有的望远镜都先送走，但对外

却扬言他不过是去贡比涅打猎而已。

9月19日，拿破仑大军团在10月的第一周内完成初步集结。

拿破仑以往还从未集结过如此巨大的兵力。

此外，其弟，荷兰国王路易还有一个约15000人的荷兰援军据守着韦瑟尔的莱茵渡口。皇帝的大本营设在班贝格。其交通线为斯特拉斯堡——曼海姆——美因茨——维尔茨堡——班贝格，而前进补给基地则设在福希海姆和维尔茨堡。整个战略集中由缪拉掩护，他的六个骑兵师部署在克罗纳赫——科保——柯尼学芬一线，正对着图林根山林的各个出口。为了恫吓其右后方因河后边的奥军，拿破仑在布劳瑙要塞留下了一支法国驻军，这支驻军还可望得到南德意志一个巴伐利亚军（15000人）的支援。

尽管对敌方未来的作战计划一无所知，拿破仑由于初步集结了大军团，因而作好了应付一切不测事变的准备。如果普军向西南进军，威胁他通往莱茵河谷的交通线，他可以优势兵力打击其左侧翼。

反之，如果普军企图入侵巴伐利亚以求与奥军会合，他同样可以打击其右侧翼并将其逐入波希米亚。为了保护通往莱茵河的交通线，并充当总预备队，拿破仑又组建了第8军，含两个师，由莫蒂埃元帅指挥，驻扎在法兰克福。不过，在拿破仑的内心里，不管敌人的打算如何，他都要实现他的伟大战略计划，即闪开萨勒河谷和埃尔斯特河谷，包抄普军和萨克森军的左侧翼，从而切断他们与柏林和德累斯顿的交通线。一俟大军团于10月的第一周在图林根山林以南地区集结完毕，这个战略计划就立即付诸实施。

拿破仑在离开巴黎赶赴前线之前的那一周特别忙碌。他实际上是他自己的参谋长，他亲自为大军团拟订一切调动和集结命令。贝尔蒂埃只不过是确保这些命令到达指定地点的一个邮局而已。

例如，9月19日上午，他费了两个小时向克拉克将军口述作战命令，但要求他注意的还有财政、行政和政治等方面的许多事情。他给在那不勒斯的哥哥约瑟夫和在荷兰的弟弟路易以及在意大利的继子欧仁都下达了指示。他指责海军部长德克雷给海军发错了命令；他命令达武和内伊中止休假并在9月28日以前赶回各自的部队。为了改善布伦、基伯龙湾和安特卫普的海防，他还作了详细指示。9月20日，在研究大军团送来的兵力统计表时，他发现贝尔蒂埃居然忘记组建舟桥中队，不禁非常生气，他愤怒地问道：

“没有架桥设备，叫我怎样渡过易北河？”次日，他还接见了一位102岁高龄的老兵，并赏给了他2400法郎。

9月20日，拿破仑召见了第六军军部的一位瑞士籍的青年参谋军官安东-亨利·约米尼少校，此人作为一名研究军事史和战术的作家，当时已颇有名气。

从此，年仅27岁的约米尼调进了皇帝的私人参谋班子，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未能赢得贝尔蒂埃的赏识。

所有这些急务，不分巨细，拿破仑都事必躬亲。9月25日他离开巴黎，并于三天后到达美因茨。10月2日，又进抵维尔茨堡。

10月6日，到达班贝格亲自接管了大军团的指挥权。

拿破仑对于敌人的行动、实力和意图仍不很清楚，他仅知道萨克森已和普鲁士结盟，所以他不得不对付他们的联合力量。他早已指示贝尔蒂埃派遣工兵军官去侦察穿过图林根山林前往普鲁士和萨克森的道路，而且他还拨给其军长们大笔经费用于搜集秘密情报，尽管在此以前他们所弄到的情报还是

相当混乱的。9月29日，他从美因茨写信给贝尔蒂埃说：

命令贝尔纳多特元帅进抵克罗纳赫并占领萨克森丘陵地区的出口，然后留在边界上，但要占领有利阵地以掩护进入萨克森的渡口，并侦察通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道路。贝尔纳多特元帅必须秘密地进行侦察和行动，以便截断由艾尔福特通往霍夫的道路。……由于尚未宣战，所以我们的言语必须是和平的，不得流露任何敌意。

当天，他给缪拉也去了一封信：

你应派谍报人员去富尔达。必要时，你可以在某个地点越过边界，以占领有利阵地掩护进入萨克森的渡口。还应派工兵军官前往柯尼学芬和富尔达去仔细地踏勘那里的道路。

次日，他又写信给贝尔蒂埃说：

在图林根和诺伊施塔特直至巴伐利亚边境的丘陵地带必须有我们的骑兵分队，以便时机到来时可用以掩护我方的行动。我的意图是在大批敌军占领萨尔费尔德之前抢先到达那里。派一名工兵军官去侦察远至赫尔德堡和分水岭一带的巴伐利亚边境，我想那个地方已经过了柯堡，另外再派一名工兵军官去侦察图林根和梅尔里赫斯塔德之间的分水岭。……我等待着这些侦察的结果，因为它们太重要了。

这个新战区对法军来说是很不熟悉的，所以拿破仑坚持在尚未发动进攻之前，要尽量搜集有关地形的一切情报。

10月1日，他写信给贝尔蒂埃说：

我希望你把执行过道路侦察任务的工兵军官留在维尔茨堡，因为我要就地形的性质问题亲自询问他们。……务必在班贝格建一所能为8万人提供4天口粮的面包房。班贝格是全军一切重大行动的中心。我希望在10月10日之前能够开战，如果我们被迫诉诸武力的话。

10月3日，拿破仑一到维尔茨堡就召见了那些军官，他们握有极为有趣而又极为准确的情报。其中有一位布莱恩上校真是胆量过人！他借口去莱比锡市场购买地图，竟身着军服骑着马大模大样地通过了普军防线。普军哨兵以为他是萨克森军官就让他过去了，而他却经过柯堡、那拿和萨尔费尔德一直到了瑙姆堡，在那里他发现了普鲁士国王和不伦瑞克公爵的大本营。在成功地探明普军的主力部队之后，他又安全地回到了法军防线。

贝尔纳多特也能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他10月3日报告说，普军主力八万人依然在瑙姆堡，估计霍恩洛厄亲王10月1日在普劳恩，他有一个2000人的先遣队在霍夫由陶恩齐恩将军指挥。

同一天，在左翼的第五军报告说在卡塞尔和富尔达之间没有普军，但普军正在艾森纳赫、爱尔富特和哥达集结。

拿破仑通过所有这些情报工作对敌人的兵力部署有了颇为清晰的了解，现在他准备出击了。敌军显然是在艾森纳赫—耶拿一线展开兵力，仅以一支弱小的兵力掩护其弗兰肯山林的东翼。

所以，如能迅速推进到萨勒河谷和埃尔斯特河谷，直指普劳恩、格拉和瑙姆堡，就可迂回这个侧翼。大军团以缪拉的六个骑兵师为前导，构成其打

击力量的六个军现编为如下三个纵队：

右苏尔特的第四军，内伊的第六军和已伐利亚军：拜罗伊特—慕赫贝格—霍夫

中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达武的第三军，近卫军：班贝格—克罗纳赫—洛本施泰因

左拉纳的第5军，奥热罗的第8军：施魏因富特—柯堡—诺伊施塔特

这就使一支18万人的打击力量在30英里宽的正面上以三支平行的纵队向前推进，各军之间都处于相互支援的距离之内。

这个包围普军的大“左旋转”运动的外翼将由苏尔特的第4军担任，苏尔特大胆的战术领导对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曾作出很大的贡献。拿破仑这一次决心不让其部下对自己的战略计划再有任何误解，而上一次，纓拉的蠢举几乎断送了他包围乌尔姆的安排。

因此，他在10月5日向苏尔特发出了下述指示：

拜罗伊特至霍夫之间的地区不适于骑兵作战。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计划，以便在重要关头可以给你以指导。我的前进基地在维尔茨堡、福希海姆和克罗纳赫。我将兵分三路进入萨克森。你位居我右路纵队之前，内伊元帅的第6军在你之后约半天的行程，在内伊后面约半日行程则为巴伐利亚军1万人，以上总共5万余人。贝尔纳多特元帅的第1军领导我的中路纵队；在他之后是达武元帅的第3军以及骑兵预备队和我的近卫军，总共7万人。他将经克罗纳赫、洛本施泰因和施莱茨进军。我的左路纵队以第5军为前导，其后是奥热罗的第7军并将经柯堡、格拉芬肖和萨尔费尔德前进，总共4万人。在你到达霍夫之日，其他各路纵队也都将到达与你平行的位置。我通常在中路纵队的最前面。

将这样巨大的兵力集中在如此狭窄的正面上，你应明白我决非冒险，无论敌人怎样部署，我都将以两倍于敌的兵力向他进攻。

我相信骑兵是普鲁士陆军中最难对付的兵种，但是如能以你所握有的步兵设法构成方阵，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不过，在战争中任何预防措施都不可疏忽。你所属各师务必随时携带3000至5000挖掘工具以便必要时构筑防御阵地，甚至一条简单的壕沟也是有用的。

如果你所遇到的敌人不足3万，那么你可以与内伊元帅会合，集中优势兵力攻击之；但如果是准备之敌且据有既设阵地，你必须谨慎从事。到达霍夫之后，你的首要任务是与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和施莱茨建立联系。

届时，我将在埃伯斯多夫。你离开霍夫之前所获得的敌情通报可以决定你下一步的行动，或是向我的中路靠拢，或者继续向既定目标普劳恩前进。

根据我今天接到的报告，敌人似乎是在向我的左翼移动，因为其主力好像在埃尔富特。

我在此重申，你在通往德累斯顿的路上所发现的一切情况都要经常向我报告，以便我了解敌情的变化。你很可能以为用20万人的“营方阵”包围那个地方是一项卓越的成就。但那是需要某种技巧并采取大量行动才能实现的。

从未有那一位总司令将其计划和方法向部下作如此清楚而透彻的阐述。这种“营方阵”的概念，三支平行纵队，每支5万人，在30英里的正面上向前推进的战术是拿破仑战略的精华。如果在正面遭遇敌人，他可以用一个纵队迎敌，而用另两个纵队迂回；如果敌人在侧翼出现，两个军始终可以左右展开迎敌，而以其余兵力支援。

三路大军，队伍密集，进军路线相隔很近，还要穿过山峦起伏的地区，困难很大。全靠军官富有经验，士兵精力充沛，坚韧不拔，以及他们的伟大

统帅拿破仑才能卓越，这些困难才得以克服。

由此可见，法国有一支庞大的久经战阵的军队，有良好的作战基地和明确的进攻计划。相反，普鲁士却好容易才召集了 12.8 万人上战场，其中包括一部分萨克森军队。为使萨克森选侯不致背盟，还得抽出 27000 人，由吕歇尔率领，驻在黑森—卡塞尔边界。

普军总司令是 70 开外的不伦瑞克公爵。这位公爵 1792 年在瓦尔米败北，最近还支持向法国献殷勤的政策，因而成了知名人物。国王任命他当总司令，引起了愤怒与惊愕。当时普遍认为他不能胜任。卡尔克罗伊特将军把这意见告诉根茨说：“他的性格不够坚强，庸庸碌碌，优柔寡断，靠不住的。再好的事也会给他搞得一塌糊涂。”公爵自己也知道不能胜任。那末，我们要问，他为什么接受任命当总司令呢？答案使人吃惊。有冯·米夫林将军的话为证：

“不伦瑞克公爵接受任命当总司令是为了避免打仗。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证实这一点，因为我不止一次听见他亲口这样说。普鲁士军队的弱点和军官的无能，他完全清楚。”

于是出现这样的怪事：缺乏自信、酷爱和平的国王御驾亲征，参加一切问题的讨论，而挂名主的讨论的是个无精打采的老头，此人还在密谋保持和平，把采取任何重要行动的责任都推到国王身上。

至于普军中的将才，虽然不如吕歇尔将军想得那么好，像他所吹嘘的那么厉害，“堪与拿破仑先生匹敌的就有好几位”，后来许多事实证明，格奈森诺、沙恩霍斯特和布吕歇尔同最优秀的法国元帅不相上下。但在这场战争里，他们的才能得不到发挥。后来，官方的压制被粉碎了，他们才大显身手。

虽然，普鲁士军队一向以自己在 7 年战争中曾战胜过奥军和法军而自豪，对于法国革命军队所发展的那套灵活机动的战术，他们一无所知。普鲁士军官死守腓特烈教条，拘泥于刻板的队形，缓慢的调动和有秩序的排枪射击，因为，半世纪前这种战法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他们对法军那宽松的散兵线和比较松弛的射击纪律极为蔑视。普军各战斗部队的机动性还受其补给系统和辎重纵队的拖累，没有这套保障，他们就寸步难行。

沙恩霍斯特早就以具有战略和行政管理的天才而著名。那些无所不议、议而不决的军事会议，他参加过几次，但人微言轻，他的意见没有受到重视。他在 10 月 7 日写道：“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非常清楚。我们将要做什么，就只有天晓得了。”显然，他指的是必须集中兵力。普鲁士防线单薄，拉长到 85 英里。萨克森的军队靠近格腊，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主力在埃尔富行，而吕歇尔则在西面很远的地方，结果要他赶到那拿，正好晚了一个小时，无法扭转惨败的局面。

尽管只有这点薄弱和分散的兵力，霍恩洛厄亲王提出向美茵河进军这样一个果敢的行动。不伦瑞克公爵却主张谨慎防守，但他不能、也许不想使他的计划得到贯彻，其结果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来摆去。

要是他集结了全部兵力来控制靠近那拿的萨勒河谷和靠近格腊的埃尔斯特河谷，这场战役也许可以拖至俄国军队赶到。事实是反法同盟方面进进退退的多次行军和没完没了的军事会议，已经把军队的锐气消磨光了，而拿破仑的纵队却以平均每天 15 英里的速度穿过那些河谷，其目的是要包抄同盟军的左翼，切断普鲁士和萨克森的联系。

10 月 7 日，拿破仑接到了普鲁士国王的最后通牒，那是在 10 月 1 日发出的，要求所有法军必须立即从德意志领土撤走。拿破仑无需进一步寻找借

口了。

战争即从那一天开始，尽管他宣称第一枪是普军放的。大军团开始通过人烟稀少的图林根山林北进。每人携带 4 天的口粮，而各军设在维尔茨堡、班贝格和福希海姆的面包房还为每人准备了 10 多天的干粮。

拿破仑是从不忽视行政细节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普军的情况。在腓特烈大帝时代，普军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曾是一位卓越的最高指挥官手中的工具。但他的侄孙，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却未继承这样的领导才能。

普军军队的高级指挥由一个军事会议负责，该军事会议由资深将领组成，不过，国王是名义上的统帅。战场上的指挥则委托给年长的不伦瑞克公爵负责。在他的麾下，有普军的主力军团和吕歇尔将军指挥的一个独立军，以及由 60 岁的霍恩洛厄亲王指挥的一个普鲁士—萨克森混编军团。后者由 5 个师组成：一个普鲁士师，一个萨克森师，其余三个师则各由二分之一的普军和二分之一的萨军组成。这样的混合建制是很难顺利合作的。

此外，不伦瑞克和霍恩洛厄在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分歧很大，而他们各自的参谋长沙恩霍斯特和马森巴赫相互间也不甚投契。

尽管普军早在 8 月 9 日即已动员，并从容不迫地向边境进发，但不伦瑞克直到 9 月 25 日才向国王提交他的作战计划。他的意图是从艾森纳赫向西南方向的富尔达和维尔茨堡推进，以威胁法军的交通线。但霍恩洛厄反对这一计划，他希望在萨勒河右岸（即东岸）作战，进抵萨克森边界。

10 月 5 日，这个问题被提交到魏玛的一个军事会议上讨论，结果不伦瑞克的计划被采纳，不过作了某些修改。不伦瑞克的军团当时正集结在艾森纳赫——哥达——爱尔福特一线，他拟向西南前进，其左侧翼由封锁图林根山林出口的霍恩洛厄军团掩护。

因此，由普鲁士的路易·费迪南德亲王指挥的霍恩洛厄军团的前卫部队遂从那拿南下至萨尔费尔德，而陶恩齐恩的萨克森师则向那拿正南偏东 45 英里处的霍夫推进。不过，普军的这些调动是颇费时日的，由于他们尚未采用军的编制，所以总司令不得不分别传达到 14 个师，而拿破仑的作战命令只需传达到 6 位军长就行了。

与普军的这种优柔寡断和迟钝无力相比，拿破仑的 6 个军所组成的营方阵却像压路机一样滚滚向前，当然也并非全是轻松悠闲的旅行。奥热罗的第七军不得不以平均每天 24 英里的速度，连续行军 9 天，而所有的纵队在穿过图林根山林的狭窄通道时都经历了艰苦的行军，并把敌军设在那里的岗哨撵了回去。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霍夫，10 月 8 日，苏尔特的前卫在这里与陶恩齐恩的萨克森师遭遇，萨克森师被逐退到北面 20 英里。

10 月 10 日在萨尔费尔德发生了重大的战斗。普鲁士的路易费迪南德亲王率领一支小部队，企图掩护霍恩洛厄西进耶拿的侧翼运动。这位亲王虽然是普鲁士骑士中的佼佼者，这个任务也非他的力量所能胜任。

左路的拉纳以泰山压顶之势，猛烈进攻，这位亲王抵挡不住。他在一场骑兵混战中受了伤，但当一个法国军官要他投降时，他傲然拒绝，结果被那个法国军官一刀刺死。这位英雄、这位普鲁士的“阿尔西比亚德斯”之死，使全军笼罩于一片愁云之中。普军司令部里那些哭的脸似乎预示着更惨的灾难还在后头。

现在，布伦端克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因而向维尔茨堡推进，正好把自己的左翼和后部暴露在拿破仑的优势兵力之下，于是他决定立即退至马格德堡和易北河谷以掩护其与柏林的交通线。在右翼的吕歇尔军奉命退至魏玛，军团的大部分兵力定于11日在此集中，同时霍恩洛厄奉命将其兵力集结于耶拿以西的高原上以保护其左翼。

但这又是一个大错误，因为理应命令霍恩洛厄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萨勒河上的渡口。

在图林根山林以北，一片地形起伏的高原缓缓下降伸入易北河谷。这片田野由一受到易北河的左岸支流萨勒河的横向冲刷，于是在这块右灰石高原上（尤其是在耶拿和瑙姆堡之间）造成了一道很深的沟壑，而萨勒河水就是在比高原水平面低几百英尺的这段沟壑中流过的。路易亲王的惨败和陶恩齐恩部的溃散，使拿破仑的营方阵在整个萨勒河以东地区可以长驱直入了。

10月11日，以苏尔特的第4军为先导的法军右路纵队到达普劳恩；以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为先锋的中路纵队进抵奥巴以北；而左路纵队的拉纳第5军也进入萨尔费尔德。9日晚，苏尔特送回的情报称敌军正从普劳恩向格拉撤退，这一报告使拿破仑误以为普军主力正在该地集中，并准备会战。

但此后不久，缪拉报告说，他的骑兵已通过格拉，发现该地未被占领，萨克森军似乎已向西经由罗达撤在耶拿。此时，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也到达格拉，而拉纳的第5军则从萨尔费尔德进至诺斯塔特，随后而至的还有奥热罗的第7军。拿破仑此时已将各军成功地集中起来了，但对于敌之部署却仍一无所知。

10月11日午夜，拿破仑在奥马接到了缪拉的一个报告，使他对敌人的行踪终于得到一点线索，在格拉以北抓获的萨军俘虏供称：

“普鲁士国王在爱尔福特，有20万人。”这种含糊和言过其实的说法从所截获的敌方往来信件中得到了部分证实。12日上午4时，拿破仑给两位军长去了信。在致拉纳的信中，先对他在萨尔费尔德的胜利祝贺了一番，然后他说道。

所有截获的信件都表明敌人已晕头转向。他们昼夜磋商，不知如何是好。你应看出我军业已集中而且还封锁了敌军通往德累斯顿和柏林的道路。现在要做的就是碰见敌人就打，以求各个击破正试图集中的敌人。

同时，他还给缪拉写信道：

今天踵以前我将赶到格拉。你从我军的态势可以看出，我正在对敌实施彻底包围。但我必须获取有关敌人意图的情报。蔡茨的邮局也许可以向你提供若干情报。在前进中要大胆进攻所遇之敌。达武元帅正将其所有骑兵直接派往瑙姆堡。有骑兵相助你必将横扫整个莱比锡平原。

拿破仑此时是如此自信，以致他写信给塔列朗说：

这里的事态发展，每一个步骤，每件事情都和我两个月前在巴黎所作的估计毫无二致。我还从未失算过。一切都使我深信普军绝无幸免的机会。他们的将领完全是一群白痴。

10月13日凌晨二时，拿破仑在格拉抽空睡了几小时，便提笔给约瑟芬写了一封信：

战事进展顺利，而且与我所希望的一模一样。……我的身体好极了，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尽管每天或者骑马或者乘车要走 45 到 60 英里，我的体重反而增加了。我每天 8 点入睡，午夜起床。

早些时候，他还自以为是地写了一封信给普鲁士国王，敦促他趁早讲和，以免一败涂地，因为他肯定会被打垮。这封信本身似乎值得钦佩，可是不要忘记当时的情况。普王曾向沙皇保证要同法国打，因此，如果他现在讲和，叫俄军退回去，他就要再次遭到谴责，说他宁愿忍辱以求苟且偷安，不愿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以崇高的精神甘冒风险。

这一点，拿破仑也多少有些预感，因而，他仍加紧调动部队，他的意图是以第 4、第 5，第 6 和第 7 军进逼那拿，渡过萨勒河，在 16 日进攻普军主力，他认为敌主力就集中在魏玛和爱尔福特之间。与此同时，缪拉的骑兵、贝尔纳多特的第 1 军和达武的第 3 军则应夺取萨勒河在多恩堡和柯森（位于瑙姆堡以西）的渡口，以切断敌军向莱比锡或易北河谷的退路。

上午 7 时，他写信给第 5 军的拉纳，此时拉纳的前卫已逼近那拿，信中说：

今天下午 1 点，我将抵达那拿，途中经过小镇罗达。届时，你务必让我了解你自己以及敌军行动的消息。我今天尚未向全军下达任何行动命令，我想让部队获得少许休息并尽量收拢。内伊元帅今天要进抵罗达，因此，他与你的距离大约在 7 英里以内。如果敌军向你进攻，你应立即向我报告。

此后，拿破仑接到了达武在头一天晚上发出一份重要的情况汇报，说他已占领了瑙姆堡，从战俘和逃兵的供词中确知普鲁士国王已于 11 日到达魏玛，其兵力集中在爱尔福特和魏玛之间，瑙姆堡和莱比锡之间没有敌军。

这个报告使拿破仑进一步确信普军已全部就范，他决定立即实施包围行动，以其右翼切断敌军通往易北河的退路。上午 9 时，他口述了一封给缪拉的信：

真相终于大白，敌军已开始向马格德堡退却。请尽快与贝尔纳多特军一起向那拿和瑙姆堡之间的一个大村庄多恩堡运动。特别要带上你的龙骑兵和骑兵。……我想敌军或许会试图向在耶拿的拉纳元帅进攻，不在就会退却。如果他们进攻拉纳，你们就可以从多恩堡予以支援。

他的意图向缪拉解释得非常清楚，但遗憾的是对第一军的贝尔纳多特就解释得不那么清楚，而后者在这次包围行动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3 日下午 3 时，拿破仑在离耶拿不到四英里的地方，收到了拉纳的一个报告，说他已占领了该镇并把一支约 12000 人的敌军逐往魏玛方向；另有一支 3 万人的敌军驻扎在耶拿以西 3 英里靠近魏玛的大路上。

一小时后，拿破仑本人赶到那拿并在该镇西北一英里半处的兰德格拉芬山与拉纳会合，他从那里侦察了敌军前哨所据守的阵地，那是一条叫做“德恩贝格”的长岭，朝北有一英里长，位于克罗斯维茨村和鲁茨罗达之间。

事实上，这个阵地仅有霍恩洛厄的前卫即陶恩齐恩的萨克森师在据守，该师在霍夫和施莱茨曾二次遭受法军的痛击。然而，拿破仑却以为敌军可能干次日向他进攻。然而其他各军尚未到达耶拿，而且还必须在夜间从那里过桥，所以，他立即把近卫军派去支援拉纳。

拿破仑在兰德格拉芬山他的临时宿营地抽空睡了几小时后，就在 10 月 14 日清晨口授了下述作战命令：

奥热罗元帅（第 7 军）指挥左翼，他应将其先头师成纵队置于靠近魏玛的大路上，加赞将军已将在高原的炮兵阵地尽量前置；他在高原左段也应保持足够的兵力，与其纵队的先头部队平齐。此外，他还应沿着整个敌军战线在高地下来的各个路口布置散兵。一俟加赞将军前进，他就应将其全军在高原上展开，并相机前进，以构成整个军团的左翼。

拉纳元帅（第 5 军）应在黎明前将其全部炮兵部署在其过夜的地方，构成火力线。

近卫炮兵应部署在岭上，近卫步兵则应置于高原的后面，排成 5 列横队，第 1 列横队由轻步兵组成，据守山顶。

位于我们右侧的村庄（罗斯维茨）应以絮歇将军的全部师属炮兵进行轰击，然后立即攻占之。将由朕亲自发信号，所有人员都应在拂晓时准备就绪。

内伊元帅（第 6 军）在黎明时应在高原的边沿就位，以作好准备，一旦该村被攻克则立即攀登高原向拉纳元帅的右方前进，然后从那里展开兵力。

苏尔特元帅（第 4 军）应从右方已侦察过的那条小径展开，并继续留在该地附近构成右翼。

各元帅所部战斗序列均应成两列横队，轻步兵横队不计在内，横队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200 码。

各军的轻骑兵应置于最适当的位置，以便各军军长可以相机使用。

重骑兵一到达就进入高原上的阵地，并在近卫军之后充作。

今天，当务之急是在平地上展开，以后我们再根据敌人的运动和兵力作进一步的部署以便将敌人目前所占领而对于我方展开又十分必要的阵地驱逐出去。

这道命令很有意思，它是拿破仑在半夜借助于兰德格拉芬山上的营火口授的。由于大军团进展神速，一时未能弄到该地区的大型地图，所以这道命令既没有提供地图参照又没有具体的地名，命令中所提到的地形特征——“高原”，“我们右侧的村庄”——都是拿破仑在天黑这前观察敌军阵地时匆匆记下的；当时已来不及仔细侦察并确定敌军的翼侧。这不是供拂晓时发动总攻用的作战命令；其意图仅仅在于发动营方阵展开初步行动，以逐退敌军前哨，进而在魏玛前方的平原上获得回旋的余地，这位皇帝想在那里包围全部普军。不过，拿破仑所处的位置的确是相当危险的。13 日 14 日的夜间，他的雄踞那拿城北的那个高原的狭窄边缘上集结了四个军外加骑兵军和近卫军，总共 8 万多人。

另一个有趣之点是对于缪拉骑兵军的使用，拿破仑现已改变了主意。他原来打算派缪拉指挥其右翼的迂回作战，这样缪拉将负责协调贝尔纳多特（第一军）和达武（第三军）以及他自己的骑兵之间的行动。也许是拿破仑对于缪拉在乌尔姆包围战中贻误战机一事还耿耿于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现在他已把缪拉的骑兵军调到了萨勒河左岸，以便下一步用于追击溃败的普军，而让贝尔纳多特和达武独立行动，结果如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的那样，贝尔纳多特军未参加即将来临的会战。

10 月 13 日夜间至 14 日凌晨，大雾笼罩着萨勒河谷及其以西的高原。对于法军而言，这真是幸运之至。因为内伊、苏尔特和奥热罗通宵都在沿狭窄、蜿蜒的小道从那拿奋力往高原上调动兵力。后来，拉纳已得救了。

原本拉纳在兰德格拉芬山的处境也是危险的。这座高山雄踞耶拿城北，耸立于狭窄而又蜿蜒曲折的萨勒河谷旁边。西北两面的山坡俯临一片起伏不

平、形状不整齐的高原，霍恩洛厄的军队就在这高原上扎营。要是普军全力向拉纳那些疲惫的法军发动进攻的话，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将法军赶下萨勒河。

但霍恩洛厄已经接到命令：同魏玛附近的吕歇尔所部会合后立即北撤，为不伦瑞克公爵殿后，因此他不想贸然进攻，其实当时只有进攻才是安全之策。就这样，使法军有了喘息的机会，得以利用这一间歇，将一切可以调动的团队迅速调上来，从那拿城北面和西面的山坡登山。那天傍晚，拿破仑亲自登上兰德格拉芬山观察那一片高原。与此同时，法军在那拿城找到一个牧人，逼他指出一条更北一点的小道，沿着这条小道，穿过劳一塔尔峡谷，可以看到那片高原。

在山的南麓是一个比较开阔的河谷，名为米尔一培尔。有一条路沿着这个河谷通往魏玛。也就在这一边，山坡很陡，树木丛生，而且有很多峡谷。其中一个峡谷有一条叫做施内克即蜗牛的羊肠小道蜿蜒而上。由于高原上有村落和树林，地形复杂，普军赖以取胜的横队阵势无法展开，却有利于拿破仑那种以大群散兵为前锋而继之以密集纵队的作战方法。

然而，对拿破仑最有利的是敌人对情况一无所知。当时霍恩洛厄还以为面前只有拉纳一个军团，对正面发生什么情况不怎么注意，判定只有米尔一塔尔这条路可以通入高原，于是把主力部署在这一边。在兰德格拉芬山那边没有充分警戒，结果让法军趁着黑夜，不仅在山顶布满了军队，而且把一组一组的大炮也拉上去了。

把大炮拉上山顶，所费的力气是很惊人的。有些大炮和炮车原先在一条陡峭的峡谷小道上无法动弹。拿破仑午夜巡营。他的出现带来了非凡的魔力。他帮助疲乏的士兵，斥责那些玩忽职守以致造成这次堵塞的军官。他手持提灯，来回走动，指挥这项工作。

萨瓦里看到了这种情景，注意到士兵们看见皇帝时十分惊异，加倍出力敲开石头开路，一面交头接耳，惊叹军官们都在酣睡而他竟亲自到这里来，拿破仑打发了第一辆炮车通过又窄又陡的小道之后，才回到山顶近卫军中间的露营处，那时已是深夜了。他再发布了一些命令，才抓空休息了一下。

拂晓时，拉纳的第5军和跟在他后面的近卫军（这是当时在高原上进入阵地的唯一法军）向前推进，清除了克罗维茨和鲁茨罗达两村中的萨克森部队。霍恩洛厄于是将其军部和吕歇尔军从卡皮仑多夫调了上来。在高原上集结了约47000人。他依靠这些兵力攻占了依塞尔斯塔特和维尔柴恩一海里根之间的另一道山脊，激战随即爆发。上午9时，内伊率第6军赶到，此时晓雾已经消散。内伊本来奉命在拉纳（第5军）的右侧展开，但当他发现拉纳的左侧空虚时，他便像往常一样不顾一切地迅速冲到哪里，一举攻占了维尔柴恩一海里根这个关键性的村落。至此，会战全面展开。苏尔特（第4军）在右翼展开，奥热罗（第7军）在左翼展开，法军从普军战线的两端同时进行包抄。拿破仑现已集中了75000人对付霍恩洛厄的47000人，并亲自指挥作战。普军作战虽然顽强，但动作迟缓。僵硬，法军步兵在机动性和主动性方面都远胜普军一筹。法军炮兵的运用也较普军有效，与步兵的协同也较普军密切。

法军的攻势达到高潮，拿破仑就把后备队、近卫军和缪拉的骑兵队投入战斗，冲击普军已经混乱的阵线。霍恩洛厄的军队抵挡不住，被法军击溃。这时，吕歇尔的军队来到了，竭力制止普军溃散。这支军队象在校场阅兵一

样，稳步前进，在法军的冲击下也顶了一阵。但是，尽管普军骑兵骠悍，步兵勇猛，终归挡不住势如潮涌的法军。吕歇尔这位英勇的将领倒下去了，他的队伍连同其他普军全面崩溃。

到下午时间过去一半时，普军已溃不成军，缪拉的骑兵于是跟踪追击，直扑魏玛和爱尔福特。拿破仑以为他已击败了整个普军，但他错了，他只不过粉碎了担任不伦瑞克军团侧卫的霍恩洛厄部队而已。

但拿破仑此时并不知道，敌人的主力并没有被他击败，而是在另一个地方正与达军的第三军队展开一场众寡悬殊的搏斗。

那也是在拂晓日出时展工的……

三、进入柏林

在奥尔施泰特，貌不惊人的达武以坚定的华尔兹舞步一举击溃了普军精锐主力……

入侵的法军像洪水一样，咆哮奔腾，顺着图林根山谷汹涌而下，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平原上到处泛滥。道道河川，重重壁垒也挡不住这吞噬一切的巨流……

与普鲁士交战后 25 天，拿破仑进入了柏林。

那拿大战，拿破仑自以为已击溃了普军主力，但事实上这次决战的战果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辉煌。他以 83600 名战斗人员的庞大部队击败了只有 47400 人的普鲁士军团。

达武在奥尔施泰特的战果比这更辉煌。

达武貌不惊人，他个子较小，没什么架子，喜欢跳华尔兹舞，从不感到厌倦。他过去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是因为他具有军事天才，而是因为他对拿破仑象狗对主人那样忠诚。他被封为元帅时，声名显赫的马尔蒙曾公开加以嘲笑。他外表沉静，做事一贯勤勉踏实，内里其实多才多艺，只待重大机遇的来临，才脱颖而出，一鸣惊人。如今，这机遇到来了。

10 月 12 日傍晚，达武（第 3 军）遵命到达瑙姆堡，在那里，他的轻骑兵师俘获了普军架桥用的 12 艘平底船及其运输船。次日，达武在瑙姆堡与贝尔纳多特（第一军）会合。拿破仑的意图是这两个军应越过萨勒河（第 3 军利用位于柯森的桥梁，第 1 军利用位于多恩堡的桥梁），然后向阿波尔达进军，在那里切断普军的退路。

遗憾的是，在贝尔蒂埃下达的命令中未将此意图向两位军长作确凿无误的说明。

10 月 14 日凌晨 3 时，达武（第 3 军）在瑙姆堡接到贝尔蒂埃于头天晚上 10 时，从兰德格拉芬山拿破仑宿营地发出来的命令。

该命令通知达武，皇帝已经探明普军们于耶拿和魏玛之间的高原上，拟于 14 日向普军发起进攻。第三军应从瑙姆堡向阿波尔运动并包围敌军左翼。这道命令说：

如果贝尔纳多特元帅还与你在一起，你们可以一道行动，但皇上希望他已到达指定位置多恩堡。

贝尔蒂埃忽略了单独给贝尔纳多特下一道命令。达武一接到贝尔蒂埃的命令便立即带着它去见贝尔纳多特；在请贝尔纳多特过目后，达武建议两军一同向阿波尔达进发，同时表示第三军愿接受贝尔纳多特指挥。但贝尔纳多

特拒绝了建议，声称他先前只奉命向多恩堡进军，他仍执行以前的命令。这样，他就堵塞了缪拉三个骑兵师的道路。

根据贝尔蒂埃的命令，达武于10月14日拂晓前从瑙姆堡出发。其先头师（古丁师）于上午6时，在狭窄的柯森隘路未遇抵抗即顺利地渡过萨勒河，两小时后抵达哈森豪森。

在这里他遇到了正在后撤但尚未受到损失的普军主力。

由于普军在萨尔费尔德和施莱茨受挫。现在又受到法军右翼向格拉和瑙姆堡迂回前进的威胁，普鲁士国王和不伦瑞克公爵决定经梅泽堡和哈雷退回交通线。到10月3日夜，其主力越过萨勒河后再通往瑙姆堡撤退。其前卫由施米图师和布吕歇尔指挥。

正当他们出发不久，普军先头部队施米图师与达武军的先头部队古丁师在此遭遇。施米图师得到了布吕歇尔骑兵师的支援。

布吕歇尔立即冲锋，但被打退了，损失惨重。他再冲锋，这次有步兵和大炮支援，但还是被打退了。达武趁着大雾弥漫，早已夺取了附近的高地，控制了大路，坚守不放。

在这节骨眼上，不伦瑞克公爵赶到了。他立即派沃腾斯勒本和奥林奇亲王两个师增援施米图和布吕歇尔，这样普军便以其主力与达武一个军会战。然而，这位公爵却头部中弹倒下，施米图也同时阵亡。普王到达后指挥冲锋，但普军阵脚已乱。达武把火炮架在松纳贝格山山脊上对着奥尔施泰特谷地纵射，普军增援纵队像刘草一样纷纷倒下。

普王眼看军队一再遭到挫折，不禁心惊胆战。尽管当时可以把卡尔克罗伊特率领的后备兵力调上来，靠人数众多压倒已感到窘迫的法军，可是他还是认为不如把军队撤出，靠霍恩洛厄来支援。

什么支援呀！普王率领军队从奥尔斯泰特撤往魏玛，半路上碰到了霍恩洛厄那些溃不成军的队伍。乱哄哄的一群人在缪拉的骑兵挥刀追击下，惊慌狂奔。贝尔纳多特军团又从左翼加以威胁。两支普军于是化为一股混乱的人流，一直流向埃尔富特、马格德堡，甚至更远的一些要塞，获得坚壁高垒的庇护，才停下来。

耶拿和奥尔施泰特的二次大捷使普鲁士陆军作为一个战斗实体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但拿破仑的这次成功却不象在奥斯特里茨时那样是靠高明的战术机动赢得的。他在敌军近在咫尺的情况下，冒险让四个军及其近卫军拥挤不堪地从狭窄的耶拿隘道通过是很不合理的。如果敌人机警而又有胆量的话，拉纳军或许已经被歼了，其他各军也有可能被各个击破。由于在兰德格拉芬山上，拿破仑自以为与其对阵的是普军的全部兵力，因此他对部队这种高度集中就格外危险。他以83000之众的有生力量击败霍恩洛厄分批投入的45000人的兵力也并非什么惊人之举。比较而言，达武在奥尔施泰特所取得的成就倒是值得赞叹的，他仅以26000人击溃了45000普军，这才是一场硬仗。在这场战斗中，法军伤亡7000人，其中仅古了师就损失了3630人，占其全部兵力的40%以上。

公平他说，拿破仑在耶拿战役中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普军指挥官的无能。首先在战略上，普军将左翼和后方交通线都暴露在萨勒河谷和萨克森边境之间拿破仑所实施的迂回行动之中；其次在战术上，他们忽略了扼守萨勒河在耶拿和瑙姆堡之间的各个渡口。试想如果普军拼死抵抗，拿破仑是很难使其营方阵渡过水深流急的萨勒河的，而且如果普军夺取并守住了柯森隘路的

话，那么达武也几乎不可能到达奥尔施泰特。

拿破仑在他的公报和《官方通讯》中为了掩饰自己的错误，把霍恩洛厄的军团夸大为一支庞大的军队，对达武的辉煌功绩则轻描淡写。但在私人通信中，他是热烈称赞达武的，事实上，他当时以为在耶拿面对的是普军主力，他的一切部署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所以，他在 13 日下午急急忙忙地把缪拉的骑兵和贝尔纳多特军团从瑙姆堡一带召回。结果贝尔纳多特没有怎么参加这场战斗。

但这次大捷的战利品是非常可观的，法军俘获普军 25000 人，野炮 200 门，军旗 60 面。此后，普军方面便几乎没有什么抵抗，而拿破仑终于在开战三周之后耀武扬威地进入了柏林。途中，他在波茨坦逗留了三天，从逍遥宫拿走了弗雷德里的宝剑和军功章，并将它作为战利品送给了巴黎残废军人院。

在 10 月 14 日的会战中，唯一未赢得荣誉的法军将领是第 1 军军长蓬特一科沃亲王贝尔纳多特元帅。他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受到了拿破仑的严厉谴责。他在拒绝达武关于从瑙姆堡一道向阿波尔达进军的建议之后（该建议显然是皇帝旨意），顽固地坚持前往先前指定的地点多恩堡。尽管那一整天他都可以听到从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这个方向传来的枪炮声，他又正处于两个战场之间，到两地的距离都只有 7 英里，但他却消极地在那里坐等，一直到下午 4 时战斗结束。若干年后，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曾对此事有所披露：

贝尔纳多特在那拿的行为如此乖张，以致朕签署了逮捕令要把他送交军法审判。如果果真如此。他肯定会被判刑，因此军队的义愤极大。仅出于对蓬特一科沃亲王夫人的考虑，朕才把逮捕令交给贝尔蒂埃元帅前的一刹那，把它撕掉了。

在拿破仑遇见约瑟芬之前，贝尔纳多特的妻子德茜蕾·克拉里曾是他的未婚妻；她也是他哥哥约瑟夫的小姨。拿破仑训斥其姨夫在战场上的行为，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他不止一次地宽宥贝尔纳多特，与其说是为亲王夫人着想，倒不如说是不愿败坏任何皇族成员的名声。

拿破仑不失时机地追击战败溃逃之敌。普军残部向其本土的东北角逃去，以便与正向其边境靠近的俄国盟友取得联系。普鲁士政府在 10 月初向拿破仑挑战实在是愚不可及，当时俄国人根本来不及援助他们。如果他们能再等两个月，拿破仑进行冬季战役就要面对远为强大的兵力。

命运的女神在战争中起很大的作用，而她对拿破仑的保佑莫过于 1806 年 10 月 14 日。由于运气好，达武和他的军团灵活勇敢，胜败本来难以逆料的一场战斗结果成了势如破竹的大捷。尽管拿破仑当时对不伦瑞克公爵的兵力调动一无所知，正象后来的滑铁卢之役对布吕歇尔的侧翼进军一无所知一样，然而在图林根高地上，达武和拉纳的胆略和顽强精神给他创造了战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胜利。这两位元帅使劲缠住敌人，在非常有利于法军的情况下开战，对他们怎么赞扬也不算过分。没有他们的努力，决不可能在一日之间把普鲁士军队击溃。

入侵者现在像洪水一样，咆哮奔腾，顺着图林根山谷汹涌而下，在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的平原上到处泛滥。道道河川，重重壁垒，完全没有用，挡不住这吞噬一切的巨流。10 月 16 日，16000 人在埃尔富特向缪拉投降。这位骠骑兵随即策马东进，追击霍恩洛厄的残兵败将，拉纳那个不知疲倦的军团又

助他一臂之力，终于迫使霍恩洛厄在普伦茨劳投降。与此同时，顽强的布吕歇尔向北撤退，缪拉、苏尔特和贝尔纳多特穷追不舍。最后他跑进了卢卑克，在那里拼了最后一仗，于11月7日向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法军投降。

在卢卑克普军失败的一片黑暗中，还有几分英雄气概闪出微弱的光芒。但在普鲁士其他要塞的城墙下，则是惨败加丢脸，漆黑一团。把守这些要塞的人，不是胆小如鼠的老头，就是软弱迂腐的书呆子。

这些要塞用不着法军发起强有力的进攻，听到几声炮响，甚至看到骑兵上阵示威一下，就挂出白旗了。接二连三，施潘道、什切青、库斯特林、马格德堡和哈默林很快地打开了城门。哈默林的长官所关心的，主要是汉诺威归法国管辖之后，马上向法国人求取日后退休的养老金。

在一片可耻的投降声中，普鲁士首都于10月25日落入达武手中。瓦恩哈根·冯恩泽曾经描述他看到那些“神气十足、粗野无礼、样子鄙陋的小家伙”时感到又惊奇又钦佩，他们竟然打败了按照弗里德里希大王的传统训练出来的精兵。他的惊讶是很自然的。

然而，当时凡是洞察底细的人都知道，还未打响第一枪，普鲁士的垮台就已成定局。军营的死规矩使士兵成了木头，政府官员不是冷淡无情就是贪污腐化，实行的政策则自取屈辱，使人民意气消沉——是这些害了普鲁士。

这次大战之后13天，拿破仑耀武扬威地进入柏林。这是他第一次让自己享受胜利者的特权，摆出最精锐的军队，按分列式入城，费尽心机，务求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领头的是近卫军的步兵突击队和轻骑兵，中间是其他队伍，随后又是这些久经战阵的老兵队伍，他们当时已经以那个年代最勇猛的战士而著称。在这些队伍中间，三位元帅和一群卓越的幕僚簇拥着这个军事机器的主脑——拿破仑。在这一群当中，人们注意到那位朴实而威武的贝尔蒂埃，他是一贯可靠、有条不紊的参谋长。

同贝尔蒂埃并肩策马的是达武，从他那圆圆的脸和沉着的表情看不出他日后会扶摇直上，居于法国王公的前列。还有奥热罗，身材高大，英俊而令人生畏。他在那拿作战尽管有功，却不足以保持他在斯蒂维耶雷之战所赢得的崇高声誉。随后还有拿破仑所宠爱的副官迪罗克，他身材矮小，严肃冷酷，身经百战。他在柏林很出名，曾经两次到这里设法加强法普联盟。

然而，满怀敬畏之情的人群最注意的是元首拿破仑，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现在已经长得结实粗壮，尽管经历了种种辛劳。

要是别的人，恐怕大都憔悴得不成人样。如今他的容颜，不再像青年时代那样，因壮志未酬而消瘦，而是方正饱满，表明辛劳已获报偿，抱负几乎得到满足。全靠他那由于不断思索而蹙着的眉头，和一双锐利、忧郁而深奥难测的眼睛，他的相貌才不致流于享乐主义者的粗俗。

1806年11月21日拿破仑在柏林颁布敕令，宣希对英国工商业进行一场公开的、无情的战争。在拿破仑被推翻以前，整个文明世界都卷入了这场战争。

拿破仑在列举巩固航海条例的罪状以后，宣布不列颠群岛处于被封锁状态。禁止同它有任何商业往来，声言法国及其盟国军队不论在何处发现英国的货物或臣民，将分别予以没收和监禁。禁止买卖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物，禁止任何曾靠大不列颠港口的船舶进入法国及其盟国的港口，任何串通违犯柏林敕令的船舶，都将作为合法的战利品加以扣留。这个对法国、意大利、

瑞士、荷兰和莱茵邦联都具有约束力的谕旨，构成了大陆封锁体系的基础。大陆封锁一词概括了一切禁绝英国货物进入大陆市场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摧毁英国。

“大陆必须制服海洋”。这是拿破仑用以概括自己的雄图大略的警句。不管对他所采用的手段有什么看法，拿破仑所描绘的图画是不失为宏伟壮丽的。就算英国控制了海洋，他却统治着大陆；而大陆作为丰饶多产之所，是必然要制服空荡无物的苍茫大海的。当时的认识就是如此，往后可以看到这是似是而非的；但这种想法却强烈打动法国人民的心，以为确有把握迫使他们的世仇俯首屈膝。不仅如此，这还给予拿破仑以强有力的统治机器。不只用来巩固他在法国的地位，而且用来把他的统治扩展到北德意志，以及为完成其创举似乎必需的一切海岸地区。

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一封锁制度强加给几乎整个欧洲大陆。他在普鲁士首都驻跸时，下令废黜黑森—卡塞尔选侯；法国和荷兰军队随即占领了这个选侯国。对于萨克森，他颇为明智地宽大相待。1806年12月11日，萨克森选侯同意和法国结盟，加入莱茵邦联，被晋封为国王。

这时，弗里德里希·威廉在满怀悲痛的王后伴随下，正力图在东方各省拼凑一支军队。耶拿战役以后，曾有一度和议；但拿破仑最后决定，如果普鲁士不退至维斯杜拉河彼岸，并献出王国西部各地及其各要塞，则绝不放松追击。此外，他还表示，普鲁士必须同他结成紧密联盟，共同对付俄国，以制止俄国实现对土耳其的野心勃勃的计划。

提出的条件，与以前一样，过于苛刻。普鲁士国王不甘屈膝受辱，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他的军队的士气和沙皇的信义上。

俄国方面，虽然由于对豪格维茨不放心，以及极不明智地对土耳其进行战争而有所耽误，这时终于把73000军队开进普属波兰，但已来不及解救西里西亚的各个要塞，其中多数已向法军投降。在野战中，联军也是失利的，尽管在华沙以北的普图斯克一役，俄军自称这场争夺战中他们是占了上风的。

拿破仑此时又新组建了一个军即第9军，由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小部队组成。他把这支部队交给其最小的兄弟既无能力又无经验的热罗姆指挥，并派往西里西亚去攻打那些至今困守未降的普鲁士要塞。

为了确保自己的交通线在未来的对俄战争中安全畅通，拿破仑认为争取波兰人的友谊和合作是非常重要的。7年战争使波兰已为奥、普、俄三国所瓜分，其都城分设于克拉科夫、波兹南和华沙。拿破仑一向精于政治权术，现在他要从形形色色的后选人中为波兰的复兴物色一位未来的国家元首，以便使复兴后的波兰能充当对抗俄国侵略的缓冲国。他首先排除了爱国志士柯斯库兹科，因为尽管他是公认的波兰自由战士，但却太像是一位保利式的人物；他也否定了查尔托里斯基亲王，因为此人与沙皇亚历山达过于亲善。这样，他就选中了约瑟夫·波尼利托夫斯基亲王，因此此公不仅是一个显贵而且一向仇视俄国人的统治。

在使波兰脱离俄国的这些政治准备完成之后，拿破仑便起兵再次反击俄国人的威胁。尽管严冬将至，但他却不能等到春天再行动，因为若等到那时，俄国人就能集结一支庞大的军队，而奥地利也可能被诱而加入他们的阵营为复兴而战。

11月的第一周，他派达武的第三军动员占领波森，并要求贝尔蒂埃派4

名测绘人员绘制其周围地区的地图。如果俄军进犯，他打算以那里为战场。但俄国人却行动迟缓。拿破仑亲自过问了施潘道、什切青和库斯特林的设防，以保护其交通线，并征集了 1807 年度新兵 8 万人以补充大军团。此后，他便于 11 月 27 日将大本营从柏林迁到了小森。次日，缪拉的骑兵进入华沙，并把俄军前卫从维斯杜拉河右岸的普拉加城堡驱逐了出去。

在严冬到来之际，与一支实力和潜力都不清楚的俄军交战的确是一种可怕的军事冒险，但这里所涉及的战略问题与后勤问题相比则不值一提。大军团有 14 万人，千里行军去进行一场艰苦的战役，不仅要为他们供应军粮，而且还要全部换装，为他们提供冬装；况且途中遍布森林湖沼，一片荒凉。然而拿破仑的组织能力丝毫不亚于其军事天才。他 10 月 27 日进抵柏林，12 月 26 日与俄军主力首次遭遇，其间两个月；如果对他的这段时间内的往来信函作一番研究即可发现，他所处理的问题是何等的纷繁庞杂。他一定天生就具有无限刻苦耐劳的能力而且政府机器上没有哪个齿轮可以逃脱他敏税的注意。

耶拿之战的次日，拿破仑颁布了一道敕令，规定了柏林城和每一个普鲁士属国诸如里森-卡塞尔和不伦瑞克所应缴纳的战争特别税额。大军团的军需总监，国务大臣达律奉命在普鲁士各主要城镇制作 28 万件大衣和 25 万双军靴；组建 6 座总医院其中包括治疗疥疮和性病的特种医院；在柏林制作 6 千个医用床垫，并将 12000 顶普鲁士帐篷裁开制成 9 千件医用床单。

但拿破仑关注的还不仅限于军需后勤问题；他还命令海军德克雷将军建造新战舰，并使其在土伦、罗什福尔和洛里昂的海军舰队坚持冬季巡航，不得闲置。外交事务也被纳入了他的远景规划。他指示塔列朗力促西班牙国王派 14000 人占领汉诺威。为了牵制俄国的军事行动，他还怂恿土耳其苏丹和波斯国王入侵俄国在多瑙河下游和高加索方面的领土。一个由多姆布罗斯基将军和柴恩齐克将军指挥的波兰师也组建起来了，并装备以缴获的普军枪支。最后，他还诱使萨克森脱离普鲁士加入到莱茵邦联，并授予其选侯腓特烈·奥古斯塔以国王的称号。

拿破仑知道他下一个对手已不再是老朽普鲁士，而是那个土地面积远远超过整个欧洲的俄国，在这片神秘而荒凉的土地上曾产生过伟大的彼得。而这次即将来临的新的搏斗将在他从未涉足过的一望无际的草原和沼泽中进行。

新的挑战来临了，拿破仑心中存的不是紧张和忐忑，而是必胜的斗志。

第二十章 雪白血红

一、雪花中的血花

在茫茫的东欧雪原上，战无不胜的法军主力与骠悍的俄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殊死搏杀，漫天飘舞的雪花与冲天喷射的血花融在一起……

从华沙到艾劳，艰难跋涉的法军过后，雪原上留下了一长串斑驳血迹……

法国士兵说：“这些俄国人打仗简直像公牛一样！”

在做好了各方面准备后，11月24日，拿破仑命令缪拉率达武、拉纳和奥热罗三个军以及他自己的骑兵共66000人组成的特遣队去占领华沙和普洛克之间的维斯杜拉河一线，并要缪拉确保布格河、纳雷夫河和乌克兰河上的桥头阵地；这三条河在华沙以北20英里的半径内汇入维斯杜拉河，而华沙城正是进入整个北波兰平原的要冲。在其左翼，内伊的第六军奉命渡过维斯杜拉河占领索恩，从而开辟一条走廊直通东普鲁士马苏里亚湖地区。

指挥俄军前卫的本尼格森将军见缪拉进逼，遂放弃华沙并北撤30英里退往纳雷夫河边的普尔塔斯克。拿破仑立即命令缪拉向普尔塔斯克推进；12月13日，他又命令其余部队即苏尔特的第四军、内伊的第六军、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近卫军全部越过维斯杜拉河，向另一道河川障碍乌克兰河一线推进。拿破仑本人于12月15日离开波森并于19日在华沙建立了大本营。

拿破仑亲自接管了作战指挥权，法军于12月23日开始全面推进。在左翼，内伊的第六军和随后的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从索恩相继东进60英里，在比埃征渡过乌克兰河，并在此交手逐退了莱斯托克将军的普鲁士军。在中部，苏尔特的第四军在普洛克附近越过了维斯杜拉河，然后前进25英里到达普隆斯克。在右翼，拉纳的第5军，达武的第4军和奥热罗的第7军在越过布格河后，继续向塞罗克—纳希尔斯克进逼。法军的这种向心推进迫使俄军后撤12英里退至哥利敏—普尔塔期克一线。年迈的卡门斯基看到往北的交通线受到威胁，遂命令全线由纳雷夫河谷一直退到奥斯特洛伦卡，但其属下的本尼格森和布霍夫顿两位将军却坚不退却、决心固守。

真正的战斗是12月26日打响的。法军右翼拉纳的第五军向本尼格森在普尔塔斯克的阵地英勇进攻，但由于俄军炮火猛烈，第5军的进攻被击退且损失惨重。于是，拿破仑以苏尔特的第4军，达武的第3军和奥热罗的第7军在更北边的哥利敏向布霍夫顿部所据守的地区猛攻。这次，俄军终于被迫退至马考，并在夜幕掩护下，继续向东北25英里处的奥斯特洛伦卡退去。大雨一直不停地下着，由于气候温和，无冰冻现象，所以沼泽式的纳雷夫河谷成为一片泥海。此时，法军伤亡已逾3000，而且也无法追击俄军；而俄军由于泥潭过深也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的火炮。

12月29日，拿破仑在写给约瑟芬的信中说：

亲爱的，我此刻正住在一间破谷仓里，只能给你写一两句话。我已击败了俄军并缴获了30门火炮及其辎重，还俘虏了6000人。但天气坏透了，大雨下个不停，而且泥深过膝……

这对于普尔塔斯克之战倒是一个十分简明扼要的描叙。拿破仑在那里一直待到月底才返回华沙过冬。

普尔塔斯克之战虽是法军的胜利，但赢得并不漂亮。拿破仑是正面攻击俄军并将其主力置于右翼；然而，由于大雨不止，气候缓和而无法结冻，纳雷夫河谷和乌克兰河谷当时已成为一片泽国，因而无法进行战术行动。如果他主攻方向放在地势较高的左翼，从索恩进攻姆拉瓦和奥斯特罗伦卡，他也许能予敌以较为决定性的打击并切断其退路。

此时，大军团的士气非常低落，由于道路状况极坏，经过长途跋涉后部队疲惫不堪。拿破仑骑马从他们身旁经过时，哀怨之声不绝于耳，已无人像奥斯特里茨时那样向他欢呼“皇帝万岁”。

在大地封冻之前泥泞使任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都无法进行，于是双方都只好宿营过冬。俄军在沃姆扎和马祖里亚湖之间扎营，而法军则宿于维斯杜拉河以东，华沙和埃尔平一线。此时卡门斯基元帅已被免职，本尼格森继任俄军总司令。普军当时仍据守着维斯杜拉河下游的但泽和格劳登兹两要塞，为对付他们，拿破仑组建了第十军。该军由勒费弗尔元帅指挥，基本上由波兰部队构成。

大军团的左翼是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和内伊的第六军，当时，他们分别驻扎在埃尔平和奥斯提罗德以南的吉根堡。内伊素来莽撞，他发现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难以供养部队，便想向北面远处较富饶的地区发动一场突袭。他于1807年元月的头一周开始行动，一下子就深入东普鲁士境内60余英里。在亚里河上的巴滕施泰因附近，他与普军莱斯托克军遭遇，结果被迫由原路折回。不过，内伊此举却使本尼格森误以为这就是法军进攻的开始。他立即率63000人西进，以便把内伊和贝尔纳多特赶过维斯杜拉河下游。元月25日，俄军反攻抵达莫仑根，在那里，即为贝尔纳多特所阻。

拿破仑对内伊惹起的麻烦十分恼火，他原打算在此过冬使部队得以休整，但本尼格森的推进却使他为索恩前进基地的安全担心，因为法军第一军和第六军都靠这个基地的补给。另外，他发现俄军西进已使其左翼暴露在南来的攻击之下。所以，拿破仑在元月27日决定主动出击，他命令贝尔纳多特的第一军后撤，以诱使俄军向维斯杜拉推进。大军团的其余兵力则经阿伦施泰因北上以切断其退路。命令立即下达到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和骑兵军，令其2月1日拔营北上并在姆拉瓦和阿特尔斯堡一带集结。

作战计划的这种突然变化打乱了法军的运输和供应体系，因为在此以前它们一直是以华沙为基地的。拿破仑立即将主要前进基地迁至索恩；这样法军就获得了一条通往柏林的较为近便的交通线。同时，他还恢复了仓库补给系统。2月2日，他从维伦贝格给在柏林的军需总监达律写信说：

形势急迫，使我不得不恢复仓库系统。柏林送来的大衣和军靴毫无用处。莱比锡送来的大衣短得可笑，有些仅及膝部……军靴，尤其是柏林送来的，质量极差。

此时，大雪纷飞，但由于地面冰冻，部队反倒易于行动。拿破仑本人以惊人的速度将大本营前移。元月30日上午6时，他由华沙启程，31日中午即抵达维伦贝格，急进80余英里。2月3日，又进至阿伦施泰因，同时大军团也到达指定地域，完成了集结，随时可以出击。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却发生了意外，尽管这在战争中屡见不鲜，却使拿破仑丧失了以压倒优势的兵力，攻击俄军左翼的机会。贝尔蒂埃派去给贝尔纳多特下达作战命令的一位参谋在途中被哥萨克队捕获，这样不仅贝尔纳多特未能协同进行预定的向前

攻击，而且连皇帝的全盘计划也泄露给了俄军司令。本尼格森立刻意识到其处境危险，遂赶紧北撤，向柯尼斯堡（现加里宁格勒）逃去。

拿破仑从华沙北进时，发现拉纳生病，便派其高级副官萨瓦里将军代其指挥第5军，同时以该军为右侧卫在纳雷夫河谷监视俄军艾森将军指挥的一个军，这支俄军当时正在东边集结。大军团其余各军均北进以追击本尼格森，唯独贝尔纳多特的第1军按兵不动，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到命令。

由缪拉的骑兵军和苏尔特的第4军组成的法军前卫，在海尔斯贝格渡过阿勒河后，于2月7日在一个名小普鲁希-艾劳的小镇追上了俄军，一场激烈的遭遇战随即爆发，该镇当时由巴格雷辛亲王率领的俄军后卫据守（此地现已改名为巴格雷辛诺夫斯克，位于柯尼斯堡即今加里宁格勒以南24英里处）；巴格雷辛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之前曾在霍拉布伦挫败过缪拉的追击。苏尔特军展开并迂回俄军侧翼，后者则在天黑之后撤往其主力所据守的一个支撑点，该处长约4英里，位于艾劳镇以东的一个山脊上。拿破仑于当晚赶到，随即亲自指挥。他命令苏尔特的第4军和奥热罗的第7军在拂晓时从艾劳发起正面攻击，由近卫军进行支援；达武的第3军迂回俄军左翼，内伊的第6军咬住俄军右翼即莱斯托克指挥的那个普鲁士军。

翌日，当雪压冬云、曙光矇眬的时候，大炮开始向敌群猛烈轰杀，接着大队士兵向前推进。法军右翼达武开始逼俄军后退。于是拿破仑命令奥热罗军团进攻敌中军，迫其后撤，以取得全面优势。法军英勇进攻，先锋第十四团已夺取一个控制敌军防线的山丘，但在这时刮起一阵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雪，敌军一阵劈头盖脑的葡萄弹和霰弹，几乎消灭了这个军团。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阵线，开始后撤，剩下第十四团只好听天由命。就在这时，黑压压一片哥萨克骑兵冲杀过来，用长矛向后撤的法军肆行刺杀，能够安全退回原阵地的法军，为数寥寥无几。

俄军的大炮和骑兵也遏止了达武的进攻，一时展开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混战。好像是为了增强这恐怖情景，战场上又翻卷一阵阵的暴风雪，使法军头晕目眩，而庇护了哥萨克骑兵的猛烈冲杀。

尽管如此，大军以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坚持战斗。他们的统帅誓要夺取胜利，投入了80个骑兵营来进攻俄军中军。他们冲开了哥萨克，不顾炮弹如雨点般落下，直奔俄军步兵第一线。俄军虽曾一度顶住，但法军的胸甲骑兵，还是攻进了一些薄弱点，不过又被第二线的俄军击退。在哥萨克的猛烈攻击下，法军溃退下来。法军士兵说：“这些俄国人打仗简直象公牛一样。”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甚至当缪拉还在他们的中军冲杀时，一队4000人的俄国掷弹兵突袭部队却离开了自己支离破碎的防线，直扑艾劳村。他们以当年索姆斯统率所部在斯坦克尔克一役的勇猛精神，以同样不顾一切的勇气冲破法军轻骑兵和步兵的抵抗，直逼拿破仑及其僚属所在的那块墓地。

后来，贝特朗将军在圣赫勒拿岛回忆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皇上在艾劳那样使我吃惊的，当时他眼看就要被俄军踩在脚下。俄军在进迫，他却屹立不动，只是不断说：‘好勇敢啊。’”

然而，当他周围的人都在胆战心惊，贝蒂埃下令备马准备撤退时，拿破仑本人却安详地挥手命令近卫军上前。

这支坚强的队伍，早就因未能参加战斗憋了一肚子气，慷慨激昂地冲上前去。一如当年在斯坦克尔克法国皇家近卫军不屑用火枪射杀顽敌英军那

样，现在拿破仑的近卫军又和俄军拼刺刀了。两军迎头相撞、猛烈冲杀。满腔怒火的近卫军所向无敌，几乎把俄军的突袭部队全部歼灭。

由于达武仍坚守他早晨夺到的村子，甚至威胁到本尼格森的中央阵地后侧，这次战役本来可能以法军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正在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时，普鲁士的莱斯托克将军在沙恩霍斯特将军的建议敦促下，率领 8000 士兵从科尼希斯贝格方面急奔而来，直扑达武，致使法军受到阻击，无法前进。尽管内伊在莱斯托克后面紧紧尾追，但因相距太远，当他傍晚赶到时，只起了稳住法军左翼的作用。

就这样，在冰天雪地的荒野里，夜幕覆盖了蜷伏在阵地上疲惫不堪的 10 万大军。阵亡的、奄奄待毙的或伤残的已占去一半。无怪乎内伊感慨他说：“这是多么大的一场屠杀啊，也没打出个什么名堂！”交战双方都宣称自己获胜，而且照例极力缩小自己的伤亡，夸大对方的损失。事实似乎是双方大约各伤亡 25000 人。但是，本尼格森缺少营帐和给养，尤其缺少拿破仑那种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迅速退却，这就使拿破仑得以声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次日，缪拉率领一些尚未参战的骑兵慢腾腾地尾随俄军到达离柯尼斯堡不到 5 英里的地方，但发现敌军已在普里格河右岸进入支撑点。拿破仑于是将其残部向西南后撤 50 英里，在帕萨尔格河、阿勒河和奥穆莱夫河以西宿营过冬。

14 天后，拿破仑在奥斯提罗德建立了大本营，4 月 1 日，又移至马林韦尔德以东 20 英里的施乐斯芬肯斯泰因。大军团后来在那里得到休整并恢复了元气。由于拉纳仍未痊愈，拿破仑便将马塞纳从南意大利召回并要他在普尔塔斯克接任第五军军长的职务。

拿破仑利用这段休战时机重新整编了其疲惫不堪的军队，并巩固了他在所占领的德意志北部的地位。奥热罗的第七军，由于在艾劳损失过重，遂予解散。全法国 1808 年度的新兵被提前征集，8 万人中有 25000 人被分配到大军团以补充缺额。莫蒂埃的第八军奉命派去占领当时属于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和施特拉尔松，其后还得到了由罗马纳将军指挥的 3 万西班牙军队的增援。位于维斯杜拉河下游的但泽和格劳登兹，以及波罗的海边的柯尔堡等三座普鲁士要塞仍未攻克。其中但泽要塞有普军 12000 人和卡尔克鲁斯将军指挥的俄军三个营据守，因而最难攻克。攻夺该城的任务交由 51 岁的勒费费尔元帅负责，他所指挥的第十军由法国人，德意志人和波兰人混合编成。勒费费尔未能如上司所期待的那样有生气，所以常常受到责备，但泽要塞在俄军试图从海上援救失败之后，终于于 5 月 24 日投降，第十军也随即解散。5 月 5 日，拉纳病愈归队，受命指挥一个新组建的预备军，兵力达 15000 人。

当大军团在艾劳会战后撤至东普鲁士的西南角时，俄军就慢慢地跟了上来，现在两军又在帕萨尔格河上对峙。

拿破仑在夺取但泽之后再次变更了交通线。由于索恩离南方太远，他便将其前进基地移至但泽，现在其交通线可经马林堡、马林韦尔德和埃尔宾向前延伸。

就在这一段时间，普俄两国由于缔结了巴滕斯泰因条约（1807 年 4 月 26 日），关系已进一步协调，还这样无所作为，真是咄咄怪事！

早在 2 月 13 日，拿破仑曾命令贝特朗口头而不用书面向普鲁士国王建议单独请和，而不管沙皇如何。弗里德里希·威廉将可收回他在易北河以东各

邦。普王拒绝这一建议，因这将使他背弃同沙皇的约定。2月20日拿破仑再提这一建议，可见在这紧要关头他确实想同普鲁士媾和。

但诚实的普王并不想抛弃沙皇这个患难之交，他要与沙皇一同来媾和。他们认为法国必须满足于合理的疆界。普鲁士必须恢复1805年或面积与之相等的版图。德意志再也不要受法国人摆布，而成为一个“宪政的联邦”，有一条“与莱茵河平行”的疆界。要邀请奥地利参加同盟，使其收回提罗耳并恢复以明乔河为边界。

6月4日，兵力已增至10万人的本尼格森开始发动攻势，向内伊军进攻，当时内伊军正据守在古茨泰特和阿伦施泰因之间一个暴露的突出部。内伊被迫撤至帕萨尔格河彼岸，但拿破仑当即以第1军、第3军、第4军、第7军和拉纳军反击，结果挽回了局势。在这次战斗中，贝尔纳多特负伤；拿破仑遂派其心腹爱将维克托将军接任第1军军长。

现在，拿破仑决定主动出击，把俄军一举撵出东普鲁士。全军以缪拉的骑兵军和苏尔特的第4军为总前卫，于6月8日向前推进，但俄军在海尔斯贝格已构筑了一个坚固的设防营地。

俄军统帅本尼格森决定在这里一战。6月10日，俄军在海尔斯贝格殊死抵抗，给了法军先头部队以重大伤亡。苏尔特军团力图进逼防御工事，但密集的葡萄弹和滑膛枪弹扫射过来，士兵们纷纷倒下，始终未能冲上去。下午，拿破仑急忙赶到，把近卫军的火枪队和拉纳一个师投入战斗，也仍无进展。俄军固守不动。当天的战斗结束时，形势看来对法军不利。这是艾劳战役的小规模重演。

但是，本尼格森是那样一种指挥官，在一番精神抖擞的战斗以后，往往又畏缩不前了。在艾劳战役后，他不顾将军们的多方劝告就撤退了。现在，经过一天的休战，他的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科尼希斯贝格退却。有人为他这一行动辩解说：当时，他军营里仅有两天粮食，而且达武包抄他的右翼，有切断他同供应基地科尼希斯贝格联系的危险。

6月12日，拿破仑进占海尔斯贝格并于次日抵达艾劳，该地正是4个月前双方损失惨重又胜负未决的战场。本尼格森继续向弗里德兰撤退，可供他渡过阿勒河的地点就剩这最后一个，阿勒河在流经弗里德兰以后便在韦劳与变雷格河汇合了。

弗里德兰，俄国人现已改名为普拉夫丁斯克，是位于柯尼斯堡东南27英里，艾劳以东15英里的一个小镇。拿破仑迅即决定夺取这个战略要点以阻挠俄军撤退。他现有两条拦截路线可供选择：一条在阿勒河西，另一条在阿勒河东。西路较短也较容易，可直达俄军的前进基地柯尼斯堡，他们在那里囤积了大量的给养装备。但从战略眼光看，这条路线仅能把本尼格森撵回其通过里加和科弗诺的交通线，而拿破仑又不能深入俄国腹地去追击他们。但东路，虽绕道弗里德兰，却可以切断俄军在柯尼斯堡和提尔西特之间的交通线，将本尼格森撵入宽17英里，背靠波罗的海的柯尼斯贝格半岛，使之困守一隅。当时曾充任幕僚在拿破仑帐下供职，尔后成为著名的军事评论家的约米尼认为，拿破仑本该取东路进军，可实际上他却选择了西路，向阿勒河的左岸进军。当然，如果走东路作大迂回运动，部队会多走弯路，其后翼也必然会暴露在敌方的攻击之下；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补给方面的困难。

但无论选择哪条路线，弗里德兰均为首要目标；拿破仑遂决定从巴滕施泰因以其主力直取弗里德兰，而派缪拉的骑兵军，达武的第三军和苏尔特的

第四军组成左翼负责将莱斯托克军往北逐至柯尼斯堡。拿破仑本人随主力东进弗里兰德，本尼格森的主力正在那里扼守着阿勒河的渡口。这次东进，莫蒂埃的第八军为左翼，内伊的第六军为右翼，拉纳居中，近卫军和维克托的第一军在中路军之后作总预备队。

次日，即七月 14 日，恰值马伦哥会战七周年纪念日。拿破仑多少有点迷信吉兆，便决定在那一天给本尼格森以迎头痛击。上午 3 时，他就进攻本尼格森在弗里德兰的桥头堡，向各军军长发布了下述作战命令：

内伊元帅为右翼，从波兹南直趋索特拉克，……拉纳元帅居中，从内伊元帅的左侧，海恩里希多夫向左散开直到波兹南村对面。乌迪诺的掷弹兵突击队暂为拉纳的右翼，但要逐渐移至其左翼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拉纳元帅应尽可能将其所属各师疏开配置，以构成两条作战线。莫蒂埃元帅为左翼，扼守海恩里希多夫和柯尼斯堡的道路，并从那里疏开与俄军的右翼对峙。但莫蒂埃元帅则无需前进，因为整个迂回行动是以左翼为枢轴而由右翼实施的。

埃斯佩恩将军的骑兵和格鲁希将军的龙骑兵与左翼的骑兵协同，以便敌军一旦在我右翼兵力的强大攻势下被迫后撤，即乘胜追击，予敌以最大限度的杀伤。

维克托将军和近卫军的骑兵和步兵在格隆霍夫、波的克姆和波兹南之后构成预备队。

拉豪塞的龙骑兵师由维克托将军指挥；拉图尔-莫堡的龙骑兵师由内伊元帅指挥；南苏蒂的重骑兵师配属于拉纳元帅，并与拉纳预备军的骑兵协同动作。

我将和预备军在一起。

整个进军由右翼发起。进攻的进展，由内伊元帅掌握，内伊必须听候我的命令撤离。

右翼的攻势一开始，凡我方参战炮兵应以恰当的阵列迅速开火以掩护右翼进攻。

这道命令言简意赅，令人叹为观止。一方面，他将其计划晓谕各军军长；另一方面，他又授予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力，以确保其计划的实施。上述村庄既已被法军占领，因此其村名也为各单位所熟悉。拿破仑手上还握有一支有份量的预备队，同时各兵种间的密切协同也得到充分的保证。

拿破仑很快就看出了本尼格森的俄军阵地的战术弱点。敌桥间阵地毫无纵深可言，5 万俄军挤在一条狭窄的河谷之中，其后只有一座桥梁，同时，这条河流也不利于防御，由于阿勒河透迤回环，形成了几个突出部，这就使法军炮兵可以纵射俄军阵地的各个地段。

此时，本尼格森急于拦截拿破仑向普鲁士旧都的进军，便在弗里德兰渡河。为了加强左岸的阵地，他企图把拉纳的先头部队赶回多姆瑙，在河上架设三道桥，并在右岸山丘上部署强大的炮兵。但他要对付的是一个顽强的骁勇的对手——勇敢的拉纳。

拉纳在整个冬天身体不好，又怨恨他的皇上待他不公（他曾因病停职），虽然这未必是事实，也许是他臆想的；但炽热的夏日又重新唤起了他渴求荣誉的热情，他又一如往日那么生龙活虎。他吸纳了萨克森骑兵、格鲁希的龙骑兵和乌迪诺的掷弹兵突击部队，在黑夜的短短几个钟头内，坚守阵地，天亮以前，他把 1 万人部署在树林里和位于弗里德兰西方的波斯滕南高地上，极力遏止 4 万俄军的逼进。

经历了 4 个小时的激战，拉纳的军队势已难继，这时韦迪埃师和莫蒂埃军团的迪帕师都投入战斗，一直坚持到赤日当头。当交锋双方又一次打得胜负未卜时，内伊和维克托的密集队伍出现了，法军前锋拼死作战，始终坚守阵地，以待这支来得及的援军。

拿破仑接到了拉纳一再求援的紧急报告，火急飞驰而来。疲惫不堪的士兵向他雀跃欢呼，他也一再向士兵们高声说道：“今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是马伦哥大捷的纪念日。”这时战场上沸腾到了极点。

乌迪诺向他的皇上敬礼时报告说：“决，陛下！我的突击队顶不住了。给我增援，我就把俄国佬扔下河去。”皇帝却谨慎地让他们稍事休息，新添的生力军即开赴第一线，那些打了9个小时的队伍则担任支援。

现在，按原定计划，内伊处于右翼。这是靠近弗里德兰、位于河的上游的森林地带。在他的后面是贝尔纳多特军团，自元帅受伤以来，一直由维克托将军指挥。此外，还有拉图尔—莫堡的龙骑兵和威风凛凛的近卫军大军。在中部靠后，是不屈不挠的拉纳军团剩余部队，眼下被迫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左翼的莫蒂埃和格鲁希也奉命采取守势，以待内伊和维克托决定第二个回合的胜负。

俄军好像非按拿破仑的布局行事不可，继续在弗里德兰前沿布阵，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以小股部队断断续续出击。本尼格森担心和科尼希斯贝格的交通线，分兵6000沿右岸向下游的韦劳前进。因此，留下防守弗里德兰的军队只有46000人，而对方兵力达8万人。甚至听到敌方阵地兴奋欢呼声，知道拿破仑率领强大增援部队已经到达，俄军还没有构筑保护桥梁的防御工事。

不过，直到下午3时，拿破仑在是否要等缪拉的问题上还犹豫不决。根据拿破仑的指示，贝尔蒂埃命令缪拉留下苏尔特在科尼希斯贝格，同达武及其骑兵一同赶回弗里德兰：“如果战斗打响时，感到敌军兵力太强，今天我就只进行炮轰，以待你的到来。”

但是不久，拿破仑决定抓住战机，迅即进攻，一切征兆都预示有利。如果俄军被逼后退，他们就背靠深水而战。他们的阵地被一条磨坊水沟截成两段，这条深水沟流近城时被堵成一个小湖，往下就是处于河弯深处的弗里德兰了。拿破仑要把俄军左翼装进这个三面受困的袋底，然后把已溃不成军的人马扔进湖里、河里。

5时，20尊大炮齐轰，揭开了弗里德兰战役的第二个回合，这也是更激烈的回合。内伊的前锋师的任务是直扑俄军前锋，把他们赶出佐特拉克森林地带。这个任务一下就完成了。但到了旷野，他们的队伍被俄军从河对岸山丘上射来的炮火打开了一道道缺口。当士兵们被这突然轰击打得踌躇不前时，俄军近卫军和他们最精锐的骑兵猛烈冲杀，给法军以致使打击。但内伊的第二师由勇敢的杜邦率领，迅猛地冲了上去，恢复了均势。拉图尔—莫堡的龙骑兵同时袭击敌人的骑兵，把他们打得争先恐后地向弗里德兰乱窜。

俄军炮兵的处境好不了多少。拿破仑命令塞纳尔蒙用36门大炮从侧翼攻打俄军炮兵阵地，很快就把它压倒了。现在内伊的部队解除了俄军葡萄弹和马刀的威胁，于是部队像决堤的洪流那样直奔目标，冲到了湖的上头，把不知所措的敌人统统赶下水里或赶回城去。

弗里德兰这时已是一座死牢。俄军乱成一团，枪弹、炮弹、刺刀纷纷迎头袭来，俄军逐街进行殊死战，一步一步被逼退到桥上。但到了那里，也没有用，因为塞纳尔蒙运来了大炮，猛轰那几座桥梁。当俄军的左翼和中军部分士兵逃过桥后，桥上一片熊熊大火，这使北面俄军看到末日的降临。

在北面，法军的全面挺进，也把敌人赶到河的陡岸上。不过，在开阔地带战斗的俄国骑兵，由于他们的英勇善战，稍稍得手。这些勇敢的骑兵向正在节节胜利的敌人猛烈冲击，为自己的步兵冒险涉过深水争取时间。数以百

计的步兵淹死了，但其余的人和大部分大炮趁夜色沿河的左岸逃脱了。

第二天，本尼格森的军队成了一群亡命之徒，七零八落地向普雷格河逃窜，争先恐后地抢着通过那又长又窄的桥梁。过桥以后，一步不停，向涅曼河散去，这时已溃不成军，成了一群散兵游勇。在涅曼河边，他们和科尼希斯贝格的守军会合。这些守军在科尼希斯贝格固守一阵以后，突破苏尔特的包围，逃向提尔西特。在那里，在宽阔的涅曼河对岸，这两股逃命者才得到了喘息。

弗里德兰大捷是拿破仑极其辉煌的军事成就之一。这次不同于奥斯特里茨，因为事先他没有机会侦察战场，对于敌人的意图也一无所知。但是，他从骑兵的报告中已弄清了敌人的位置，并获得了有关地形的充分情报，从而使他能以娴熟的技巧调兵遣将，指挥自如。尽管从战略角度看，他只不过把俄军赶回到了他们的交通线，但他在弗里德兰的战术胜利事实，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一仗，交战双方都伤亡惨重：俄军参战 46000 人，损失了 15000 人，法军 86000 人中损失了 12000 人。但拿破仑的近卫军和维克托军的主力，除其炮兵外，都未参战。俄军还有 80 门大炮落入法军手中。

本尼格森为什么在法军援军已到情况下，还要死守弗里德兰？这将永远是一个谜。英国使臣哈钦森勋爵在他的报告中，表达了对这一点的理解和愤激之情。这份报告，是根据当时在俄军总部的两个英国军官的情报写成的：

“弗里德兰战役的许多情节，在战史上是没有前例的。我们渡过了阿勒河，还不知道只是同法国的一个军团还是同其全军作战。但战斗一打响，我们只会大受损失而一无所得，这一点就很明显。

面前的军团抵抗得如此激烈以致我们虽曾偶有进展，但始终未能使他们离开树林或海恩里希斯多夫村一步。要不是如此，我认为本尼格森将军当天就会从他根本就不该占领的阵地撤出的。”

的确，本尼格森起初以为敌人只有拉纳一个军团，而当他发现自己已面临数量和火力上占有优势的法军主力时，他似乎希望以顽强的抵抗换取撤退的时机。在白天任何退却都有可能演变为兵败如山倒的溃败，更何况他的背后有一条大河。在法军的迅猛追击下，他不可能让 4 万多军队完整地走过河上那并不宽敞的桥梁。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拿破仑军队的攻击是如此之迅猛，以至他根本无法坚持到夜里，于是寻机溜走的希望化为泡影，溃败变成了不可改变的现实。

弗里德兰会战打开了东普鲁士的大门，现在拿破仑正准备诱使亚历山大在谈判桌上承认他这一赫赫战果。

二、浮筏上的密谋

拿破仑与亚历山大这两位主宰欧洲的巨人在碗泊在涅曼河中流动的一只浮筏上开始了瓜分欧洲的密谋……

普鲁士那倔强而美丽的王后妩媚大胆地向拿破仑发动了眼泪攻势，拿破仑送给她一只火红的玫瑰花……

拿破仑在弗里德兰一举摧毁了俄军主力，此后便耐下心来等待与俄国媾

和了。

但是，从各方面来看，同盟军方面也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一群群的残兵散卒，来到提尔西特归队。鞑靼援军即将抵达。英雄的格奈森诺仍然勇敢地坚守科尔贝格，抵御着布律纳率领的一部分法军。西里西亚还有两个要塞没有向法军投降。而且，看来奥地利快要宣布反对拿破仑，也可以指望英国不久就采取某些行动。但尤其重要的是，普鲁士打这个仗，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既然如此，骑士的道义就要求沙皇信守诺言，不能背弃盟邦，非到可以争取按照令人满意的条件媾和的时候，不能罢休，否则亚历山大的荣誉将深受影响。

但是，亚历山大未经忧患，宗教信仰也还未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因此性格并不很坚强，一般来说，他的心境是开朗的，也有热情，但闪烁不定，往往由于他那种东方人的狡诈而蒙上斑斑暗影，有时则因怀有军事野心而显得阴沉。他既有卢梭那样的情操，又有俄罗斯贵族老爷的狂暴，这二者在他的性格中此起彼伏，争占上风，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幻想破灭，就比任何人都更赤裸裸地只顾实际利益了。

几个月来，这个年轻的沙皇眼看自己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欧洲的美梦逐渐暗淡，在拿破仑大炮轰鸣的一片硝烟和英国人糊涂失误的迷雾中消逝。起初，他还挺得住，甚至听到俄军在弗里德兰失利的消息时，也毫不畏惧。他在6月17日接见英国大使高尔勋爵时，对英国当时没有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采取行动，也没有履行贷款的诺言，曾加以苛责。至于他本人，“他绝不会对波拿巴屈服；他宁愿退到喀山，甚至退到托博尔斯克。”

然而，他手下的将军们越来越感到绝望，其中有些还提醒他不要忘记他父亲的下场。在这些人的压力下，他在接见高尔之后不过五天，就和拿破仑达成了停战协定。他限普鲁士五天内作出决定：要么仿效他的做法，要么单独同拿破仑打下去。第二天，普鲁士只好向不可避免的命运低头。

沙皇这个人没有那么执拗，而且当时在感情上有一点与拿破仑共通，这就是憎恨英国。他的确很有理由抱怨。在波兰战役中，英国对同盟国的支援只限于派出几艘巡洋舰和输送6万支滑膛枪，而且，那批枪支运到瑞典和俄国的港口时，仗已经打完了。当然，英国也曾应沙皇的请求特地出师进攻君士但丁堡，但是那次进攻失败了。

沙皇要求英国保证提供500万英镑贷款，英国诸多推托，最后通过使臣告诉他，不要忘记前一段时间最重要的是帮助奥地利行动起来。而尤其糟糕的是，英国巡洋舰扣押了一些从法国港口开出的俄国商船。尽管圣彼得堡提出了抗议，英国还坚持说扣押是合法的。这样，英国在生死攸关的一场战争中，没有给沙皇丝毫的实际帮助，反而滥用航海条例的原则，使俄国的贸易蒙受损失。

同这种拖拖拉拉、一再失误的政策相反，拿破仑的政策是抓紧时机，切中要害，无往而不胜。

整个战争本来是英法两大国的冲突所引起的。拿破仑一直口口声声说这实质上是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斗争。艾劳战役之后，亚历山大有一阵子不受这种说法的影响。但是现在，眼看拿破仑打了胜仗，气势如虹，而英国则懵懵懂懂，冷冷淡淡，于是俄国就改变了政策。这一变，简直使人为之愕然。

法俄两国皇帝彼此作了微妙的试探之后，安排于6月25日会晤，以碇泊在涅曼河中流的一只浮筏作为会晤场所。

“我对英国人的仇恨和你一样深，我一定支持你对他们采取的一切行动。”据说亚历山大踏上浮筏见到拿破仑时，劈头第一句就说了这个话。拿破仑当即回答说：“这样的活，一切都好办，和解也就实现了。”

这次会面，两位皇帝没有带任何随从，这是事先约定的。亚历山大知道情况对他很不利，他正在力争少吃点亏，而对手本领高强，又使他心怀恐惧。

“我对任何人都从来没有像对他那样有过那么多的偏见，”亚历山大后来说，“但是，经过三刻钟的谈话，这些偏见有如梦幻，完全消失了。”以后他又感叹他说：“要是我早一点见到他就好了。隔阂已经消除，误解已成过去。”

拿破仑则写信告诉约瑟芬：“刚刚见过亚历山大皇帝，我对他很满意。他是一个很英俊、善良、年轻的皇帝。他的智力比一般人所说的高。”

这些话给后来的全部会谈定下了基调。第二天的会议也是在筏上的豪华帐幕中举行，这回普鲁士国王出席了。

拿破仑对普王态度冷淡，而且带有威胁的味道，责备他挑起战争，教训他作为国王对人民应尽什么职责，并且叫他革退哈登贝格。弗里德里希·威廉大部分时间默默地听着。他这个人太僵硬不懂得权变，性格太直爽，不会耍拜占廷皇帝那种手段。但当他那位忠诚可靠的大臣受到攻击时，他却大力争辩，说他可不知道怎么找到人接替他。拿破仑早已料到他会这样说的，立即提名推荐三个更好的辅政者。其中竟然包括坚定的爱国者施泰因！

以后历次会议，普王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这些会议是在提尔西特城专门划出的一个中立区举行的，三国元首的警卫和外交人员都驻在这里。两位皇帝也在这里歇驾，往来非常密切。

在这些日子里，普王几乎每天都从附近一个村庄骑马过来，满怀愁绪，面带温色，以客人的身分参加骑马出游、阅兵和宴会。而这些活动所起的作用是巩固法俄两国新结的联盟。

尽管亚历山大新近发现了拿破仑有种种美德，因而似醉如狂，大唱赞歌，但仍不难听出歌声中缭绕着沙皇野心勃勃的基调。不久以前发生的一桩事，唤起了两国皇帝的希望。

五月底，土耳其苏丹塞利姆被皇宫卫队用暴力废黜了；那些人大肆叫嚣、要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对付俄国。6月24日，或者在这之前，消息传到提尔西特。对拿破仑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消息比这来得更适时了。据说拿破仑当时装腔作势地发出宿命论的腔调，以感叹的口吻对亚历山大说：“这是天意，由此可知，土耳其帝国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毫无疑问，拿破仑这个伟大的征服者用来迷住对手的最厉害的一着，就是说这样一些谨慎含蓄的话，引诱其参加日后瓜分土耳其帝国。拿破仑早在1797年便注视着亚得里亚海，此后瓜分土耳其的计划一直使他神往。

1806年，他挑动土耳其人反对俄国，暂时搁起了这个计划，但从未把它忘记。现在，法俄联盟这个堂皇的结构就建立在对英国的共同仇恨和攫取并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共同欲望的基础上。

至于亚历山大方面，他要求得到某种保证，不要按完整版图重新建立波兰，因为这样一来就要从俄国手上夺回大片地区。这些地区几乎伸延至里加、斯摩棱斯克和基辅，而且，这些地区的人民在感情上仍然倾向波兰。

拿破仑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示使他放下了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顾虑。拿破仑说不会重新建立波兰这个大王国，只想从普鲁士割出普属波兰的

大部分。

这两个重要问题既已解决，沙皇除了要为普王说情，承认拿破仑作为西帝而主宰西方，而他作为东帝，则为俄国取得更有利的西部疆界，此外就没有别的了。最初他力求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争回普鲁士在易北河以西的几块领土。这样挺身而出代为求情，不是完全没有私心的。现在人们知道，沙皇原来一心要把普属波兰的部分地区拿到手。

沙皇振振有词地要求有一条“自然疆界”，在这一点上的确不愧为法国革命者的得意门徒。他说他不喜欢“旱界”，非以河为界不可。事实上他是要求获得涅曼河下游沿岸，以及在这以南的瓦弗河、那累夫河和布格河一带。

他敢于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因为听拿破仑说过，法俄两个帝国此后必定以维斯杜拉河为界，这些话打动了他的心。可是现在他的盟友却坚决不让俄国挨近波兰故都。拿破仑指出：要是答应沙皇的要求，那末，站在华沙城上就可以望见俄国的鹰旗了；这样的话，十分明显地预示，那座城注定要落在俄国统治之下。谁知拿破仑不幸而言中，后来果然如此拿破仑又猜到，亚历山大请求法国把普鲁士西部的一些领土归还原主，这和俄国要谋取普鲁士东部的一些地区有关系；因此决定从西面使劲压普鲁士，只给沙皇比亚威斯托克周围的一小块地区，却毫不留情地把普鲁士推到易北河以东。

沙皇争辩也罢，路易莎王后恳求也罢，都不能使拿破仑改变这个主意。然而，那位可怜的王后还抱有幻想，以为流几滴眼泪，就可以使北德意志独立的雄伟屏障马格德堡失而复得。

7月6日，王后到提尔西特来祈求恩赐。拿破仑曾经屡次在官方报纸上侮辱她，最初把她画成一个身披销甲的悍妇，领着她那一团人策马狂奔，最后则散播流言蜚语，破坏她清白的名誉。如今她却要恳求此人施恩，实在非常难堪。

然而，为了丈夫和人民，路易莎王后鼓起勇气，勉为其难，把拿破仑当作正人君子，求他宽大为怀。如果说她还能掩盖自己对拿破仑的厌恶的话，她的忠实侍从冯·福斯伯爵夫人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后者给我们写下了一篇实录，以尖酸刻薄的措词记述拿破仑在提尔西特驾临磨坊主的家，会见路易莎王后时的情况。

“他样子极端丑陋，脸孔黄肿，又矮又胖，完全谈不上什么仪表。阴沉的大眼溜来溜去，神色严厉，活像命运的化身，只有一张嘴还长得不错，牙齿也好。他非常有礼貌，同王后单独谈了很久。宴会后，他又同王后作长谈。王后也似乎对结果感到相当满意。”

路易莎王后对拿破仑的外表还算有点好评，她赞赏拿破仑的头“像凯撒的一样”。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她很妩媚大胆地向拿破仑恳求归还马格德堡。

她这样美丽，开门见山来这么一下，拿破仑不禁愕然，只好转而恭维她的服装好看。她回了一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拿时装作话题吗？”接着再次请求，拿破仑又再用一些索然无味的话来应付她。

尽管如此，她这样再三央求拿破仑宽大为怀，终于使拿破仑坚持国策的意志似乎有点动摇。正当这个时候，她那个倒霉的丈夫进来了，谈话的调子当场冷了下来。

但后来在宴会上，气氛还是相当愉快的。根据法国人的叙述，拿破仑在

宴会结束时作了一个很得体的姿态，向王后奉送了一朵玫瑰花。王后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他说：“我可否认为这是友谊的象征，我关于马格德堡的请求已蒙答允？”但拿破仑是有所戒备的。他不着边际他说了一下这种礼节上的举动应该如何看待，就把话岔开了，谈起别的事情。他好像害怕再次同王后会见会有什么结果，于是赶快和普鲁士的谈判代表把事情了结。

拿破仑在写给约瑟芬的信中，关于那次会见是这样描述的：

“她极力要使我答应对她的丈夫作一些让步，我不得不加以防备。但我对她还是做到了彬彬有礼，却又坚持了我的政策。”

第二天王后再度同三位君主共席宴饮时，这一点就十分明显了。

冯·福斯伯爵夫人说：“拿破仑看来存心恶毒，蓄意伤人。席间谈话，寥寥几句，很不自然。宴毕，王后再次单独和拿破仑谈话。告辞时，她对拿破仑说，她黯然归去，深感痛心，因为他竟然使她大失所望。我可怜的王后，她完全绝望了。”

塔列朗和迪罗克送她上了马车，她倒在座位上，心情激动，不能自制。然而，尽管受到屈辱，痛哭流涕，但，昔日普鲁士的自豪感也曾在她的一句答话中闪现，犹如暴风雨中忽然显出一道彩虹。

当拿破仑对她说，凭她这么一点力量，根本不能打，而竟敢对他开战，实在使他惊奇，她立即反驳说：“陛下，我不能不向您承认，是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光荣业绩使我们对自己的真实力量作了错误的估计。”这一反驳赢得了塔列朗的称赞，此人是不轻易对别人的话表示欣赏的。塔列朗称赞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使人想起普鲁士昔日的伟大，也叫人不要忘记世间一切雄图伟业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

提尔西特和约就在同一天（7月7日）签订了。其中条款可以概括如下：出于对俄国皇帝的尊重，拿破仑同意把西里西亚省以及易北河和涅曼河之间的普鲁士故土归还普鲁士国王。但普鲁士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中夺取的土地（除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归俄国外）将组成一个新的国家，称为华沙大公国，由萨克森国王统治。

从前属于波兰的但泽现在宣布为自由市，受普鲁士和萨克森两国国王保护，但在和平恢复前仍由法军驻守，实际上是法国的要塞。萨克斯一科堡、奥耳登堡和梅克伦堡一什未林归还原来统治这些地区的王侯，但在英法靖日之前仍由法军驻守奥耳登堡和梅克伦堡一什未林。为求与英国达成和约，拿破仑接受亚历山大的调停，但英国必须在提尔西特和约批准后一个月内加以接受。

沙皇方面，则承认新近在那不勒斯、荷兰和德意志发生的变更，在德意志一项中，其中之一是划出普鲁士在易北河以西的领土，加上不伦瑞克公国和黑森一卡塞尔选侯国，成立一个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以热罗姆·波拿巴为国王。荷兰取得了原属普鲁士的东弗里西亚。

这些就是公布于世的提尔西特和约的条款。即使条约的全部内容不过如此，对欧洲体系来说，已经是“三十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打击了。普鲁士王国突然被夺去一半人口，在地图上可以看出它的国土支离破碎，比萨克森国王的领土大不了多少，也没有热罗姆·波拿巴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那么容

易防守。而来因邦联则因梅克伦堡和奥耳登堡即将参加而扩大，这样一来，霍亨索伦王室似乎注定要降至永远无足轻重的地位了。

最重要的是法国与俄国缔结的秘密盟约，这也是7月7日签订的。据此，法俄两国皇帝互相保证，一方对任何欧洲国家进行任何战争，他方即予支持，必要时使用其各自拥有的全部力量。再者，如果英国不接受沙皇的调停，或者到1807年12月1日仍然拒不承认各国船舶在海上完全平等，又不归还1805年以来从法国及其盟国夺去的土地，那末，俄国将对英国宣战。

如果出现上述不幸的情况，现在结盟的双方将“要求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和里斯本这三个朝廷禁止英国船只进入它们的港口，并对英国宣战。如果这三个朝廷有哪一个拒绝这样做的话，结盟双方将把它看成为敌人。如果是瑞典拒绝，则将迫使丹麦对它宣战。”

双方共同对奥地利也要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同样行动。但如果英国及早媾和，并归还它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夺去的殖民地，那末，英国可以收回汉诺威。同样地，如果土耳其拒绝拿破仑的调停，他就协助俄国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只是不能占据君士但丁堡城和鲁梅利亚省。”

君士坦丁堡城本来就在鲁梅利亚省，却还要特别点出，这说明拿破仑是慎之又慎。但这也证实了拿破仑的秘书梅内瓦尔先生的话，他说，君士坦丁堡的将来归属问题引起了两个皇帝之间明显的意见分歧。有一次，他们两个讨论完了，拿破仑没有马上就走，继续盯着地图沉思了一番，最后猛然叫起来：“君士坦丁堡！绝对不行！它就是世界的帝国。”

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亚历山大暗自懊恼。尽管他多次表示自己对拿破仑是真诚敬慕，但可以肯定，他回圣彼得堡的时候，心里是不安的，而且对拿破仑这个征服者怀有某种畏惧。因为，他得到了什么呢？他获得了普属波兰的一小部分，有希望向土耳其和瑞典那边扩展。给他指明，芬兰就是一个垂手可得的战利品。为了日后取得这些利益，他必须把俄国的港口对英国封闭，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贸易、海军和滨海地区蒙受损失。难怪他在离开提尔西特之前对弗里德里希·威廉说：“拿破仑所强加于俄国和普鲁士的这个最苛刻的条件，对俄普两国都是一样的。”

这指的是强迫他们加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制度。按照7月9日同普鲁士签订的条约，拿破仑不但夺去它的一半领土，而且要求它立即将全部港口对英国船舶封闭。在这里我们不妨指出，普鲁士谈判代表卡尔克罗伊特元帅太疏忽了，以致在随后签订的关于法军撤离普鲁士的协定中留下一个漏洞，使法军得以无限期地赖着不走。协定中有这样一条：法军在普鲁士各地征用物资款项要求一经满足，即从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区撤出。因此，这些征服者只要勒索巨款，使当地无法清缴，就可以完全合法地呆下去，像蝗群一样危害那个不幸的国土，事实上他们采用这个计策，继续留驻了16个月。

拿破仑为什么以这样残酷之极的手段来折磨他往日的盟国呢？为什么不干脆把普鲁士吞并了呢？很可能是考虑到两点，所以觉得不宜吞并。第一，他可以采取不能施于本国臣民或其盟邦的做法，要普鲁士供养他的军队，第二，这支占领军保证能使俄国守信不渝，并使英国货物绝对无法进入普鲁士。这是他长期以来想要达到的目标。

拿破仑当时希望：法俄联盟既已在提尔西特结成，面对这样强大的一个联盟，英国将会屈膝，不仅会放弃它对海上权利的要求，而且会放弃它所夺取的殖民地，低声下气地退居盛期已过的国家之列。这个征服者曾经三次打

垮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国家，一日之间就粉碎了普鲁士的力量，当然有理由认为唐宁街那些人只会坐失时机，激怒朋友，岂敢同联合起来的欧洲势力相对抗，必将屈服于他的威武，俯首听命，使疲于征战的世界获得和平。

拿破仑知道，法国厌倦战争了。说到和平，普通的法国人指的是同英国请和，而不是大陆上的暂时休战。在大陆上的斗争中，赢得的虚有其表的光荣也大多了。前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卢凯西尼就这个问题说的一番话，值得引述如下：

“历次战争中、归根到底，只有对英战争才是法国民众极为关注的，因为那场战争使法国遭到

的祸害，他们时刻都有所感受。各阶层人民的谈论中，最明确的一点是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在巴黎，人们每谈到和平，总是指同英国媾和。对于同其他国家媾和，就象对波拿巴的胜利和功业一样，民众是不感兴趣的。”

如果说，法国的中产阶级渴望海上和平，以期咖啡和糖的价格适当降低的话，那末；他们那个一心想得到殖民地并在东方开拓疆土的统治者，对海上和平的渴望该是何等强烈啊！他在波兰的时候，曾经对将士们说，他们是在为法国夺回殖民帝国。从而以这样的思想来鼓舞士气。那个始终不灭的世界帝国之梦命令他相信只有和平才能给他赢得一段时间，以便建立足以称雄海上的武装力量。

但是英国真的会接受和平吗？它真的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要将自己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并注定要失去海外众多殖民地的和平吗？

英国人并不像拿破仑想象的那样，他们那高贵的头颅并不那么容易低下来。

三、皇帝的玛丽·瓦莱夫斯卡

“我感到占据我心头的是过分高贵的情感……它恨不得马上跪倒在您的脚下……”叱咤风云的拿破仑任凭奔涌的激情像浓烈的岩浆直泻而下，他第二次坠入了情网……

波兰人庆幸“救星”垂青于他们的女儿，至华沙的名流几乎都在给拿破仑牵线搭桥，以猎取波兰少妇的芳心。

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大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的军事天才使整个欧洲扼腕叹服，也为他赢得了誉满全球的声誉。在波兰，这位战神一样的将军，又以他同样令人叹为惊奇的狂放激情，狂恋上一位波兰女子。

他第二次深深地坠入了情网。对玛丽的热恋，影响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法国的命运。

当 1806 年 12 月 18 日，拿破仑率大部精锐进入华沙时，波兰已有 13 年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了。

波兰位于欧洲中北部，北临波罗的海，东南西三侧与当今的俄罗斯、捷克和德国相邻。在中世纪形成了统一王国，17 世纪开始衰落，屡遭外来列强蹂躏，自 1772 年起就被俄国、普鲁士及奥地利所瓜分。但十几年来，波兰人没有一天忘记过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他们无数次地以各种形式，同列强们进行了殊死的斗争。现在波兰的国歌，就是那个时期的人们抵御外来侵略的，反抗的犀锐号角：

“波兰没有灭亡，
只要我们尚且活着，
列强残暴掠夺的一切，
我们一定用武力夺回来！

……

圣于这样的历史原因，当拿破仑做为一名打败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的伟人来到华沙时，波兰人感到这位年青的法兰西皇帝给他们民族的独立带来了曙光，他们欣喜地从家中取出收藏已久的国旗，穿上鲜艳的盛装，高唱着久禁的国歌，在欢快的波尔卡舞曲中，迎接拿破仑的到来。他们每一个人都认为，对拿破仑来说，重建波兰就像摧毁普鲁士一样易如反掌。看到拿破仑来到自己的家园，人们便到处簇拥着他，赞颂他，并用手抚摸他。有了皇帝及其伟大军队的来临，和人们在困境中曾感觉无法得到的、像上帝一样遥远的法兰西的支持，波兰人自以为重建家园的时刻来到了。他们遭受灾难的过去，在波兰历史上将是悲惨而智暂的一页。在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独立的渴求和热情面前，拿破仑自然不会无动于衷的。

1807年1月1日，在去华沙的途中，拿破仑与迪罗克同乘一辆马车。他们在布洛尼驿站稍事休息，换了马匹。激动的民众拼命拥向马车，其中有两位妇人冒着被轧的危险，气喘吁吁地挥动着手臂，迪罗克下了车，听到她俩中有一位向他哀求道：

“啊！先生，助我一把，让我亲眼看一看他吧！”

她朝迪罗克抬起两只孩童般纯洁的大眼睛。她头戴一顶黑色的皮帽，金色的头发，苗条的身段，显得优美、纤弱。心情的激动给她的冰肌玉肤平添一层红红的色彩。殷勤的迪罗克从人群中挤过去，伸出胳膊，把那位年轻的妇人带到了马车旁。

“陛下。”他向倚在车门口的皇帝禀报说，“请看看这位不顾一切要见您一面的太太。”

拿破仑摘下帽子，刚说了几个字，就被那位陌生的妇人打断了。只见她射出欣喜的目光，合着双手，上气不接下气地高喊道：

“欢迎您，陛下，热烈欢迎您来到这片英雄的土地，它正盼望着您，以便能得到振兴！”

尽管急着要走，但拿破仑还是惊奇地凝视着她。他生来喜欢金发女郎，但从未见过像她这般迷人的女人。她那轻微的斯拉夫声调使他感到快乐。他顺手抓起一束途中送上车的鲜花，献给了这位女郎：

“收下吧，”他微笑着说，“收下吧，把它作为我的一片真心。但愿能在华沙再次相见。”

车子很快启动了。皇帝在车门口挥动着帽子，向她告别。

这就是拿破仑和玛丽·瓦莱夫斯卡初次相遇的情景。玛丽出生于拉辛斯卡一个古老但贫穷的家族，16岁时听从父命，嫁给了阿纳斯塔兹·卡罗纳·瓦莱夫斯基，此人是当地的一个城堡主，十分富有，家族显赫，但已上了年纪，且两次丧妻，性情沉郁。整整三年，他让她空守在死气沉沉的瓦勒维斯城堡，为他作些文书之类的事。她后来得一子，成了她唯一的欢乐。她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在一个获得振兴的民族里当个自由人，因为不管怎么说，玛丽·瓦莱

夫斯卡充满爱国之心。她对生活的种种幻想一一破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后，便把满腔的热忱倾注在不幸的、惨遭肢解的波兰身上，拿破仑继在那拿战役后取得的重大胜利激起了她内心的波涛。在她看来，拿破仑是那三只凶残的恶鹰的死敌，只有他这样一位巨人才能迫使恶鹰吐出强吞下肚的肉食，只有他这样一位救星才能把受了 11 年奴役的波兰人民拯救出来，摆脱灭亡的境地。

拿破仑一进波兰边境，波兰人民便揭竿而起，遥相呼应，对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寄予了无比的希望。在白雪茫茫的大地上，拿破仑乘着那辆绿色的马车飞驰，一个个农庄闪烁着欢乐的火花，一声声钟鸣响彻在寒冷的长空，仿佛在宣告基督复活。他冒着零下 20 度的严寒，进入华沙，在通往宫殿的街道两旁，家家户户的窗口挤满了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她们一个个艳若春花，袒胸露肩，纷纷向他投去飞吻与鲜花。玛丽·瓦莱夫斯卡也站在她家的阳台上。拿破仑瞥见了她，一眼认出了她，向她挥手致意。

瓦莱夫斯卡过分羞怯，一直没有在庆典场合露面。但迪罗克奉皇帝圣旨，了解了她的情况，并要求波兰临时政府首脑约瑟夫·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邀她参加舞会。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谢绝了邀请。亲王登门拜访，用相当沉重的声调坚决要求道：

“谁知道，说不定上天需要您来复兴祖国呢！”

她仍不从命，连她大夫也开始催她赴约。伯爵不知他们已在布洛尼相遇，因此对拿破仑的特殊关心没有生疑。他多次催促夫人不成，最后不耐烦起来，令她前往，玛丽只得让步，在为皇帝举行的晚会上露了面。

布拉查宫殿，聚集了波兰的所有贵族。玛丽一入宫殿，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一片啧啧的赞美恭维声。她的服饰再简单不过了：白色的缎子裙，外着一件绣花罗纱衣。她没有佩戴任何首饰，只在那闪闪发亮的金发上插了一片爱神木叶。她刚一就座，波尼亚托夫斯基便急匆匆来到她的座椅后，对她道：

“皇帝不只一次让人告诉他你丈夫的姓名。他见了瓦莱夫斯基伯爵后，曾低声为你叹息，‘不幸的牺牲品！’”

接着，亲王要求她去跳舞。

“我不跳。”她回答道，心里正为受到过分的赞美而不安。

乐队很快停止了演奏。皇帝步入了沙龙。他显得不安，甚至带有几分忧郁。他心不在焉地随便与介绍给他的男男女女说了几句。最后，他走到玛丽·瓦莱夫斯卡身边，她笔直地站在他面前，脸色苍白，眼帘下垂。他用沉重的声音说道：

“太太，白衣配白脸不太合适。”

见她不愿答话，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这可不是我有意期待的欢迎……”

她仍不作声。他久久地凝视着她，不得不离开她。

皇帝一走，玛丽四周马上簇拥着许多人，有打听内情的，也有表示亲热的。她急着避开这些大献殷勤的贵族，令车夫马上送她回府。刚一回到府邸，她便发现了一封书信，上面放着一束鲜花。书信写道：

我眼里只有您，我只赞赏您，我只喜爱您。期望急速回话，以安慰这颗难以平静的心。

这些过分强烈的话语刺伤了她。拿破仑把她当成了什么女人？

然而，亲自送来书信的波尼亚托夫斯基在门前等待着回音。瓦莱夫斯卡差遣侍女回话：

“绝无回音。”

亲王表示不满，要求见伯爵夫人。夫人闭门不见。他只得在房门前冒着被伯爵听到的危险，与她交涉，可白费口舌，只得悻悻离去。

可第二天，年轻的妇人刚醒，便收到了第二封信。她没有打开，原封不动地让送信人退了回去。整整一个上午，门铃声叮当不断。来访者络绎不绝：波尼亚托夫斯基、所有最有声望的贵族、迪罗克……但谁也没有受到接待。她丈夫出面求情，要求至少见见波兰的客人。他们请她参加皇帝将光临的一个晚宴。她推托说犯了偏头痛，他们只得斗胆以威胁的口吻说道：

“鉴于民族目前正处于异常关键的时刻，一切都得让步，太大，我们希望您的病痛能在晚宴前消失，要是您不光临，那只能被世人认为是一个不忠的波兰人。”

面对着这束束咄咄逼人的目光，可怜的少妇只得从命。蒙在鼓里的丈夫把她送到波尼亚托夫斯基亲王的情妇沃邦太太家，沃邦太太是法国人，负责给她介绍礼仪细节。这位旧贵族太太为担任这一角色感到十分高兴，对玛丽极尽吹捧、赞美之能事，玛丽听着她念那封她曾拒绝启封的信：

太太，难道我令您生厌？然而，我倒一直希望能使您喜欢。莫非我想错了？您开始时的仰慕之情逐渐减退，而我的爱恋之心却日益加深。您使我彻夜难眠！啊！请给这颗时刻准备献给您的可怜的心几分欢乐、几分幸福吧！难道如此难以得到回话？您该回答我的两次请求啊！

她瞥了一眼，发现还有临时政府所有成员签名的一封请求书，恳求她不要辜负拿破仑的心愿：

“夫人，小事往往能辅大业。自古以来，女人都对世界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

“倘若您是男子汉，您早就为了祖国崇高、正义的事业贡献出自己了。然而，您是妇人，您完全能够、也会不：情作出其他的牺牲，哪怕这种牺牲是艰难的。”

“您难道认为艾丝苔尔是出于爱情与国王阿苏埃鲁斯结合？他使她恐惧，他的目光曾使她昏倒在地，这一切不就证明了他们的结合毫无爱情而言？她为拯救她的民族贡献了自己，她得到了拯救民族的光荣。”

“但愿您也能为了您的光荣和我们的幸福贡献自己！”

她祖国的这些伟人的这份非凡的请求书，在这位无比爱国而又束手无策的年仅 20 岁的孤独女人脑中会激起什么样的情感？他们把她看作英雄，向她断言：一个民族的不幸或幸福完全取决于她。她心慌意乱，不由自主地更衣打扮起来，准备去参加晚宴。他们对她说，只有她光临，皇帝才会出席。

拿破仑的心弦被玛丽的美貌所拨动，更为她的郁郁不乐而牵引，波兰女郎在布洛尼表现出的激情早已不见，变得十分持重，这使得拿破仑欲望更为强烈，更加迫切。他习惯于别人轻易委身，因此，玛丽的不从反使他更加狂热，初遇时的想入非非由此而变成强烈的欲望，使他激动不已，难以自制，贡斯当曾这样写道：“舞会的第二天，他起床后坐立不安，走了坐，坐了又走，我简直不知该怎么帮他整理衣冠。”确实，在他身上嫉心与爱心只有半

寸之隔，妒火折磨着他。在晚会上，他发现手下的两位侍卫官对瓦莱夫斯卡太太过分关心，便令贝尔蒂埃把路易·德·佩里格派往巴萨尔热前线，把贝特朗发落到了布雷斯劳的热罗姆司令部。

玛丽步入沙龙。皇帝追上前去，说道：

“我听说夫人的身体不适，完全康复了吗？”

审慎的问候使玛丽放下心来，她连忙表示感谢。宾客一一入座。玛丽坐在迪罗克身旁，正面对着皇帝，心里怦怦直跳，倾听着拿破仑谈论波兰，询问波兰的历史。他的目光不时落在她的身上。突然，他向迪罗克打了个手势。大元帅马上询问身边的女宾是否还留着皇帝在布洛尼献给她的花。

她回答说为儿子留下了那束鲜花。

“啊，夫人”，迪罗克朝她倾去他那长着卷发的脑袋，低声道，“请允许我把更配得上您的鲜花献给您。”

“我只爱桂花。”她话中有话，生硬地答道。

一阵沉默过去，尴尬的迪罗克好不容易找了这样一句话：

“那好，那我们就去您的家乡采摘桂花献给您。”

皇帝起身去沙龙饮咖啡。他再次走到瓦莱夫斯卡夫人身旁朝她一笑，碰了碰她的手，低声道：

“噢，如此温柔，如此含情脉脉的目光，还有这善良的神色，决不会存心折磨人，其心扉定会敞开，不然，准是个世间最卖俏、最残酷的女人。”

她没有答话，她又能回答什么呢？拿破仑走后，大部分宾客也都跟着走了。玛丽回到沃邦太太家，波兰贵族又设法让她违心地与迪罗克单独见了一面。迪罗克恭敬、殷勤地向她诉说皇帝的忧愁和他那紧张的生活，企图打动她的心：

“您难道就忍心拒绝一个从未遭受拒绝的人的要求吗！他的荣耀笼罩着悲伤，只有您才能给他带去幸福，消除忧伤。”

她头脑昏乱，禁不住哭泣起来。迪罗克只得告辞，行前把一封信放在她的双膝上。她不愿打开，别人替她拆了信，念给她听：

有时，我感到占据我心头的是过分高贵的情感。如何才能满足这颗心的需要呢？有时，它恨不得马上跪倒在您的脚下，然而，崇高的敬意以其无比的力量阻挡了这颗心，控制了最为强烈的欲望。啊！倘若您愿意……唯有您才能排除把我们隔离的障碍。我的至友迪罗克将会给您提供有关方便。

啊！来吧！来吧！您的任何愿望都会得到满足。只要您怜悯我这颗可怜的心，我对您的祖国一定倍加热爱。

N

玛丽·瓦莱夫斯卡还想继续反抗。可是，她耳边充满了机智的话声，不厌其烦地对她说，祖国的命运取决于她。最后，她不得不让步说：

“你们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人们让她独自一人呆在房中，关门闭户。她感到心寒，觉得悲痛。有时，她走到窗前，贴在窗玻璃后，身置这间几乎昏暗的房间，望着欢庆的华沙，望着映着火把的光辉，载歌载舞的波兰人民。

有人敲门。一个男人进了房间，也许是个女人，她不知道。她头昏乱得几乎旋转起来。有人给她穿上一件毛皮大衣，头上披了一块披巾，接着拉上她的手。她下了楼，进了一辆马车。车子在大街上稳稳地行驶，接着停在大

宫殿前。有人领她走进一个饰满油画的长廊，继而进了一个房间。她不由自主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有人跪倒在她的面前，吻着她的手，这就是拿破仑。

他用悦耳的声音跟她说话，可她一句也没听进。突然，他紧紧抱住她，冷不防吻了她的嘴唇，她马上蹦起，向门口扑去。他抢先到了门口，几乎抱着她回到了座椅。

这一反抗意味着什么？他确实没料到她会这样。他不知别人是逼她来幽会的。这位波兰女子莫非是个狡猾的人，横下一条心，故意推托？然而，在那苍白的脸颊上流淌的泪花，那抽抽搐搐的孩童般的哭泣声是那么纯洁，使我不禁起了怜心。拿破仑愈来愈温存，俨然像一位慈父。他问她出生于什么家庭，在什么地方长大，为何嫁给一位老头。她开始闭口不答，后来慢慢冷静下来，含糊不清地答几句，她那生活的空虚可想而知。

“地上结成的姻缘只有在天上才能了结。”她叹息道。

他笑了起来。她仍在哭泣。接着，他谈起了自己，她倾听着。时间在流逝。有人敲门。迪罗克走了进来。

“怎么，时间已经到了？”拿破仑道，“那么，我的温柔又悲哀的鸽子，请揩干泪水，去休息吧。以后别怕雄鹰，它对你只有充满力量的狂热的爱，它的爱情首先是为了得到你的心。你总有一天会爱上它的，因为它将是你的一切，你听见了吗？”

他给她穿上大衣，披上头巾，待她答应次日再来才让她走。

这时，她的心已经平静。她是否相信皇帝将只满足于一种温情？他的关怀触动了她那仅有的一点女人的虚荣心。她累极了，很快昏昏入睡了。

她一觉醒来，有人送来了一束桂花，里面还有几朵珍奇罕见的鲜花，此外还有两盒首饰，一封信：

玛丽，温柔的玛丽，我首先想到的是你，我第一个愿望是想见到你，你会来的，是吗？你已经答应过我。不然，雄鹰会飞到你身边的！我的至友说，我将在晚餐时与你相见，请接受这束鲜花吧，但愿它成为一条神秘的纽带，在我们周围的人中间，联接起我们隐秘的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沟通我们的心。当我把手放在心上时，你会感觉到这颗心只想到你，你也会用手抚摸一下那束鲜花，以报答我的这颗心！可爱的玛丽，请爱我吧，但愿你的手永远不要离开那束鲜花！

首饰盒里摆着一串宝石和一串钻石。怒火又不禁袭上玛丽·瓦莱夫斯卡的心头。皇帝难道是想买她？

众人连忙围着她，尽量平熄她的怒火。她差人把首饰退还给大元帅。在当天的一次招待会上，大元帅与她相遇，轻轻责备了她几句。她回答说，她决不接受拿破仑的任何馈赠，她期待从他身上得到的，不是钻石，而是复兴祖国的希望。

“这一希望，皇帝不是已经给了吗？”迪罗克反问道。

他解释说，战后，拿破仑定会自由归还波兰。她摇了摇头。迪罗克企图说服她，但白费口舌。迪罗克秉性正直，且对皇帝授意他担任的牵线角色也有些反感，他同情玛丽，并为她担忧。可是拿破仑让他别忘了交情，这话意味着可以让迪罗克滚蛋。

玛丽·瓦莱夫斯卡曾一度想离家出走。她把几件衣服装进手提箱，接着坐在写字台前，给丈夫写了一封告别信：

阿纳斯塔兹，当您意识到我给您写这封信的原由，您定会首先想到责备我的行为，可一旦您读完此信，您肯定只会谴责您自己。我尽了自己的一切能力，以使您明白真相。可惜，您却被无名的虚荣心蒙住了眼睛，我承认，这里面也有爱国的成分：您不愿看到危险降临。

“昨天夜里，我在……过了好几个小时。您的那些政客朋友会告诉您是谁派我去那里的。我从那里出来时是清白无暇的，我已答应今晚再去，但我不能去，因为我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

“有人定会认为我是个逃兵，无疑会有人对您这么说的。请您予以反驳：在为祖国作出牺牲这一义务之上，还有良心与信念，只有良心与信念才使我打消了自尽之念。”

突然，她的感情又出现了反复。她能当逃兵吗？她有权利背叛一直梦想实现的事业吗？与波兰人的义务相比，夫人的义务算得了什么，她的内心进行了长久痛苦的斗争，最后终于改变了主意……

晚上，她又让人领到了大宫殿。皇帝显得不满、忧郁。

“您终于来了。”他表示欢迎道，“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他让玛丽坐下，自己却站着，对她大加责备。她当初为何要在布洛尼主动见他？她为何显得接受了他的敬意？她又为何拒收他的馈赠？她是否在玩弄他？他越说越难以自制，大声叹息道：

“真是好一位波兰女人！是您坚定了我对您的民族的看法。”

玛丽浑身颤抖，但一涉及到自己的祖国，马上变得勇敢起来，斗胆说道：

“啊，陛下，您的这一看法，就说给我听听吧！”

他直抒己见，说波兰人生性骄傲、多变。他们可以充满激情，但却不能保持长久。她就是这样的人。开始时，她显得很主动，可一旦他去找她，她却避而不见。他可不是一个任人摆弄的男子。

“我要，你听清楚这个‘要’字”，他怒吼道，“我要强迫你爱我！我已使你的祖国获得了新生，她的生存全靠了我。我还要继续努力。但你也好好想一想，就像我手中的这块表，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把它砸个粉碎，你的祖国也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要是你拒绝我的心，拒绝我得到你的心，那你祖国的名字和你的一切希望都将化为乌有！”

激动、生硬的怒吼在空气中震荡。可怜的妇人一动不动、一声不哼。可当他把表摔在地板上，用脚底踩个粉碎时，她再也支撑不住，昏了过去。

当她恢复知觉时，看见了拿破仑不安的神色，听见了他低声的呼唤，顿时明白他趁她昏迷之际强行占有了她。

他刚才仿佛被野性所驱动，干下了这一卑鄙的行径。现在，他为此悔恨不已，面对着这双绝望的眼睛，感到害怕……

沉重悲痛的时刻，他默默无言地站在久久地无声哭泣的猎物面前，感到束手无策。迪罗克终于来了。他在皇帝帮助下把玛丽背到了大宫殿里专门为她准备的一间卧室，从此之后，她再也不准回家。

此后的日子里，玛丽除拿破仑外再也见不到他人。她哭泣，哀求，苦思冥想，每天晚上，她单独与皇帝共进晚餐，每次都提醒皇帝别忘了自己的诺言，每次都为自己祖国的事业辩护。她虽然身受重辱，但她的心得到那唯一的慰藉：拿破仑将复兴波兰，以偿还欠给她的债。确实，她得知拿破仑正在逐级建立民族的机构。业已组建的有行政法院、内阁和波兰军队的核心，进入军队核心的都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将由波尼亚托夫斯基指挥，高举自波兰被分割后一直珍藏的伟大旗帜，奔赴前线。

瓦莱夫斯基终于醒悟过来，离开华沙回到波斯纳尼的旧府。玛丽感到自在了许多。她和拿破仑之间渐渐产生了一种温情和真正的友谊。皇帝想方设法安慰她，向她描绘最美丽的前景：

“你尽可放心，我一定履行给你许下的诺言。我已经迫使普鲁士放弃她所强占的那一部分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自然会实现。眼下，实现全部愿望的时机尚未成熟，必须耐心等待。政治就像根绳子，拉得太紧容易断。此间，你们的政治人物可以学学政治。你们眼下到底有几个政治家？我承认，你们不乏爱国志士，不乏爱国勇士。他们的身上将表现出你们的勇气与光荣，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志士仁人。”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向女人倾吐他的深刻思想，因为他一直认为约瑟芬过分浅薄，无法理解他全盘计划的深远意义。

“你完全清楚，我热爱你的民族，我的意愿，我的政治观点都促使我为她的彻底光复而努力。我十分愿意支持她的奋斗，捍卫她的权利，维护她的一切，只要不危害我的义务和法兰西的利益，我定会为此努力。但也要知道，我们两国相距遥远，我今天可以建立的，明天有可能被摧毁。我首先要为法兰西尽义务，我不可能为了与法国利益无关的事业让法国流血牺牲，也不可能必要时武装法国人民来拯救你的民族。”

她大胆与他争辩，一次又一次向他指出，他对波兰的历史、生活和社会一无所知。他俩的观点经常对立，但她毫不让步。最后让步的是拿破仑。他抚摸着她的脸颊或捏着她的耳朵，对她重复道：

“我亲爱的玛丽，你不愧是斯巴达人，你应该有个祖国……”

他对他爱得发狂，连她生活中的小事，都要亲自过问。他坚决主张她从此不要再穿白色、黑色或灰色的裙服，要穿他所喜欢的色彩鲜艳的服装。

“一个波兰女子应该为她的祖国戴孝。”她反驳道，“只要您复兴了波兰，我就身不离玫瑰色的服饰。”

在拿破仑的一再请求下，瓦莱夫斯卡夫人终于同意出席各种宴会，当时，战争正处在准备阶段，华沙却宴会不断。玛丽若不在场，皇帝就觉得毫无兴致。他希望她就在面前，在辉煌的灯火下更显出青春的光芒、美丽的风采。他经常偷偷地给她打个手势，这手势唯有她才明白。她钦佩他能够在同一时刻既想到她，又毫不忽视身负的重任。他温情脉脉地回答她说：

“你感到奇怪吗？要知道，我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交给我的重任。我有幸能够指挥这些民族。我过去只是一粒橡子栗，现在成为了一棵橡树。我身处最高的地位，人们在近处或在远处都在注视着我，观察着我。这一处境，迫使我有时担心当起对我来说并不自然的角色，这种角色，我不得不担当，以向自己，更向别人表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当众人注视着我们的时刻，我怎么才能对你说‘玛丽，我爱你’呢？我每看你一眼，都想对你这样说一声，可我又不能不顾自己的地位凑到你耳朵边去。”

他俩的周围，他的参谋部，那些波兰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一个个无不暗暗支持她的爱情生活。尽管她自己极力反对，但别人都把她当作皇后。这一位新时期的艾丝苔尔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一种审慎的热情。最早公开陪同她，非但不责怪她的行为，反而赞美她的，是她的两个表姐妹：热布洛娜夫斯卡公主和比尔莫冈斯卡伯爵夫人。她谦让的情趣和内心隐约可见的痛苦赢得了众人对她的赞誉。

然而，本尼格森领导的俄国军队集结到了东普鲁士。皇帝率军出征。他

每天都向随母亲来到维也纳的玛丽发一封信。开始几仗获胜后，没想到在艾劳几乎吃了败仗，战争陷入了僵持状态。茫茫雪原上，横尸遍野，惨不忍睹，拿破仑不胜悲痛。他在给约瑟芬的信中悲伤的写道：“大地布满尸体，到处是伤兵，谁见了这么多受难者都会悲痛，心灵都会感到痛苦。”

他内心的失望使他染上了胃病，病情严重，痛苦折磨着他。在这消沉的日子里，他无法忍受孤寂。他在芬根斯但城堡等待着春季来临，以决一死战。他要玛丽马上去他身边。他要求玛丽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这一次，她必须公开地抛弃她的家庭，她的儿子，把她的耻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这是因为，拿破仑在遭受不幸的时候，却更加不可抗拒地吸引了她。他不正是为了波兰才去打仗的吗？皇帝派了她的兄弟枪骑兵上尉特奥多尔·拉克辛斯基去接她。玛丽就在她兄弟的护送下来到了芬根斯但。皇帝每天只在早上离开她去同贝蒂埃，缪拉或萨瓦里一起处理公务，或是在城堡的院子里检阅部队，玛丽就在房间里透过百叶窗观看阅兵仪式。他回来同她一起用午餐。他的内侍贡斯当侍候他们在一张便餐桌上吃饭。接着，迪罗克进来，他帮助皇帝处理法国的来信。就这样，时间缓慢而平静地流逝着。玛丽看书，绣花。皇帝批阅内阁的报告，把公文和案宗扔在近旁的地板上。壁炉里，木柴在熊熊地燃烧。有时，皇帝若有所思地站起来，把公文踢在一边，慢慢地踱几步，走过窗前时，望一眼白雪皑皑的原野，然后回转身来，在火旁烤脚。

他越来越爱她，离不开她了。这不是同约瑟芬在一起时折磨过他的爱情，那种爱情常惹他发怒、发狂、忌妒；这一次的爱情更为成熟，更为温和，但深深地渗入他的心灵和肉体之中。至于玛丽，她也许还不怎么爱他，但同他如此亲密地在一起生活，她已经懂得怎样了解他。拿破仑经常叹息像他这样的人物孤独寂寞，很难得到可靠的信任和爱情。尤其在这种忧伤沉郁的时刻，她待他更加亲近。而拿破仑猜到了她的心理，有时故意显得比实际上还要难受，为的是打动她的心弦，让这位波兰少妇温存的双眼多看他几次。

就这样，几个星期过去了，此间，拿破仑几次离开城堡去前线阵地。5月15日，他收到了路易和奥但丝的儿子小拿破仑因急性喉炎不幸死亡的消息，他悲痛欲绝。他对这孩子确实非常喜爱。在这次战役期间，几乎没有一封信。的信尾不添上对他充满深情的问候：“问小拿破仑好。别忘了问候小拿破仑……我收到了小拿破仑的来信……代我亲一亲小拿破仑。”他向富歇倾吐了内心的痛苦。在给埃及的老朋友蒙热的信中，他写道：“我感谢您就可怜的小拿破仑的死对我说的那番安慰的话，这是他的命运。”

可惜，他相信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他痛苦地看到勇敢的战士和最亲密的军官在他身边死去。生活就是这样，就像是通往死亡的道路上一个狭窄、艰难的出口。他几次致信奥但丝，要她坚强些，有时甚至不适时宜地教训她几句：“孩子，自您遭受巨大而不可抗拒的悲痛以来，您没有给我写过一个字……传说您不再爱任何东西，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我从您的沉默中也发现了这一点。这不好，奥但丝……您的孩子是您的一切，您母亲和我就这样微不足道！倘若我在马尔松，我定会分担您的痛苦……再见吧，孩子，切勿悲伤。您必须安于天命。而切要保重身体，以担负您的所有责任。”

他不能再这样悲伤下去。战役又打响了。6月6日，拿破仑挥军出战。

14日正值马伦哥战役一周年，拿破仑在弗里德兰大败俄军。亚历山大皇帝丢盔弃甲，损兵折将，旌旗倒地，仓皇逃进了尼埃曼堡。

一星期后，和约在提尔西特的木筏上签订。和约使玛丽·瓦莱夫斯卡大为失望。考虑到俄国的利益，波兰只解放了一部分，建立了大公园。波兰过去的省份有一半仍属俄国或奥地利。少妇深感痛心，赶到柯尼斯堡去见拿破仑。在与她共同度过的三天里，拿破仑想方设法安慰她。他请求她再耐心等待时机，相信他，切不要遗弃他。她对他明言相告，她决不去巴黎，将到乡村的母亲家里隐居，等待更幸福的日子到来。拿破仑苦苦哀求她说：

“我知道，没有我，你完全能生活下去……我清楚，你的心不属于我……可你善良，温柔，你的心是多么高尚，多么纯洁！你忍心让我失去每天在你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刻吗？只有你在我身边，我才能感到幸福，然而别人还以为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如此富有人情味的话语终于打动了她的心。玛丽答应只要他一回法国，就去他身边。

此时的约瑟芬，却在凄切与无奈中渡过了一天又一天。她不能明确地知道拿破仑远在波兰的一举一动，但她却无一日不是在狐疑与猜嫉中渡过。而且她身边的人一直在告诫她说：“波兰女人非常危险，你怎么能独自在这里苦苦等苦盼呢？”

风韵虽存、但日渐苍淬的约瑟芬明白她自己对拿破仑已丧失了吸引力，而她早年的放荡风骚已伤透了拿破仑的心，尤其是大权在握的法兰西皇帝现在王基稳固，已不需要她的社交与身分来帮助他了，更何况拿破仑身边云集的附庸者常献媚地送去一个又一个的美女，拿破仑怎么还能时时想起她呢？约瑟芬不由地想起了拿破仑曾经与夏迪泰尔夫人等女人的风流韵事。她每每想到这些就怒火中烧，因为她介意的不只是拿破仑的移情别恋，更重要的是她皇后宝座的得而复失。但约瑟芬对拿破仑的屡屡出轨又无可奈何，她所能做的也已由痛哭打闹转为独自垂泪了。约瑟芬是聪明的女人，她知道现在能拴住拿破仑的只剩下她屈辱温顺的表现了。

远在波兰的拿破仑使她放不下心，她一合眼，就能看到一位金发丰腴的波兰女人躺在拿破仑的怀里。她告诉自己要争取主动。她终于给拿破仑写信要去波兰相见，并告之她的相思之苦。

拿破仑的回信却令约瑟芬更加忧虑：

“你告诉我的一切教我难过。可是，气候苦寒，道路既糟又不安全。我很难同意让你经受一路的风霜险阻。来波兰旅途太辛苦，回杜伊勒里宫吧，过你所习惯了的生活，这是我的愿望……请相信，推迟几周与你团聚，我比你更难捱。”

约瑟芬感到一切都变了。十年前的拿破仑，为了让她到战场相聚，曾写过多少行灼热的信啊，当时是她贪享巴黎的歌舞欢乐，迟迟不应，而今当她一再坚持冒严寒，去千里之外的波兰与丈夫相见时，这次却又是丈夫的娓娓劝阻。真是一场梦啊。约瑟芬心底的懊恼已胀到顶点了。她不甘心地又写信致拿破仑，告诉他做军人的妻子，就要尝尝随夫亲征的滋味。拿破仑依然温慰地回避，但又不可抗拒：

已接到你1月15日的来信。我无法容许一个妇女远道赶来。道路太糟糕——不安全，满是泥泞，泥深没膝。回巴黎吧，请高兴、放快活些。我就会来的。

你说你嫁个丈夫是为了跟他厮守在一起。我为此哑然失笑。我的愚见一直认为：妻子是为丈夫

而设置的，丈夫则是为祖国、家庭和光荣而生的。恕我无知，人们，总是能从漂亮的夫人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再见吧，朋友。请相信我，不让你来，我比你更加感到难过。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证明，我在他心目中有那么珍贵。’”

拿破仑此时正全身心投入到了对玛丽的爱恋中，无暇也不愿分心旁顾。他宁愿以种种借口搪塞，也不想约瑟芬前来煞风景。

约瑟芬不知道，拿破仑曾对兄弟约瑟夫吐露真情道：“我的身体从未像现在这样健康过，我的心情从未像现在这样愉快过。我比过去更风流了……”

约瑟芬尽管狐疑重重，但也只好唯命是从。但不久，拿破仑与波兰夫人热恋的消息还是通过亲信传入了约瑟芬耳中。她尽量克制住自己，只在给拿破仑的信中发了顿牢骚，说了些诸如不如死掉算了的话。拿破仑的回信平平淡淡，很是让她失望。

“你的信令我痛苦。根本扯不上你死的事儿、你健健康康的，而且一无可怨尤的理由。”

可怜而敏感的约瑟芬，似乎已经捕捉到了即将来临的不幸，外孙的天亡，拿破仑移情波兰夫人以及日渐对她的冷淡，都让她感到操纵她命运的绳索被人猛地抽紧了。

第二十一章 半岛狼烟

一、里斯本的泪雨

当朱诺大军的铁蹄叩响葡萄牙大门时，葡萄牙女工和她的政府登上了逃亡美洲的座船。在座船缆索被斩断的一瞬间，原先一片沉默的送行人流中顿时响起了一阵阵绝望的哀号，里斯本淹没在一片泪雨之中……

早在远征埃及之前，拿破仑已形成了对付英国的三种策略。经过远征埃及和渡海作战冒险，拿破仑已意识到，由于英国人拥有无可争辩的海上优势，无论是夺取英国海外殖民地，还是直接攻击其本土都不那么可行。于是他决定实行大陆封锁政策，通过打击英国的贸易使英国的经济陷入绝境，最终迫使英国屈驾求和。

为了实施这一政策，他发动对普鲁士和俄国的战争，现在不论是威廉三世，还是亚里山大沙皇看上去都无法阻止他贯彻这一政策了。

既然普鲁士、俄国、奥地利都已就范，而意大利、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早已在他控制之中，那么现在唯一能阻止他实施这一政策的便是一贯有亲英倾向的葡萄牙和既不太亲英也不愿听命于拿破仑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了。

为此，在与沙皇的会晤中，他诱使沙皇同意与他一同对北欧的三国实施武装胁迫政策，并使沙皇同意他单独对葡萄牙采取行动。

正当拿破仑得到了沙皇的承诺，踌躇满志地回到巴黎，准备实施上述计划时，反应一向迟钝的英国人这次却以超常的行动给了他迎头一棒。英国人已对丹麦和瑞典采取了行动。

当提尔西特的阴谋刚刚敲定，英国就获悉了拿破仑与沙皇下一步行为的计划。英国驻提尔西特的谍报人员麦肯齐先生同本尼格森将军是心腹之交，他在法俄两国皇帝首次会晤之后立即兼程赶回英国。听了 he 带回的消息，又收到了关于法国采取行动威胁荷尔斯泰因的报告，英国政府就下定决心对丹麦施加强大压力，以挫败法俄两国的图谋。

英国当时急需保持波罗的海的人口畅通无阻，否则英国同那些在斯特拉尔松附近对法国作战的英瑞联军就会失却联系。再者，丹麦在海军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及其盟邦当时有主力舰 59 艘作好了出海作战的准备。同沙皇签订的协定会使法国方面又多 24 艘。如果拿破仑把丹麦的 18 艘和葡萄牙的 9 艘战舰也夺了过去，他就同英国几乎势均力敌了。这是英国最不愿看到的。

因此，坎宁于 7 月 16 日决定强迫丹麦参加英国这一边，或者至少保持对英国有利的中立。为了使丹麦不致受拿破仑侵犯，他建议派遣一支强大无比的海军。

他于 7 月 16 日写道：“在目前的世界情况下，丹麦只有在敌对双方给予同等威胁的均衡状态中才能得到安全，因为无须讳言，最近事态的发展，使法国的势力及于北欧，如无英国海军力量与之抗衡，则丹麦只好屈从波拿巴的要求。”

英国当即向丹麦提出结盟要求，其主要条件是：丹麦把舰队交给英国作为“庄严的保证”，等到和平实现，即予归还；英国为这舰队给丹麦补贴 10

万镑，并在其一旦遭受法国攻击时提供军事援助。这项关于防御同盟的建议被拒绝了。丹麦太子决心抵抗，哪怕一支强大的舰队正在驶近丹麦海岸。

将近8月底，88艘英国军舰云集厄勒海峡和贝尔特海峡。来自吕根岛和斯特拉尔松的运兵船与来自亚尔默思的运兵船会合在一起，卡斯卡特勋爵手下就有多至15400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哥本哈根附近登陆后，英国再次提出结盟的建议，自然要求丹麦交出舰队，声言：“如果现在不接受这个建议，以后就没有再提的可能；公私财物一经缴获，就要归缴获者所有；这个城市一经占领，就要遭到同其他被征服地区一样的命运。”

建议也好，威胁也好，顽强的丹麦人一概坚决拒绝了。英军于是对这个城市开炮，一直轰到英勇的守军于9月7日投降为止。英国的指挥官们未经仔细考虑，就决定了如下条件：英军占领城堡和船坞，以6周为期，接收丹麦的舰队和海军军需品，然后撤离西兰岛。

英军严格执行了这些条件，6周期满，即下船离开，并把拥有15艘主力舰、15艘轻型战舰和31艘小舰艇的丹麦舰队带走。

显然，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海盗行为。对此坎宁政府曾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为自己的无耻和野蛮进行辩护。

在这篇备忘录里，坎宁写道：他并非只想得到丹麦的舰队，而是想同它结盟。他认为只有结成一个坚固的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同盟才能保全欧洲，这个同盟将保持波罗的海开放，并使法俄两帝不能为所欲为。只有这样一个同盟才能保护瑞典，使其不致落入俄国利法国手中。然而，英国的行动并非有利于瑞典。恰恰相反，是对它不利。卡斯卡特的军队原来一直在帮助瑞典守卫瑞属波美拉尼亚省，为了加强攻打哥本哈根的力量却被抽调出来了。这样一来，英勇的古斯塔夫就顶不住布律纳元帅那个军团的强大压力，只好请求休战。法军答应了，但有一个条件，要把斯特拉尔松让给布律纳（8月20日）。结果瑞典人连吕根也守不住，被迫放弃了这个半岛。古斯塔夫既已受病魔缠绕，并已对他那种勇武正直的品质所本能地鄙视的世界感到厌倦，于是把他的军队撤回瑞典。

丹麦人无端遭此一难，便立即开始对英国和瑞典采取7年之久的敌对行动，使他的南部海岸有遭受攻击的危险。而古斯塔夫宁愿依靠本国臣民的勇敢，而不指望靠不住的英援，等着对付丹麦人向瑞典西部和俄国人向其芬兰省的进攻。

不仅如此，沙皇听到哥本哈根传来的消息，也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与英国为敌了。在这之前，他一直是很不愿意这样做的。沙皇从提尔西特回到圣彼得堡，就发现贵族和商人们完全反对同那个海上强国决裂。前者不屑与弗里德兰的征服者握手言和，而后者则预见到采取大陆封锁政策会使他们遭殃。拿破仑派萨瓦里到沙皇朝廷执行特殊使命时，皇太后和贵族们都对这个“杀害当甘公爵的刽子手”表示憎恶。尽管沙皇对这位使臣礼遇有加，但也改变不了局面。萨瓦里直言不讳地回答拿破仑，说只有沙皇和新任外交大臣鲁缅佐夫对法国是友好的。

对丹麦事件，沙皇宣称那是“闻所未闻的暴力”行为，虽然俄国给英国政府的照会使人十分放心，但远不过是沙皇的两面手法而已。受到欺骗的卡斯尔雷勋爵在9月22日写给卡斯卡特勋爵的信中可以说出这样的话：“俄国对我们在哥本哈根所干的事情并无任何表示愤慨或不满之意……自从听到你们在哥本哈根的军事行动后，俄国内阁的调子变得对我们和好多了。”

沙皇采取这种两面手法，似乎是由于考虑到海军方面的情况。沙皇想赢得时间，使他的地中海舰队返回安全地点，并且拖到波罗的海的俄国海港冰封的时候。到10月27日（即公历11月8日），他就同英国断绝一切联系，采取大陆封锁政策了。

但是英国人对丹麦采取野蛮行动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很快便为拿破仑对葡萄牙采取的更为无耻的逼迫行为所抵消。

早在英国的舰队驶向厄勒海峡之前，拿破仑就在多方策划消灭葡萄牙。显然他企图先向葡萄牙下手，然后对丹麦采取行动。他在提尔西特回巴黎途中，指示塔列朗下令里斯本最迟在9月1日禁止英国货物进入一切葡萄牙港口，“如不照办，我就对葡萄牙宣战。”他还命令在巴荣纳集结2万法军，准备随时同即将对这个小王国进行威胁的西班牙军队一起行动。

但是，葡萄牙犯了什么罪呢？它近来特别消极。它满心焦虑地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大斗争把那些较小的国家一个又一个的卷了进去。它对拿破仑所采取的行为，远没有丹麦对英国所采取的行为那么刺激人。

1801年，它大有被拿破仑和西班牙瓜分的危险，心里很急，抓紧媾和。亚眠和约破裂时，它宁愿向法国贡献巨款，但求保持中立。它一直在付款，希望能继续“承蒙宽忍，得以苟存”。这个希望现在破灭了。

早在1806年2月，拿破仑欣然听取了马德里那个权力很大的大臣戈多伊所提出的瓜分葡萄牙的计划。同年7月，塔列朗对英国在巴黎的全权代表提出威胁：除非英国很快同法国情和，否则拿破仑将并吞瑞士——“我们更不可能出于任何其他的考虑而改变进军葡萄牙的意图，为此目的而派出的军队已经在向巴荣纳集中。”

其间只是由于发生了耶拿和弗里德兰两次战役，葡萄牙的布拉干萨王朝才得以苟延残喘一年。但是，法国皇帝生性固执，如今又回过头来要压服英国的这个忠实盟友，以便使英国媾和。这个计划实际上在1801年就试过了，1806年又为此作了准备。这次他相信一定能成功，从葡萄牙驻巴黎大使发回本国政府的公文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位大使心惊肉跳地描述道：

“星期天下午（8月2日），皇帝接见了外交使节。使臣环立，我在其中。皇帝走上前来低声对我说：‘你表奏贵国朝廷了吗？我的最后决定，你派信使送回去了没有？’——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很好，’皇帝说，‘那末，这个时候你朝廷已经知道必须在9月1日前同英国断绝关系了。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实现和平。’在那个场合，我不能发表议论，于是回答说：‘陛下，我想英国现在一定诚心渴望媾和。’——‘啊’，皇帝回答说：‘我们对此是深信不疑的。不过，无论如何，9月1日之前，你们必须要么同英国、要么同法国断绝关系。’——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向丹麦使臣说话，据我判断所及，大致上也是那个意思。”

拿破仑以为在他与西班牙双方的强大压力下葡萄牙势必就范，然而，他大自以为是了。他甚至要求葡萄牙没收所有英国侨民的财产。尽管摄政王在其他各点上都作了让步，但对这一要求，却严正地加以拒绝。

一位英国外交官当时写道：

“……葡萄牙王国的存亡就决定于英国对俄国皇帝的调停能否作出迅速反应。摄政王作了最庄严的保证：对于在他保护下侨居的英国臣民，他绝不会同意采取没收财产的措施。但我想，假使法国有可能接受劝说而放弃这一点，仅仅要求禁绝英国对葡萄牙的贸易的话，那末，这个国家的政府是会同

意的……”

为了尽可能让拿破仑放弃这一无耻要求，葡萄牙忍气吞心，不惜血本，从国库拿出一批金刚钻送往巴黎，分赠给它认为对拿破仑和塔列朗的决策有影响的人。这些金刚钻下落如何，要是查出来，那可就有意思啦。但是，拿破仑当时刚从他在波兰没收得来的财产中拿出了总共 2658.2 万法郎奖给他的下属，暴富的现象在巴黎比比皆是，因此很难查出是谁接受了这些宝石。

但不论如何，拿破仑主意已定，任何人也无法动摇他的决心。葡萄牙的悲剧命运很难避免。此时拿破仑又开始与西班牙宠臣戈多伊一同密谋瓜分葡萄牙了。

早在 1806 年初戈多伊就同拿破仑一起策划瓜分葡萄牙。按照这个计划，戈多伊可以得到葡萄牙三分之一的土地。然而，计划给搁下来了，这个骄纵惯了的西班牙宫廷宠臣因此很恼火，趁拿破仑向那拿进军时，就号召西班牙人民拿起武器。拿破仑表面上对这样公然不把他放在眼内似乎并不介意，其实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他首先假装对这个计划又发生了兴趣，于是在令迪罗克同戈多伊派到巴黎的心腹唐·伊斯基那多商谈。“……至于葡萄牙，我不反对让西班牙国王对它享有宗主权，甚至割出它的部分领土给伊特鲁利亚王后及和平亲王 [戈多伊]。”他还要迪罗克指出：既然“整个意大利”已经属于拿破仑，就难以允许伊特鲁利亚王国所造成的“缺陷”损害这个半岛的面貌。作这样的变更实际上会使法国皇帝得到双重好处：他可以禁绝英国对里窝那港的贸易，这在当时虽然是涓涓细流，却使他感到担心；他还可以把塔古斯河口和杜罗河口置于其忠顺藩属的控制之下。

当时的策划大致上是这样。尽管葡萄牙摄政王表示，除了扣押英国臣民和没收其财产这一项之外，拿破仑的其他一切命令他都愿意服从，到 10 月 12 日，战争还是最后决定下来了。10 月 27 日拿破仑与戈多伊在枫丹白露宫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依据健全的政策以及法国和西班牙的利益”来安排“葡萄牙将来的命运”。葡萄牙将分成三份，大小很悬殊：最大的一份包括埃什特里马杜拉、贝拉和特拉兹乌日蒙蒂斯，这要留待将来实现全面和平时才作安排，暂时则由法国控制；阿尔加维和阿连特茹奉送给戈多伊；恩特雷·米尼奥·杜罗这个小小的省份则像一片泡过肉汤的小面包片扔给年轻的伊特鲁利亚国王及其母亲——西班牙王室的一位公主，作为对他们丧失伊特鲁利亚的抚慰。

在这期间，朱诺正率领他的军团从巴荣纳开往萨拉曼卡和罗德里戈城，以便使这个十分有益的安排得以实施。这位将军同波拿巴家族一位公主的关系搞得大公开了一点，以调离巴黎为宜，皇帝督促他拿出最大的灵活性，以最高速度进军。

拿破仑要求他必须在三至五天内走完全程 200 里路；粮食供应不上也不得延缓，因为“2 万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哪怕是在沙漠，也可以活下去。”尤其是因为摄政王已再次提出愿意对英国宣战，他（朱诺）就可以声称作为盟军而来。

拿破仑眼中闪着狡黠的目光，对朱诺说：

“我已经告诉你，我授权你作为盟军进入该国，目的在于使你能够夺取它的舰队，其实我已下定决心占领葡萄牙。”

然而，朱诺为人憨直，刚愎自用，在军队里绰号“风暴”，像他那样毫

无计谋，是谈不上智擒摄政王的。他驱策士兵翻山越岭，穿过洪水泛滥的峡谷，终于在 11 月 30 日赶到里斯本。

1500 名衣衫褴褛、打着赤脚、饿得半死、零零落落的突击队员进得城来，却发现追捕的对象——葡萄牙王室已经逃跑了。

摄政王采取这一关系重大的决策是极为勉强的。好多个星期以来，他一直死抱着这样的希望：拿破仑会放过他。尽管他接受了同英国商订的一项协定，从而获得由我们军舰护航横渡大西洋，以及让他在南美洲进行扩张的许诺，他仍然踌躇不决。

当时俄国舰队出现在塔古斯河口，企图阻止他出走，但英国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在附近，足以挫败俄国的阴谋，情况如此，他还是那样犹疑。当法军距离里斯本不过两天路程，战马的铁蹄已隐隐地叩响了里斯本的大门，英国人再也沉不住气了，英国大使斯特兰福德勋爵担心葡萄牙的舰队会落入他们手中；于是发表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声明，说如果葡萄牙继续摇摆不定，即视为对英国怀有敌意的表现。摄政王这才决心到海外去寻求在自己的王国时得不到的独立。

布拉干萨王室从他们的发祥地离去时，情景凄凉，很少有比这更惨的情景了，王族与侍从诸臣来到码头一带，随行者，还有满怀悲痛，决心与王室共患难的人，一群又一群，鱼贯而过。

此时此刻，里斯本的百姓，对摄政王献上大丈夫的敬爱之情，对神经失常的女王的怜悯之感，交织在胸，不禁潜然泪下，无语凝咽。及至流亡者在波涛滚滚的河口登上航船，缆索一斩，同欧洲的最后联系当即断绝，原先一片沉默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阵绝望的哀号，里斯本淹没在一片泪雨之中。

启航了，顶着大西洋的强风，慢慢地沿着曲折的路线驶出河口。英国舰队在出海处附近，按迎接国王的礼节，向逃难者鸣炮致敬。于是，他们在英国舰队的保护下，冒着大洋的风浪，奔向险恶的前程。

英国对丹麦的行为和拿破仑对葡萄牙的行为如出一辙。这两个小王国是英法两个强国的牺牲品。英法两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不管是实在的还是幻想的，要求控制大陆和海洋。却采取了以强凌弱的野蛮政策，是人类历史上弱肉强食的典型事件。

葡萄牙终于被瓜分了，说得更准确一点，是被拿破仑完全霸占了，因为瓜分的诺言既已起到预料的作用，参加这场交易的那些不出头露面的伙伴便被悄悄地打发开了。这时人们才看出，葡萄牙原来最终是用作诱饵来把西班牙引入圈套的。

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大陆封锁政策有如凶神恶煞的座车，所到之处，那些小邦都给碾得粉碎。拿破仑在 1802 年用伊特鲁利亚王国很容易就把整个路易斯安那从西班牙波旁王室的手上买了过来。现在拿破仑又把它从那个柔顺的王室手上夺走，于 12 月并入法兰西帝国，教皇也同样落到拿破仑控制之下。长期以来，庇护七世和拿破仑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尽管教皇生性温顺，他还是不答应把英国商品排斥于其属下各邦之外，或与欧仁和约瑟夫结盟。他还坚持拒绝解除热罗姆·波拿巴与佩特森小姐的婚姻，因而激怒了拿破仑。

欧仁奉命把一段冗长的恶骂作为拿破仑给他的私人信件的摘录转给梵蒂冈。其中说：要私下警告庇护七世，拿破仑为宗教所做的好事，比教皇给它带来的祸害还多；基督说过，他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末，教皇为什

么把自己凌驾于基督之上呢？为什么他拒绝把属于恺撒的东西交还给凯撒呢？——两个星期以后，皇帝通知欧仁派兵向波伦亚进发——“如果教皇轻举妄动，那将是剥夺罗马教廷属下各邦的好机会。”

教皇并没有轻举妄动。尽管如此，次年1月，拿破仑还是下令军队占领罗马，声称这个“永恒的城市”是英国和那不勒斯废后策动阴谋的温床，那不勒斯的叛乱分子在教皇属下各邦避难，尽管他不想剥夺教皇的领土，但必须把教皇纳入他的大陆体系。

拿破仑下令把教皇在亚平宁山脉以东的土地并入意大利王国（1808年4月22日）。这样，拿破仑就完全控制了亚得里亚海岸。

拿破仑一心要实行威迫利诱，使所有沿海国家结成强大的联盟，打下英国的威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一直极为注意拥有辽阔海岸的国家。意大利北部、荷兰、那不勒斯、北德意志、普鲁士、俄国、葡萄牙、西班牙、丹麦和意大利中部都相继采取了他的大陆封锁政策。对于奥地利，他压得没有那么紧，因为奥地利的属地的里雅斯特和克罗地亚的海岸线很容易由他在意大利和达尔马提亚的领土加以控制，英国货物是难以进入的。

但是，奥地利还是应他的要求于1808年2月18日加入了这个的确称得上大陆体系的联盟，因为那一年的春天，除了瑞典和土耳其以外，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包括进去了。

拿破仑这一时期的积极奋发，简直难以置信。他牢牢地掌握大陆，按照法国的样子，改造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体制，差不多天天都给他的弟兄指点抬国的要略，却还找得出时间重新考虑东方的问题，并且注意到英国为延长其寿命而采取的每一个策略。他看到英国取消了对易北河和威悉河的封锁，以便利用中立国船舶从那里运入英国的货物，就授命财政大臣戈丹拟定一道敕令，对那些曾在英国任何港口停靠或运载可以证实为英国出产的货物的中立国船舶施加压力。

此后，英国与拿破仑的贸易战愈演愈烈，一些小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成了牺牲品。英国在11月份接连发布了三个枢密院令，旨在鼓励中立国的船只赴英国港口停泊，通过它们完成转口贸易。

11月的枢密院令不久就引起拿破仑的反应。他在行经意大利北部的途中得知这些诏令，即于米兰给予反击，这就是著名的11月23日和12月17日两道米兰敕令。他在敕令中宣布：凡是遵从枢密院令的中立国船舶都将丧失国籍，成为正当的捕获品；凡是来自或驶往联合王国及其殖民地或属地的任何港口的船舶，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拿破仑指挥的大陆封锁使英国人的贸易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岛国人心惶惶，瞻望前途，那种独处一隅的情景，会使人想起维吉尔的诗句：

“不列颠人，几乎与世隔绝。”

然而，这却迫使英国人更加努力开拓海外殖民地，并继续加强其海上优势，这使它能够从海上对拿破仑控制的各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逐渐起作用，日益增大，无法抗拒。最终瓦解了拿破仑的大陆体系。

现在拿破仑几乎已控制了整个欧洲，世界上似乎只有瑞典和土耳其还与英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于是决定用武力完成对这两个亲英国家的征服，但意想不到西班牙问题却葬送了这一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

二、西班牙的怒火

正当拿破仑像出色的斗牛士一样肆意地耍弄西班牙那愚蠢的国王和淫荡的王后时，广袤的比利牛斯半岛却横空升腾起燎原的怒火……

拿破仑说：“正是这个西班牙脓疮把我毁了。”

西班牙本来是拿破仑的附属国，但近来拿破仑发现这个附庸越来越不听话了，但他并不认为这恰好是他肆无忌惮的压迫政策所造成的。

在这十余年来，西班牙在对法国的关系上以行事愚笨、卑躬屈节为其特点。这样做，大有可能使这个往日自尊心很强、受不得挫伤的民族颜面扫地。那种种顺从法国的愚事，都是由老朽昏庸的国王查理四世和他那个爱耍阴谋的王后，而最主要的是由私通王后，炙手可热的大臣戈多伊干出来的。

戈多伊此人出身世家旧族，仪表出众，风度翩翩，而内藏奸诈，卑鄙无耻。他逐渐赢得了王室的宠信，1795年同法国达成了有利的和约之后，就称为和平亲王了。

同法国结盟意味着什么，第二年就在圣伊尔德丰索条约中暴露出来了。这个条约要求西班牙提供军队、舰只和军费来打英国。这样，西班牙就沦为藩属。后来拿破仑使它的这种处境更加难堪。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在亚眠和约中它被拿破仑强迫把特立尼达割让给英国，后来又在特拉发加断送了它的海军。它眼看自己的殖民地和贸易每况愈下，再没有大量黄金从墨西哥和秘鲁滚滚而来，财源也就日益枯竭了。

1806年夏天，马德里朝廷正陷于负债和屈辱的困境，听说拿破仑策划把巴利阿里群岛从西班牙手上拿走，不禁深感愤慨。拿破仑早已把西班牙波旁家族的成员赶出那不勒斯，现在又打算把他们赶出西西里岛，让他们接收巴利阿里群岛。西班牙的民族自尊心马上爆出火来了，力图抓到某种手段予以报复。

贪婪的戈多伊曾同拿破仑商讨了很久，计划瓜分葡萄牙，使他得以在葡萄牙南部执政为王，后来拿破仑突然放弃了这个计划，他就更加恼火了。因此，正当拿破仑开始进行那拿战役的时候，戈多伊气势汹汹地号召西班牙人民拿起武器。可是，普鲁士崩溃的消息传来，他又收起那副决斗的架势。于是屈从法国的主张又在马德里占了上风。

他们按拿破仑的要求，派出15000名西班牙士兵到丹麦边境去服役；而当时这个西方独裁者却在精心策划入侵伊比利亚半岛。前一章已经提到，1807年初秋，法国皇帝重新提议瓜分葡萄牙。朱诺军团依照枫丹白露秘密条约行事，取道西班牙开入葡萄牙。在那里，他们得到一个西班牙军团的支援。

对西班牙人和戈多伊的这些小动作，拿破仑心知肚明，他下决心要使那些喜欢斗牛的西班牙人变得乖顺一点。

于是在1807年10月17日，拿破仑命令朱诺将军呈上一份详细描述这个区域的地形和他的行军路线的报告，特别责成工兵军官呈上一些草图，“取得这些草图很重要”。接着，另一些法军以保证朱诺同法国的联系畅通无阻为借口，越过比利牛斯山。拿破仑又派遣间谍去侦察西班牙几个主要要塞的情况，并指令另一些人报告西班牙军队的现状以及社会舆论的情况。

这样一来，1808年初，拿破仑就有2万左右的军队在葡萄牙，大约4万军队在西班牙北部，还有12000军队在卡塔卢尼亚。他们用种种诡计进入了潘普洛纳、蒙胡伊克、巴塞罗那、圣塞瓦斯蒂安和菲盖拉斯等要塞。因此，

到了3月，这个半岛的北部和西部就已经在悄悄地落入拿破仑之手，而大部分西班牙军队则正在葡萄牙或波罗的海沿岸为他效劳。

拿破仑这些所作所为开始在西班牙人民当中引起惊慌和不满，却使西班牙政府呆若木鸡，就像小动物见了大蟒蛇一样。查理四世和戈多伊力图限制前来支援的法军人数，但毫无效果。这些军队说是来帮助西班牙人抵抗根本不存在的英国远征军涌过比利牛斯山，他们又恳求立即按照枫丹白露密约的条款瓜分葡萄牙，但也没有结果。国王被粗率无礼地告知，说是公开这个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

王后与戈多伊的丑事早已使王储阿斯图里亚斯亲王费迪南怒火中烧。他娶了那不勒斯前王后的女儿之后，在他的新婚妻子的影响下，暗中反抗他父亲及其宠臣的态度就更强硬了。他们的王府成了所有希望结束国家堕落受辱状态的人们的大本营。

虽然，费迪南缺乏那种足以赢得众人爱戴的勇敢和宽宏大量的品德；但在西班牙人看来，他反抗朝廷，光是这一点就够了。1806年，王妃逝世。

1807年10月11日，他未经请示父王，就秘密写信给拿破仑，请求同波拿巴家族的一位公主结婚，说这样的联姻是所有西班牙人的热望，而如果他同和平王妃的一位妹妹结婚的话，他们必将深恶痛绝。

拿破仑并没有答复这封信。但查理四世对王储径与拿破仑磋商一事已略有所闻。凭这件事，以及另一件逆行为，国王就加给他以叛国的罪名，满心恼恨地严逼不已。后来王储低声下气乞求赦免，他才罢休。

马德里演出这场谢里登名剧《丑事学校》的时候，拿破仑正在安排如何瓜分葡萄牙，很可能是因为西班牙王室发生了内讧，所以他越发下定决心，要搞掉这个糟糕的王室，给西班牙换个好政府。

对儿子的反叛行为，西班牙国王竟请求拿破仑予以干涉。胆小如鼠的国王，就这样自己给拿破仑的干涉大开方便之门。拿破仑早就想插手的了，现在很快打定了主意。

1808年1月底，他写信问朱诺：“假如西班牙发生意外事件，西班牙军队会有什么使你担心的没有？你能顺利地解决他们吗？”2月20日，他任命贝格大公纓拉为驻西班牙代理总督和法军司令。这个蠢直而任性的骑士在1806年曾大大激怒过普鲁士；所以，这次选用他，肯定意味着采取一种前进的政策。但表面上，他仍然对西班牙朝廷采取怀柔手段，对费迪南要与吕西安·波拿巴的女儿联姻一事，也就表示半赞成的样子。实际上是利用这一联姻的希望，稳住费迪南那些为数众多的党羽，同时纓拉则迅速向马德里进军。

法国皇帝3月16日写给纓拉总督的信中说：“要继续好好跟他们谈。要使国王、和平亲王、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以及王后放心。首要的是直抵马德里、休整军队，补充粮草、就说我即将前来处理一切。”

至于拿破仑的真实意图，纓拉则一无所知。所以，他老是抱怨身为拿破仑的妹夫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信任。然而，就在这位贝格大公对西班牙人笑容可掬，虚与周旋的时候，戈多伊派在巴黎的秘密间谍伊斯基那多发回了一些十分不妙的报告，使他的主子深感不安。

伊斯基那多说巴黎的大臣们对他越来越严加戒备，脸色阴沉，这是不祥之兆。有风声说，要西班牙割让比利牛斯山与埃布罗河之间的领土，甚至隐隐约约地暗示有必要一举而废黜西班牙波旁王室。国王、王后及其宠臣本来心中有愧，他们揣摩这些迹象，就想象到自己被扔进大西洋，而为天下耻笑。

的情景；于是他们准备带着必需的财物，及早逃往新大陆。

但拿破仑也防到他们这一着。2月21日他密令一支法国舰队在加的斯港外停泊，假如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想“重演里斯本的一幕”的话，即予制止。要是让他们逃到美洲，这对英国有利之处，就比上次里斯本朝廷的出奔更甚。

拿破仑曾授予西班牙国王以南北两个美洲的皇帝的称号，因此他非常当心要把西班牙国王困在欧洲，然而，缪拉的逼迫和巴黎传来的消息吓坏了查理四世，他还是准备逃亡；王后则因为民众日益愤怒，急于使她的宠臣脱出险境，免遭伤害，也很想逃往海外。

西班牙朝廷当时在距离马德里不远的阿兰胡埃斯，因此，似乎不难逃入安达卢西亚，并巧施计策，或使用武力，将王储带走。但费迪南希望法国人来到，他就可以得救，所以及时对忠于他的卫士透露了风声，逃亡之计于是遭到挫败。

3月18日，当心怀不满的群众听说无耻的国王要逃走，立即聚集起来，从而发生了法军进入西班牙后的第一次暴动。

民众涌到戈多伊的住宅，愤怒地到处搜查，希望捕获这个祸国元凶，把他碎尸万段。戈多伊躲藏了36小时，才敢偷偷溜出来，但马上被人发觉，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只是由于母后苦甘哀求，费迪南才出面干预，救了他的狗命。王宫四周，民众云集，怒吼如雷，还把銮舆砸得粉碎，国王这才决定退位。1808年3月19日，他宣告由于年老体弱，将王位让与费迪南。

年青的国王进入马德里的时候，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缪拉的暧昧态度很快就使这一片欢腾冷了下来。他率领军队进入马德里时，巧妙地回避了承认费迪南为国王这个问题。

缪拉早已在3月21日接到查理四世的女儿来信，央求给她在阿兰胡埃斯的双亲以一臂之助。不久就得知退了位的国王和王后如今又反悔了，说他们原来是受武力胁迫才退位的，因此完全不算数。贝格大公缪拉看到拿破仑有可能在这场争端中捞到好处，便奏请皇帝立刻前来马德里，解决那些只有皇帝才能解决的问题。拿破仑于3月30日回复了他，对他如此审慎从事表示嘉许，同时催促他护送查理四世以国王身分前往埃斯古里奥，对戈多伊也要给予保护，送到巴荣纳。

皇帝于4月2日出发前往巴荣纳，好象还要继续前往马德里的样子。同时，费迪南受到特别小心的礼遇，因而以为还有希望同一位法国公主联婚。

拿破仑为了迎合他这种想法，派出手下最机警的大员萨瓦里去见费迪南。萨瓦里一顿花言巧语，骗得费迪南同意去布尔戈斯同皇帝会面；等费迪南去到那里，又诱使他再走一程，前往维托利亚。那里的市民怕国王再往前走就会进入圈套，企图割断御驾的挽索。但是，年轻的国王被法皇4月16日的信迷住了心窍，因为信中答允把一位法国公主嫁给他。于是，他继续前进，越过边界，于4月20日在巴荣纳受到拿破仑的接见。

费迪南费尽唇舌，力图证明他父亲是自愿退位的，拿破仑却充耳不闻。皇帝先设盛宴招待，随后派萨瓦里去告诉他必须把王位还给父亲。费迪南坚决拒绝。他的谋臣埃斯科伊吉斯和拉布拉多尔不怕冒犯皇帝，警告说，如果对西班牙王位横加干涉，西班牙人将誓与法国永为仇敌。拿破仑听着，一点也不发火，还拉一拉埃斯科伊吉斯的耳朵以示个人好感，并说：“你这个人很有心计；但我得告诉你，波旁家族决不会让我安宁的。”第二天，拿破仑提出让费迪南当伊特鲁利亚国王，费迪南断然拒绝了。

查理四世和他的王后，还有戈多伊，于4月底到达巴荣纳，这个退了位的国王甘愿把自己以及他对王位的要求交给拿破仑处理，这正是皇帝求之不得的事。这外软弱无能的家伙，现在把满腔怒火倾泻在他那逆于身上，气冲冲地要求还他王位。费迪南表示同意，只要父王真正掌权，把那些为国人所痛恨的谋臣策士全部革职。试图提出先决条件，使其老父勃然大怒说，说“应该为民而治，决不受民所制。”

尽管拿破仑一点也看不起这位昏聩的西班牙国王，但他还是设宴招待了他。

这位国王虽然是英武的法王路易十四的后代，但却长着只下垂的眼睛，一只可怕的鼻子，吃起来简直象个魔鬼。拿破仑有令在先，菜肴要讲究。国王吃得津津有味，可不吃蔬菜。

“这草呀只配给牲畜吃。”他说。

每上一道菜，他就对王后说一声：

“路易丝，吃，这菜很好吃。”

拿破仑和约瑟芬忍不住直想发笑。

王后身躯矮胖，一副菜市场卖菜妇的打扮。她放纵地狂饮着。红红的脸上，嵌着两只老鹰般的眼睛，目光冷酷，咄咄逼人。她总带着蔑视的神态，以说一不二的口吻与丈夫说话。

皇后装束华贵迷人，建议王后下午也梳妆打扮一番，好好开开心。皇后的理发师精心为王后设计发饰，手艺娴熟。玛丽·路易丝伸出两只还算像样的手摸摸脸庞，唉，可惜怎么都装扮不漂亮。

拿破仑觉得这种傀儡国王根本不配在王国当政，他们的儿子费迪南是个十足卑鄙的篡权分子。他心想，废黜他们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缪拉在比利牛斯山的另一侧为皇上摄政，谎报军情，国情，极尽欺骗之能事。他自以为得计，却铸下了一生中最大的过错。

马德里的民众这时候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他们起初也欢迎过缪拉，认为他是来解救他们，使他们脱出戈多伊的可恶桎梏。可是，法军在他们首都的所作所为，以及费迪南在巴荣纳受到拘留一事，引起了愤激的情绪，终于在5月2日爆发出来。他们不怕缪拉的大炮放葡萄弹乱打，不怕他的骑兵挥刀乱砍，公然对抗了好一阵子。

这个所谓叛乱的消息，给了拿破仑一个把柄，借以向客人施加压力。拿破仑急急忙忙去找查理，他怒容满面，装得很像，把国王吓住了。这个懒散的国王于是拿儿子出气，大发雷霆；王后则尖声怪叫，加以羞辱，其狂暴比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幕怪剧快收场的时候，拿破仑插进几句很严厉的话，威胁王储，说如果不在当天晚上把王位还给父亲，即以叛逆论处。费迪南虽然能硬着头皮，面不改容、一声不响地抵受了父母的辱骂，但在拿破仑这么厉害的恫吓下，就心惊胆战，顶不住了。

抗拒到此结束。就在当天晚上（5月5日），拿破仑和戈多伊达成了一项协定：查理四世同意将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王位让与拿破仑，但这些领土必须保持完整，并继续崇奉罗马天主教而不容任何其他宗教存在；给予查理四世贡比涅和尚博尔两处庄园，让他退休，由法国国库付给年俸七十五万法郎。西班牙王子们也获得类似的待遇。费迪南签字放弃了他的权力，获得一个城堡和一份年金。

为使这幕闹剧圆满收场，拿破仑命令塔列朗在他的瓦朗塞庄园接待他

们，叫优伶演戏，由风韵迷人的女客作陪，让他们快活一番。就这样，当代最优秀的外交家和幽默家却给派了一个招待三名毫无风趣的流亡者的差事。这位前任外交大臣对于在巴荣纳采取的奸诈行为是不以为然的，如今却给弄得好象是皇帝的同谋者。

就是用这样的手段，拿破仑不发一弹而取得了西班牙和西印度群岛的王位。拿破仑当时为自己的奸诈行为辩解说：“从某种观点看来，我的做法是不好的，这一点我知道。但我的政策叫我不能让一个敌视我的王朝留在我的后方，它如此靠近巴黎。”

整个事件确实是巧施妙计的杰作，可惜为奸诈所玷污，怎么也洗刷不掉。拿破仑自己在晚年这样说：“我承认，下手干西班牙这件事很不好。那样缺德，实在太明显了；那样不讲道义，实在太厚颜无耻了。我下台之后，这件事看起来就很丑恶。要夺取王位当时似乎很堂皇，我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利益，因此主意似乎十全十美；如今这些表面的东西已经完全剥掉，它的狰狞面目也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要把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归入法国，这实在是难上加难，因此必须找一个忠于皇上的人来掌管这个国家。尽管约瑟夫脾气怪癖，懒惰虚荣，但拿破仑觉得他是最理想的人选。岁月纵然流逝，但他始终不忘约瑟夫是同胞弟兄，年轻时代最亲爱的伙伴。他把纓拉派往埃布罗后，便建议长兄出任西班牙国王。约瑟夫一口拒绝。他更喜欢那不勒斯。拿破仑大失所望，想到了在荷兰不太顺利的路易。路易在荷兰对内阁不大信任，对气候也不甚适应。拿破仑写信给他说：“倘若我任命您为西班牙国王，您会同意吗？我能指望您吗？”路易回信说：“不行，我不过是一个行省的总督。对一个国王来说，只有上天才算提升。”那只有热罗姆了？可他的爱妻、善良的卡特琳是个新教徒，笃信新教。也许是为了讨夫人的欢心。抑或在卡塞尔十分开心，热罗姆也谢绝了王位。拿破仑不得不又强求约瑟夫，他终于接受了王位。

波拿巴家族的长子马上摆出一副查理五世的孙子似的傲慢神态。他在巴荣纳受到了西班牙议员的欢迎。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新臣民说话，心安理得地签字：“朕、国王。”离开那不勒斯时，他很不乐意，最后由皇帝认可颁发了一部束缚新君王手脚的宪法才算称了心。

对在这件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妹夫纓拉，拿破仑在5月2日写信说要让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到马德里当国王，纓拉则可以当葡萄牙或那不勒斯国王。纓拉选择了后者。

拿破仑之所以选择约瑟夫任西班牙国王，是因为他希望在这个国家按照他的意愿实施改革。而约瑟夫在那不勒斯搞了一些改革，获得相当的成功。

但由于拿破仑在巴荣纳的奸诈行为，要想约瑟夫在马德里取得成功，是毫无希望的。虽然西班牙大贵族们恭执臣礼欢迎这位新君，虽然查理四世为他祝福，虽然费迪南自贬身价，劝告他昔日的臣民乖乖地顺从，但老百姓的意愿并非如此。

西班牙人民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对接受拿破仑丰厚馈赠的查理四世、王后及其宠臣戈多伊的厌恶，对拿破仑用诡计骗走的年青国王的爱戴，对法军在东道国胡作非为的憎恨，加上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效忠的热忱（教皇刚被夺去一半国土）：这一切都激起了西班牙人的狂怒。他们的愤慨，起初象躁动着的火山那样传出一阵阵低哑的隆隆声，随后就猛然爆发，怒火冲天。

在西班牙国内，那些主张慎重忍让的开明人士，”不是被暴动的民众杀

掉，就是慌忙逃命。这次起义，按其广泛自发性来说，是全国规模的，但其激烈程度，则因地而异。除了驻有 8 万法军的北部和中部，爱国者受到遏制以外，其他各省相继武装起义。

最先起义的是那个地势崎岖的小小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很久以前，基督教徒在和摩尔人拼死斗争中，就曾对该省寄以最后的一线希望。现在，阿斯图里亚斯人依山固守，以往昔的盛名自豪，竟敢不顾一切，贸然向那个西方统治者、90 万雄师的统帅宣战。北方的加利西亚和莱昂很快跟着向法军挑战。南方的安达卢西亚、穆尔西亚和巴伦西亚等富饶地区，山头上也燃起了民族战争的烽火，遥相呼应。

在每一个地区，抵抗运动都是以省政务会（西班牙语称“洪达”）为核心。尽管从法律意义上看西班牙与英国仍处于战争状态，但早在 5 月份，就有好几个省政务会吁请英国援助。与此同时，散布在各地装备粗劣的西班牙军队也在各自为战。地区性的领袖在各省涌现。拿破仑一直未曾料到会有这样顽强的抵抗。5 月 6 日，他写信给塔列朗说：

我看最棘手的工作已结束。尽管他还会有小的动乱，但刚给予马德里的狠狠的一顿教训足以让他们安静下来。

最初出现的那些零星起义，事实上没怎么费劲就被扑灭了。6 月 16 日，迪埃斯梅向塔拉戈纳进军，杀死了 1500 个农民，焚烧了 6 个村庄。6 月 25 日，一些英国海军陆战队在桑但德登陆以支援义军但被逐退。

拿破仑现在在其兵力散布很广的情况下，正试图从 300 英里以外的巴荣纳来控制作战。在左翼，14000 法军在萨拉戈萨受阻，遭到了西班牙巴拉弗克斯将军的顽强抵抗；在右翼，贝西埃尔已西进至莱昂以对付布莱克的加利西亚军团；在南部，杜邦军在进军加的斯的途中已越过了希拉莫雷纳山并洗劫了科尔多瓦，7 月 13 日，拿破仑将他战略形势的分析口述给萨瓦里发给其兄约瑟夫，后者当时正在前往马德里的途中，陪同前往的是他那不甚高明的参谋长儒尔当元帅。拿破仑分析道：

贝西埃尔现驻麦迪纳（位于巴利亚多利德西北 25 英里）有 15000 人，至少他还需 8000 人。……其次是杜邦的状况，他目前的兵力已超过需要，即使遭受一次挫折也无关大局。他只须重新翻过那些山头就行了。增强杜邦将军的真正途径，不是给他增派更多的部队，而是把这些部队送给贝西埃尔元帅。

拿破仑的战略判断在此已全然错了。就在第二天，贝西埃尔进攻了拥有 25000 人和 40 门火炮据守坚固阵地的加利西亚军团，但西班牙人不堪一击，结果损失了数千人和全部大炮而法军仅伤亡 300 人。

麦迪纳告捷，从而改变了整个形势。一周后，即 7 月 21 日，拿破仑又下达了一道新的指令：

今天的唯一要点是杜邦将军。如果敌人夺取了希拉莫雷纳山隘，就很难将其撵走，因此，我们必须增援杜邦，使其兵力达到 25000 人。

杜邦击败了安达卢西亚征募的新兵后，深入这个大省份的腹地。他的兵力分散了，掳掠得来的财物又成了军队的累赘，结果遭到包围，弹尽粮绝，不得不于 7 月 19 日率军约 2 万人在拜兰投降。在拿破仑的军队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时代，法军缴械投降的消息引起很大的轰动。当时正感失望的西班牙爱国志士欢呼拜兰大捷，认为这是新时代的曙光。后来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拿破仑揣度情况，似乎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事实就是如此。当他听到投降的消息，先是气得说不出话来，随后大发雷霆：“我哪里想得到杜邦会这样？我还喜欢这个人呢，要栽培他成为元帅。据说他要救士兵的命，没有别的办法。还不如让他们手里拿着武器打死了好，好得多。死了也光荣。我们会给他们报仇。士兵总是可以补充的。唯独荣誉，一旦丢了就永远不能再得。”

物质上的后果也相当严重。西班牙军迅速进逼马德里。在萨瓦里的劝告下，约瑟夫逗留一周后便撤出首都，慌忙退回埃布罗河上游一线。在那里，法军重整旗鼓，准备再次进攻。

法军的灾祸还没有完。在西班牙东北部，勇猛的卡塔卢尼亚人奋起反抗侵略者，凭胆略，凌厉无比，已经把法军围困在他们以卑劣手段夺得的巴塞罗那和菲盖拉斯两个要塞里面。挺身捍卫他们自古以来世代享有的种种自由而从不畏缩的阿拉贡人，也集结起来保卫他们的曾府萨拉戈萨。不久，帕拉福斯脱离费迪南一行，化装逃出巴荣纳，把那里发生阴谋奸诈行为的消息带到萨拉戈萨，阿拉贡人听了，就更加愤怒。

阿拉贡人决心用血战来洗刷这一耻辱。他们在萨拉戈萨外面被打败了，凭借崩毁的城墙又抵挡不住法军的大炮和纵队的攻击，却还在狭窄的街巷和巨大的寺院中勇猛地作殊死的战斗。那里的打法是前所未有的，逐街逐屋地打，周旋了好长时间。阿拉贡人抗击勇武的法军，靠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人民向来在守城中显示的那种奋不顾身的顽强精神，是僧侣热戎和萨拉戈萨姑娘奥古斯丁娜的英雄气概所激发的豪情。这位年轻的美丽姑娘一直以超人的勇气战斗在抗法的第一线。到8月10日，这个英雄的城市终于解围了，15000名来犯者撤回埃布罗河上游，同约瑟夫所部会合。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皇帝也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刚刚开始战争的严重性质。尽管萨瓦里多次提请注意在西班牙即将面临的危险，拿破仑却仍然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战争，只要善于运用战略，打几个胜仗就能结束。他指责约瑟夫和萨瓦里不该放弃杜罗河上游的防线；又责备他们不该撤出土德拉。他概括当时的形势，说“全部西班牙军队合起来都不能打败处于适当阵地的25000名法军”。接着以辛辣的讽刺补充说：“在战争中，士兵不算什么，一员良将才是决定一切的。”

一将难求，这又怪谁呢？他的元帅们绝大部分是优秀的战术家和带兵人，至少在他亲自指挥时是这样的。但除了马塞纳，达武和苏尔特之外，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指挥一个独立的军团。事实上，除上述的例外，这些元帅都是些军事上的庸才。拿破仑也从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或试图采取战略行动。他仅要求他们盲从他个的领导。由于慷慨分封，重奖厚赏，也能确保广大官兵仅效忠于他一人。拿破仑迄今为止所成功建立起来的帝国大厦，实际上是一个倒立的字塔，如果在那拿或弗里德兰的某次会战中他被一发流弹击中，这个帝国恐怕早就土崩瓦解了。

正当拿破仑为西班牙战争无良将而发愁时，一位英国名将阿瑟·韦尔斯利爵士却率领英军12300人在蒙德戈河口登陆，得到葡萄牙非正规军的协助，开始向里斯本进军。

8月17日，这位英国名将把法军先头部队赶出罗利萨。4天后，朱诺率领属下的全部军队赶来，英军又在维米那罗大败这个自以为了不起的将领。朱诺的战术糟糕透了，全军退路本来会被切断，无法撤回托里什-韦德拉什。但是，军阶比韦尔斯利更高的哈里·帕拉德爵士刚在这时到来接手指挥，下

令停止追击。韦尔斯利当即对他的参谋人员用讥讽的口吻大声说：“先生们，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可做，只好去打红腿鹧鸪了。”英国军事行动出奇之处，进一步表现了伯拉德又被休·达尔林普尔爵士所取代。此人主要是以签订辛特拉协定出名。

根据这个奇特的协定，朱诺的全部军队要用英国船只从葡萄牙运回法国，被封锁在塔古斯河上的俄国分遣舰队在讲和之前要由英国扣留保管，人员则遣送回俄国。

拿破仑对朱诺接受这个协定非常恼火。他说：“我正要把朱诺送交军事法庭，幸亏英国人已先我一着，把他的将军送交军事法庭了。这就免得我要忍痛惩罚一个老朋友了。”他一贯对失败的人很严厉，所以对葡萄牙方面军的全体军官大为不满。他们在法国登岸后，一律严禁前往巴黎。被西班牙人释放回来的社邦和他的主要副手，遭遇就更惨了。他们一回到法国，就被处以监禁。

尽管英国陆军部屡次盲目胡来，尽管西班牙人好作无聊的吹牛，尽管西班牙各省政务会争地位高低、排列先后，争英国补助金份额大小，吵得象发了疯一样，拿破仑的势力在严重的打击下毕竟动摇起来了。他不仅失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失去了它们恭顺地缴纳的贡款，而且，原来在波罗的海沿岸为他服役的西班牙军队一万五千名，大多数都设法乘英国船溜走，回到本国，成为西班牙北部爱国运动的骨干力量。

但对拿破仑来讲，最糟糕的是失去了道义力量，而他自己认为，在战争中，道义力量占总力量的四分之三。在这之前，他总是能够赢得人心的。作为革命的继承者，他曾求助于民主力量，并颇有成效。但他在巴荣纳的阴谋欺诈行为彻底使他失去了革命和民主的保护外衣，在圣赫勒拿岛上，这个流放者本人对他在巴荣纳施用的权谋作出了定论：“正是这个西班牙脓疮把我毁了。”

但拿破仑此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个脓疮最终会导致他整个帝国的癌变，他的眼睛仍然紧盯着东方。

三、亚历山大的微笑

在埃尔雷特，拿破仑与亚历山大第二次握手，望着雷霆大发、举止粗暴的拿破仑，沙皇英俊的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塔列朗从这微笑中看到了埋葬拿破仑帝国的浓烈杀机……

拿破仑对歌德说：“我的幻想是，你们会怀念我。”

尽管西班牙的情况看起来越来越糟，拿破仑还是将他的注意力暂时转到了东方。普鲁士和奥地利似乎都很不安份，这是因为他曾毫不留情地凌辱了它们；这一点拿破仑知道。但这正是他那时既定的政策，他本来就是希望与沙皇联合共同胁迫这两个国家就范。

在西班牙起义发生之前，已有迹象表明奥地利对两年前的战败之耻仍耿耿于怀，正暗中作再战的准备。拿破仑注意到了这种危险，便于 1807 年 8 月 12 日指示其新任外交大臣香巴尼（他刚刚接替了塔列朗的职务）审慎措辞致函梅特涅就奥地利备战一事提出警告。不过，拥有 20 万人马的大军团此时并未遣散，而是分为 6 个军区依旧占领着普鲁士和波兰：

1. 达武 司令部设于华沙

- | | |
|----------|-----------|
| 2. 苏尔特 | 司令部设于什切青 |
| 3. 莫蒂埃 | 司令部设于布雷斯劳 |
| 4. 维克托 | 司令部设于柏林 |
| 5. 贝尔纳多特 | 司令部设于汉堡 |
| 6. 布律芬 | 司令部设于汉诺威 |

总司令部由贝尔蒂埃领导设于柏林。达武驻华沙离奥地利边界最近，他曾就从维也纳了解到的敌情向拿破仑发出过警报，但拿破仑对这一危险却宁可信其无。

1807年10月13日，他写信给达武说：

与奥作战的谣传是荒唐无稽的。你的言词务必尽可能平和，千万不要提及“战争”。你要把奥地利军官当朋友一样看待。

这颇像是一种鸵鸟政策，但拿破仑却以为单凭实力外交即可不战而吞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而大军团仍可留在东欧吓唬奥地利。这一决定导致拿破仑犯下了平生第一大政策、战略错误。至1808年3月，尽管拿破仑已将8万大军源源不断地开进了西班牙，但在东部德意志仍驻有30万人的大军团。他写信给其在那不勒斯的兄长约瑟夫信吹嘘道：

在马德里方圆75英里的范围内有8万兵力，朱诺在葡萄牙还有3万人。……尽管如此，我却未从大军团抽调一兵一卒，在波兰和奥德河上我仍握有30万大军。

但是随着西班牙局势的突变，拿破仑感到必须动用这个大军团的力量。但其前提是必须奥、普两个国家在没有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也不敢妄动，于是，拿破仑决定再次向遥远的莫斯科盟友寻求支持。

自从提尔西特会晤后，拿破仑便一直唆使亚历山大帮助他一同实现征服东方的计划。1808年2月2日，他写信给沙皇。在信中他首先祝愿俄国光荣显赫，势力扩张，并建议沙皇征服芬兰，接着就往下写道：

“由俄国人、法国人，也许加上几个奥地利人组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取道君士但丁堡挺进亚洲的话，不待到达幼发拉底河，英国就会在我们欧洲大陆面前战栗屈膝了。我已经在达尔马提亚准备就绪。陛下亦已在多瑙河作好准备。如果我们达成协议，一个月后，军队就可以开到波斯普鲁斯海峡。……5月1日，我们的军队就可以到达亚洲；陛下的军队同时也可以到达斯德哥尔摩。那时英国人在印度一带受到威胁，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又被赶走，这一连串事件造成紧张气氛，压力很大，他们非垮不可。”

拿破仑极力怂恿实行这个计划是有几个原因的。英国的继续反抗使他恼火，因而他想在东方动起手来，把英国吓得屈膝投降。

同时，他又想恢复同亚历山大相互关系的和谐。因为事实上提尔西特那种如醉如狂的和谐乐曲，曾几何时，就因彼此不协调而遭到破坏了。亚历山大没有从多瑙河沿岸各省撤军，拿破仑也就拒绝撤出西里西亚。到了1807年底，巴黎提出正式建议：如果俄国继续占据多瑙河沿岸各省，西里西亚就应该由法国处理。这样一来，由于斤斤计较，唯恐利益不均，磨擦就增加了。

在提尔西特时展现于亚历山大眼前的灿烂前景，于是被这种下流讨厌的讨价还价弄得黯淡无光。对这样的讨价还价，亚历山大愤然加以拒绝。为了

挽回这一错着，拿破仑写了上面引的那封甜言蜜语的信，沙皇细读起来，不禁放声叫道：“啊，这才是提尔西特的语言啊。”

他这封信怂恿沙皇在两个地方大举进攻：一是征服芬兰，一是入侵波斯和印度。光是前者就要俄国费很大力气。尽管亚历山大保证永远尊重芬兰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那个令人很感兴趣的民族却仍坚决抵抗。拿破仑也一定知道当时俄国的兵力不足以入侵印度。他怂恿亚历山大在两处大兴师旅，势必使瓜分土耳其这件事暂缓进行。他要在瓜分中捞到最大的一份的话，拖延完全对他有利。俄国军队已经在多瑙河沿岸准备就绪了，可是他自己还未做好充分准备。

暂时就以快要东征的远景来哄住沙皇吧。正当俄国军队迅速侵占芬兰的时候，拿破仑千方百计要征服西西里，并使西班牙沦为藩属。他高瞻远瞩，把伊比利亚半岛仅仅看作一个有用的基地，从这里可以进行征服东方这个更伟大的壮举。

1808年5月17日，他写信给海军和殖民大臣德克雷说：“从印度来的消息不多。英国在那里经济非常困难；[从法国派去的]远征军一到，那个殖民地就要一垮到底的。我越考虑这一步骤，就越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两天后，他又写信给纒拉说，一定要筹集款项，让海军在西班牙各个港口作好准备：“我非要船舰不可，因为我立意在夏季未来个猛然一击。”

但西班牙并不是乖乖地供应法国的舰队，而是狠狠地吃掉法国的陆军，因此更有必要同沙皇协调一致。拿破仑不但希望获得确实保证，再慢一点动手瓜分土耳其，而且要箝制住奥地利和德意志。

奥地利看到拿破仑处于困境，正加紧组织军队；德意志听到西班牙起义的消息，也群情激奋，暗潮怒涌。处于潜伏状态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已有觉醒的征兆。

1808年初，那个曾一度提倡四海一家的哲学家费希特，在法国战鼓声声入耳的柏林，作了题为《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的讲演，详细说明，一个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自由的民族，其力量是压不倒的。

这位哲学家讲演的主题，现在西班牙人民已经用鲜血来加以阐发了。无论是思想家也好，士兵也好，听到拜兰和萨拉戈萨的故事，都深深感动。

当时普鲁士正由于施泰因的努力，开始了一种新的市民生活。这位伟大政治家得到国王重用，简直独揽民政大权。他实行了最激烈的改革，1807年10月，解放农奴的敕令在梅默尔颁布了，宣告废除奴隶制及其一切贸易垄断，使那古老的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又奋发起来。

城市自治给市民增添了热情和生气。军队“应该使全国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合为一体”这一原则，也由军事组织者沙恩霍斯特付诸实施了；他想出个主意，要所有体魄健全的男丁都服一段现役，然后转入预备役；这也部分实行了。普军这样一改革，便引起了拿破仑的猜疑。他强迫普鲁士国王签订条约（1808年9月），答应普军永远不超过42000人。这一条并不妨碍普军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后备军，因此，在形式上是字字照办了，在精神实质上则未必如此。

事实上，在前一个月，施泰因、沙恩霍特和其他一些爱国大臣就已经秘密讨论了一个发动德意志人民起义的计划。西班牙人的榜样到处受到效仿。

可是这个计划流产了，那是由于一封信被截获了；在信中，施泰因太不谨慎，竟然谈到德意志群情愤激，以及西班牙的事态和奥地利的备战引起热

烈希望的情况。拿破仑不会将这封信登载在9月8日的《通报》上，查封了施泰因在威斯特法利亚的财产。他对普鲁士也保持严密的控制，虽然将法军大部分撤离这个民穷财尽的国家，却仍在什切青、格洛高和库斯特林驻防。

为了取得俄国的支持，并驱散东方地平线上黑压压的阴云，拿破仑渴望和他的盟友会晤。建议提了好几个月；但是，使得这次会晤非举行不可的是西班牙的起义和奥地利的备战。

会议在埃尔富特举行（9月27日）。这个图林根地区的城市，一时军装耀眼，礼炮雷鸣，两位皇帝带着侍从走进古老的城门，通过狭窄的街道。这里弥漫着古代日耳曼的宁静气氛，本来只适合马丁·路德那样的人在此沉思默想，而不适合东、西方两位皇帝在此策划世界大事。

随从两位皇帝的，还有他们的大将和大臣，在这些人面前，新封的德意志诸国王显得黯然失色。还有那些地位更低的德意志王公贵族，其中有些人的来意只是点缀一下那位封土赐爵、异常慷慨的法国皇帝的朝廷，另一些人则暗示还有所求，希望得到更多的封地和更高的爵位。

事实上，国王的尊号似乎高不可攀，却也司空见惯。当时流传着一个故事，如果属实，就可见法国军人早已不把什么国王放在眼里了。据说有一次，符腾堡国王御驾的豪华气派把仪仗队给搞糊涂了，正要致以只适用于欢迎两位皇帝的三重敬礼，队长马上怒喝道：“别瞎嚷嚷，只是一个国王罢了。”

在埃尔富特这个地方，两个皇帝每天上午个别商谈，下午处理政事，晚上酬宴和观剧。从巴黎召来了法国喜剧院的演员，为两位皇帝和坐满正厅的王公贵族上演法国名剧，特别是那些寓意与当时情景适合的剧本。伏尔泰《奥狄浦斯》一剧中有一句台词：

“和大人物结交，真是神灵降福。”

念到这一句时，场内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亚历山大好像是灵机一动，猛然站起来，热烈地握住拿破仑的手，当时拿破仑正在他旁边迷迷糊糊地打瞌睡。

亚历山大握住拿破仑的手煞有介事地说：“我衷心希望得到你的友谊如同神的恩惠！”

这句似乎是随意流露出的话语，立刻赢得了全场人的热烈欢迎。

从表面上看来，的确，一切是那么友好和谐。沙皇彬彬有礼地陪着他的盟友去瞻望那拿战场，细听大获全胜的拿破仑生动地描述当时的战况，然后在附近森林内举行会猎。

但是，表面冠冕堂皇，心里却暗存疑惧。拿破仑仍在奥得河上各要塞驻扎法军，又向普鲁士索取无法偿还的巨额赔款，亚历山大对此很不高兴。他曾经为普鲁士说情，要恢复它的独立，拿破仑干的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法国的鹰旗既然仍在库斯特林飘扬，就不能认为俄国的边境完全无患。

城府很深，此时又对拿破仑心怀不满的塔列朗从亚历山大脸上时常挂着的意味深长的微笑中看出了埋葬拿破仑帝国的重重杀机，他决定再加些柴，把火烘起来。

于是，在一次酒会上，他故作诚恳地对亚历山大说：“陛下，您为什么到这里来？您有责任拯救欧洲，而您要成功，就非顶住拿破仑不可。法国人民是文明的，但其君主却不是这样；俄国皇帝是文明的，俄国人民却不是。所以，俄国皇帝应当跟法国人民联合起来。”

有人故意夸大了塔列朗这番话的影响，他们忘了国家大计并不是取决于

言语的逻辑，而是取决于更为严峻的事实逻辑。自从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以来，拿破仑对他的盟友什么都满口答应，可是口惠而实不至。他在2月2日信中所展示的令人神往的图景，也同样地虚无缥缈。

这使亚历山大很不满意，因此，当拿破仑建议召唤奥地利前来解释它当前的暧昧态度，要它直截了当地承认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时，沙皇不予理会。要是奥地利停止它目前的备战，拿破仑在中欧的优势大得惊人了。俄国与法国这两个帝国之间只有这么一个缓冲国，把它削弱，显然于俄国不利。

沙皇过多顾虑，还因为受到维也纳朝廷的特使樊尚男爵的暗中影响而加剧了。这位特使给两位皇帝带来了贺信，并且留下来窥测欧洲政治的动向。看来奥地利暂时可以安然无事。不管拿破仑怎样极力争辩，说除非奥地利承认西班牙的现状，否则英国绝不会讲和，亚历山大还是沉着而坚决地拒绝采取任何步骤来迫使哈布斯堡政权低头。

后来辩论越来越激烈了，因为拿破仑看到，除非迫使维也纳朝廷屈服，否则英国必将继续支援西班牙的爱国志士。可是亚历山大却出乎意料地固执己见。拿破仑争辩说，必须使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叛乱分子”全都不敢再捣乱，和平才有保证；可是亚历山大根本不听。事实上，他开始怀疑：说要缔造和平，却以战争和威吓为手段，这样的人是否有真心诚意。

拿破仑看见争辩无效，就大发脾气。有一回争辩到最后，他把帽子摔到地上，猛踩了一脚。亚历山大中止了谈判，意味深长地带着微笑看他，然后安详地说：“您太暴躁，我呢，又太固执。对我发脾气是得不到什么的。咱们还是谈吧，讲道理吧，要不我就走啦。”说罢，他迈步朝门口走去，拿破仑只好把他叫回来——于是，他们又来讲道理。

可是讲来讲去也没有用。亚历山大虽然让他的盟友自由处置西班牙，却拒绝共同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拿破仑看到，这次的严重失败，根本原因在于“该死的西班牙事件”。这一失败，要使他下一年不得不在多瑙河上打仗。

沙皇如此阻挠，拿破仑就在普鲁士的问题上给予报复，使亚历山大很不痛快。他拒绝从奥得河上各要塞撤回驻军，只勉强答应略为降低对普鲁士的赔款要求，即从1.4亿减为1.2亿法郎。对沙皇提出的关于土耳其的方案，他也并未作更多的迁就。

经过激烈的争辩，终于决定让俄国获得多瑙河沿岸各省，但要等到下一年才到手。法国答应不再在俄土两国之间进行调停，但要求俄国维护土耳其所有其余领土的完整。这就是说，推迟到拿破仑认为时机已到，可以认真着手实行其东方计划的时候，才瓜分土耳其。提尔西特的美梦，于是再次推到遥远的未来。沙皇对此深感失望，痛切到什么程度，可以拿他说过的一句不平常的话来衡量。科兰古早斯从圣彼得堡发出的报告，引述过沙皇这句话：“任它地覆天翻，但求俄国得到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

埃尔富特的会见还遗留下另一个隐蔽的创伤。正是在那里，为了同更高贵的家族联姻，拿破仑把他想同约瑟芬离婚这件事正式提出来讨论。关于这件事，7年来早已传说纷纷。似乎不是由于拿破仑有什么表示，而是由于眼红的小姑、捣鬼的亲戚和好管闲事的大臣们散播流言蜚语。

在这一群随从者当中，最多事的是富歇了，他竟敢向约瑟夫进言，说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是合乎正理的。为了这件事，拿破仑不久以前还严

厉训斥过富歇一顿。可是现在他却让塔列朗和科兰古向沙皇试探，看看有没有可能和沙皇的一位妹妹结婚。得到的回答是既含糊而又慎重。亚历山大表示，法国提出求亲，盛意可感，他也祝愿建立一个拿破仑皇室。话只说到这个地步。而在他回到圣彼得堡之后8天，他那唯一到了婚龄的妹妹叶卡德琳娜就同奥耳登堡公国的储君订婚了。诚然，这桩婚事是皇太后决定的，但是含义如何，谁都了解，特别是拿破仑。

在与亚历山大的多次争辩中，拿破仑已有了某些预感，特别是亚里山大挂在脸上的意味深长的微笑总是让他感到不安。

一次，与亚历山大争吵后，他竟做了一个恶梦。

这天夜里，贡斯当被拿破仑卧室传来的喊声惊醒。内侍马上喊醒了睡在隔壁接待室的鲁斯唐，喊声愈来愈响。贡斯当打开御室的门，发现皇帝横躺在床上，床单掀在了一边。他那微开的嘴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双手紧紧压在胸口。贡斯当大声呼唤，可拿破仑没反应。内侍这才动手去摇。皇帝睁开眼睛，结结巴巴地问道：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他坐了起来，双眼瞪得大大的，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贡斯当向他解释说，他以为皇帝在做恶梦，这才叫醒了他。

“您做得对。”拿破仑说，“我刚才正在做一个十分可怕的梦。一只熊扒开了我的胸膛，在吃我的心。”

皇帝一身冷汗，贡斯当不得不给他换了内衣。他刚才吓得太厉害了，再也难以入睡。

法国剧团中有位女演员，名叫布尔古安。这位小姐对拿破仑不太服贴。有一次，她好像一时吸引了亚历山大的目光。拿破仑趁机报复这位假正经的女戏子，以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沙皇说：

“我劝您不要主动接近她。”

当时，拿破仑正在梳洗，沙皇正好看望拿破仑，并向拿破仑谈了些男人之间的事，透露了自己如何征服这位女演员的手段。“您以为她会拒绝？”亚历山大诧异地问。

“噢，不。不过明天驿车要来。要不了五天，整个巴黎就会对陛下从头到脚，了解得一清二楚……再说，我担心您的身体……我希望您能抑制住自己的欲望……”

亚历山大仿佛将信将疑。

“听陛下说话的口气，我禁不住想说，陛下对这位迷人的演员好像抱有个人的成见。”

“不。”拿破仑连忙说：“不过，这都是我听别人说的……”

这几句话足以减弱对面子过分珍视的亚历山大的热情了。

与亚历山大的第二次握手，虽历时半月之久，但拿破仑并没有取得多少成绩。这让他感到很失望。

实际上，拿破仑在埃尔富特赢得的主要胜利倒是在社交和文学方面。他想要在德意志诸侯面前炫耀一番，并且使德意志两位主要思想家忘掉祖国，在这些方面多多少少有点成功。歌德和维兰德在这位伟大人物面前俯首敬礼。拿破仑接见了歌德，谈了很久。

有一天起床后，拿破仑约见了歌德。翌日有膳时，再次与歌德相见，并以奉承的口吻突然对歌德说：

“歌德先生，您真是名符其实的人。”

他告诉歌德，他将荣获荣誉勋位勋章；并赞美了《少年维特之烦恼》。

“不过，小说的结尾我不喜欢。”他说。

“噢，陛下，我知道您不喜欢小说的结尾。”歌德机智地答道。

拿破仑与诗人谈起了戏剧。他断言，在悲剧中，决不能再让“命运”起支配作用。

“这样的戏剧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我们来说，讲命运有何意义呢？命运，就是政治。”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多么相信命运！……正因为如此，他在众人面前才极力否认命运……

“您应该写出戏《凯撒之死》，但写法上要比伏尔泰略胜一筹，写的更严肃、更崇高。这也许是您一生中最艰苦的任务，也将是您的杰作。在这出悲剧中，应该指出，倘若时间允许他完成其巨大的计划，凯撒准可能建立人类的幸福。歌德先生，到巴黎来吧，我要求您到巴黎来。”

在他的心底，他已经占有了伟大的德国诗人。他既随便又自负地对歌德说：

“歌德先生，明天请来观看《依菲热妮》。您到时可以看到正厅里将有不少君王。您认识首席主教吗？不认识？他呀，他明天肯定搭在符腾堡国王肩上睡觉……”

就是这位首席主教对皇帝百般奉承。在魏玛大公为皇帝举行一次晚宴上，受邀请的都是得到加冕的人物。拿破仑在晚宴上与首席主教谈起了《黄金诏书》，指出了颁布的确切年代。

“陛下对这些事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首席主教问。

“我当初任炮兵中尉时……”皇帝开始炫耀起自己的历史。

国王们都诧异地望着这张神气十足的面孔。皇帝打住话头，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我当初有幸任炮兵中尉，在瓦朗斯驻了三年。我不太喜欢交往，喜欢独往独来。幸运的是，我偶然住在一位极为客气的书店老板家。我一读再读他家的藏书，后来再也没有忘记。”

晚宴后举行了舞会，皇帝没有跳舞。

10月9日，他写信给约瑟芬说：“我参加了魏玛的舞会。亚历山大跳了舞，可我没有跳。年纪不饶人啊，我毕竟40岁了。”

此后，拿破仑又多次约见了歌德等人，这说明了他对本国那些拙劣的诗匠们不满，同时又想使德意志文学丧失民族色彩。他模糊地感觉到，条顿理想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因为它保存着民族意识，而这正是他下定决心要消灭的。他这种感觉是有道理的。席勒的最后一部、也是最富于爱国思想的一部作品《威廉特儿》，费希特的激昂慷慨的演讲，新成立的爱国组织道德协会的活动，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还有人们记忆犹新的帕尔姆惨遭杀害一事——所有这些影响，都不是用刺刀和外交手段对付得了的。

临到向学术界人士道别时，他又向德意志理想主义者放了一箭。他先是劝告他们提防那些理想主义者，因为那些人都是危险的空想家和披着伪装的唯物论者。接着他提高嗓门喊道：“哲学家们自讨苦吃，要编造什么体系，可是他们永远也找不到胜过基督教的体系。基督教使人安分守己，从而使公开秩序和社会安宁得以保证。你们的理想主义者破坏一切幻想。可是无论民

族也好，个人也好，抱有幻想的时候就是幸福的时候。此刻我也带着幻想离开你们。我的幻想是：你们会怀念我。”说罢他便登车直奔巴黎，继续征伐西班牙去了。

在埃尔富特最后办的一项外交事务，是拟订一份秘密协定，规定芬兰和多瑙河沿岸各省归俄国所有，俄国承诺在奥地利一旦向拿破仑进攻时即给他以援助。沙皇同时承认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并与拿破仑联合照会英王乔治三世，敦促议和。

有了这个条约拿破仑觉得他可以暂时放下东方的问题，彻底地医治那个让他讨厌的“西班牙脓疮”。

第二十二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

一、“打击敌人绝不能半途而废”

普鲁士英武的·弗里德里希大王说：“打击敌人绝不能半途而废。”

然而，更为英武的拿破仑却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在对西班牙抵抗力量和巴黎的政敌实施闪电般打击后，他却忘记了将这些脓疮连根清除。

可致命的癌变终于在数年后发生了……

在埃尔富特与亚里山大的第二次握手虽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令人愉快，但沙皇毕竟已承认了他在西班牙所进行的征服。现在，拿破仑要放手对这个讨厌的“西班牙脓疮”作一个彻底的手术。

首先，他需要组织一个强大的远征军。他命令自 10 月 15 日起解散大军团，仍留在德意志的 75000 人的部队改称莱茵军团，由达武元帅指挥。贝尔纳多特军留在汉堡以守卫汉萨诸镇，但苏尔特军和拉纳军则奉命开往西班牙前线。在削减东线的兵力之后，拿破仑转向西线。

11 月 5 日，拿破仑在近卫军的簇拥下到达维多利亚，并开始直接指挥其西班牙军团。该军团现改编如下：

维克多	（第一军）	29000 人
苏尔特	（第二军）	2 万人
蒙塞	（第三军）	24000 人
勒费弗尔	（第四军）	23000 人
内伊	（第六军）	3 万人
圣西尔	（第七军）	3 万人
贝西埃尔	（近卫军和骑兵预备队）	35000 人
合计：	19.1 万人	

此外，莫蒂埃的第五军和朱诺的第八军正在法国集中，可再增加 43000 人。这是一个庞大的阵容，看来粉碎散布在西班牙中部各地的 115000 正规军和民兵似乎绰绰有余。西班牙军队装备差，纪律也令人大失所望。其武装力量分裂为五六个独立的部队，既无集中的指挥又没有参谋机构，各地的指挥官还彼此猜忌，不能很好地合作。

拿破仑确定其首要目标当是收复马德里，与此同时，还要确保经维多利亚和圣塞瓦斯蒂安至法国的交通线。因此，他决定用其右翼（由维克多的第一军，苏尔特的第二军和勒费弗尔的第四军组成）开始向西大举扫荡，把布莱克的军队逐回莱昂。位于中央的内伊军经布尔戈斯和阿兰达南下，整个运动以位于上埃布罗河谷的洛格罗尼奥地区的左翼为枢轴，在那里两个军统归拉纳指挥。

正当拿破仑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之时，西班牙爱国者因为开头几次得手，胜利冲昏了头脑，曾经梦想入侵法国。各省议会正在为瓜分尚未到手的战利品而争吵，就像他们为分配英国提供的武器和款项而扯皮一样。

这些起义的受国者们只有不到 9 万的新兵，却受到由当代最卓越的军事家指挥的 25 万大军的进攻。他们到处被击溃。

首先，拉纳指挥的左翼军团与巴拉弗克斯和拜兰之战的胜利者卡斯特罗指挥的两支西班牙军遭遇。内伊和拉纳遂合围夹击这两支西班牙军。

11月23日，西班牙人在埃布罗河的罗德拉惨败，3000人被俘，26门火炮为法军掳获。

接着，法军主力从布尔戈斯乘胜南下，一路如入无人之境，一直攻到索莫山脉隘口。

这个隘口是西班牙著名要塞，形势险峻，易守难攻，是拱卫马德里北部的最重要屏障，西班牙军有12000人在此据守。

当西班牙人正以葡萄弹倾泻在大群密集、奋力进攻的法军头上的时候，拿破仑决定派波兰轻骑兵冲上山去袭击火力凶猛的炮群。命令一下，铁骑飞驰。虽然有四五十名骑兵倒下了，其余的还是直扫过去，砍死西班牙炮手，一举而定了胜局。这种闻所未闻的战术，使西班牙人大为吃惊，纷纷狼狈而逃。从此拿破仑如入无人之境，长驱直捣马德里（12月4日）。在法军强大压力下，马德里终于向拿破仑投降了。

进入马德里之后，他力图使约瑟夫政权赢得人心，提出了种种可取的改革，如废除封建法律和异端裁判所等。但这都是徒劳。西班牙人不屑从他手里领受这些恩赐。

拿破仑在马德里稍事停留，便转过头去消灭约翰·穆尔爵士所部。这位勇敢的军人，轻信西班牙爱国者的空头诺言，带着26000英军，深入莱昂的腹地。

拿破仑命令在北面布尔戈斯的苏尔特军经卡里昂德洛斯康德斯西进至莱昂。他派南面的维克托的第一军据守从托莱多至塔拉韦拉的塔古斯河谷，而他本人则打算率42000人朝同一方向入侵并征服葡萄牙，因为他获悉一支英军正在那里集结。

其实，英军中将约翰·穆尔爵士奉英国政府的指示率领一支三万人远征军以里斯本为基地，已经进入了西班牙。

穆尔自10月27日由里斯本出发，分数路纵队东进。到1月13日时，其主力已在萨拉曼卡完成集结；其右路纵队主要由骑兵和炮兵组成，在约翰·霍普的指挥下进一步往南迂回，到达塔古斯河以南，远至塔拉韦拉，然后再调头北上在萨拉曼卡附近与穆尔会合。

穆尔未能获得西班牙地方武装的援助，他们既不给他提供给养的运输也不在军事上主动与他配合。尽管如此，12月10日，在霍普与他会合后，他仍决定北上进击位于巴利阿多利德以北50英里卡里昂的苏尔特的孤立之军。他以为，即使不能挽救马德里，至少也可以使法军不能那么快地占领西班牙南部。这一点他是做到了；他勇武大胆地把入侵者的主要力量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苏尔特仅有18000人，而穆尔此时即有28000人和60门火炮，因此形势对后者有利。穆尔的部队顶着恶劣的天气北进，12月15日，在萨莫拉和托尔迪西拉斯之间渡过杜罗河；在路上还意外地抓获了苏尔特军弗朗西斯基骑兵师的一些俘虏。

12月21日，英军骑兵抵达巴利阿多利德以北五十英里的萨哈贡，英法骑兵在此遭遇，经过一场激战，英军击败了法军。但是，23日，穆尔获悉拿破仑的军队正在北上，企图切断他与葡萄牙之间的联系。因此，事不宜迟，次日穆尔即下令部队西移，开始向科鲁尼亚撤退。

拿破仑此时正在马德里忙于改组西班牙政府，并准备进军塔古斯河谷，以便把英军一举赶出葡萄牙。

12月12日，他听说他的前卫骑兵指挥官拉色利在塔拉韦捕获属于穆尔军的（确切地说是霍普的南路纵队里的）一名汉诺威骑兵巡逻兵。一周后，令他更加惊奇的是他从审问穆尔部队里三名法国出生的逃兵中获悉萨拉曼卡已被16000名英军占领。当天晚些时候，他收到了苏尔特从北部送来的一份报告说，12月13日，他的骑兵在鲁埃达与一支强大的英军遭遇，该地位于杜罗河上的托尔迪西拉斯以南8英里处。这些报告打乱了拿破仑的所有计划和部署，他迅即决定朝西北巴利多利德方向进军，以便把“豹子”赶进大海。他留下约瑟夫国王率维克托的第1军和勒费弗尔的第4军守卫塔古斯河谷，他本人则于12月22日以内伊的第6军为前卫，亲率42000人向西北方向前进支援在莱昂的苏尔特。

拿破仑的军队冒着迷眼的暴风雪极其艰难地翻过瓜达拉马山隘（5000英尺）。次日，他抵达马德里西北52英里的比利卡斯廷，然后强行军，12月25日傍晚在杜罗河上的托尔迪西拉斯建立了大本营，该地位于马德里西北115英里。这是4天之内的一次快速行动。

在此期间，拿破仑从审问几个英军掉队者中获悉穆尔正在向科鲁尼亚撤退，他于是派内伊前往里奥塞科去和苏尔特取得联系以尽全力截击撤退的英军。

12月27日，拿破仑写信给其兄约瑟夫国王，要他在西班牙报纸上宣布他已包围了36000英军，但约瑟夫却设法回避过去了。

12月31日，拿破仑抵达塔古斯河上的贝纳文特，并在那里停留了一周，以便使筋疲力竭的部队稍事休息。元月4日，他意识到穆尔已逃出了他的手掌，便把追击的任务交给了苏尔特并令内伊予以支援。他本人则于两天后回到了巴利阿多利德。

眼看不能结束这场战争，拿破仑遂于元月1日下令征召1810年度新兵8万人。同时，他对奥地利的意图也深感不安。元月9日，他写信给外交大臣香巴尼说：

告诉巴伐利亚人，如果奥地利继续扩军备战，我将令乌迪诺军在奥格斯堡和因戈尔施塔特一带集结。正告他们，我在德意志还有15万大军。

15日，他写信给正在埃尔富特指挥莱茵军团的达武说：

立即调乌迪诺军至奥格斯堡集结待命，其中包括其步兵团、三个骑兵团及其80门火炮。该军应佯作向意大利运动。在3月份内，其兵力应增至36个步兵营和7个骑兵团。

拿破仑此时感到中欧局势异常险恶，遂决定立即返回巴黎。他指示贝尔蒂埃仍留在巴利阿多利德负责指挥，直至英军登船退走为止，此后再由约瑟夫国王接管西班牙军团的指挥权。同一天，他写信给约瑟夫说：

欧洲的局势迫使我返回巴黎三周。如无意外，我大约在二月底即可回来。由波尔图和加利西亚同时攻入葡萄牙的计划，贝尔蒂埃将会告诉你。我预计元月21日可到达巴黎，大部分路程都要骑马。关于我离开这里的事务必保密14天，就说我去萨拉戈萨了。”

次日，他给在卡塞尔当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小弟热罗姆写信说：

西班牙的事情已经了结。……奥地利皇帝若敢轻举妄动，顷刻之间就会丧失帝位。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至于俄国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友好。

他于当天离开了巴利阿多利德，并于一周后回到了巴黎。他说西班牙的事情已经了结，其实他错了。英国人那天在打了一场英勇的后卫战后的确开始登船撤离科鲁尼亚，但他们却无意放弃控制伊比利亚半岛的争夺战。

至于西班牙人更不能如此屈辱地结束他们的反抗。拿破仑暂时的军事胜利并没有摧毁他们的抵抗意志。各种新的反抗运动都正酝酿。

普鲁士那位英武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曾说过这样的名言：“打击敌人绝不能半途而废。”比弗里德里希更为英武的拿破仑却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这次对西班牙的讨伐实际上只是将凸显在肉皮之上的脓包割掉了，却留下了藏在皮下的足以引发致命癌变的祸根。

过于自信地他以为西班牙已被征服，于是赶忙回巴黎去对付哈布斯堡政权。但是西班牙并未被征服。在平原地带的西班牙军队的确已经溃散，就连英雄的萨拉戈萨城，在拉纳元帅的连翻进攻下，也已变成废墟。可是爱国志士们在山区抖擞精神，重整旗鼓。罗马有个历史学家说过：“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民族特性和地理条件，比西班牙更有利于劫后复兴。”拿破仑终究要发现，这句话说得多么有道理。

当然，拿破仑的突然归去，还有一个原因。他听到了一些流言，说塔列朗和富歇已言归于好。这两个一向互相猜忌的政敌，现在居然携手同行，多次举行密议，而且似乎和缪拉也取得了默契。他们是否密谋趁皇帝还陷在西班牙泥沼的时机，唆使这个野心勃勃的人物，还有他那野心更大、报复心更狠的妻子脱离其所鄙视的那不勒斯王座，一举而夺取巴黎的政权呢？传说富歇已在那不勒斯与巴黎之间备好了驿马，以便举事。

事情最初发生在进攻葡萄牙之前，当时朱诺作为巴黎的卫戍司令还没有率军出征里斯本。拿破仑的美丽妹妹——野心勃勃的卡罗利娜主动出击。她首先为缪拉能登上皇帝宝座而大拉势力网。她觊觎着皇冠的野心趋使她向巴黎军政长官朱诺频频献媚。

朱诺不知道卡罗利娜企图通过军界来推缪拉登上皇位。他一下子就栽到了卡罗利娜的怀里。

卡罗利娜是波拿巴家族中相貌出众的女人。她面容俊美，体态纤柔，再加上一双妩媚风流的宝石般明眸，直迷得朱诺乐不思蜀。

两个人一起逛花园，一起乘马车出游，一起坐在一包厢里观看歌舞剧。

很快，全巴黎的人都知道了他们长官在偷情。这些小市民们笑着以为，缪拉元帅在波兰战场又有新的艳遇了……。

正当市民们在说三道四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几乎同时产生了和卡洛琳一样的念头。这个女人便是约瑟芬。

一想到拿破仑可能象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战死疆场时，她也坐卧不宁。她幻想着能将皇冠戴在自己儿子的头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也同样需要巴黎军政长官的配合。

她邀请朱诺共进午餐，在饭桌上即开诚布公地对他表明了自己的设想。

朱诺对拿破仑崇拜得五体投地，听完后，他惊跳了起来：

“可是夫人，继承皇位的次序应该由皇帝本人亲自安排的呀皇后放声大

笑道：

“在法国，没有人喜欢约瑟夫和路易，热罗姆就更不值得一提了。至于我的孙子们嘛，尽管他们是路易和奥但丝的儿子，不过反对他们的人也不少。再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出现一段摄政时期，这可能引起国家的动荡，甚至一场新的革命。

“我的儿子路易嘛，他至少在军界赫赫有名，深受官兵们的爱戴……”

吃完饭后，惊魂未定的朱诺赶忙跑到爱丽舍宫，将刚刚的谈话内容透露给了卡罗利娜。

这位伯格女大公也很惊讶，她竟然碰到了一位竞争对手。

“你对这个计划是怎么想的？”她问。

这位军政长官永远是那样地蠢笨，他回答道：

“我会毫不迟疑地亲手割下那些对皇帝陛下不安好心、企图篡位的叛乱分子的脑袋……”

卡罗利娜幸亏没有贸然行事。这个憨厚的家伙还不知道自己是两个野心勃勃的女人棋盘上的一个卒子。

实际上，朱诺的角色确是举足轻重的。约瑟夫·杜尔肯精辟地分析道：

“这两个女人的想法如出一辙。事实上，如果皇上驾崩的噩耗不期而至的话，朱诺完全可以把皇冠戴在任何一个他中意的人的头上。他控制了巴黎管辖区所有的卫戍部队以及各省的武装部队。也只有服从于既成事实。至于平民百姓，除了在军人面前卑躬屈膝外，难道还有其它选择吗？

“因此，自从帝国宣告成立以来，卡罗利娜公主一直非常关注部队，力争获得军官们的好感。她开始还非常朦胧的野心渐渐地展露出轮廓来了。她时常举办一些大型活动，邀请巴黎卫戍区和参谋部的军官们参加。布伦战役时，她曾以探望兄弟和丈夫为名亲往前线，实际上是为了能在阅兵式上抛头露面，以表示她似乎真正关心部队，对军队的荣誉并非无动于衷。

“而她之所以装着爱上了朱诺，和他玩弄爱情游戏，致使这位天真的军政长官沾沾自喜，以为得到她的垂青是因为自己功绩昭著。她之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朱诺将军的情妇，关键也就在于为了实现其获取军队支持的目的。”

卡罗利娜较约瑟芬精明，她并没有急于向这位忠实的将军吐露自己的计划。“可是”，约瑟夫·杜尔肯又说，“她先在枕边同情夫窃窃私语，一旦时机成熟，朱诺便无法拒绝她的要求。”

他们之间的暗中往来很快上升到一种公开的夫妻关系。

每天晚上，朱诺一离开办公室，便径直朝卡罗利娜的卧室奔去。

而她首先关心的总是，皇帝那边是否传来了什么好消息。于是，朱诺急忙把他从拿破仑那里收到的电文一一向她禀告，以为她对此一定非常感激。

卡罗利娜犹如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她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真替他担心！”

几个星期中，她就是如此期待着兄长死讯的降临。

当拿破仑从萨瓦里将军口中得知他妹妹和朱诺的暧昧关系时，他正在提尔西特，只得强压着怒火。一俟回到巴黎，他便发作起来了。

刚回到宫里，他便把卡罗利娜叫去，厉声谴责她的不端行为，所用的词语可能连一个妓院老鸨都会觉得有些不堪入耳。

她深知兄长的脾气，任其发泄了一通淤积在胸中的怒火，然后慢慢地向

他解释了自己之所以勾引朱诺的良好动机。

这种坦率是明智的。

得知了卡罗丽娜巨大的野心后，拿破仑既惊愕又钦佩。从此，他对妹妹的才能刮目相看了。正是由于此，她才得以被擢升到那不勒斯的王位上。

第二天，皇帝将朱诺召去，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了他的越轨行为。这位巴黎军政长官浑身直打颤，他结结巴巴他说，如果缪拉因为被人戴了绿帽子而感到脸上无光的话，他可以答应缪拉提出的任何要求。

“我的市政府和爱丽舍宫挨得很近……”他呐呐地说。

“是的，挨得太紧了。”拿破仑回敬道。

然后，他严厉禁止朱诺和缪拉决斗，因为这会导致引起更大的丑闻。

“你不许决斗”。他命令着。“你马上离开巴黎，先去指挥吉龙德的侦察部队，然后再去葡萄牙指挥作战……”

朱诺的这项决定给以后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恶果。让我们来听听约瑟夫·社尔肯对此的看法。

“所有涉及到人类命运的东西自然也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毋庸置疑，卡罗丽娜行为是导致法兰西的灾难和拿破仑垮台的首要因素，同时又是最终的致命性的因素。

假如她是一个正派的女人，假如她没有与朱诺勾搭成奸，拿破仑也就不会免去朱诺巴黎军政长官的职务，而可能派一名更得力的将军，而不是这位被蒂博将军确切地称作‘骑兵少尉’的朱诺去葡萄牙指挥作战。另一名将军也不会因为在维米罗战役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相反，还可能将英国军队彻底歼灭，以至最终，也就不会有特拉协定，以及不会从葡萄牙撤退了。而英国人也不可能再派军队攻占这个国家。”

上述问题似乎足以说明，拿破仑为何深有感触地写道：“女人们是一切阴谋诡计的灵魂。我们只能安排她们去料理家务，而各级政府的大门更应对她们紧密封闭。”

但这件事是在一年多以前。朱诺早已在葡萄牙打了一阵子了，现在又正在西班牙镇压反抗运动。但卡罗丽娜和缪拉似乎还不死心，而且还牵连上了足智多谋的塔列朗和阴险的富歇，难怪拿破仑怒火中烧，十万火急地赶回巴黎。

卡罗丽娜是一女流，而缪拉只是一个武夫，但塔列朗和富歇不同，他们都是玩阴谋的老手。他能容忍下属中饱私囊，假公济私，甚至营私舞弊，但决不容忍别人干涉由谁继承自己的皇位这样的问题。

拿破仑怒不可遏地飞快回到巴黎，先给富歇一顿痛骂，接着就狠狠地申斥本尼凡托亲王。他说，当初塔列朗建议处死当甘公爵，回过头来却借此事毁谤主上，如今又来同样的一手。他狂怒地骂道：

“您是个贼，是个懦夫，是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您欺骗、背叛了所有人……您出卖了您父亲……想当初您最先提起西班牙之举，可您出尔反尔，今天又谴责这一行动！您到底要干什么？……您希望得到什么？……有胆量您就说出来嘛……我当初为什么就没有让人把您绞死在卡罗塞尔的栅门上？不过现在还来得及……告诉您吧，您的小命……就捏在我手心！”

康巴塞雷斯、勒布伦、富歇和德克雷看着他大发雷霆，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口。塔列朗一声不吭，面无愧色，目中无光。他这副冷静的样子给拿破仑的怒火泼了一盆冷水。拿破仑还不罢休，又骂了他一句。

还没有告诉我，圣卡洛斯公爵是您妻子的情夫呢！”

塔列朗以彬彬有礼的口气，开口回击说：

“不错，陛下，但我未曾想过，这种关系会有损陛下的光荣与臣下的名誉。”

皇帝离开了厅堂。显贵们一个个回到了恭候沙龙。沙龙里挤满了军官和朝臣，他们全听到了。塔列朗慢慢从他们中间走过。离开时，他大声喊叫道：

“真遗憾，这样伟大的人物没想到竟是如此没有教养！”

翌日，有一次聚会。塔列朗胸前挂满了各种勋章，也来了。拿破仑从他身边走过时，不禁转过头去。他的怒火已经平息，无疑后悔自己太过分了。尽管塔列朗有种种缺点，可对皇帝来说还是十分珍贵的。但是，塔列朗毫不收敛。为此，皇帝决定治一治他。他首先解除了塔列朗侍从长的职俸金，以及非法积聚的巨大财产。此后不久，皇帝好像又忘记了往事，和塔列朗谈起了政务。他于1811年8月在特里亚农宫对塔列朗说：

“您这家伙真是个魔鬼，我怎么都无法让自己不跟您谈我的事，也没有办法不让我爱您。”

可是，贝内文托国王却忘不了那一口气。他虽然没有受到严厉的惩治，但却蒙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拿破仑的劲敌。他抓紧一切机会策划反对拿破仑，背叛拿破仑。这一场侮辱，使他深深怀恨，憋在心头整整五年，一到时机成熟，便如毒蛇出洞，疯狂报复。

于是，又一个“西班牙脓疮”式的隐疾深深地埋入了拿破仑帝国的核心，当拿破仑发觉时，他的帝国已无法再生存下去了。

二、烦心的家事

尽管拿破仑在战争上和政坛上处处得心应手，但他却似乎永远也无法摆平多事的家族。

约瑟芬的忧郁、卡罗利娜的野心、“波兰夫人”的温柔、宫廷贵妇们的挑逗，似乎让他难求一刻安宁……

尽管拿破仑知道在塔列朗的密谋中，卡罗利娜并不是一个次要的配角，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妹妹下手，正像一年前那样。他尽管有时对他们很严厉，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很怕他这位身为皇帝的家长。他们巧妙地利用他过于浓重的家族观念不断地给他制造烦恼。

当拿破仑将塔列朗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便回到宫中。他发现约瑟芬又忧心忡忡，强作笑颜。外孙的天折使她精神上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她觉得，将她与拿破仑联接起来的一根最有力的纽带断了。她的心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担心会离婚。

自提尔西特和约签定后，拿破仑确实想过离婚。他当时暗自思忖，在与沙皇的政治联姻的同时，为什么就不能再来一次家族联姻？亚历山大有个妹妹，人们都断言他决不会拒绝把她许给热罗姆的。可他会拒绝许配法国皇帝吗？他不是对法国皇帝深表敬意、极其友好吗？拿破仑回到杜伊勒里宫后，就更想入非非了。看着约瑟芬那张疲倦的面孔，他更觉得自己年轻。她虽然不失当年的风雅，但已不再美貌迷人。加之她内心充满恐惧，往往显得冷若冰霜，不如以前可亲。她的沙龙日渐冷落，人们大都去光顾爱丽舍宫了，那里，卡罗利娜·纓拉向野心家们敞开了最令人惬意，最有利可图的密室大门。他

们在那里与纒拉、富歇甚至塔列朗公开策划废黜皇后的阴谋。

面对众多的仇敌，约瑟芬几乎是单枪匹马。欧仁在意大利执政，奥但丝与一些年轻人一起在比利牛斯山作温泉疗养，以排遣内心的忧伤。密谋者中最强有力的富歇选准这一时机向皇后发起进攻。

富歇认为，小莱昂的诞生和皇帝与波兰女子的爱情足以摧毁皇帝的伦理支柱。他决计要使皇上排除最后的情感障碍，并坚信皇上以后会对他感恩不尽。他很快定下了行动计划。首先，他在巴黎到处放风说离婚大局已定，接着，他来到枫丹白露，拿破仑正在此打猎，他适时求见约瑟芬，拉开了战幕。

“要是皇上无后嗣继位”，他对约瑟芬说，“那法国的政治前程就会受到影响。拿破仑决不会忍心要求皇后退位。因此您应该勇敢地主动让步，为民众利益牺牲自己。”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约瑟芬顿觉天昏地暗。可她很快清醒过来，问道：

“您是代表皇上来的？”

“当然不是。是对皇朝的忠心促使我前来进言……”

皇后马上振作起来。富歇只不过是私作主张，胜负并未定局。

“我用不着您多管，我自己会和皇帝说明。”她厉声反击道。

富歇不甘示弱，还想再说。她差人让他退去。离去前，他交给她一封长信，信中列举了他此行的理由。

约瑟芬立即召来拉瓦莱特以及德·雷米扎夫妇。她把警务大臣的信给了他们看。

他们一致劝她立即去见皇上。

“让他看看这封信”，雷米扎献策道，“尽量观察他的神色，可不管怎么样，都要表现出对这一间接授意行为的无比愤恨，并再次向他郑重申明，您只能执行他亲自发布的有效圣旨。”

皇后同意这一意见，决定次日清晨就去找皇帝。

也许是经过深思熟虑，也可能是内心恐惧，她没有找皇帝明言。然而，她心里是那么清楚，这一步可能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至于拿破仑，他好像回避单独见面。雷米扎夫人很乐意充当重要角色，决定为皇后效力，去找皇上施加影响。一天夜里，凌晨一点，拿破仑正离开办公室去休息，贡斯当向他禀报后宫贵妇求见。拿破仑感到诧异，令她进来。德·雷米扎夫人向他告发了富歇的阴谋。皇帝一听，勃然大怒。警务大臣竟敢不经他允许插手他的私生活、干涉与他毫不相干的利益和情感的事！他送走贵妇，立即到了约瑟芬处，当夜向她作了详细的解释。

他开始故意责备她借款不断，接着面谈的内容慢慢扩大。拿破仑又提出了孩子的问题，为侄子的夭折深感痛苦。他考虑在可能情况下，正式承认小莱昂。约瑟芬并不反对，甚至倾向于这样做，这也许有助于巩固她的地位……

拿破仑并没有装腔作势，他声色俱厉地谴责了富歇。但最后到底涉及到了与皇后离婚以及再次结婚的假设问题。

“要是此事真的来临，约瑟芬，那就要靠你来帮助我作出这样的牺牲。我将靠你的友谊，把我从这一万不得已的破裂所引起的憎恶中解救出来。你会主动提出的，是吗、设身处地为我想想，你会有勇气自己下决心隐退吗？”

总之，虽然语气温柔，但其实质与富歇提出的别无二致……约瑟芬看得很清楚。她沉着冷静。面对危险，她按照雷米扎的劝告，明确答复了皇上。

“陛下”，她故意用这种只在公众场合用的礼仪用语称呼道：“您是主

人，当然由您主宰我的命运。只要您命令我离开杜伊勒里宫，我马上就服从，但您下的圣旨至少要合情合理。我是您的妻子，我的皇冠是您在教皇面前亲自给我戴上的，如此的荣耀，谁也不会自愿失去。您若离婚，整个法兰西就会以为是您赶走了我，而不管我是否服从，是否痛苦……”

她的这番拒绝的话非但没有伤了拿破仑，反而打动了他的心，使他忍不住泪水汪汪，山盟海誓，表白爱情。当夜，拿破仑没有离开约瑟芬，并答应要狠狠训斥富歇。果然，警务大臣来枫丹白露时，拿破仑“严厉斥责”了他。富歇非但没有认罪，反重申其理由。约瑟芬企图让拿破仑罢他的官，可拿破仑坚决不依。虽然富歇继续在朝廷和公众场合兴风作浪，但拿破仑只写信责怪他说：“富歇先生，15 天来，您弄得我心烦意乱，您务必马上停止行动，不要直接或间接干涉绝对与您无关的事情，这是我的旨意。”

皇帝拥吻着约瑟芬，反复解释说富歇这样干完全出于误会：

“实际上，不应怨恨他。只要我们不动摇，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就行了。你心里完全清楚，没有你我没法生活下去。”

他这样说只是出于习惯，出于旧情，而决不是出于理智。他心里十分明白，理智只会促他离婚，可他没有这个勇气。他和约瑟芬关系还很紧密，近来的事情似乎更密切了他俩的关系。他差不多每天夜里都留在约瑟芬身边，白天里，在心腹面前，他又像昔日那样对她体贴入微，爱抚她、拥抱她。他与迪罗克、纓拉等心腹谈起正式承认莱昂的事，他们极力劝阻，说现在不再是路易十四的年代，必要时让勒梅纳公爵和德·图卢兹伯爵继位。连具有神圣权利的君主都不该做的错事，对一个皇冠建立在战剑之上的马上皇帝，此举就更不妥。

约瑟芬也动过此种念头，她觉得这有可能避免离婚，但欧仁认为此举不妥，于是，约瑟芬听从了儿子的意见，再也没有强求。她不久得知母亲德·拉巴热利太太在马提尼克过世了。尽管多年未见，但这一噩耗使她十分悲伤。拿破仑不愿让消息传开，否则会使庆典中断。连皇后也没戴孝，仍然身着盛装。

家庭中的诸多风波，使拿破仑心力交瘁，他不由地倍添思念远在波兰的玛丽了。在拿破仑的心中，玛丽是一位带给了他无限欢乐的女人。跟玛丽在一起，他的身心总是萦绕着一片金黄的温暖阳光，这个女人柔顺、恬静，善解人意而高雅羞涩，拿破仑除了他的初恋情人德茜蕾外，最令他心弛神往的要算玛丽了。与德茜蕾的感情是青春式的、冲动的，与玛丽的感情则是成熟的、深厚的、缠绵的，是那种流淌在平静下的岩浆般的、不曾黯然的感情。尽管拿破仑王权在握，附庸在他身边的女人数量不少，而且也个个漂亮俊美，但拿破仑却在任何一位女人身上也找不出玛丽那份独特的韵味。玛丽的一笑一颦、一个回眸、一个转身，举手抬足之间都洋溢出令拿破仑沉醉的意味，拿破仑感到他与玛丽的感情，已飞跃出了开始那份对玛丽的肉体的迷恋，而升腾到了对整个的玛丽的痴醉。不管是在与玛丽偎依的时刻，还是离远了她，拿破仑都写下了无数行的人的书信。从这一封封信中，很明显地舒发了拿破仑对玛丽的一往情深。他写道：

“夫人：

我真希望您能告诉我：玉体无恙。并告诉我昨夜是怎么过的。整整一夜，你就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将久久地记取这一夜……我感到有必要告诉你，我多么珍爱你。如果你怀疑这一点，就令

我太难过了。你向我许诺过许多事情，难道今天能做的不该先兑现？玛丽，请想一想，我爱你。你也告诉我说你同样爱我。你会坚贞不渝的，不是吗？一千遍地吻你的双手，吻您的心窝，我可真想打破你心灵的平静。你瞧，这可能是报复思想？再见，我亲爱的，我多么想今晚能见到您！我就想告诉你，总有一种不自主的力量把我引向您所在之处。往往，我得中途停下来……不知为什么，我发现你的缎带很美，可能你猜到此中原因。可是你的耳坠子，只三个字：狡黠的。狡黠？不，不，善良，漂亮，完美无疵的玛丽……你可能已安睡……我很想今晚能见到你……让你谈谈你所给我写的信。倾听你谈，也给我莫大的欢乐。我亲爱的，这颗心曾由于你备受折磨……昨天，我看到你眼中有淡淡的哀愁，我想在你眼睛上覆盖无数亲吻，以加重你那愁思，并拜倒你脚下。

“你的倩影时刻萦绕我心，你的名字也总挂在我嘴边……”

尽管玛丽的“倩影”时刻萦绕在拿破仑的心间，但他也无力拒绝、也没有刻意拒绝许多随时自送上门的美女们。

首先，拿破仑在孤寂的日子里，开始与漂亮的加萨尼太太取乐。加萨尼太太是热那亚人，约瑟芬在米兰旅行期间选用她为自己读小说、料理身边琐事消遣，列在内侍人员之内。塔列朗和他忠实的朋友雷米扎看中了她，让她悄悄住进了枫丹白露，以方便她与皇帝的幽会。

塔列朗想以她在皇帝身旁侍候打探，密切注意皇帝的一举一动，并指示她只要皇帝有所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地迎合，讨皇帝欢心，让皇帝满足。

拿破仑经常私下赠款。最有利可图的，是拿破仑封她丈夫加萨尼先生为总税务官的职位，这个位置，使加萨尼夫妇大发其财。加萨尼太太的沙龙得以越办越高档、越办越红火。

一天晚上，拿破仑看到衣着白裙、手捧鲜花的加萨尼太太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正冲着他媚笑。拿破仑此时正巧因头疼想早些休息，看到送上门的猎物当然不能放过。他放下手中的笔，抱起芳香四溢的加萨尼太太走向了卧室……

当一阵激情过后，拿破仑抹了抹头上的汗，满意地拧着加萨尼太太的脸蛋道：“宝贝，你该走了。”

加萨尼太太哼着娇笑道：“不嘛，每次都急急地赶我走，我还想多躺一会儿呢。”

拿破仑笑道：“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加萨尼太太的柔顺美丽是拿破仑所喜欢的，但这位女人却极不善解人意，每次索要钱财都是在床上裸赤着时提出，令拿破仑总有一种嫖妓后要付钱的感觉。当初她丈夫的官职就是在一次狂次后提出的。拿破仑尽管知道女人们对他的自愿身许与曲意迎合是因着他的皇位的魅力，但他宁愿浪漫地认为是因爱而致。

加萨尼太太抚着拿破仑已渐膨满的腹部道：“我想买一个好漂亮的钻石胸针，可钱却太贵，我……”

拿破仑冷下脸问道：“那个钻石胸针多少钱？是否值你在床上的表现呢？”

加萨尼太太没看清拿破仑的脸，一味撒娇道：“怎么这么讲，好难听，可我真的想要那枚钻石胸针。”

拿破仑一脚把加萨尼太太喘下了床，大声叫道：“婊子！你那丈夫投机取巧来的钱，还不能满足你的私欲吗？我向来讨厌标价买卖的贱肉，滚开！”

加萨尼太太把这顿骂都向塔列朗做了汇报。塔列朗明白这个女人的低俗

断送了自己的长久打算，塔列朗想在拿破仑身边按插耳目的目的没有达到，便也弃之而走。

加萨尼太太乖觉地又马上投入了约瑟芬的圈子里，她到处讨好的瑟芬，把许多鲜花扎成各种形态，点缀约瑟芬的卧室和花园，终于使约瑟芬忘记了她曾引诱拿破仑之前嫌，并成了朋友。

所以，当拿破仑又一次看到加萨尼太太在内宫走动时，大发雷霆。

“我再也不愿在您这儿见到加萨尼太太”，他厉声道，“晚会后，让她立即回意大利去。”

“让她留在我身边吧”，约瑟芬求情道，“不然，她和我都会为分离伤心落泪的，我和她相处那么好。”

他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加萨尼太太果然再也没有离开皇后。

拿破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追求快乐。他同时又向波利娜手下的一位贵妇巴拉尔夫人献殷勤。巴拉尔夫人壮得像个重骑兵，可长着一张漂亮的娃娃脸，而且说话放荡不羁，更富有刺激性。皇帝在打猎用午餐时多次与她相会，寻欢作乐。这确实是一时冲动，逢场作戏。但任她摆布的丈夫却因此而当了皇室内侍，受封为男爵。

就这样，妇人们竞相投向拿破仑的怀抱。倘若说宫内有为数不少的女人害怕他的话，那么更多的人则希望能受到皇帝的青睐。他为此自鸣得意。一天晚上，拿破仑在约瑟芬的房间里与她逗乐，自吹很受妇人的垂青。

“我可从来没有遇到硬心肠的女人。”他自命不凡地说。

当时在场的奥但丝机智地反唇相讥道：

“那是因为跟您周旋的女人心肠都不硬。”

他哈哈大笑，揪着奥坦丝的耳朵，对皇后道：

“听你女儿说的，她就这样小看我！她以为我早就老不中用了呢！”

他的妹妹卡罗利娜和波利娜争着为他寻觅情妇，心想这些女子日后会为自己效劳，至少可以减少约瑟芬的影响。

富歇和塔列朗竞相仿效。富歇想方设法，企图让雷加米埃夫人委身于皇上，但白费气力，后又想拉迷人的朱莉埃特，又遭拒绝，为此对她耿耿于怀。至于塔列朗，据皇帝说，他“兜里有的是女人”。他出身于旧制度，衷心希望君主能多多取乐，尽量减少政务，以便能让他代为掌管，从中“渔利”。

1808年初，正值表妹塔施·德·拉已热利小姐与阿伦贝尔亲王结婚之际，奥但丝、贝尔蒂埃、波利娜和卡罗利娜竞相在各自的府邸大办豪华的贺喜舞会。为满足皇上的要求，卡罗利娜举办了化妆舞会，其奢华的程度为大革命以后所未见。皇后的室内乐大师斯蓬迪尼作的《贞女曲》在舞场上风靡一时，招来了许多自命不凡的“贞洁女子”，连有8个月身孕的奥但丝也一副贞女的打扮。她还出了一个怪主意，赴舞会时让一位身着短裙、手执人头棒的丑角为她引路。这位丑角是她众多的受保护者中的一位，名叫吉热波。吉热波小姐出生于一个破产银行家的家庭，生性活泼、放荡不羁，她极喜欢在沙龙露面，引诱风流男子，并已有有人上钩、朱诺和纓拉。一见她进入了沙龙，卡罗利娜顿时火冒三丈。这位勾结她丈夫和情夫的女人竟敢上她府邸来！于是迎上前去，对丑角吉热波一顿臭骂，把她逐出门外。奥坦丝出面干涉，与卡罗利娜发生了口角，两人互不相让，互揭对方的隐私。最后，荷兰王后悻悻然离开了舞场。为了报复卡罗利娜的公开侮辱，奥坦丝出了一个绝妙主意，让皇后封吉热波小姐为陪读侍女，与加萨尼太太平起平坐。

拿破仑兴致勃勃，酷爱这种意大利式的舞会。化装舞会上，他往往身着带风帽的化装长外衣，由迪罗克扶着，以激起妇人的惊奇为乐事。戏言中经常有失体面。他更喜欢开狡黠的玩笑，折磨那些戴绿帽的丈夫。不过，尽管他精心化装，总是很快被人认出。他那晃动的姿态，反剪双手的习惯和特有的嗓音几乎无法掩盖，纵然贡斯当绞尽脑汁，为他出谋划策，悉心化装也无济于事。皇帝往往走到别人面前，刚开口提一个问题，对方就连忙回答：“陛下。”他马上闷闷不乐地掉头就走。在意大利大使马雷斯加尔奇家，他在舞会上换了三件长外衣，三次都被人识破。有一天晚上，他拒绝陪同约瑟芬去巴黎歌剧院，后来和迪罗克及贡斯当化装前往，想使皇后大吃一惊。他们不但化了装，而且化了名。拿破仑自称奥古斯特，迪罗克化名弗朗索瓦，贡斯当称约瑟夫。一到歌剧院，他们便到舞厅、休息室、包厢四处找皇后，一连试探了20位化了装的妇人，始终未能认出他来。最后，一位戴着面具的人走到皇上面前，无拘无束，语言放肆地戏弄他，致使拿破仑一时无言以答，张口结舌。戏弄一番后，那人很快消失在跳舞的人群中。皇帝气呼呼地回到杜伊勒里宫。翌日上午，他对约瑟芬说：

“怎么，你昨晚没有去歌剧院跳舞？”

“去了，我真的去了。”

“我不相信。”

“我向你保证，我真的去了。可你，亲爱的，昨天晚上，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我在宫里办公呢。”

“这就怪了。我昨晚在舞场上看到一个化了装的人，他穿的鞋子和他的举止与你的一模一样，我认定就是你，故意戏弄了一番。”

拿破仑一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皇后说，她临去舞场前又换了一件化装服，因为她觉得开始穿的那一件不太雅。

雷米扎被任命为剧院总监时，塔列朗曾对他说：“我真同情您，您要使得逗他一乐的人开心，太难了。”

实际上，拿破仑并非难得一笑。虽然年已四旬，他仍然充满青春活力。问题是政务缠身，简直难以摆脱。眼下，他正为西班牙事件犯愁。塔列朗出谋划策，最后说服他废黜波旁王。一支强大的军队由纓拉率领，侵占了西班牙。纓拉暗自希望能登上国王的宝座。

王冠由谁戴，这完全取决于皇帝。卡罗利娜拼命取悦皇上，同时也采取精明的手段拉拢处于竞争地位的塔列朗和富歇。警务大臣仍未放弃对约瑟芬的攻击，甚至不惜煽动他人聚集在杜伊勒里宫的窗下，高声请求皇上再次结婚。塔列朗将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禀报皇上。现在，他已经不再劝皇上离婚。嘴上虽然不说，他心里完全清楚，皇帝朝思暮想的那位俄国公主并非垂手可得。西班牙事件十分棘手。因此，目前时机尚未成熟，不可陷入家庭的烦恼。拿破仑似乎也这样看……然而，皇帝始终举棋不定经常犹豫不决，反反复复。在这一时期，塔列朗好象是他心腹中的心腹。

“要是我离开她”，拿破仑对塔列朗说，“就必然失去她给我带来的美妙的家庭生活，我将不得不费心了解年轻的新夫人的情趣与习性。假如我以不忠来回报她对我的背叛，现在已经没多少爱情可言，以后恐怕情况更糟。”

但是，塔列朗坚信政治总有一天要战胜情感。一天上午，他遇到了正从拿破仑办公室出来的德·雷米扎先生，便告诉他说，皇帝似乎已经决定离婚。

“我们最好说定，千万不要无事生非，持反对态度。”他补充道。

当天晚上，宫里有聚会和演出，数不清的亲王、使者、显贵和涂脂抹粉的妇人恭候着皇帝和皇后的光临。等待了很久之后，一位内侍通报说皇帝身体有些不适，他与皇后不会再来了。演出开始了，可场内观众纷纷退席。塔列朗和雷米扎到御室打听皇帝的消息，得知“他在8个小时前就与夫人上床休息了。并有禁令：在明晨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他的内室。”

塔列朗在原地乱转，不耐烦地说道：

“这人，一有冲动就随心所欲，根本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唉，他该拿定主意了！”

翌日，皇后告诉雷米扎，拿破仑于晚6时与她共进晚餐，显得愁容满面，闷闷不乐。晚饭后，她在宫里正等着骤会，可有人前来找她，说皇上身体不适。她火速赶到他身边，发现他胃病发作，有时痉挛不止，疼痛难忍。一见约瑟芬，正倒在床上的拿破仑伤心地哭了起来，顾不得她身上穿着华丽的裙服、披着轻飘飘的纱巾，一把将她拉到床上，紧紧地拥抱着她，重复道：

“我可怜的约瑟芬，我怎么也不能离开你！”

加冕前，这样的激动场面时有发生。三年来提心吊胆的生活使约瑟芬的心肠变硬了。这一次，她没有动心，冷冷地答道：

“安静一下，别忘了您要做的事，别这样。”

她和贡斯当一起照顾他，让他喝了点茶，劝他晚上不要再去戏院了，应该好好休息。他坚持要皇后跟他同床休息，并要她马上脱衣服，睡到他身边去。他边说边哭。影射家人和富歇道：

“他们老缠着我，折磨着我，弄得我痛苦极了……”

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夜，他翻来复去做恶梦，没完没了地拥抱和爱抚。可次日清晨，他却若无其事似地按时起了床。

就这样，约瑟芬始终生活在不稳定的气氛之中。她对雷米扎说，拿破仑肯定是有意思惹她反感，使她感到厌倦，把她折磨成病，也许他的用心还要险恶。他有时整天冷若冷霜；有时又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对她大发雷霆，比如责骂她对梅克伦堡亲王过分亲密，嫌她年纪太大，却总想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说她挥霍无度，死不悔改。此外，波拿巴家族虎视眈眈，四处宣扬她不可避免要滚蛋，这一切使她难以忍受……。确实，她有时感到实在受不了，一连几天怎么都不舒服。当皇帝去西南部解决错综复杂的西班牙问题时，她才松了口气。可舒心日子没过几天，她又不得不到拿破仑身边去，先是去波尔多，然后又到了巴荣纳附近的玛拉克城堡。随她同行的有部分宫廷人员。被指定的女伴中就有逗人开心的吉热波小姐。

约瑟芬之所以选了吉热波，完全是为了气同行的卡罗利娜。可事与愿违，玛拉克城堡范围有限，拿破仑很快从周围的人中发现了这位年轻的舞女。吉热波小姐不时抬起那双灰色的媚眼，朝皇帝瞥一瞥，接着很快垂下眼帘，那颤动的睫毛显出了她的灵巧。皇帝迫不及待，马上差遣鲁斯唐告诉她，皇上要亲自到她住的顶楼陋室去看她。这位狡黠的女子既不显得受宠若惊，又无半点被触犯的表现。见面不一刻，就投入了皇帝的怀抱。

他一连几夜与她幽会，觉得她随和、多情，正合自己的心愿。但由于拉瓦莱特娶了一位博阿尔内家族的女子为妻，对皇后忠心耿耿，严密监视着众人的通信往来。吉热波小姐在给母亲和巴黎的女友的信中表现得很不审慎。拿破仑很快得到了消息。拉瓦莱特让皇上看了吉热波母亲的一封回信，信中，

她为女儿出谋划策，教她应扮演何种角色，特别关照她“要不借一切取悦皇上，以得到他长久的宠爱。”拿破仑对这种卑鄙的心计极为厌恶。不久，吉热波便被送上驿站快车，由皇室内侍陪同，回了巴黎；从此再也无人提起她。回巴黎后，她很快嫁给了一位名叫苏刁多的先生。此人厚颜无耻，无所顾忌，竟然被封为佛罗伦萨的总税务官，过着奢华的生活，本应受到惩罚，没想到后来王朝复辟，得以逍遥法外。

在玛拉克城堡逗留期间，拿破仑像在杜伊勒里宫一样繁忙。不过，他尽量抽时间散步。他常与迪罗克沿着布科附近的阿杜尔河徜徉，也常去城堡尽头的一个鸽棚，从那儿顺势往下走，漫游尼弗河畔，继而过河去看望住在罗加村的卡罗利娜。

由于远离瓦莱夫斯卡太太，他好像在夫人的影响下渐渐恢复了心头的宁静，在玛拉克城就对皇后表示出奇的殷勤。众人都觉得他的心已经重新属于她。个中的原因，就是拿破仑最经不住在他身边的女人的温情。皇后乘机利用，但力戒有任何洋洋得意的表示。

拿破仑对她又像昔日那样难舍难分，甚至与她嘻戏打闹，或在沙滩互相追逐，大笑着把她往水里按。面对这一切，谁都糊涂了……

但是拿破仑在追求肉体 and 感观的快乐时，其精神和内心却从未得到满足。他更加思念远在波兰的玛丽，他除了经常寄去几封烫人的信札外，还格外迫切地邀请玛丽来到巴黎。

当玛丽终于答应前往巴黎时，拿破仑的心中溢满了快乐。他当即把他床上的另一位女人赶下了床。这位女人叫德·马迪太太。她长有一头棕红的秀发，尽管粗矮的身材颇显暇中有斑，但她粉白的皮肤、活泼的性格也吸引了拿破仑，只是仍不能同拿破仑心中的玛丽相比拟。

玛丽·瓦莱夫斯卡遵守诺言，于1808年年初由兄弟拉辛斯基和一位侍女陪同，来到巴黎。拿破仑虽然时有艳遇，但对她一直深深怀恋，把她看作“自己的波兰夫人”。迪罗克奉旨将她安置在乌赛伊街，后移居胜利街的一幢漂亮的房子里。玛丽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不时在府邸接受皇帝的晚间来访，但更多的是去杜伊勒里宫，两人同居一室，此间，他们已经不怕约瑟芬会突然闯入。约瑟芬的地位岌岌可危，怎敢贸然干涉。在皇帝的请求下，科维扎尔负责照顾玛丽的人身安全。每日早晨，都有人前来询问玛丽有何要求。玛丽很少提什么要求。她别无他愿，坚信自己在拿破仑心中处于首要位置，也相信凭着自己对他的爱，他不久将复兴波兰。

她只有唯一的一个法国朋友：迪罗克。尽管大元帅在华沙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她仍十分赏识他的稳重和忠诚。在皇宫，几乎任何人对拿破仑都是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唯有迪罗克敢于陈言皇上，表明己见。他在这一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从不滥用，更不以此谋取私利，而是一心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减少拿破仑的不幸或为了拿破仑获得真正的幸福。

可惜，这不久之后，拿破仑便忙于割除“西班牙脓疮”，多数时间不在巴黎，将这位温柔的波兰夫人放在那个空荡的华丽宫室中独守空房。

但是皇帝在准备与奥地利开战的三个月中，基本住在爱丽舍宫、马尔梅松和朗布伊宫。他常常见玛丽·瓦莱夫斯卡，但也见了年轻的佩拉普拉夫人。拿破仑是1805年4月与她相识的，并于次年把她接到了杜伊勒里宫。她嫁给了一位投机商。多亏她，这位投机商一跃成了卡昂的财政官。这类肥缺，拿破仑往往优先赐给戴绿帽子的丈夫。就佩拉普拉夫人本人，我们了解甚少，

但可以肯定，她对皇帝来说，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她年轻貌美，深得皇帝欢心。他在杜伊勒里宫曾多次与她幽会。她给皇帝生了一女，名叫埃米莉，长得漂亮迷人，温柔而又通情达理，后来成了希梅公主。

这一年来，约瑟芬的忧郁，卡罗丽娜的野心，玛丽的柔情，再加上西班牙脓疮几乎让他难得一刻轻松，连他这样的精力充沛，从不惧怕困难的人有时也不免心烦。尽管他在战场上和政坛上处处得心应手，但在个人生活和家务事上却显得一筹莫展。

现在，他要暂时抛开这些，去处理帝国东部边境的问题。在那里，奥地利人已磨刀霍霍了。

三、二进维也纳

奥地利人终于刺出了蓄谋已久的一剑，法军统帅贝尔蒂埃举措失当，空门大露。正当达武元帅面临危境之时，刚刚赶到前线的拿破仑想出了扭转战局的妙计。……

在奥地利发动进攻后的一个月，五战五胜的拿破仑第二次进入了维也纳。

拿破仑一生所进行的战争至少一大半都是针对奥地利人的。从18世纪最后几年起，拿破仑就在意大利屡次击败这个国家的军队。而这个当时欧洲大陆最为强大的国家是如此的执拗，虽然屡战屡败，却从不愿屈顺拿破仑的意志。

“三皇会战”后，拿破仑本来有机会把这个国家绑到自己的战车上，但出于对英国实施大陆封锁的政策需要，他却宁愿与多少有点鞭长莫及的沙皇俄国联合，而不愿给哈布斯堡王朝一点面子。

从那以后，哈布斯堡王朝虽然表面上表现得很乖顺，但却内心怨毒，它暗中积蓄力量，力图在最有利的时刻向拿破仑的心脏刺出致命的一剑。

现在，这个机会似乎已经来临了。西班牙的怒火已使拿破仑如坐针毡，驻扎在中部德意志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法国大军团已频频西调，陷入了西班牙泥淖无力自拔。而在埃尔富特，亚历山大沙皇所表现出的态度又是那样暧昧。奥地利人觉得已到了拔出战剑赢回已失去的尊严和荣誉的时候了。

奥地利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团结过。拿破仑强加给他们的屈辱使他们刻骨铭心。他们在能干而有毅力的大臣施塔迪翁领导下完成的行政上的改革，有希望使整个帝国重新振作起来。查理大公所极力主张的军队改革，已使无能的宫廷宠臣被革退了，就连普通士兵也看到有出头的希望，这是以前梦想不到的。

同时，他们也看到，几乎在德意志全境都广泛展开了摆脱拿破仑统治的运动。采用他的法典虽然有许多好处，却被大陆封锁制度所带来的日益加深的困难所抵销了。而拿破仑处心积虑要消灭的德意志民族感情，却仍然在柏林和维也纳坚固不拔。新近发生了一件事，又在德意志全境激起了愤恨之情：拿破仑颁布一道敕令，对施泰因实行剥夺公权。施泰因本来已于11月24日辞职。

拿破仑的敕令是1808年12月16日从马德里发出的，敕令说：“施泰因此人”企图在德意志煽动暴乱，应视为法国和来因邦联的敌人，其财产应予没收，此人无论现在何处，即予逮捕。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于是逃往奥地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全部希望也就寄托于这个国家了。

4月6日，查理大公发表文告，文告中生动有力地表达了改革后奥地利的
新希望：“欧洲的自由仰赖你们高举义旗予以捍卫。战士们，你们的胜利
将打破束缚欧洲的枷锁。在敌人队伍里的德意志弟兄们等着你们去解放。”

而早在几个月前奥地利人已悄悄地进行了备战，这一点拿破仑也清楚，
他知道这一战再所难免，因而在1809年元月24日便从西班牙赶回了巴黎。

现在，拿破仑觉得在多瑙河一带法国军队过于分散，因此他马上重新进
行布置。

他认为奥军在4月15日之前不会行动，所以觉得有充裕的时间作准备。
2月15日，他命令当时正在巴利阿多利德镇守西班牙北方各省的贝西埃尔把
近卫军撤回巴黎。其后一周，情报部门向他呈交了一份奥军最近兵力部署报
告。当时奥军编为9个军，由查理大公指挥：

右翼位于波希米亚，计有：

贝利加德伯爵、柯罗华特伯爵、罗森贝格亲王 12万人

列支敦士登的约翰亲王 45000人

冯·席勒男爵、卡斯勒将军、盖雷将军 95000人

左翼位于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计有：

合计 26万人

另有两个军作预备队，计10万人，一支在加利西亚由费迪南大公指挥，
另一支由路易大公指挥保卫维也纳。

查理大公的打击力量显然大大超过了法军在德意志境内可调集的兵力，
因为把达武、乌迪诺和贝尔纳多特的兵力加起来也不过九万人。所以根本不
存在拿破仑象1800年那样立即采取主动进攻的问题。对此，拿破仑明智地
决定采用攻势防御战略，聚集兵力，后发制人，待敌暴露意图后予敌以打
击。所以，在战争初期，他只命令德意志境内的部队在多瑙河谷的雷根斯堡
附近集结，静观奥军行动。当务之急是增强德意志兵团的兵力，但由于西
班牙的局势仍不太稳定，他也难以从该战区抽调过多的部队。

2月21日，拿破仑令其陆军大臣克拉拉克派人召请马赛纳元帅，要他
指挥一个新组建的“莱茵观测军”，因误伤失明的马赛纳此时已经康复，
该军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轻骑兵师组成，预定3月21日以前在斯特拉斯堡
集中。拿破仑接着便向莱茵邦联的德意志诸国（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
森、巴登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发出警告，说他们的自由正受到奥地利
侵略的威胁，因此他们必须进行动员并将他们的军队在3月20日以前交
他调遣。这样，他就获得了大约7万人的增援，其中仅巴伐利亚军颇有战
斗力，其他德意志军队只适用于维护交通线。这些仆从国君主身不由己，
只好俯首听命。巴伐利亚国王马克米连·约瑟夫请求让其王储指挥巴伐
利亚军，但拿破仑不予批准，而是把指挥权授予但泽公爵勒费弗尔元
帅，此公由于缺乏能力，刚被拿破仑从西班牙军团撤换下来。贝尔纳多
特则从汉堡调到德累斯顿，奉命接替指挥萨克森王所提供的军队。

有关奥军在因河右岸集结的报告不断送至拿破仑手中。3月24日，他
命令用马车把近卫军从西班牙运回巴黎，以便他们一天能完成三天的行
程。贝西埃尔从西班牙北部地区调来指挥德意志军团的骑兵军，因为
纓拉已被晋封为那不勒斯国王。贝西埃尔原来的职务则由克勒曼将军
接替，后者在马尔顿战役时表现突出，调任前一直与朱诺一起在葡
萄牙作战。

3月28日和30日，拿破仑就德意志军团的编成和部署，向贝尔蒂埃下

达了极为详尽的长篇指示。他预料奥军将在 4 月 10 日发起进攻。因为奥地利驻法大使梅特涅仍在巴黎，尚未申领归国护照。如果奥军在 4 月 10 日前进攻，那么法军就在莱希河之后集结，右翼置于奥格斯堡，左翼置于因戈尔施塔特和多瑙沃特之间的多瑙河上，皇帝大本营设在多瑙沃特。斯特拉斯堡将作为主要的补给基地，奥格斯堡和因戈尔施塔特则为前进补给基地。此外，要在多瑙河上组织船运，输送弹药给养，还要大量烘制面包干粮。总医院应设在乌尔姆、奥格斯堡和多瑙沃特。德意志军团编成如下表：

步兵 (人)	骑兵 (人)	炮 (门)
第二军(拉纳) 3 个步兵师 1 个半骑兵师	40 000 6 000	57
第三军(达武) 4 个步兵师 4 个步兵师 1 个骑兵师	45 000 30 000 5 000	66 68
第七军(勒费弗尔) 3 个步兵师 (巴伐利亚军) 1 个骑兵师	30 000 4 000	60
骑兵军(贝西埃尔) 4 个骑兵师	60 006	
合计：14 个步兵师 9 个半骑兵师	145 000 27 000	257

该军团在近期内还可望得到近卫军的增援，计有 18000 步兵，4000 骑兵和 60 门大炮。为了保卫交通线，还正在组建第八军(由奥热罗指挥)、第九军(萨克森军，由贝尔纳多特指挥)和第十军(由热罗姆国王指挥)。

不过，拿破仑现在被迫陷于两线作战的境地，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3 月 21 日，他曾写信给其兄约瑟夫，痛斥他把西班牙战事搞得不可收拾。拿破仑对下属将领一贯控制过度，集指挥大权于一身，他现在正开始自食其果。他的将军们如果仅仅具有领导者的独立工作能力并不能升任元帅，而必须在他的眼皮下执行他的命令表现出热情和主动精神。在其 18 位元帅之中，唯有马塞纳和达武有能力指挥一个军以上的兵力。马塞纳在 1799 年曾娴熟地指挥黑尔维谢军团而拯救过法国；达武也曾完全靠自己而赢得奥尔施泰特战役。但是，内伊在埃尔欣根，苏尔特在奥斯特里茨却都是直接在拿破仑的亲自指挥下作战；他们确实是优秀的战术家，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战略天才。因此，当拿破仑无暇兼顾西班牙战场的军事行动时，其指挥系统的弱点便暴露无遗。

西班牙的那些元帅们极为蔑视他们名义上的总司令，庸碌无为的约瑟夫国王以及他那无能的参谋长儒尔当元帅，后者甚至比不上拉纳、内伊、苏尔特、莫蒂埃和维克托，连公爵都不是。由于地理因素把该国分成了若干相隔甚远的防区，因此这些防区里的元帅们对马德里来的命令往往置若罔闻；比这更糟的是，他们还相互嫉妒倾轧从而妨碍了相互间的一切合作。此后由于拿破仑再也没有回到西班牙坐镇指挥，西班牙战场的这种不幸局面一直延续了四年，而这也正是拿破仑未能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主要原因。

拿破仑在元月份离开西班牙之前曾指示苏尔特，一俟英军撤走，就应从

加利西亚入侵葡萄牙并进占波尔图和里斯本。维克托军则应由巴达霍斯，直下瓜迪亚纳河谷，然后转入塔古斯河谷进抵里斯本，以支援苏尔特的进军。拉庇塞师由萨拉曼卡前出，负责两军之间的衔接。然而，苏尔特既未得到维克托的支援又未得到拉庇塞的呼应。最后他总算是克服了葡萄牙民兵的抵抗，于3月29日攻占了波尔图。不过六周后，他又被阿瑟·韦尔斯利爵士撵出了葡萄牙。至于内伊军，因在加利西亚为西班牙拉罗曼纳的军队所牵制，根本无法动弹。4月2日，拿破仑怒气冲冲地写信给约瑟夫：

西班牙的局势日趋严重。你怎么能这样长时间不知埃尔欣根公爵（指内伊元帅）的音信呢？而且，尽管拉罗曼纳在加利西亚和卡斯蒂利亚之间活动，同时在阿斯图里亚斯也出了叛乱，你又怎么能把拉庇塞师派往南方而不把它用于北方呢？我真不明白你在干什么？我只知道麻烦还在后面。……你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恢复与埃尔欣根公爵的联系。

但西班牙的事情并非拿破仑的唯一烦恼。一段时间以来，他对教皇的态度也一直不满，因为他认为教皇一直在煽动奥地利人起来反对他。4月5日，他写信给在那不勒斯的缪拉说：

我已下令就此了结罗马的事情，捣毁这个暴乱的温床……收到此信后，即请在边境集合部队并打击罗马。……我想要萨利切蒂继续留在罗马作缪利斯将军的顾问，他们必须组织一个新政府。你可以向人们保证教皇依旧是主教，只不过他再也不能干预世俗事务罢了。

但继续令这位皇帝恼怒的还是西班牙战场的那些将领们的作为。4月9日，他指示陆军大臣：

请写信告诉儒尔当元帅，就说我对他指挥不力极为不满。如此缺乏主动精神势必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命令克勒曼将军进军比利亚弗兰卡简直是胡闹，因为他只有骑兵。他完全可以进军阿斯托尔加和贝纳文特，而绝不该把他拴在山区。调走他的炮兵是一个严重错误，这位将军现在恐怕连摧毁一幢房屋的手段都没有。正如你曾多次做过的那样，你要向他（指儒尔当元帅）重申，他的首要目标是立即与埃尔欣根公爵取得联系。这样无动于衷，这样忽视战争的首要原则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他离开西班牙的两个多月以来，这里的情况的确很糟。1809年初，韦尔斯科在波尔图向苏尔特发起攻势，巧妙地渡过他后方的那条河，迫使他向西班牙狼狈撤退，损失惨重，大炮和辎重都丢光了。这支法军到达卢戈时，只是一群带枪的乌合之众。他们遭到了内伊军团士兵的嘲笑和咒骂。两个元帅也争吵起来。内伊的辱骂十分厉害，气得苏尔特拔出佩刀，两人险些儿要进行决斗。在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的作战中，这两个人表面上恢复了协调，但彼此都不放过任何机会暗中给自己痛恨的对手捣乱。

正当拿破仑写这封信时，韦尔斯利看到，在加利西亚作战绝不能决定战争的全局，于是着手准备对法国人的权力中心马德里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是现在拿破仑已无暇西顾了，他必须为对奥地利的攻击作好最后的准备。4月10日，他给在斯特拉斯堡的贝尔蒂埃写信说：

我看奥皇马上就要发动进攻。请立即赶赴奥格斯堡并按我的指示行事；如果敌军于15日前进攻，你务必把部队集中于奥格斯堡和多瑙沃尔特，命近卫军开赴斯图加特并把我的马也带去。

几小时后，他又用旗语发了一份更为紧急的通报：

维也纳送给梅特涅的情报已被我方截获，他要求发给护照一事无疑表明奥地利即将采取敌对行动，即使在此以前他们尚未如此的话。利沃里公爵（指马塞纳元帅）应率军向奥格斯堡运动而且你本人也应赶去。……奥尔施泰特公爵（指达武元帅）应将其司令部设在尼恩贝格。如果奥军在 15 日之前进攻，各部均应退至莱茵河一线。

正如拿破仑所判断的那样，此时奥军已主动发动了攻击。就在 4 月 6 日，查理大公发布文告号召他的战士们以胜利打破束缚欧洲的枷索后的三天，即 4 月 9 日，他便亲自率军发动了进攻。

当时，查理大公率 4 个军共 14 万人从帕绍和布劳瑙之间越过了因河边境线；康特·科鲁华特将军率五个军为其右翼，自多瑙河北部向雷根斯堡推进。查理大公指挥的奥军主力向西推进至多瑙河和伊萨尔河谷，其左翼则直指慕尼黑。奥军的入侵使法军措手不及。

拿破仑当时仍在巴黎，代理拿破仑指挥部队的贝尔蒂埃也在后方的斯特拉斯堡。达武的第 3 军依照拿破仑早先的命令正从纽伦堡往南向雷根斯堡运动；乌迪诺军原定由拉纳从西班牙赶来接管，此时远在西南 75 英里处的奥格斯堡。勒费弗尔率领的巴伐利亚军在慕尼黑以北，前哨设于兰茨胡特附近的伊萨尔河谷。马塞纳的第四军正从斯特拉斯堡经乌尔姆向奥格斯堡开进。贝西埃尔的骑兵军也在大后方。这样，法军各个军就分布得很散；而如果查理大公向兰茨胡特和慕尼黑快速推进（只不过三天的行程），他就满可以在拿破仑离开巴黎之前把法国的这个德意志军团各个击破。然而，值得拿破仑庆幸的是其对手奥军是一支结构臃肿，行动迟缓的军队。

拿破仑曾指示贝尔蒂埃把军队集中于莱布河后方，并在多瑙沃尔特设立大本营。贝尔蒂埃直到 4 月 11 日才离开斯特拉斯堡危急时刻胜任指挥的人才。4 月 6 日，他接到达武 1 月 3 日写的一个报告，说波希米亚境内的奥军已移至多瑙河南岸并正向边界集结。贝尔蒂埃疏忽之中未将此报告转呈拿破仑，结果拿破仑直到奥军越过边界的第二天才惊悉奥军的进攻已经迫近。就此而论，拿破仑本人也并无咎可引，因为既知奥军正在策划战争，他就应该派出骑兵戒备部队守护边境，以及时掌握敌军动向。拿破仑还曾指示贝尔蒂埃“无论情况如何”也要把达武军集中在雷根斯堡，这也是严重的失误，因为它置达武军于法军左翼的暴露地带，尤其是当他命令其余部队均撤到莱希河后面时更是如此。贝尔蒂埃在离开斯特拉斯堡行军途中曾给达武写了一封奇怪的信，这封信更增加了达武的混乱。他在信中说：

根据实际情况，皇上关于在雷根斯堡集结的计划似乎无法执行，因此圣海赖尔将军的骑兵师很可能已经从那里撤走了。今晚（4 月 13 日）我将到达多瑙沃尔特，因而可听到有关军队态势的消息。我将与乌迪诺将军的军一起进至诺伊堡（在多瑙河上，位于因戈尔施塔特以西十英里处）。如果皇上不能及时赶到，我们现在就应考虑集中军队向敌人开战。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它肯定是一场决战。难道我们不能在诺伊马克特和贝尔恩格利之间找一块有利的阵地吗？

贝尔蒂埃在写这封信时，很可能一时精神失常，因为贝尔恩格利位于雷根斯堡以西 30 英里，多瑙河以北 20 英里；而诺伊马克特甚至更偏北，位于

通往尼恩贝格的路上；如果这个计划付诸实施，那么法军沿多瑙河谷的交通线就会被完全切断。

拿破仑后来在概述贝尔蒂埃的能力时说：

他缺乏决断力，根本不宜于当总司令，但却具有一个好参谋长的一切素质。

拿破仑在此关键时刻任命贝尔蒂埃为副总司令，即便只有几天，也已危害了全军的安全。当时，无论是达武还是马塞纳都能胜任掌握全局之责；但拿破仑一贯不愿让一个元帅去指挥另一个元帅，除非此人碰巧是其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如缪拉。

在这种优柔寡断，莫衷一是的混乱中，拿破仑终于动身赶赴前线。他 4 月 13 日离开巴黎。两天以后到达斯特拉斯堡，接着向路德维希堡推进。他与符腾堡国王在路德维希堡稍事停留，在此收到贝尔蒂埃于 13 日签发的军情报告，阅后勃然大怒。16 日凌晨他写信给贝尔蒂埃说：

我刚刚收到你的来信，获悉你已将乌迪诺军调往雷根斯堡。你勿须向我解释是什么诱使你采取这一离奇的步骤，因为它已经削弱并分散了我的兵力。……至于命令巴伐利亚军占领茨胡特，我认为毫无意义。勒费弗尔元帅将其部队集中于慕尼黑是十分正确的。我不明白你 13 日晚所写的那封信字里行间的意义，我倒是希望听到我的军队在因戈尔施塔特和奥格斯堡之间集结，并与部署就绪的但泽公爵（即勒费弗尔元帅）的巴伐利亚军在防线内互为呼应，直至我们弄清敌人的意图为止的消息。你必须严格执行我的命令，集结兵力，引而不发。也就是说与你现在所做过的正好相反。

拿破仑然后迅速口述命令给马塞纳，要他将所率领的那个军和乌迪诺军向奥格斯堡集中；他本人则赶赴多瑙沃尔特，抵达时间是 4 月 17 日凌晨 4 时。

拿破仑到得一分钟也不算早，因为就在当天，锡根堡和阿本斯、贝格（位于诺伊施塔特东南）之间的巴伐利亚军的前哨已经遭到了查理大公，奥军主力的前卫部队的攻击，这部奥军当时已渡过伊萨尔河并缓慢地朝西北方的雷根斯堡推进；而部署在那里的达武军本来就面临着多瑙河北岸奥军柯罗华特部右翼的威胁。

这样一来，处于这个钳形攻势的钳口之中的达武随时有被奥军粉碎的危险。拿破仑自 12 年前的里沃利战役以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严峻的军事形势。这主要是他自己的过失；为了应付西班牙的乱局他从这个重要战场袖走了大军团的主力。其近卫军正用马车从比利牛斯山运往莱茵河，现尚在途中，而其骑兵军还尚示集结。在多瑙河战场，达武军和勒费弗尔的巴伐利亚军相距 35 英里，且正受到两倍于他们的一支奥军的进攻，他唯一可动用的预备队是在因戈尔施塔特的南苏蒂的重骑兵师以及正在奥格斯堡集中的乌迪诺和马塞纳的两个军，这两个军共达 64000 人但由于长途行军均疲惫不堪。举凡普通的指挥官都会命令达武等退至来希河后方，即拿破仑原定的集结地域。

可是拿破仑能动的创造力却立即拟定了一个转败为胜的计划。达武奉命从雷根斯堡慢慢退却并与勒费弗尔的巴伐利亚军在多瑙河以南地形复杂的丘陵地带会合，这两个军应并肩作战，坚守阵地，顶住查理大公的正面进攻。与此同时，乌迪诺和马塞纳则从奥格斯堡东进，强行军抵达弗赖辛和兰茨胡特，以打击正在进攻雷根斯堡的查理大公主力部队的左翼，并切断其交通线。

这次“兰茨胡特行动”是拿破仑最卓越的战略构想之一，在拿破仑晚年时，还被他视为他平生最伟大的杰作。与奥斯侍里茨会战的计划不同，这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仓促采取的应急措施，它要求部队无论是在行军中还是在战斗中都要最大限度地付出体力。

拿破仑在4月17日上午到达多瑙沃尔特时，头一件要做的事是令第3军和第7军会合以避免他们被敌人各个击破。上午10时，他派其高级副官萨瓦里将军在骑兵护送下到雷根斯堡，令达武沿多瑙河右岸向诺伊施塔特（位于雷根斯堡西南28英里）撤退，并与勒费弗尔的巴伐利亚军取得联系。勒费弗尔则奉命将所部集中于锡根堡和阿本斯贝格之间以掩护达武撤退。马塞纳奉命会同乌迪诺军一道，于次日拂晓前从奥格斯堡向爱查赫和普法芬霍芬运动。马塞纳部每人应带四天的面包和四天的口粮。拿破仑还派了几名副官去搜集敌军动向的情报，并确定其左翼的位置。当晚，他获悉4个军的奥军已在兰茨胡特和弗赖辛之间渡过了伊萨尔河。

令人遗憾的是，达武直到18日上午才接到拿破仑的命令，而其部队隔了24小时后才开始行动。在他穿越多瑙河南岸的山林行进时，他又与奥军霍亨佐伦、罗森贝格和列支敦士登三个军的前卫发生激战。勒费弗尔虽遵命朝东北阿本斯贝格方向转移，但他派去与达武联络的军官却为奥军所俘。

马塞纳以乌迪诺各师为前导，于18日中午到达爱查赫，这时，他又接到了拿破仑的指示，在全面综述形势后，这份冗长的指示写道：

明天（19日），你们两个军中，凡到达普法芬霍芬的部队都应出动，进攻查理亲王的后尾部队，或弗赖辛和莫斯堡之间的部队。一切迹象表明德意志战事在18、19和20日之间即可告终。……我认为如果乌迪诺军和你的三个师于拂晓前出发，而且如果在此关键时刻你们能有力地指导我所有部队应该如何行动，那么敌人必败无疑。……你们此次行动至关重要，因此我本人可能随同你们一道行进。

信末，拿破仑又附注：积极，主动，迅速！

4月19日，拿破仑将其大本营前移37英里至因戈尔施塔特，他原来预料那一天会发生主力会战，但形势发展比他预想的要慢，这部分是由于他下达给达武的命令被耽搁了，部分是由于奥军结构臃肿行动迟缓。查理大公在达武和勒费弗尔防守正面（位于雷根斯堡和锡根堡之间）部署了四个军，且由席勒指挥的另一个军则在伊萨尔河谷构成其左翼。现在法军已与敌军全线接触，马塞纳的前卫，在从普法芬霍芬向弗赖辛推进时，已俘虏了席勒军400人。中午时分，拿破仑给马塞纳又下达了一道命令：

将乌迪诺军推进到奥和弗赖辛。我将根据今天获得的情报再指挥你们从奥和弗赖辛推进到兰茨胡特。这样，查理大公就会发现其交通线被切断，由于他们有伊萨尔河作屏障，我们将攻击其左翼。……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今天之内予以解决，时间宝贵，分秒勿失！

4月20日，拿破仑将其大本营又向前推进了12英里到达多瑙河上的沃堡，距前线不足10英里，战况正在发展。拉纳和贝西埃尔从西班牙赶到了皇帝的大本营。拉纳奉命指挥由达武的两个师临时编成的一支部队，贝西埃尔则奉命指挥马塞纳的前卫骑兵。上午6时，拿破仑给马塞纳又下达了另一份指示：

今天上午收到的所有报告表明敌人正全线溃逃。战场上敌尸横陈；而法军到目前为止仅两个军和一个巴伐利亚师投入战斗。我正要骑马去侦察前哨阵地，如发现敌军仍在某处顽抗，则予以攻击；如发现敌军正在撤退，则予以穷追。我希望你争分夺秒，在伊萨尔河渡口——最好是在兰茨胡特，但至少要在莫斯堡将敌截住。

这是对战局的一种过分乐观的估计，但到 20 日黄昏时，奥军右翼已拿下了雷根斯堡，这是因为达武在那里只留了一支小后卫部队。查理大公的主力现正从雷根斯堡起在正南方向宽 20 英里的正面上展开，但在其北面的 4 个军和席勒的那个军之间即兰茨胡特西北 10 英里处却出现了一个缺口。马塞纳率领 4 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经过艰苦行军终于按拿破仑的命令在佛赖辛和莫斯堡之间完成了集结。

4 月 21 日一整天，查理大公对在雷根斯堡和埃克缪尔（位于雷根斯堡以南 16 英里处的格罗斯一拉贝档谷）之间的达武和勒费弗尔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在丛林密布的河谷之中，奥军的攻势失去了内聚力，只能零星地逐次投入兵力；而法军和巴伐利亚军，尽管在数量上远居劣势，却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还能适时反击，逐退敌军。

拿破仑仍以为伊萨尔河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以他将拉纳军和勒费弗尔军的一部分南调兰茨胡特以加强其右翼。到黄昏时分，这股兵力伙同马塞纳从莫斯堡开进的兵力终于将席勒军逐出了兰茨胡特。贝西埃尔率两个骑兵师乘胜追击，把奥军一直追到东南的盖森豪森。

拿破仑本人骑马行军 25 英里于 4 月 21 日下午 7 时抵达兰茨胡特。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把席勒军往南撵过因河恰恰放过了在雷根斯堡地区歼灭查理大公的奥军主力这个主要目标。次日凌晨 2 时，他收到了达武的报告说他正受到奥军 3 个军的重压而且缺乏弹药。拿破仑当即决定驰援达武。凌晨 3 时，他向贝尔蒂埃口授了下述命令：

命令符雷德将军率所属师支援贝西埃尔元帅自盖森豪森出击，将敌一举撵过美因河。巴伐利亚师则于上午 4 时出发。

命令利沃里公爵（马塞纳）将其三个师连同火炮和埃斯佩恩的骑兵师调集到兰茨胡特和埃尔哥丁（兰茨胡特东北四英里处）之间。其先头师应沿伊萨尔河左岸成纵队队形，并准备在上午 6 时出动。利沃里公爵应率其三个师兵力向埃克缪尔开进，并包围敌军。朕将与他一道前进。

同时，他还命令乌迪诺率两师生力军北进以增援达武。随后，他派其副官之一勒布伦将军给达武送去了这样一封信：

现在是凌晨 4 时，我想立即出发并于中午时分赶到埃克缪尔，以便能在下午 3 时对敌发起猛烈攻击。我将随带 4 万人……我下决心在今天或最迟在明天消灭查理大公的奥军。此信同时致但泽公爵（勒费弗尔），请传他一阅。

埃克缪尔（这是法军的叫法）是一个小村、位于格罗斯一拉贝河的左岸，在雷根斯堡以南 16 英里，兰茨胡特以北按道路计 25 英里。拿破仑从达武的报告中得知查理大公的左翼就在该村，而且在他骑马与马塞纳和拉纳一同带领部队北进时，他可以听到达武抵抗 66000 名奥军进攻的枪炮声。下午 2 时，拿破仑的先头部队进入格罗斯一拉贝河谷，抵达埃克缪尔并向查理大公的左

翼进攻。与此同时，达武和勒费弗尔也向东发起反击。奥军全线均遭袭击，夜幕降临时，奥军朝雷根斯堡的多瑙河大桥溃逃。拉纳率两个骑兵师在月光下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桥头堡。

法军步兵由于长途行军早已疲惫不堪，因而未能全线追击。到次日时，查理大公已将主力撤到了多瑙河左岸（即北岸），席勒军3万人在兰茨胡特败北后，也撤过了因河并沿多瑙河南岸的维也纳大路退却。查理大公留下一支强大的后卫部队据守雷根斯堡的桥头阵地，然后便向东朝波希米亚山区退去。

4月23日，拉纳率突击队用云梯攻上雷根斯堡城墙，占领了该城。拿破仑在观看拉纳的壮举时，在一个观察哨被一颗子弹击穿靴子。创伤疼痛难忍。这是他在土伦战役中被英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士兵刺中大腿以来头一次在战斗中负伤，伊万为他包扎伤口时，他冷静他说：

“那么远都能击中我，肯定是个罗蒂尔枪手，那些人特别灵巧。”

子弹伤了一根脚筋，他疼痛难忍。但他全然不顾，当即翻身上马，飞驰着去检阅部队。将士们激动不已，欢呼声四起。第二天，他虽然发高烧，但又检阅了部队。

维也纳之路劈通了。敌人仓惶逃窜。拿破仑进了被炮兵摧毁的首都。9天后，法军突破多瑙河，在埃斯林根与查理大公严阵以待的大军决一死战。双方损失惨重。拿破仑不怕危险，总是亲临第一线，以致近卫军首领之一天尔特大声警告道：

“您快撤到后面去！不然我就让手下的卫兵把您拖下去！”

拿破仑服从了这一充满爱戴的警告。

拿破仑没有达到其主要目标，即消灭奥军并切断其通往维也纳的退路。然而，继4月20日、21日、22日和23日四天艰苦行军和作战后，他还是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像“阿本斯贝格”、“兰茨胡特”、“埃克缪尔”和“雷根斯堡”这些胜利，后来都分别记录在巴黎凯旋门上。他已将奥军劈为两半，奥军由多瑙河南岸退往维也纳的捷径现在只由席勒指挥的较少的那一半兵力掩护。拿破仑仅伤亡5200人，却使敌军遭到了6000人和16门火炮的损失。“埃克缪尔之战”不象奥斯特里茨之战那样是事先精心谋划的战略行动，而完全是危急关头临机应变的产物。他的部队当时已被敌人割散且毫无准备，这是由于贝尔蒂埃未能实现集中造成的，当然他本人对此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反应迅速，行动坚定，不仅扭转了形势而且转败为胜，这正是其杰出的军事天才的一个鲜明例证。

拿破仑迅速地重新组织力量向维也纳进军，因为他急于抢在查理大公之前赶到那里。多瑙河南岸的主要道路在奥地利边境帕绍要塞处穿越因河；再往东去6英里便在林茨以南较易防守的艾贝尔斯贝格大桥越过特劳恩河。从艾贝尔斯贝格过去，维也纳仅110英里之遥，中途几乎没有天然障碍需要跨越。马塞纳奉命指挥前卫，对席勒军穷追猛打，拉纳随后跟进，达武则奉命在帕绍守卫交通线直至贝尔纳多特率萨克森军从南面的德累斯顿前来接替。勒费弗尔奉命向南经库夫施泰因隘道至因斯布鲁克以充当右侧卫，并镇压在蒂罗尔出现的任何反抗。欧仁王子在威尼西亚正与约翰大公指挥的一个奥地利军交战。

马塞纳4月27日于帕绍强渡因河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但5月2日他在艾贝尔斯贝格强渡特劳恩河时，却遭到席勒后卫的顽强抵抗。该河在此流经

一狭窄的峡谷，峡谷之上有一座长 200 码的木桥。奥军密集的炮火可以纵射该桥。拿破仑曾命令马塞纳不惜一切代价向前推进，而这位元帅也几乎一点折扣没打地照命令行事，结果导致一场血战。在这场血战中，法军伤亡 5000 人，而奥军伤亡则在 6000 人以上，后者还被迫放弃了阵地。拿破仑在战斗结束之前赶到战场，但他并没有试图用拉纳军迂回敌人侧翼。在匆忙之时，他对战斗导致的伤亡一向不悄一顾。更何况此刻他急于抢在查理大公之前到达维也纳呢？

席勒在艾贝斯贝格阻滞马塞纳之后在茅特豪森渡过了多瑙河，并在维也纳以北与查理大公的军队会合。马塞纳继续前进，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他于 5 月 7 日抵达阿姆施特滕，5 月 11 日占领维也纳。奥军守卫部队，在 26 岁的马克西米连大公的指挥下在内城进行了一番象征性的抵抗。拿破仑在市中心西南 3 英里的肖恩布鲁恩宫建立了大本营。5 月 12 日下令炮轰内城。经过 4 小时的炮击，这个奥地利首都便投降了，法军遂于 5 月 13 日上午正式占领了该城，正好是在奥军入侵巴伐利亚一月之后。这是拿破仑在 4 年之内第二次占领奥地利首都。他向 30 万居民发布告示说：

对良民我将提供特别保护，但对于骚乱不法分子我将严惩不贷。

拿破仑二进维也纳，但很快他便发现奥地利并没有被征服，更为严酷的决战还在后头。

四、拉纳的忠告

当拿破仑踌躇满志地在维也纳发号施令时，他发现奥地利人的抵抗意志是如此顽强，从阿斯佩恩-艾斯林，到瓦格拉姆，法军的尸山血海铺成了代价高昂的胜利之路……

失去双腿的拉纳向他衷心敬仰的统帅发出了最后的忠告：“快结束这场战争吧！”

法军五战五胜，拿破仑终于二进维也纳。然而不久他便发现他虽然已占领了奥地利首都，但还没有真正征服这个国家。

首先，他发现自己对于敌军的行踪茫然无知，而且更使他恼火的是其参谋机构对他正与之作战的这个国家也未提供任何情报。他在写信给巴黎的陆军大臣克拉拉克将军的信中，愤慨他说：

你竟然未曾向我提供丝毫关于尼科尔斯堡和奥斯特里茨地区及维也纳附近的地图或地形报告，对此我极为不满。在我现有的地形资料中怎么也找不到我曾亲自命令你们搜集的那些情报。你只给我送来了一些有关美因河的调查报告，可这些东西对我早已无用了。你们按某些荒谬的规定只给我送正式抄本，而正式抄本费时费事，那些地图也未能即时送达，不掌握关键性的情报，我只能受人摆布……作战部门如果不能给指挥官们提供作战所必须的侦察报告，要它还有何用？马上传达我的命令在 24 小时内把有关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奥地利的所有地图，计划，侦察报告和各種记录的原件都给我送来，我不要抄件。

拿破仑一向讨厌繁文缛节和办事拖拉。

在奥皇逃往波希米亚以及查理大公的军队也在多瑙河北岸销声匿迹之后，拿破仑现在的问题是促成第二次奥斯特里茨会战，一劳永逸地粉碎奥地

利的军事力量。其第一步便是要在黑森林和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区冰雪消融，河水泛滥之际，把全军送过多瑙河，然而此时奥军已破坏了河上的一切桥梁。5月11日，贝尔蒂埃给炮兵司令桑给斯发出了下述指示：

将军，皇帝的意图是明天或后天在多瑙河上架桥。因此，您务必通知舟桥部队尽一切可能搜集船只，绳缆和锚链。皇上希望将桥架在普雷斯堡（即今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和维也纳之间。据信，多瑙河在菲什恰门德处（维也纳下游18英里）是无岛屿的单水道。因此，您要派一名军官去现场勘察或其它你认为适当的地方勘察。你派遣的军官应向利沃里公爵（指马塞纳）报告，公爵的司令部设在通往普雷斯堡公路上的锡默林。所派军官可以请求派一支强大的骑兵护卫队掩护其侦察行动。

拿破仑指派马塞纳负责整个架桥行动。

但是，在洪水泛滥期试图将全军都送过多瑙河以追歼10万行踪不明的敌军，拿破仑此举的确是人们可以想见的最危险的军事行动。他一向是个大胆的赌徒，迄今为止在孤注一掷的战争赌博中他还一直是个赢家。在与博利厄、柯里、维尔姆泽、阿尔文齐、梅拉斯和麦克等一连串奥军将领较量时，他都大事讹诈，以求一逞。而现在他又只带10万人过河去追歼查理大公。

多瑙河在维也纳和普雷斯堡之间这段长40英里的河道，在洪水泛滥的春季特别容易成为一种十分可怕的军事障碍。上一个世纪时，它还不断得到普遍的疏浚，但到1809年时，这段河道却变得蜿蜒曲折并被大小岛屿分割成无数条航道。虽然航道多就要额外多架设些桥梁，但作为补偿每座桥的长度和河水的流速也相应减下来了。拿破仑在接到侦察报告后决定将桥址选在凯泽埃伯斯多夫村对面，该村位于多瑙河右岸（即南岸），维也纳下游6英里处。多瑙河在此被一个地势低洼的江心岛洛鲍岛分成两大航道。主航道（即南边航道）宽720码，当中有一个沙质小岛可为架桥作业提供便利。洛鲍岛有3英里长，2英里宽，这就为大部队集结提供了充裕的场地。此外，还有一条宽仅140码的侧航道，其流速比主航道慢得多。

马塞纳的炮兵和工兵开始争分夺秒地进行架桥作业。他们从维也纳弄来木料，绳缆和船只，很快就把一座浮桥从多瑙河右岸架到了洛鲍岛。由于缺乏浮舟、锚链，他们便将炮弹箱系在缆索上沉入河中。主航道上的第一座浮桥于5月19日建成。拿破仑也于当天下午到达凯泽埃伯斯多夫。

20日拂晓，马塞纳四个师中的第一批一个师过桥抵达该岛。随后过桥的是四个轻骑兵师和马塞纳的另一个兵步兵师。在另一条侧航道上，法军用虏获的奥军浮船也架起了浮桥。马塞纳进而占领了离多瑙河左岸（即北岸）两英里的两个内陆村庄阿斯佩恩和艾斯林。

至此，法军仅遭到奥军警戒部队的轻微抵抗。其实，这正是查理大公设的圈套。查理大公已将军队集中在多瑙河北岸的平原上，而将右翼置于河边的阿斯佩恩村。他的企图是先让法军渡向北岸，然后乘其半渡之际，将他们一举赶下水去。他的陷阱布置得很好，法军果然中计。

5月21日拂晓，马塞纳的四个师和拉萨尔的两个骑兵师已在对岸艾斯林和阿斯佩恩之间展开，拿破仑本人也从洛鲍岛过了河。下午约近2时，查理大公发起进攻，把法军撵出了阿斯佩恩。拉萨尔的骑兵进行反击，整个下午双方都为这两个村庄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随之，拿破仑的军事行动遭到自然灾害的打击。由于洪水骤至，河面陡涨4英尺，把主桥的一些锚链扯断，浮舟被洪水卷走。孤立在对岸的3万法军既得不到生力军增援又得不到弹药

补充。而奥军在查理大公的亲自率领下仍在不停顿地进攻。法军经过拼死努力一直到午夜才将舟桥修复。

拿破仑并未被这一困难吓倒，他决定次日继续争夺。他命令贝西埃尔指挥全部骑兵，并以拉纳军和近卫军增援桥头阵地。拿下多瑙河渡口。但不等达武军到来，灾难又接踵而至。原来，奥军从上游放下了满载着石头和熊熊燃烧的木材的火船，火船直冲主桥，将主桥再次毁坏。左岸的部队此时已完全精疲力竭而且弹药也快耗尽。

这时奥军统帅如果有拿破仑那种从来不手软、尽可能乘势扩大战果的决心的话，奥军本来可以把法军赶下河去，因为两天血战，每天战斗结束时，奥军显然都占了上风。事实上，只是由于拿破仑、马塞纳、拉纳和穆东将军并力作战，法军才没有一败涂地。当他们看到伤亡惨重，听到唯一退路所在的桥梁被敌人乘洪水放下来的树木和船只冲走时，连他们这些人一时也不免感到震惊。

但是，就像在艾劳战役一样，拿破仑的钢铁意志镇住了他的敌人；在黑夜的掩护下，他把损失了大约 25000 人的法军撤到洛鲍岛上。

但在这次撤退中，拉纳受了致命伤。

那天，拉纳元帅准备攻击敌军中心，不料多瑙河突然泛滥，河水冲没了桥梁，切断了等待的援兵。法国部队不得不撤到了洛鲍岛。皇帝沉着冷静，跟着疏散的伤兵队伍。突然，他发现拉纳躺在一副担架上，面色苍白，一位军官扶着他的头。元帅的双腿被炸断，奄奄一息。拿破仑连忙向他奔去，泪如雨下。他蹲在拉纳的身边，把他抱在怀里，鲜血浸红了他的衣服。

“拉纳，你认出我了吗？”他重复道，“是波拿巴，是你朋友！”

受伤的拉纳看着他，低声他说：

“是的，陛下，您失去了您最好的朋友。”

“不，不，你会活的，拉利，是吗？您要保证他活着。”

周围的人告诉拿破仑，这样激动可能会导致元帅死亡，他这才紧握着拉纳的手站了起来。他骑上马即要离去，可突然，他泪如泉涌，从头上摘下帽子，扔在地上。一个士兵想去捡。

“别捡”，他咆哮道。接着，他让自己的马在这顶帽子上踩来踩去。

是的，拉纳是他的好友，他可以容忍拉纳的任何不敬行为，他信任拉纳，热爱拉纳。拉纳是他的战友，是他飞黄腾达的见证人，是一个善良的法国人，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他后来说：“勇气首先超越了精神，但精神又日益增强达到了平衡……我得到他时，他是个侏儒，可我失去了他时，他是个巨人……”

拉纳被送到埃贝尔斯多夫，拉利为他截了双腿，可坏疽侵蚀了伤口，生命垂危。皇帝和贝尔蒂埃每天上午都去探望。他不顾现实，还在幻想。他写道：“元帅终能康复，装上假腿……。”逝世的前一天，拉纳头脑清醒，跟平素一样，对皇帝直言相告：

“我用不着把我妻子儿女嘱托给你。我既然是为你而牺牲，你的荣耀足以保护他们……但切记你周围都是些阿谀奉承之流……他们会背叛你，抛弃你。快结束这场战争吧，这是大家的心愿。你虽然不会更加强大，但会更加受世人崇爱。请原谅这位热爱你的、奄奄一息的人的忠告吧！……”

拿破仑脸部抽搐，没有答话，离去了。

第二天，拉纳去世了。病房恶臭难闻。马匀博见皇帝要进去。便迎上前

去，劝他别进，说里面呆不得。拿破仑一把将他推到一边，径直走到元帅床头，久久地拥抱着他。就这样，拿破仑不顾贝尔蒂埃的劝告和恳求，在拉纳身边呆了一个小时之久，痛苦地反复叹息道：

“这是法国和我的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本来，像一切有头脑的军人一样，把法国利益置于拿破仑之上，拉纳对于无休止的战争感到厌倦了。耶拿战役后，他的心就不放在工作上。围攻但泽时，他写下了关于拿破仑的一些话：“我对他是深切爱戴的，一直为此而忍受牺牲。他对人是忽冷忽热的，也就是说，他需要你的时候才宠爱你。”

但他还是英勇地参加了对奥地利的战争，并成为拿破仑战争的牺牲品，而这个战争完全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制度引起的，并非出于法国的需要。他与世长辞了，留下了赫赫军功，留下了共和国军人直言无忌的好名声，而这种坦率的作风在帝国军营和沙龙里已经越来越少见，快要荡然无存了。

埃斯林根的失败后果严重。整个欧洲纷纷传播拿破仑惨败的消息，被拿破仑赶下台的教皇宣布驱逐他出教。蒂罗尔乘机造反。英国人准备进攻荷兰。拿破仑看到危机四伏，常常通宵达旦，寻找排除危险的对策。不巧，他病了，多年来，身体一直与他作对，在这关键时刻，他又得了颈背脱皮性皮疹。著名的维也纳医生弗朗哥迟迟不敢用硫磺治皮疹。拿破仑紧急召来科维扎尔。他虽然发着高烧、卧床不起，不幸又得了支气管炎，但仍然处理政务。然而他周围的人，一个个却像丢了脑袋似的。科维扎尔赶到时，他身体已经好转，医生给他上了发疱药，很快治愈了皮疹。科维扎尔准备马上回法国去。

“怎么，您这就要走了？”拿破仑问，“您在这儿是不是觉得没意思？”

“不，陛下，但我宁愿在巴黎，相比之下，在巴黎要比在肖恩布鲁恩强。”

“留在我身边吧。我就要发起一次大战役，您可以开开眼界。”

“不行，陛下，谢谢你的好意，我并不好奇。”

皇帝微微一笑。他知道科维扎尔贪图女色。他行前肯定是匆匆离开了哪位情妇……

“噢，您是个爱热闹的火。”皇帝开玩笑道，“您想回巴黎去一个个整死您那些可怜的病人吧？”

科维扎尔还是没有让步，第二天就走了。在这6个星期里，拿破仑精心作好了报仇雪恨的一切准备。将军们斗志受挫，他重新鼓起他们的勇气。他几乎每天都亲临洛鲍岛监督工事修筑，鼓励士兵。他深入到士兵中间，有一天晚上甚至和士兵们一起脱光衣服洗澡。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

下午7时，拿破仑在岛上与元帅们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贝尔蒂埃主张放弃进攻，但拿破仑却决定在洛鲍岛上掘壕据守以待水势减退后用新增援的部队再作一次进攻尝试，至交战双方都损失惨重：法军伤亡更大一些，它被迫丢弃了大部分伤员，损失人数已逾44000人；奥军伤亡共23000人。这是拿破仑平生所曾遭受过的第一次真正的失败，此外他还失去了一个最英勇善战的元帅。

不过，他仍占据着他称之为“拿破仑岛”的洛鲍岛，作为他第二次进攻的起跳板。他把马塞纳军留下据守该岛并积极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渡河作战。他将自己的大本营撤至埃伯斯多夫，而让人在岛上修建了一座以树林作掩蔽的高高的了望塔，这样他就可以由此观察到河岸。在马塞纳的陪同下，他对该段河川作了一次彻底的侦察，为了不致引起奥军前哨的注意，两人还特意扮成士官模样，经过这番侦察，他决定在上次架设浮桥的地方从岛的北

端向艾斯林和阿斯佩恩实施佯渡以迷惑敌人，而将实际渡河点选定在洛鲍岛以东的一个小岛上（他称之为亚历山大岛），该岛位于下游，离原渡河点约三英里。从该岛，他将把在上游准备好的浮桥于渡河的前夜架至左航道对岸。同时，在右航道对着埃伯斯多夫以粗大的木料架设一座有三排桥桩的木桩。由于主航道那一段深达 25 英尺，所以打桩颇费功夫。为了保护该桥，特意在上游修建了一座坚固的水栅。

在为渡河作了这些周密的准备之后，拿破仑遂将大本营迁至肖恩布鲁恩宫，并着手整编军队。在战斗中遭受重创的各军由于获得了来自法国本土的增援又都恢复了元气。欧仁王子率意大利军团在把约翰大公的奥军逐入匈牙利后，已奉召赶到维也纳，同时马尔蒙军也从达尔马提亚被召了回来。由于拉纳在 5 月 31 日因重伤身亡，乌迪诺奉命接任第二军军长。在获得这些部队的补充增援之后，拿破仑到 7 月 4 日的预定渡河日时已成功集结了一支拥有 25 个步兵师，10 个骑兵师和 544 门大炮的打击力量。其编成如下：

近卫军（瓦尔特）	11 000
第 4 军（马塞纳）	30 000
第 2 军（乌迪诺）	24 000
第 3 军（达武）	35 000
第 9 军（贝尔纳多特）	18 000
欧仁王子所率部队	31 000
马尔蒙军	10 000
骑兵军（贝西埃尔）	9 000
巴伐利亚师（符雷德）	7 000
共计	175 000

此外，他还有勒费弗尔的第 7 军和旺达姆的第 8 军作侧卫，驻守维也纳和保卫交通线。

整个 6 月份拿破仑都极为密切地关注着为其伟大的军事行动所作的一切准备工作。6 月 13 日，他给工兵主任贝特朗将军写信说：

在召见了那位主持岛上工作的军官时，我发现他是一个可怜的家伙，他既无这些岛屿的地图又无平面图。他之所以令人同情是因为每个步兵军官都有地图。看来工兵勤务执行得并不好。负责维也纳城郊防御工程的工兵上校应该备有所有这些岛屿的平面图，应该通过勘察不断修订。应该尾随敌人运动，每天报告，在拂晓时还要对每个要点抵近侦察。但是你的工兵军官却不是这样，他们什么都没看，也什么都没做。

他对马尔蒙军从达尔马提亚经卢布尔雅那和格拉茨慢吞吞地开往维也纳与他会合也十分生气。他于 6 月 28 日给马尔蒙写信说：

你直到 27 日还未到达格拉茨。你犯下一个将军可能犯的最大的军事错误。你本应于 23 日子夜抵达那里。……你拥有我军最精锐的部队，我要你来此参战，而你却迟到数天之久。与你现有状况相比，战争似乎要求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和机动性。

6 月 30 日傍晚，拿破仑用马塞纳军的一个师在阿斯佩恩以南的旧桥址发动佯攻。令拿破仑惊诧的是奥军实际上未作抵抗，结果马塞纳得以将奥军前哨逐回阿斯佩恩并架起了一座桥。事实上，这正是在按查理大公的作战计划

行事。查理大公已将其 13 万人和四百门炮的兵力部署了一长 12 英里凹入的半圆形阵地。其右翼以多瑙河畔的阿斯佩恩为依托，由三个军组成，据守布雷滕利—聚森布伦—亚德克拉—多伊茨—瓦格拉姆一线；其左翼也由三个军构成，从多伊茨德尔查理大公想把拿破仑全军都诱入这个圈套之内。为此，他还命令其弟约翰大公在普雷斯堡的那个军（有 14000 人，相距有三天的行程）向西移动，封闭马尔格拉夫—新锡德尔以南的缺口，从而对法军完成合围之势。这的确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作战方案，而且在阿斯佩恩—艾斯林业已证明是成功的。

拿破仑对查理大公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一无所知，他自恃兵力强大，认为只要渡过多瑙河即可轻易取胜。7 月 2 日，他发布了渡河作战令，7 月 4 日黄昏，两营轻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左岸奥军炮火被压制）乘筏子从亚历山大岛出发渡过了左航道。在米尔勒腾和格罗斯恩泽斯多夫之间一个名为汉斯格兰德的低洼浅滩建立了桥头堡，尔后将浮桥架过对岸并予以紧固。全军渡河作战分为三波：

第一波（从右至左）达武，乌迪诺，马赛纳。

第二波（从右至左）欧仁王子，近卫军，贝尔纳多特，马尔蒙和符雷德（巴伐利亚军）

第三波贝西埃尔所率骑兵预备队

雷尼埃将军率一个师步兵和 113 门火炮留守洛鲍岛，以便万一——失利可掩护退却。全军从桥头阵地依照上述战斗序列展开并以马塞纳在阿斯佩恩的左翼侧为枢轴向北迂回。

这个精心拟定的计划取得了完全成功。7 月 4 日晚，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暴风雨分散了奥军的注意力，加上查理大公的主力在北边 7 英里远的地方守候他们，所以法军渡河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法军过河后即击退了奥军前卫按预定计划向左实施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是参谋作业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它仅在一夜之间就把 15 万大军连同其战马，火炮和弹药送过了欧洲最大的一条河流。不过，拿破仑还是责备了贝尔蒂埃，因为他下达的行军表不准确，致使达武军本该由右边桥梁通过却走了中间一座桥梁，这就使部队的展开延误了数小时。

在维也纳和普雷斯堡之间的多瑙河北岸绵亘着一块东西长 40 英里，南北长 20 英里名为马尔赫费尔德的肥沃平原，其北部与摩拉维亚山地相连。马尔赫河和多瑙河左岸一些支流从平原流过给以灌溉之利。在这些较大的支流中，有一条叫鲁斯巴赫。查理大公的左翼部队已沿该河左岸在多伊茨—瓦格拉姆和马尔格拉夫—新锡德尔之间长约 4 英里的地段掘壕据守，该翼包括罗森贝格、霍亨佐伦和贝尔加德三个军。查理大公的右翼在多伊茨—瓦格拉姆处与其左翼结合，该翼先向西，逐渐折往西南，经阿德克拉村、苏森、布伦村、布雷滕利村至阿斯佩恩村，构成一条长 8 英里以多瑙河为依托的弧形防线。这一翼由克里劳军、柯罗华特军和列支敦士登亲王的部队据守。克里劳是一天前刚接替席勒任军长的。

头天夜里，雷电大作，骤雨倾盆，但到 7 月 5 日拂晓时，天却开始放晴并转热了。法军在下午 3 时完成了扇形接敌运动并抵近奥军布防的凹面弧形阵地。但查理大公此时却不急于交战，因为其参战各军尚未完全展开，其弟、约翰也相距甚远，约翰如到达即可构成合围。本来查理大公如果在拂晓时乘法军半渡之际发起攻击，他可能已将法军彻底歼灭。

马赛纳军的四个师在阿斯佩恩和阿德克拉之间构成整个法军的左翼，从一开始他就与克里劳军在阿斯佩恩附近展开了激战，拿破仑直到下午6时才将其近卫军和重骑兵预备队集中到拉斯多夫附近其中心点的后方（位于多伊茨—瓦格拉姆以南4英里）。经过一阵前侦察，他决定攻击奥军在水深流浊的鲁斯巴赫河一线的左段。这次攻击是由达武和乌迪诺从正面发起的，但到处受挫，伤亡惨重。一些指挥官由于很晚才接到命令，因此他们的进攻都是零星发起的，而奥军则猛烈反击。结果不但没有攻下任何敌军阵地，位于中部的贝尔纳多特所指挥的萨克森军反而被撵出了阿德克拉村，狼狈而回，由于夜幕降临，拿破仑命令停止战斗，打算次日继续进攻。

岂料7月6日清晨，查理大公竟率先发动进攻，这不禁使拿破仑大吃一惊。马赛纳的四个师在阿德克拉和阿斯佩恩之间长达7英里的正面上，被迫抵御奥军主力克里劳军和柯罗华特军的冲击。其右边的萨克森军再次被击溃，而其左边的布尔代师则被撵出阿斯佩恩村，其火炮也损失殆尽。形势看起来十分危急，因为，如果奥军沿多瑙河岸推进，法军就会被切断退路。面临着这种危险，拿破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将其预备队也调过河来支援其受威胁的左翼；要么对奥军的中路和左翼实施反击。前一种方案困难在于距离大长，调动复杂，拿破仑遂决定打击瓦格拉姆；因为这是奥军左右翼的接合部和中心要点；与此同时，他还可以用右翼部队席卷鲁斯巴赫敌军全线。

拿破仑要马赛纳不惜一切代价守在左翼；然后命令洛里斯托纳和德鲁奥把近卫军的60门火炮投入战斗，集中炮轰瓦格拉姆和阿德克拉之间的奥军中心。经过长时间的、大规模的炮击之后，贝西埃尔率领重骑兵师向业已动摇的奥军步兵冲去。接着，麦克唐纳所率欧仁的20营步兵以及随后跟进的马尔蒙和符雷德的部队相继突破了奥军中部。同时，右翼的达武在马尔格拉夫—新锡德尔以南渡过鲁斯巴赫河，席卷整个奥军左翼之后也向瓦尔格拉姆合围。战斗异常激烈，奥军的抵抗十分英勇。但是，当查理大公在下午4时获悉其弟约翰的部队离战场还有10英里远时，他这才意识到其围歼法军的计划已告失败，同时感到即使把这场屠杀继续下去也于事无补，遂命令部队脱离战斗向北撤入摩拉维亚山区。

奥军的撤退井然有序，仅撤下重伤员和一些被打坏的火炮。法军精疲力竭无力追击，拿破仑已经把所有预备队都用光了。在近程炮战中双方都投入了400门以上的大炮，因此伤亡惨重。法军伤亡可能高达3万余人，奥军可能有26000人。

这就是瓦格拉姆之战。从参加作战的人数来说，可以列入有史以来最大的几场战斗，但严格地从军事效果来说，都要归入最不能决定大局的战斗之列。如果说，奥斯特里茨之战可以同布伦赫姆之战相比，那末，瓦格拉姆之战则宜于同恰恰上一世纪前的马尔普勒凯的大屠杀相比。

在瓦格拉姆一战中，法国人感到了奥地利民族抵抗的加强和他们自己的战斗力的减弱。马尔蒙谈到，那天的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约翰大公的侦察兵出现了，他们的到来使征服者心惊胆战，结果新兵乱跑，有些正在大肆抢劫的士兵则惊惶失措，有一阵子在东部平原上闹哄哄地乱做一团。这件事证明了，乌耳姆和耶拿战役之后，法国大军的素质就每况愈下了。提前征集，匆匆忙忙拉上前线的新兵，使法军原来那种沉着的品质大受影响。人们注意到另一个不祥之兆，那就是只有很少几个未受伤的奥军俘虏被俘，而且只缴获了9门炮和一面军旗。事实上只有麦克唐纳的声望提高了。由于他在中军

立了大功，拿破仑给了他独一无二的荣誉，在战场上援予元帅的节杖。

假使查理大公具有威灵顿那样的品质，战局本来还是可以挽回的。但是，奥地利的将领同它的统治者一样，其特点是优柔寡断。哈布斯堡王朝军队的领导仍然同往日一样不慌不忙，漫不经心。在这个看来已经老朽的王朝那种动摇犹豫、凭冲动行事的影响下，将军们的意见也是左右摇摆的。奥皇弗兰西斯有很多优良品质：他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那慈祥的态度使他深受维也纳人的爱戴，即使在失败当中也是这样。但是他反复无常，目光短浅；任何越出陈规旧习的事都使他感到烦恼和恐慌。

在兹奈姆的又一次失败严重地挫折了查理大公的斗志，于是他乞求停战（7月12日）。他这样做是情有可原的。最近从西班牙和普鲁士传来的消息引起了这样的希望：如果赢得时间，重要的牵制行动有可能在这两处出现。

的确，顽强的英军统帅韦尔斯利将军正在西班牙浴血奋战。韦尔斯利打算率英国直捣马德里。西班牙政务会及其刚愎自用的司令官奎斯塔曾经答应出兵支援，他相信了这个诺言，于是率领一支兵力有限的英军沿塔霍河谷而上，打算夺取马德里。这时候，法军主力正在远方的省份作战。

7月28日，法军主力尚未完成集结，他就在塔拉韦腊与约瑟夫国王以及儒尔当元帅、维克托元帅开仗了。他把西班牙人巧妙地部署在堑壕后和园子里，使他们那些未经战阵的新兵处在有利的作战地位。然后，他用仅有的17000英军布下一条单薄的阵线，沿着一道山脊伸展到一片高地，俯临城北凹凸不平的旷野。韦尔斯利在这高地上安下了他的左翼。维克托所部三番五次力图冲过两军之间的深谷，包抄或突破这一翼，但每回都被打得惨败而退。

酷热的天气使英法两军的怒火更为炽烈。英军第23龙骑兵旅的勇猛冲杀和第48步兵团的锐不可当的攻势，终于击溃了敌军的中军。临近日暮，3万法军退却了，丢下了17门大炮，伤亡及被俘者达7000人。

这次胜利使韦尔斯利相信，他将会占领马德里，他写道：“无论打不打一仗，我们将于日内进抵马德里。”可是他的盟军使他大失所望，他们没有守住苏尔特从萨拉曼卡向塔霍河谷进军所必经的山隘，而且让英军忍饥受饿。——“我们在这里比在敌国更糟”，英军的统帅写道：“从来没有一支军队受到过如此恶劣的待遇。从西班牙军队方面，我们得不到丝毫援助。我们不得不卸下弹药和财物，腾出车辆来运送伤病员。”

与此同时，苏尔特率领着5万法军，一路无阻地穿过群山，眼看就要截断英军通往葡萄牙的后路了。幸亏韦尔斯利赶快撤兵，才使英军免遭覆灭。他发誓再也不相信西班牙人提供援助的诺言了。

可是另一支进攻荷兰的英军却没有这样幸运。由于当权者任人唯亲，把4万英军交给查塔姆伯爵指挥。

查塔姆本应挥师直指当时预定的目标安特卫普，却把宝贵的时日浪费于轰击符利辛根的城墙。安特卫普因此得以作好准备，把他打退。最后，他把军队撤入瓦尔赫伦岛，该岛到处是热病肆虐的沼泽，拿破仑就曾拒发一兵一卒前往。到了年终，偌大一支英军，只剩下小部残兵幸免一死。可是英国民族的奇耻大辱还在后头：军事法庭竟宣判这支军队的将领无罪。要是拿破仑，一定会把他们统统枪毙。

面对拿破仑，欧洲的几个古老王朝一筹莫展。可是在各国人民当中，一种强烈的复仇愿望却正从心头涌起。一次异乎寻常的行刺拿破仑的事件表明了这种状况。

10月12日，拿破仑在肖恩布鲁恩阅兵。一个名叫施塔普斯的文弱青年，图林根某牧师的儿子，身怀长刀，走向皇宫，意欲乘拿破仑阅读请愿书时行刺。但是，这个小伙子纠缠不休求见拿破仑的举动引起了贝尔蒂埃和拉普的警惕，于是对他进行了搜查，将他带到拿破仑面前。

皇帝问：“你那把刀是打算干什么用的。”回答是：“刺杀你。”

“你是白痴，要不就是光明会会员。”

“我不是白痴，也不知道光明会是什么。”

“那么你是病了。”

“不，我非常健康。”

“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因为你是我的祖国的祸根。”

“你是个狂徒。我想恕你无罪，饶你一命。”

“我不要什么宽恕。”

“假如我赦免你，你会感激吗？”

“我会再次设法刺杀你。”

施塔普斯在回答讯问和后来走上刑场时，泰然自若，坚贞不屈，给拿破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并促使他设法赶快与这些他虽能战胜、却无法折服的奇特的德意志人缔结和约。

奥皇弗兰西斯如今只好听天由命，可是对于割让伊斯利亚仍然保有的那一带海岸的要求，他却拒绝考虑。在这一点上，梅特涅曾竭力想扭转拿破仑的意志，但得到的最后答复是：“那末战争是无可避免的了。”事实上，这个胜利者知道，奥地利只好任他摆布。查理大公已经辞去统帅的职务，奥军士无斗志，帝国的大片领土已经落入法军之手。英国的努力已归于失败。在德意志各地分散进行、彼此隔绝的爱国运动，只有提罗耳山民的斗争仍在继续。因此，拿破仑就能够在10月14日签订的肖恩布鲁恩条约里单方面指定条件，并且不等弗兰西斯答字，就宣告条约已经成立。

根据这个条约，奥地利拱手奉送给法兰西帝国的，除了卡尼奥拉、的里雅斯特城及其辖区、萨瓦河以南的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一部分地方之外，还有奥地利的弗留利和卡林西亚的一部分。奥地利昔日参与瓜分波兰得来的领土，如今并入华沙大公国的版图。奥。

属加里西亚也有一小片划归俄国。除了丧失350万臣民之外，奥地利还得偿付340万镑赔款，并且再次接受抵制一切英国货的约束。根据一项秘密条款，它还同意把军队限制在15万人以内。

也许最严重的损失是抛弃了忠心耿耿的提罗耳人。在阿斯佩恩之役以后，奥皇弗兰西斯曾经许诺，在他们重归帝国怀抱以前，他决不放下武器。这个诺言，就像帝国最有才干的人不久以前抱有的许多进行改革以及充当德意志民族卫士的天真愿望一样，如今尽成泡影。帝国沦于颓唐和破产的境地。

在默默的愤恨和绝望之中，奥地利爱国者眼看着提罗耳人被法国的、巴伐利亚的以及意大利的军队镇压下去。最后，山民领袖霍弗尔逃入山中，遭到友人出卖，被解送到曼图亚。当地审讯他的某些军官本想免他一死，但是拿破仑一纸特急公文，命令处以死刑。这个勇敢的山民倒下了，就义时还呼喊：“弗兰西斯皇帝万岁！”提罗耳同时被分割，划归巴伐利亚、伊利亚和意大利王国。

然而，到目前为止，但求慎重的怯懦主张仍占上风。沙皇尽管对华沙公

国步步进逼的扩张说了一些气愤的话，却仍然充当拿破仑的同盟者。瑞典人对于同法国、俄国和丹麦进行胜利无望的斗争已感厌倦，于是废黜了仍然好战的古斯塔夫四世。他的继承者查理十三同这些国家讲和，以屈从大陆封锁制度为代价，才保住了瑞属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呢，按照官方的看法，似乎完全给吓服了。哈布斯堡王室，鉴于大胆挺身而出，为进行改革、为德意志民族事业而斗争已遭失败，现在退而采取另一种政策，其特点是怯懦的权变行事和一本正经、死气沉沉的因循守旧。

变化的标志是施塔迪翁的引退。施塔迪翁具有勇于进取的性格和实行改革的热忱，这使他同目前这个务求妥协、屈身事敌的时期不相适应。是他曾经推动奥地利在进步的道路上举步向前，并力图依靠人民的力量来保障国家的安全。他是奥地利的施泰因。但是现在，在和平的前夕，他恳切地要求准许辞去外交大臣之职。奥皇弗兰西斯当即召来一个青年外交家担任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这个青年外交家注定要在推翻拿破仑这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中扮演主要的角色，此后他那机灵的政策还要在中欧起作用，其影响之大，几乎不亚于拿破仑这个专制君主。

梅特涅于 1773 年出生于科布伦次，比拿破仑小 4 岁。他出身于莱茵地区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父亲为古老的帝国效力，所处的地位使他得以很早就进入外交界。他在拉什塔特会议上充任奥皇代表的秘书，此后历任奥地利驻德累斯顿和柏林朝廷的大使。

1806 年，他突然被任命为驻巴黎大使。在那里，他表现得彬彬有礼，八面玲珑，谈笑风生，滔滔善辩，以迷人的风度赢得了拿破仑的赞赏和尊重。他被看作是亲法人物；他像俾斯麦在后来的另一次危机中一样，运用他的社交才能和花言巧语的本事，摸准了他未来对手们的性格。

然而，梅特涅除了手段圆滑、诡计多端之外——撒起谎来，连弥尔顿笔下的堕落的天使路西弗也不见得比他更为娓娓动听，有时还表现出丈夫的镇静和坚定，甚至当拿破仑向他发出一连串质问和嘲讽，进行外交上的刺探时，他还是泰然自若。

这一点，在最近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事实为证。那次他让法国皇帝领教了什么叫礼貌，他的表现赢得了其他大使的感谢，而那位专制君主则因为他敢于对抗自己，对他的好感有增无减。但是，打过了这场战争，如今情况完全改变了，狡猾比刚毅更为有用。

这个满面春风的莱茵地区的人担负了奉承战胜者这一讨厌的任务，表面上彬彬有礼，满不在乎，心里却怀着最终报复的希望。“自和约签订之日起，”1809 年 8 月 10 日他在给奥皇弗兰西斯的信中写道，“我们只能采取见风使舵、随机应变、阿谀奉承这一套。只有这样，才能保存自己，以待普遍得救于来日。”

上述表白，成为往后 4 年内奥地利政策的总动向。可以说，只有在狂风之前屈服，那惨遭重创的王国才能免遭毁灭。不久就出现了实行新的一套做法的机会。梅特涅把一位奥国公主献给征服者作新娘。

第二十三章 同约瑟芬离婚

一、哭别皇宫

可怜的约瑟芬在加冕典礼之前，就害怕那项摧毁自己余生的不祥谕令，她就像一个被允许在屠刀下苟延残喘的囚犯……

令她魂飞魄散的判决终于在 1809 年 12 月 15 日那天宣布了……“为了法兰西的利益，我自愿解除我的婚约……”约瑟芬泪流满面。

奥地利战争胜利后，拿破仑稍稍放松了一下紧张的大脑。令他烦恼不堪的婚姻问题便又不失时机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在肖恩布鲁恩逗留期间，皇帝心中不止一次动了离婚的念头。

加冕前后，他的家族为世袭嗣子的考虑，多次劝他离婚，左右大臣也积极附和，而皇帝之所以拒绝听从他们的建议，是因为他心中有小拿破仑。

他对小拿破仑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拿破仑非常喜爱他这位聪明伶俐的侄子。

小拿破仑很像其父亲，因而也很像其伯父。他长着一头金发，不过后来渐渐变成了棕色。他的一对蓝眼珠又大又晶莹，当他的幼小的头脑里掠过某个念头时，眼睛里闪着惊人的亮光。他诚恳和善，活泼坦率，深得皇帝的喜爱。特别是他的坚强的性格更逗人喜爱。尽管他还年幼，但他说到做到，任何力量也不能叫他食言。

他酷爱草莓，可这种果实又会叫他常常呕吐不止。十分惊慌的母亲特意关照，从今后不再让吃这东西，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让他看见于他如此有害的果子。

可是，小拿破仑对引起危险后果的草莓仍然那么喜欢，一段时间看不到他心爱的水果，他很是吃惊。起初他还能耐心地忍着，可是有一天，他把奶妈叫来，十分严肃地要她讲个明白，纯朴的女人不知所措。

她很喜欢他，甚至有点溺爱；他知道她的这一弱点，因此常常利用这一点。比如这一次，他发怒了，用只有皇帝或荷兰国王才有的口气对奶妈说：

“我要草莓。立即给我拿来。”

可怜的奶妈一边劝他息怒，一边答应给他拿来，不过，假如发生什么意外，她害怕他会把草莓的来历告诉王后……

“就因为这个？”小拿破仑立即说道：

“喔，你不必害怕，我保证不说。”

奶妈只好让步了。草莓像往常一样发作了。

正当王子因嘴馋而遭到惩罚时，王后回来了。他只好承认吃了不许他吃的果子。可怜的奶妈就在旁边。王后大发雷霆，询问是谁违反了她的意志。她时而肯求，时而吓唬，要孩子说出来，可是孩子总是冷静地回答说。“我答应不说的。”尽管母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威，但她未能从他嘴里得知做了错事者的名字。

小拿破仑很爱他的伯父，后来对他十分耐心和慈祥，这在拿破仑的性格中是罕见的现象。在吃午饭时，皇帝经常把他抱在膝头，十分高兴地喂他吃一根根小扁豆。孩子的脸蛋上泛起红晕，做出讨厌和不耐烦的样子，可是陛下却继续喂他，不担心侄儿会发脾气。要是跟别人，孩子早就不干了。

像他这样幼小的年纪，他会不会感到伯父对周围人们的权威呢？他的父亲路易国王每天都给他送来新的玩具，都是从他最喜欢的玩具中挑选来的。可是孩子喜欢伯父那里送来的玩具。有一次他父亲对他说道：

“可是，你瞧，拿破仑，那些玩具多难看呀！我给的是最漂亮的。”

小王子回答说：“不。那些玩具很好玩，是伯父送给我的。”

一天早上，他进宫皇见皇帝陛下，在穿过一个客厅时，遇见好些要员，其中有缪拉亲王。记得当时缪拉亲王已经被封为贝尔格大公。孩子径直走过，没有向任何人打招呼。这时，亲王拦住了他说道：“你不愿意向我问个好？”

“不。”小拿破仑一边挣脱了大公的手，一边说道：“首先要向我伯父皇帝请安。”

皇帝刚从杜伊勒里宫的院子里和卡鲁塞尔广场阅兵归来，回到寓所他就把帽子往椅子上一扔，解下佩剑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小拿破仑走了进来，拿起伯父的宝剑挂在脖子上，接着又拿起帽子戴在头上，跟在皇帝和皇后身边庄重地走了起来，一边还哼着进行曲。陛下转过身来看见了，把他抱起大声说道：“啊，多漂亮的小家伙！”随时都想让丈夫高兴的皇后把热拉尔先生叫来，请他让人为如此打扮的小王子画个像。就在皇后得到心爱的孩子夭亡的噩耗那天，人们将画送进了圣克卢宫。

还在孩子只有3岁那年，他看到人们用5法郎的硬币为他向制鞋匠清付帐单时，他使劲嚷嚷着不准把“我伯父皮皮什的像”给人家。

小王子称陛下为“皮皮什”，这个叫法有个来历：皇后让人在圣克卢宫的公园里养了好些羚羊，这些动物跟宫里的人不很友好，但皇帝除外，他让它们舔自己烟壶里的烟，羚羊喜欢跟在他后面走。陛下还高兴地让小王子将鼻烟给羚羊吃，小王子就骑上一只羚羊。他把这些动物总是叫做“皮皮什”，也喜欢叫自己的伯父为“皮皮什”。

这个可爱的孩子是他父母亲的掌上明珠，他们对他们有近乎神奇的影响，使他俩言归于好。他拉着父亲的手，而父亲也听凭这息事宁人的小天使拉着他走到奥唐斯王后跟前。接着孩子对父亲说：“请跟她拥抱，爸爸，我求你。”当他成功地使他深爱的两个人和好时，小脸蛋上会露出无比喜悦的神色，他就会拍着手欢跳起来。”

这天使般的孩子有这样可爱的性格，怎能不使认识他的人喜欢呢？十分喜欢孩子的皇帝怎能不爱这样一个小孩呢？何况这孩子是他的侄子，是他时刻挂在心上的约瑟芬皇后的外孙呢！

小拿破仑小小的年龄，就显露出了非凡的才能，人们都相信这孩子会大有出息的。他的自豪和高傲的性格丝毫不排斥顺从和听话的品格，因此，人们对他都怀有良好的印象。不公正的事情会引起他的反感；他能爽快地接受明智的建议和通情达理的劝告。作为新王朝的头胎孩子，他必然而且果真赢得了朝廷之君主的全部的、爱和全部的情。

始终在皇帝的照管下成长起来的小拿破仑赢得了拿破仑近乎父爱的感情。对于皇帝来说，小拿破仑仿佛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拿破仑希望将强大的实力和世上最好的名称传给他这位受他宠爱的间接继承人。

然而，就在皇帝在普鲁士和波兰战役取得辉煌战果的时刻。皇室家族却蒙受了相当大的悲痛。小拿破仑被假膜性喉炎这种对儿童来说十分可怕的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5岁。

一家人陷入悲痛之中。

小外孙的天亡给约瑟芬造成了难以消弭的痛苦。她一连3天闭门不出；哭得死去活来，除侍女外任何人都不见，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她似乎害怕自己会从悲痛中解脱出来，因为凡是能使她想起无法医治的痛苦的东西，她都想到自己的身边来。

她颇费周折地从奥坦斯王后那里得到了这位不幸的母亲虔诚的珍藏的小王子的头发，叫人把头发铺在黑色天鹅绒上，放在镜框里。这个镜框一直没有离开过她。

奥坦斯王后是小王子慈爱的母亲，她的痛苦又如何用语言来描绘呢？

在孩子得病期间，她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他，他死在她的怀里。王后想守在儿子的尸体旁，她两手抓住椅子的扶手，不让人把她从这叫人心脾撕裂的情景中拉走。最后，这位可怜的母亲悲痛欲绝，昏厥了过去。

人们赶紧把她抬进她的房间，她始终坐在那把椅子上，两条胳膊颤抖着搂住扶手不松开。当她苏醒之后，王后不停地大声喊叫。她两眼发直，已经哭干了眼泪。她的嘴唇发紫，真叫人害怕她会有三长两短。什么办法都不能叫她哭出眼泪来。

最后，一位内侍出了个主意。把小王子的尸体抬来放到她的膝头。一见儿子，她顿时就泪如雨下，终于摆脱了危险。她无数次地吻了冰冷的爱子的遗体。

整个法国分担着荷兰王后的悲痛。

在战场上征战的拿破仑也是悲痛万分。他一直惦记着小拿破仑，战争闲暇，在写给约瑟芬的许多信中，皇帝都以百般的慈爱问候小拿破仑。

1806年10月

向奥坦丝致一千个问候，并问候我们伟大的小拿破仑先生。

1806年10月

如果奥坦丝在美因兹，为我吻小拿破仑和他的妈妈，还请吻一下小不点。（奥坦丝与路易的次子。）

1806年11月1日波茨坦

我的妻子，塔列朗来此对我说，你老是哭。你到底要怎么样呢？你有女儿、子孙辈，能不时听到诉训，这就足够让你感到幸福和满意了。

这里天气真好，整个战役期间未落一滴雨。

我身体很好，一切越来越好。

我已接到小拿破仑的来信，我想那是出自奥坦丝之手，并非孩子所写。

问候所有的人，问候你！

1806年12月12日波兰

奥坦丝届时将携小拿破仑来，获悉此事很是高兴。

后来，小拿破仑生病期间，他常写信问候。

1807年5月12日

欣悉小拿破仑已病愈，我想像得出这一阵他母亲的忧心如焚。但麻疹是人人能得的常见病。

皇帝不知，在他写这封信时，小拿破仑已夭折了……

无疑，小拿破仑的早亡是皇帝的光辉大放异彩时出现的一系列不幸预兆之一。这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他不得不下决心在直系亲属中物色继承人。离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不久，一个意外的惊喜。又让皇帝产生了新的希望。他的波兰夫人怀孕

了。

在肖恩布鲁恩住了三个月，把玛丽·瓦莱夫斯卡夫人叫到了身边。他受不了与她长时间的分离。在梅德林的一座漂亮的房子成了他们幽会的隐蔽所。拿破仑再一次整个儿倾心于她。他俩又·过上了耳鬓厮磨的甜蜜生活。

在维也纳一住几个星期后，玛丽怀孕了。

这段时间来，她时感不适，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才询问了来到维也纳的科维扎尔。医生说她有喜了。开始，她心里十分混乱，自己处在不正常的地位，为此忧心忡忡。孩子出生后取瓦莱夫斯基家族的姓？伯爵会怎么对待？可如今她对拿破仑感情之深，使她很快战胜了一切忧虑和不安，沉浸在欢乐之中。她告诉了皇帝，她毫无二心，既幸福又自豪，简直难以自己。

为了讨得玛丽·瓦莱夫斯卡的欢心，实现她的梦想，拿破仑想彻底光复波兰。但是，他又担心遭到沙皇反对，迟迟不敢付诸行动。对此，玛丽自然有理由嗔怪拿破仑。可拿破仑向她细细解释说，眼前因西班牙遇到了新的麻烦，致使局势更为错综复杂，凡事应有个轻重缓急。她再一次放弃了迫切的要求。她相信未来，相信这位已经创造了无数奇迹的伟人。再说这一件新的大事给她带来的幸福，使她暂时忘却了政治上的忧虑。

倘若说他对埃莱奥纳尔的德行还有几分怀疑，有时还自问小莱昂是否自己所生的话，他对玛丽是坚信不疑，相信她决不会干出轻桃的事来，也相信她现在已经真心地爱他，他又要有个没有继承权的孩子，可他的原配夫人却不会生，为了使皇朝天长日久，又是多么需要有个继承人。

波兰夫人的怀孕，使拿破仑满心喜悦，充满憧憬。他甚至请求玛丽将所怀孩子出让，假称为约瑟芬所生（他其实也动过将小莱昂认给约瑟芬的想法），但玛丽拒绝了。

拿破仑在慕尼黑写信给玛丽：

玛丽，我不想向你隐瞒，你叫我失望。我本以为你会较听话，较有自信。你的答复将迫使我作出严重的决定。不过，玛丽，我仍然是你的。

拿破仑作出的“严重的决定”是要与约瑟芬离婚。

尽管玛丽描绘了他的请求，但无论如何，拿破仑现在充满了自信，生儿育女，他完全有能力，证据十分明显。不过，在战争的忧虑之中，他没有多想，再说以后有的是时间考虑自己。他很快作出决定：非离婚不可，而且愈快愈好。他已经失去了多少个年头。他连自己都感到奇怪，为何会如此优柔寡断。玛丽年轻、美丽、温柔、聪慧、文明，既不搞阴谋诡计，又不任意挥霍钱财，在她身边生活，拿破仑更觉得皇后年纪太大，满身缺点，难以容忍。在整个战役期间，拿破仑对皇后的甜言蜜语弃耳不闻。现在，他每次给她写信，都是冷若冰霜，随便写几个字，结尾处漫不经心地附上一句“一切都属于你。”

皇后在身边时，昔日的情谊还能在他脑中涌现，她那温柔的声音还能搅动他的心，他还能想到他俩的命运紧紧相连，使他们至今还未分手。可现在她不在身边，玛丽取代了她的位置，给拿破仑以他一直都非常需要的真正的亲密与温柔。

玛丽准备回波兰去住。她虽然怀孕了，但瓦莱夫斯基出于纯洁的爱国精神和高尚的情操，饶恕了她。他很快邀请她回瓦勒维斯，以使孩子降生在故土。

为了防止自己心软，拿破仑在肖恩布鲁就借口自己回国后要在枫凡白露

逗留，需重修宫殿，借机命令工匠堵上他和皇后卧室之间任何通道。就这样，大家马上很快明白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然而，他周围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感到诧异，也没有任何人表示反对。那梅内瓦尔呢，他早已被打入冷宫。只有迪罗克还能勉强谏诤一番。可这位朋友十分乖巧，且对约瑟芬怀有旧恨。她当初极力反对奥坦丝与他的婚事。大元帅一直耿耿于怀。在这一关键时刻，他保持了沉默……

正在这时，那位年轻的萨克森激进分子企图行刺他，这使他痛感他还没有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他不希望他的政治遗产法兰西帝国，像亚历山大和查理大帝的帝国一样在其身后分裂。于是他决定立即回国与约瑟芬离婚，另娶一位年轻的新娘以便能为他生一个儿子。

拿破仑与平素一样，经由德国回国。他在慕尼黑给约瑟芬写了几个字，告诉皇后他马上就要回国：

“亲爱的，我一个小时后就要出发。大概 26 或 27 日抵达枫丹白露。你可带几位侍女去那里等我。”

10 月 26 日凌晨，御驾果然停在城堡的石阶前。在这之前，迪罗克先行抵达，但只受到了几位军官的迎接。皇后不见踪影，也不见一个朝臣。他立即派人去圣克卢禀报皇后。接着，他又要求康巴塞雷斯火速来城堡。他边等，边视察了宫内的改修情况。视察时，他心情烦躁，几次打听时间。

一贯行动准时的康巴塞雷斯在拂晓时分赶来了。他一露面，首先遭到了一顿臭骂。拿破仑怨恨，他在国外打仗，可国内过分惊慌失措，政府软弱无能。但拿破仑的火气一过，又对康巴塞雷斯充满了信任和友谊。他谈起了自己置生死于度外，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战斗。最后，他谈起了离婚。尽管此事要付出巨大代价，但他决心已定。康巴塞雷斯是约瑟芬的密友，免不了要为她抱不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不太坚决。拿破仑以主子的口气作了回答，国务大臣不敢再多言。

拿破仑独自留下来处理公务，但是他心不在焉。他吃不下，只吃些巧克力和菜汤。他原想优先考虑的配偶问题耽误了很长时间，这使他很为恼火，但一想到他应该对约瑟芬所说的话，就更为烦恼。这是一场势在必行的战斗。但在这场战斗中；他不能像在敌人面前那么冷静。

早晨 6 时，皇后终于来了。她到书房去找拿破仑。他头也不抬，继续写自己的东西。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这样对待皇后。最后，他终于抬起了脑袋。

“啊，您来了，夫人。”他冷冷他说，“你来得正巧，我正准备亲自去圣克卢找您呢。”

他目光始终不离桌子。约瑟芬没想到分别了 7 个月之久，竟受到如此冷淡的接待，一时目瞪口呆，结结巴巴说了几句对不起的话，眼眶里噙着眼花。皇帝这才起身，拥抱了她。她接着去更衣，一小时后出来用餐。只见她没有戴帽，头发上插着银穗和蓝花，在宫廷女袍外又加了一件十分合身的波兰式白缎上衣。拿破仑打量着她。

“我梳妆时间不长吧，对吗？”

他指了指挂钟：“七点半。又迟了。”接着，他把手伸给她，向摆上餐桌的沙龙走去。路上，他遇到了德克雷和蒙塔里维，对他们说：

“5 分钟后，我找你们有事。”

约瑟芬想避免与皇帝单独接触，便乘机说：

“这两位先生刚从巴黎城内赶来，肯定还没有用过早餐。”

“噢，我倒忘了。”

于是，他示意这两位大臣与他们同桌进膳，他们刚刚打开餐巾，皇帝便站了起来，让他们跟他进了办公室。约瑟芬在卧室找了几个知己一起聚会。拿破仑也进来了一会，和蔼，快活，仿佛想要言归于好。

翌日，他见了富歇，对他很不客气，谴责富歇趁他不在之际称王称霸，贸然出兵抗击在瓦尔赫伦岛登陆的英国军队。大家都以为富歇肯定会被打入冷宫。可他向来机智灵活，这次又摆脱了困境。再说，他自雾月政变以来做出了巨大贡献，拿破仑打心眼里欣赏他的才能！在与教会的斗争中，他定能再做贡献。拿破仑被开除了教会，报复心切，将当了阶下囚的教皇从一个监狱换到另一个监狱，他觉得要控制舆论，有必要再利用一下国民公会。为此，他饶恕了富歇的过错，与他和解了。

拿破仑遇到塔列朗时，向他说：

“要是我战死在瓦格拉姆，您怎么办？”

塔列朗脸上毫无表情，淡淡一笑道：

“我们怎么办？天哪，我们准会吓得拉一裤子屎。”

拿破仑对这种低级庸俗的奉承报之一笑。紧接着，他显出了忧虑的神色。离婚之事使他大伤脑筋。与约瑟芬在一起，他感到束手无策。而约瑟芬她显得神情恍惚，无论是遇到朋友、医生、仆人还是当差，逢人便讲她如何受到威胁。她严厉责问宫廷总监博塞为何堵上了她与皇上的卧室。

“博塞先生”，约瑟芬说，“您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博塞十分尴尬，无言以答。

拿破仑再也不像往日，对她关怀备至。出游时，御驾里坐的不再是约瑟芬，而是波利娜。打猎时，约瑟芬再也不露面。她周围的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对她充满敬意。尽管如此，拿破仑还不敢亮牌，和她最后谈关键的问题。他担心约瑟芬绝望之极，不忍心她伤心落泪。她的沉默寡言使他害怕。他最后让嫡亲王侄子拉瓦莱特出面，可拉瓦莱特婉言拒绝。早就在巴黎城散布拿破仑离婚消息的富歇，巴不得能担当此任，可皇帝又不乐意。再说，他过去有言在先：倘若他哪一天非走这一步不可的话，那他决不会让别人，而是自己去找约瑟芬摊牌。

拿破仑的离婚举动，使他的妹妹波利娜非常高兴，她早就跟约瑟芬有了许多难尽的恩怨。波利娜聪明地把一位美丽的女人克里斯蒂娜送到了拿破仑面前。

数月被战争和离婚的问题困扰着的拿破仑，看到克里斯蒂娜这位丰腴得令人垂涎的天生尤物时，立刻感到又力量倍添了。拿破仑请求妹妹波利娜做预备工作。

波利娜看到兄长泛红的脸，得意地笑了。她就是要拿破仑知道，除了约瑟芬外，无数的俊美女子都在向他敞开着芬芳的情怀。她在克里斯蒂娜耳边轻声道：“你有美貌，如果再有权力，你将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女人，如果你不懂得这一点，你就是个白痴。”

克里斯蒂娜当然不是白痴，她当然懂得权力的魅力，同时她也知道目前约瑟芬皇后正受着冷落，如果自己能打动皇帝的心，那往后自己还不是……

克里斯蒂娜想到以后，不禁心旌神摇。她摇曳着颤抖的双乳，浅笑着走向了法兰西皇帝的鸾床……

拿破仑在克里斯蒂娜的肉体上得到了满足，但他决不会把婚姻之事系在

一位民女身上的。他要娶的不仅是一位能给他生继承人的女人，而且还要凭借这次婚姻来维系一个法国稳固政权，他要与欧洲的王室之女联姻。

他首先授意手下人向俄皇亚历山大暗送秋波，并曰：“拿破仑意欲休妻约瑟芬，想求婚于俄国公主，以体现法俄两国的永恒友谊。”

亚历山大怎能把自己美丽纯洁的妹妹拱手送给拿破仑这个他看来是“科西嘉狂夫”呢？亚历山大更何况正在伺机称霸欧洲，代替拿破仑驰骋欧洲的地位呢。他借口御妹的婚事要秉皇太后的旨意，自己不能做主为由，一拖再拖，不予答复。

拿破仑心中明白亚历山大的心事，他又转向了奥地利的皇帝之女。

11月14日，拿破仑没有像往日那样与约瑟芬同乘一辆车，而是骑马回到巴黎城。巴伐利亚、萨克斯和符腾堡国王以及拿破仑家族的热罗姆与卡特琳、路易、纓拉夫妇全都来到巴黎庆祝维也纳和约。当着这众多的君主、国王的面，皇帝和皇后装出一副笑脸。可在他俩的心底，神经却始终那么紧张，整日忧心忡忡。约瑟芬夜不能寐，日渐消瘦。女儿也不遂她心愿，不安慰她，为此，只要和女儿单独在一起，便泣不成声。奥坦丝见母亲如此痛苦，反倒希望她与皇帝分手。不过，她决不愿出面交涉。拿破仑两次求她帮忙，都未如愿以偿。

于是，他下决心亲自去讲。他说得很快，几乎含糊不清地解释说，皇朝的利益需要他俩分手。他希望由她出面要求解除婚约。她低声哭泣。她遗憾的决不是皇后的桂冠，而是她确实下不了决心与拿破仑彻底分离。拿破仑被她那如泣如诉的话声搅得头脑混乱，不禁狠了狠心，粗暴他说：

“别再想法子使我心软。我一直爱着您，可政治是没有心肠的，它只有头脑。这样吧，我每年给您500万，把罗马的王权也赐给您。”

她没有答话，继续哭泣。他最后耸耸肩膀，出门前说了一句：

“您要知道，这次离婚将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是悲剧中的生死攸关的一幕！”

11月22日，他于尚皮尼授命科兰古正式向沙皇的小妹妹安娜求亲。

26日，他将欧仁召到巴黎，想依靠他来安抚他母亲。

约瑟芬绝望至极。这一次，幻想彻底破灭了。她一直担心会大祸临头，从埃及归国后，她曾努力避免了这一灾祸，并以为通过宗教婚礼已经彻底排除了这一灾难。然而现在，这一致命的打击终于来临，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她脱险。结婚的前几年，她并不爱波拿巴，从来没有理解过他，甚至卑鄙地欺骗过他。可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渐渐对他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情爱。她崇敬他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业绩，尽管她觉得这种伟大的业绩还不太稳固。她隐隐约约地对他有着某种感激之情，感激他使她参与了这一伟大的事业。当初还年轻时，她对拿破仑的英雄气概抱的是忍受的态度；现在人老珠黄时，她却固执地抓住这一活生生的记忆，这一使她度过的美好时光的非凡见证：他征服了世界，而她则征服了他。在失去他之时，她感到了他的可贵。她为失去他的荣光、他的悄悄情话和他的亲吻而遗憾不已。

不过可以肯定，是他把她捧上了这一“位置”，对她来说，失去这一“位置”要比失去他还更遗憾。她将不再是皇后，再也不能几百万几百万地任意挥霍，再也得不到法兰西的阿谀奉承，这比失去丈夫的损失要惨重得多。在她那颗轻浮的脑袋里，虚荣、利益和情爱混杂在一起。对她孩子来说，这是

莫大的耻辱！而对那些她始终恨之入骨、结婚后一直不断与之斗争的波拿巴家族的人来说，这又是多么巨大的胜利！她以为，是波拿巴家族的人，尤其是那些女人把她坑害了。可拿破仑说，她想错了，她的命运是由政治决定的。然而，她绝不相信这一点，她把国家利益的需要视为宫廷的阴谋。

一天，她逃避了那讨厌的庆典活动，和洛尔·朱诺来到马尔梅松宫的花园里散步。她触景生情，往事历历在目，使她倍加伤心、怨恨。昔日拿破仑这只“穿靴的猫”的女友小洛莱特，现已是堂堂的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又是莱蒂齐亚太太的随从贵妇，尽管她一再表白，不论是莱蒂齐亚太太，还是其他公主们，都没有在她面前提过离婚的事，但约瑟芬不相信，仍摇着头说：

“朱诺太太，请记住我今天在这花园里跟您说的话，这花园是个天堂，但不久就可能是我的地狱。请记住，这次分手将置我于死地。她们将置我于死地！”

招待会、宴会、聚会、音乐会、演出接连不断，给皇帝提供了消忧解愁的机会。他似乎兴意盎然地沉湎于这些活动。但是，每日晚餐，他必须与约瑟芬见面，这对他俩来说都是莫大的痛苦。她总是沉默不语，担心自己坚持不住。而他为了回避沉默气氛，往往愿意读读文件，尽量缩短进餐的时间。

11月30日，晚餐在默默无语中吃完。皇后整整哭了一天，为了尽量掩藏她那苍白的脸和红肿的眼睛，她戴了一顶宽大的白帽，带子系在下巴上，帽檐把额头盖得严严实实。皇帝的眼睛几乎一直低垂着，他脸部的肌肉一阵阵抽搐。当他抬起眼睛的时候，总是偷偷地看皇后一眼，他内心深处的痛苦在脸上流露得一清二楚。呆若木鸡的值日官不安而又好奇地看着这种愁闷痛苦的场面。这顿晚饭皇帝和皇后谁也没有吃东西，餐桌上只听见上菜或撤盘时杯盘的碰撞声，偶尔夹杂着膳食官们单调的说话声和皇帝拿着刀叉机械地敲叩酒杯的声音，听来十分凄凉。拿破仑长叹一声，打破了餐桌上的沉寂，接着问博塞道：

“今天天气怎么样？”

他根本没有准备听对方的回答，便站起身到了隔壁的沙龙。皇后用手绢捂着嘴巴，慢慢地跟他走了进去。一位年轻侍从用托盘端来咖啡，递给约瑟芬，准备好给皇帝上咖啡。可皇帝自己拿起杯子，倒上咖啡，添进糖，边搅边看着妻子。她呆若木鸡，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他呷着咖啡，示意侍从离去。博塞和贡斯当忐忑不安地在仆人沙龙里等候着。几分钟后，他们听到了约瑟芬发出猛烈的呼喊声。一位掌门官想进去。博塞挡住了他。要是需要人，皇帝会喊的……

不一会，拿破仑步履蹒跚出了门。沙龙的地毯上躺着皇后。

“不行了”，她呻吟道，“我活不长了……”

“博塞，进来。”皇帝道，“把门关上。”

接着，他又问道：

“您有力气抱起约瑟芬，走暗梯把她送回卧室，好让人照顾她吗？”

长得五大三粗、活像个搬运夫的博塞，在皇帝的帮助下抱起皇后。皇后一倒在他怀里，马上双眼一闭，脑袋往他肩上一搭，像是昏了过去。拿破仑拿起一盏烛灯，为他照路。等博塞下了狭窄的暗梯，拿破仑连忙把烛灯递给仆人，上前托着约瑟芬的双腿。突然，博塞被佩剑绊了一下，险些跌倒。紧张之中，他把约瑟芬抱得更紧了，皇后凑在他耳边低声道：

“你抱得太紧了……”

她根本没有丧失神志。到了她的卧室，拿破仑和博塞把她放在床上。皇帝拉了拉呼叫女侍的铃，她们应声进屋，围在皇后面前，皇帝马上走进小客厅，不停地踱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正在擦着满头大汗的宫廷总监说道：

“离婚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痛苦的义务。她大概在三天前就该从奥坦丝那儿得到消息……可看到她刚才那副样子，我就更痛心了……不幸的义务逼得我非与她分离不可……我打心眼里同情她，我认为她性格比较坚强……没想到她会痛苦成这个样子……”

他异常激动，连呼吸也感到困难。说罢，他吩咐让奥坦丝和科维扎尔来照顾她。作了安排后，他才疲惫不堪地回到自己卧室。

也许此时的拿破仑看到约瑟芬的昏厥真的感动了，被认定是约瑟芬在痛心彻骨地挚爱着他。但他根本不知道约瑟芬的昏厥是在演戏，是在为使拿破仑内疚做铺垫。当时在场的博塞日后在回忆当时的场面时曾说道：

“陛下和皇后坐上了餐桌。约瑟芬戴着一顶硕大的白帽子，将脸遮住了一大半。然而，我还是发现她已经痛哭过一场，现在则是强忍着泪水。她给我的感觉是悲伤和失望的。

“可怕的寂静笼罩着餐桌。唯一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拿破仑问我：‘现在几点了？’

“问完，他便起身离开了餐桌。约瑟芬蹒跚地跟在他后边。咖啡上来了，拿破仑从侍从手中接过自己的一杯，示意让我们出去。

“我赶紧退了出去，心里忐忑不安，唯恐有什么不幸的灾难降临。我在靠近皇帝沙龙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没多久，忽然听到从沙龙里传出一阵约瑟芬皇后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门卫以为是皇后身体不适，正准备推开房门，被我阻止了。我说，如果皇帝认为有必要的话，会喊人的。我刚起身，皇帝便打开门，注视着我，口气生硬他说：

“‘进来，博塞，把门关上！’

“我走进沙龙，发现皇后瘫倒在地毯上，正拼命地哭着嚷着：

“‘不，我不活了。’

“皇帝问我：‘你有没有气力把她从暗梯送回到她自己的卧室？看来她需要医治一下。’

“我遵命扶起我以为是昏厥了的皇后，在拿破仑的帮助下抱起她。皇帝端起桌上的蜡烛灯，打开房门，领着我穿过一条漆黑的通往暗梯的过道。

“到达暗梯前，拿破仑发现梯子又窄又陡，我很可能摔倒。

“因此，他把一名日夜值班的档案员叫来，将蜡烛灯递到他手里，命令他在前面领路。他自己则抱起约瑟芬的双腿，和我一起把她往下抬。我们好几次都差一点摔倒，但总算安全地下了暗梯，把约瑟芬放倒在她卧室的长沙发上。

“拿破仑拉响了叫铃，把皇后的宫女们全叫到卧室里来。

“当我从沙龙里抱起皇后时，她止住了哭喊，我认为她昏厥了。可是，当我在狭窄的暗梯里被自己身上佩戴的剑碰得踉踉跄跄时，我不得不紧紧地抱住她，以防止她摔得头破血流。

“她的背紧贴着我的胸口，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当她感觉到我的力量时，突然压低嗓子说：‘你把我搂得太紧了。’

“于是，我明白根本不用担心她的身体，其实她一刻也没有失去知觉。

“从沙龙到卧室，我一直在忙着关心约瑟芬，为她的身体担忧，顾不上去注意拿破仑。当皇后的侍女们来到她身边时，拿破仑便离开了卧室，来到一间小会客厅，我也跟在他身后走了进去。他显得极为焦虑和不安。他懊恼地把刚刚发生的事情的缘由告诉我，说道：

“‘法兰西及帝国的利益使我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离婚对我来说是一件残忍的事情……我的痛苦并不亚于约瑟芬……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我的灵魂遭到了玷污……我未料到她会这么伤心……’”

“事实上，他在说话时非常激动，每说完一句都停顿一下。而且每句话都断断续续和极不完整。他的嗓音模糊不清，泪水浸湿了他的眼眶。只有在真正不能自制的时候，他才会对一个并非知己和值得信赖的人说出这么多的内幕……”

“整个场面仅维持了六七分钟。”

“拿破仑派人把科尔维萨、奥坦丝王后、康巴塞雷斯和富歇召来。在亲自了解到约瑟芬已镇定下来之后，他才上楼回自己的房间。”

“我跟着他一起上楼，回到我的值班室，拣起我刚才为了行动方便而扔下的帽子。为了防止各种闲话，我对仆人和侍从们说皇后突然有些精神失常。”

博塞的这段回忆，让善良得不忍看到眼泪的人也不知该如何去同情纤弱的约瑟芬和责备貌似绝情的拿破仑了。刻意表现出依依不舍丈夫的约瑟芬是真爱而不离婚？还是绝然离婚又依依不舍的拿破仑在真爱妻子？没有人敢去武断这个问题。

奥坦丝很快来到母亲身旁，像哄孩子一样安慰她。等约瑟芬稍稍安静了点，好便来找皇上。皇上出门迎见。无疑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混乱，他用冷冷的口气说道：

“您看见您母亲了吧，她跟您说了吗？我主意已定，不得改变。眼泪也好，哀求也罢，我是怎么也不会改变主意的。”

奥坦丝做然回答道：

“您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陛下。谁也不会阻碍您。既然是您的幸福要求这样，这就足够了，我们定能作出牺牲。不要对我母亲的泪水感到诧异。你们结合 15 年来，她从没有少落泪，您不应该诧异。不过，我坚信，她定会顺从，我们将带着对您恩德的美好记忆而离去。”

听了这位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的话，拿破仑又动了感情。他卸下了冷酷的伪装，嚎陶大哭起来：

“什么？你们都要离开我，你们都抛弃我！你们再也不爱我了！要是只为了我的幸福，那我定会为你们作出牺牲的。可这关系着法国的幸福。我不得不舍去最心爱的人，作出这样的决定。你们骂我吧！”

这种自暴自弃的感情流露，连他自己也感到可怕。他清醒地觉察到，自己强大的力量和骄傲的本能决不能容忍这一点。奥坦丝看他如此痛心，口气也就软了下来……

拿破仑想争取她，说服她。他希望她留在他身边，还是他的女儿。可她毫不让步。她责怪拿破仑，要知今日，又何必当初结婚。她说再也不愿受他那冷酷无情的所作所为的苦。

“陛下，我的一切都归于母亲。她将需要我。我们再也不能在您身边生活。这是一种牺牲，我们定会作出这一牺牲。”

此后不久，考虑到儿子们的利益，尤其是在母亲本人的主张下，奥坦丝最后还是让步了。眼下，各种盛大的活动连续不断：在马尔梅松宫接待德国亲王，在教堂为和平唱赞歌，在杜伊勒里宫举行盛大宴会，在市政厅阅兵、举行晚宴和舞会，在宫廷演出。在所有这些场合，皇帝和皇后都不得不接受朝臣们那好奇的目光。

博阿尔内家族终于被战败，在他们面前，波拿巴家族的人是多么快乐！约瑟芬掩饰着哭肿的眼皮，毫不手软地执行她那皇后的职责。各种仪式，各种聚会，她全参加。她说话动听、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笑容满面……

在她那颗绝望的心底，还闪现着最后一线希望。欧仁从意大利赶来了。也许他还能拯救她？可12月5日，欧仁一到，这一希望便破灭了。奥坦丝去见了欧仁。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习惯于服从，自然表示同意皇上的决定。当天，拿破仑、约瑟芬、欧仁和奥坦丝四人在杜伊勒里宫会面。

拿破仑激动异常，重复了离婚的理由，说道：“约瑟芬离去后保留皇后称号，拥有马尔梅松别墅，年金500万法郎；欧仁可在意大利获得一块领地；奥坦丝则按本人意愿与路易分离，母子的前途将得到充分的保障。”

“陛下，我愿陪母后终其天年。”欧仁和奥坦丝统一了口径，说道。

拿破仑马上反对，感情热烈他说：

“欧仁，如果我对您的生活还有点用，尽到了父亲的职责的话，您就别抛弃我。我需要您。您妹妹不能离开我。您母亲也不希望她这样做。您这样想入非非，只能造成您母亲的痛苦。”

他虽然感情激动，且不论这感情有多么真实，但他斟酌词句，说话十分巧妙：

“要是您不愿后辈的人说‘皇后是被赶走的，她命该如此’这种闲话，您就留下吧。她还留在我身边，这足以证明，这是她所提出的一种纯政治原因的分离。她的地位还不够显赫吗？她不是又能得到新的名誉，可以得到她为之作出牺牲的民族的尊重、敬重和爱戴吗？”

他拿起儿子的手，亲了亲。欧仁没有说话。约瑟芬已经精疲力竭。她平生第一次坦率地表示顺从。不过，她担心孩子遭人遗弃，便为欧仁索要意大利王国。她儿子马上打断了她的话：

“母亲，千万不要谈我的事。您儿子决不需要以您的分手为代价，索取一顶王冠。”

“我知道欧仁的心。”拿破仑说，“他做得对，他能这样相信我的感情。”

这天晚上的聚会，约瑟芬没有参加。拿破仑只身光临。11日，她参加了贝尔蒂埃提出的在大树林的围猎活动。不过，她姗姗来迟。谁也没有等她。元帅只留下了一位副官接她。这位副官，她几乎不太认识。副官向她伸出手，对她讲了几句奉承的话。她见自己遭受如此的遗弃，不禁伤心落泪。她抓着上校副官的胳膊，以哀求的口气重复问道：

“您不会忘记我的，是吗？……我，我出了什么事，对吗？”

她出现前，围猎的人们兴意盎然，十分开心。可她一露面，就象出了一个幽灵，一切黯然失色。晚宴死气沉沉。晚上，演员们演了一出戏。这出戏在杂耍剧院大获成功，可在这里却很不适时宜。剧名为《贵族子弟罗塞尔》，主人公一个劲地声称，“为了对得起列祖列宗，为了子孙后代，非离婚不可。”在场的人惊愕不已。皇后勉强控制住自己。至于皇帝，他极为不满。为了警告大家，他对皇后、奥坦丝和欧仁倍加尊重，而对自己的妹妹则几乎不说一

句话。

12月15日9时，杜伊勒里宫灯火辉煌。身着盛装、佩戴各种勋章的国王，内穿丝织紧身服、外加宫廷华丽服装、脖子上挂着金银装饰的王后、公主，派头十足的达官贵人和军装耀眼的元帅、将军在御殿恭候。随着叮当一声钟响，皇帝办公室的门扉敞开了。皇太后、路易、卡罗利娜，一个个步履缓慢、依次进入皇帝办公室。拿破仑和约瑟芬坐在一张大桌子后接待他们。桌上铺着红色的绒布，边上带有穗饰、绣着鹰的图案。皇帝手一指，大家都默默地坐了下来。皇后身着白色裙服，没有任何装饰，没有戴任何珠宝首饰，头发上只系了一条普普通通的带子。她脸色苍白，但很冷静，皇帝一副近卫军上校的样子，双目呆滞、忧郁，手搓动着衣服的装饰。康巴塞雷斯和皇家政务秘书勒尼奥·德·圣让·昂势利进了办公室。拿破仑站了起来，拿着一张文书，声音温和动听地念着。马雷曾事先为他准备了一个讲话，可他觉得太干巴，过分正规，亲手修改了讲稿。他简短地阐明了离婚的政治必要性，最后以动人的口吻赞美了他昔日多么倾心相爱、但命运又迫使他与她分离的妻子：

“上帝知道这样的决定给我的心里添上了多少痛苦！但是，只要向我表明了这是有益于法国的利益的，我都会以巨大的勇气作出牺牲……我要赞美我可爱的妻子的忠诚和温柔……我要她继续保留皇后的地位和称号，但希望她千万别怀疑我的情感，要把我当作她最好、最亲的朋友。”

他讲罢坐了下来。约瑟芬随着站立起来，她也觉得别人交给她念的声明平淡无味，亲手在罗马装饰纸上写下了几行字，字里行间浸透出她的娴雅、分寸感和痛苦。

“征得我尊严、亲爱的丈夫的同意，我必须声明：鉴于没有任何生儿育女的希望，以满足他的政治需要和法兰西的利益，我自愿向他作出世间从未有过的爱与忠的最大表示……”

讲到这里，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她声音哽咽，坐回到椅子上。勒尼奥代她往下宣读：

“我的一切全归于他的恩赐。是他亲自给我戴上了皇冠，在皇后的宝座上，我得到的是法国人民的忠诚与爱戴……解除我的婚约决不会改变我内心的情感。皇上将永远不失我这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俩都为以祖国利益为重作出这一牺牲而感到光荣。”

不幸的皇后一动不动地听着。拿破仑拿起她的手，紧紧地握着。此时此刻是多么使人心碎，连刚才还得意洋洋的波拿巴家族的人也动了真情。皇太后擦了一滴眼泪。波利娜和卡罗利娜仿佛在发愣。欧仁站在皇帝身边，伤心得神经质地发颤。奥坦丝双手捂着脸。

康巴塞雷斯整理了离婚笔录。拿破仑签了字，字迹显得很沉重。约瑟芬在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皇太后手指不停地颤抖着，也签了字。接着，国王和王后们也一一签名。约瑟芬由奥坦丝扶着出了门，欧仁跟着走了出去，可刚出门不久便昏倒了。

拿破仑尽最大的努力，保障了约瑟芬奢侈的生活。以前，他曾讲过赐给她罗马王位和500万的年金。可最后拍板时，他考虑到自己是一国之主，作为个人来说又比较节俭，因此没有信守诺言，减少了馈赠。约瑟芬只不过是名存实亡的皇后。爱丽舍宫、马尔梅松宫或另一座城堡由她自己挑选。她的一切债务一次替她还清，另加300万年金。

正如约瑟芬所担心的，拿破仑什么也没有给欧仁。他仍然当他的意大利总督，前途毫无保障。奥坦丝得到了保证：她可随意带着孩子在巴黎久住，有荣誉和自由保障。加上封地、馈赠和年赏，她每年的收入至少有 300 万。拿破仑不仅容忍她与弗拉奥往来，而且还给他以恩惠，封他为将军、伯爵、副官。奥坦丝对自己和母亲都已心满意足，但为欧仁而愤愤不平。虽然她没有直接抱怨，但皇帝有时可以感觉到她目光中表示的责备。

离婚仪式后，皇帝回到自己卧室。他无精打彩，喊来贡斯当，自己上床睡觉了。可门突然开了，约瑟芬闯了进来。她头发蓬乱，像木头人似的向床边靠近。到床边时，她停下脚步，呜呜哭了起来。拿破仑向她伸出双臂。两人长时间地拥吻。

“我的好约瑟芬”，他喃喃地说，“要更有理智些，勇敢些。要勇敢些。我永远都是你的朋友……”

他俩脸贴着脸，泪水汪汪。就这样，他俩再也不说话，默默地回忆着往事。一个小时后，在隔壁沙龙里等着的贡斯当见约瑟芬出了门。她朝他悲切地点了点头。贡斯当马上走进约瑟芬卧室，像过去一样，为她熄了灯。皇帝一声不哼。他钻进了被窝，看不到他的脸。

次日早晨，拿破仑精神萎靡，一副痛苦的样子。梳洗时，他不时长叹一声。白天，他钻入办公室，不见任何人。他没有办公，跟梅纳瓦尔打了招呼后，便躺倒在椭圆双人沙发上，头枕着手，久久地呆望着天花板……他决定去特里亚农宫暂住几天，以排遣刚离婚的苦闷。等仆人前来禀报车子已经准备就绪时，他拿起帽子，对秘书说：

“梅纳瓦尔，跟我走。”

他通过暗梯来到约瑟芬卧室。她一个人，好像正在想什么。听到脚步声，她站了起来，扑到拿破仑怀里，勾住他的脖子放声大哭。痛苦的告别。最后，皇帝温柔地把她扶到一张沙发上，让梅纳瓦尔留在她身边，以减轻她离别的悲伤。他穿过底楼的沙龙，上了车子，让迪罗克坐在他身边。

约瑟芬一再要求梅纳瓦尔转告拿破仑，她将始终不渝地爱着他，请他不要忘了她。等她那颗激动的心稍稍平静时，她也准备出门，不过是去马尔梅松宫。她的行装已经在卡罗塞尔院子里装好车。一大群军官、女伴、仆人混杂在一起，彼此不分地位贵贱，在杜伊勒里宫的大客厅里等着她，向她最后致意、道别。她戴着厚厚的面纱，手搭在一位侍女的肩上，从他们中间走过。当她跨过宫殿的大门，背后马上响起一片悲伤的议论声。这宫殿是她威力与幸福的见证，然而从此之后，她却再也不能迈进这宫殿的大门。她的马车的帘子整个垂放下来，马在瓢泼大雨中拉着车子奔驰……

二、“圆锅”的新主人

皇帝要迎接新皇后，碍手碍脚的约瑟芬被客客气气地放逐到埃夫勒的纳尔瓦，皇帝要她远离巴黎，要她过隐居生活……

看到虽富丽堂皇，却年久失修，被人戏称为“圆锅”的斑驳城堡，约瑟芬凄凉万分，泪如雨下……

到了马尔梅松宫的约瑟芬，孑然一人。马尔梅松的一景一物都使约瑟芬悲痛欲绝、肝肠欲断。这一天，天空阴沉灰暗，倾盆大雨下个不停，似乎整个大自然都在同这个被摒弃的不幸女人一起涕泗滂沱。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德茜蕾的搀扶下麻木悲伤地走出她今生再未能踏入一步的杜伊勒里宫，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扶着德茜蕾的胳膊走上马车的，巨大的悲痛如辟头压下的一座大山，把她完全压垮了。

她不再是皇后，不再受到万民的敬仰，甚至就在离开杜伊勒里宫之前，皇帝周围的人和宫中的侍从宫女眼中就已找不到尊敬的目光。她感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而善良的德茜蕾不记前嫌，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了她温情与关怀，让她感激不尽。

离婚仪式结束后，晚上，德茜蕾来到宫中，分别见到了拿破仑和约瑟芬。她是在奥坦丝的请求下才来的。

德茜蕾现在成熟了。她先是同丈夫贝尔纳多特和儿子奥斯卡在汉诺威渡过了愉快的几个月后，贝尔纳多特就匆匆离开她开赴前线了。在几年中她饱受与丈夫分离之苦，与丈夫聚少离多的生活使她烦极了战争，也更加珍惜与丈夫相聚的每一个日子，当在1807年的一场舞会上她得知丈夫受伤后，就急切地找到拿破仑，请求探望。

当时，拿破仑转了转手中的酒杯，对德茜蕾的焦急颇不高兴，低声问道：“怎么？法国元帅的妻子不想付出代价吗？你的丈夫现在在马林堡养伤，并不缺少你的护理。”

德茜蕾知道拿破仑的嫉妒心是多么重，尽管他现在拥有无数女人了，但他却仍对自己的嫁人耿耿于怀。

德茜蕾机巧地道：“陛下的母亲答应看护小奥斯卡，并要我去的。”

拿破仑尽管不耐烦德茜蕾挂在脸上的焦急神色，但他还是周到地派卫兵护送德茜蕾去了马林堡。他不想让德茜蕾有一点不测。

与奥地利签订和约后，德茜蕾与丈夫住在离巴黎几英里外的乡间别墅里，过着销声匿迹的生活。贝尔纳多特在率领德国士兵与奥地利兵作战时，尽管很英勇，但拿破仑根本就先入为主地厌烦“情敌”贝尔纳多特，曾对许多人说：“所有的战报都应证明——法国在战争中获得的胜利都是法国士兵的功劳，任何外国士兵不过是陪衬而已。”

贝尔纳多特夫妇自然知道拿破仑的用心。所以，他们宁愿平静地生活。

当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的消息传来时，德茜蕾一点也不吃惊，她早已明白拿破仑永远最爱的那个情人——权力！

朱丽问她：“你不快乐吗？当初是约瑟芬从你手中夺走了拿破仑。我是永远不会原谅约瑟芬这个伤透了你的心的女人的。”

德茜蕾淡淡地道：“不，我不恨她，相反非常同情她，因为她也同我一样，都输给了权力这个对拿破仑来说有无限魅力的情人。”

在这天晚上，奥坦丝匆匆来到了德茜蕾家中。

德茜蕾正要安寝，玛丽上楼来说奥坦丝在楼下希望见德茜蕾。

“现在几点钟了？”德茜蕾深感奇怪，问道。

“夜间两点了。”

“她有什么事，你们没告诉她我卧病在床吗？”

“告诉她了，但她仍不肯走，她坚持要见你。看来她是想请你去杜伊勒里宫。”

“为什么？”

“你下去就会知道的”，玛莉肯定地答复着。德茜蕾走下楼，奥坦丝站起来。

奥坦丝红肿的泪眼迷离，她抓住德茜蕾的手哭道：“请您帮助我吧，我母亲现在悲痛欲绝，不吃不睡，除了你她谁都不见。”

德茜蕾颇感意外：“为什么？”

“我母亲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奥坦丝哽咽着道：“她现在除了两眼圆睁之外，简直如同木头人一般，我想您一定能帮我劝劝她的，您答应吗？”

德茜蕾马上想到自己当年被拿破仑伤透了心时的那种苦楚是如何的深厚，她善良的心中马上升腾出一股对约瑟芬的怜爱之情，她忙擦去奥坦丝脸颊上的泪水，应道：“我会去的，你放心吧。”

当奥坦丝和德茜蕾来到约瑟芬的寝宫时，见里面灯光惨淡，黑影重重。但当奥坦丝打开里面的卧室门时，里面的灯光亮得令人睁不开眼睛。壁炉上，桌子上，甚至地板上全放着蜡台。满地散乱着箱子、盒子，东一堆西一堆的衣服、帽子、手套、睡衣，狼藉一片。安乐椅上放着一顶钻石皇冠，闪烁发光。

皇后脸朝里躺在床上，身子不时颤动，看得出来是在哭泣。

“母亲，德茜蕾来看您了！”奥坦丝轻声说道。

约瑟芬闻声转过脸来，满脸泪痕，两眼深陷，面颊消瘦，她的样子已是一个老妇人了。她拉着德茜蕾的手，悲哀他说道：“拿破仑不要我了，明日就得去马尔梅松，我本来是在收拾行李。”说着，她的眼泪又簌簌流下来。

她口唇颤动：“只有你最清楚，他是多么爱我的——他从没有爱过别人，是不是？他只爱我，只爱我！可现在他不需要我了……”约瑟芬又哭了起来。

德茜蕾用手理顺皇后蓬乱的头发，怜悯道：“皇后陛下，好好休息，别难过。这里的很多人都还需要你。你还有奥坦丝，还有欧仁，还有像我这样关心你的朋友。你在马尔梅松会忘记这里的一切，你会有新的生活的。”

“我还能拥有快乐吗？”

“当然能，你生活的全部是很丰富的，这个打击不会使你苍老的。好好睡一觉，明天的你依然光彩照人的。”

约瑟芬在德茜蕾的劝慰下渐渐平静了下来，她听话地服下安眠药水，不久就沉入了梦乡。

奥坦丝感激地向德茜蕾道：“非常感谢您，您真有一颗善良的金子般的心。”

“好了，好了，你回去休息吧，我到客厅去休息一下，顺便照看你母亲，明天我陪她去马尔梅松。”

隔壁的客厅烛光很暗，德茜蕾靠在沙发上深深为女人的命运而悲痛。她不知道自己当年离开拿破仑是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德茜蕾正在沉思之中，突然“吱”一声，有人走进了客厅。

她站起身来，看到拿破仑走了进来。

德茜蕾向拿破仑行礼，并道：“陛下晚安。”

“德茜蕾，你怎么在这儿？”

拿破仑颇意外地道。

“是奥坦丝叫我来看望皇后陛下的。”德茜蕾向拿破仑解释道。

“是吗？”

“是的，陛下请坐，我这就去照看皇后陛下。”德茜蕾起身要走。

拿破仑示意德茜蕾坐下，自己也与她并肩坐在沙发上，缓缓地道：“她

怎么让你来？”

“她心里难过，也许我会使她想起当初在塔里昂夫人家那一天，那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

拿破仑握住德茜蕾的手道：“小欧仁妮，你永远都是那么善良。什么都变了，不变的唯有你那透明的心，我今天好累，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

德茜蕾抬眼望望一脸疲惫憔悴的拿破仑，眼中溢满了泪水，她点了点头。

拿破仑怜惜地用指头轻沾一下德茜蕾滚在脸颊的泪珠，悄声道：“你一直是关心我的，不是吗？”

德茜蕾不由自主地点点头。

“我知道你会的”，拿破仑轻叹一声道：“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像你这般无所求地一直关心我。我非常珍重这一点，我会尽我之所能保护你的。”

德茜蕾的心又一次被拿破仑的话烫得难受，她不由透出无限惦念道：“你显得苍老了，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呀。”

德茜蕾说完，突然感到自己这口气是在对一位皇帝讲话，不由又站起身道：“对不起，陛下。”

拿破仑把她又拉到沙发上坐下，叹息道：“我怎么会不老呢？我同时打三场战争，英国人随时都可能进攻，俄皇也在向我磨刀示威，奥地利虽已签约，谁又知能不能保护下去呢？我想我只有同奥地利联姻，方能牵制奥地利不反法，这样，我在欧洲战场才是胜者。”

德茜蕾听了拿破仑这肺腑之言，热起来的心又冷了下来。同时她心里告诉自己：他依然对权力忠贞如一。

约瑟芬自然不知道德茜蕾那晚也见到了拿破仑，也不知拿破仑对德茜蕾仍然充满了怜惜与温情。即使她知道这一切，又能怎样呢？她现在已自顾不暇了。

陡然失去了往日的一切，怎不叫人痛感今非昔比的约瑟芬终日涕泣涟涟呢？

此时皇帝也沉浸在分离的痛苦中，难以自拔。

在这冬日里，特里亚农宫是多么凄凉！拿破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六神无主、忧心忡忡！他十分痛苦地感到缺少约瑟芬在她身边时的那种气氛，缺少她那机灵的爱抚，缺少她那种出自本能的——凡是她喜欢的，她都能理解。分离后的第一个晚上，他便给她写了信。翌日，他又让车夫奥德纳尔德给她送去了一封信：

“听说你到马尔梅松宫后一蹶不振。可是那个地方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情意，这种情意是决不会、也是决不应该改变的，至少对我来说如此。我渴望见到你，可我首先必须得到确切消息：你是坚强的，而不是软弱的。我也有些软弱，这弄得我添了病，可恶的病。”

他尽量设法消磨时光。到萨托利打猎，在泥泞中行走，打扑克，闲极无聊地敲打玻璃窗。波拿巴家族的人都在特里亚农宫。波利娜和卡罗利娜想方设法使他开心，可白费气力。他对她们态度粗暴，看也不看波利娜故意带来的德·马迪夫人一眼。他厌烦、痛苦，后来实在受不了，便去了马尔梅松宫。尽管孩子们都在身边，但征得皇帝允许，接待了不少人来访，可约瑟芬还是精神不振。

“你们去见过皇后吗？”他责问左右。

于是，国王、公主、朝臣纷纷架车去马尔梅松宫拜见已被打入冷宫，但还未废黜的皇后。她对这种关心极为敏感，显得本份，毫无怨言，得到了众人的怜悯。拿破仑第一次来见她时，避免单独相会，以防又出现撕心裂肺的悲伤场面。不过，他表现出极大的关心，刚回到特里亚农宫，便提笔向她写信：

“朋友，我今天觉得你更软弱了，你不应该这样。过去，你表现得勇敢坚强。你必须恢复勇气，支撑住自己。你不该这样死气沉沉，郁郁寡欢。特别要保重身体，你的身体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要是你认为你不幸之时，我会感到幸福，那你就错了，就错怪我的情感了……再见，朋友。好好睡觉，记住，我要你好好睡觉。”

虽然已经没有爱情可言，可他心底还充满多少友情与悔恨！这封信晚上送到后，又引得约瑟芬伤心落泪。如此的关怀非但没有安慰她，反而使她更为痛苦。德·雷米扎夫人为了她夜里能入睡，设法让她到花园散步。花园曲曲幽径，景色美丽，往事浮现眼前，可怜的女人每每扫兴而归。

“我有时觉得已经死了”，她对女友说，“只剩下了一点隐约的感觉能力，觉得我已经不在人世。”

12月18日，拿破仑冒着大雨在圣日尔曼猎鹿。他需要体力锻炼，需要放松肌体。打猎时，他三次派人去了解马尔梅松宫的消息。他每天必有一信。约瑟芬的回信写得很长：

“我真切、万分地感激你没有把我忘记……有的感情是生命之所在，只有生命消失，它才能消失。但愿你幸福。你应该得到幸福。与你说话的是我整个儿心！”

可怜的约瑟芬！她那清秀的字迹变得混乱了……20日，拿破仑开大臣会议，特派萨瓦里去看她。21日晚上，他在信中写道：

“白天天气晴朗，我希望你到户外去观赏花卉。今天下午3时，我出门去打了几只野兔。”

24日，他没有预先通知，突然去看她。拿热罗姆妻子的话说，他这些天来阴郁不快，“脾气像狗那么坏”，可他对约瑟芬却十分热情，还邀请她次日去特里亚农宫。符滕堡国王也在宫里，可以一起开开心。约瑟芬、奥坦丝和欧仁都被留下共进晚餐。约瑟芬头脑是多么简单，进餐时坐在皇帝身边，一时还以为自己是真正的皇后呢。“她显得那么幸福和快乐，人们仿佛觉得他俩根本没有分手。”阿弗里翁小姐曾这样写道。

26日，皇帝回到杜伊勒里宫。整整十年，约瑟芬以自己的优雅风度给宫殿增辉，现在一失去她，这宫殿顿时黯然失色。

“我又回到杜伊勒里宫，心里感到烦恼。”他说，“巨大的宫殿空荡荡的，我觉得十分孤独。”

当天晚上，他在另一封信中写下了一句充满男人幼稚自私思想的话：

“我又得孤单一人去吃饭了。”

元月，他希望在这新春伊始之际，她也能重新振作起来。尽管他疲惫不堪，但亲自去看望了她五六次，每天早上都差人去了解她的健康情况，给她送些小礼物，过问能使她开心的一切，预先考虑她用钱的需要。而过去，他

常责备她挥霍无度，使她十分苦恼。2月6日，他在马尔梅松宫过了数小时，2月7日星期天晚上，他写信给她。信中写道：

“我昨天见到了您，感到十分高兴……我赠给马尔梅松宫1810年特别费用10万法郎。你可自由分配这笔款子。我已经委派埃斯代夫，等朱利安家族的合同一起签订，便给你送去20万，我已经下令支付你的珠宝首饰费用，为避免珠宝商行诈，首饰将由总监处估价。这几项合计为40万。此外，我还下令按年俸将1810年的100万法郎送给你的商人处理，以偿还债务。在马尔梅松宫的壁橱里，你还可以找到五六十万法郎，你可拿去置银器或内衣。我已下令给你送去一套漂亮的瓷器，具体式样，听从你的吩咐。”

简直是琐碎小事。他是一位最敢于想象的伟人，同时，他也是一位连一点小事也考虑得很周全的人吗？他需要约瑟芬对他的信任。希望她不要听信谣言，不要为“那些无稽之谈而伤心！”她应该了解他：“约瑟芬，要是我得知你不高兴、不欢乐，我会责备你的，我会去狠狠地训斥你……”

他对她始终保持友情，常常想着她。不过他慢慢又陷入了百忙之中。工作向来是他的灵丹妙药，使他渐渐摆脱了遗憾的心理。

元月12日，他与约瑟芬的宗教婚约被法国本上的宗教裁判所解除。这样随便解除实际上是不合教规的，因为一般来说，应由教皇亲自裁决。但皇帝既要求很急，也就谈不上什么不合教规了。约瑟芬甚至都没有出面的必要。宗教婚礼仪式过去被她视为一种保护，如今，她把宗教婚约的解除也只看成是一种普通手续。

约瑟芬生性爱落泪。现在，她虽然还常哭泣，但痛苦随着泪水渐渐流失了。她开始与侍女们闲聊，对梳妆也感兴趣了。“这里的悲哀气氛对我来说很合适”，她说，“我准备在这儿过上一年。”不久后，由于她害怕在马尔梅松宫度过冬天，欧仁出面让她搬到了爱丽舍宫。拿破仑仍去看望，但来去匆匆，看望的次数也愈来愈少了。

拿破仑现在正忙于迎接新后路易丝的准备工作的。

皇后被废黜后，拿破仑担心维也纳产生不良的印象，就曾命令富歇严禁报纸谈论此事，现在，新皇后就要来巴黎了，约瑟芬住在距巴黎只九英里的马尔梅松宫，总让拿破仑觉得有些碍手碍脚。

拿破仑认为还是让第一个妻子远离巴黎为好。因而，他从皇室财产中把纳瓦尔领地拨给了约瑟芬，让她在自己第二次婚礼期间在那儿过隐居生活。

3月12日，他请她去纳瓦尔。虽然客客气气，但实质上是一个放逐的命令：“朋友，我把纳瓦尔赐给你，希望你能高兴。这再一次证明了我对你的情谊，你应该这样看。请接受这块领地吧。你在3月27日就可动身去纳瓦尔，在那儿渡过4月份。”

她失望、悲伤，除了自己的孩子和平常服侍她的仆人，谁都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上路出发了。她走的正是时候，因为新皇后第二天就要抵达贡比涅。

纳瓦尔位于埃夫勒附近。

纳瓦尔城堡确实富丽堂皇，但因年久失修，实际上无法居住。

纳瓦尔城堡是一座方形建筑。城堡上的圆屋顶尚未竣工，当地居民戏称之为“圆锅”。纳瓦尔城堡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糟糕透了。里面没有一件家具，墙壁破破烂烂，细木护壁板潮湿发霉，屋里阴森刺骨，没有一扇窗能够关得上。花园是一片洼地，四周树木环绕，园内水坑点点，渠道纵横，瀑

布错落下一……看到这番景象，约瑟芬禁不住泪如泉涌，她的贴身男仆也义愤填膺。

而约瑟芬的膳食总管皮乌在到达纳瓦尔的当天，就用日记的形式记下了他“从未见过的如此秀丽的地方”。

他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把这个奇妙的地方描绘了一番：“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长 2760 英尺，宽 76 英尺；两排榆树参天而立；大道的尽头有两湾池水，一个长 180 英尺，宽 198 英尺；越过水池则是几块草坪，每块草坪长 286 英尺，宽 228 英尺；草坪四周是 6 平方英寸厚、3 英尺高的树墙；再往前走，一座宽 60 英尺的木桥就映入眼帘……领地范围广阔无垠，建筑豪华宝贵，雄伟壮丽。”他用这种笔调作了长篇幅的描写。

人们简直难以想象，这位热衷于确切数字的人是如何在到达纳瓦尔的当天，就能够测量出林荫大道，水池和草坪的长与宽。毫无疑问，他是带把测量杆当作手杖用，一边散步，一边测量。

然而，他描写城堡：“城堡前有一块平台，从地面登越 13 个台阶就上到平台，然后再上 5 个台阶，就可进入城堡了……城堡两侧长 111 英尺，用铁栏杆围住……这一切在那些真正懂得审美的人的眼里，又增添了几分魅力。”

随后，他登上了圆屋顶，而且肯定带上了测量杆，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圆锅’的周长为 280 英尺；圆屋顶位于城堡的正中部位，四下是成套的房间。圆屋顶是用柱子支立的，水从下面流过……”这也就解释了镶木地板弯曲变形和护壁镶板腐烂发霉的原因了。

皮乌量完城堡，进入花园。呈现在眼前的爱情寺只不过是“一片散落在宽 7 英尺，长 494 英尺的树丛中的废墟。”他从这里悟出这样一个哲理：“寺庙和废墟代表着爱情的甜蜜与危险……”他是否借此影射“女主人”的处境？

膳食总管继续探测，发现一件艺术杰作，不由得惊叹不止：“那是一他清泉，泉中矗立着一尊童男的全身石雕像，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童子的双手举着自己的衬衣，清澈的泉水从衣襟下汨汨往外流淌。顽童用调皮的目光注视着贵妇人，似乎在邀请她们来喝几口甘甜的泉水……石雕像高 10 英尺。”

最后，皮乌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总结：“纳瓦尔的绮丽景色，是用笔墨无法描绘的。”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撰写法国的历史，唯独感到高兴的肯定是土地丈量员了，而其他人则会觉得单调无味。

恶劣的环境和气候，令约瑟芬痛苦不堪。她不甘心被遗弃在这偏远的纳瓦尔，她想回到马尔梅松宫。她写信给拿破仑：

波拿巴：你曾答应永不抛弃我。现在我认为正处于需要你表态的地位。明白地告诉我：我可以回巴黎吗？或者我应住在这偏远的地方？

而皇帝此时无暇分心。3 月 30 日他与皇后在圣克卢举行了世俗婚礼。4 月 1 日，在卢浮宫，由费什主教主持了宗教婚礼仪式。

欧仁将消息告诉了纳瓦尔的母亲。

皮乌这样写道：“四月份，欧仁·博阿尔内王子到纳瓦尔逗留了半天，以便让母亲从自己嘴里，而不是通过别人，得知皇帝与奥地利公主举行婚礼的详细情况。”

皮乌完整地记叙了母子相见的经过。但他只看见了这次母子会面的一些表面现象。没有眼泪，也没有悲伤，只有邻村的一群年轻姑娘，在神甫的带

领下，献给笑容可掬的欧仁王子一束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再就是那位被废黜的皇后的强颜欢笑和为爱子举办的捕鱼活动。“这次捕鱼收获不小。在一大堆活蹦乱跳的鲜鱼中，有一条又大又好的白斑狗鱼，陛下把这条狗鱼送给了总督。”因而，膳食总管也就没有能够量出狗鱼的确切长度。可是，在另一次的捕鱼活动中，他却如愿以偿。“在眼镜湖中捕住的那条白斑狗鱼长两英尺 11 英寸，重 17 磅。”可是，他接下去的描述却使人大倒胃口，“在鱼肚里，有一只完整的水蛇。”

而可怜的约瑟芬，当她听到这个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时，她想象得出继她之后登上皇后宝座的玛丽·路易丝是何等的尊贵至极，光彩照人，那些忘恩负义的朝臣们争先恐后地向新人大献殷勤又是怎样一副嘴脸。

约瑟芬把痛苦和耻辱隐匿在心底，几乎每天都接待一队队前来向她呈献鲜花和致敬的农民。远在巴黎的皇帝遥控一切，他注意为约瑟芬创造一些消遣的机会，唯恐她因深居简出烦闷不堪而离开纳瓦尔。

新皇后对旧皇后怀有明显的敌意，而皇帝又有点惧怕新人。被离弃的旧人自觉地扮演着自己的新角色。

她还像皇后一样，和蔼可亲地接待来客，显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皮乌记下了所有的来访者的姓名：阿伦贝尔的公主，埃夫勒的主教和教士，美丽的巴登公主斯特凡妮，奥坦丝王后等等。

纳瓦尔比不得巴黎，平日，约瑟芬也只能充分享受与侍从和宫女在一起的乐趣。尽管约瑟芬想用“皇家”的规矩来管理役仆，可是由于她生性善良，无论在纪律上或在礼仪上对役仆的要求都不够太严厉，任凭 150 多名役仆自由自在地玩耍，甚至允许他们大声喧哗。当他们得知可以重返马尔梅松时，高兴得又叫又跳。跟班托马先生兴高采烈地拉起了小提琴，其他的人则情不自禁地敲起了铲子和火钳来伴奏。“这种令人愉快的狂欢一直持续到深夜……”

拿破仑对约瑟芬依然充满依恋和仁慈。始终保持着与她的情谊。他关心她的生活，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离开巴黎的约瑟芬依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约瑟芬生来爱摆阔气，挥霍无度，买东西从不问价钱多少，谁要钱就予以满足，左右的人也花钱如流水，生活也极端自由，虽然拥有巨额年俸，但远不够花费。皇帝多次劝她要节俭，但无济于事。

1811 年 4 月 25 日，拿破仑在给约瑟芬的信中这样写道：“每年请只动用 150 万法郎，把余下的部分存起来。10 年之后，就可为你的孙子孙女积存下 1500 万法郎。到时你就可以给他们一些，对他们有所帮助，这不很好嘛……要是你想让我高兴，那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存起一笔巨大的财产……”可是，她非但没有积蓄一笔财产，反而负债 100 多万！拿破仑气急败坏，令财政大臣莫利昂查核约瑟芬的帐目开销。他无奈又赐给她 100 万。但从今以后他要约瑟芬应严格开销，帐目要准确。“她不能再依靠我来为她还债了。”他对莫利昂说，“我再也没有权利给她增加年金了。她家的负担决不能压在我头上……我是要死的，比谁都容易死……”

当莫利昂安慰皇上，说他与约瑟芬交涉后，她异常激动，表示一定悔改，拿破仑不安地大声道：

“可不该让她伤心地哭呀！”

他决定收回约瑟芬根本不用的爱丽舍宫，把拉康宫给她。倘若她有必要取消手下人的年金，他可出面解决。

“把她供养的军官的名单弄一份给我，告诉她，我不愿意她又哭闹……”但拿破仑一直小心着不让路易丝察觉他对约瑟芬的关照。因为路易丝嫉妒心很重。他热切希望两个妻子能长谈一次，可奥地利公主拒绝了。

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满足了约瑟芬想回马尔梅松宫的愿望。他写信给约瑟芬：

亲爱的：

你4月19日的来信收到，你的调子太悲怆了。对于你，我永远不会变。我的感情将始终如一。

我不知道你儿子欧仁会对你说些什么。我没给你写信，是因为你自己一直保持沉默。我常祝你万事如意。

你去马尔梅松我很高兴，如果这样能使你快乐的话。

我将永远高兴地与你互通消息。不过，试把你我的信对比一下，看谁的信写得好，写得亲热？

再见，我的朋友，保重身体。对待我要像对待你自己一样地公正。

来信收悉。欧仁会告诉你有关我与皇后旅行的情况。他告诉我说，你想去温泉疗养，我赞同。希望那将对你身体大有益处。

很想见到你。这几天，在你动身前，我会来马尔梅松，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我身体很好，唯一的挂念就是不知你是否欢乐，身体是否安康。

永远不要怀疑我对你怀有的种种感情，它们将与我同存。

如果你不相信这点，那就太不公平了。

拿破仑想尽办法，终于开绿灯让约瑟芬回马尔梅松宫。约瑟芬一回马尔梅松，登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拿破仑本人也于6月13日在那儿与她过了两小时。“昨天，我度过了幸福的一天。”她写信告诉奥坦丝说，“皇帝来看望我了……他在我身边呆了很长时间。我尽量克制住自己，终于没有落泪，当时，我感到就要哭出来……他走后，我又觉得十分痛苦。他一如既往，待我始终很好，很亲切。我希望他能看到我心中对他充满的情谊与忠诚。”

皮乌也记下了他亲眼目睹的这一重大事件。

1810年6月13日，即皇后回到马尔梅松的第十天，皇帝与新皇后当时正在圣克卢。皇帝偷偷地溜出来，于“上午10点1刻赶到了马尔梅松。他一进城堡，便迫不及待地询问：‘约瑟芬呢？她还没有起床？’跟班回答道：‘陛下，她在花园里散步呢。’拿破仑随即发现了她，向她跑去；她也跑着向他迎了上去，扑倒在他的怀里。他们拥吻着，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善良的膳食总管补充道：“这真让我们感到高兴。”

看来，皮乌先生除了有随身携带尺子测量距离的嗜好外，手里还总是拿着表，随时核对时间。他写道：“会见从10点1刻一直持续到12点差1刻，拿破仑才坐上敞篷四轮马车离去。这次，他没有带随从。”

这真是一幅无与伦比的画面：在其统治日渐衰落的日子，皇帝回到自己荣誉的摇篮马尔梅松城堡，偷偷地拥吻曾经伴随自己打下江山的结发妻子；与她一起流着热泪，共同回忆他们那光辉灿烂的壮丽史诗。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婚姻

一、婚姻祭台上的羔羊

维也纳的政治家仍然信奉这一古老的箴言：别国需要流血、征战；你，幸运的奥地利，你却有这么 多公主可供出嫁。

拿破仑对于人丁兴旺的哈布斯堡王室满怀希望。这个王室女人的肚子出奇地令人叹服。路易丝的母亲、祖母、曾祖母共生了 44 个子女。多么令人鼓舞的数字！终于，他娶了 18 岁的路易丝……

与约瑟芬离婚，在拿破仑方面，他也感到分离的痛苦。这不仅由于他早期的爱情还萦绕心怀，同时也由于他不喜欢新的交往友伴和新的习惯，因而强烈反对这种变化。“离开我的妻子”，拿破仑有一次对塔列朗说，“我得作出很大的牺牲。我将不得不研究一个年轻女人的爱好和习惯。约瑟芬则能适应一切，她完全了解我。”

但是，他赢得了无可限量的胜利，同沙皇结了盟，整个推翻了波旁家族和教皇，这些都给他的野心火上加油。他立志要向宇宙发号施令。他毫不犹豫地撇开一个不能帮他建立皇朝的妻子。

拿破仑离婚，只不过是為了另娶一个女人，以便很快得到一个继承人。他曾说：“我要娶一个会生育的肚子。”

拿破仑早在与约瑟芬离婚之前，新的婚姻早已开始谈判了。这样的谈判，即使在历代帝王订约联姻那么冷酷无情地记录中，也是突出的。

1808 年秋，法俄皇帝在埃尔福特会晤，法国大使科兰古受命在圣彼得堡明确提出，要求同沙皇的妹妹结婚，说条件是容易商定的，在宗教问题上不致发生困难，但是时间紧迫，皇帝需要后嗣，“我们在这里计算着每一分钟”，急件上写道，希望两天后能从圣彼得堡得到回音。

沙皇获悉，他的“朋友”有意同俄国皇室联姻由来已久。当时只有叶卡德琳娜女大公正适值婚龄。她自然不会反对做法国皇后。

伊利沙白皇后给母亲写信表示，“我相信，她会同意这个安排。她只需要丈夫和自由，尽管我怀疑这位丈夫会让她享有充分的自由。”

但亚历山大不能忍受把偏爱的小妹下嫁这个“食人怪物”。他一想到要让一位俄国女大公去代替约瑟芬这个婊子给拿破仑充当妻室，就会不寒而慄。他还能想象太后和整个朝廷一定会怒火中烧，激烈反对。

但是他克制住自己，只是对塔列朗说，“如果仅仅由我一人作主，我很愿意同意。但我不能独自作主。我母亲对自己的女儿仍然享有权利，对此我不能表示异议。我将试图劝导她同意。她有可能接受，但我不能担保。我这一席话纯粹出自真挚的友情，拿破仑皇帝应当感到满意的。”

拿破仑自视甚高，这种推委之词并未令他失望，只是为亚历山大争取了时间，得以另觅应对良策。回到圣彼得堡以后，亚历山大匆匆将叶卡德琳娜许配给一个地位平常的德意志王侯奥登堡公爵。“他的外貌毫不出众，甚至很不雅观……我决不相信他能令人产生爱情，但是叶卡德琳娜女大公却断言她就需要这样的丈夫，而对外貌一无所求。”伊利沙白给母亲写了这么一段话。

但是“拿破仑尽管向叶卡德琳娜求婚未遂，却毫不气馁，又转而向她妹妹，年仅 15 的安娜女大公求婚。

亚历山大气急败坏，便向母亲求救。他用法语询问太后，“拿破仑若若有此意，并前来交涉，应当如何答对？断然拒绝恐会激怒对方，招致无理取闹和敌意相加。对此人一旦遭到伤害可能作出的反应，需要予以充分估计。”

玛丽亚·费多罗鞭娜冷静地估计了形势，给女儿叶卡德琳娜写信说：

“从一开始，我就对亚历山大说，我们为了让你避免遭难（指嫁给拿破仑）所做的一切，此时此刻仍然应当作为准绳……让我们首先考虑同意联姻的可能情，并且审视此举将给国家带来何种好处。第一，可望与法国长期保持和平……拒绝联姻又会产生何种不利后果？……第二，拿破仑遭到拒绝后会怀恨在心，对我们的恶感有增无减……对我们百般挑剔，然后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他还会向我国宣布，他曾几次建议与我国联姻，或许有可能为我们避免战祸，而我国百姓知道是皇帝和太后予以拒绝之后，就会对我们二人怀恨在心……第三，至于我可怜的安奈特，她将为国家的利益惨遭牺牲。这孩子要是下嫁这个性格乖戾、亵渎神明、无所顾忌、不信奉宗教的人物，会过一种什么生活呢？……来到这个恶贯满盈的人物身边，她还能盼望什么呢？……我的卡德，想到这一切，我禁不住周身颤抖。……一边是国家，一边是我的孩子。亚历山大又是君主，拒绝联姻会让他为难和遇到不幸……而我作为安奈特的母亲，难道必须由我把孩子推入不幸的深渊？……此人（拿破仑）与安娜联姻以后，一旦身死，他身后的一切动乱和恐怖行动就会全部压到可怜的安娜身上。因为不可能企望此人所建立的朝代会受到众人的尊重。我们就给科兰古的答复措词进行了商讨，作出了如下的决定：我的女儿年龄还小，尚未发育成熟，月信也还不准……”

全家又经过一次会商，2月4日才通知科兰古，安娜女大公尚未到达婚龄，而法国皇帝年已40，因此双方不宜婚配。但是，为了避免两国朝廷公开破裂，俄方仍然暗示，再过几年，待小安娜发育成熟以后，俄国将对这门婚事予以有利的考虑。

拿破仑认为用这种遁词敷衍搪塞是对他的侮辱。特别是1809年1月为叶卡德琳娜女大公举行婚礼时，普鲁士国王和王后双双应邀来到圣彼得堡并且受到破例款待，这就更加剧了拿破仑的气恼。亚历山大作出这项安排正是为了抵消拿破仑在埃尔富特时的不可一世的气焰。

科兰古感到扫兴，便在道尔戈鲁基亲王夫人举行的舞会上，对周围众人说道，“这次旅行毫不足怪，普鲁士王后是前来同亚历山大皇帝睡觉的。”这句话在圣彼得堡的交际场合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但多数观察家并不轻信这种论调。只是见俄方以厚礼赠送路易莎王后，也不禁惊诧。原来王后下榻米哈伊洛夫宫，寝宫中备有全套金质的梳妆用品、波斯和土耳其披巾、十几件饰有珍珠的绣花长裙以及罕见的首饰。看来，亚历山大是有意给王后添置妆奁。可怜的女人因祖国受辱而几乎失去一切。

这样的答复早已在巴黎的意料之中。梅特涅在《回忆录》中说，拿破仑原已指示他派驻维也纳的一个使节拉博德，就聘娶玛丽·路易丝公主为皇后一事，向奥地利朝廷进行试探。但法国的国家档案表明，是梅涅首先作出暗示的。他看到这门婚事可以削弱法俄联盟，使奥地利不再遭受祸害。

不久之后，梅特涅伯爵夫人来到巴黎。1810年1月2日，约瑟芬对她表示赞同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结婚，这使她十分惊讶。约瑟芬说：“我昨天和他谈过这件事，他还没有选定谁，但他认为如果他有十分把握，提出来奥地利会答应，那末，这就是他的选择。”此后，伯爵夫人在法国宫廷受到恭

维备至的礼遇。这证明，虽然这时候还不知道沙皇要推托，拿破仑已经倾向于同哈布斯堡王室联姻了。

1月底，在杜伊勒里宫举行了一次枢密会议，讨论决定聘谁为皇后。支持各方的票数几乎相等：赞成奥地利的四票，赞成萨克森的四票，赞成俄罗斯的三票。拿破仑静听各方陈述理由后，对讨论作了总结，坚定而热烈地宣布自己属意奥地利。

拿破仑不等待俄国宫廷就他与安娜女大公联姻一事作出最后的答复，竟直接宣布即将迎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丝，这让沙皇十分不快。利内亲王说，“奥地利为食人怪物牺牲了一头美丽小羊羔。”俄国宫廷对于此事也很不高兴。亚历山大的近身臣僚中，无人希望小安娜被发配到法国去伺候野蛮的拿破仑。但是，拿破仑始而提亲、继而变卦的做法却被认为是对俄国宫廷的公开侮辱。

拿破仑征求了家族和朝臣的意见后，决定娶玛丽·路易丝。他委派欧仁去施瓦岑贝格大使要求尽快订好婚约。

在此之前，在维也纳的梅特涅收到夫人从巴黎寄来的信后，高兴得几乎跳起来。与拿破仑联姻可使他得以减少最后条约上的极其苛刻的条件。他要求弗兰西斯皇帝先试探一下女儿。与此同时，他不等皇帝女儿作出回答，便让夫人转告约瑟芬，奥地利很乐意把公主许配给法国皇帝，并说奥地利皇室将永远感激皇后起到的令人高兴的作用。

玛丽·路易丝相貌如何，感情怎样，他一无所知。他只见过她的肖像，那肖像画确实也太小了。她是身体虚弱的弗兰西斯的长女，为原配夫人泰雷兹皇后所生，芳龄18。

她个子高高，四肢细长，上身壮实，前胸更是丰满。她线条优美，一双漂亮的手，一头轻盈的金发。虽然患过天花，但肌肤仍不乏光泽。突出的双眼像陶瓷一样发蓝，目光暗淡，一无表情。又长又直的鼻子下，长着一只厚厚的、典型奥地利女人的贪吃的嘴巴。她显得十分腼腆，但毫无风采，走路的样子着实难看，笑起来一脸孩子气。虽然她较有教养，能写会画，能弹钢琴，会讲6门语言，但就整体而言，显得一副傻样。

她毫无生活经验，纯洁无邪身边连雄性动物都不养，只有母狗呀，母猫呀，甚至连金丝雀也是雌的。她读的书经过严格挑选，看到的一切全都难以理解。这像是寄宿学校里长大的，温柔、虔诚、充满着爱，但没有意志。

她出在哈布斯堡王朝古老的王宫里，那个时代，她的姑妈玛丽·安托瓦内特（法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正遭受巴黎人的百般折磨和凌辱。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就是崇拜过世的王后姑妈。早在孩提时代，她就梦游过断头台，梦见寺院惨案的唯一幸存者悠悠来到父王的宫殿，满腔悲愤、无限烦恼地对她说，所有的法国人都是面目狰狞的长裤汉，都是头戴弗里吉亚帽，口咬屠刀的魔鬼。他们的头子波拿巴是反基督教义者——科西嘉人，她家里的人谈到拿破仑也只是这样的称呼，从未称呼过他的名称。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只是在英国漫画上看见过拿破仑的形象。漫画家笔下的拿破仑是，五短身材，遍体疥疮，大腹便便，卑鄙下流，在断头台鲜血淋漓的地板上为刽子手挥臂助力。

她憎恨法国，是法国折磨死她姑姑玛丽·安托瓦内特，废黜了她祖母卡罗利娜·德（那不勒斯），杀害了牧师，否认了上帝，在她眼里，拿破仑这个可恶又可怕的科西嘉岛人是从大革命的鲜血与污泥中冒出来的基督的大

敌。他简直是个野蛮的土耳其人，不信教的坏蛋，他抛弃妻子，打骂大臣。他先后三次打败了奥地利，两次把她热爱的父亲赶出维也纳，废黜了她父亲的神圣皇朝的皇位，使她父亲跪倒在地，蒙受奇耻大辱。她一谈起这些事，每每充满恐惧。瓦格拉姆战役中，她在写给女友维克托瓦·德·普代的信中说：“我向您保证，要是见这人一面，那对我来说简直是世上最可怕的受罪……要是我不得不去跟他的哪位元帅同桌用餐，那我准会怒火满腔……”当维也纳得知他已离婚，人们开始谈论起她时，她说：“我任别人议论去好了，反正我毫不担心。我只是同情哪位将被他选中的可怜公主。我可以肯定，我决不会成为他政治的牺牲品……”此时，她父亲已经牺牲了她。她父亲不敢当面对她说，只是给她写信说明，接着又派梅特涅夫去看她。

“我父亲是怎么想的？”公主只是顺便问问。

大臣说皇帝不愿违背她的心愿。可皇朝的生命利益就会因此而落空！她没有违命，不惜牺牲自己，顺从地表示：

“我只得听从上帝安排我的命运。只有上帝最知道如何使我们幸福。但是如果厄运要这么办，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幸福为国谋利。我认为真正的幸福寄托于克尽厥职，即使内心不愿也在所不计。我不再去想这些，我决心已下，虽然那将是双倍的、最痛苦的牺牲。但愿此事永不会发生就好了。”

但它还是发生了。因为奥地利公主从来都是奥地利政治的工具；维也纳的政治家仍然信奉这一古老的箴言：

别国需要用流血、征战；你，幸运的奥地利，你却有这么多公主可供出嫁。

更何况，她是个出奇的孝敬、顺从的女儿。当牺牲品一经指定，她父亲就须将温顺的伊菲吉妮走向婚姻的祭坛。

不过，对宗教一事，她有些担心。拿破仑的第一次婚约不是轻而易举就解除了吗？梅特涅召来教廷大臣。教廷大臣向她作了解释，很快使她的忧虑烟消云散。她周围的人仿佛都得到了命令似的，兄弟姐妹纷纷来安慰她，祝贺她，说等待她的将是幸福……

拿破仑此时的意图倒并非完全出于政治考虑，因为他需要后嗣，需要皇位继承人。当然，这是好兆头：新娘的母亲生有12个子女，新娘的祖母生了16个孩子，而新娘的曾祖母也生了一样多——16个！正是基于这些令人鼓舞的数字，拿破仑才对人丁兴旺的哈布斯堡王室充满了希望。

拿破仑一直坚信她会同意的。奥地利对他十分殷勤，他大为高兴。现在，他脑子里想的只是这件婚姻。一种从未像这样强烈的骄傲使他头脑发热。他这个“小贵族”，雅各宾党的小士兵终于要和欧洲最古老、最显赫的皇室成亲了。德·瓦朗斯中尉的床榻上终于要招来“恺撒家族的千金”。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看到自己的天才力量和伟大命运。

他像个小学生似的，用礼仪纸张给玛丽·路易丝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在心底构思未来的家庭，委托卡罗利娜操办礼物和嫁妆，希望办得出色一些。他一方面等待派往维也纳的特使贝尔蒂埃代他去迎娶公主，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给她送去豪华的礼品。玛丽·路易丝十分慷慨，把大部分礼物都分给了周围的人。她逆来顺受，但在圣彼波尔滕与父亲和后娘告别赴法国时，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为了安慰缪拉家族，满足他们的愿望，拿破仑特意挑选了卡罗利娜专程前往布劳恩去接玛丽·路易丝来法国。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交界处小镇布劳恩是皇后陛下换乘法国马车的地方。不久，斯特拉斯堡的大路上

车队成群，忙着把新皇后的侍从送往布劳恩。这些侍从大部分原先都是约瑟芬的女官。

约瑟芬此时被忘得差不多了。拿破仑由于每天见不到她在身边，也就慢慢不需要她了。他还给她写信，但信愈来愈短，对她也愈来愈冷淡。宫廷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气洋洋。白天打猎，举行招待会；晚上音乐会，演出，舞会，热闹非凡。他有一次要去格里尼翁的贝西埃尔府邸，建议约瑟芬同行。她十分知趣，婉言谢绝了。他没有再求，自己很快去了贝西埃尔家。他曾这样说过：“第一年，我们要是在同一家府邸露面，也许是有些不妥……”。他整天乐滋滋、兴冲冲的，与大大们玩抽白驹游戏，跳摩纳哥舞，还大开玩笑，逼躯体庞大的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跳舞。他仿佛又成了当年的炮兵少尉，在花园里蹦蹦跳跳，玩单双杠。接着，他又去了朗布伊宫，那里各种庆祝活动不断，一片欢乐的气氛。

他已经开始为未出生的儿子着想，打算把罗马王位赐予长子，于是采取措施，不给欧仁在意大利继承王位的任何希望，但这并非对他毫不关心，决定将法兰克福的那块大公领地赐给他作为补偿，甚至想指定他了为瑞典王位的继承人。不过，为了能够首先保证自己的亲生儿女，拿破仑觉得皇朝疆土大小，紧紧捏在手中，惟恐被外人夺去。

尽管已经做好迎接玛丽·路易丝的一切准备工作，拿破仑还是焦躁不安。临见面前几天，他几乎到了难以自己的地步，拉着科维扎尔不放，追问自己的生育能力情况：

“男性生育能力一般保持多少年？比如，一个60岁的人与一位年轻女子结婚，他能生育吗？”

“有时可以。”

“那70岁呢？”

“还是可以的，陛下。”御医嘟哝道。

拿破仑才40岁，感到放心。不过，他急于看到妻子！他一遇上在维也纳有幸见过她一面的人就打听她的情况，好奇心十足地问个不休。他在桌子上放着哈布斯堡皇室的肖像纪念章，与贝尔蒂埃的副官勒热纳给他送来的一幅肖像素描画细细比较。

“啊，真是一张典型的奥地利女人的嘴巴！”他搓着双手惊叹道。

“噢，请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当着塔列朗的面对军官说，“您觉得公主长相如何？”

“长得很好，陛下。”

“长得很好，这话并不说明问题。她身段如何？”

“陛下，她身段与荷兰王后差不多。”

“啊，很好。她头发是什么颜色。”

“金黄色的，和荷兰王后差不多。”

“那她的肤色呢？”

“很白，很有光泽，与荷兰王后差不多。”

“她莫非和荷兰王后长得很像？”

“噢，不，陛下。不过，您问我的，我答的全是实情。”

拿破仑让军官退去，摇着脑袋对塔列朗说：

“我要从他们嘴里掏出几句话可真难。我已经明白，我妻子一定很丑，因为这些混蛋年轻人都没有跟我说过她相貌漂亮，反正只要善良，能给我生

几个胖小子，我就把她当成世上最漂亮的，一心爱着她……”

他兴致冲冲，什么都问个仔细。玛丽·路易丝的一只鞋子送到巴黎作鞋样。拿破仑见这鞋小巧玲珑，不禁心花怒放，用鞋子轻轻打了贡斯当的脸颊说：

“这鞋可是个好征兆。这样小巧的脚，您见过多少？真够人爱不释手的。”

他打猎，举办舞会，频繁宴请，以此来消磨时间。工作一时中止了。他津津有味地询问她的长相，与路易十六的老典礼官德勒一布莱泽讨论礼仪的细节，表现得一丝不苟。他亲自过问卢浮宫小教堂的整修情况。由于里面挂着许多画，取下来没有地方放，他便干脆利落地命令道：

“那就付之一炬，烧掉算了！”

在贡比涅，他先后 10 次参观了皇后的住房，亲自挑选帷幔、家具和摆饰。他担心自己与皇后一比，相形见绌，于是让缪拉的服装大师为他制作了一套装饰非凡的礼服。可这身礼服穿上后他又觉得很不舒服，脱下摔在座椅上。制鞋大师按尺寸给他做了几双更为考究的新鞋。一天，他一人和奥坦丝及斯特法妮·德·巴德在一起，对她俩说：

“我必须显得和蔼可亲。我现在这副正经、严肃的样子绝对得不到一位年轻女子的喜欢。她这么年轻，肯定有她年轻人的爱好。奥坦丝，您可是我们的忒耳西科瑞，教我跳跳华尔兹舞吧。”

两位公主付之一笑。他再次请求。奥坦丝推辞不过，由他自己哼着曲子，教他跳舞，接连教了两个晚上。学舞时，他动作笨拙，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停下。他乐呵呵地取笑自己笨手笨脚。

“我太老了。我算是明白了，跳华尔兹舞，我可不出色。”

斯特法妮马上奉承、安慰他：

“陛下，您呀，永远都是一个坏学生。您生来是教人家的，而不是学人家的……”

玛丽·路易丝由卡罗利娜陪同走一站停一站，就要抵达贡比涅。拿破仑每天给她去一封信，送上珍贵罕见的鲜花、小鸟。她写信作答，虽然话不长，意不深，但他如获至宝，读得津津有味。他求信心切，觉得信使太慢。信使们为了讨取皇帝的欢心，一再快马加鞭，把马累得精疲力竭。

拿破仑把对皇帝继承人渴盼的心情都化作了对新皇后玛丽·路易丝的渴盼，一封封信札也写得极为烫人火热。仅选几封如下：

表妹：

您才华非凡而又天生丽质，倾慕之余，愿终生侍奉左右，予您荣华富贵。并已致函令尊皇帝陛下，请其赐我幸福，将殿下许配与我。但愿我这深挚的爱慕之情能为您所接受。望您对终身大事的决定，不仅仅出于对双亲的顺从。如蒙不弃，我将不懈地全力培养这一好感，想方设法处处让您高兴，俾最终赢得殿下垂青，属意于我。此即我的意愿，望殿下惠鉴，不胜企盼之情。

表妹，谨祈求上帝保佑您！

愚表兄 Napoleon

妹妹殿下：

此次请婚顺利，令尊皇帝陛下惠允我俩永结琴瑟之好，表明陛下对我的器重与关怀。感谢您对

我的垂青，属意于我。这个联姻令我衷心喜悦；也为我此生倍增光辉。我热切盼望花烛之期早日到来。婚后我誓愿全力使您幸福。您我的幸福息息相关，为此我要更真诚地让您终生幸福无比。我已令特命全权大使贝尔蒂埃元帅向您献上我的画像，请作为我心头爱恋之情的信物收下。我对您的爱情将忠贞不渝。

你最亲爱的哥哥 Napoleon

妹妹：

听说您才貌双全，这次允婚显示出对我无限信赖，非常感人。每当听到人们对您赞誉有加时，我的心中就情不自禁地升腾起幸福与自豪的波涛。但愿您能理解、并能同我一样珍视这情思！小姐，此时我真想拜倒在您脚下，捧上我敬慕、期望与纠缠的感情。希望您能珍惜我这感情的真诚，并以为幸福之源。

您亲爱的哥哥 Napoleon

夫人：

此信将于我们的庆婚大典后送至您手中。来自维也纳的信无一不称颂您的种种高贵品质。我热切巴望能来到殿下身旁。依我的心愿，我真想一无顾忌地、在没有发现我离开巴黎以前就驰骋到您脚边。但是，不能这样做。来巴黎的旅途上，纳夏泰尔亲王一路将听从您的吩咐。我胞妹卡罗利娜愿陪伴您，请予她友善的款待。她待我不错。我只有一个念头：了解您喜欢什么。想方设法得到您的欢心，这将是此生最甜蜜的心愿。

Napoleon

夫人：

希望殿下在布劳恩或更早一些就能接到此信。我在屈指计算时日。时间像停滞了似的，过得真慢。在有幸见到您以前，我将度日如年。我的臣民也跟我一样急不可待。我已告诉他们，您将是法国人民温情的母亲。夫人，您也会发现：他们是热爱您的子女。希望我纯真的炽情，令您满意，在这一点上您将无可挑剔。不过我还是急切地想知道，您对此是否与我有同感。请相信我，世上没有任何人比我更炽热、更坚贞地爱您。

Napoleon

夫人：

已接到您的画像。奥地利皇后想得非常周到，把画像送给了我。我仿佛自画像上看到了您的美好心灵——那个赢得了我及大家爱戴的心灵。……想此时您能尽快地来到巴黎，急盼您。

Napoleon

夫人：

18日信已收到。获悉殿下玉体违和，不胜焦虑，务请善自珍摄。您的健康对我至为宝贵。夫人，自蒙您俯允与我永结良缘，您的健就不再是您个人的事了，它有关我的幸福。卡罗利娜给我所作的生动描述，激起我无限柔情。昨天我外出打猎，风和日丽，但我仍感索然寡味。因为除您以外，什么都不再引起我的兴致。我觉得一旦您抵此以后，我将别无他求。此信请陆军元帅伊斯特利亚公爵呈您一阅。他负责统帅皇室骑兵团。在您来巴黎的路上，请他兼任南锡市总督。奥地利皇帝侍从从维也纳带来了亲切的信件，没见到您以前我不拟作复。我要先见您，感谢您给了我这一幸福：得到了您——路易丝。我对您将永远温存、柔情万千。拜倒您脚下。深情致意，并甜蜜地吻您美丽的手。

Napoleon

夫人：

听说您已让家庭教师回维也纳，为的是向我的臣民表示：您的左右是法国籍侍从。对此我深表赞同并致谢意，同时我又很难过。在您父亲和全家做出如此牺牲后，又作了这一让步，您一定怅然若失。不过，夫人，请别责怪您丈夫，他实在无从减轻您这种痛苦。人生自古伤别离！如果您认为我竟这样不解人情，不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解除您这离别之苦，我将至感冤枉。请来信谈一谈您对此事的想法。我很着急，唯恐此事令您不悦。请相信我，我衷心感谢您作出的种种牺牲。如果我的柔情、我忠贞不渝的爱能报答、补偿于万一，则请放心；您一定会得到我的全部爱恋。拉博德刚从维也纳回来，他提到您自离开圣波尔顿后曾多次伤心落泪。您在慕尼黑也闷闷不乐，这令我至为不安。因为我要我的路易丝每天心情欢快，每天是晴朗天，就像她本人：明媚，鲜艳！卡罗利娜告诉我：您很想知道怎样得到我的欢心。夫人，我会亲自告诉您这一秘诀的。您可能想得很简单，但确是实情：为我们的新婚燕尔而销魂、而陶醉吧。每当您忧伤时，就请您对自己说：“皇帝会为此难过的，因为他只有在他的路易丝高兴时，他才快乐和幸福。”

您的 Napoleon

夫人：

刚发出昨天给您写的信，就接到殿下写来的玉札。您写了那么多甜蜜的话语，给我作了令我心醉的爱情表白，我内心激动不已。此刻如能看到您该多好！我将向您倾吐出我心中最灼热的爱情语言！上午我去打猎，已将打到的四只野鸡献给我心中的法兰西皇后，为什么我不是您面前的侍从？为什么不能马上单膝跪地，吻您美丽的双手？我思念您，路易丝。

您的 Napoleon

信中，反馈在我们面前的，已不像一位中年人的理智了。

3月27日，皇后就要抵达苏瓦松。拿破仑再也按捺不住自己，招呼内侍说：

“贡斯当，赶快准备一辆普通马车，然后再来给我穿衣。”

他想像一个普通军官突然出现在玛丽·路易丝面前，让她吃一惊。他希望看到她惊愕的样子。这天早上，他慢慢地梳洗、打扮，绿色的军装上又披了一件他在瓦格拉姆穿的大衣。贡斯当见了说：“真帅！”他比赌博的人还迷信：他之所以穿这件大衣，是因为多亏瓦格拉姆一仗，他才得到了玛丽·路易丝。

缪拉也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妻子。皇帝请他与自己同行。两人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迎接皇后。每过一站，拿破仑就愈心急，就愈觉得车跑得慢，要快马再加一鞭。在香宾省的古尔塞尔村，他们与玛丽·路易丝车队的先行信使相遇。皇帝跳下马，躲到小教堂的门下。车队马上出现了。拿破仑示意皇后的车夫停下，一边飞快地向华丽大马车奔去。车夫一见是他，连忙放下车梯，喊了声：

“皇帝驾到！”

拿破仑气恼地训了他一句：

“您没有看见我示意让您别喊吗？”

他让一名侍从打开车门，向玛丽·路易丝进行通报，由皇帝的妹妹卡罗利娜·米拉陪伴的奥地利公主的面色顿时变得煞白。拿破仑拉起她的手，把嘴唇贴上去吻了吻，说道：“夫人，见到您，我感到非常高兴。”然后，他拥吻了为他迎亲的卡罗利娜。向前走不多远，卡罗利娜就下了车，让“这对情人”单独呆在车里。

玛丽·路易丝长得一点也不难看，她是一位容光焕发的胖姑娘，稍微显得有点笨拙迟钝。这一天，她穿了一件雪白的衣服，外面罩着一件长长的丝绒大衣，头上戴着一顶不雅的无边软帽，帽上饰有鸚鵡羽毛。当她在这样一个滂沱雨夜，与一个令人生畏的人单独并坐在滚滚向前的马车里时，其感触如何呢？他们相互之间又说了些什么？此时此刻，谈论政治自然是荒谬可笑了，突如其来的谈情说爱定会使奥地利公主胆战心惊。他们相互倾吐了什么隐秘私情？商议了什么宏伟规划？又交谈了什么平庸琐事？毫无疑问，拿破仑竭尽全力讨取欢心。人们发现这几天来他开始“精心打扮”。他往身上洒花露水，用发蜡把自己那一络传奇式的头发固定在前额。他还戒了烟，担心烟草熏黑鼻孔。

他握住妻子的手，见她患了重感冒，便问寒问暖，还十分随便但又充满感情地谈起她父母来。他谈笑风生，犹如一位年方 20 的情人。她显得笨拙、拘谨，这反而使他大为高兴。他尤其喜欢她的这身打扮。他觉得，她比他想象的要美多了。从头到脚，她生就一副公主的派头。

惊愕过后，她渐渐变得温顺了。拿破仑的照顾与关心，她感到既诧异又欣慰。

她原以为自己陷入了弥诺陶洛斯的魔爪。联姻一经决定，人们就开始给她吃宽心丸。随着马车朝着法国大地滚滚驶去，她当初的恐怖心理逐渐被某种程度的好奇心所取代。她把自己比成献身的伊菲吉妮，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反复背诵学过的经文，装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和蔼可亲地向人群致意。她每到一处驿站，都出于礼仪，询问她被带去嫁给的那个“吃人巨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声势浩大的场面令人难以置信，五彩缤纷的排场出人意料，还有浓妆艳服、珠宝首饰、颂扬恭维、花团锦簇，这一切不由得使她飘飘然。尽管如此，她还是联想起另一位奥地利公主，虽然她的新角色不允许她多想。

40 年前，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是在一片阿谀奉承声中，得意洋洋地进入法国的……这个可怕的联想时时刻刻缠绕在她的脑际中，使玛丽·路易丝无法摆脱。她一到达斯特拉斯堡，就立即打听当年玛丽·安托瓦内特路过这里时曾经下榻过的地方。往昔的恶魔在整个旅途中始终紧紧地追随着她。

但现在，她觉得面前这个自己未来的丈夫并不象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反倒有些可爱。

双方的第一印象都还不错，以致于当这对未婚夫妻走下马车，在贡比涅的台阶上受到持盾牌侍卫和侍从前呼后拥的殷勤迎接时，看起来他们已是深交多年的故友了。

在第一个客厅，两个小姑娘向公主献了花束。公主耐着性子听完了一个小姑娘向她笨拙地朗读了一篇欢迎词。从清晨就启程的可怜的奥国公主，渴望得到片刻的清静与休息。人们甚至知道，“宽衣的需求”正支配着她。于是，由一名掌门官在前面擎着两盏蜡烛，并由两位夫人伴陪着，公主急匆匆地躲进了自己的套间。

她刚刚喘过气来便立即道：“啊！皇帝作为一名如此令人生畏的军人，是够温柔迷人的了。看来，我一定会很爱他的！”

这是一句事先想好的话？还是别人教她说的话？或是发自心灵的呼声？迄今仍不得而知。

10 点半，公主在夜宵时再次露面。她在餐桌前坐下，可是满座的宾客，

她一个也不认识。这位 18 岁的姑娘该是多么孤独啊！也许，她知道这些人的姓名，那是因为在奥地利时经常听见家里的人咒骂或嘲笑他们。在这种场合下，她抑或小心翼翼，一言不发；抑或抽抽噎噎，哭了起来；抑或过分激动，昏厥过去，人们都会原谅她的。其实，她表现得非常勇敢，不过显得愚笨不堪——用今天的话来说，她“尽说些不得体的话”。这可能是因为她在这类出身低微的人当中晕头转向，于是就本能地暴露出贵族小姐的高傲和放任。她的谈吐“异常平庸。”她随随便便地向宾客发问，时而点头，时而从嘴角里发出刺耳的笑声，以示赞同。她不顾别人的尴尬，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询问国王统治时期的贡比涅的情况，询问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举办的庆祝活动和狩猎的场面。幸亏夜宵很快就结束了。

按原计划，这一夜，皇帝应在行宫外的掌玺大臣府邸休息。可他怎么也不同意离开玛丽·路易丝，执意就在当天夜里，与她结为夫妻。

“您行前父母跟您说了些什么？”他问道：

“让我完全属于您，听从您的一切吩咐……”

不过，她还有所顾虑：婚礼是否合乎教规？大主教费什奉命前来说服，她放心了。拿破仑把她领到卧室，说等她上床后再来找她。他吩咐卡罗利娜给她出出主意。玛丽·路易丝在这方面十分无知，需要开导开导。接着，他回到自己房间，脱下衣服，浑身洒了科隆香水，只穿了一件室内便袍，又来到皇后房中。

他向她频频发起进攻。她呻吟了几声，没有反抗。翌日梳洗时，拿破仑问贡斯当宫里是否发现“他破坏了原计划。”内侍微微一笑，说没有发现。这时，一位副官进了屋。皇帝拧了一下他的耳朵，喜气洋洋地开玩笑说：

“亲爱的，娶一位德国姑娘吧，那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温、柔，善良，天真，像玫瑰一样鲜艳。”

他又回到皇后房间，中午让她的侍女把饭送到了床头。整个白天，他兴高采烈，和蔼可亲。晚餐前，演奏了一场音乐会。拉格拉西尼与克莱桑迪尼登台歌唱，由巴埃尔钢琴伴奏。玛丽·路易丝身着玫瑰色衣裙，容光焕光。拿破仑在她身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她觉得很有趣，用手肘把他碰醒。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不一会儿又睡着了。

第二天夜里和第一夜一样，他兴味十足。玛丽·路易丝开始对同房发生了兴趣。她生性好色，欲望强盛，很快要求热切，拿破仑反而在科维扎尔的关照下，不得不有所抑制。他经常就性欲开玛丽·路易丝的玩笑。“我都弄得她发狂了。”他后来对古尔戈透露说。

年轻的皇后外貌虽然冰冷，可内心充满热情。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相处，她都很关心他，对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终于使他喜笑颜开。她写信给父亲说：“自从我到这儿以来，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无比的爱我。我对他感激不尽，也诚心诚意地报答他的爱……有的事是那么迷人、诱人，简直难以抵挡。我身体一直很健康

……亲爱的爸爸，我向您保证，皇帝比您还更严厉地监督我谨慎用药。只要我咳嗽，他就不允许我在两点钟前起床。”

30 日，他们出发去圣克卢。第二天在那里举行了世俗婚礼。4 月 1 日，在卢浮宫的四方沙龙，由费什主持了宗教婚礼仪式。

奥地利公主是于 3 月 27 日到达贡比涅的。人们清楚地知道，对这位年轻的奥地利公主来说，这一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然而，她却轻松愉快地应付

过来了。她非但没有被这一连串强烈的激动

所压倒，甚至还非常出色地把内心的感受掩饰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她在履行一项简单而又平庸的手续。

她无拘无束地提问，落落大方地谈吐，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显得特别轻松自如。一天清晨，她走近皇帝，与他攀谈起来，天真他说道：“天哪，这儿离维也纳真远！”

她对恐怖时期发生的事情怀有强烈的好奇心，这使人感到厌烦。谁向她致意，她就向谁了解恐怖时期的见闻。“在那可怕的革命时期，您没遇到过什么麻烦事吗？”唉！是的，他们都遇到过一些“麻烦事”，甚至是不堪回首的“麻烦事”。于是，人们就说新皇后讲话不知轻重，没有分寸。难道不正是她妄说迪罗克将军是一个“孤僻的人”吗？

奥地利公主有点害怕皇太后。这位高傲而又严厉的老夫人非常留恋约瑟芬，而对这位出身世代皇家的儿媳，却抱以忐忑不安的眼光进行打量。玛丽·路易丝同别人在一起时，则信口开河，乱说一声。

这一周的时间里，她梳妆打扮过多少次？换过多少件衣裙？理发师和服装师为她花费了多少小时，她耳闻了多少阿谀奉承？目睹了多少屈膝敬礼？每天清晨，拿破仑仁候在公主房门口，让仆人向她通报自己的到来。然后，他观看理发师为她装饰发型。他指挥一切，查阅老的礼仪法，了解国王时期的“婚礼是如何筹备和举行的”，并亲自处理礼仪上的一切细枝末节。

这庄严隆重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婚礼是在史无前例的盛况下举行的。

玛丽·路易丝身着一件华丽的勒鲁瓦式银罗纱裙，长长的裙裾由西班牙、荷兰、威斯特法利亚王后，埃利莎和波利娜公主护持着执裙裾的事，她们确实很不乐意。前一天，波利娜表示坚决不干，埃利莎气得哭了。可拿破仑不容她们争吵、推辞，不由分辩他说：

“我要你们去。”不过，他让卡罗利娜去接皇太后，免除了她执裙裾的不体面的事。只见她一人在皇太后身后走着，高傲地看姐妹们的热闹。

拿破仑身着西装，一件白缎短外套，一顶饰有白色羽毛的黑色直筒无沿高帽，全身上下珠宝闪亮。皇后头戴沉甸甸的皇冠，脸色绯红，缓慢地向前走去。帝国共有27位主教应该出席婚礼仪式，可有13位意大利主教缺席，表示抗议皇帝将教皇囚禁在萨沃纳的行径。拿破仑一见他们的席位空空的，不禁怒火满腔。他非剥夺他们的俸金、职位不可，非叫他们流放不可！他对教廷很不公正而又出于非政治原因的憎恨从此倍加强烈。

新皇后参加完婚礼曾写了她的亲身感受。她除了银祭坛，什么也没看见。她久久难以忘怀的是，她的短上衣的领子太高，使她喘不过气，那该死的缎子鞋，紧紧地箍在脚上，使她疼痛难忍。此外，婚礼招致了“一大堆闲言碎语和品头论足”。这一切在婚礼的当天就传到了皇帝耳里。但政府对此必须显得安之若素。

最后，午夜时分，新婚夫妇对排列在杜伊勒里宫长廊上的侍卫人员进行了一次总检阅。随后，拿破仑领着新娘向洞房走去。新婚用床已经举行过降福礼仪。人们发现皇帝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侍卫再一次向他们致礼，然后房门就在新婚夫妇的身后关上了。

世界的主宰娶世代君主之女这个不平凡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拿破仑来说，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

但事后证明这是无法长久维持的两个世界奇特结合的婚姻，却居然如此

奇怪地开了头。

二、小罗马王

1811年3月20日，拿破仑为生命与历史中最为辉煌的一章狂欢不已，他终于有了合法的儿子，法国皇位的继承人小罗马王！

当响起101声礼炮时，拿破仑把额头靠在微微振荡的玻璃窗上，默默地流下了泪水……

玛丽·路易丝的宫殿比约瑟芬的还要讲究。原皇后的宫廷贵妇大部分都留用。拿破仑特意给她选了两位女伴：拉纳的遗孀和德·蒙特贝洛女公爵。德·蒙特贝洛年轻美丽，得到过皇帝巨额的馈赠，但一直埋怨他没有赐给她一顶公主的桂冠，不过能在玛丽·路易丝的宫里独断专行，说一不二，软弱的维也纳女子很快就目睹了这一点。

拿破仑在玛丽·路易丝的身边安排了许多按服装颜色命名的红女、黑女、白女。她们毫不留情，挡住来见皇后的男人。他妒嫉她，想避免发生任何出乎意料越轨的事。他向来不相信女人的贞操。轻桃的女子，他见识过不少。他常说：“男女私通只不过是沙发上的事。”过去，他给了约瑟芬很大的自由，可对年轻的妻子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同意她单独去散步、看演出或见人。有一次，德·蒙特贝洛夫人一时疏忽，把她的一位年轻的表弟介绍给了皇后，为此遭到了严厉的训斥。玛丽·路易丝只能由宫女陪着学音乐、绘画或梳妆。皇帝甚至责骂一位伴读女仆“坐的位置离皇后太远”，可万万没有想到金银匠皮埃纳送给了皇后一只箱子装信件。

玛丽·路易丝不在卧室时，仆人和工人才能进去。唯有在巴黎逗留的梅特涅得到了拿破仑的特别关照。因为将由他向维也纳表明玛丽·路易丝生活美满。拿破仑甚至亲自把他喊到了皇后房间。

“我希望她能敞开心扉与您交谈，谈谈她对自己处境的真实想法。您是她的好友，她不会对您保密的。”

他亲手把他俩锁在沙龙里交谈，过了一个小时后才开门进去。

“怎么样，您谈过了？”他问梅特涅道，“皇后说我好还是坏？她笑还是哭？噢，我不要求您汇报，这是你们俩的秘密。”

玛丽·路易丝怎么能不幸福呢？如此灼热的殷勤，无微不至的体贴，她处处受到敬爱，不能不受到感动。这是爱情吗？也许不然。但这是一种夫妻之间热烈的温情。拿破仑固有的家庭观念使这种温情更为浓郁。人们也可以在这温情之中看出一位40岁的男子在保护不到20岁的少妇时所怀有的满足和虚荣的心理。

在初婚的数月之内，拿破仑为了玛丽·路易丝，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规律。朝政荒废了。早上，他久久地滞留在妻子的房内，帮她梳妆，同她闲聊，坐着听她弹琴或让她为自己描绘肖像。大家简直不认识他了。往日，他六七分钟就能草草吃完饭，可现在与她共餐时，细嚼慢咽，从来不在她之前离桌。要是她想散步，他总是耐心地等候。他也很乐意陪她打台球，常常玩得精疲力竭。为了避免把她一人交给骑术教练，他自己充当她的马术教官，穿着丝袜子，在铺着厚厚的锯屑的跑马场上，跟在她的马屁股后面奔跑，他推迟会见，耽搁信使。会开到中间，他就会突然站起身子、宣布会议结束，因为有人前来禀报皇后叫他。现在，事务确实好像使他厌烦。他经常在路易丝身边

一呆就是整整一下午。

由于她喜欢大敞着窗扉，弄得他常常感冒。为了讨她欢心，他下令举行小型舞会，兴意盎然地亲自带头乱舞。演出的剧目再也不是他喜欢的那种严肃的戏，而是一些乏味和可笑的闹剧。他比任何时候都注意自己的穿戴打扮，喜欢穿紧瘦衣服，并且避免吸鼻烟。

梅特涅于4月放心地给他的主子写信说：“皇帝完全被她占有了。一切部表明她对他的理解是彻底的。他对她是多么的爱，以致于难以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一切生活习惯完全服从于她的欲望和爱好。”

他过去是惊人地忙，现在，这一新的乐趣，这一玩乐的生活仿佛成了他一生中的间歇。不少人对此感到诧异。后来，他重温这几年的生活时说道：“有人责备我被与奥地利皇室的联姻所陶醉，皇后再也不把自己当作真正的皇帝看待，总之，责备我结婚以后自以为是亚历山大，神之子……我从天上得到了一位漂亮、年轻、令人愉快的妻子，难道我就没有权利表示几分快乐吗？”

玛丽·路易丝也深深地爱着他，她对叔父德·维尔茨堡大公说：“我不想为他造成任何不安。”只要拿破仑两三个小时没出现，她就会感到焦虑不安。

“我那个坏情人干什么去了？”她用日尔曼人惯用的话说。

她的衣橱、珠宝盒满得不能再满了。她对弟弟安托万说：“我正成为古老的欧洲首饰和服饰最富有的人。”她每天梳妆费用为1千法郎，每月的首饰费用为12000法郎，她为此感慨万端：“拿破仑对他的妻子很舍得花钱！”

拿破仑的亲属并不喜欢玛丽·路易丝，他们把她比作一只“挨了打的大布娃娃。”她那毫无生气、心不在焉的神态往往使他们气恼。不过，这次再婚总算把他们的兄弟和欧洲古老的皇室联成一体了，为此，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对她表示出尊重和热情。“这位公主既没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美丽，也没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聪慧。”埃利莎写道：“弗尔森之类的殷勤男子决不会冒险去给她说话。她好奇心十足，我们甚觉可笑。她有个怪癖，或者说头脑简单，往往不知所云地重复别人的话。她有一次从一个毫无教养的仆人那儿听到一句话，不是学着说大元帅迪罗克‘是个奇怪的枪手，吗？不过，至少必须承认她有个优点，那就是这位奥地利公主是位善良的姑娘，与我们拥吻时总是那么诚心。大家慢慢习惯了她那痛苦的举止。但愿她能使皇帝幸福！”

玛丽·路易丝对这些新的亲属毫无真正的情谊。波利娜暗附风雅，令她害怕；卡罗利娜存心摆出一副做相，刺伤了她的心。她最喜欢埃利莎的小女儿拿破莱奥娜，小姑娘胖胖的，玫瑰色的肌肤，长得十分迷人。玛丽·路易丝送给了她许多玩具。至于皇太后那副冷冰冰的面孔，玛丽·路易丝见了就害怕。她唯独与热罗姆的妻子卡特琳诚心相处。卡特琳也是位德国公主，跟她有点亲属关系，两人的共同情趣比较多。

拿破仑如此突然而全面地改变生活方式，没多久就影响了他的身体。他生了疖子，并开始咳嗽。科维扎尔设法规劝他，41岁的人啦，不该饮食过多，不该房事过勤，否则会伤元气。但却是徒然。

皇帝耸耸肩，只当耳边风。不久，他为了让皇后见识一下法国北部的省份以及比利时，而作了一次疲劳的旅行。陪同他们出巡的有热罗姆、卡特琳和欧仁。路易在安特卫普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华丽的车队冒雨在泥泞的道路

上长途跋涉。每到一地，地方上都要派人欢迎，发表讲话，让孩子们献花。宫廷的扈从们都疲惫不堪。玛丽·路易丝对于人们的奉承反应麻木，对欢迎的宴会感到厌倦。在各个城市殷勤出迎的人们眼里，皇后显得“十分腴腆，浑身拘谨，脸上毫无表情”。尽管皇帝想缩短她的行程，她却坚持要跟他走遍各地。她在安特卫普写信给卡罗利娜说：“我离开他一天就会受不了。”此外，她已感到怀了孕。拿破仑得悉后，欣喜若狂，待她更是关怀备至。

6月1日回到圣克卢后，宫廷里又开始了各种消遣取乐活动。市政厅举行盛大集会，放焰火，办舞会。皇帝也跳起了瓜得利尔舞。接着，玛丽·路易丝身体笔挺地坐在观礼台上，而他自己却在大厅里走动，与聚会的人们交谈。

歌剧院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演出。波利娜在纳伊宫组织了欢庆活动。纳伊宫装饰一新；玛丽·路易丝仿佛又在这里看到了肖恩布鲁恩。拿破仑对这次活动甚为感激。

“你组织的活动使我非常高兴。”他对波利娜说。

然而，皇后却似一尊雕像毫无表情。她过分腴腆，羞于开口。为此，许多人都觉得她不好接近。

接着，军务大臣、皇家卫队纷纷举行活动。7月1日，奥地利大使府邸也举行盛会，可惜结局悲惨。花园里，大使专门让人修了一个大舞场。这是一个凉棚式样的舞场，棚顶涂了彩，装饰了珠罗纱、塔夫绸和纸花。乐队欢迎皇帝和皇后入场。他俩绕场一周，向充满敬意的一千两百位宾客致意。突然，一阵风吹起罗纱帘，碰到了插满蜡烛的烛台，马上燃着了。顿时火光冲天。欧仁立即禀报皇帝。皇帝毫不慌乱，向玛丽·路易丝走去，拉起她的胳膊。

“我们快出去。”他低声道，“这里起火了。”

他们到了花园。拿破仑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年轻妻子扶上车子，一路上安慰她来到爱丽舍宫。她从爱丽舍宫回到圣克卢，而拿破仑则返回失火地点。大使府邪烈火熊熊，只听得怨声载道，呼天抢地。吊灯纷纷落地，惊恐的人群拼命拥向唯一的出口，人的野性暴露无遗。奥但丝、卡罗利娜、波利娜首批撤出。欧仁拉着身体肥胖的妻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向外跑。威斯特法利亚的卡侍琳吓得魂不附体，人逃到平台，可还觉得有危险，不要命地往外冲，慌乱中跌倒在泰特布街，一位行人好心扶她起来。木结构的大凉棚很快倒塌了。一大群人挤在外面，发出惊恐的叫声。一些人趁火打劫，从跌倒成堆的人身上扒下首饰，甚至连手指或耳朵的肉都一起扯下来了。皇帝下达准确、简短的命令，帮助求护，他还安慰大使，因为他的大姨子施瓦岑贝尔公主在救女儿们时，葬身火海。有好几十人在这场灾难中丧了生。

深夜，拿破仑回到圣克卢。他顾不得满脸烟灰，衣服脏乱，鞋袜被烧，急忙跑到皇后房间，看她是否已经恢复过来。最后，他瘫倒在太师椅上，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悲伤地叹息道：

“天哪，什么大喜大庆唷！”

他激动异常，浑身颤抖着跟贡斯当谈出事的经过。施瓦滕贝格公主的可怖结局尤使他不安。

贡斯当在后来在回忆录中对这场灾难作了描述：

“皇后回来之后，我们都如坐针毡，惶惶不安。宫内没有一个人不为皇帝的安危担心。最后，他终于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但样子十分疲倦：衣服乱

七八糟，脸孔被火烤得通红，鞋和胳膊被熏黑。他首先径直来到皇后那里，看看她是否还在害怕。接着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帽子扔在床上，一屁股倒在圈椅里大声叹息道：“天哪，多可怕的舞会啊！”我发现皇帝的手全被烤黑。他的手套被火烧坏“在我给他脱衣服时，他问我是否参加了施瓦岑贝格亲王的舞会，我回答他没有，他便给我讲了这次倒霉事件的一些情况。当时他的激动情绪我在他一生中只见过两三次，就是在他自己遭到不幸的事件时也从没有如此动情过。陛下对我说：“这天夜里的大火吞噬了一个勇敢的女人。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妻姐正想逃出大厅里，听到厅里有人在喊叫，她以为是她的长女在呼喊，又冲向了大火。地板已经烧焦。踩上去地板就坍了，她再也没有爬起来。其实这位可怜的母亲听错了！她的孩子们都已脱离了险区。人们想尽办法要把她救出火海，但找到她时她已经死了。医生多方抢救无效。不幸的公主正怀着孕，而且产期已经临近。我亲自建议亲王务必设法抢救孩子的生命。人们把孩子从母亲的尸体中取了出来，但孩子只活了几分钟。”

“皇帝讲到这里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早已为他备好了洗澡水，料他回来后需要洗澡。陛下果然洗了个盆浴。经过一番惯常的按摩擦身后，他的精神似乎好了点。不过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曾表示担心，那夜的可怕事件会是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凶兆。这种害怕心理缠绕他很久很久。”

拿破仑在这场火灾中看到不祥的预兆。后来，在法兰西战役中他见到了死者的丈夫施瓦岑贝格时，又谈到了此事。那时，施瓦岑贝格正统帅反法盟军，与拿破仑对峙。

贡斯当回忆道：“三年后，在可悲的俄国战争期间，有一天人们报告皇帝说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的军团被摧毁，亲王阵亡，可是这个消息并不属实。但当人们把这个消息告诉陛下时，他叹息道：“原来凶兆针对他！”可见这种思想在他脑子里已经萦绕许久了。”

在这一段时期，拿破仑正受到几件事的困扰。他不得不罢免了富歇。因为这位警务大臣私下同英国人进行谈判。接着，7月6日，他得悉他的弟弟路易自动退位逃离了荷兰，因为他想当国王，不满足于总督职位。皇帝把急件摔在案上，站起身来，由于愤怒和忧虑，脸色苍白。

“我怎么会想得到”，他泪水鲤喉，以嘶哑的声音对梅纳瓦尔说道，“我竟然遭到这个人的侮辱。我曾经像做父亲一样，用我那炮兵中尉的菲薄薪金把他拉扯长大。我同他分餐而食，抵足而眠……他现在上哪儿去啦？逃到国外，叫大家以为他在法国没有容身之地！”

他把这事告诉了正在埃克斯温泉的约瑟芬。从此，约瑟芬将与奥但丝团聚了，因为奥但丝终于摆脱了任性而多疑的路易。拿破仑在给约瑟芬的信中写道：“我已把荷兰归并入法国，不过路易逃跑后正好解放了荷兰王后，你的这位不幸的女儿将带着她的儿子贝尔格公爵来到巴黎……我将很高兴能在今年秋季见到你。千万别怀疑我对你的友谊。”他保持着对约瑟芬的友谊，但避免对她表露出来，因为玛丽·路易丝非常嫉妒。在妻子正怀孕时，他也不愿意她不高兴。

约瑟芬听到玛丽·路易丝怀孕的消息后，写信向拿破仑祝贺。皇帝表示感谢说：“皇后确实已经怀孕4个月。她现在身体健康，和我难舍难分。”

他算错了一个月，原以为她是在比利时旅行期间怀的孕，可当时实际上没有怀，原因据说是玛丽·路易丝的浴水太热了。可6月底，又闪现了新的

希望。这一次肯定无疑。“皇帝快活得难以言表。”梅特涅曾这样给维也纳写信汇报说，拿破仑确实高兴得眉开眼笑，心花怒放。他一刻也离不开皇后的左右。再也没有长途的旅行，疲劳的晚会或跑马的运动了。他们舒畅地相对度日。他们起先呆在朗布依埃和特里亚农，然后来到圣克鲁，最后在枫丹白露的行宫中住下。这是宫廷生活，散散步，听听小型音乐会，看看小型演出，举行小型晚宴。玛丽·路易丝喜欢看杂耍，看神灯表演，也喜欢看弗朗高尼兄弟的驯兽，他们就在露天搭了个马戏场。她让卡诺瓦为她塑雕像，拿破仑在一旁陪着她，她观看皇帝玩捉人游戏。他在追逐迪罗克时摔倒了两次，爬起来后放声大笑。博尔盖泽亲王设宴那天，大家作弄亲王，有人献给他一束尊麻，晚上，又有人把刷子的毛放在他的床单里。

可是，拿破仑出于急躁和快活，静久思动，就去打猎、阅兵。玛丽·路易丝几乎总是坐在敞篷马车里跟着他，她执意要同皇帝形影相随。有时，拿破仑想有点时间自由活动，就建议她听音乐，或同奥但丝一起去参观博物馆或手工艺工场。她却像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一般回答道：

“不，要未你也陪我一起去？”

“我可没有时间！”

“那我宁可呆在家里”，她说道。看到她赌气地撅着嘴，拿破仑立刻依了她，只好乖乖地陪她去了。

玛丽·路易丝在拿破仑的眼中，以及在所有廷臣们的眼中，已经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今，社稷的安危，皇朝的久长，都系其一身。大家不再嘲笑她那老是改不过来的古德语的语调，不再嘲笑她的日耳曼法语——例如她说：“拿破仑，你什么想要？”——不再嘲笑她的无知——譬如，她逼着拿破仑给她解释，在“被推定为合法的母亲”这个词语中有没有粗话。大家也不再嘲笑她经常说出无聊的或幼稚的话语。大家无不钦佩，她能脸上毫无表情地“横扫聚会的人们一眼。”

11月4日，举行了盛大的洗礼仪式。贝尔蒂尔、迪夏泰尔、蒂雷纳的儿子、博阿尔内家族、加法莱利、拉格朗热、马雷的女儿和最受宠的小“威廉”，奥但丝的小儿子路易分别当了他们的教父和教母。

最受宠爱的小孙子成了新皇后的教子，约瑟芬自然不很乐意。但这与德·雷米扎夫人的来信在她心中引起的忧虑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宫廷贵妇的信肯定是拿破仑授意写的。她在信中转弯抹角，劝约瑟芬不要回巴黎。玛丽·路易丝由于有了喜，变得比过去更嫉妒了。希望约瑟芬到米兰，到欧仁身边，到佛罗伦萨或到罗马过上几个月，春暖花开时再去纳瓦尔。信中还掩饰着某种威胁：“这样，要是皇帝以后不像现在这样爱她，也不致于落人笑柄，以便能不失体面地摆脱尴尬境地。”

约瑟芬十分慌乱。想当初山盟海誓，可现在拿破仑竟要她流亡。她哀求奥但丝，又恳求皇帝。拿破仑再次心软，改变了主意，让约瑟芬自由生活。她可以自由选择去意大利还是去纳瓦尔。“我同意你做的一切事情，因为我不想妨碍你的任何行动。”约瑟芬胜利了。总算还是爱她的嘛！……于是，她宣布回纳瓦尔，在那里过冬。

回纳瓦尔那个潮湿得四壁起皮的巨大城堡，约瑟芬到爱丽舍宫露了面，又在马尔梅松宫逗留了一阵。心怀不满的分子和所有参加过大革命，却看到如今的皇家沙龙里充斥着圣日尔曼郊区的老妪和流亡回来的贵族骑士而愤愤不平的人们，纷纷在马尔梅松宫聚会，更显得热闹非凡。约瑟芬把自己的诺

言忘得一干二净，康巴塞雷斯不得不奉拿破仑旨意前来提醒她该赶紧去纳瓦尔。

玛丽·路易丝的妊娠反应不严重，只不过恶心了几次。她的肚子不久就鼓了起来。拿破仑向来讨厌怀孕的女人，可对这个这样快就有了喜，不久就要给他生个宝贝儿子的大肚子却满心喜欢。他好像毫不怀疑，即将诞生的孩子准是个男婴。他生来是命运的宠儿，命运之神这一次决不会背叛他。他满怀激情，为尚未出生的儿子准备好一切，一项元老院令提前赐给他以罗马王的称号。这称号多么响亮，把法兰西帝国这位新的光荣的骄子与古老的年代联成了一体。拿破仑亲自选定宫廷最受人尊敬的德·孟德斯鸠夫人为儿子的女教师，按照自己想象中的皇太子宫殿为他准备住处。笑容满面的奥夏尔夫人由医生选定为他的奶妈。孩子将住在玛丽·路易丝卧室后面那间迪罗克原先住过的房间里，面朝加罗塞尔竞技场的高大宽敞的房间装饰一新。为了防止孩子碰墙撞破头，皇帝让人在房间四壁离地三尺的地方，加了一层厚厚的软垫。

这些安排几乎没有征求玛丽·路易丝的意见。她用不着为这些事烦心。孩子的尿布、被褥和衣着用品早已准备停当，拿破仑还送给她金银珠宝、珍贵书籍、瓷器、地毯、家具和时髦的装饰品，她都慷慨地分给了兄弟姐妹。她幼稚地炫耀自己如何如何幸福，给孩提时代的女友德·克莱纳维尔夫人写信说：“您完全可以想象出，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里，决不会缺少娱乐，可我最愉快的时刻都是在皇帝身边度过。”她希望父亲来访在信中写道：“当您自己和皇帝相识后，您就会完全理解他。您可以看到他在家是多么善良、多情，他的心灵是多么高尚。我坚信您一定会喜欢他。我对赐予我如此洪福的上帝感激不尽……”

12月31日，瓦莱夫斯卡夫人由波托加太太陪同，由梳妆女官德·吕塞夫人在小客厅正式“介绍”给皇帝，接着受到了玛丽·路易丝的接见。玛丽·路易丝对她的事毫不了解，接见时冷漠地望着她。拿破仑执意要他的“波兰妻子”在宫廷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可以更好地为她的儿子准备前程。这孩子于1810年5月4日生于瓦勒维斯城堡，取名为亚历山大·科洛纳·瓦莱夫斯基。皇帝好像有话在先，以后定要立他为复兴的波兰之王。玛丽·瓦莱夫斯卡一直怀着这一希望。

拿破仑还爱着她，可昔日狂热的爱已经变成了温柔的眷恋，肉体关系已经无足轻重。拿破仑害怕引起年轻妻子的怀疑，有时躲着去胜利街。玛丽·瓦莱夫斯卡和儿子到杜伊勒里宫幽会的事也就更秘密了。唯有梅纳瓦尔·贡斯当和鲁斯唐了解内幕。迪罗克和科维扎尔一如既往，听从伯爵夫人的吩咐。各剧院，各庄严隆重的场合，她都占有一席。皇帝每月给她一万法郎的费用，这无疑是因为她没有提出更高要求。

他赐给她儿子帝国的伯爵勋位，两年后又封给了他一笔巨额的长子世承财产。小亚历山大长得英俊漂亮，脸部的轮廓、额头和嘴巴和他很像。拿破仑对他十分疼爱，几乎每天都要询问他的消息。

玛丽·瓦莱夫斯卡根据自己的一贯情趣，继续过着隐居似的生活，常常和小姑子雅布洛诺夫斯卡公主或在巴黎，或在布洛涅居住，住进了教堂附近的梅特涅住过的那座房子。有时，她们还到奥尔热河畔布莱迪尼度夏日。她偶尔接待亲朋，大都是波兰人。上流社会对她几乎不熟悉，而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避免一切过分抛头露面的活动，以免暴露她和皇帝的私情。

在这一时期，拿破仑又干了件小小的风流勾当。圣克鲁地方长官的副手勒贝尔上校有个继女，棕色的秀发，窈窕的身躯，加上活泼的天性，十分娇俏动人，她母亲通过一位宫嫔，向皇帝推荐这位少女。一天，皇帝出于好奇，应承了，派贡斯当去召幸入宫。这位内侍后来追述：“少女打扮得花枝招展，光艳照人；她母亲想到女儿的恩宠荣华，也喜笑眉开。”晚上11点钟，年轻的丽丝通过皇家柑园被带进圣克鲁宫皇帝的小套间。拿破仑挽留她呆了几个小时；但他尽管觉得丽丝很中意，此后只召幸了两三次。她母亲心中不悦，向贡斯当求情：“您瞧瞧我可怜的丽丝，她的脸多么的憔悴！她是因为失宠才愁眉不展。好孩子，要是您能让她再见圣颜，那您就太好啦。”贡斯当为她说了情，但是徒费口舌。圣主短暂的情愫已经消逝。在圣克卢做弥撒时，丽丝向皇上暗送秋波，未能叫他回心转意，尽管少女的媚眼足以使整整一个联队的卫兵脸红耳热，为之倾倒。

时间很快就到了1811年3月。玛丽·路易丝妊娠期间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可以顺利分娩。皇帝十分焦急地等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整个法国也早就跟他一样急不可耐了。大家都好奇地看到，一进了3月，公众情绪激昂，由于尚不知即将出生的孩子的性别，人们议论纷纷，作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波拿巴家族以及大部分忠诚的帝国官员。都一致热切地祝愿生一个皇子，以便继承皇帝辉煌的业绩。

皇后的叔父维尔茨堡大公也专程从奥地利赶来庆贺她的分娩。

3月19日8点钟左右，宫廷显贵们等候着玛丽·路易丝。她原应来观看为欢迎她叔父维尔茨堡大公而举行的小型喜剧演出。忽然，这时已经成为皇后心腹的蒙特贝洛公爵夫人只穿着一条便裙，从皇后的卧室中走了出来，禀报皇后开始出现临产前的阵痛，沙龙里立即喜气洋洋，仆人们匆忙去通知按惯例在皇太子出生时应在场的宫廷贵人。宫殿里渐渐挤满了身着盛装的人们。此时，拿破仑正轻轻地扶玛丽·路易丝在她的卧室里缓步走动，鼓励她，打消她那担心会死去的恐怖心理。有时，他把皇后托给德·蒙特贝洛夫人照看，来到恩典沙龙，和在里面等待消息的家族成员说几句话。他们一个个焦虑不安，愈来愈感到困倦。皇上本人毫不掩饰内心的忧虑，脸色紧张、阴郁。清晨二时，他焦急地向正在一张小桌子前检查接生用具的助产师杜布瓦：

“怎么样，先生？”

“陛下，我们都在等着呢。”

阵痛渐渐减轻，玛丽·路易丝睡着了。宫廷人员各自离去。拿破仑回到自己房间，去浴室洗澡。助产师杜布瓦突然惊慌地闯了进来。拿破仑以为出现了不幸，大声问道：

“怎么，她死了？”

事后，皇帝向古尔戈解释道：

“我已经习惯于适应大的事件。人们向我宣布消息时往往引不起我马上作出反应，一般都要过一会才行。人们都说我不知为什么毫无反应，遇事一个小时后才会有所感觉。”

杜布瓦禀报了恐慌的因由：阵痛又出现了，她很快就要分娩，可孩子胎位不正，先露脚。杜布瓦不安地告诉皇帝这是一次难产。

“那您怎么办？”拿破仑不安地问道，“啊，上帝，会有危险吗？”

杜布瓦告诉皇帝，在一千例分娩中，仅有一例像皇后这种状况，他担心无法同时保全母亲和孩子。

“保母亲。”拿破仑不假思索他说，“保母亲，她必须生存。”

接着，他又添了一句：

“别慌，杜布瓦先生。就把她当作圣德民大街的卖花女，别老惦记着她是皇后。”

他走出浴室，穿上衣服，快步跑到妻子的房间。玛丽·路易丝十分悲伤。拿破仑、德·蒙特贝洛夫人和德·蒙德斯鸠夫人安慰她。杜布瓦在科维扎尔、布尔迪埃和伊万的帮助下正在用产钳。皇帝目不忍睹，躲到了隔壁房间，呼吸困难，心半悬着。最后，伊万终于发现了：

“陛下，皇后得救了。”

他连忙冲到玛丽·路易丝身边，蹲在床头，拥吻着她。新生儿一动不动，像是死了。德·蒙德斯鸠夫人把他抱在膝上，用热毛巾给他擦身子，又朝他嘴巴里喷了一点白酒。七分钟后，孩子发出一声啼哭。拿破仑为之一惊。他离开玛丽·路易丝，跑向孩子。

他抱起孩子，亲他的额头，然后把他抱到母亲跟前。他激动得走路摇摇晃晃。

“好了。”他对奥坦丝说，“她得救了！”

“是个男孩吗？”奥坦丝问。

他长舒一口气说：

“是的。”

奥坦丝高兴得拥抱他。他推开奥坦丝说：

“我简直难以感觉这巨大的幸福！可怜妻子受的苦太大了！”

贡斯当对太子的降生，曾作过长篇的追述：

“杜布瓦担心无法同时保全母亲和孩子。皇帝这时说道：‘大胆些，不要慌张，杜布瓦先生，保住母亲，只考虑母亲就是了。我尊重你的意见。’皇帝急忙爬出浴盆，我匆忙地给他擦去身上的水。他穿上室内便袍就走出了卧室。他温柔地搂住皇后，要她鼓起勇气。他握住皇后的手久久不放。皇帝激动得无法控制自己，只好退出来到隔壁的客厅。他竖起耳朵听着室内的动静，害怕得直打哆嗦。他在极度的焦虑中熬过了一刻钟。看来只好借助于外科器械了。玛丽·路易丝看到了这些器械，十分痛苦他说：‘因为我是皇后，所以我必须作出牺牲，是吗？’孟德斯鸠夫人扶着皇后的脑袋，对她说道：‘勇敢些，夫人，我经过这种事，我担保您的宝贵的生命不会有危险。’”

“分娩过程持续了26分钟，这是极其痛苦的。孩子先露出双脚，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助产妇把婴儿的脑袋生出来。皇帝在梳洗间等待着，脸色惨白，仿佛已经不省人事。最后孩子终于降生了。皇帝这时跑进屋里，十分疼爱地搂住皇后，甚至顾不上看一眼自己的孩子。当时大家以为这孩子已经死了，有人给他嘴里喷上几滴烧酒，用手心轻轻地拍他的全身，然后用热毛巾包了起来。片刻后婴儿终于哭了一声。”

“皇帝立即放下皇后，去拥抱他的孩子。对他来说，这个婴儿的降生是命运给他的最崇高的恩赐。他欣喜若狂，一会儿亲吻孩子，一会儿拥抱妻子，不知道究竟亲哪一个为好。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穿衣服的时候，他喜形于色，满脸笑容，见到我后告诉我说：‘喂！康斯坦，我们有了一个胖小子！他可真是来之不易呵。真见鬼！’他逢人就是这些话。他沉浸在家庭的温暖和喜悦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觉察到这个人们所说的只追求辉煌事业的伟人同样也痴痴地享受着天伦之乐。”

“自从巴黎圣母院的巨钟和巴黎各教堂的钟在半夜敲响以来，直到鸣炮宣告皇后安然分娩为止，巴黎城内一片骚动。拂晓时分，居民们纷纷涌向杜伊勒里宫。庭院里和沿河大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每一个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第一声炮响。这种动人的情景不仅在杜伊勒里出现，在附近几个街区亦可看见。上午9时半，在远离皇宫的各条街头，行人收住脚步洗耳谛听报生的炮声。第22响表明出生的婴儿是男孩，人们奔走相告，一片欢腾。在静等炮声的时候，全城各个街区的人都停止了活动，炮声一响，顿时就沸腾了起来，众人的热烈情绪难以用语言来描绘。人们把头上的帽子抛向空中，大家互相祝贺，热烈拥抱，高呼‘皇帝万岁！’当年迈的军人们想到自己为太子罗马上继承的事业立过汗马功劳，自己的桂冠将为朝廷的摇篮提供避阳的绿荫时，他们就高兴得热泪盈眶。”

“皇帝躲在皇后房间的一个窗前的帷帘后边，默默地欣赏着民众的欢乐情景，神态甚是激动。两颗硕大的泪珠在眼眶里滚动。他带着这样不平静的心情走过去抱他的儿子。他从未为光荣的业绩落过泪，最辉煌的胜利和民众最真诚的敬意在他的心田里只是拂起几丝涟漪，然而，做父亲的幸福却在他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如果拿破仑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命运的话，那么他首先应当在一位奥地利公主使他成为一个国王的父亲的这一天感到吉星高照。他应当看到，原先他不过是科西嘉岛上一个家庭中的小老弟。数小时之后，法国和欧洲以同样焦灼的心情等待着的事件一下子就成了千家万户格外高兴的喜事。”

“上午10时半，布朗夏尔夫人坐着军校的气车到各地城镇和乡村去宣布罗马王降生的消息。”

“这个喜讯通过电报传向四面八方，下午两点半，我们就收到里昂、里尔、布鲁塞尔、安特卫普、布雷斯特和帝国其它大城市发来的复电。可以想见，这些复电充分表达了跟着首都同欢庆的心情。”

“群众仍在不断地涌向杜伊勒里宫的各个大门，纷纷打听皇后及其可敬的皇子的情况。为满足大家的心愿，决定由一名内侍从早到晚在大房间外的第一个厅里值班，接待来访者，宣布御医每天发布的两份健康公告的内容。数小时后，各位特别信使都已上了路，将皇后分娩的消息送到国外的几个王宫去。肩负这个使命的是皇帝的青年侍从，他们分别飞奔意大利议会和米兰及罗马市立法团报喜。各个处于战争中的城市 and 港口都已接到命令，跟巴黎一样鸣放礼炮，舰船高挂彩旗。巴黎举行了盛大的晚会，首都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顶点。各户的房子自动挂起了彩灯，试图从表面现象来猜测人民对此类事件持何想法的人可以看到，即使是巴黎城郊最偏僻的屋子也都像城区最豪华最漂亮的宅邸一样灯火辉煌。船夫们在塞纳河水面举行的各种欢庆活动一直持续到深夜，河岸上的围观者人山人海，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30年来，我们的人民经历多少激动人心的事变，庆祝了多少辉煌的胜利，但这一次仍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仿佛他们是第一次遇上欢乐的节日，或他们的命运头一次发生令人鼓舞的变革似的。各个剧院里歌声四起，颂词飞扬，人们不只是一用颂歌和寓言等充满诗情画意的形式来庆祝1811年3月20日这个日子。一位素有教养的人告诉我说，议院财政秘书把皇帝的一笔10万法郎的特别款项分发给被派到杜伊勒里宫来的诗人们。”

“3月20日晚上9时，罗马王在杜伊勒里宫的小教堂里接受了简单的洗礼。但是，仪式是十分隆重的。拿破仑在各亲王、公主的簇拥下坐在教堂殿

内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头的上方有一顶华盖，面前放着一张跪凳。在祭台同圣殿栏干间的白色天鹅绒地毯上放着一个花岗岩座石，上面只是一只华丽的镀金的圣罐，这就是放圣水的洗礼缸。皇帝神态庄重，但幸福的脸庞上流露出父爱。他看到自己可爱的孩子，仿佛肩上担着的帝国的重负卸了一半似的，他感到这个孩子将来必定会接过父皇手里的重担，去整理帝国。当他走向洗礼缸让孩子受洗的时候，圣殿内一片肃穆，充满着虔诚的敬意，这同外边黑压压一大片人群熙熙攘攘的情景适成明显的对照。就在这个时候，巴黎的居民正从四面八方赶到社伊勒里宫附近来观看烟火和辉煌的灯火。”

贡斯当的追述，再现了太子降生在整个帝国引起的轰动，标明了这一事件在法国历史中的重大地位。

小罗马王降生的那天晚上，当响起 101 声礼炮声，拿破仑额头靠在微微振荡的玻璃窗上，流下了泪水。由于刚才焦虑过度，他一整天神情严肃，几乎有点阴沉。

他派欧仁去纳瓦尔，把罗马王诞生的消息告诉约瑟芬。皇帝这么看重她，她很高兴，向他表示祝贺。拿破仑立刻回了一信：“我的朋友，来信收悉；我感谢你。我儿子长得又胖又结实。我希望他好好成长。他的胸部、嘴巴和眼睛都很像我。我希望他将来能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使命。”

他在信中表露了全部心情：他的自豪，他的欢乐，他对前途的信心，还有，他对这个刚刚经过洗礼仪式的娃娃的满腔怜情……

此后的几个星期中，他总是谈起孩子，似乎他心目中只有孩子了。他在一天之内去看他好几次，向孟德斯鸠夫人和科维扎尔详细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叫人打开襁褓，看看孩子赤裸的身体。他喜欢看他圆滚滚的四肢。他笑他急促的哭声，低声唱歌给他听，装出怪相来逗他，并且开始拉他的耳朵——不过是轻轻地拉。

玛丽·路易丝自然喜欢自己的儿子，但是没有给他多少照料。她让女教师把他抱来。她不敢把他抱在怀里，不敢抚摸他，怕把孩子弄痛。再说，在她看来，孩子由另一位女人抚养是迫不得已的事。她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哺育成长的。那时她不能呆在母亲身边，完全由她的娇母们照料。不过，她对于不能哺育亲生儿子一事感到遗憾，因而向吕塞夫人发过牢骚。但是她没有作出什么行动来打破这皇室的规矩。她同蒙特贝洛公爵夫人在一起散心，看书、写信、绣花、玩智力游戏、品尝糕点或糖果、制作维也纳式的巧克力、上帕埃尔的钢琴课、在伊萨贝或普吕东的指导下画画。剩余的时间，她观看正式的阅兵式或陪伴皇帝。

自从玛丽·路易丝生产以来，拿破仑在很大程度上又过起了婚前的生活。他单独就寝和用膳，像以往一样，几乎把全部时间用于料理朝政、召见臣僚、主持内阁会议、检阅部队。他的“职务”又一次占据了他的身心。他往往工作到深夜。况且，时局也令人担忧。尽管帝国表面上盛极一时，但它正面临着危机。贸易和工业出现萧条，人们担心缺粮。西班牙之战动用了军队的精华，反对沙皇的战争不久肯定就要爆发。

几个月前，拿破仑曾对普拉特神甫说：“5年后，我就要成为世界之主。只剩下俄国了，我定要将她消灭。巴黎城将扩展至圣克卢。”对新巴黎的这一展望早在 1806 年大帝国创立之时就已在他的脑中出现萌芽。随着不断取得辉煌战果，他的这一想法渐渐加强，变得深刻而迫切。他把巴黎的前景当作自己光荣的象征。欧洲各国国王都将在巴黎城有各自的宫殿。教皇将迁至巴黎，

担任最高的圣职。巴黎圣母在他那生来就向往伟大和光辉的眼里，显得渺小、暗淡了。首都的一切，他都觉得还不够崇高、宏伟。巴黎必须成为世界的母亲城。

他是个特殊的诗人，这使他具备了超人的能力。现实尽管十分辉煌，但只不过是梦想中的一个基点。他把国家、珍宝、军队和民族都用作他那部史诗的素材。只要一使他激动，他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您描绘未来，在他眼里，一切都具有惊人的捷径，一切都是那么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现在，他已经被自己的想象力所左右，丧失了可行的界限感。他内心深处的这种激情最终把他引向歧途，导致了他的惨败……

4月20日，他来到圣克卢宫，玛丽，路易丝在这里过得比在巴黎城称心。他欣赏着圣克卢宫葱茏翠绿和湖光水色。可没住几天，他又不得不履行诺言，去西部旅行。出游十分累人。生产后一直没有恢复好的玛丽·路易丝出现了低烧，日渐消瘦，开始脱发。她几乎不开口说话，显得郁郁不乐，实际上她并没有大病，只是旅途劳顿引起的身体不适。

相反，拿破仑心情愉快。他在冈城又偷偷与美丽的里昂女人佩拉普拉夫人幽会。她把自己的小女儿介绍给了皇上。小女儿和她一样，名字也叫埃米莉，长长的卷发，美丽迷人，令人想起波利娜·博尔盖泽小时的俊样。拿破仑喜欢上了小埃米莉，对她十分亲热，并向她母亲许下诺言，以后决不抛弃她。

他想方设法，让皇后对她出游的地区感兴趣。他谈笑风声，逗她开心。在瑟堡参观一艘军舰时，他在舰上抱起皇后，装着要把她扔入大海。

“要是您愿意，就扔吧。”她无精打彩他说。

每天，他俩都通过近卫军司令贝西埃尔和德·孟德斯鸠夫人得到孩子的消息。回宫见到孩子健康的小脸蛋，他们高兴极了。布尔杜瓦·德·拉·莫特医生回答拿破仑的提问道：

“罗马王一定会身强力壮。”

6月9日，在巴黎圣母院为孩子举行洗礼，这是帝国最豪华的一次仪式，花费了近200万法郎。奥地利皇帝和约瑟夫国王为孩子的教父，皇太后和奥但丝王后为教母，费什大主教为洗礼的主祭。

不久后，宫廷迁到了朗布伊宫，继又到了特里亚农和贡比涅宫，拿破仑仿佛在一个地方总住不长。他喜欢经常换个住处，以为这样是效法古代的国王。在圣克卢宫时，天气晴朗，皇帝常在露天进餐。别人给他抱来“小国王”，他把孩子放在膝上，摇晃着他，把他扔到空中又接住，让他摸自己的十字勋章和剑鞘，用调味汁喂他，弄得他满嘴都是，甚至还给他喝几滴尚贝尔但产的红葡萄酒。他亲他，搔他，逗他。德·孟德斯鸠夫人见他闹得过分，常常出面护孩子，说“孩子还太小”。皇帝马上乖乖地把孩子送到她手里。

皇帝打心眼里尊重孩子的女教师。德·孟德斯鸠夫人也无愧于他的敬重。她正直、虔诚、显得有点呆板。她受旧法国的影响太深，对皇帝和帝国也许并不喜欢。但是，一旦她接受了某项义务，她就会全心全意地去完成。拿破仑深知这一点，才放心大胆地把自己的继承人托付给这位保皇思想十足的妇人。

皇帝十分器重这位于炼精明，与众不同的女人。作为男人，皇帝高度赞扬她端庄严肃、彬彬有礼、谨慎细致；作为父亲，皇帝又无限感激她对儿子的悉心周翔照顾。他对她格外尊重，接受她的任何建议。她只要开口说一句，

就会马上封为女公爵，可她心很傲，始终没有提出这一要求。

孟德斯鸠夫人与约瑟芬关系相当亲热。她一直与约瑟芬通信往来。

一天，孟德斯鸠夫人奉皇帝的命令领小国王去逛已加代勒。约瑟芬正好也在那里。她荣幸地获准看一看这个孩子——他的出生曾轰动了整个欧洲。自从离婚后失宠以来，她真诚地祝愿皇帝的私生活幸福如愿，希望他的新婚之妻能给他生一太子，以补偿她未能使他成为太子之父的憾事。

小国王被引到了约瑟芬面前。这位仁慈善良的女人见到拿破仑的儿子时异常高兴，不知世上是否还有比这更感人肺腑的场面。起先她那被泪水浸湿了的双眼凝视着他，接着把他抱在怀里，以难以形容的温情将他紧搂在胸前。当时既没有闲人在一旁冷眼观看温情脉脉的约瑟芬，也没有令人可笑的礼仪褥节妨碍这个善良者充分流露自己的感情。这是平民生活中的一个场面；约瑟芬的心情是自然的。从她抚摸孩子的方式来看，那似乎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根本不像是馅媚者所说的凯撒之子，也不像是某个伟人的后代，看不出这孩子摇篮里就备受敬重，来到世上就是做君主的。约瑟芬的泪水滚落在孩子身上，像母亲对孩子一样跟他说些儿童听得懂的话，想赢得婴儿的喜欢。最后，分手的时刻到了。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但多情的约瑟芬使这短暂的时间过得很充实。

孟德斯鸠夫人相隔很久才来拜访她一次，约瑟芬对此感到十分伤心。可是，孩子一天比一天长大，他会学舌，要是模仿会见时的某句失慎的话，要是他对这种见面留有一点记忆或做出某件微不足道的事来，都会引起玛丽·路易丝的怀疑，要知道后者对约瑟芬一直很害怕。

皇帝希望避免此类可能会损害家庭幸福的矛盾。因此他命令这样的探望还要减少，最后就干脆中断了拜访。

后来，贡斯当听约瑟芬说，罗马王的出世使她的全部牺牲得到了补偿。没有哪一个女人有她这样一颗无私的、彻底的忠心。

皇帝、皇后不久又起驾出巡，去荷兰和莱茵河畔旅行。回到社伊勒里宫后，又开始了繁文缛节的宫廷生活。

1811年的最后几周里，宫廷变得越来越沉闷，仿佛在不安地期待着什么，整个欧洲和法兰西一时发僵了。大家都感觉到重大的事件就要发生。许多人暗自思忖，周围这宏伟、壮丽的景物是否会被一阵猛烈的狂风吹倒，使他们葬身其间。有一天，皇帝看着小国王，自言自语他说：

“可怜的孩子，我将给你留下多少混乱不堪的事情！”

1812年元月1日，罗马王由德·蒙德斯鸠夫人抱到皇帝的办公室。他的小手执着一小束鲜花。他正在长牙，脸色不是那么红润，可五官端正，相貌漂亮。大大的脑袋，高而突出的额头，两只眼睛像玛丽·路易丝，不过比她还要深蓝。他鼻子微微翘起，一张典型的奥地利人的嘴巴，但很漂亮。小罗马王生性活泼，爱热闹，长得很结实。拿破仑百看不厌地打量着他的脸蛋，高兴地注视着他那小伙子的神态。

1812年初，为了使公众舆论恢复信任感，皇帝为宫廷组织了盛大的游乐活动。2月6日，社伊勒里宫举行了规模庞大的演出舞会。跳四组舞时，皇后和奥但丝分别与贝尔蒂埃和迪罗克搭档。接着，又演了一出类似神话讽刺剧的戏。波利娜身着印度细布内长衣，头戴金冠，身上装饰着最漂亮的博尔盖泽玉石，在剧中担任“罗马”角色。“法国”角色由卡罗利娜扮演，她身着紫红色的外套，头上插着光彩夺目的三色羽饰，宫廷的年轻人分别扮演男

神、女神、精灵、“光阴”、“星星”，伴着著名的剧作家德普莱奥规定的节奏扭动，蹦跳。举止风雅的夏泰尔伯爵夫人装扮成了一名山林水泽的仙女。演出别开生面，拿破仑大为高兴，赏给了“演员们”10万法郎。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又举行了化装舞会。玛丽·路易丝化装成圭亚那的科镇人，头戴饰银红绒高顶软帽，身着金扣蓝色紧身裙，花边头巾和衣袖，红衣裙，薄纱罩衫。夜12点，她又换了衣装，一身科半岛农妇的打扮，身着饰金绣花珠罗紧身上衣，外加绿缎长裙。德·蒙特贝洛夫人装扮成坎帕尼亚农妇，德·巴莎诺夫人为蒂洛尔妇人，德·罗维高为兰德人，迪夏泰尔夫人成了巴斯克人，菲利浦·德·塞居尔夫人一身阿尔萨斯人打扮，德·蒙特莫朗西夫人打扮成汉堡人，德·加斯迪格里奥纳夫人化装为波兰人，德·莫特马尔夫人装扮成科西嘉人。奥但丝主持了一种“秘鲁”游戏，声称再现征服美洲的那段辉煌历史。奥但丝的情夫弗拉奥以及波利娜的“侍从骑士”卡洛维尔满身金饰和羽饰，身着色彩斑斓的印加服，煞是英俊。

拿破仑穿一身蓝色的化装长外衣，戴一副灰色的面具。德·蒙特贝洛夫人身后跟着玛丽·路易丝，故意撞了一下拿破仑。

“先生”，她用假嗓子对他说道，“您不该挡一位可怜的意大利妇人的道。”

“是您撞到了我，太太。”皇帝用笨重的鼻音说道，“我不得不保护自己。”

说罢，他轻轻地推了她一下肩膀。

“您不是在这儿找一位米兰的太太吗？”公爵夫人问道。

“不，先生喜欢的是佛罗伦萨的太太。”

玛丽·路易丝马上机智地发问：

“先生，您莫非已经到过那阳光灿烂的美丽的地方？”

“夫人，我在那儿住了两年，那时，我还年轻。”

“那请您讲讲您的奇遇吧。”

“说来话长……”

皇后和公爵夫人推推揉揉，硬把身着化装长外衣的人往壁炉方向推去。迪罗克赶紧上前为他解围：

“夫人们，让这位异国人继续散步吧。”

化装成达尔马提亚人的卡罗利娜见机行事，马上向他发起进攻：

“先生，他不是纒拉国王的庶民吗？”

“那么，他必须给我们跳一个塔兰台拉舞。”德·蒙特贝洛夫人道。

拿破仑不知怎么摆脱窘境，恢复了平时的语调说道：

“公爵夫人，我只能和皇后跳舞。我知道她喜欢让众人吃一惊。”

清晨两点，在内阁大厅聚餐。玛丽·路易丝玩得很开心，写信给妹妹莱奥波尔迪纳说：“我们在巴黎娱乐很多。在维也纳，根本想象不出这儿是多么快乐，人们是多么喜欢吃喝，喜欢化装舞会。”

然而，与俄国的战争箭在弦上。拿破仑集结了大规模的部队，准备征服莫斯科。他陷入了沉思之中，此时几乎沉默不语。看演出或参加聚会时，他经常歪着头考虑事务。玛丽·路易丝装着没看见，从不打扰他。

皇帝一时心血来潮，搬进了约瑟芬悻悻离去的爱丽舍宫。他觉得杜伊勒宫里气氛压人，他在那儿太惹人注目，根本找不到一个可以独自散步的花园。

他很长时间没患感冒，到了爱丽舍宫后却又染上风寒，不过时间不长。星期天，他回杜伊勒里宫做弥撒、会谈，继而便是接见宾客。3月底，宫廷又回到圣克卢宫。此时，不再举办盛大的娱乐活动，只有音乐会、小型演出和打猎。打猎时，拿破仑总是策马飞驰，以便让紧张的脑袋放松放松。罗马王身体不太好，被领到默东，原路易十四之子的城堡休养。每星期，他父母去看望他两三次，或他来圣克卢宫与父母见面。

5月8日下午，孩子由女教师领着回到了圣克卢宫。第二天，拿破仑和玛丽·路易丝就要出发去德国，皇帝久久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快活地责备他还不会喊“爸爸”、“妈妈”。

“你这个懒包，像你这么大时，我早就动手打约瑟夫了！”

他把孩子抛起又接住，孩子高兴极了。

“八颗，先生，您长了八颗牙了……”

玛丽·路易丝添了一句：

“他眼睛长得和他妈妈一模一样。”

“美丽的眼睛。”拿破仑说，“噢，德·孟德斯鸠夫人，我们把我们的宝贝托付给您了。”

他亲自把孩子抱进车子，看着他离去。蒙塞发现皇上眼眶噙着泪花，双手发抖。

离开法国前，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见了瓦莱夫斯卡夫人。他交给她一项法令，该法令规定，小亚历山大每年可在那不勒斯王国领取17万法郎的长子世袭财产。此后，她很快去了华沙，她想亲眼目睹波兰的彻底解放。

皇帝和皇后身后跟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莱茵河畔，继而穿过了德国的一些小公国，受到了亲王们十分尊敬的欢迎。每到一个城市，礼炮轰鸣，牧师们高唱选美感恩歌，部队集合等候检阅。晚上，各家各户灯火通明，人民大众在四周一片葱绿的广场上载歌载舞。在德累斯顿，玛丽·路易丝和父母见了面。等到和女儿单独在一起时，弗朗索瓦皇帝便迫不及待地问：“你幸福吗？”她嫣然一笑，指了指她赠给继母玛丽·路托维卡的数不清的首饰和衣装。玛丽·路托维卡心肠狠毒，对拿破仑充满敌意，但当面却大加奉承。她一大早就来打玛丽·路易丝那豪华的装饰的主意，索取首饰、衣裙和妇女的各种饰物。玛丽·路易丝坚信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人，高兴地慷慨施与。

奢华的欢庆活动一个接着一个。拿破仑甚至差人接来了巴埃尔琴师和其他乐师。但是，人们的心头和周围世界却飘忽着一层不安的云雾。5月29日晨4时，就要去指挥大军的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温柔地拥吻告别。“我痛苦、悲伤。”年轻的妻子写道，“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只要他一天不在身边，我就痛苦、悲伤一大。”这是他俩第一次长久分离。为了安慰自己，她到布格拉格父母身边住了一个月，接着走一站停一站，慢慢回到了圣克卢宫。她发现孩子长大了，已经能够独自行走。皇上让热拉尔给孩子画了幅肖像。画毕，宫廷总监博塞马上乘驿马给皇帝送去。

法奥联姻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它使濒于绝望的哈布斯堡王室得到几年喘息的时间。它为时虽晚，但到底是成就了塔列朗所主张的建立法奥联盟这个有见识的政治策略。这个联盟，按保守一词的最好意义来说，应该是保守的。如果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后听取这位谋臣的意见，采取了这一步骤，那末，欧洲可能已经出现一个稳定均衡的局面，当然还要放弃他一心向往的瓜分土耳其的计划才行。但那样的局面毕竟不会实现。奥地利最后献出玛

丽·路易丝，把她作为一个并非风姿绰约的伊菲吉妮牺牲在婚姻的祭坛上，只不过是在危急中走这一着，借以缓和一下那无情的命运。说也奇怪，奥地利这一着成功了。沙皇亚历山大对于这次婚姻谈判感到恼火，法俄联盟因此发生了裂痕，其他事情很快把这个裂痕扩大，以致西欧和中欧猛烈向东欧进击，直抵莫斯科。

第二十五章 顶点时刻

一、“本朝最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尽管拿破仑从不相信命运，但他内心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冥冥宇宙间最耀眼的星座。现在，他的命星已上升到顶点，整个欧洲都跪倒在他的脚下栗栗发抖……当小罗马王出生时，他狂呼：“本朝最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拿破仑从未忘记夏尔·波拿巴临终时的预言。尽管他并不过分喜欢和爱戴这个性格上多少有些软弱的父亲，但他以自己的努力所创造的奇迹已足以告慰他那九泉下的亡灵了。

他已征服了欧洲所有的君主，让他们统统跪倒在自己的脚下瑟瑟发抖！

尽管他宣称自己从不相信命运，但这一系列看起来凡人无论如何都难以企及的辉煌，使他不能不认为自己就是那冥冥宇宙间最耀眼的星座。

早在他称帝典礼时，大臣们就在巴黎杜伊勒里宫门前谈论他的命星，现在他的命星已经上升到了顶点。

他已经娶得欧洲大陆最古老的王朝的公主，教皇和奥皇的气势都已经给他打下去；德意志俯伏在他脚下；法国、意大利和莱茵邦联衷心感激，承认他强有力的统治带来不少好处；沙皇自埃尔富特会晤以后，至今仍然亦步亦趋；瑞典已屈服于法俄两位皇帝的压力；土耳其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拿破仑认为瓜分它的时机还未到；要先把英国的商业搞垮，把威灵顿赶下海，才好动手。到那时候，万事俱备，先前由于西班牙起义而搁置起来的征服东方的计划，便终于可以实行了。

虽然英国人还没有被最后征服，但他满有理由指望英国的实力迅速衰竭：临近 1810 年底，年息三厘的统一公债，市价已跌到原来的 65%，平均每月有 250 家企业宣告破产。在这之前，英军远征瓦尔赫伦岛失败，人力财力，损失惨重，已使英国领导人物颜面无光。统治英国的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内阁和一个神经病已经无可救药的国王，大陆封锁制度又紧紧掐住它，削弱它，所以它似乎确已濒于毁灭。拿破仑看到英国议会内反对派党同伐异，苏尔特最近又征服了安达卢西亚，因此大为振奋，决计进行最后的搏斗，其办法是扩展他的海岸封锁体系，并派马塞纳率领手下精兵去西班牙，把英军赶下海去。

为了最后绞杀英国，他已派兵赶走了不太听话的荷兰国王路易，这虽然伤了兄弟间的和气，但他觉得委实值得。

他把荷兰并入了法兰西，接着又并吞了奥耳登堡、贝格北部、威斯特法利亚和汉诺威，以爱劳恩堡和不来梅、汉堡、卢卑克三个汉撒城市，从而使海岸封锁制度扩展到荷兰施泰因边境。伐累这个瑞士境内的小小共和国，也被并入法兰西帝国。

现在荷兰、德意志及至整个欧洲的商人们都必须按照他签署的法令申报他们所有的全部殖民地商品，并缴纳关税，违者没收。这类货物，凡是储存在距离帝国边界四天路程以内的地方，即视为私货。当时就派出了军队，到德意志、瑞士和西班牙境内查封属于这个范围的存货。这种做法，引起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伯尔尼等地人民几乎公开的反抗。

但他并不在乎，仍然我行我素。他下令没收在什切青查获的全部殖民地

的产品，因为那显然是由美国船只运来的英国货。他还嘱咐缪拉和欧仁，对殖民地货物要征收重税，借以充实他们的国库，获得复兴商业所需的资金。不过，欧仁必须注意，只对美国和殖民地的棉花征收重税，而对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的棉花进口可要给予优惠待遇。

热罗姆也奉令必须在威斯特法利亚严格实行特里亚宵宫颁布的关税税率；并提醒普鲁士和来因邦联，对殖民地产品征收这样的重税，它们就可以获得几百万法郎，“而损失则将由英国商界和私贩分担。”

这个说法表明他太天真了。他让他那些官员要在漫长的边界上监视为数不下十万的神出鬼没的私贩，本已疲于奔命，他却以为他们还能分清哪些棉花来自叙利亚，哪些来自美国，对美国棉花每百公斤征税 800 法郎，而对叙利亚的棉花则只征税 400 法郎。他还对中国茶叶课税 6 倍于其他茶叶还会行得通！

他似乎并不知道：要按这种税率征税，必须有大批铁面无私的海关官员，而这种人是世间少有的；他们还要经过严格训练，并且像拿破仑那样精力饱满，无所不知才成。

而且，正如夏普塔尔指出的，皇帝从来很少考虑商业本身的需要，他蔑视商人，认为他们是“一些既无信仰、又无祖国的人，一心只想赚钱”。对商业，他有他的想法，以为自己可以“指挥商业，犹如指挥一团军队”。这种把管理商业当成带兵的想法，使他妄以为没收私货和寓禁于征，国库收入就会增加；禁止外国货进口，“民族商业”就会很快地建立起来；目前进行的商战，全部损失都会落在英国人身上，而不是落在欧洲大陆的消费者身上。

他蔑视所有的新知识，说那都是理想主义，所以吃了大亏。魁奈、杜尔哥和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原理，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耍弄诡辩的把戏。他对莫利昂说：“我寻求的是实际的善，而不是理想的至善。这个世界已有很长的历史，我们必须从历史经验汲取教益。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老办法比新理论更有价值。商业的奥妙，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懂得。”

他还颁布了特里亚农税则，其目的在于阻止英国殖民地产品进口；如果做不到这点，也要在这些货物身上捞一大笔税款。他还竭力威吓欧洲大陆的商人，使他们不敢接受任何英国工业品。1810 年 10 月 18 日，他在枫丹白露颁布敕令，规定所有这样的货物都要没收，并当众烧毁。5 周后，又成立了特别法庭，以便贯彻这些谕旨，并审判所有违犯者，不管是当场捉住的私贩，还是出于无心、偶然出卖兰开夏棉布或孟加拉丝织品的店主。

商业圣典已完备，只要使全世界都信仰这个不动刀兵而战胜敌人的新福音就行了。结果如何，很快就看得出来：在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全境，物价突然上涨。原棉每磅卖到 10 至 11 法郎，糖 6 至 7 法郎，咖啡 8 法郎，靛青 21 法郎。换句话说，平均大约 10 倍于当时伦敦的市价。

由于这种诱人的差价，使许多贪图暴力的商人挺而走险，进行千奇百怪，花样翻新的走私活动。

走私者们为了对付拿破仑、船夫和妇女、狗和棺材，都给利用上了。在汉堡附近，利用棺材走私这个办法有一阵子很成功。后来法国当局见沿河一个郊区办丧事多得出奇，产生怀疑，查看了运棺材的车子，才发现里面装满了一捆捆的英国货。这个骇人听闻的做法失败了，又试用别的办法。大量的沙从海边运入；后来，对于家庭主妇来说很不幸，给一个好奇的官员破了案，原来运的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温砂糖。

私贩们又再走那些迂回曲折的路线，将糖从伦敦绕道经土耳其控制的巴尔干半岛的萨洛尼卡私运入德意志，萨洛尼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对英国商业开放的中立港口。货物进了港，便装在驮篮里，由毛驴背着，爬过巴尔干山脉，运到贝尔格莱德，再装上驳船，沿多瑙河北上。另一条走私路线是从人迹罕到的达尔马提亚海岸进入，经匈牙利到其他地方。

为了走私方便，商人们一定要拿到硬币通货，要不然就实行原始的以物易物，否则绝不会让货物脱手。当时在法国和德意志，货币常常被熔成金条银条，以便与英国作交易。就这样，想方设法，贸易仍在进行，不愉快不顺利之处当然不胜枚举，但即使是英法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也没有完全停止过。

事实上，拿破仑死抱着过时的重商主义，刺激出口的主张，一心只想大量出超，甚至把农产品运往英国他也赞成，只要有工业品同船运出。这种农产品出口的特权，他不但授予法兰西帝国的臣民，而且还授予意大利王国的臣民。问题是英国不要敌国的工业品。由于粮食和干酪非带有一定数量的丝织品和布匹不能向英国出口，所以只好装一些上船，使法国海关官员满意，过后把它扔下海。有工业品输往英国，拿破仑虽引以自豪，可是不消说，出口是限于一些看起来很漂亮而其实毫无价值的东西，制造这些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喂鱼。

拿破仑抱有这样幼稚落后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这对英国来说是幸运的。因为他这样干，就是给英国网开一面，使英国得以摆脱一个非常严重的困难。那时候，英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即使是丰收之年，小麦也仅仅够吃。1809年和1810年，老天爷又折磨英国，收成很坏，粮食奇缺，幸而拿破仑对商业自有奇特的想法，英国在1810年冬天才能够从普鲁士和波兰、甚至从意大利和法国得到粮食供应。

当时，法军控制着但泽和什切青；俄国、普鲁士和丹麦唯法国之命是从；假使拿破仑下诏禁止粮食从法国及其盟国向英国输出，就很可能使英国在情势非常危急的1810—1811年那个冬天挨饿以至投降。但是，拿破仑有个奇特的思想上的缺点，那就是先人为主，越来越固执。这使他在英国最紧张的时刻也允许甚至赞成向英国出口粮食。这样，英国就渡过了紧急关头。

但是，拿破仑早已觉得大陆封锁制度的执行，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不能不暗地放宽。尽管一些商会上表歌功颂德，他知道法国各海港城市正处于困境，也知道由于法国关税已使国内原棉和染料价格增加1倍，本国的棉布厂商无法同英国兰开夏的棉布厂商竞争。因此，他想出了一种奇妙的方法，这就是让大陆商人购买一种特许证，以便偷偷地违反自己颁布的法令。

最早发出同类秘密许可证的似乎是英国政府；可是，拿破仑签署封锁英国的柏林敕令，墨迹未干，就默许违犯了。咖啡和其他使生活舒适的东西显得缺乏时，为了满足御膳所需，就秘密地从不讲信义的英格兰进口这些食物。发展到最后是在1810年7月暗中把进口违禁品的特许证卖给受到特别照顾的商人。许多官吏，包括布里埃纳，都因私售特许证而发了大财。商人们力求逃避那可恶的法律限制，为了争取那大家想望的恩典，他们向财政部出高价，向达官贵人送礼。据说有人买一张特许证，花钱竟达4万英镑。

当然，拿破仑也试图鼓励法国人的创造性，以克服由于实行大陆封锁政策给他国家以及整个欧洲带来的巨大困难。

在他们鼓励下，有发明能力和肯勤劳耕种的人，很快就能搞出种类繁多

的产品来。烟叶、稻谷和棉花，可以在南部各地种植。人们不畏险阻，从陆路运来了亚洲的农产品，英国的巡洋舰无法堵截。阿拉伯运来的咖啡征税很轻，这样，美洲生产咖啡的人就会破产。当芬芳的咖啡豆越来越缺乏时，满心爱国的人便发现菊苣颇为可口，能作代用品。科学工作者也力劝法国厂商用藩蓝代替靛青。只要能想法子补救热带产品和染料的不足。谁都会得到法国政府和地方商会的奖赏。

夏普塔尔和德莱塞尔有一个著名的发现，他们改进了马克格拉夫从甜菜根提取食糖的方法，很有实效。拿破仑但愿已经发现一种化学产品，可以代替靛青。1811年初夏，他在杜伊勒里宫接见一个满脸愁容的商人代表团时大声宣告，化学研究的成果将像罗盘的发现那样，会很快地使商业彻底革新。何况法兰西帝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几乎完全不必跟外国通商，至少可以顶到英国垮台；这个日子快到了，因为事态的发展势必迫使伦敦商人把他们的糖和靛青都扔进泰晤士河。对里昂的丝织业，他给予慷慨的赞助，下令要那里的人得到最好的科学训练，以便改进制造方法。由于各种各样的丝，法国和意大利差不多都能生产，里昂当时就比较兴旺。到了该城因物价全面高涨、社会购买力削弱而受到打击时，拿破仑又采取果断的补救办法。他下令所有从法国开出的船只必须装运价值相当于全船货物 1/4 的丝织品。此外，皇帝听从夏普塔尔的意见，大量收购销售不了的里昂丝绸、鲁昂的棉织品和圣安东尼的家俱，预防这些工业中心信用急剧崩溃，使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得以乘机再次抬头。因为正如他所说：“我担心由于缺乏面包而引起暴动；我宁可跟 20 万敌军作战，也不愿看见人民暴动。”

这种使人既饱且乐的政策，在法国大体上是成功的，至少保持了局面安定。法国人是强烈支持实施商业禁令的。

虽然，法国人已普遍厌战了，甚至巴黎人的嬉笑，会常常迸发为针对皇帝的冷言冷语，只要话说得俏皮，就是在人群里挖苦皇帝也没事。巴黎人民不像德意志人那样害怕拿破仑。

但在外省各地，舆论界似乎更为赞成拿破仑。就全国来说，觉得法军了不起，喜欢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尤其是憎恨英国，想夺取英国在全世界的帝国属地。这一切，使法国人民默默地忍受着严格的出版法、繁重的赋税、战争年代高涨的物价和特许货物进口的制度，并且不反对以菊苣作为咖啡的代用品。

对德意志人来说，情况要难受得多，而且更少可以自慰之处。拿破仑扫除了封建制度，使德意志的面貌焕然一新，一时赢得了它那些主要思想家们的敬慕。他似乎将要唤起德意志人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但现在，已觉醒了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已成为拿破仑帝国的敌人，德意志各大学成为德意志民族反对拿破仑这个西方皇帝的倡导者。

1810年，正当勇敢的普鲁士王后因伤心过度死去，法国军队和海关官员们又查封和焚毁殖民地进口货，使普鲁士人极度悲愤的时候，普鲁士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取得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彼此都得到益处。思想家再也不是徒然空想，普鲁士官方人士的人生观也不那么狭隘了。

在高等学府和工业中心，人们都在暗中摸索，要达到更高度的团结，要建立更严密的政治组织。他们的努力，果然在拿破仑这股洪水泛滥过后，为一个新的德意志奠定了基础。

但是，从表面看来，拿破仑政权在 1811 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

这一年的3月20日，他生了个儿子。他授予孩子以“罗马王”的称号，这便规定了孩子的历史使命；因为他的目的是使人想起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用过的“罗马人之王”那个称号。

拿破仑决定在一个比查理大帝的帝国更为辽阔并且确定世代传下去的帝国中，恢复古老的选帝尊荣，以巴黎为首都，罗马为陪都，将来每一代皇帝都要在罗马进行第二次加冕。此外，为了不再发生中世纪那种皇帝与教皇对罗马最高权力之争，以免烦扰人类，他干脆把教皇原有的统治权抓在自己手里，完全根据伊拉斯特斯的观念规定教皇的地位，由帝国拨款供养教皇，并且要教皇在两个地方设立教廷，“一个必须在巴黎，另一个在罗马。”

教皇虽已被拿破仑囚禁，却仍然拒绝认可拿破仑发出的上述谕旨和其他谕旨。拿破仑先前靠善于处世地签订了的教务专约而获得的声望，现在由于他违背了其中许多条款，又粗暴地对待教皇这么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老人而丧失掉了。庇护开除了拿破仑的教籍，这是事实，但那是为了惩罚拿破仑所犯的并吞教皇所属各邦之罪。看到一个威力无穷的皇帝，竟把一个对巩固他的权威起过很大作用的人关起来，这件事使得舆论界大起反感。但这些反感当时只能深藏在众人心中。

眼前，一切似乎都有利于拿破仑这个新查理大帝。世界上从未见过像拿破仑那样强盛的帝国；他在罗马王出世时，满有理由欢呼：“本朝最辉煌时代开始啦！”一切征兆似乎都很吉祥。在法国，反对派几乎鸦雀无声了。意大利人、瑞士人甚至某些西班牙人，都帮助他压制普鲁士。荷兰人和丹麦人替他把席尔的普鲁士非正规军困死在斯特拉尔松，最后加以消灭。波兰骑兵冒着西班牙人的炮火冲上索莫山隘口，并在阿尔布埃拉血迹斑斑的战场上英勇战斗。来因邦联能够派遣15万士兵替他作战，哈布斯堡王室是他的藩属。

实现远征东方的雄图大略的时机，似乎已经到来了。在拿破仑看来，在欧洲取得若干次胜利，比起征服东方来就相形见绌了。1810年秋，拿破仑派遣间谍去仔细察看埃及和叙利亚的要塞，又命令驻地中海东岸各地的领事，每隔半年向他报告土耳其帝国的情况，他催促早日建成船厂和战舰。宏大的工程在安特卫普和瑟堡加紧进行。还要在北至特赛尔岛、南至那不勒斯和的里雅斯特的每一个合适的港口建造战舰和炮艇。拿破仑指望，这样大干一场，将能造出104艘主力舰，以掩护从地中海、瑟堡、布伦和斯凯尔特河开出的运输舰只，用20万大军威胁英国。

1803年，他指望迅速向恒河进兵。

1811年，他打算使法国的三色旗再度在开罗城堡上飘扬，并从红海之滨进而威胁印度旭是，上帝另有安排，注定他要从俄国铩羽而归，不得不在萨克森平原上为保卫他的帝国而战。

但是，在这一刻来临之前，拿破仑帝国的确是处在全盛时期。

二、不可救药的路易

当拿破仑的命星上升到顶点时，波拿巴家族却出现了兄弟阋墙的惨剧。在拿破仑看来，不可救药的路易已亲手毁坏了他的王笏。

他说：“我立一个兄弟为王，他便以为自己是上帝恩赐为王。他再也不是我的代理人，而是我要监视的另一个敌人。”

也许是科西嘉人特有的家族观念的影响，拿破仑对几个兄弟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然而他那过于霸道的个性也使他无法与他们和睦相处，更难以水乳交融。

吕西安早已因为婚姻关系与他反脸，约瑟夫、路易、热罗姆虽都早已封王，却又从不愿完全屈从他的意志。

约瑟夫本不愿离开那不勒斯，现在他更怀恋那个地方了。西班牙在他看来简直就像个地狱。尽管他已使出了浑身解数，还是不能使这个富有斗牛传统的民族的怒火平息下去。

他有不错的外交和行政才干，但他并不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他无法调动那些他弟弟手下的骄兵悍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才能在风声鹤唳的马德里睡上几天好觉。

对西班牙的局势，拿破仑不能说不重视。他曾亲自率兵击败了这里起义的民众，赶跑了入侵的英国人。既使是在奥地利前线，他还不断地向那些在西班牙作战的元帅们发号施令。

就在韦尔斯利将军率领英军突入西班牙时，他还在维也纳的肖恩布鲁恩宫写信给克拉拉克将军布置应变措施。他写道：

请派一位参谋去西班牙传今年伊、莫蒂埃和苏尔特三军组成一个军团，归苏尔特指挥。这三个军应并肩战斗，对英军穷追猛打直到把他们赶下海去。我之所以授权苏尔特指挥没有其他的考虑，主要是因为他资历较深。这三个军总共应有 5、6 万人。如果能够立即集中这样一支兵力，英军是可以被打垮的，西班牙的事情也可以就此了结，不过他们必须协同作战，不得分散兵力。

但这个命令还未生效，韦尔斯利就在塔拉韦拉击败了维克托和塞巴斯蒂亚尼。拿破仑在听到这第二个不幸的消息之后立即罢免了儒尔当，而以苏尔特取而代之。内伊拒绝听命于苏尔特，结果被调回了巴黎。圣西尔也因未能满足皇帝的期望而为奥热罗所接替，后者也同样无所作为。这样，西班牙战争便拖了下去，25 万人陷入没完没了的游击战中，对于法国的军事资源构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消耗。

拿破仑在签订肖恩布鲁恩和约，结束对奥战争之后，回到了巴黎，继续致力巩固其幅员广大却不甚稳固的帝国。既然现在业已从奥地利事务中脱身，拿破仑感到有必要亲临西班牙并亲自指挥作战的话，他征服半岛的目的早就达成了。威灵顿的 3 万英军和类似数量的葡萄牙军是抵挡不住拿破仑亲自指挥的 20 万大军由罗德里戈城和巴达霍斯同时发起的进攻的。这的确是拿破仑的想法。

9 月 26 日，即肖恩布鲁恩和约签字之前三周，他告诉苏尔特说他想亲证里斯本。

11 月 23 日，他向陆军大臣克拉拉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想法，拿破仑命令他将近卫军兵力增至 25000 人并配齐军医、运输工具和野战锻炉，准备于元月 15 日左右向西班牙开进。12 月 1 日，贝尔蒂埃改任西班牙军团参谋长并奉命往半岛增派 10 万人。

12 月 3 日，拿破仑在立法机构的一次演说中自负地宣称：“一旦我在比利牛斯山的那一边露面，那头受惊的‘豹子’为了逃脱羞辱、战败和灭亡就要到大西洋里去寻求安全。”

但他终于没有来西班牙，却派来了能征惯战的马塞纳。威灵顿这位伟大

将领在布萨库对傲慢自大的马塞纳元帅加以迎头痛击之后，便向那坚不可摧的堡垒撤退，沿途把周围一带可供军用的物资一扫而光，然后凭堡据守，再看法军 6500 之众挨饥受饿，加上秋雨连绵，时疫流行，更是苦不堪言，因而逐渐消耗下去。后来，到了 11 日，马塞纳退到桑塔雷姆附近的阵地，等待拿破仑派遣的苏尔特前来支援。

然而，苏尔特元帅却认为，有必要先打下巴达霍斯要塞，以保证交通线的安全。要塞是打下了，但这样一耽搁，给他那位同事造成了致命的后果。最后，马塞纳为威灵顿巧妙的战术所挫败，损失约 35000 人之后，向北撤退，离开葡萄牙（1811 年 3 月）。

威灵顿这次胜利，带来了不可计量的成果。英国的反对派不再发出懦夫的哀鸣；沙皇对于拿破仑所提的要求，报以更强硬的回应；而伊比利亚半岛的爱国者挺起脊梁，进行十分顽强的抵抗，打得虽然不巧妙，却使法军虽有 37 万之众，也根本无法在 1811 年做到既挡住威灵顿，又扑灭民族自卫的火焰。

这是由于拿破仑在 1810 年间干的一系列使人愤恨的事，激怒了西班牙人，也激怒了他们那个所谓国王约瑟夫。他借口西班牙必须自己筹措军费，把北方四省置于法国将军统辖之下。他们不受他哥哥的支配，那个广大区域的一切税项都由他们征收（2 月）。5 月 19 日，他又从约瑟夫的辖区中划出布尔戈斯和瓦利阿多里德。这超出了军事和行政目的，西班牙的大部分已被分割成若干专区，事实上：是法国的管辖地，只是名义上还属于西班牙。拿破仑这道命令在两方面都贻害无穷：它使这些法国将领互相倾轧更加厉害，也使西班牙人觉得这是祖国快要被瓜分的先兆。他们猜对了。拿破仑确是打算把比利牛斯山脉到埃布罗河这一带都并入法国。事实上，在他看来，征服葡萄牙的好处，主要是让他的哥哥能在西方得到领土，作为丧失北方几省的补偿。

派约瑟夫出任前，拿破仑在巴荣纳曾经发誓保持西班牙领土完整，现在约瑟夫就以此反对分割西班牙。

这个傀儡国王，既已受到西班牙人的鄙视，又遭到拿破仑的冷落，加以法国派出的军政长官骄横跋扈，而他自己则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感到忍无可忍，于是匆匆前往巴黎，提出要辞去土位（1811 年 5 月）。

拿破仑担心家丑外扬，安抚了他的哥哥一番，答应从法国派出的军政长官所征得的税收中，拨出 1/4 给他，连哄带逼，要他回马德里去再干那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皇帝的主意是拿定了的，从下面的这一事实可以看出：甚至在快要与俄国开战的时候，他还无视西班牙的民族情绪，把卡塔卢尼亚并入法国（1812 年 3 月）。

看来很奇怪，拿破仑这时不亲临西班牙前线指挥作战，从而解决几位元帅互相猜忌以致妨碍军事进展这个问题。威灵顿确是害怕拿破仑到来的。他后来跟斯但厄普伯爵说过，拿破仑比他手下任何元帅都高明得多：“没有人比得上他，他同法国军队完全合拍。……他一来到战场，就等于增加了 4 万兵。”

但这位皇帝却没有再去西班牙。

1810 年初，他曾打算这样做，但与奥地利联姻一事谈妥之后，他就放弃了这项可取的计划。

此后，有好几个原因使他留在巴黎或附近地方。他宠爱年青的皇后，又

想给法国宫廷增添一些豪华气派，这些可算是比较重要的原因。然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要镇住天主教僧侣（他们现在因教皇被囚而感到恼火），同时又要密切注意保王派以及其他蓄意造反的人搞阴谋。舆论界也还要加以管教。不断地抽丁去打仗，日用必需品又涨价，已引起报纸上的怨言，他需要目不转睛地认真加以监视，并且用十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但最重要的，还是对英国进行商战，这最好是在巴黎指挥。

西班牙战争固然重要，但他要对英国这个海上霸主在全球作斗争，西班牙只是一个方面。他估计，如果他的大陆封锁制度使英国流完最后一滴血，那末，半岛战争必定降为游击性的小战斗，此后西班牙扮演的只不过是比当年旺代大一点的角色罢了。因此，1810 这一年，是他试图以此取胜的大规模商战达到最高潮的一年。

约瑟夫虽然内心对拿破仑十分不满，但作为长兄所特有的宽容便也并没有将这份不满转化为公开的对抗。但三弟路易却远没有这样恢宏大量。

路易当初并不想当荷兰国王。成为荷兰国王，这是大大违反他的意愿的；他举出所有敢于提出的理由来反对，就他的健康状况而方，荷兰的气候当然是不适合的；但是波拿已作了这洋的不顾兄弟之情的严厉答复：“做国王而死去，也比做亲王而活着强。”他于是别无选择，只好接受王冠。他带了奥但丝去荷兰，奥但丝可没有久住。

新国王想让自己受到臣民爱戴，鉴于荷兰人完全是个商业民族，要受人爱戴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不采用拿破仑的取缔同英国的商务联系的严厉法律。兄弟间最初的冷淡就此产生，后来导致路易的退位和从他哥哥所威胁的报复中脱身。

当拿破仑刚刚夺取西班牙王冠时，他曾想把它戴在路易的头上，但路易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说他成为荷兰国王是受命于天，而不是拿破仑。

对路易这一天真想法，拿破仑十分不满，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回顾他几个兄弟的行为时，不胜感慨他说：“我立一个兄弟为王，他便以为自己是上帝恩赐为王。他再也不是我的代理人，而是我要监视的又一个敌人了。”这位封王赐爵的人，偏有这样奇怪的命运：人家忘记了他，只记得涂圣油！

路易的确一直不太听活。

1809 年末，拿破仑把称为他的帝国的臣属的各位君主召集到巴黎，其中也有路易，但他表示不大愿意离开他的各邦。他召开大臣会议，他们的意见是，为了荷兰的利益他必须作此新的牺牲。他忍气吞声地听从了。

因此，知道这一情况的拿破仑命令警察看住这个弟弟。路易在警察经常的监视下非常孤单地住在巴黎；因为他既然不情愿来，就不会逗留得如拿破仑所希望的那么久。

这种监视和强制的结果使路易身上表现出以前不曾料到的个性的力量。在会聚到巴黎的帝国的高等仆人，从国王和亲王的普遍沉默中，只有他敢说：“我受了从不想兑现的诺言的当了。荷兰已经厌烦被法国当作玩物。”拿破仑何曾听到过这样的话，对此大发雷霆。

路易终于获准回到他的各省去考察大陆封锁引起的疾苦，封锁的铁腕压制了本来非常繁荣的荷兰各省的贸易和工业部门。最后他善感的心灵再也受不了坐视他无力解脱的种种祸害，他力图以谨慎而恭敬的进谏，使荷兰免遭整个毁灭的威胁。

1810 年 3 月 23 日他致函拿破仑如下：

“如果您希望巩固法国的现状，获致海上和平，或者出击英国成功，倚靠封锁体制之类的手段是达不到这些目标的——靠了毁灭你亲自创建的王国，削弱你各个盟国，蔑视各国最神圣的各项权利以及国际公法首要的各原则也是达不到的。相反的，你应使他们成为法国的朋友，巩固和增强你的各个盟国直至能像亲兄弟般地倚靠它们。毁灭荷兰远不是袭击英国的办法，反倒会因为工业和财富全都逃避到英国而更加塔强其力量。袭击英国的实际方法有三个，即：使爱尔兰脱离英国，占领东印度群岛，或者实地进犯。后两种方式最为有效，但没有海军是实行不了的。使我吃惊的是第一种方式竟那么轻易地放弃了。按照优惠条件获致和平是比损害本国和友邦以图造成敌国更大的伤害要可靠的方式。

路易”

拿破仑则责备路易的统治太软弱，在应当加强管制的地方，倒去笼络人心。在英军远征瓦尔赫伦岛失败以后，他曾经严厉申斥路易，怪弟弟让英国舰队出没于斯凯尔特河上；因为在那条河里“英国舰队应该只碰到铁一般的礁石”，“斯凯尔特河对法国，就如泰晤士河对英国一样重要。”

但在拿破仑看来，路易最主要的过失，是使英国货物仍然得以输入荷兰。皇帝下了禁令，凡是到过英国港口的美国船只，都不准进入荷兰港口，但这些没有得到实行。皇帝于是声言，再这样的话，就不准荷兰驳船进入斯凯尔特河和来因河，以此为威胁，但这也沒有用。路易坚持他的做法，对荷兰商人非常和善容忍，而对他哥哥的话，不论劝告也好，威胁也好，可有一股波拿巴家族的牛性子，硬是不听。

对路易的强硬态度，拿破仑终于忍无可忍了，就在收到路易上述信件两个月后，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弟弟：

“在我们的地位，坦率是最好的方针。我知道你内心的情绪和你对于相反意志所能说的一切。荷兰毫无疑问是处于悲惨境地。我相信你急于要使荷兰摆脱困境，这是你，也只有你，才能办到的。你的所作所为如能引导荷兰人民相信你是在我的影响下行事，——你的一切处直和全部情绪都同我一致——那你才能受到拥戴，受到恭敬，才能得到重建荷兰所必须的权力。在你的朝廷上，以我的朋友和法国的朋友来推荐一个人的头衔时，荷兰才处在其天然地位上。你从巴黎回去后不曾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任何事。你的行为会产生什么后果？你的臣民在法国和英国之间摇摆不定，他们宁愿投入法国怀抱并要求同法国联合也不愿留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状态。如果我的个性，即朝向我的目标勇往直前，你知道得还不够，——那你说还要我怎么办？我没有荷兰也行，但是荷兰少不了我的保护。如果在我一个兄弟统治下却仅仅指望我维护其福利，荷兰在其君主身上看不出我的影响，对你的政府的一切信任都将完结；你亲手毁坏了你的王苟。爱护法国，爱护我的荣耀——这是为荷兰效劳的唯一途径。如果你做到该做的，荷兰成为我的帝国的一部分；看到我给了一位几乎视为己子的君主，我将格外珍视荷兰。我把你安置在荷兰王位上是认为安置了一名法国公民；你采取的措施恰恰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我迫不得已禁止你前来法国，并占领了你的一部分领土。你已表明是个不相称的法国人，在荷兰人看来，你也不如奥仑治亲王，他们在奥仑治朝获得了国家的地位以及多年的繁荣和荣耀。对于荷兰人，这是很明显的：你被逐出法国，他们就丧失了在一个舒默潘涅克或者奥仑治亲王治下不至于损失的东西。你应当表现为一个法国人和皇帝的兄弟，要相信那样你才能增进荷兰的利益。但是你的命运似已确定，你是不可救药了，你会驱走还在左右的几个法国人。热情和忠告对你已不起作用——你必须用成肋、和强迫来对付。你下令举行的祈祷和神秘的斋启信函更能揭露你灵魂的情绪。从你一意孤行的途径上回转来吧。做个诚心诚意的法国人，否则你的百姓将撵弃你；你将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离开荷兰。国家须以理性和政策来治理而不是凭幻想的计划，那是低下和毒辣手段的产物。

此函尚未送达路易时，拿破仑已得悉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一次小规模斗殴，而罗歇福考伯爵知道最能讨好他主子的就是给他以发怒的借口，所以设法使这次斗殴具有外交上的重要性。

伯爵的马车夫因受到一名阿姆斯特丹市民的侮辱而有损其名誉。身穿号衣的马车夫的敏感情绪深受伤害，便发生争吵，若非王宫卫队出面干预，行将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因为事情具有法国人与荷兰人之间的民族纠纷性质。罗歇福考先生发出关于他的马车夫的争吵事件的报告给当时正在里尔的皇帝。这位著名的“格言”的作者叙述此事的热忱不下于他讨伐王权的文字。因此拿破仑当即发出一封最粗暴的信函给路易，同时宣称这是写给他的最后一函。

于是在亲手粉碎荷兰或是把这差使留给皇帝之间形成一种选择，路易毫不犹豫地放下了不许他为了他百姓的幸福而使用的王权。

他下定决心后，向荷兰王国立法机构致送咨文，解释他退位的动机。他的领地是由于以前称作家族联盟的关系而同帝国联合的，他看到一支武装部队占有他的领地，的确，哪有更加合理的步骤可以采取？但在那时，似乎没有任何措施能够制止拿破仑的专制行为，法国部队在特·勒佐公爵指挥下开入荷兰，那位元帅比国王本人更像国王，威胁说要占领阿姆斯特丹。于是路易退下王位，4年以后则轮到拿破仑被迫退下帝位了。

路易向立法机构致送咨文后，发表了退位诏令，其中提到了他的王国的不幸状态，归咎于他哥哥对他本人没有好感。他宣称他已畏缩而不作努力或牺牲，因为已经表明这对于结束万分痛苦的状态是不起作用的；最后，他认为他本人是法兰西帝国与荷兰之间继续误解的不幸原因。

路易发表一项宣言向荷兰人民告别，然后退居托普立茨矿泉。他住在那里过宁静的退休生活，听说他哥哥毫不遵守他的退位条件，反把荷兰并入帝国，他对这种专制行为发表抗议书，而警察严禁其流传。

这样，个性和气质截然相反的两弟兄间的一切交往似已断绝。但是拿破仑对于路易胆敢以强硬措词抗议他的王国同帝国的合并感到气愤，命令他返回法国，他是皇室高官和法国亲王的身分被召回的。然而路易认为不该服从这次传召，拿破仑于盛怒之下虽然还信守永不写信给他的前言，却命令皇帝和玛丽·路易丝新近成婚后法国派驻维也纳的大使奥托先生发给他下述函件：

陛下：

皇帝指令我致书陛下如下：

每个法国亲王和皇室成员都有义务留居法国，非经皇帝准许不得离境。荷兰帝国联合之前，皇帝许可国王居住在波希米亚的托普立茨。他的健康似乎需要使用矿泉水；但是现在皇帝要求路易亲王不得迟于12月1日回国，否则将以违反帝国宪法和不服从皇族首脑论处。

陛下，我逐字完成托付给我的任务，并派出大使馆的重要秘书以保证此函郑重送达。乞求陛下接受我深切的致意。

此后，路易与拿破仑的关系一直未能真正得到改善。拿破仑的个人意志太强了，发誓要向宇宙施展权力的他不能容许他人一点点违拗，那怕这个人

是亲兄弟。而路易似乎也天生便具有波拿巴家族子女顽强执拗的个性，从而最终导致了兄弟之间兵戎相迫的惨剧。

这一出兄弟阋墙的悲剧给全盛时的拿破仑帝国增添了一些不和谐音符，而稍后发生在德茜蕾家中的事件又再一次处于亢奋时期的拿破仑的头上滴了几点冷水。

三、飞来的王冠

瑞典人决定选择贝尔纳多特为王储，这项飞来的王冠像无法移动的山峰耸立在拿破仑和他昔日的元帅之间……

作为拿破仑少年时梦想的一部分的德茜蕾终于走了，临行，她带上了拿破仑赠送的貉皮大衣……

尽管这些年来，拿破仑对爱情的看法已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尽管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尽量去占有那些想要占有的女人，尽管为了政治目的而要来的路易丝确定给他带来了许多高贵与新奇的刺激，但他那被迫求权力的动机严重扭曲了的内心角落里却一直驻留着一位女人，这就是德茜蕾。

这个挥之不去的影子记录着他初恋时的温馨与甜蜜，使他时常回恋起少年时那明净如水的清纯心境。

但是现在德茜蕾却要走了，要到冰天雪地的斯德哥尔摩去做那该死的瑞典王妃。

讨厌的贝尔多纳特突然接到了一顶飞来的王冠。

那是在 1810 年 6 月，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举行盛大舞会。这个舞会邀请了元帅、大使、名门贵胄参加。一时间，宽敞的大厅灯火辉煌，乐声盈耳，到处飞扬着贵妇人们芳香的喘息和娇笑，到处流动着晚礼服和军装，贝尔纳多特和德茜蕾也到了舞会。

但由于贝尔纳多特在当权政府一直遭受冷遇，德茜蕾又是端庄贤静，故而夫妇二人一直坐在一个小隅中静观别人的翩翩起舞。当《马赛曲》乐曲奏响时，拿破仑和路易丝在一声：“皇帝、皇后驾到”的欢呼中，进入了舞厅。

德茜蕾是第一次见到路易丝。她看到路易丝在诸多众人面前自然微笑的仪态，不由心中叹道：这是一位真正的公主，从落地的那一天起就习惯了千百双眼睛的盯视下泰然自若。

当路易丝走到德茜蕾面前，被介绍与蓬勃·科沃王妃相见时，德茜蕾盯着这张娃娃般的嫩脸，脸上充满了青春活力和不曾浓妆的天然健康，更是自心底叹到：多么单纯的女孩！

当德茜蕾夫妇和朱丽到一间小房间坐下来休息时，德茜蕾看了看姐姐道：“朱丽，你身穿红色礼服，头戴西班牙皇后桂冠，简直美极了。但是，我总感到有一点不协调。”

朱丽咽下一口香槟，笑道：“你怎么忘了我们俩可是商人的女儿，不是从生下来就当公主的。”

“是呀，不过在这里，她笑得依然这么甜，真是难得。”

朱丽睁大眼睛，问道：“在这里她不该笑吗？”

“从前，她的姑奶曾住在这里，不知她是否记得。”德茜蕾低声说道。

朱丽吃惊地道：“谁的姑奶，谁？”

“路易丝皇后呗，她爷爷的妹妹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

“玛丽·安托瓦内特！”朱丽重复着这个名字，她想起了被绞死的王后，眼里顿时充满恐惧。

“是的，朱丽，她也是王后。别想她了，喝你的香槟吧，然后给我透些消息。新皇后整天都在微笑吗？”朱丽点点头：“是的，一天到晚。我得把我女儿也训练成这个样子。”她站了起来，“我得告辞了，皇帝要求他的家庭成员都坐在御座周围。”

贝尔纳多特站在一个窗间，他对这个晚会已经厌倦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德茜蕾问他。

他点点头，挽起德茜蕾的胳膊。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是塔列朗。

“我一直在找你，亲王”，他说，“这些瑞典先生们想让我把他们介绍给你。”几个穿着外国军装的高个子军官站在他身后，这时走了进来。

“这是布腊黑伯爵”，塔列朗介绍说，“是他们驻巴黎大使的助手。这位是里德上校，代表他们的国王来向皇帝和皇后致以问候。这位是默尔纳男爵，他的堂兄曾是你在吕贝克时的战俘。男爵从斯德哥尔摩来，今晚才到巴黎。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

贝尔纳多特礼貌地对伯爵和上校微微笑了笑，然后转向默尔纳：“什么消息？”

“克里斯田王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不幸逝世。你知道，他是我们的王储，瑞典的下一个国王。”

贝尔纳多特挽着德茜蕾胳膊的那只手突然攥紧了，抓得德茜蕾差一点没叫出来。俄顷，他松开手，平静他说：“这是一个可怕的消息，我不无遗憾。”

“谁将取代他的位置？”塔列朗问，“现在要由谁来当王储？”

这时，德茜蕾注意到了什么。三个瑞典人一齐莫名其妙地盯着贝尔纳多特。他们是在向他传递一种不便出口的信息。然后，默尔纳男爵说：“议会将在8月21日举行会议，选出新王储。”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似乎谁也没有话要说了。于是，贝尔纳多特说：“我们不得不和先生告辞了。”

他们一齐鞠躬。这时，默尔纳问：“你不给瑞典国王陛下带什么信儿吗？”

贝尔纳多特逐个打量着他们。然后，把眼光落在布腊黑伯爵脸上。他是一个年轻而英俊的小伙子。

“布腊黑伯爵，你出身贵族，请告诉你的朋友们，我的蓬特——科沃封号是不久以前才得到的。我的父母都是贫民，我也曾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请你们现在务必不要忘记这一点。因为以后……”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因为以后，你们必须忘记这一点。再见，先生们。”在皇宫外，德茜蕾又碰上了塔列朗，他的车子就停在他们的旁边。

“亲爱的亲王”，他说，“上帝赐给了我们舌头，以使我们用它掩盖我们的思想，而你的思想却对瑞典人敞开了。”

“亲爱的塔列朗”，德茜蕾回答，“大革命前，你是罗马教会的主教，教会教人们说话诚实、坦白，对吗？这错了吗？”

塔列朗咬着嘴唇，现出不安的样子，说：“不知新王储是谁，我曾听说过几个可能的人选，其中有克里斯田王子的弟弟；有丹麦国王，他的妹妹是克里斯田王子的妻子；瑞士还有上一世国王古斯塔夫的一个儿子，全还乳臭未干。”他用力盯着让，“也许，这几个人一个也选不上，议会可能另有打算。晚安，亲爱的朋友。”到家后，德茜蕾对丈夫说：“这身军装使你很不

舒服，你穿着越来越紧了。不久，你就得换一身。”

“换一身？”他微笑着说，“有时，你的想法莫名其妙地正确，宝贝儿。是的，我不久就要换一身。”果然，在这次舞会的3个月后，果然是贝尔纳多特换了装束。

一天晚上，德茜蕾和儿子奥斯卡在女仆玛丽的侍候下已经上床安歇了。

突然，一束亮光照到德茜蕾的脸上，一个声音说：“快起来，德茜蕾，快起来打扮一下。”

是德茜蕾的丈夫贝尔纳多特，他手端烛台站在她的床边，身上穿着他那最漂亮的军装。

“怎么回事？贝尔纳多特。”德茜蕾说，“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呢！”

“快，德茜蕾，我已经把奥斯卡叫醒了，我想让他也到场。”

“你帮王子快点打扮一下，行吗？”贝尔纳多特对她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告诉我。”德茜蕾恳求他，“有什么事了吗？”

“是的，哦，不。你自己会听到的，快一点。”

“我穿什么呢？你不回答我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打扮才合适？”

“穿你最漂亮的衣服。”他回答说，然后离开了房间。玛丽把德茜蕾那件黄色的缎礼服拿出来，又帮德茜蕾把头发梳理整齐。又把去年生日时，贝尔纳多特送给她的那条古老的金项链戴到脖子上。

他的头又从门缝里探进来，说：“快来，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等了。”

“‘他们，是谁？’德茜蕾生气地追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只这么回答。他拽着妻子的胳膊下了楼梯。奥斯卡在楼梯下面等着呢，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身上穿着他最好的衣服。

“爸爸，是又打仗了吗？”他问，“要么是皇帝要来看我们？妈妈打扮得多漂亮啊！”

贝尔纳多特挽起他的手，然后叫费尔南德打开起居室的双扇门，里面灯火通明，家里烛台都放到这里来了。

费尔南德高声说：“殿下到！蓬特——科沃亲王和王妃，他们的儿奥斯卡王子。”

他们慢步走进起居室，客人们深深鞠躬施礼。他们穿着色彩鲜亮的外国军装，她立即认出了这颜色；黄色和绿色，瑞典军装的颜色。

一个小伙子的军装不那么鲜亮，衣服很脏，马靴上泥泞斑斑，金黄色的头发蓬松散乱，显然他已经连续骑马奔波好几天了。

“古斯塔夫·默尔纳，是我在吕贝克时的战俘，对吗？”让徐缓地对这个小伙子说，“很高兴又见到了你，我很高兴。”默尔纳向前走了一步，又躬身鞠躬。他的手颤抖着掏出一封信递给让。“王储殿下……”他立即说。

王储？德茜蕾的心顿时停跳了。但贝尔纳多特却平静地接过信。

“王储殿下”，默尔纳继续说，“我带来了瑞典国王陛下给你的信，瑞典议会请殿下做瑞典的新王储。查尔斯三十世国王陛下愿收你为他的养子，希望能尽快在瑞典迎接你。”

他太累了，几乎倒下去，一位老绅士不得不扶住他的胳膊。默尔纳声音很低他说：“请原谅，我骑着马一连跑了好几天，没有休息。”然后，他提高一点声音说：“我可以把这几位先生介绍给王储殿下吗？”贝尔纳多特点

了点头。

“这位是冯·埃森伯爵，我们驻巴黎的大使。”默尔纳说。老绅士身体硬挺挺地鞠了一躬，脸像石头似的毫无表情。

贝尔纳多特点点头：“你曾是波美拉尼亚总督，对吧？冯·埃森伯爵。我的皇帝征服它时，你曾勇敢地捍卫了它。”

“这位是里德上校。”默尔纳接着介绍，“这位是布腊黑伯爵。”

“我们以前见过面。”贝尔纳多特说。德茜蕾也认出了他们。几个月前塔列朗在杜伊勒宫曾向她介绍过他们。他们面带微笑鞠躬行礼，为还记得他们而高兴。

沉默了一会儿，让深深吸了一口气，说：“我接受瑞典议会的邀请，为成为查尔斯 13 世国王陛下的养子而自豪。”他盯着冯·埃森伯爵——无嗣国王的仆臣，又说，“我感谢陛下和瑞典人民对我的信任，我保证竭尽全力为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效劳。”

冯·埃森伯爵又一次深深鞠躬，其余的瑞典人也都一齐跟着又一次躬身行礼。

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奥斯卡走上前去，站到几个瑞典人身旁，拉着那个英俊的小伙子布腊黑伯爵的手，向他自己的爸爸妈妈鞠躬。

贝尔纳多特对站在门口的费尔南德吩咐道：“把我在奥斯卡出世时藏的那些酒拿出来。”然后，他开始读默尔纳送来的那封信。

冯·埃森走到他跟前，说：“我有责任禀告殿下下一件事：王储必须是瑞典公民，你同意加入瑞典国籍吗？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才能向斯德哥尔摩写信。”

贝尔纳多特笑了，“当然，瑞典国王不能收法国公民为养子的。明天，我将奏请我们皇帝恩准我加入瑞典国籍。”

老伯爵的脸上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德茜蕾也是如此，正想说些什么，费尔南德拿着酒进来了。

“这几瓶酒是 11 年前买的。”贝尔纳多特说，“那时我还是陆军大臣，奥斯卡才出世。当时，我对我的妻子说：‘他成为法国军官时，我们再把把这些酒打开。’”

奥斯卡没有听他爸爸说什么，还在握着布腊黑的手。“我想作曲，像贝多芬先生那样。”他说，“但妈妈想让我像她父亲那样，当个丝绸商人。”

人们都笑了。只有冯·埃森伯爵没有笑，他的脸依旧如石头一般。

大家都斟上酒以后，布腊黑说：“王储殿下将学会一个瑞典词——‘斯科尔’，意思是‘为您的健康！’”他举起酒杯：“让我们为了王储的健康……”

贝尔纳多特打断了他的话：“先生们，我们为瑞典国王陛下的健康干杯！”

他们脸色庄严地慢慢喝着，突然谁说：“也为他的养子——查尔斯王储的健康干杯！”大家都高喊着“斯科尔”，又干一杯。

奥斯卡在幸福地微笑着。“我们要成为瑞典人了，你高兴吗？妈妈。”他问。

突然鸦雀无声，大家都想听到德茜蕾的回答。如果要发自肺腑，德茜蕾能说什么呢？德茜蕾是法国人，法国是德茜蕾的家。德茜蕾没去过瑞典，也不了解它的人民。

他们还在等德茜蕾回答。“说呀，妈妈”，奥斯卡恳求德茜蕾，“说你高兴。”

“我还不了解瑞典”，德茜蕾说，“但我将竭尽全力在那里过得愉快。”

“对于瑞典来说，这就足够了。”冯·埃森严肃他说。

贝尔纳多特送走他们回去睡觉时，玛丽在楼梯上面迎接。德茜蕾小声对她说：

“玛丽，你听到了吗？瑞典人要我和让做他们的下一个国王和王后。是人民选定了，玛丽，我们不会像约瑟夫和朱丽那样。”

一大滴泪珠从她脸上滚落下来。

德茜蕾躺在床上闭起眼睛，但睡不着。

“为什么他们叫你查尔斯？”德茜蕾问贝尔纳多特。

“查尔斯是瑞典皇室的姓。”贝尔纳多特解释说，“将来有一天，我便要成为查尔斯十四世国王。而你现在是瑞典王妃德希德莉娅。”

德茜蕾呼地坐起来。“不！我拒绝叫德希德莉娅。我拒绝！”她大声嚷，“你理解吗？”

“这是王后的愿望。德茜蕾这个名字对她来说法语味太浓了，德希德莉娅听起来更尊贵些。这两个名字形异实同，都表达一个意义：他们盼望的人，需要的人。”

“不，让，瑞典需要的不是我，他们需要的是你，因为你将会是一个强有力的王储。他们不需要一个软弱的王妃，一个丝绸商人的女儿。”

贝尔纳多特文不对题的回答：“我要洗个凉水澡，然后给皇帝写封信。”

德茜蕾什么也没说。因此，他接着说：“请听我说，德茜蕾，我们必须都加入瑞典籍，你、奥斯卡和我。我希望得到皇帝的允许。你同意吗？”

德茜蕾仍然没有回答，也不看他。

“德茜蕾，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奏请了。但如果不加入瑞典国籍我就不能做王储。因此你的回答是至关重要的，你同意吗？”

德茜蕾终于抬起头来，仰望着他威武而慈祥的脸，往事潮水般涌上心头。这就是贝尔纳多特——一个凭借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从普通士兵跻身于元帅行列的人。统治法国的本来可以是他而不是拿破仑，但他拒绝成为一个独裁者。他把汉诺威治理得井井有条，万民安乐。拿破仑从泥淖里捡起一顶皇冠戴在自己头上；瑞典人民却把皇冠拱手献给了贝尔纳多特。这是一件极好的事。

“是的，贝尔纳多特”，德茜蕾说，“我同意。”

“那么你愿意跟我和奥斯卡一同去瑞典吗？”

“如果我果真是‘他们需要的人’的话。但是，你本人绝对不要叫我德希德莉娅。你能答应我这一点吗？”

他答应了。

“那么，我就去。”德茜蕾说。

然后，德茜蕾睡着了。睡了很长时间。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了。一时间，德茜蕾糊里糊涂，不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天到这时候，我还在床上？一种恶梦似的联想萦绕在脑际。德茜蕾听见奥斯卡在花园里说话，回答他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德茜蕾拉了一下铃，玛丽进来了。“下午好，王妃殿下。”她脸上挂着微笑说着，微微屈膝行礼。

德茜蕾突然想起来，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不快和害怕。

“我丈夫呢？”德茜蕾问

“在书房里跟几位瑞典先生议事呢。”她回答。

“奥斯卡在花园里跟谁玩呢？”

“跟那位年轻的瑞典伯爵。他的球已经打碎一块窗玻璃了。”

玛丽对毁坏东西向来深恶痛绝，但这回她却补充一句，“碎碎平安。”

“是吗？我希望如此。我饿极了。”

“我把早饭给你送来，德茜蕾。”她正要向门口走去，突然想起了什么，“西班牙王后和荷兰王后在楼下呢，她们想见你。我怎么回她们的话？”

“我谁也不想见，玛丽。”德茜蕾说，“告诉她们我头疼了，或者由你随便编个更好的借口，如果能编出来的话。”

德茜蕾在床上吃了早饭，然后起床在镜子里打量自己。“德希德莉娅，瑞典王妃！这真是你的脸吗？”德茜蕾纳闷，“在马赛跟贝尔纳多特将军结婚的那个姑娘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

一切朝夕相伴的东西似乎从德茜蕾生活中悄然逝去了，甚至自己的脸也不再是从前的那张。

11月，德茜蕾就31岁了，细小的皱纹已爬上眼角。也许，笑得太多了？笑的时候，皱纹就更深。

她不知道新婆婆——瑞典王后是什么样，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大多数婆婆都很难对付，王室的婆婆是否更难对付？也许我能与她和睦相处？

还有一些其它的问题缠绕着德茜蕾，也许花园里那个小伙子能回答这些问题？

德茜蕾打开窗户向下看去。

“你在瞄准妈妈的玫瑰！伯爵。”奥斯卡在喊。

“殿下必须接住球，这样就不会砸着玫瑰花了。看球！”年轻的布腊黑也大声喊。

布腊黑投得很猛，但奥斯卡接住了。然后，又抛回去，又准又有力。布腊黑又抛，这回奥斯卡没接住，球落到玫瑰花丛里。那是德茜蕾最心爱的黄色的大玫瑰花。

“妈妈会不高兴的。”奥斯卡说着，抬头向楼上的窗户看了看。他看到了德茜蕾，甜甜地笑了。“妈妈，你睡好了吗？”他问德茜蕾。

布腊黑伯爵连忙鞠躬。

“我想跟你谈谈，伯爵。”德茜蕾说，“我这就下到花园里去。”

德茜蕾来到花园里，坐在凳子上，他们也挨着德茜蕾坐下来。九月的太阳使人周身温暖，身后墙头上成熟的水果清香沁人。德茜蕾的心情开始好一些。

“你以后再跟伯爵谈好吗？妈妈。”奥斯卡说，“我们玩得正带劲儿呢。”

德茜蕾摇摇头，说：“我跟布腊黑伯爵有正经事要谈，想让你也听听，奥斯卡。”德茜蕾转向布腊黑，问：“我丈夫在书房里陪谁呢？”

“冯·埃森伯爵在那儿，还有里德上校。今天，他们要动身回瑞典。默尔纳也在，他不走，你丈夫选他为王室侍从了。”

德茜蕾点点头，搜肠刮肚地为最重要的问题找开场白，可找不到。于是，直截了当他说：“请如实告诉我，亲爱的伯爵，为什么瑞典要我丈夫做王储？”

“我们的国王没有子嗣。”他说，“我们一直钦敬你丈夫的品行，无论是作为军人还是作为汉诺威总督……”

德茜蕾打断他：“你们废黜了你们的古斯塔夫国王，认为他疯了，是真的疯了吗？”

布腊黑把眼光从德茜蕾脸上移开：“我们认为他的确是疯子。”

“为什么？”

“他满脑子是疯狂而又不可思议的主意。他父亲的思想比他还疯狂，想让瑞典恢复它往日的威风，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他决定进攻俄国。贵族和将军们劝他不要这么做，他大为恼怒，非但不听他们的劝谏，还竭力说服议会支持他。”

“议会里有贵族吗？”

“没有，议会里都是农场主和商人，他们认为他的计划可以使他们得利，于是就怂恿他打仗。他在战争中屡吃败仗，没有带来任何利益。但他仍然要钱，再挑起新的战争，瑞典担负不起这笔军费。于是，贵族们就把他谋杀了。他就死在冯·埃森的怀里。”他停了停，然后又说：“他的儿子古斯塔夫四世的疯狂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竟以为他能同时征服俄、法两国。”

“接着讲你的谋杀故事呀，伯爵。”

“谋杀故事？”他转过脸来看着德茜蕾。是在开玩笑吗？不，德茜蕾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他说出来的。

“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沙皇从我们手中夺走了芬兰，你的丈夫——蓬特一科沃亲王夺走了波美拉尼亚，如果他愿意的话，本可以占领瑞典本土的。”

“但他不愿意。疯国王斯塔夫四世怎么样了？”

“殿下，我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些战争破坏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已血流成河，但我们不愿意灭亡。”他咬着嘴唇，为告诉她这些而感到羞愧，“我们的将军决定把这个国王也废掉，他们把他囚禁在自己的城堡里。然后，由他的叔叔取而代之，面南登基。”

“现在，他在哪里？我是说疯国王古斯塔夫。”

“在瑞士。他的儿子——又一个古斯塔夫，和他一起呆在那里。他跟奥斯卡年龄差不多——我是说奥斯卡王子。”

“为什么这位小古斯塔夫现在不能做你们的王储呢？”

“瑞典害怕瓦萨，家族的人都有神经病。他们是一个很古老的家族，殿下，大多的人在这个家族内通婚，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家族需要新鲜血液。”他站起来，望着玫瑰花。看来他心中很不平静，连“请原谅”也忘记说了。

“坐下，伯爵”，德茜蕾说，“你仍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瑞典挑选了我丈夫。”

“他占领吕贝克时，默尔纳和其他一些军官曾当过他的俘虏。他请他们去吃饭，用地图和事例告诉他们斯堪的那维亚的未来应该是什么。他们喜欢他的见解，回斯德哥尔摩后把这些想法作了报告。从那时起，几乎人人都赞同只有你丈夫可以救瑞典，只有他能给我们带来和平，给我们的国家带来繁荣富强。”

“你说‘几乎人人’，伯爵，还有人持不同看法吗？”

“有的，但他们的领袖人物几个星期前被谋杀了，是被城堡外面的人群杀死的。”

“谋杀了？为什么？因为让可以当上王储才这样的吗？还有多少人因为我们被谋杀？”泪水突然顺着德茜蕾的面颊涌下来，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妈妈！亲爱的妈妈！”奥斯卡两只胳膊抱着德茜蕾的脖子，紧紧搂住

德茜蕾。

德茜蕾擦干眼泪，然后看着布腊黑伯爵。

“也许我不该对你讲这些”，他说，“但我想让你知道真情。”

“我还有一个问题，伯爵，你们国王真的想收我丈夫为养子吗？”

“国王也是瓦萨王族的人，殿下。他年老多病，头脑也不清楚了。他坚决反对这个主意，把他所有的德国堂弟、表弟以及丹麦王子们的名字都提出来作为候选人。但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于议会的意志。”

“王后呢？她比国王年轻，是吗？”

“王后陛下 50 岁左右，是个强悍、聪明的女人。”

“她会恨我的！”德茜蕾说。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引起布腊黑伯爵的担心：“王后陛下将会很高兴见到奥斯卡王子。”他回答。

德茜蕾正要再问，默尔纳从房里走出来，他注意到了德茜蕾脸上的泪痕和伯爵那严肃的神色。但他只说：

“王储殿下请你到书房去。”

一走进书房，德茜蕾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卧室里的那面大穿衣镜这会儿立在书房的书案旁，贝尔纳多特正站在镜子前试一身新军装，裁缝们跪在他身旁，嘴里衔满了针。几个瑞典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发现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吗？冯·埃森伯爵。”贝尔纳多特问。

冯·埃森摇摇头。里德上校说发现了一个地方不合适，但别的人都看不出来。这时，费尔南德以坚定的口气说：“这军装很合身，殿下。”最后，贝尔纳多特注意到德茜蕾也在身边。

“是瑞典军装。”他说，你喜欢它吗？”

制服是深蓝色的，金肩章光芒闪闪。所幸没有一般元帅服的那种高高的领子，那种高领元帅服使人很不舒服。德茜蕾点点头：“是的，我喜欢它。”

“明天 11 点我要去晋见皇帝，想让你和奥斯卡一块去。”

这时，玛丽进来了。她说朱丽来了，急等着见德茜蕾。于是，德茜蕾离开书房，来到起居室。

朱丽在窗前站着，看见德茜蕾进来，正正经经地向德茜蕾行了一个屈膝礼。

“别开我的玩笑，殿下。”

“我不是开你的玩笑，殿下。”她的声音与屈膝礼同样庄严。

“起来，别让我生气了。王后怎么能向王妃行礼？”

“我是个徒有虚名的王后，德茜蕾。”她解释说，“西班牙人民依旧拒绝接受约瑟夫和我。而你和让是瑞典人民选定的。一个徒有虚名的王后必须向一个名副其实的王妃行礼。”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我们也是昨天夜里才知道这消息的。”

“整个巴黎都在谈论这件事呢。今天我跟拿破仑一块吃午饭，他对这件事大发议论，还开荒唐的玩笑，说：‘贝尔纳多特不想再当元帅了，连法国人也不想当了，要人瑞典籍。’当然，他这么一说，我们都对这主意捧腹大笑。”

德茜蕾直直盯住她：“你捧腹大笑？怎么会呢？我一想起来就想哭。”

“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这不是真的，是吗？”

德茜蕾没有回答。

“似乎不可能。”她无力他说，“约瑟夫是西班牙国玉，但他不是西班牙人。路易是荷兰王，但你若叫他荷兰人他是不会感谢你的。还有热罗姆……”

“这不是一码事”，德茜蕾打断她的话，“波拿巴的王冠跟真正的王冠不同，刚才你自己已经这么说了。”

朱丽不得不同意德茜蕾的看法。然后，她问他们是否真的要去瑞典定居。

“如果他们不欢迎我，我是决不在那里呆的。我的王后婆婆会恨我的，在那里我没有任何朋友。”

“别瞎说，亲爱的。婆婆恨儿媳是因为儿媳从她手中夺走了她的儿子，而让不是她儿子。另外，佩尔松在斯德哥尔摩，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封他为公爵，那么你就可以经常邀他到你的后宫里去。”

德茜蕾正要向她解释为什么，可她不给德茜蕾机会，思想早已离开德茜蕾的烦恼而云游天外了。“听我说，德茜蕾，我得到了好消息，皇后要生孩子了。拿破仑激动得发疯，他的儿子将被称作‘罗马王’，当然必须是男孩才行，他已决定了。”

这时，响起一阵很有礼貌的敲门声，走进来的是费尔南德。“要回斯德哥尔摩的几位瑞典先生想跟你告别。”他说。

德茜蕾跟瓦萨国王傲慢地臣仆冯·埃森伯爵握了手。里德上校也在那儿，但默尔纳和布腊黑不在。她知道默尔纳要留下来给让当侍从，但布腊黑哪里去了？他不愿跟她告别吗？

瑞典人和朱莉走后，德茜蕾来到花园里。突然，布腊黑出现在她身旁。

“你不跟他们一块回斯德哥尔摩吗？”她问他。

“我请求王储允准我当你的侍从，他答应了。我随时听候你的吩咐，殿下。”

他亭亭而立，颀长而英俊，只有19岁，是瑞典一个名门贵族的儿子。“跟殿下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我将非常自豪。”他又补充一句。

德茜蕾知道他的意思，有布腊黑伯爵陪伴，瑞典的贵族们就不会为他们的的新王妃感到耻辱。

德茜蕾笑了：“谢谢你，伯爵。可是我能给你些什么工作做呢？我以前从未用过侍从。”

“殿下可以随便，想让我干什么都行。同时，我可以跟奥斯卡玩……我是说奥斯卡王子。”

“那你得保证不再打破窗子！”德茜蕾大声笑了。是的，年轻的布腊黑无论对德茜蕾还是对奥斯卡都将是一个好伙伴。德茜蕾开始对前景不再那么不安了。

11点，皇帝将在他的书房等德茜蕾一家。11点差5分，德茜蕾一家就来到他的书房外面。别的客人，例如外国王子、大使，还有将军、大臣什么的，要见他时往往要等几个钟头。

皇宫的军官们惊奇的盯着贝尔纳多特瑞典军装。没有人跟德茜蕾一家说话，没有人高兴看到他们。当然，他们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也知道皇帝要大为震怒的。

钟敲11点时，门打开了。“陛下现在见你们。”一个军官声音严肃他说。

这么说我们不必等了！这个兆头是吉是凶？是凶兆，德茜蕾十分肯定。

皇帝的书房长长的，书案在那头。他通常站到房间的中间迎接他的朋友，

但他们进来时，他没有站起来，仍旧坐在他的椅子上。他们默默地走过长长的房间，一直走到他的书案边。

然后，他们站在那里，奥斯卡站在他们俩中间。贝尔纳多特弯腰鞠躬，德茜蕾也行了屈膝礼。拿破仑仍然没有动，怒气冲冲地盯着让。

突然，他跳起来，把椅子往后一推：“你怎么敢穿着这种衣服站到你的皇帝面前？贝尔纳多特元帅！”

贝尔纳多特平静地回答：“这是瑞典军装，陛下。”

“那么，你竟敢穿着瑞典军装出现在这里？你，一个法兰西的元帅！”他疯子似地喊叫着，可怜的小奥斯卡吓得浑身发抖。

“如果这身军装让陛下生气的话，我很抱歉。但对于这次拜访来说，它似乎是最合适的服装。如果陛下恩准我的奏请，我就再也不能穿法国元帅服了。”

德茜蕾累极了，很想坐下；而皇帝站着，德茜蕾是不能坐的。显然，他要坐下了。

“是的，我收到你的信，元帅。”他的声音不那么高了，口吻冰冷。他竭力想使让感到羞辱，“这封信使我大吃一惊。你忘记了过去30年中你为法兰西南征北战么？你忘记了跟你出生入死的将士么？你不再为是一位元帅而自豪了吗？”

贝尔纳多特沉默不语。拿破仑背后，塔列朗在跟外交大臣耳语着什么。德茜蕾纳闷他在说什么，外交大臣听完他的话微笑了。

“法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拿破仑继续说，“我以前曾对你说过，贝尔纳多特。很久以前，当我未经你允许从埃及撤回时，你要枪毙我。你总是忠于职守，贝尔纳多特。我再重复一遍：法国需要你这样的人。”

他对着贝尔纳多特的信看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推到一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瑞典人选中了你。但他们毕竟这么做了，因此我——你的皇帝批准你接受他们的邀请，如果……”他停了停，眼睛直直盯住贝尔纳多特，“如果你保留法国国籍和法国元帅军衔的话，就这些！”

“那么我不得不告诉瑞典，我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贝尔纳多特说，“瑞典人民要求王储是瑞典公民，陛下。”

拿破仑刚刚坐下，又跳起来，凶狠他说：

“一派胡言，贝尔纳多特，我的三个兄弟都是国王，但他们仍然是法国人！”

贝尔纳多特没有回答。拿破仑离开书桌，怒气冲冲地在房间里来回大步踱着，两手紧紧背在身后。

塔列朗的眼光与德茜蕾相遇了，那眼神似乎在给德茜蕾传递什么信息。是不是说让最后会赢得胜利？可那好像是不可能的。

突然，皇帝在德茜蕾面前停下了。“王妃”，他对德茜蕾说，“你知不知道瑞典王室的人都是疯子？查尔斯国王，还有他前面的两个国王，都是疯子。你的丈夫也疯了吗？他要你和你的儿子都变成瑞典人！”

“这不是他的意愿，陛下”，德茜蕾说，“是瑞典人民的要求。”德茜蕾看看塔列朗，他轻轻点点头。

拿破仑转向贝尔纳多特：“你想脱离法国军队，我不能同意，如果战争再打起来，我需要你和你统帅的瑞典军队。”

“我不能把瑞典军队置于陛下的指挥之下。”

拿破仑的手狠狠砸在书案上，奥斯卡吓得跳起来。但未等他说话，德茜蕾抢先说：“我的脚疼，可以坐下吗？陛下。”

“在瑞典的公开仪式上，你得站好几个钟头的，德茜蕾。”他的声音又复归平静了，还直呼德茜蕾的名字。“请坐下吧。先生们，大家都坐下。”

大家都围着书案坐下来。“我们刚才谈到哪里了？”他接着说，“噢，对了，瑞典军队。它必须与我们一起同英国作战，但是在你的指挥下，而不是由我指挥。是这样吗？”

塔列朗目不转眼地盯着贝尔纳多特。现在，德茜蕾明白拿破仑的意图了，他想叫让成为瑞典王储以便把瑞典拉入法国战争。他声音温和地继续说：

“如果这是你的计划，我就接受你的请求。希望你在瑞典生活愉快，贝尔纳多特！”

“妈妈，他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坏。”奥斯卡声音很大他说。

塔列朗使劲憋住没有笑出来，外交大臣也是如此。拿破仑严肃地看着奥斯卡说：“我为这孩子选了一个斯堪的那维亚名字，那时，我在埃及的荒漠里。生活真是神秘莫测，对吗？贝尔纳多特。”他高声笑着，笑得很开心，把愤怒的争执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接着，他要来一张斯堪的那维亚地图，摊到他的膝盖上：“坐到我身边来，贝尔纳多特。”他们在一块制订战斗方案时一定都是这么坐在一起的。

“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作了保证，不与英国通商，只有瑞典仍然与它有贸易往来。英国的货物在哥德堡卸下来，然后再从那里秘密运往德国。”

“还运往俄国。”塔列朗不紧不慢地补充说。

“是的，不幸，我的朋友——俄国沙皇对他的许诺总是那么健忘。从瑞典进入莫斯科的货物太多了。你要解决这个问题，贝尔纳多特，不要让瑞典同英国通商。如果必要，你还要跟他们打仗。”

贝尔纳多特仍旧一言不发，看着地图。

“你反对这个计划吗？”皇帝咄咄逼人地问，“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吗？”

贝尔纳多特抬起头来：“我将全力为瑞典的需要效劳，这点你尽可放心。”

“那么法国的需要呢？”

贝尔纳多特叠起地图，站起来，说：“法国政府和瑞典政府正在协商，如果这个协商产生了应该产生的结果，法国和瑞典的需要将是一致的。”

拿破仑的脸色很不高兴，但他没有再争执。

“也许你是对的，贝尔纳多特。”他说着拿起笔来，“我一签署这份文件，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将不再是法国人了，而如果签了那一份，你便不再是法国元帅了。你愿意让我签吗？”

贝尔纳多特点点头。拿破仑分别在两份文件上签了字。

然后，他把手放在奥斯卡肩上，到门口。外面不少大使、大臣和将军在等他，一看见皇帝，都一齐深深鞠躬。

“先生们”，他对他们说，“我们必须把我们最好的祝愿献给瑞典王储和王妃殿下。”

“还有他们的儿子。”身旁一个清脆童稚的声音嚷道。

“对，还有他们的儿子，奥斯卡王子。”拿破仑严肃地补充说。

这项讨厌的飞来的王冠终于带走了德茜蕾，临行时，拿破仑送给了她一件最珍贵的貉皮大衣。它能使德茜蕾免受哥尔摩那漫天风雪的侵袭吗？

第二十六章 “前进到俄国去”

一、偏离轨道的大行星

正当拿破仑用利剑驱使整个欧洲参与他绞杀英国的行动时，他发现亚历山大这颗世界上除他而外名列第二的大行星逐渐偏离了既定的轨道……

他说：“如果不赶快煞住……战争就会发生。”

拿破仑的权力上升到了顶点，他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志为欧洲每一位君主设计了属于他自己的轨道。这几年来，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鲁士威廉国王都小心翼翼，从不敢稍有越轨行为，一些小国就更不用说了。但唯独亚历山大这颗世界上除他拿破仑之外名列第二号的大行星不那么规矩，他逐渐偏离了既定的轨道。

同亚历山大，拿破仑已有过两次接触，头一次是1807年在提尔西特，那时，他对这位年轻英俊的沙皇印象很好。但是在1808年的埃尔福特会面时，他又多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那次会面事实上一直不是很和谐。虽然亚历山大表面上那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脸上还总是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但拿破仑却从这微笑里看到了浓重的杀机。那时，拿破仑便试图展示自己的能力和使亚历山大永怀恐惧。

有一次，他与亚历山大骑马出游，遇到水沟挡路，拿破仑的马不肯跳过去，乌迪诺元帅只好牵它过沟，沙皇却以骑术自负，终于矫健地跃马而过，但受到剧烈震动，连佩剑的系带也震断了。为了给似乎占了上风的亚历山大一点打击，拿破仑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

佩剑掉在地上，乌迪诺把它捡起，正要还给亚历山大，拿破仑赶忙说：“把剑收着，回头交给我。”接着转向沙皇说：“陛下，您不反对吧？”沙皇脸上暮然闪现惊疑不定的神色，但一会儿就安祥如故，表示同意。

当天稍后，拿破仑把自己的佩剑送给亚历山大。这样，拿破仑在一件小事上，最初险些儿与沙皇相形见绌，结果却远远占了上风。这件事情表现出一方有随机应变的机智和优越的智力，而另一方则暗怀戒惧，忐忑不安。

1809年末，亚历山大向恰尔托雷斯基表白自己的内心感受，说：拿破仑是一个但求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其刚毅是无可置疑的；处境再困难，也还是冷静而沉着；他时而大发雷霆，无非是想吓人罢了；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要说工作繁剧会使他忙得发疯，那是荒谬的；他身体十分健康，只要每天睡够八小时，怎样吃力，他都顶得住。

这些话给那位前任大臣留下的印象是：亚历山大对其盟友完全了解，并且对其深怀畏惧。

赠剑以后几天，拿破仑向沙皇提出，要聘娶他的妹妹。亚历山大未予允诺，说了许多表示善意和抱歉的话。

当他发觉拿破仑还没有得到他的最后答复，又另行议婚，要娶一位奥国公主时，他是多么惊讶。这次该他感到难堪了。所以，这样迫不及待地要找一位新皇后，就使两国首都均感不快：在巴黎方面，这是由于沙皇谢绝了拿破仑的求婚；在圣彼得堡方面，则是由于这位求婚的皇帝在第一条线还没有断之前，就转而猎取另一个对象。

由于他的盟友在波兰问题上表现暧昧，亚历山大更加烦恼。华沙大公爵

最近扩大之后，他曾敦促拿破仑作出声明：“决不容许重新建立波兰王国。”这个问题是同联姻的建议一道讨论的。

联姻一事告吹之后，拿破仑决然拒绝作出这种保证声明，而为了抑制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日益强烈的复国希望，亚历山大觉得这样一个保证声明是必要的。拿破仑表示顶多在—项秘密条款中，承诺决不帮助志在重建该王国的任何国家或民众运动。

后来，拿破仑鉴于法俄联盟关系每况愈下，他认为给波兰人泼冷水并非上策，因为万一发生法俄战争，他们大可以为他效劳，他不久就开始认真考虑这一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1810年末，他写道：俄军正在德维纳河和德涅斯特河畔筑壕据守，这是“—种恶意的表现。”

从这一年起，拿破仑就曾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历史文献及军事资料，他要先熟悉这个国家后，再有备而战，有战而胜。他只有使俄国对自己臣服后，才能削弱英国在欧洲的势力，才能进而在欧洲实践自己称雄的理想。

当初他之所以推行抑制奥地利而联合俄国政策，最主要的动机是为更有效地对英的大陆封锁政策，但现在俄国显然不愿意认真履行他们在提尔西特时的承诺。

拿破仑请求沙皇不准英国船只进入俄国港口，当时有600艘英国船在波罗的海南岸各处遭受驱逐之后，仍在该海域游来游去，希望驶入俄国海港。他抱怨说：要是亚历山大没收这些船上的货物，现已气息奄奄的英国必然屈服。

五个星期之后，他重申前请。并指出没收英国船上的货物，这还不够。那些可恶的货物是在美国、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甚至在法国的旗帜下运进来的。

1810年进入波罗的海的2000条船中，没有—条真正是中立国的，它们都装载英国货物，带着假证件和在伦敦伪造的产地证明书。

这使亚历山大有苦难言，他认为鉴别人口的船只是否伪造了中立国的证件是不可能，这要求每个海关官员都对各种工业品、食品杂货、凭证单据，以至纸张水印等样样内行，才能发现这种新的“打着中立国旗帜的骗局”。

但拿破仑心目中没有“不可能”这个词——“这是在蠢人的词典里才有的词”。事实上，他生来倔强的意志，现在越来越使他陷入—意孤行的故辙。他认为亚历山大事实上在为他的违约寻找借口，他决定要给沙皇—点颜色看看。

12月中旬，他下令兼并了德意志的北海沿岸地区，包括奥耳登堡。这个公国的储君已经娶了亚历山大的妹妹，也就是拿破仑在埃尔富特要聘娶的那—个。不错，拿破仑提出把埃尔富特地区给予这位公爵作为补偿，但这只是刺得沙皇更痛罢了。废黜这位公爵，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公然侮辱，而且违犯了已经使他在公国复位的提尔西特条约。

两星期之后，当亚历山大还不知道奥耳登堡这件事的时候，他本人就破坏了那个条约。1810年末，他拒绝按照在提尔西特议定的优惠条件让陆运货物入境，却对这些货物、特别是大多数来自法国的奢侈品征收重税。

在亚历山大看来，这样的一着是不可避免的。俄国既不能对英国自由输出，就没有那么多钱去买昂贵的法国货；要买的话，外币兑换难免发生紊乱，使俄国信用扫地。于是沙皇—方面提高对法国工业品的课税，以求增加收入；

另一方面又决定让所有殖民地货物、特别是美洲殖民地货物按优惠条件进口。英国货物则仍旧不准进口。他声言：这种新政策完全合乎提尔西特条约规定的界限。

对这一政策，拿破仑大为不满：“有颗大行星走上错误的方向。走的是什么轨道，我一点也不明白。”他看到沙皇新诏令本文时，一开头就讲了这些话。

到这时候，拿破仑似乎已觉得法俄一战再所难免，每当他提到俄国的政策，总带着宿命论的口吻。他于4月2日写道：“亚历山大这一推动，如果他赶快煞住，明年就会不由自主地越走越远，这样，战争就会发生，由不得他，也由不得我，也顾不得法国和俄国的利益了。……这一幕歌剧，是由英国人布置的。”

虽然如此，俄国仍然自行其是。亚历山大对他的盟友说明本国的经济需要，郑重声明恪守大陆封锁制度，并恳请对奥耳登堡公爵稍予关照，但毫无效果。显然，这位西方皇帝是不会真正作什么让步的。

事实上，他的人生要意就是必须支配一切。他的现任外交大臣（不如说是为他草拟和签署公文的）巴萨诺公爵马雷，在写给法国派驻圣彼得堡大使洛里斯托纳的一封信里，透露了造成这场死亡将近100万人的战争的心理上原因。马雷写道，会见也好，谈判也好，拿破仑都不感兴趣，除非他那45万大军的运动引起俄国的严重担忧，使它回过头来，遵守提尔西特条约的规定，推行大陆封锁制度，并“使它回复当时所处的次等地位。”

这的确是全部问题的焦点。拿破仑看到亚历山大正在悄悄地摆脱提尔西特条约的羁绊，很可能从这桩本来旨在确立西方帝国最高统治地位的交易中占取最大便宜。

对于两位统治者来说，这个条约实质上不过是暂时休战的协定。拿破仑把它看作一种手段，借此使欧洲大陆服从他的商业法规，并为法、俄瓜分土耳其作准备。沙皇欢迎空虚条约，则因为他可以赢得一段喘息的时间，整编军队，征服芬兰，并向巴尔干半岛迈进。埃尔富特的会晤，使休战时间得到了延长，因为拿破仑那时认为当务之急是镇压西班牙起义，而把他的盟友急于着手的瓜分土耳其的行动推迟。

但是，到了1811年末，两位统治者聪明的好处，能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拿破仑沾沾自喜，以为征服西班牙已成定局，英国亦已奄奄一息。而另一方面的俄国，军事力量已经恢复，芬兰已经到手，在多瑙河下游已经站稳脚跟，于是力求摆脱拿破仑商业法令的限制。

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表现得好像是一团泥土，任由拿破仑这个科西嘉陶工捏弄，如今却已证明自己在多谋善变和坚韧不拔两方面都和他不相上下。这个1807年仿佛受人愚弄的傻瓜，现在看来，在玩弄权术的政治交易中已取得胜利。

亚历山大已不再信任拿破仑了，他虽然多少还对这头科西嘉雄鹰内存敬畏，但他认为自己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在埃尔富特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觉得已了解了这位可怕对手的弱点，他说：

“对于拿破仑来讲，没有朋友这个名词，要么是对他言听计从的臣民，要么是反抗的敌人。他刚毅果敢，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他也有弱点，他的弱点就是别人不怕他。跟他做敌人，只要冷静与有条不紊，就会打垮他威猛背后的夸张与冒进。”

既然亚历山大已越走越远，拿破仑决定再在波兰问题上给亚历山大一个下马威。1811年8月15日，拿破仑生日，在外交使团招待会上，他就这个问题发出了挑战。他向俄国使节大声说：“我不会这样愚蠢，以为使你们苦恼提奥耳登堡问题。我看波兰才是问题所在。你们把支持波兰的密谋归因于我。我倒开始觉得是你们想要攫取波兰。不行，即使你们的军队驻扎在巴黎的蒙马特尔区，我也不会让出一寸华沙领土、一个村庄，就是一座风车也不让。”

可以想象这番义正严词的宣言对那些渴望摆脱俄国人奴役的波兰人是多么令人振奋，但对亚历山大来讲则是一个明显的战争信号。

的确，拿破仑已决定用战争的利剑将亚历山大这颗偏出轨道的大行星再撬回去。

但是这个决定似乎没有得到法国政界和军界的支持，这些人中以科兰古将军最为执拗。

科兰古清楚目前法国最急待解决的是尽早结束西班牙的马拉松式的战争和国内诸多激烈的争端。他曾数次进谏拿破仑，拿破仑颇为反感，并反问科兰古是否是受了亚历山大什么恩惠，而大灭自己的威风、大长敌人的气焰。

科兰古是1773年出生的贵族，他14岁即从军，始做第一副执政官，后来专门安排负责拿破仑出游、外行的行政总管。他是一位多思多智、颇为机敏的人，曾出使彼得堡任法驻俄大使。他对拿破仑忠心耿耿，不多参与政府内的权力角逐，故而甚得拿破仑的欢心。

科兰古听了拿破仑的回答颇不高兴，他挺直了胸脯义正言辞他说：“俄国的地理情况和气候变化是法军不能忽视的第一大障碍，加之俄国路途遥远，自然灾害将大大降低法军的作战能力。再者俄国也曾保证不会向法国首先举起战刀的。”

拿破仑叹了口气道：“科兰古，你太善良了，要知道咬人的狗是从不叫的。亚历山大是个狡猾透顶的人，他既然以‘和平使者’的面目表现于世，他为什么还允许英国船只入港？为什么还同英国、瑞典眉来眼去？为什么跟土耳其勾肩搭背？为什么在国内大范围屯粮扩兵？这都是向法国发出的挑战书！他也想用战争的方式摧毁我们强大的法国，以便他自己取而代之，称雄于欧洲！至于西班牙，我早晚会一口吞掉它的！”

科兰古冒着罢官割头的危险继续苦口婆心地道：“陛下不要忘记，俄国不同于西班牙，那里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到处冰天雪地。亚历山大备而无患，兵草充足，我们进军不一定能取胜的，也许我们能够顺利地打到莫斯科，但是，也许那时，我们的将士早被自然条件折磨得自顾不暇了。您千万要三思。”

拿破仑颇不耐烦地站起身来，大声道：“我是因三思才要进军俄国的，我不出击，亚历山大就会把刀架在我脖子上了！”

“但亚历山大保证过他不会先拔刀出鞘的。”科兰古不依不饶地继续劝着。

“你不要被亚历山大的伪善蒙住双眼，我也决不会让以你为首的不战分子所劝止。我决定要出征俄国，横扫欧洲！我倒要看看，是俄国的熊厉害，还是我厉害！”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正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亚历山大显然也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首先在对外政策上开始四处拉盟结友，先是向瑞典表示好

感，他看准了贝尔纳多特一向与拿破仑的矛盾，看准了贝尔纳多特想置拿破仑于死地的仇视，以自己的妹妹为诱饵，求媚于贝尔纳多特。贝尔内多特表示了亲俄的意向，给亚历山大注射了兴奋剂，使他又开始拉拢土耳其。同时，又在暗里开始了同英国的密切接触，在英国答应如果法俄开战、英国定会鼎力相助后，亚历山大心中有了底，他开始了扩军储粮备械，准备应付拿破仑的挑战。

亚历山大对国内大造声势，四处宣传拿破仑要攻打俄国，宣传拿破仑是位杀人越货的强盗头子。原来国内对亚历山大的敌视与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也淡薄了，被一股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卫精神所掩盖了。

亚历山大对外也大发议论。他不管是会见法国特使或别的什么外交人员，他都一次又一次地重申着：“我渴望和平，我期待和平，我不想我成为战争的罪魁，我决不会先拔出剑来的。但是，法国军队在我的家门口荷枪实弹，咄咄逼人，他们纠集起波兰、奥地利、普鲁士人大示威风。我尊重法国这个朋友，但我更要维护我的民族的尊严，我不能让我的人民去向外来的侵略者屈辱投降，我国的领土不能有一寸落入别人的版图。西班牙尽管弱小，但他们自强不息抵御入侵者的精神永存，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精神。再说，俄国远离法国，地理条件和自然气候也将是法国军队的第一个天敌。我依然希望和平，但也不屈服侵略。”

拿破仑听到亚历山大的诸多行动后曾微微一笑，他现在已经被征服扩张的野心冲昏了头脑，他不能无视任何一位蔑视他的人。他不顾国内日渐激烈的矛盾，不顾西班牙战争的伤痕累累，他要发动一场比远征埃及、攻击西班牙更盛大的战争！

他知道这一决定在法国有许多人都持不同看法，但他认为这些人要么是鼠目寸光，要么就是对他的能力不信任。

他看不起这些人，他们必须服从他的意志。在法国，甚至在欧洲，他的意志就是一切。

但是，他并没有忽视科兰古的建议，俄国的确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征服目标。一旦出征，普鲁士、奥地利都有可能变成他的后方，还有瑞典都必须首先要安抚，以防后院起火。现在，他就要着手处理这方面的事务。

二、欧洲息动员

随着拿破仑军刀东指，原来将枪口指向不列颠的欧洲国家统统来了个180°大转变，普鲁士、奥地利屈辱地踏上了拿破仑战车，只有贝尔纳多特的瑞典敢于向拿破仑说：“不！”

拿破仑威胁德苗蕾说：“你最好说服你丈夫倒向我，否则，我不愿再在我的宫廷里看到你！”

对俄国开战，拿破仑并不想只凭借法国的力量，他要来一次欧洲总动员，把整个欧洲，特别是奥地利、普鲁士绑到自己战车上。

对奥地利，拿破仑并不担心，尽管梅特涅未免有时多少有些让他感到笑里藏刀，但是毕竟已娶了路易丝，法奥联盟暂时还是靠得住的。倒是普鲁士多少让他感到有些不安。

有一阵子这个饱受屈辱的国家似乎想拼死一战，这是施泰因，费希特和道德协会的忠诚爱国者所渴望的。的确，拿破仑对这个倒霉的王国的种种威胁，有一个时期似乎预示着要把它消灭。普鲁士国王因此派遣沙恩霍斯特带

着缔结同盟的秘密建议，先去圣彼得堡，然后去维也纳。这些建议实际上被拒绝了。当时审慎行事的主张正在两国首都占上风。

于是比较有眼光的普鲁士人很快就明白：能够把拿破仑引入俄国腹地的一场战争，可能给他那个过度扩张的帝国以致命的打击。普鲁士当然根本无法阻止法国进军。在西班牙广泛发展的那种游击战争，在普鲁士的开阔平原上必然要被粉碎。所以，缺乏信心的国王退还了格奈森诺提出的普鲁士全民起义反抗拿破仑的计划，还加上一句冷冰冰的批语：“当作诗来看是妙极了。”

这样，当拿破仑进行了种种外交威胁之后，终于勒令普鲁士表明是友是敌的时候，费里德里希·威廉只好唯命是从：派出两万军队参加攻打俄国，允许拿破仑的军队自由过境，并供应大量粮秣补给，付款办法俟后再议（1812年2月）。从这些条件看来，普鲁士是被拿破仑打入18层地狱了。它的爱国志士对此极端愤慨。他们没有看到，在西方风暴面前，只有顺从才能够挽救普鲁士。

拿破仑似乎要靠炫耀其实力雄厚来吓倒他的东方对手。作为最高统治者，拥有的领土在物质资源上远远超过沙俄，作为宗主，属下有7个王国和30个公国，他把同盟者和附庸国统统召来德累斯顿，聚集在他身边，让全世界最后一次看到那种令人目眩神移的帝国威严景象。

这是毫无作用的炫耀。奥皇弗兰西斯为报答拿破仑秘密许诺最后让他收回伊利里亚诸省，曾在条约上保证出兵3万到沃尔希尼亚去掩护拿破仑的侧翼。

但是瑞典不像拿破仑所预期的那么容易驾驭。他曾经希望，瑞典既已废黜他的仇人古斯塔夫四世，把一个衰弱的老人查理十三扶上王位，并选立贝尔纳多特为王储，就会同法国恢复传统的联盟关系。

可是贝尔纳多特在接受新的劳禄时，表现出他一贯的独立思想，不肯答应永远不和法国打仗，因而丧失了蓬特一科沃的封地。他立即采取一种妄自尊大的立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方针。眼看法俄联盟关系越来越差，他就提出，如果拿破仑赞助斯德哥尔摩朝廷获得挪威，瑞典将给拿破仑以及时支援。

1802年，拿破仑本人就提出讨论过这个计划，但现在他却严词拒绝（1811年2月25日）并责成瑞典执行大陆封锁制度，否则法军将占领瑞属波美拉尼亚。但即使这样的威胁，也不能使贝尔纳多特低头。瑞典人宁愿放弃他们在德意境内这块引起许多麻烦的属地，也不肯失去他们的对外贸易。

1812年1月，拿破仑的威胁付诸行动，因而把瑞典推入俄国的怀抱。根据1812年3月、4月间订立的条约，贝尔纳多特赢得了一点：亚历山大同意瑞典将来取得挪威。作为交换条件，瑞典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要支援俄国反对拿破仑。

这是亚历山大取得的主要外交成就。因为虽然他在两个月后同土耳其也谈判成功（俄国继续保有比萨拉比亚），可是那个条约批准得太晚，以致他未能集中所有兵力来对付正在涌进普鲁士平原的拿破仑大军。

从4月底在巴黎递交的沙皇的照会，可以看出他同斯德哥尔摩朝廷达成谅解的后果。他要求拿破仑；撤出在瑞属波美拉尼亚的法军，对法、瑞争端作出协商解决，撤出在普鲁士的法军，缩减其在但泽的庞大驻军，以及承认俄国同中立国家贸易的权利。如果法国答应这些条件，亚历山大也愿意谈判解决对奥耳登堡公爵的补偿问题，和对法国货物降低关税的问题。

但拿破仑对这个照会一点也不感兴趣，他对库里亚金亲王厉声他说：“你

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可是你竟敢对我提出这样一些条件，你们现在的行为，就像普鲁士在那拿战役之前的行为一样。”

这一后果，亚历山大早已料到。事实上，他早已放弃一切和平的希望。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一时期，他已离开圣彼得堡到军队中去。他明知拿破仑那铁一般的意志，用强有力的一击也许可以粉碎，用外交手腕是决不能使其屈服的。

瑞典终于与俄国结盟，贝尔纳多特这位法国元帅终于要和法兰西皇帝兵戎相见了，这是德茜蕾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事实上，那顶飞来的王冠不仅彻底恶化了拿破仑与贝尔纳多特的关系，而且也使她与丈夫之间发生了可怕的感情裂痕。

现在，她已回到了法国。

一年多以前，德茜蕾是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法国的，瑞典的一切对她来讲都那样陌生，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适应斯德哥尔摩那阴冷的天气，更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赢得那里的人民的爱戴。

但瑞典人的热情一度使她感到欣慰，她在看到摇动的鲜花、听到震耳的礼炮时，一刹那间竟在为自己选择了来瑞典而激动。

而小奥斯卡也像来到一个新奇的地方，雀跃欢呼，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那树上琼瑶般剔透冰冷，那飞跑在雪地里的雪橇，都是那么地令他兴奋不已，他马上适应了新的环境，与新环境中的人们成了好朋友。

但萦绕在德茜蕾心头的那一丝激动并没有停留多久，首先是瑞典的寒冷德茜蕾难以忍受。当她准备离开法国到斯德哥尔摩来时，拿破仑曾把全法国最好的貂皮大衣送给了她。德茜蕾知道，这昂贵漂亮的大衣全法国只有两件，另一件拿破仑送给了他的妹妹，连约瑟芬都没有荣幸获得，德茜蕾自然非常喜爱，一直穿在身上，她把拿破仑的举动全理解成了一种温存，一种关怀，没有想到拿破仑是否借此表达一种皇帝对臣民的赐予和对她以后行为的约束。但德茜蕾即使是整日穿着这貂皮大衣也没能抵住斯德哥尔摩冰雪的彻骨寒意，而且开始因此引起了丈夫贝尔纳多特的极大嫉意。贝尔纳多特曾讥刺地问道：“是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位女人都不会拒绝这么珍贵的礼物？”德茜蕾当时也讥讽回道：“是的，尤其是在冰雪覆盖的瑞典。”德茜蕾整天都似乎在栗栗发抖，不能看到鲜花，不能洗到滚烫的热水澡，她对瑞典的生活习惯简直一点都不能适应。

但德茜蕾对瑞典的最不能适应的并非是寒冷，更重要的是瑞典王宫中冷漠孤寂的气氛。她从小生活在温馨的环境，养成了坦直善良及喜怒于色的性格。首先王宫中繁冗复杂的礼节令她目不暇接，心神交淬，而皇宫中的虚伪与淡淡的气氛更难让她习惯。当德茜蕾第一次面带旅途尘埃跨进宫中时，宫中等候的人们几乎是有些失望地看到了一位鼻子通红、头发蓬乱的他们的王妃，也许他们想象中的王储妻子该是一位美丽娇柔的女人。而且，德茜蕾的直言不讳和坦率也常令他们目瞪口呆。当有一天德茜蕾耐不住这心里心外都透着寒气的宫中寂寞，而同孩提时的朋友、其父挚交佩尔松外出游玩回来后，她的不循规蹈矩与王后和宫中人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第二天，王后邀请德茜蕾一块吃茶。

德茜蕾有些纳闷。自她来到斯德哥尔摩后，贝尔纳多特整天忙于国内国际事务的料理，常常是深夜才归寝，而每天她起床时，他又早就去忙了，小奥斯卡也每天被各种教师拴住了心，开始学习文化知识，只剩下德茜蕾自己

枯坐在窗前看飞落的雪花。她不懂得瑞典话，也不善于同宫中人们交流嬉戏，自然是落落孤寂。但王后的邀请有些让她不明就理了，她甚至有些高兴地到了玉后那里。

德茜蕾一点也不知道是她昨日之举触动了瑞典王宫的陈规旧习。她看到一人在同太后缝制绣品，她满有情趣地问道：“请问您们在忙些什么？”

王后头发上的珠饰闪闪发光，钻戒也在相映其中，“坐下、太太。”王后冷漠地道。

侍女捧上茶后，就退出了房间。屋内只剩下了瑞典皇太后、皇后和王妃。一时间，屋内一片寂静。

德茜蕾有点尴尬，只是大口大口喝茶。

王后看着德茜蕾喝茶的动作，嫌恶地微微摇了摇头，说道：“亲爱的孩子，我想同你谈谈。”

德茜蕾停止喝茶，抬起头看着王后。

“你认为你在履行瑞典王妃的职责吗？”

德茜蕾认真地想了想，老实地回答道：“不知道，我以前不是这样的王妃，我没有经验。”

王后严肃的脸没有一丝笑容，抬高声音道：“瑞典人民期望他们的王妃具有优雅的风度。但不幸的是，你令他们失望了。因此我必须告诉你，亲爱的，你应该学会如何接人待物。譬如，王妃不能只带一名随从出去兜风，最起码要有一位侍女随从。”

德茜蕾开始明白王后是借请她喝茶来指责她昨天的行为了。她解释道：“我们整个家庭都认识佩尔松，我们是童年时代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我们在一起很愉快的。贝尔纳多特也很喜欢他的。”

王后皱了皱眉，依然冷冷地道：“那我会明天告诉王储怎么去调教自己的王妃的。还有，在宫廷社交仪式集会上，王妃跟任何人说话都必须彬彬有礼，得体大方，可你只会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德茜蕾回答道：“我会珍惜每一位向我绽开的笑容，但我对冷眼嘲讽闭口不回是最大的尊敬了。”

德茜蕾有点厌烦了。她把头低到胸前，不再去看王后冷漠的脸和皇太后讥讽的笑。

而王后则一直从应该怎样走路、怎样落座、怎样着衣打扮、怎样接人待物，孜孜不倦地教导起来，越说越提高了声调。见德茜蕾低头不语，便更进一步地骄横起来。

王后最后说道：“我们不喜欢佩尔松这个绸缎商，你不要再与他交往，包括买他的一寸绸缎。”

德茜蕾抬起了头，她不知道一个王后竟然会把权力使用的如此张扬。她回答道：“谢谢太太对我饮食起居的诸多教诲。但佩尔松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因为我是王妃了，就抛弃掉旧的友情。”

“你怎么总谈友情！他不过是一个绸缎商而已。”

“我也出生在一个绸缎商人家。”

王后有些火了，她尚不习惯有人这样顶撞她。

“我请你最好忘掉绸缎什么的！”

“可我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商人，我哥哥是法国最有名气的绸缎商。”

“你必须忘掉这一切！现在，你是瑞典王妃！”

德茜蕾强忍着盈眶的泪水，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说道：“太太，我可以走了吗？”

王后有些得意地看了看这个被自己打败的小妇人，点点头道：“当然，你只要记住我的亲爱的儿子——王储的地位和你的身分，别的你都要忘记，立刻忘记！”

愈加骄横的活激怒了一直在默默忍耐的德茜蕾，她站起身来，向王后走了两步，也抬高声调道：“你刚刚告诉我要忘掉我的父亲，现在又要我记住我的丈夫，太太，这就是瑞典人的优雅得体吗？告诉你，我谁也不会忘记。现在的马赛已是春意融融，我等这里天气变暖，我就回法国去，不会再劳累太太教诲我去忘掉自己的父亲了。”

王后和皇太后有点吃惊地看着突然发火的德茜蕾，急问道：“你什么时候决定的？在法国你有王宫吗？”

“我刚刚决定。本来我想做一位好王妃的，但我做不到了。尽管在法国我没有王宫，但我会拥有温情和善良。”

“那会与瑞典王妃的身分不相称的。”

德茜蕾感到自己的眼泪快要落下来了，她冷冷地道：“在法国我是绸缎商的女儿，不是王妃！”

说完，转身跨出了屋门。

德茜蕾径直奔向了贝尔纳多特的书房。

书房门外站着一位军官，他拦住德茜蕾道：“王妃殿下，请您不要进去，几百年来……”

德茜蕾笑着推开军官道：“我要改写几百年来那个。”

德茜蕾以前从没有到书房打扰过贝尔纳多特，当她第一次进入那座有点暗淡、但极其华丽的书房时，贝尔纳多特正在同三位大臣坐在桌前讨论着什么。

德茜蕾看到丈夫，委屈的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贝尔纳多特有些吃惊德茜蕾的样子，三位大臣也行过礼后，匆匆回避了这个场面。

贝尔纳多特走到妻子面前，抬手给她擦了擦眼泪，问道：“怎么了你？”

德茜蕾哽咽着将王后刚才的话向丈夫述说了一遍，然后平静了一下心情道：“亲爱的，我要走，我要回家，我要回法国。”

贝尔纳多特急躁地道：“这才是你的家——斯德哥尔摩！到夏天，我们搬到另一个更美丽的城堡去。”

“不！我一定要走！”

“德茜蕾！王后是对的，你没有王室成员的风度，你是要学习。我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办，你不能再分我的心了。”

贝尔纳多特把妻子搂在怀里叹道：“你知道现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整个欧洲都在讨厌拿破仑，连俄国都在准备与他打仗。拿破仑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先发制人，去打俄国。而亚历山大因为知道我了解拿破仑，一直在寻求我的帮助。”

“你想帮助俄皇，去攻打法国吗？”

“不，法国和拿破仑是两个概念。法国不想吞掉整个世界，而拿破仑却想。欧洲需要和平，但首先要打倒拿破仑。如果拿破仑对我恼羞成怒，会危及到你的安全的。”

“不会的，如果他对我有所伤害，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的，尤其是约瑟芬和朱丽也不会答应。再说我离开瑞典，王后会因此而更加信赖你的，你会更有力地运用权力实现你要做的一切。”

贝尔纳多特搂紧了妻子，喊道：“我需要你……我爱你，而且奥斯卡也需要你。况且欧洲马上就要变成一个大战场了，你一走不能随时回来的。”

德茜蕾想起了儿子，马上又泪流满腮，她缓缓地道：“奥斯卡不是孩子了，他是瑞典未来的国王，有军官和教师们一直在培养他，他会成为伟人的。”

临行前，德茜蕾从布腊黑口中得知俄皇为了拉拢贝尔纳多特，特致函给他，让他娶自己美丽的公主妹妹，并休掉原妻。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德茜蕾的回法国的信念。

但是，德茜蕾没有想到，她在法国的日子也不是原设想的那般。

她刚回到法国后，一直过着平静淡泊的日子，每天和女仆到花园散散步，或是给贝尔纳多特和奥斯卡写信，有时朱丽会来玩一会儿。直到有一大朱丽请她到杜伊勒里宫去，才打破了这份宁静。

朱丽说：“今天是1812年新年，皇帝要在宫中举行新年晚会，皇帝要你也参加。”

德茜蕾穿上镶金的白裙，戴上耳环，又穿上拿破仑送给她的貂皮外套，怀着的一颗不踏实的心来到了宫中。

拿破仑正独自坐在书房中沉思，见她走进来，便道：“坐下吧，太太。”

然后拿破仑依然沉思，不再开口讲话。

她坐下来等了一会儿，不由自主他说：“你这样做是要使我不安，没有必要，陛下。我不是个勇敢的人，老是害怕你。”

“德茜蕾”，他平静他说，“你知道我们宫廷的惯例，皇帝不要你说话时，你是不能开口的。”他靠在椅子上，两臂交迭起来。“你为什么回法国？”

“因为瑞典太冷，甚至穿着你的貂皮外套也冷，陛下。”

“甚至穿着我的貂皮外套？我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晋见皇后？所有元帅夫人都要定期晋见她的。”

“我已不是元帅夫人了。”她提醒他。

“当然不是，你看我忘记了，你是瑞典王妃。但外国王室成员到法国来访问都是要到我宫里来的。”他停了停，脸突然红了：“礼节要求他们如此。”

“我不是访问法国，我是回家，陛下。在这里，我是哥特兰德伯爵夫人，不是王妃。我回来是因为瑞典宫廷耻于见我，我影响了丈夫的地位，影响了奥斯卡的前程。”

这使他吃惊非小。他一言不发地盯她一阵子，又大叫起来：

“我不相信，贝尔纳多特派你来好向他秘密传递情报。你姐姐告诉我我的行动计划，然后，你再把这些情报送到斯德哥尔摩。你必须马上离开法国，太太！”

他真的要德茜蕾逐出法国吗？“如果不能在这里呆，我去马赛怎么样？”德茜蕾问他。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思想已经游离到另外的问题上了。“你丈夫疯了！”他叫道，“我要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兵力进攻俄国，50万。我请他与我联合，许给他芬兰和德国北部领土，但他拒绝了！他拒绝了！太太！”

德茜蕾指了指钟，快12点了，但他还没完没了。

“谁拒绝帮助我，谁就是我的敌人。如果你不马上离开法国，我会逮捕

你的。”

德茜蕾知道他为什么邀请德茜蕾了。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要写信劝说他与我联合。”

教堂里的钟声响了，12点差3分。门外，他的军官在等他。他们急忙穿过走廊到皇后房里去。

他从一个乳娘怀里接过婴儿，婴儿突然受惊，尖叫起来。德茜蕾伸出胳膊把孩子接过来，亲一亲他柔软的金发，不禁突然想起奥斯卡。

有人高喊一声：“为罗马王陛下的健康干杯！”大家一饮而尽。德茜蕾把孩子还给乳娘，她把他抱了出去。

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谈论，忽然，有人在德茜蕾耳边小声说：“王储加入俄国一方是对的。”

德茜蕾回头一看，塔烈朗从身边走开了。

这时，拿破仑和他的皇后走到德茜蕾身边。“祝你新年愉快”，他说，“但对你来说新年是不会愉快的。我听说沙皇提出把一位俄国公主送给你丈夫，你认为他会接受吗？”

德茜蕾直盯着他，慢慢地回答：“出身微贱的男人有时寻欢娶公主为妻，这是实实在在的，陛下。”

顿时鸦雀无声，所有的客人都屏住了呼吸。然后，拿破仑气急败坏他说：

“如果你丈夫与沙皇为伍，那将意味着你们姻缘的终结，太太。因此，你最好说服你丈夫倒向我。否则，我不愿再在我的宫廷里看到你！”

德茜蕾终于明白了，那顶飞来的王冠已像山峰一样耸立在拿破仑与贝尔纳多特之间，也从此拉大了她与拿破仑之间的距离。

她的丈夫将注定要卷入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之间将开始的决斗，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三、举棋难定的亚历山大

普鲁士决定打开水闸，将拿破仑祸水引入茫茫的俄罗斯荒原……

面对汹涌东来的拿破仑大军，亚里士山在两个作战方案前面举棋难定……

拿破仑进攻俄国的准备工作至1811年底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准备阶段。12月4日，他与陆军大臣研究“新大军团”的炮兵编制，拟在炮兵部队中配备512门火炮，另将176门火炮配属给步兵。

12月16日，他命令贝西埃尔将在西班牙服役的近卫军悉数带回，并让他们为参战作准备。近卫军将编为三个步兵师，配备128门野炮，两个骑兵师，配备48门野炮。三天后，他密令在波兰购马3000匹，在符腾堡购马1000匹，在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购马2000匹，在奥地利购马4000匹。同一天，他还命令其图书管理员将可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俄罗斯和立陶宛的地理志以及查理十二在波兰和俄国的战役史料等书籍都给他送去。

1812年2月26日，法国与普鲁士签订了同盟条约。3月又与奥地利签订了同盟条约。对于其西部边界的这种新的威胁令沙皇惊慌不已。4月24日，他要求法国撤走其在普鲁士和西西亚要塞的驻军。拿破仑拒绝了沙皇的这一要求并开始集结部队。5月9日，他与皇后一起离开巴黎，并于5月16日在德累斯顿设立了他的大本营。其后二周他一方面在那里大宴宾客，举行各

种庆祝活动；另一方面却积极调兵遣将，将大军团部署在维斯杜拉河一线。

拿破仑在战前动员时曾说：“亚历山大在提尔西特和约中发誓与法国同盟，但他背信弃义，磨刀霍霍，无视诸将士的英勇果敢，我们不能容忍俄国的行径，他们会完蛋的，他们在你们的刀枪下会发抖的！前进吧，士兵们，前进到俄国去，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

至此，拿破仑已集结了欧洲历史上最强大的兵力；其编成如下：

老近卫军（勒费弗尔）40 000

青年近卫军（莫蒂埃）40 000

第一军（达武）70 000

第二军（乌迪诺）42 000

第三军（内伊）40 000

第四军（欧仁亲王）45 000

第五军（波兰人，波尼亚托夫斯基）35 000

第六军（巴伐利亚人，圣西尔）22 000

第七军（萨克森人，雷尼埃）16 000

第八军（威斯特伐利亚人，朱诺）16 000

第九军（德意志人，维克托）32 000

第十军（普鲁士人，麦克唐纳）32 000

第十一军（预备队，奥热罗）50 000

奥军（施瓦岑贝格亲王）32 000

骑兵预备队（缪提，四个军）38 000

共计：510 000

整个军团包括 40 个步兵师和 25 个骑兵师。

为数 20 万的法军是在这支大军团中的核心。莱茵邦联派出 14.7 万德意志军队跟随这个新查理大帝。欧仁统率将近 8 万意大利军担任先头侦察部队。6 万波兰兵急切前进，要从俄国人手上夺回他们的民族自由。此外还有伊利里亚人、瑞士人和荷兰人，加上一些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支大军总数于是达 60 万之众。还不止此，奥地利和普鲁士派出军队共计 5 万人，在沃尔希尼亚和库尔兰两边掩护拿破仑侧翼。这个异常庞大的兵力集结，受拿破仑的意志驱使，滚滚向前，愈来愈猛，主力终于冲到莫斯科。

沙皇可动用的兵力没有这样吓人，因为俄国当时仍在比萨拉比亚与土耳其交战。其主力军团 14 万人由出身于苏格兰世家的一名拉脱维亚人巴克莱·德·托利将军指挥，集结于涅曼河与布格河之间的缺口。普拉托夫率 8000 哥萨克骑兵集结于格罗德诺地区。

5 月 29 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起程，先后经由波森、托伦和但泽抵达东普鲁士边境。6 月 22 日，他抵达波兰立陶宛的维尔考伊斯基，然后于 6 月 24 日，在柯夫诺越过涅曼河进入俄国国境。他并未低估他这支庞大的军队在比较荒凉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地区所存在的补给困难。5 月 26 日，他从德累斯顿写信给达武说：

由于我 40 万大军的活动往往集中于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在该国找到任何东西，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东西都带上。

拿破仑的作战计划，扼要他说来，是找出敌人的主力，加以分割，或切

断其交通线，然后各个击破。换句话说，除了歼灭敌军主力这一点之外，他从来不是一开头就有既定的作战计划。但就目前这个战役而言，也许可以怀疑：他是否曾经力图把普鲁士激得忍无可忍，逼得与沙皇结成同盟。因为这样一来，亚历山大就义不容辞，非去支援他的盟友不可。

假如俄军不出拿破仑当初所料，竟然越过涅曼河或维斯杜拉河，毫无疑问，拿破仑将象弗里德兰之役那样易于取胜。据米夫林说，当时许多普鲁士军官认为，法国在1811年初秋的外交，正是以此为目标，最妥善的对策是无条件投降。可是另一方面，又有这样的事实：拿破仑派驻柏林的大使圣马桑，曾于10月29日向普鲁士政府保证，说他的主上不想毁灭普鲁士，但十分强调普鲁士要为他提供补给品，有了普鲁士在这方面的支持，法国大军就能够像奔腾的急流一样向涅曼河挺进。

普鲁士敞开它的水闸，让洪水涌出，消失于立陶宛的荒漠之上。我们可以想象：柏林较有眼光的人于此看到，把法军引入俄国荒原，这是上策。奇怪的是，拿破仑这时竟没有想起他在叙利亚说过的格言：“绝对不要向沙漠开战。”但他确信对亚历山大开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援助，他一定可以把野蛮的俄国人赶回他们的东方大草原；于是他逐渐横下了一条心。有一个时候，他无疑地曾想先摧毁普鲁士，然后攻击沙皇，但最后决定还是先利用它击败俄国，再把它消灭。

而亚历山大现在却听从了一位狂妄的德意志空谈家法尔的建议，将他的主力分成两部分。但普鲁士杰出的统帅沙恩霍斯特的建议仍然不时影响着他，他多少有点举棋不定。

早在1811年10月，沙恩霍斯特在圣彼得堡的时候，沙皇就曾经同他讨论过这些问题。这位将军尽一切为普鲁士的独立恳切陈词，但亚历山大仍不肯给予军事援助，除非法国无端侵犯科尼希斯贝克。沙恩霍斯特看到不能指望俄国人远征西欧，因此最后似乎曾建议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采取“费比乌斯式”的战略。后来在维也纳时，他草拟了一份这方面的条陈，供沙俄参考。

亚历山大的确很需要正确的指导。虽然沙恩霍斯特已指出了避免毁灭的道路，但不久又有一个侈谈战略的人诱惑他，此人就是冯·法尔将军。这个将军坚持自己那一套理论，死抱着一些抽象原则去制定作战计划。亚历山大没有接受过去历次灾难的教训，又一次热中于理论与原则，以致几乎堕入深渊。

法尔根据自己对七年战争耐心研究的心得，提出了唯一正确的防御战计划，这可把沙皇迷住了。据说一切取决于防御阵地的正确选择和防御军队的适当部署。必须有两支防御军队，并至少要有一个工事坚固的大营。一支军队必须在大营附近或通往大营的防线上抗击入侵的敌人；另一支军队则必须在敌人后方或侧翼迂回运动作战。大营必须设在可以守卫一条或更多条的交通要道的地点，但不必设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其实最好同交通要道有一定距离，因为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其“侧翼阵地”这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样一个阵地，法尔已在位于德维纳河一个河湾的德里萨找到。从涅曼河通往圣彼得堡和通往莫斯科两条道路，同哪个地方都有足够的距离，因而可以兼顾两面，有效地加以守卫。据此，他建议在那里广筑土垒；俄军主力可以在那里——在那个犹如托里什·韦德拉什一般的要塞里等待法国大军，而另一支兵力则骚扰敌军的侧翼和背后。

拿破仑没有彻底探明这个荒谬的计划，但他早已发现俄军分为两支，彼

此相隔很远，这就已经足以决定他的军事调动和初期作战方案。他获悉一支俄军在维尔纳附近，另一支则在普里皮亚特河的沼泽地带前面。他企图迅速冲入两支俄军之间的地区，使其彼此隔绝，然后将其分别歼灭。不切实际的理论，这回受到了最为可怕的求实精神的威胁。

6月23日早晨，三个巨大的法军纵队蜿蜒前进。来到科夫诺附近匆匆架在涅曼河上的浮桥。先头部队一踏上立陶宛的土地，立即响起了胜利的呼声，欢呼他们伟大的领袖。他们没有看到俄国人，只有几个轻骑兵飞奔前来，向工兵询问架桥的原由，随即急驰而去。连续三天，法国大军渡河前进，在荒漠中逐渐消失了。

最初行军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但也没有得到受压迫的当地人民成群结队的欢迎，他们原来幻想当地人民会蜂拥前来欢迎解放者的。实际上，立陶宛的农民和波兰人没有很密切的种族关系，主要在贵族和比较富有的城市居民中，才有波兰人的支派。寂寞荒凉、俄国盛夏天气闷热、雷雨滂沱，使入侵者精神颓丧。原已不成样子的马车小道，由于大军开过，顿时变得更是坑坑洼洼。从涅曼河到维尔纳的50英里行军中，有一万匹马因疲劳过度或吃了杂草而生病死亡。

后勤运输的困难立即开始显现，而且将要随着军队推进而日益严重。拿破仑向来有预见，已下令在但泽的主要兵站大量肝备各种补给品。补充长期作战的消耗，军靴就要200万双，其他各项准备，规模也同样庞大。

很大一部分补给品，在俄国的法军始终拿不到。由但泽开往涅曼河的货船，往往为英国巡洋舰所劫夺；而从涅曼河把军需品再往前运，马匹消耗又十分惊人，所以只有绝对必需品才赶上供应迅速前进的军队。这样，除了凭抢劫可以得到一点食物之外，士兵们经常挨饿。

抢劫这个勾当，拿破仑的军队倒是内行。行军路线两边好几哩的地方都遭到了洗劫。因此，拿破仑到达维尔纳后，不得不命令内伊派出骑兵巡逻队，把那些脱离队伍的士兵集合归队，这些士兵干着“可恶的破坏勾当”，可能“落入哥萨克骑兵之手”。

法国大军在维尔纳受到的接待比以前较为热烈。拿破仑部署巧妙，以波兰团队为前锋，把节节退却的俄军赶出城外，然后回到这个立陶宛的旧首府。

他发现有人在那里欢迎他，出来欢迎的老年人都穿着民族服装。看来这个昔日伟大波兰王国的省份，要摆脱沙皇帝国的统治，使拿破仑的势力扩展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过几英里的地方了。华沙新组成的议会也赞成这个计划：自组成联邦，宣告恢复波兰王国，并派一个代表团到维尔纳晋见拿破仑，恳求他讲一句使他们兴邦复国的话：“让波兰王国存在。”

对此，拿破仑的回答，闪烁其词，声称他深爱波兰人，对他们的爱国心表示嘉许，说这是“文明人的第一职责”；但接着说，只有靠一致的努力，他们才能迫使敌人承认他们的权利，又说既然他已经保证奥地利帝国完整，就不能对任何会扰乱其波兰属地的举动表示认可。这种圆滑的答复，使听者感到扫兴。

这严重地削弱了波兰人对他的忠诚，虽然波兰军队还是继续前进，但他们不再是那样毫不怀疑地矢忠于拿破仑了。拿破仑对波兰代表们的答复，也扰乱了立陶宛人的情绪。他任命七个有权势的人物管理立陶宛地区的事务，这也没有使人民感到快慰，因为实际掌权的是这七个人的后台老板——法国委派的专员。最糟糕的是拿破仑的军队四出抢劫。他们久已习惯于皇上那个

“必须以战养战”的格言，现在怎么也不会明白，为使立陶宛人的热情不致低落，必须忍受饥饿的痛苦。

当时战事的进展并非完全如拿破仑所愿。他的目的原是偷偷渡过涅曼河前进，趁俄军两支主力彼此还相隔很远的时候，予以突然袭击，像他在弗里德兰那样的打法，从而在立陶宛境内一举结束战争。

俄军的部署似乎有利于他实行这个计划。

他们两支主力，由沙皇和巴克莱·德·托利将军率领的一支约12.5万人，集结在维尔纳北边，由巴格拉吉昂亲王率领的一支有生力量约4.5万人，集结在沃尔希尼亚省，都在努力执行法尔制订的战略。前一支要迎头阻击拿破仑的主力军，而人数较少的另一支则要在敌人的侧翼和背后作战。

拿破仑在维尔纳调兵遣将，要使巴格拉吉昂陷入罗网。他已下令达武加紧进军，从北面包抄；热罗姆·波拿巴率领的威斯特法利亚军则从涅曼河上游的格罗德诺镇迅速东进。两军分进合击，就会把巴格拉吉昂赶入普里皮亚特河一带几乎无路可走的沼泽。他的人马就算出得来，也将不堪一击。

这是拿破仑的计划。要不是对热罗姆行军所需时间算得不准，本可获得成功。拿破仑低估了热罗姆进军的困难，要不就是过高估计了他弟弟的军事才能。这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由于天气恶劣及其他困难，在格罗德诺耽擱了几天；因此，事先已接到沙皇命令要他撤退的巴格拉吉昂迅速撤到博勃鲁伊斯克，并从那里向北转移，因而得以逃脱向他合围的罗网。

由于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拿破仑大为震怒，严厉斥责热罗姆行动迟缓，“鼠目寸光”。波拿巴一家这个最小的弟弟，对哥哥这样不问防碍迅速进军的重重困难而横加指责，愤愤不平，想起今后还要受制于那个以军纪严厉著名的达武，自尊心更受挫伤；因此撒手不干，立即回到卡塞尔安享欢乐去了。

巴格拉吉昂军队十分走运，逃出了法尔的战略以及拿破仑所采取的对策给他们布下的罗网。

变化无常的命运之神，也帮了俄军主力的忙，把他们从德里萨这个危急境地中拯救出来，沙皇和巴克莱·德·托利执行法尔的计划，率领那支主力军向德维纳河上筑有坚固工事的大营撤退。但他们心里已开始怀疑法尔的计划是否明智。

事实上，巴克莱的性格是偏重行之有效的经验，讲求实际的。他出身于苏格兰家族，这个家族很久以前就在里沃尼亚定居，在里加做生意发了财，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因此，他有家庭出身和早年环境，都使他倾向于仔细权衡证据而不相信空洞理论。他在芬兰战争中表现了考虑周密的军事组织能力，加以具有无可怀疑的刚直性格以及对人对事毫无成见的态度，因而近来得到沙皇的高度器重，受任为陆军大臣。他对战争这门科学并无广博的知识，人们还认为他对形势的看法完全缺乏远大的眼光，也没有伟大军人那种雄才大略。

法国大军渡过涅曼河之前两个月，巴克莱就已表示：愿上帝保佑，使俄军撤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沙皇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及时命令巴格拉吉昂放弃侧面攻击的打法，趁着还来得及而立即退却的。

法尔的这部分战略既然明显失败了，亚历山大对德里萨计划当然更加怀疑。从维尔纳撤退途中，他命令法尔的副官对工事进行检查。这个副官名叫克劳塞维茨，是个年轻的德意志人。他注定要赢得战略权威的声誉。这个军

官不能违背良心去提出一个使人乐观的报告。他发现这个大营在许多方面有缺点。不过，亚历山大仍然抱着希望，想凭借这些强大的堑壕工事，阻止法军前进。

7月8日，亚历山大到达德里萨时，连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一个原籍撒丁的年轻工兵军官，名叫米肖，指出了这些工事的结构有好些严重缺点。巴克莱也反对大部分防卫军队龟缩在容易被拿破仑的庞大部队封锁的大营里面。最后，鉴于驻在那里的俄国后备军在数量和作战效能上都显得薄弱不堪，沙皇决定撤出这个大营，授命巴克莱全权指挥，自己则回到北方首都去。

尽管康斯坦丁、本尼格森和其他一些将领仍然诸多作梗（这些人憎恨巴克莱这个外族人，又装作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个胆小鬼），巴克莱还是立刻采取他早已认为必要的步骤。他下令撤退，以便和巴格拉吉昂恢复联系。

因此，他留下维特根施泰因率领两万五千人，把乌诺迪所部遏阻在德维纳河中游，自己则东向回师维切布斯克。诚然，这样一来，圣彼得堡就易受攻击，但夏季差不多过去了，拿破仑大概不会向北推进这么远，而放弃他常采用的打击敌军主力的计划。拿破仑一察觉巴克莱企图使两支俄军会师，肯定要立即设法加以阻止。

事情发展果然不出巴克莱所料，拿破仑很快看穿了巴克莱的意向，力图挫败其计划。他从维尔纳向巴克莱侧面的波洛次克迅速推进。但未能切入敌人的行军路线，因而不得不再一次追击。

尽管法国大军由于不顾一切地在一个物资几乎已经被挤干花光的地区长驱直进，因而损失惨重，但拿破仑还是力求迫使敌人来一次大会战。他希望在维切布斯克抓住巴克莱来打。他在7月25日写道：“全部俄军都在维帖布斯克——我们正处于风云大变的前夕。”他于7月28日开进该城，但俄军却已在夜间由该城前面的阵地巧妙地撤走了。

没能捕捉到俄军主力全力一战，拿破仑十分懊恼，这位统帅在该城停留了两星期，组织军需补给和肝备；他的先头部队则继续推进，要在斯摩尔棱斯克包围俄军。当他听说巴克莱和巴格拉吉昂即将在斯摩尔棱斯克附近会师时，他的希望又复活了。

在他看来，一场他期待以久的决战即将开始了。这本是他最初的想法。他从未打算在俄国打一次冬季战役，他希望在可怕的俄罗斯严寒到来之前消灭俄军主力。现在由于补给问题，他已被迫在维尔纳和维切布斯克浪费了近一个月的宝贵时间，因此，他必须抓牢这个机会。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仍在举棋不定。在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他已两次领教过了拿破仑和他的军团强大威力，他对这位令人生畏的对手一直心存恐惧，因此他内心对沙恩霍斯特将军的且战且退，拉长拿破仑大军的后方交通线，以俄罗斯广袤的荒原消耗掉这个军团的全部战斗力的计划十分认可。但个人尊严的需要又使他不愿公开地奉行这个可行的方案，于是，他决定采用法尔那个防御方案。

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三心二意，他安排巴克莱这位对法尔的方案一开始便大加指责的人去统帅他的军队，恰好表明了他这种狐疑态度。

然而，正是因为他举棋难定，没有一心一意地执行法尔的计划，才避免了俄罗斯军队的毁灭，来势凶猛的拿破仑大军的滚滚铁流足以摧毁任何明堤暗礁。

亚历山大的确吉星高照，他在战场上的犹豫不决本来是致命的自杀行

为，但当他执行一个差不多就是自杀计划时，这种犹豫却使他奇迹般地避免了死亡。

但是，他手下的那些将荣誉和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将领们却再也不愿在不断的退却中蒙受耻辱，尽管巴克莱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他也必须认真地抵抗一下了。

一场真正的大战即将到来.....

第二十七章 莫斯科的火浴

一、血战博罗迪诺

巴克莱的退却挽救了 15 万俄罗斯军人的生命，但遭致了全军上下的咒骂……

接替巴克莱的库图佐夫在俄军将士“不胜利毋宁死”的鼓噪声中极不情愿地在博罗迪诺与拿破仑大军展开了一场 19 世纪最惨烈的血战……

尽管巴克莱的退却战略挽救了 15 万俄罗斯军人的生命，却遭到了全军上下的反对，并一度引起彼得堡的恐慌。

当他回师维帖布斯克时，他已将通向彼得堡的大路向拿破仑敞开了。他判断拿破仑将以歼灭或击败俄军主力为战略目的，因而是并不会进攻彼得堡的，所以他只派维特根施泰因率 2.5 万俄军去阻止开向彼得堡的乌迪诺军团。

但是彼得堡并不相信他的判断，因而一听到乌迪诺向这里进军的消息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宫廷里人人张惶失措，但仍保持着一脸爱国正气。皇太后已准备离开京城。叶卡德琳娜女大公身怀六甲，精神紧张，一直逃到雅罗斯拉夫。她从那里给哥哥写信，再次恳求他不要介入军队的指挥，“因为必须不失时宜地为军队觅得一位深为他们信赖的领袖，而在这方面，他们却对您毫无信心。”

宫中一片慌乱，惟有亚历山大和伊利沙白保持镇定。事态的发展也使他们安心。维特根施泰因将军迅速制止了法国人在普斯科夫大道上的挺进。于是他立即被授予“圣彼得堡救星”的荣誉称号和圣乔治勋章。在京城里，呼吸又自如了。最近为逃避拿破仑在欧洲对她的所谓的追捕和折磨，而抵达莫斯科的斯塔埃尔夫人见到了亚历山大，为他所表现的正直、勇气和良知所倾倒，预言他将获胜。然后，她对俄国卑贱小民的命运表示关切，含沙射影地对亚历山大高声说道：“您的性格是俄罗斯所能期望得到的最好的一部宪法！”

尽管耳边还能听到这类溢美之词，亚历山大对局势的演变仍然日感忧虑。俄国部队仓皇撤退，农民放火焚毁庄稼。维切布斯克已被放弃。经过英勇顽强的抵抗，斯摩尔棱斯克终于失守；守城的官兵在撤离时，将整个城市付之一炬。前往莫斯科的大道已经畅通无阻。“这个巴克莱！”对这位自己选中的统帅，亚历山大多少有些不满。

然而，巴克莱在斯摩尔棱斯克还是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抵抗的。尽管他心中并不十分愿意这样做，但形势已使他别无选择。

巴格拉齐昂资历未比他深得多，而且还是乔治亚亲王，对他一向心怀不满。尤其对他实行的撤退战略更是百般指责，认为这是民族和军人的耻辱。

这位老资格的俄罗斯将军的看法几乎代表了全军的情绪，而且彼得堡舆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巴克莱感到他必须在抵抗和被免职之间作出选择了，他最终选择了前者。

但这正是拿破仑所希望的，这个希望一点没错。他此刻并不忙于攻打；必须一举而毁灭敌人，决定战局。等到达武这位以赤胆忠心、坚持到底、步调不乱而得到他完全信任的将领，终于在该城以下的第聂伯河上架好了桥，并砌好了炉灶，可能烤出面包供给全军时，他还听到从后方调来的军队和补

给又已到达，于是坚决挺进，要结束这一战役。

由于俄军一再退却，拿破仑多少有点轻敌。他的兵力部署决不算十分高明。他既不作认真努力去威胁俄军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又不等待他的炮兵先行打垮敌人的城堡和守军。内伊、达武和波尼亚托夫斯基几个军团，加上缪拉的骑兵和近卫军作为后备，大有一战而胜之势。开战后密集的步兵纵队迫不及待地奋起冲锋。他们遭到猛烈炮火的打击，经过三小时的拼死战斗，才控制了南部。入暮时，城上俄军还在负隅顽抗。但这时拿破仑的大炮轰击已经奏效，城内木屋到处着火，守军只有迅速撤离，才能免遭毁灭。巴克莱在浓烟烈火中引军退出，在通往莫斯科的路上与巴格拉吉昂会师（8月17日）。

这一回，拿破仑虽然付出了1.2万人伤亡的代价，俄军还是再次从他的手掌中溜走了。

现在他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眼看夏季即将过去，他是停止前进，还是径往莫斯科城下夺取胜利呢？这个胜利，在维尔纳、维切布斯克和斯摩尔棱斯克都似乎快要到手，但结果一一落空。根据菲列普·塞居尔伯爵绘声绘色的叙述，皇帝进入维切布斯克时大声叫道：“1812年战役已告结束，其他问题留待1813年战役去解决。”

他知道现在距离柯尼斯堡前进基地已有420英里，如果再前进至莫斯科则还要再走上240英里。因此早在德累斯顿时，他曾告诉梅特涅，他年内不会推进到斯摩尔棱斯克以外。他要在冬季把立陶宛组织好，1813年春再进军。他还说：“我这番事业是要靠耐心才能解决问题的。”绝妙的按兵不动的策略，当然为他的元帅们所乐意接受。但他梦想一举击败俄军主力，因而是决定继续前进。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当时的形势还是乐观的。

法国大军与巴克莱和巴格拉吉昂两路会合了的俄军相比，确实还占优势。在德维纳河畔，乌迪诺一直把俄军箝制住。他受伤以后，继任者古维翁·圣西尔施展出一套战术，使他不用费很大的劲，便打败了维特根施泰因这个徒具蛮勇的将军。

虽然在法军右翼，情况不那么乐观，因为俄土战争结束后，普鲁特河方面的俄军现在随时可以进军沃尔希尼亚。但目前拿破仑还可以调用维克托统领的强大后备军，保住后方。

于是，他满怀信心地向前推进，向命运之神力争一个最后的恩赐。在博罗迪诺，他争到了。

从俄军的情况来看，他也有理由推进。俄军的战士对领袖失去了信心。现在担任最高司令的是巴克莱·德·托利，他态度冷漠、拘谨，未能赢得士兵的爱戴。他的对手乔治亚亲王已格拉齐昂脾气急躁，才疏学浅，竟然煽动军界对巴克莱·德·托利的不满情绪，认为俄军忍辱撤退应当由他负责。

特别是斯摩尔棱斯克大撤退后，巴格拉齐昂的不满上升到了顶点。他写信给阿拉克切夫，发泄对巴克莱和撤退的不满：

“敌人未遇抵抗一味进攻，我们则只顾后撤。我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在军队里和全国上下，无人不认为我们已被叛卖。我个人就能单独守住俄罗斯国家……战胜敌人本是易如反掌之事，何以我们竟会让敌人长驱直入！应当全线出击，部署骑兵侦察队，然后发起总攻！这才是荣誉和光荣之所在！……撤退一百俄里固然是有益的，撤退五百俄里则是不堪设想的……我估计大臣（指当时为国防大臣的巴克莱）已呈上放弃斯摩尔棱斯克的报告。

这太令人沮丧了,全国上下都已绝望。怎能如此轻易地放弃主要阵地呢?……我以荣誉担保,拿破仑原来已经陷入重围,处境空前险恶。他本应丧失一半兵力而未能攻下斯摩尔棱斯克。……这是耻辱,是我军和他本人(指巴克莱)的耻辱。我认为他已无颜苟活人世。……这并非交战。只顾撤退,会把敌人一直引到莫斯科城下,……应当迅速为他至少集结十几万兵力,如此,当拿破仑抵达首都(指莫斯科)我们国家就会全力以赴,迎击敌人。背水一战,不胜利毋宁

